·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都柏林人
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都柏林人
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著

黄雨石 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James Joyce
Dubliners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装帧设计：李 吉 庆

都柏林人 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Dubolinren Qingnianyishujiadehuaxiang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金城造纸厂供纸

字数371千字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6 $\frac{1}{4}$ 插页1
1996年11月北京第1版 199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02-002000-3/Z·268 定价38.50元

前　言

在诸多西方现代派作家中，能把整个二十世纪世界文坛搅得沸沸扬扬的，无疑要数爱尔兰意识流作家詹姆斯·乔伊斯了。目前美国不仅有一个研究乔伊斯的学者云集的国际性协会，还有一个刊物专门发表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芬尼根守灵夜》的研究文章。在世界各大学的文学讲坛上，如果没有关于乔伊斯的讲座，那就好像没有设立现代派文学课程。有趣的是人们如此热衷地研究他，一不是因为他著作等身——他总共写了一个剧本：《流放》，一部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三部长篇小说：《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二不是因为他的作品引人入胜，因为他的作品不仅不以情节取胜，而且艰涩难懂。那么乔伊斯及其作品的魅力何在？答案大概是这样的：他的每部作品都是一种艰苦认真的创造，他一生创造的成果便是最成功的意识流。

詹姆斯·乔伊斯一八八二年二月生于都柏林一个多子女家庭，兄妹十个。一八八八到一八九一年在克朗戈斯·伍德学校上学；一八九三至一八九八年在贝尔维迪尔学院学习；一八九八至一九〇二年在都柏林大学获得现代语言学士。一九〇三年他去巴黎学医。一九〇四年与诺拉·巴娜克尔同居，直至一九三一年两个人才正式结婚，生有一子一女。他从大学毕业后，在都柏林教了很短一段时间的书，之后离开爱尔兰旅居欧洲，再没有返回故土。一九〇五至一九二〇年之间，先后在意大利的的里雅斯

特和瑞士的苏黎士教英语，业余进行写作。一九二〇年起做专业作家，先后定居于巴黎和苏黎士。他一直受眼疾折磨，晚年几乎失明。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三日病逝于苏黎士。

乔伊斯的履历极为简单，但读者，尤其研究者若想弄懂一点他的作品，谁都不敢轻视他的这点履历。换句话说，乔伊斯在他的作品中把他的这点履历开发利用到了一种淋漓尽致的地步。这使他的作品具备了两个最显著的特点：A.爱尔兰以及爱尔兰以外的重大社会和历史事件，他几乎没有作过什么直接描写；偶有提及，读者也只能通过专家们的注释捕捉到一些影子。B.努力探索他本人的同时，对社会里的个人进行了极其认真极其仔细的认识——人生的各个阶段的发展，人与政治与宗教与权威与环境，人之生和死……这样的探索是很难的，因为人作为宇宙里最复杂的物体而产生的最复杂的感受，几乎很难用直接的客观的方式方法表述尽致；那是一种感受，一种意会。用乔伊斯自己的话说，那是一种灵悟，是一事一物一种景象或一段难忘的思绪，在精神上的豁然显露。这似乎很抽象，不容易理解，但这恰恰是乔伊斯舍弃传统写作手法，毕其终生精力与才华，创立和运用“意识流”的原因和结果。

本书收入了乔伊斯用写实手法为主创作的唯一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和他首次成功运用意识流手法写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都柏林人》是乔伊斯应一位朋友之邀，为一份名叫《爱尔兰田园》的杂志写作的短篇小说，后来汇编成了这个集子。它收入了乔伊斯的十五个短篇。它们虽是按照传统写法写成的（尤其受莫泊桑的影响），却已明显带上了乔伊斯的风格。十五则短篇小说中几乎没有一个鲜明的人物形象，没有一篇完整引人入胜的故事。乔伊斯在小说里着意写出一种气氛，一种情绪，一种环

境，而人物在其中则显得似有若无，影影绰绰。值得注意的是，乔伊斯本人已经出现在这些模糊的人物之中，如《薄雾》之中的主人公小钱德勒和《死者》中的主人公加布里埃尔·康罗伊等。也许正是因为乔伊斯这种师承传统而不拘泥于传统的写作方法，使得《都柏林人》从首次投稿出版社，先后被四十家出版商退稿，历经九年之久才得以问世！出版后的《都柏林人》的遭遇并没有改善，不仅读者寥寥，而且批评家也认为它"愤世嫉俗，毫无特色"。但是，随着乔伊斯在西方文坛的大红大紫，后来的聪明的批评家们发觉很难拉出其中任何一个短篇品头论足，便索性将十五个短篇视为一个组合体横竖评说。目下最有代表性的是爱尔兰文学批评家扎克·宝温的人生阶段之说：一开始的三篇写人之早期生活，其后的四篇写人之青年时期，接下来的七篇写人在艺术、政治、宗教等公众生活中的百态，而最后一则总结式的小中篇《死者》中的两位老姐妹，仿佛在人生路途上转了一个大圈，回到了第一篇中的那两个小姐妹身上。《死者》是全集中关键之篇，成功地写出了生与死的相互依存；活着的生命总在受折磨，死亡的生命才是最美丽的形式。

这种说法为多数研究乔伊斯的学者所接受，似与评论家们对乔伊斯的第一部长篇《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所持的基本一致的看法很有关系。《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和《都柏林人》一样，乔伊斯早在一九〇四年就开始写作了。起初它只是乔伊斯用一天时间写出的一个短篇，名为《艺术家的画像》；投稿不中后，乔伊斯决定写一部自传体小说，更名《斯蒂芬英雄》。《斯蒂芬英雄》成稿后，他精心修改了两次，才变成了如今的《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以下简称《画像》）。这部作品先在杂志上发表，以后的两年中才先后在美国和英国出版了该书的单行本。

《画像》全书二十余万字，如同他的短篇小说一样，依然没有

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书中的时间、地点和人物之间的关系,全部是通过作者对书中主人公的内心活动的描写而反映出来的。读者在捕捉和感受主人公斯蒂芬·迪达勒斯的内心活动时,大体上看得出主人公是一个富有艺术才华的青年,对祖国、宗教、家庭、学校和恋爱均有源于而又反乎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看法。作者毫不否认它是一部自传性小说,书中多数情节都与作者的经历相吻合,许多细节也有实据可查,如乔伊斯所上过的学校、学院和大学,书中一些人不仅是乔伊斯的熟人和朋友,连他们的真名实姓也被用在书中,甚至连主人公斯蒂芬·迪达勒斯这个名字也是乔伊斯早年曾经正式使用过的。所以,如同前文所说,读乔伊斯的作品,无论如何要对他的那点履历倍加重视。

那么,乔伊斯要通过他的履历向读者揭示些什么呢?英国埃塞克斯大学文学教授克拉夫·哈特是这样认为的:《画像》探索了主人公斯蒂芬艺术觉醒的五个依序发展的阶段——对抗父母权威——对抗肉欲征服力——对抗教会统治——对抗激情萌动的吸引力——自由追求艺术家职业。这一论点不仅和前文提及的扎克·宝温关于《都柏林人》的人生阶段论相吻合,似乎也和作者的创作意图相吻合(或许是专家学者们受了乔伊斯的启发)。这点似乎仅从该书书名上便可得到印证。《画像》的英文名字是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照字面意思译为中文可以是:艺术家作为一个青年人的画像,或为:艺术家青年时期的画像。作者在书名上如此刻意追求,至少他想告诉读者,这幅画像不是人生的全部,仅仅属于人生的一个时期。

有点遗憾的是乔伊斯没有再为他的主人公斯蒂芬·迪达勒斯勾勒中年或老年时期的画像。读者在乔伊斯的作品中再次看见斯蒂芬·迪达勒斯时,他已成了乔伊斯的宏大巨著《尤利西斯》中的一个主角了。他在《尤利西斯》一书中扮演寻找精神上的父

性的角色，探讨的是另一类问题；读者只有读了《尤利西斯》，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个人物，而麻烦的是一般读者均对《尤利西斯》采取了望而止步的态度。在乔伊斯的所有作品中，《芬尼根守灵夜》似乎是唯一一部和乔伊斯的个人经历无甚关系的著作。不过这与我们了解乔伊斯本人（甚至其创作）已没有太大关系，因为《芬尼根守灵夜》是写一个梦的世界，乔伊斯在这个世界里把引喻、引证和生造词汇等游戏玩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使《芬尼根守灵夜》成了一部几乎无人敢问津的名副其实的天书。

不论怎样，詹姆斯·乔伊斯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上是一位了不起的革新者和创造者。他创造并熟练运用的意识流，如今已为无数作家所运用，为拓宽文学的写作技巧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另一方面，乔伊斯在摈弃传统写作方法方面走了极端，刻意追求了许多晦涩难懂、神秘莫测甚至文字游戏的东西，把作品和读者的关系人为地拉开到无法弥合的巨大距离，因此把他的意识流文学几乎推进了一条死胡同。这点当然是不可取的。

文　心

目　次

都柏林人

姐妹俩(晓路译) …… 3
偶遇(邢平译) …… 12
阿拉伯集市(马新林译) …… 21
伊夫琳(马新林译) …… 28
赛车之后(马爱农译) …… 34
两个风流哥儿(马爱农译) …… 41
寄宿公寓(柯茗译) …… 52
薄雾(马新林译) …… 60
如出一辙(柯茗译) …… 76
泥土(柯茗译) …… 88
一桩惨案(熊蕾译) …… 95
委员会房间的务虚日(高万隆译) …… 105
一位母亲(郭燕译) …… 125
体面(熊蕾译) …… 139
死者(文心译) …… 164－211

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黄雨石译) …… 213

都柏林人

晓 路 等译

姐　妹　俩

这次他是没指望了:这是第三次中风。一连几夜我从他的屋前走过(那是在假期)都在琢磨窗户透出的那片方方正正的光亮:而且一连几夜我都发现,它总是那么亮着,微弱而又均匀。如果他死了,我想,我会透过黑暗的百叶窗看到蜡烛的光影,因为我知道尸体的头那边一定会点上两支蜡烛。他常常对我说:我将不久于人世了,可我一直没把他的话当回事儿。现在我知道那些话都是真的。每个夜晚,我凝视着那扇窗户,对自己轻轻说出"瘫痪"这个词。这个词我过去听起来总是那么陌生,就像是欧几里得几何学里的"磬折形",或是教义问答手册上的"买卖圣职罪"。但是现在我听起来它却像是某种罪孽深重之物的名字了。它让我充满了恐惧,但我却渴望接近它,看看它是怎样把人往死里折磨的。

我下楼去吃晚饭时,老考特正坐在火旁抽烟。当姨妈端出我的麦片粥时,他像重新捡起什么话头似的,说:

——不,我没说他真就是……但事情有点儿怪……他有点古怪。我来告诉你我的看法……

他开始抽烟斗,无疑是在脑子里整理思路,烦人的老傻瓜!我们刚刚认识他那阵子,他相当有趣,不停地谈论酒精和虫子;但不久我就厌倦了他和他那没完没了的酒厂里的故事。

——我自有道理,他说,我认为这是一桩……特殊事件……但这很难说……

他又抽了一口烟斗却没有说出他的道理。我姨父看我瞪着眼就对我说：

——嗯，那么你的老朋友去世了，你听了一定很难过。

——谁？我问。

——弗林神父。

——他死了吗？

——考特先生刚刚告诉我们。他正路过那幢房子。

我知道大家正在看我，所以我继续吃下去，好像这个消息并不使我感兴趣。我姨父对考特先生解释着。

——这小伙子和他是好朋友。你知道，老家伙教了他很多东西；大伙儿都说他对这孩子抱有很大希望。

——愿上帝怜悯他的灵魂，我姨妈虔诚地说。

老考特看了我一会儿。我感到他那双发亮的小黑眼珠正审视着我，但我不会从盘子上抬起头来迎合他。他又去抽他的烟斗，最后粗野地往火炉里啐了口唾沫。

——我不愿意我的孩子，他说，和这样一个人交往太多。

——你什么意思？考特先生？我姨妈问。

——我的意思是，老考特说，这对孩子有害处。我主张让年轻人出去跑跑，和他年龄相仿的孩子玩玩，而不是……我说得对吗，杰克？

——这也是我的原则，我姨父说。让他自己学会解决难题。我对那儿的罗西克鲁申教[1] 的人总这么说：加强锻炼。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每天早上都洗个凉水澡，不论冬夏。而且现在还一直坚持不懈。教育是非常有益和大有……考特先生也许还要来块羊腿肉吧，他又对姨妈说。

① 系十七与十八世纪流行的一个秘密结社团体。

——不，我不要了，老考特说。

姨妈从柜橱上把盘子拿下来放在桌子上。

——但你为什么觉得那对孩子没好处呢，考特先生？她问。

——那是对孩子有害，老考特说，因为他们的思想太容易受影响。要是让孩子看见那类事情，你知道，那会影响到……

我大口地往嘴里塞着麦片粥，因为我怕我会怒不可遏。这个讨厌的红鼻头老笨蛋。

我很晚才入睡。虽说我对老考特暗示我是个孩子很恼火，但我对他那句没说完的话里的确切意思还是琢磨了很久。在房间的黑暗里，我想象我又看见了那瘫痪病人死灰一样的脸。我拽起毯子蒙上脑袋，努力去想圣诞节。但是那张灰脸还是跟着我。它咕噜着什么，我明白它是要忏悔什么事情。我觉得我的灵魂又退缩至某个惬意而堕落的地方，但我发现那张脸又在那儿等着我。它开始用一种含糊的声音向我忏悔，我奇怪它为什么不断地微笑，为什么嘴上湿乎乎的满是唾液。但接着我记起他死于瘫痪，而我觉着自己也笑得那么浅淡，好像是要赦免他买卖圣职的罪行。

第二天清晨早饭后，我到大不列颠街上去看那栋小房子。这是一家简朴的铺子，门面上只有一个含义不清的名字"服装"。这家服装店主要经销孩子的短筒靴和雨伞；平常日子里，玻璃窗上总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雨伞换面。但现在看不到那块牌子了，因为窗板关闭着。一束黑纱做的花用丝带系在门环上。两个穷妇人和一个送电报的男孩正在读别在黑纱上的卡片。我也走过去看到上面写着：

一八九五年七月一日

詹姆斯·弗林神父（曾在米斯街圣凯瑟琳教堂担任教

职),终年六十五岁。

愿他安息吧!

读了这张卡片终于使我相信他是死了,我心烦意乱地发现自己陷入困境。要是他没死,我还可以到铺子后面的小黑屋里去看看他,他一定坐在火炉旁的扶手椅里,被他那件特大号的外衣裹得简直透不过气来。也许姨妈会让我带给他一袋“精烤”牌鼻烟。这件礼物会使他从那麻木的瞌睡中醒过来。每次总是我把口袋里的东西倒进他黑色的鼻烟壶里,因为他的手抖得太厉害没法做这些,要不然就会把一半鼻烟撒在地板上。即便他把那颤抖的大手举到鼻子前,也会有少量的鼻烟粉从指缝间落到他的长袍的前襟上。也许就是这绵绵不断落下的鼻烟粉使他那件古老的教袍看上去多了一层发旧的绿色,因为那块他用来设法掸落鼻烟粉的红手绢,总是被一个星期以来的鼻烟粉弄得脏稀稀的,也就难免越掸越脏了。

我想进去看看他,可是又没有勇气敲门。我沿着街道洒满阳光的一边慢慢地走下去,边走边看着商店橱窗上所有的舞台广告。很奇怪,我发现不论我还是这天都不像是处于悲痛的情绪之中,我甚至懊恼地发现,我有一种轻松自由的感觉,好像他的死使我从什么东西里解脱了出来。我对这种情绪大感不解,因为正像姨父昨晚所说,他教给了我很多东西啊。他曾就读于罗马的爱尔兰学院,他教给我正确的拉丁文发音。他给我讲古墓的故事和拿破仑·波拿巴的业绩,他还向我讲解弥撒不同仪式的意义和神父们所穿的各种法衣。有时给我出难题会令他很开心,比如问我人应该如何随机应变,或是这样那样的恶行是属于道德犯罪还是可以宽恕的或仅是缺点而已。他的提问使我了解到教堂的某些制度是多么的复杂和神秘,而我过去只把它们当

成是简单的法规。神父所承担的主持圣餐仪式和守口如瓶的职业责任如此重大，我很想知道一个人是怎样获得足够的勇气去担当这些工作的；因此，他告诉我说有些神父的著作写得像《邮政指南》一样厚，印刷得像报上刊登的法律条文一样紧密，我一点不感到惊讶。详尽地阐明了各种复杂的问题，往往是，一想到这儿，我对他的问题常常无言以对或只能做出一个非常愚蠢而不完全的回答，对此，他总微笑着把头点上两、三下。有时他就考我那些让我背诵的弥撒祷文；而要是我倒背如流，他常常沉思地笑笑点点头，并不时地把大撮的鼻烟轮流抹入左右鼻孔。他笑的时候常露出他那已经变色的牙齿，把舌头吐出来放在下唇上——在我们认识之初我还不太了解他的时候，这个习惯曾令我很不舒服。

我在阳光下一边向前走着一边记起老考特的话，并且我努力回忆着梦里后来发生的事情。我想起我看到有长长的天鹅绒窗帘和一盏仿古式的吊灯。我觉得我身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一个风俗习惯都很奇异的地方。——我想是在波斯……但是我想不起梦的结尾。

晚上，我姨妈带上我去拜访那所举哀的房子。那时已是日落西山，但是房子朝西的窗玻璃仍然反射着一大片云层那发暗的金黄色。南妮在大厅里接待我们；由于当着她的面放声痛哭不合礼节，我的姨妈就紧紧握住她的双手。老妇人询问地指指楼上，在得到姨妈的首肯后，她艰难地带着我们爬上楼梯。她低垂的头，似乎还没有楼梯扶手高。到了第一个楼梯平台上，她停下来，招呼我们继续走向太平间那扇敞开的门。我姨妈走了进去，那老妇人看到我有些犹豫不前，就不断招手让我过去。

我踮着脚尖走进去。透过百叶窗的页片，房间里充满了昏黄色的光线，蜡烛的火焰苍白微弱。他已经入殓了。南妮带头，

我们三个人都在床脚跪下来。我假装在祈祷,可思绪根本集中不起来,因为老妇人的低声咕噜让我分心。我注意到她的裙子是多么臃肿地挂在背后,她的布靴子一双后跟的一边都踩平了。幻觉出现在我的眼前:老神父正躺在棺材里微笑。

但是不。当我们站起身走到床头时,我看见他并没有微笑。他躺在那儿,庄严而凝重,穿戴得像要上圣坛,手里松松地握着一只圣餐杯。他的面相凶恶,面色灰白,五官粗大,鼻孔黑洞洞的,脸上有一圈稀疏的白毛。房间里弥漫着一股强烈的鲜花气味。

我们在胸前划了十字便离开了。在楼下的小屋里,我们发现伊莱莎正端坐在老神父的扶手椅中。我摸索着走向角落里那个总是属于我的位子,此刻南妮从餐柜中取出一瓶雪利酒和几只玻璃杯。她把这些放在桌上,请我们用一小杯酒。然后,按她姐姐的吩咐,她把酒倒入杯中,递给我们。她还硬要我吃几块奶油饼干但我拒绝了因为怕吃的时候弄出很大声音。她对我的拒绝多少有点失望,然后默默地走向沙发坐在她姐姐身后。没有人说话:我们全都盯着空空的壁炉。

直到伊莱莎叹了口气,我姨妈才开口说:

——哎,也好,他终于到一个更好的世界去了。

伊莱莎又叹了口气,点点头表示同意。姨妈用手指拨弄着酒杯的脚,然后呷了一点酒。

——那么他去得……很平静吗?她问。

——噢,相当平静,太太,伊莱莎回答。你都说不清他是什么时候停止呼吸的。感谢上帝,他死得很安详。

——那么一切都……?

——奥洛克神父整个星期二都和他在一起,为他涂油,做圣事并准备了一切。

——那他知道吗?

——他很顺从。

——他看上去也确实是很顺从，我姨妈说。

——我们请来为他擦洗整理的女人也这么说。说他看上去就像在熟睡，他看起来那么安详和顺从，想不到他的死相会这么优美。

——确实如此，姨妈说。

她又从杯子里呷了一小口酒，接着说。

——那么，弗林小姐，不管怎么说，你们为他力尽了所能，这一点对你们也是莫大的安慰了。我得说，你们两人都对他非常好。

伊莱莎抚平膝上的裙子。

——啊，可怜的詹姆斯！她说。上帝知道我们竭尽了全力，像我们这么穷——他躺在棺材里的时候，我们看不出他还缺什么。

南妮把头倚在沙发靠垫上好像要睡着了。

——可怜的南妮，伊莱莎看着她说，她累坏了。所有事都得我们做，我和她，找个女人来给他擦洗，让他躺正后放入棺材，然后在小教堂安排好弥撒。要不是奥洛克神父我们都不知道到底该干什么。是他带来了那些鲜花，从教堂拿了两只蜡烛台，在《市民大众》报上登了讣告，置办墓地的所有文件和可怜的詹姆斯的保险也是他付的钱。

——那他不是个大好人吗？我姨妈问。

伊莱莎闭上眼，慢慢摇了摇头。

——哎，朋友还是旧的好，她说，可毕竟一具尸体不会相信任何朋友了。

——确实，这是实话，姨妈说。我相信既然他已去进行他永恒的报答了，那他是不会忘记你们和你们的好处的。

——啊，可怜的詹姆斯！伊莱莎说。他一点儿没给我们添麻烦。在这个房子里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但是我知道他已到了那儿还……

——等事情都办完了，你会想念他的。我姨妈说。

——我知道。伊莱莎回答。我再也用不着给他端牛肉汤了，太太，你也用不着给他带鼻烟了。哎，可怜的詹姆斯！

她停住了，好像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中，接着又诡秘地说：

——你听着，我注意到他最近开始有点儿怪。每次我给他端汤的时候，都发现他的祈祷书掉在地上，而他背靠椅子躺着，张着嘴。

她把手指放在鼻子上，皱了皱眉，然后又接着说：

——但他总是不停地说在夏天过完以前，要找个好天驾车再去看看那所老房子，那房子就在我们仨出生的那个爱尔兰小镇上，他还要带上我和南妮一起去。要是我们能找到一辆奥洛克神父对他说过的那种没噪声的新式马车就好了——那车有摇摇晃晃的轮子——詹姆斯说，路那边约翰尼·拉什家的车，现在便宜，找个星期天的晚上，把我们三个一块儿拉上。他脑子里一直转着这件事……可怜的詹姆斯！

——上帝怜悯他的灵魂吧！姨妈说。

伊莱莎掏出手绢擦了擦眼睛。然后又把它放回口袋里，眼盯着空荡荡的壁炉，沉默了一会儿。

——他总是那么一丝不苟，她说。神父的职责对他来说太沉重了。你大概会说他的生活很矛盾。

——是啊，我姨妈说。他是个失意的人。大伙儿都看得出来。

小屋里出现了一阵沉默，在这种气氛中，我走近桌子，尝了点儿雪利酒，又悄悄地走回角落里我的椅子旁。伊莱莎似乎沉

浸在深深的沉思中。我们礼貌地等着她打破沉默:在长时间的沉寂之后她慢慢地开口说:

——他打碎了那只圣餐杯……那是事情的开始。当然了,他们说没关系,我意思是,杯子里面没东西。可是……他们说是那男孩儿爱犯的错。但可怜的詹姆斯紧张坏了,上帝怜悯他吧!

——真是那样吗?我姨妈问。我也有所耳闻……

伊莱莎点点头。

——那件事对他的精神震动很大,她说,从此他整日闷闷不乐,自言自语,自己踱来踱去。所以有一天晚上要他去布道,可哪儿都找不着他。他们上上下下都找遍了,可连他个影子也没见着。于是执事提出上小教堂里找找。然后他们找到钥匙开了门,执事、奥洛克神父和另一位教士带上一盏灯进去找他……你猜怎么着?他就在那儿,一个人摸黑坐在他的忏悔室里,头脑清醒,像是正悠悠地冲着自己笑呢。

她突然停住,像在侧耳倾听。我也竖起耳朵;但是房子里并没有声音:我知道那老神父仍直挺挺地躺在棺材里,就像我们刚才看见的那样儿,尸身严肃而凶恶,胸膛上放着一只没用的圣餐杯。

伊莱莎重又接着说:

——头脑清醒,像是在冲自己笑……然后,当然了,他们一见这情景,就想他有点不太对劲儿……

晓 路 译

偶　　遇

是乔·迪伦把荒蛮的西部[1] 介绍给了我们。他有一个由过期报刊《英国国旗》、《勇气》和《半便士的奇迹》构成的小图书馆。每晚放学后，我们都在他家的后院碰面，玩弄各种印第安人打仗的游戏。他和他的懒蛋弟弟胖子利奥固守马厩的草料棚，我们则发起猛烈进攻，想着法儿夺取它；要不，就是在草地上打一场对阵战。不过，无论我们战斗得多么好，却总是围而不住攻而不下，每次游戏都是以乔·迪伦跳着胜利的战舞而告结束。他父母每天早上都去加蒂那大街八点钟的弥撒，整幢房子的大厅里弥漫着迪伦太太那清新的香水气味。可是对于我们这些比他小也比他胆怯的人来说，乔·迪伦玩得太野了。他看上去有几分像印第安人，在园子里头顶顶着个茶壶，拳头敲打着洋铁罐，一边蹦蹦跳跳，一边喊着：

——呀！ 呀咔；呀咔，呀加！

当听说做为神职职员他要去休假时，每个人都不能相信。然而这是真的。

一种无法无天的风气在我们之间很盛行。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各人的教养和素质虽说不同却也不起作用了。我们混杂在一起，有人为显示勇敢，有人为了好玩，还有人几乎是因为害怕。我就属许多后者中的一个，是那些怕人家看见死卖力气或

---

① 指开发前的美国西部。

者不堪一击的勉强合伙的印第安人中的一员。荒蛮西部的文学中所描写的历险虽与我的生性格格不入，不过至少它们敞开了逃避现实的大门。我更喜欢美国的一些侦探小说，它们常常被粗鲁的小伙子和美丽的姑娘们谈论。尽管小说中没有什么不当之处，而且这些小说的本意有时是文学性的，但它们也只能在学校中秘密地流传。一天巴特勒神父正在监听学生朗诵四页罗马史，笨手笨脚的利奥·迪伦因为带着一本《半个便士的奇迹》而被当场逮住。

——这页还是这页？是这页吗？好，迪伦，站起来！*天刚*……往下念！天什么？*天刚破晓*……你学习过这个没有？你衣服口袋里是什么？

利奥·迪伦把小报交上去的时候，每个人的心都在剧烈地跳动，可是人人都装出一副与己无关的表情。巴特勒神父皱着眉头翻了几页。

——这烂玩意儿是什么？他问。《阿帕齐酋长》！你们不学自己的罗马史，读的就是这个？别让我再在学校里看到任何这类讨厌的东西。写这些玩意儿的人，我想，是个为挣口酒钱而写作的无名之辈。我很惊讶，像你们这样受过教育的男孩子竟看这种东西。如果你们是……公立学校的学生，我还能够理解。现在，迪伦，我正告你，专心学你的功课，否则……

在头脑尚还清醒的上课时间里遭到的这番训斥，使荒蛮的西部的辉煌壮丽在我心目中暗淡失色，而利奥·迪伦胖胖的脸上那慌乱的表情却也唤醒了我的良知。不过当学校的约束力远离我的时候，我又开始渴望那种狂热的激情，渴望似乎只有那些杂乱无章的编年史才能给予我的对现实的逃脱。晚上玩的模拟打仗的游戏最终变得像早晨学校里一成不变的课程那样让人厌倦了，因为我希望真正冒冒险。但是，我又一想，呆在家中的人不

会有真正的奇遇:必须到外乡去寻找。

当我下定决心,花上至少一天时间摆脱掉让人厌倦的学校生活时,暑假临近了。我和利奥·迪伦以及一个叫马赫尼的男孩策划逃一天学。我们每人攒了六便士,并约定早上十点钟在运河桥碰头。马赫尼的大姐为他写张假条,利奥·迪伦让他哥哥去说他病了。我们计划沿着码头路走到停船的地方,然后乘渡船过河去看鸽子房。利奥·迪伦害怕我们会碰见巴特勒神父或其他学校里的人,但马赫尼很明智地发问巴特勒神父会去鸽子房干什么。为了保险起见,由我把他俩各自的六个便士收在一起,同时我把自己的六便士拿给他们看了看,计划的第一步完成了。在头一天晚上做最后的安排时,我们全都有说不出的兴奋。我们笑着握了握手,马赫尼说:

——明天见,伙伴们。

那天夜里我睡得糟透了。因为我住得最近,第二天清晨我最早到达桥边。我把自己的书藏在了花园尽头从没人去过的灰坑附近深草丛里,然后沿着运河的堤岸走去。那是六月第一个星期里一个阳光和煦的早晨。我坐在桥的拱顶上;一边欣赏我头天晚上用心涂过大白的劣质帆布鞋,一边看几匹温顺的马拉着一车生意人往小山坡上爬。林荫道边,大树的枝条在嫩绿色小树叶的衬托下显得生机勃勃,阳光从树叶间穿过,斜射在水面上。桥上的大理石渐渐变暖了,我用手和着自己脑子里的一支曲子拍打着石头。我太高兴了。

在那儿我坐了五分钟,也许是十分钟,才看见一身灰西装的马赫尼走了过来。他微笑着走上小山丘,爬上桥来到我身边。我们等候利奥·迪伦的当儿,马赫尼拿出那个把他的衣服内兜撑得鼓鼓的弹弓,并且向我解释他做的一些改进。我问他为什么带着弹弓,他告诉我带上它是想让鸟儿们开开心。他随便使用

俚语，把巴特勒神父都说成是本生灯。我们又等了一刻钟，但还不见利奥·迪伦的踪影。最后，马赫尼从桥上跳下来说：

——走吧！我知道胖子害怕了。

——那他的六个便士呢？我说。

——没收了。马赫尼道。咱们钱越多越好——一先令六便士而不是一个先令。

我们沿着滨河北路一直走到硫酸厂，然后向右转沿着码头路走。我们一走到人们看不见的地方，马赫尼就立刻装起了印第安人。他挥舞着那把没弹子儿的弹弓，追逐一群衣衫破烂的女孩儿，当两个穿着破烂的男孩儿仗义相助，向我们砍石头时，他建议我们过去教训他们一下。我认为他们太小了，反对这样做。于是我们继续往前走，那几个破衣烂衫的孩子在我们身后喊着：小崽子！小崽子！因为马赫尼肤色黝黑，帽子上戴着一个板球俱乐部的银徽章，他们便以为我们是新教徒。我们来到了铬铁厂，打算玩一次包围战的游戏，可是没玩成，因为这游戏最少要三人玩。我们把气撒在了利奥·迪伦身上，说他真是个胆小鬼，还猜测着三点钟他会从来恩先生那里得到多少钱。

我们走近了运河。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在两侧有高大石墙的喧闹街道上边走边看起重机和机器工作，时不时有推着吱嘎作响的手推车的人冲我们叫喊，让我们别挡道。我们到达码头时已是正午，所有的工人好像都去吃午饭了，我们买了两个大葡萄干面包，坐在河边的金属管道上吃起来。我们看着都柏林繁忙的商业景象解闷——以自己那缕缕轻烟从远方发出信号的驳船，林塞德港外棕色的渔船队，对面码头卸货的大白帆船。马赫尼说坐上其中一艘大船跑到海上去，才算是真正的滑水。甚至连我，望着那高大的船桅，都看见了或者说是想象出了学校里教给我们的那点儿地理知识，在我面前逐渐变得具体起来。学校

和家似乎离我们远去了，它们对我们的影响也好像变小了。

我们花钱乘渡船过了利菲河[①]，同船的还有两个工人和一个带了只口袋的大个子犹太人。我们严肃得到了装腔作势的地步，可是在这短暂的航行中，一旦目光相遇，我们就大笑起来。上岸后，我们看着那艘造型优美的三桅帆船卸货，这艘船我们在对面码头就观察到了。有个旁观者说这是条挪威船。我跑到船尾，试着辨认船上的刻字，可是没认出来。我先回来仔细端详船上的外国水手，看看其中是否有人是绿眼睛，因为我有些模糊的概念……水手的眼睛有蓝色的，灰色的，甚至有黑色的。唯一一个可以说眼睛是绿色的水手是个大个子，每次跳板掉到水里，他都很开心地喊，逗得码头上的人直乐：

——掉得好！掉得好啊！

我们看腻了，就慢慢悠悠地走进了林塞德港。天气变得闷热，食品店橱窗内放着的发霉的饼干颜色都发白了。我们买了些饼干和巧克力，专心一意地嚼着走过渔家住的那条肮脏的街道。我们找不到乳品店，便走进一个叫卖小贩的铺子，每人买了一瓶山莓柠檬水。有这些东西提了神，马赫尼便沿着一条巷子追起一只猫来，可那猫逃进了一大片田野。我俩都觉得挺累了，一来到地边，就立刻向一条田垄的斜坡走去，我们看得见那垄上长着菟丝子。

天太晚了，我们也太累了，不能按计划去鸽子房了。我们下午四点前得赶回家，以免我们的冒险被人发现。马赫尼遗憾地看着他的弹弓，趁他的兴头再来之前我得建议坐火车回家。太阳躲入了云层，留给我们疲倦的脑子和补给品的残渣儿。

田野里除我俩之外别无他人。我们一声不吭地在斜坡上躺

---

① 爱尔兰的一条河，流入都柏林湾。

了一会儿，我看见一个男人从田野的另一头走了过来。我嘴里嚼着一根女孩子用来算命的绿色草梗，懒洋洋地看着他。他沿着斜坡径直慢慢走来，一只手叉腰，另一只手握着一根拐杖，用它轻轻地点着地。他穿着一套略微发绿的破旧黑西装，戴了顶我们称之为“尿壶”的高顶礼帽。他看上去相当老了，因为胡子都发白了。从我们脚边经过时，他很快地瞥了我们一眼，然后继续向前走。我们眼睛盯着他，见他走出大约五十来步之后又转过身来开始原路返回。他缓慢地朝我们走来，一直用手杖点着地，他走得那么慢，我都以为他是在草丛里找什么东西。

他来到与我们同样高度的地方停住了脚，向我们问了声好。我们回答了他的问候，然后，他就小心翼翼地坐在我们身旁。他开始谈论天气，说这个夏天会非常的炎热，还补充说，很久以前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四季变化就很明显了。他说人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毫无疑问是学生时代，如果能再年轻一次，他愿付出一切。他表达这些让我们有点厌烦的伤感情绪时，我们一直默不作声。然后，他又谈论起学校和书籍。他问我是否读过托马斯·莫尔的诗和沃特·司各特爵士及莱顿勋爵[①] 的作品。我假装读过他提及的每一本书，于是末了他说：

——啊，能看得出来，你像我一样是个书呆子。这时，他又指着正睁大眼睛盯着我们看的马赫尼说，他就不同，他爱玩儿。

他说他的家里有全部沃特·司各特爵士和莱顿勋爵的作品，而且他百看不厌。当然，他说，莱顿勋爵的有些作品男孩子不能看。马赫尼问为什么男孩子不能看——这也是个既让我不安又让我讨厌的问题，因为我担心那个人会认为我像马赫尼那样愚蠢。然而那人只是笑了笑。我看见了他嘴里那颗颗黄牙间的缝

---

① 莱顿勋爵(1803—1873)，十九世纪英国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

隙非常大。然后他问我俩谁的女朋友多。马赫尼轻声地说道他有三个小情人。那人问我有几个，我回答一个也没有。他不相信，说我一定有一个。我没作声。

——告诉我们，马赫尼冒失地对那人说，你自己有几个？

那人像原先那样笑了笑说，他在我们这个岁数已经有了一大堆情人。

——每个男孩，他说，都有一个小情人。

他这把年纪的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能如此不同寻常地开通真让我大吃一惊。在内心里，我认为他关于男孩子和他们情人的这席话是有道理的。不过，我不喜欢他嘴里用的词，同时也纳闷他为什么打了一两次哆嗦，好像他害怕什么或是突然觉得冷。在他接着往下说时，我注意到他的音调挺美。他开始和我们谈论女孩子，说起她们的头发有多么柔滑秀美，手有多么柔软，又说只要你了解她们，就会发现所有的女孩子总不如外表看上去那么好。他说，他最喜欢不过的，就是对着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看，看着她那纤纤素手和柔柔秀发。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总在重复着某些记熟了的东西，或者是陶醉在自己所说的一些话里，他的思想总是沿着同样的轨道慢慢地打转转。有时，他好像只是在提及一些人人都明白的事实，可有时他又压低了嗓音，很神秘地说话，好像在告诉我们一个不愿被别人听见的秘密。他用他那单调的声音变着法儿，翻来覆去重复着那些废话。在听他说话的时候，我一直盯着土坡脚下。

过了好半天，他才停止了他那长篇独白。他慢慢站起身来，说是得离开我们大约一分钟或是几分钟，我没改变自己的视线，看着他慢慢地离开我们朝着近处那个地边走去。他走后，我们依然没说话。沉默了几分钟之后，我听到马赫尼喊：

——喂喂！瞧他在干吗呢！

由于我既未答话也没抬起眼皮，马赫尼又喊道：

——我是说……他真是个古怪的老傻瓜！

——如果他问咱们的名字，我说过了，你就叫墨菲，我是史密斯。

我们彼此再没说什么。我仍在考虑要不要离开的时候，那人又走回来并在我们身旁坐下。他刚刚坐下，马赫尼又看见了先头没抓住的那只猫，就跳起来追得它跑过了那片田野。那人和我看着这场追捕。猫又一次逃脱了，马赫尼朝着猫翻过去的那面墙扔起了石头。停下来之后，他又开始在远处田边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

隔了一会儿，那人对我说起话来。他说我的朋友是个非常粗鲁的男孩，还问我他在学校是否经常挨鞭子。我本打算愤怒地回答他我们不是他所说的那种会挨鞭子的公立学校的学生，但我还是保持了沉默。他讲起了惩罚男孩子们的话题。他的脑子好像又为自己所说的话而陶醉了，开始慢慢地围绕着这个新话题转圈圈。他说，一个男孩子若是像马赫尼那样的话就该挨打，而且是一顿痛打。如果一个男孩儿粗鲁又不守规矩，只有狠狠地抽他一顿，对他才有好处。打手掌或是掴耳光都没用，他需要的是狠狠地挨通鞭子。他的这种观点让我吃了一惊，因而我不由自主地抬眼瞥了一下他的脸。这时我遇到了一双深绿色眼睛凝视的目光，那双眼睛正从微微抽动的前额下紧紧地盯着我。我又把目光移开了。

那人继续滔滔不绝地说着。他好像忘记了刚刚流露出的自由主义观点。他说，如果他发现一个男孩儿与一个女孩儿讲话或是找了一个女朋友，他会抽他，再抽他，这样可以教训他别和女孩子说话。如果一个男孩找了个女孩做情人，对这事还撒谎，那他就要给他一顿世上任何男孩都没挨过的鞭子。他说，世上

他最愿做的事莫过于此。他向我详述了他要怎样用鞭子抽这种男孩儿,仿佛他正在披露一个精心策划的秘密。他说,他喜欢这样做胜过世上任何事;在他枯燥地给我讲述着这秘密的时候,他的声音几乎变得充满感情,像是在恳求我要理解他。

我一直等到他那长篇独白再次停了下来。接着,我突然站立起来。我假装把鞋穿好,拖延了几分钟,生怕会显出来焦急不安,然后说了句我得走了,对他道了声再见。我从容地往坡上走去,但是心却因害怕他抓住我的脚踝而跳得很快。到了坡顶,我转过身,并没看他,对着田野大声叫道:

——墨菲!

我的声音里有一种强装出来的勇敢的腔调,我真为自己那可鄙的伎俩感到羞愧。在马赫尼看见我并回答"嗨"之前,我又喊了他一声。他穿过田野向我跑来,当时我的心跳得有多么快呀! 他像是跑过来援助我。此刻我有点儿愧疚,因为在内心,我一直有些鄙视他。

邢 平 译

阿拉伯集市

北里奇蒙街是一条死巷，除了天主教平信徒社团学校孩子放学的钟点，一向十分幽静。一幢无人居住的两层小楼静立在封死的街尾，与位于方形庭园的邻里们分隔开来。街上的其他房屋也很清楚房主的体面生活，露出一张张棕色的冷脸，相互凝视着。

我们家以前的房客是一个神父，他死在后客厅里。由于门窗长期紧闭，空气散发着霉味，弥漫在所有的房间里。厨房后面的垃圾间堆着一些旧书废纸。我在里面发现了几本平装书，书页又皱又潮，有瓦尔特·司各特的《修道院院长》、《虔诚的教友》和《维多克自传》。我最喜欢最后这本，因为它的书页是黄色的。房后是荒芜的花园，园子中央长着一棵苹果树，周围有一些枝枝蔓蔓的灌木丛，我就在一个灌木丛里找到了已故房客锈迹斑斑的自行车打气筒。他一直是一个非常仁慈的神父；他在遗嘱里把所有的钱留给了慈善机构，把房子里的家俱送给了他的姐姐。

短暂的冬日来临时，我们来不及尽情地享用晚餐，天色便暗下来。等到我们在街头相聚，周围的房屋早已变得模糊不清了。我们头上的天空涂着一片变幻多端的紫色，煤气街灯纷纷把微弱的灯笼举向那片紫色。冷风嗖嗖地侵袭着我们，我们追逐嬉闹，不一会儿全身便热乎乎的了。我们的欢叫声在静静的街道上回响着。随着玩耍的发展，我们有时窜进房后又黑又泥的小巷，和小屋子里出来的野蛮团伙混战一场；有时跑到阴暗滴水、

散发着灰坑气味的花园后门；有时则溜进又黑又臭的马厩，观看车夫梳理马鬃或者丁丁当当地抖动扣在一起的马具。等到我们返回街道的时候，厨房窗户的灯光已经洒满了各个庭院。如果看到我舅舅转过墙角，我们就藏在阴影里，一直等到他安然进屋。如果曼根的姐姐出来，站在台阶上呼唤弟弟回去喝茶，我们就站在街上隐现起伏的黑影里望着她。我们等着看她是继续站在那儿呢还是回去；如果她仍然站在那儿，我们就离开阴影，我顺从地跟着曼根的脚步走出来。她在等待我们，在半开的门漏出的灯光里，她的倩影楚楚动人。她弟弟总是和她要要贫嘴才问喊他干什么，而我站在栅栏旁边不住地打量她。她移动身体的时候，裙子摇来摆去，柔软的发辫从一边甩到另一边。

每天早晨，我躺在前客厅的地板上望着她家的门。窗帘放了下来，离窗台不到一英寸，这样我不会被人发现。每逢她出现在门口的台阶上，我的心就怦怦乱跳起来。我冲向大厅，抓过我的书本，跟上她走。我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她那棕色的身影，到了我们要分开的地方，我三步两步赶上去，超过她。这种事每天早晨都在发生。我从不与她说话，除了几句日常客套话，但是她的名字却总能唤起我那愚钝的血脉的激情。

即使在与浪漫情调格格不入的场合，她的形象也伴随着我。星期六晚上，我舅妈去买东西，我不得不帮她拿一些东西。我们穿过灯光明亮的街道，和醉汉以及掂斤播两的妇女摩肩擦肘，耳边响着劳动人的咒骂，还有站在啤酒桶旁叫卖的男店员喋喋不休的高声絮叨，以及街头歌手鼻音很浓的吟唱——一曲关于奥多诺万·罗塞的《你们都来吧》，或者一首关于我们这块多难之地的民歌。对我来说，这些噪音汇合成了一种唯一的生活感受：我想象自己举着圣餐杯安全地从一群敌人中通过。她的名字不时地从连我自己也不懂的莫名其妙的祈祷和赞词中突然滑到我的

唇边。我经常热泪盈眶(我说不清为什么),心中时时涌出的洪水似乎流进了我的胸腔。我没有考虑未来。我不知道我是否应当跟她讲话;如果我跟她讲话,我怎样才能告诉她我神魂颠倒的倾慕之情呢?我的身体真的像一只竖琴,而她的话语和姿态就是拨动琴弦的手指啊。

一天晚上,我走进神父死在里面的那间起居室。那是一个黑暗的雨夜,房间里悄然无声。透过一块破碎的玻璃,我听到雨水冲刷着大地,一根根银针似的细密而持续不断的水柱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戏耍。远处有一盏灯(或许是透出窗户的灯光)在我的下面闪烁。我庆幸我只能看到这么一点点。我所有的感官似乎都渴望把它们自己遮掩起来;我觉得我就要脱离它们而去了,便把两只手紧紧地压在一起,瑟瑟发抖,一边喃喃自语道:哦,爱情!哦,爱情!说了一遍又一遍。

终于,她跟我开口说话了。她对我说第一句话的时候,我心慌意乱,竟不知如何回答。她问我是不是要到阿拉伯半岛去。我记不得我回答了去还是不去。她说,那是一个极好的集市,她希望去那儿。

——你为什么不能去呢?我问。

她一边说话,一边不停地转动手腕上的银手镯。她说,她不能够去,因为那个星期她的修道院里有一次静修。她的弟弟和另外两个男孩正在争抢帽子,只有我一个人站在栅栏旁。她扶着栅栏上的一根钉形栏干,头朝我这边低着。我家门口对面的灯光映出了她脖颈上白色的曲线,照亮了围在她脖子上的头发,下泻的灯光也照亮了那只扶着栅栏的手。她伸出一只脚站着,灯光滑过她的裙边,落在了衬裙的白边上。

——你可以到那里去呀,她说。

——如果我去,我会给你带点东西回来,我说。

从那天晚上以后，数不清的糊涂念头搅乱了我醒着和梦中的种种思绪！我希望把那些无聊的多事的白昼统统取消。我对上学一事感到烦恼。无论是在晚间我的卧室，还是在白天的教室，她的身影总是出现在我和我费劲阅读的书页之间。我的灵魂沉溺于其中的宁静里，阿拉伯半岛这个词的音节常常浮现在我的面前，在我的上方弄出一片东方世界的乐土。我和舅妈说星期六晚上要到集市上去。舅妈听了很吃惊，说可别是什么共济会成员的事。我在课堂上几乎不回答问题。我眼见老师的面部表情由和蔼变为严厉；他希望我不要心不在焉。我无法把漫游的思绪收拢在一起。我对生活中正经的事情简直没有一点耐心，因为既然它就站在我和我的欲望之间，那么它于我似乎就是孩子的游戏，令人厌恶的单调的孩子游戏。

星期六一大早，我提醒舅舅说，我晚上要去集市。他正在门厅衣帽台前忙碌，寻找衣帽刷，不耐烦地答道：

——好的，孩子，我知道了。

因为他在过厅里，我不能穿过前客厅到那面窗户旁躺一会儿。我闷闷不乐地离开家门，慢吞吞地向学校走去。空气冰冷无情，我已经在为自己感到不安了。

我回家吃晚饭的时候，舅舅还没到家。时间还早呢。我坐着凝视了一会儿钟表，嘀嘀嗒嗒的声音使我忍受不了时，我便离开了房间。我爬上楼梯，来到房子的楼上。那些高大阴暗的房间使我感到自由自在，我唱着歌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从前面的窗户望去，我看到同伴们正在下面的街道上玩耍。他们的叫喊声传到我这里时已经微弱得模糊不清，我把前额贴在冰凉的玻璃上，眺望着她住的那所黑魆魆的房子。我也许在那里站了一个小时，眼前空无一物，只有我想象中出现的那个穿着棕色衣服的人影，灯光悄悄地触摸着她那浑圆的脖颈和那只扶

着栅栏的手以及衬裙的白边。

我又到了楼下，发现默塞尔夫人坐在炉火边。她是一个饶舌的老太太，一个当铺老板的未亡人，出于某种虔诚收集用过的邮票。我不得不忍受茶桌上的喋喋不休了。晚饭拖延了一个小时，舅舅还没有回来。默塞尔夫人起身要走了：她很遗憾，不能久留，可一过八点以后，她又不喜欢夜深外出，因为夜间的空气对她不利。她走了以后，我开始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拳头握得紧紧的。舅妈说：

——恐怕你今天晚上去不成集市了。

九点钟我才听到舅舅用钥匙打开过厅门的声音。我听到他自言自语，还听到衣帽架承受到他的外衣的重量时发出轻微晃动。我能够听出这些响动。他用餐用到一半的时候，我和他要去集市的钱。他已把这事忘了。

——人们都上床睡觉了，现在都睡醒一觉了，他说。

我没有笑。舅妈倒是热心地说：

——你就不能给他钱让他去吗？你已经让他等到这么晚了。

舅舅说他很遗憾忘了这件事。他说他相信那句古老的谚语：只学习，不玩耍，聪明的孩子也变傻。他问我到哪里去，我只好又对他说了一遍，他听后问我知不知道《阿拉伯人告别坐骑》那首诗。我离开厨房的时候，他正要给舅妈背诵开篇诗行。

我紧紧攥着手里的小银币，沿着白金汉街向火车站大步走去。街头挤满采购者和汽灯耀眼的景象使我想起此行的目的。我在一辆空荡荡的火车的三等车厢里坐了下来。火车令人难以容忍地拖延了一会儿才慢慢开出了车站。它在破烂不堪的房屋之间和闪光的河流上向前行进。在韦斯特兰街车站，一群人蜂拥到了车厢门口；但是服务员把他们劝走了，说这是一辆专跑集

市的火车。我孤单单地留在空无一人的车厢里。过了几分钟，火车停在了一个临时搭成的木头站台旁边。我离开车厢，直奔马路，看见大钟发光的指针指到了九点五十分。我的面前就是那幢高悬着那个充满魔力的名字的大楼。

我找不到收费六便士的入场口，又担心集市会关闭，便赶快穿过一个旋转式栅栏门，向一个满脸倦容的男人交了一个先令。我立时身置于在半空中绕着一道长廊的大厅里。几乎所有的摊位都收摊了，大厅的一多半都笼罩在黑暗之中。我感觉到了一种颇似礼拜结束后弥漫在教堂里的宁静。我怯生生地走到集市的中央。几个人聚集在仍旧开放的摊位跟前。一块帷幔上方竖着彩灯映照出来的"音乐咖啡厅"几个字，帷幔前面，两个男人正在一个托盘上点钱。我听到硬币跌落的声音。

我耽误了好一会儿才想起到这里来的原因，于是走到一个摊位前，观看瓷花瓶和印花的茶具。在摊位的门口，一位年轻女士正在同两个年轻的先生又说又笑。我听出了他们的英国口音，模模糊糊地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事情啊！

——嗨，你就说过！

——哎呀，可我真的没说嘛！

——她没说过那话吗？

——说了。我听她说过。

——哎呀，真是……瞎说！

年轻小姐看到我，就走了过来，问我是否想买什么东西。她说话的语气一点没有鼓励的意思，她问我话只是虚应故事。我看着那些宛如守候在摊位黑暗的出入口两侧的东方卫士的大罐，心里发虚，喃喃地说：

——不，谢谢你。

这位年轻小姐变换了其中一个花瓶的位置，回到两个年轻男人身旁。他们开始谈论同样的话题。年轻小姐时不时回过头来看我几眼。

我逗留在她的摊前，尽管我知道我的延宕毫无用处，对她的瓷器做出一副很有兴趣的样子似乎更实际点。然后，我慢慢转过身来，走到集市中央。我在兜里让那两便士硬币反复跌落在那六便士之上。我听到长廊的一端传来一声熄灯的叫喊。大厅的上半部分马上漆黑一团了。

抬头凝望着一片黑暗，我看出自己不过是一个被浮华世界驱使和嘲弄的可怜虫；我的眼睛里燃烧着痛苦和愤怒。

马新林　译

伊 夫 琳

她坐在窗旁，望着暮色侵占那条街道。她的头倚靠在窗帘上，满鼻孔都是沾满灰尘的印花装饰布的气味。她累了。

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从最后一座房子出来的那个男人路经这里往家走。她听到他的脚步声，先是咔咔地走在水泥路面上，接着又嘎吱嘎吱地在红房子前面那条煤渣路上走过。曾几何时，这里本是一块空地，他们每天晚上都和别人家的孩子一起到那里玩耍。后来，一个从贝尔法斯特来的人买下了这块地，在上面建造了房子——不像他们的小褐色住宅，而是一座座屋顶闪亮、色泽鲜艳的红砖房。这条街上的孩子经常一起在那块地里玩——迪瓦因家的、沃特家的、邓恩家的、跛子小基奥、她和她的兄弟姐妹。然而，欧内斯特从来不玩，他太大了。她父亲以前经常挥着刺李木手杖从那块地里往外赶他们；不过小基奥通常负责望风，一看见她父亲赶来就大声报信。即使这样，他们当时过得非常快乐。父亲那时还不那么坏。此外，她母亲还活着。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和兄弟姐妹们都长大了；母亲去世了。蒂基·邓恩也死了，沃特一家回到英格兰去了。一切都变了。现在，她像其他人一样也要离去了，离开她的家了。

家啊！她环顾这间房子，审视着所有熟悉的东西，许多年来，她每个星期都要掸一次灰，直纳闷儿所有的灰尘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她可能再也不会见到这些她做梦也想不到会与它们分开的熟悉的家俱了。但是，这些年来，她一直不知道那位神父的

名字，他那发黄的照片挂在那台损坏的小风琴上方的墙上，旁边是写给神圣的玛格丽特·玛丽·阿拉科克① 的彩印诺言。他是她父亲的校友。每当她父亲把这张照片拿给客人看时，常常一边递照片一边不经意地说：

——他现在在墨尔本。

她已经同意走了，离开她的家。这样做明智吗？她试图权衡问题的各个方面。在家里不管怎么说她都有住的有吃的；周围有那些她知根知底儿的人们。当然，她不得不多干活儿，无论是在家还是在生意上。百货店里的人们发现她和一个家伙私奔了，会怎样议论她呢？也许说她是个傻瓜；她的职位将会通过广告填补。加万小姐这下该称心如意了。她过去一直跟她过不去，特别有人伸着耳朵听的时候。

——希尔小姐，你没看见这些女士在等吗？

——希尔小姐，请你打起精神。

她不会因为离开那家商店而伤心垂泪。

但是在她的新家，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情形就不会一样了。那时她就嫁人了——她，伊夫琳。那时人们会尊敬她。她不会有妈妈那样的遭遇。即使是现在，她虽然十九岁多了，有时仍然感觉到自己有被父亲施暴的危险。她知道这正是让她心惊肉跳的原因。他们小的时候，父亲常常打骂哈里和欧内斯特，却从未打骂过她，因为她是个女孩子；但是近来他开始威胁她，说他为她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为了她已故的母亲。现在她没有人保护了。欧内斯特死了，哈里在做教堂装饰生意，几乎总是在乡下的什么地方呆着。另外，星期六晚上为钱而喋喋不休地争吵开

---

① 阿拉科克(1647—1690)，法国一著名修女，为“圣心”献身的创始人，一九二〇年被宣告为圣徒，其庆祝日为十月十七日。

始使她有说不出的厌烦。她总是交出全部工资——七先令——哈里总是尽其可能地把钱寄来,但是要从她父亲那里得到一个仔儿可就麻烦了。他说她习惯瞎花钱,说她没有头脑,说他不会把他辛苦挣来的钱给她去满街乱撒,更要命的是,他一到星期六晚上就心情很坏。临了他会给她些钱,却又问她是否打算买来星期天的正餐。然后,她又得尽快地赶着出去采购,手里紧紧攥着她的黑色皮钱包,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很晚才提着一大堆食品回家。她含辛茹苦地维持着这个家,负责看管两个她一手照料大的孩子,让他们按时上学,按时用餐。这是辛苦的差事——难熬的生活——但是眼看就要摆脱这种生活了,她却没有觉出这是一种完全令人厌恶的生活。

她就要探讨与弗兰克在一起的另一种生活了。弗兰克非常善良,像个男子汉,心胸开阔。她就要和他乘夜班渡船出走,去做他的妻子,和他一起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在那里有个正在等待她的家。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情景多么令她难以忘怀啊;他就寄住在她常光顾的那条主街的一所房子里。这仿佛是几个星期之前的事。他站在门口,他那高顶帽歪戴在脑后,头发乱蓬蓬地露出来,衬出一张古铜色的脸膛。不久他们就认识了。每天晚上,他总是在商店外面接她,送她回家。他带她去看《波希米亚姑娘》,[1] 她和他坐在剧院里一个坐不惯的座位上,感到喜不自胜。他酷爱音乐,还能唱几支歌儿。人们知道他们正在恋爱,当他唱起那支少女热恋水手的歌儿时,她总是快活得心猿意马。他喜欢叫她波彭斯逗她开心。首先是她有了意中人,这早已使

---

① 爱尔兰作曲家迈克尔·W·巴尔夫的一出著名三幕歌剧,曾风靡十九世纪。故事讲一贵族女儿和一波兰贵族青年的曲折恋爱过程。下文所写均与此故事有关。

她喜出望外，很快她就开始喜欢他了。他讲了许多远方国家的故事。他开始在开往加拿大的阿伦·莱恩公司的一条船上担任甲板员，一个月挣一镑钱。他跟她列数他服务过的船名和各种行当的名称。他曾驾船穿过麦哲伦海峡。他还给她讲了有关巴塔哥尼亚人的可怕故事。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交好运，他说，兜一个大圈子到故乡只是度度假期。当然，她父亲发现了这件事，严禁她再与他来往。

——我知道这帮当水手的家伙，父亲说。

一天，她父亲与弗兰克吵了一架，从那以后，她只得秘密与情人约会了。

那条街上夜色更深了。膝上两封信的白色变得模糊起来。一封信是给哈里的；另一封信给父亲。她一向喜欢欧内斯特，但也喜欢哈里。她注意到她父亲最近变老了；他会思念她的。他有时候非常和善。不久以前，她在床上躺了一天，他给她朗读了一则鬼故事，还为她在火上烤了面包。又有一天，那时她妈妈还活着，全家人一起到霍思山野餐。她记得父亲戴上母亲的帽子，逗得孩子们大笑不止。

时间在飞逝，但是她仍然坐在窗边，头倚在窗帘上，吸着沾满灰尘的印花装饰布的气味。她能听到街道远处有一架街头风琴在演奏。她熟悉那首曲调。奇怪的是它会在这个特别的夜间响起，使她想起她向母亲作下的允诺，她答应尽可能长久地维持住这个家。她记得母亲生病的最后一个夜晚；她仿佛又身置于大厅另一侧那间又沉闷又黑暗的屋子，外面传来一首令人伤感的意大利乐曲。家人已经吩咐风琴手离开，还给了他六便士。她记得父亲大步走回病房说：

——该死的意大利人！跑到这儿来了！

她陷入了沉思，母亲一生那可怜的幻象一下子迷住了她生

命的内核——碌碌无为操劳一生后在精神崩溃的疯狂中结束。她再次听到母亲用一种无为的执著反复念叨的声音时,浑身颤抖起来:

——德里沃·塞劳恩! 德里沃·塞劳恩!

她随着一阵突如其来的恐怖站了起来。逃走吧! 她必须逃走! 弗兰克会救救她的。他会给她生活,也可能给她爱。不过她想活下去。为什么她应该失去幸福? 她有权生活得幸福。弗兰克会把她拥抱在怀里,紧紧地搂住她。他会救救她的。

* * *

她站在北墙码头来来往往的人群之中。他拉着她的手,她知道他正在对她说话,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关于这航程的话。码头上挤满了背着棕色行军袋的士兵。通过货棚敞开的大门,她瞥见了黑色的巨大船身停泊在码头岸边,舷窗闪闪有光。她什么话也没有回答。她觉得脸颊苍白而冰冷,而且由于难过得不知所措,她祈求上帝为她指点迷津,让她明白她的责任所在。航船在迷雾中拉响了悠扬而深沉的汽笛。如果她走了,那么明天她将和弗兰克在海上航行,直驶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的船票是预定的。在弗兰克为她做了所有这一切之后,她还能够退缩吗? 她难受得周身晕旋,不停地翕动着嘴唇进行无声而热烈的祈祷。

一串钟声撞响了她的心扉。她觉得他抓紧了她的手:

——走吧!

大海大洋在她的心中汹涌澎湃。他正在把她往大海大洋里拖呀:他会把她淹死的。她用双手紧紧抓住铁栅栏不放。

——走啊!

不! 不! 不! 这是不可能的。她的手拼着死劲抓着铁栏干

不放。挣扎在大海大洋之中,她发出了痛苦的叫喊。

——伊夫琳啊! 伊维!

他从栅栏那边跑过来,叫她跟上走。有人喊他快往前走,可是他仍然对着她喊叫。她让苍白的脸向他靠去,听之任之,宛如一只孤立无助的动物。她的两只眼睛向他转达的不是爱,不是告别,也不是相识。

马新林 译

赛 车 之 后

车辆朝都柏林疾驶，像子弹一样平稳地飞驰在纳斯路的车道上。英奇柯尔的山顶上，聚集着一群群的观众，目睹赛车一辆接一辆地全速开回城去，奔驶在这条贫困而冷清的通道上——大陆[①]正是在这里迅速扩展其财富和工业的。观众群里不时发出欢呼，为落后者们加油，令他们满怀感激。然而，他们真正同情的是蓝色赛车，那是他们的朋友法国人的车子。

况且，法国人确实是胜利者。法国赛车队大获全胜，赢得了第二名和第三名。据报道，驾驶那辆夺得冠军的德国赛车的是一个比利时人。因此，每当一辆蓝色赛车驶上山顶，都会受到格外热烈的欢呼，车里的人对每一阵欢呼都报以微笑点头。在这批造型精美的汽车中，有一辆里坐着四个年轻人，他们眼下的情绪之好，远远超出为法国的胜利而欢欣的程度。实际上，这四个年轻人简直是在狂欢。他们是：车主查理·塞古昂；生于加拿大的年轻电工安德烈·里维埃尔；人高马大的匈牙利人维隆那；以及衣冠楚楚的小伙子多伊尔。塞古昂兴高采烈，因为他出乎意外地接到几张订货汇单（他打算在巴黎开办一家车行），里维埃尔兴高采烈，因为他即将被任命为车行经理，同时这两个年轻人（他们是表兄弟）还因为法国队的胜利而喜上加喜。维隆那兴高采烈，因为他刚美美地吃了一顿午饭，而且他天生就是个乐天

① 指欧洲大陆。

派。至于这一伙里的第四位成员，他早已兴奋得忘乎所以，无法体会真正的快乐了。

他二十六岁左右，留着一撇柔软的、浅棕色的小胡子，一双灰色的眼睛显得十分单纯。他的父亲早年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但不久改变了观点，先是在金斯敦当屠夫起家，以后在都柏林城里和郊区开了几家商店，把财产翻了几番。而且他很幸运，竟然和警察局订了一些生意合同。最后他腰缠万贯，成了财主，都柏林的几家报纸都称他为商界王子。他把儿子送到英国，在一所规模很大的天主教学院接受教育，然后又送儿子到都柏林大学攻读法律。杰米并不用功念书，一度还走上了邪路。他袋里有钱，人缘不错；整天不是与几个音乐爱好者为伍，就是同玩赛车的人混在一起，兴趣颇浓。以后，他又被送到剑桥读了一学期，见识一下人生。他花销过度，父亲虽然嘴上教训，私下里却暗暗得意，替儿子付清欠帐，带他回了家。杰米正是在剑桥结识塞古昂的。当时他们交情不深，但是杰米觉得，能够和塞古昂这样一个见多识广、并据说拥有法国几家最大旅馆的人交往，实在是荣幸之至。这样的人（正如父亲也表示赞同的）即使作为伙伴有点儿乏味，也是完全值得结交的。维隆那同样令人愉快——他是个出色的钢琴家——可惜只是穷了一点。

汽车载着这几个欢天喜地的年轻人，轻快地朝前驶去。两个表兄弟坐在前排，杰米和他的匈牙利朋友坐在后面。显然，维隆那情绪正佳，一连几英里的路程，他一直在用浑厚的男低音哼着曲子。前排的两个法国人不时抛过来笑声和戏语，杰米经常不得不使劲探着身子，捕捉那些转瞬即逝的片言只语。这对他来说很不舒服，因为他差不多每次都必须敏捷地猜出他们话中的含意，想出恰当的回答，逆着大风向他们喊叫。再说，维隆那的哼哼声搅得人脑子发昏，汽车的噪音也实在烦人。

驾着赛车风驰电掣，一路招摇过市，口袋里又有钱，这些都令人得意，也是杰米如此兴奋的三大原因。那天，他和这些大陆人在一起的情景，被他的许多朋友看在了眼里。在比赛的中途停靠站，塞古昂把他介绍给一位法国选手。杰米含糊不清地嘟囔了几句恭维话，那位赛车手黝黑的脸上绽出一排亮闪闪的白牙齿，算是对他的回答。杰米有了这样的荣幸后，再回到交头接耳、挤眉弄眼的观众们的世俗圈子里，真是令人愉快啊。至于钱——他确实有一大笔款子供自己支配。或许在塞古昂看来这笔钱不算什么。但是杰米，尽管有时误入歧途，骨子里却继承了踏实沉稳的本性，深知这笔钱来之不易。正是因为明白这一点，他以前虽然挥霍，也能适可而止，从不过分。他即使在头脑发热，一时糊涂的时候，心里仍明白钱是流血流汗挣来的，现在他准备拿出大部分财产投资冒险，当然就更加谨慎了。对他来说，这事可非同儿戏啊。

当然，这次投资是有利可图的，而且塞古昂给他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完全是看朋友交情，才接受他那点爱尔兰钱入股的。杰米的父亲在经商方面精明过人，杰米一向尊重他的意见，这次入股也是他首先提议的。做汽车生意准能赚钱，大发其财。况且，塞古昂俨然一副大财主派头。杰米迷上了他现在乘的这辆气派不凡的汽车，连着好多天兴趣不减。它开起来多么平稳。他们乘着它在乡间公路上奔驰，好不威风！这种旅行仿佛用一根有魔力的手指触动生命的真正脉搏，使人的全部神经亢奋起来，和奔驰向前的蓝色动物一齐欢腾跳跃。

他们沿着贵妇街行驶。街上一派繁忙，车辆格外地多，汽车司机揿着喇叭，电车驾驶员不耐烦地使劲摇铃，弄得街上嘈杂不堪。开到银行旁边，塞古昂将车刹住，杰米和他的朋友下了车。人行道上聚集起一小堆人，对这辆喘着粗气的汽车啧啧赞叹。

他们四个当天晚上将在塞古昂下榻的旅馆共进晚餐，因此，杰米和住在他家里的朋友还要回家穿戴一番。汽车缓缓地朝格拉夫顿大街驶去了。两个年轻人奋力穿过那一群看热闹的人。他们向北走去，心中带着一缕莫名的失落感。这时，在夏夜朦胧的暮色中，在他们的头顶上，都柏林的一盏盏圆形路灯洒下苍白的光影。

杰米全家把他的这次赴宴看成是一次机遇。杰米的骄傲中混杂着父母的诚惶诚恐。他迫不及待想去玩个痛快，外国大城市的名字里正有这种狂放的特征。杰米穿戴整齐了，还真是一表人才。他站在大厅里，最后一次调整礼服领带的蝴蝶结时，父亲甚至从生意人的角度都感到满意，他把儿子培养得如此优秀，这往往是花钱都买不来的。因此，父亲对维隆那格外友好，一举一动都表示出对外国人的成就的由衷敬佩。可是他这份婉转的主人之心用在匈牙利人身上恐怕是白费了，这位仁兄已在垂涎欲滴地盼着晚宴。

晚宴精美丰盛。杰米断定塞古昂的口味十分高雅。晚宴上还多了一位名叫鲁斯的年轻的英国人，杰米在剑桥曾看见他和塞古昂在一起。他们这几个小伙子在有烛形电灯照耀的舒适的房间里吃着晚餐，海阔天空地尽情闲聊。杰米的想象力活跃起来，他感到，在英国人风度的稳重框架旁环绕着法国人的勃勃生机，显得十分优雅。这正是自己的形象，他想，典雅又恰如其分。他很佩服主人引导大家谈话的那股机灵劲儿。五个趣味各不相同的小伙子畅所欲言地聊开了。维隆那带着十分的崇敬，向略感惊讶的英国人揭示英国情歌之美，并对古老乐器的失传表示痛惜。里维埃尔不够坦诚地向杰米描述法国技师的成功业绩。声如洪钟的匈牙利人正准备尽情嘲笑浪漫派画家故弄玄虚，塞古昂却引导人们谈起了政治。这是大伙儿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杰米在这种宽容气氛的感染下，感到父亲那股早已被埋葬的热情又在他体内复活了。而且，他最后居然把冷漠的鲁斯也带动了起来。房间里的气氛越来越热烈，塞古昂的任务也越来越艰巨。争论甚至有发展到人身攻击的危险。这时，机警的主人抓住一个空档，举起酒杯，提议为博爱干杯，然后打开一扇窗户，总算缓解了气氛。

那天夜里，这座城市戴上了首都的面具。五个年轻人在飘着香味的薄雾中，沿着斯蒂芬绿园散步。他们兴致勃勃地高声谈话，大氅从肩头垂下，晃来晃去。人们都给他们让路。在格拉夫顿大街的拐角处，一个矮胖子正在把两位漂亮女郎送上汽车，让另一个胖男人去照顾。车子开走了，矮胖子突然看到了他们这一伙。

——安德烈。

——是法莱！

接着叽叽喳喳一阵交谈。法莱是美国人。谁也弄不清他们在谈些什么。维隆那和里维埃尔的嗓门最大，但是大家都格外兴奋。他们上了一辆车，挤成一堆，又笑又闹。汽车从拥挤的人群边驶过，溶进柔和的色彩中，欢乐的铃声仿佛是音乐。他们在威斯特兰街搭上火车。杰米觉得，似乎是一眨眼的功夫，他们就走出金斯顿火车站了。检票员是个老头，对杰米表示欢迎道：

——晚上好，先生！

那是一个静谧的夏夜；海湾像一面黑乎乎的镜子，躺在他们脚下。他们手挽着手朝海湾走去，齐声高唱《军校学员鲁塞尔》，每唱一句就跺一跺脚：

——嗨！ 嗨！ 嗨嗨，对啦！[1]

---

① 原文是法语。

在船台旁，他们上了一只舢板，朝那艘美国游艇划去。那里将备有晚餐，音乐，纸牌戏。维隆那用令人信服的口吻说：

——真美啊！

舱房里有一架游艇专用钢琴。维隆那为法莱和里维埃尔弹奏了一曲华尔兹，法莱扮骑士，里维埃尔扮淑女，捉对儿起舞。然后大家跳起即兴方阵舞，摆弄出许多别出心裁的舞姿。好快活啊！杰米也在起劲地跳着。至少这是在见世面啊。后来，法莱累得喘不过气来了，大叫："停下！"一个侍者端上清淡的晚餐，年轻人坐下来，象征性地吃了一点。他们喝酒倒是很开怀：这是波希米亚的狂放风格。他们为爱尔兰，英格兰，法国，匈牙利和美利坚合众国干杯。杰米作了发言，很长的一通演说，每当他停顿一下，维隆那就喊道：说得好！说得好！他落座后，只听掌声热烈。这番演说肯定不错。法莱拍拍他的后背，纵声大笑。多快活的一群小伙子！他们是多好的伙伴啊！

玩牌！玩牌！饭桌撤清了。维隆那悄悄回到钢琴边，为大家即兴演奏。其余的人一盘接一盘地赌着，无所顾忌地完全沉浸在这种冒险游戏中。他们为红桃皇后和方块皇后的健康干杯。杰米隐约感到缺少观众的捧场：大家的智力交锋着实精彩。牌越打越狠，钞票开始易手。杰米弄不清究竟谁在赢，只知道自己老是输。但这只能怪他自己，他常常把牌弄错，别人还得替他计算欠帐。他们都是些精力旺盛的家伙，杰米却盼望他们快点结束：夜已经越来越深了。有人提出为"新港之花"号游艇干杯，又有人建议来一盘大赌作为收场。

琴声已经停止；维隆那一定到甲板上去了。真是赌疯了！即将结束之前，大伙又干杯预祝好运。杰米明白，这一局是鲁斯和塞古昂之间的较量。多么惊心动魄啊！杰米也兴奋不已。当然，他肯定是输了。也不知到底写出去多少欠帐。大家都站了

起来，七嘴八舌，手舞足蹈，最后关头再耍点伎俩。鲁斯赢了。年轻人高声欢呼，震得船舱都在晃动。把纸牌收起来了。然后他们按各自的所得开始收钱。法莱和杰米输得最惨。

杰米知道，天亮后他会后悔莫及，但此刻他很高兴终于可以休息了，很高兴昏暗的夜色可以暂时掩盖自己的愚蠢。他把胳膊撑在桌上，脸埋在双手里，数着太阳穴的扑扑跳动。这时，船舱的门开了，他看见匈牙利人站在门口灰色的曙光里：

——天亮了，先生们！

马爱农 译

两个风流哥儿

八月里，灰蒙蒙、暖洋洋的暮色降临城市，一缕缕温馨柔和的气息在大街小巷飘荡，令人想起夏日的时光。礼拜天是休息日，街道上个个店铺的百叶窗都关闭着，五颜六色的人群蜂拥往来。路灯宛如一颗颗晶莹的珍珠，在高高的电线杆顶上闪耀，照亮下面的芸芸众生。他们的影子不断变幻，朦胧的低语不绝于耳，久久地回荡在灰蒙蒙、暖洋洋的暮色中。

拉特兰广场的山丘上走下来两个小伙子。其中一位正要结束他的长篇独白。另一位走在小路边缘，由于同伴张手动脚的，他有时不得不走到马路上，却做出一副听得饶有兴味的样子。他身材矮胖，脸色红润。一顶快艇驾驶帽歪戴在脑边。他听着同伴的叙述，嘴角、鼻翼和眼梢在脸上作出各种变幻无穷的表情。他不断发出嗤嗤的笑声，且笑得身体前仰后合。他时时瞥着同伴的脸，眼里闪烁着狡黠而愉悦的神情。他像斗牛士一样把轻便雨衣搭在一个肩头，不时地整理一下。他的马裤，白色橡胶鞋，以及潇洒地搭在肩头的雨衣，都显示着青春朝气。然而他腰身滚圆，体态臃肿，灰白的头发稀稀拉拉，而且每当兴奋的表情消失后，脸上就显出憔悴来。

当他确信同伴的讲话已经结束，便无声地足足笑了半分钟，随后说道：

——嗬！……真是绝妙！

他的声音听起来底气不足，为了加强语气，他又诙谐地添上

一句：

——真是绝了，太稀罕了，可以说是天下少有，举世无双啊！

说完，他又严肃起来，不说话了。整个下午，他都在道塞特大街的一家小酒店里神聊海侃，现在舌头累得发僵。许多人认为莱内汉是个吸血鬼，尽管有这样的恶名声，由于他机敏乖巧，能言善辩，他的朋友们始终想不出招儿来对付他。他会大胆地闯进朋友们聚会的酒吧，机灵地先呆在外围，直到那些人邀他入伙喝上一巡。他终日游手好闲，肚里存着不少打油诗、谜语和各种逸事奇闻。他感觉迟钝，对随便什么侮辱都麻木不仁。谁也不知道他靠什么打发这困苦的日子，但有人猜测他可能在倒腾赛马彩票。

——我说，考利，你是在哪儿搞到她的？他问。

考利用舌尖飞快地舔了一下上唇。

——有一天晚上，伙计，他说，我正在贵妇街溜达，突然看见供水站的大钟下面站着个俏佳人儿，就去说了声晚上好，你知道这一套的。然后我们就在运河边逛了逛，她告诉我，她在巴高特大街给一户人家当女佣人。那晚上，我用胳膊拥着她，还使劲儿搂了搂。后来，下个礼拜天我们约好了见面，伙计。我们出城来到多尼布鲁克，我带她钻到田野里。她跟我说，她以前跟一个牛奶场的家伙好过一阵……。真够味儿，伙计。她每晚带香烟给我，还管付来回车钱。有天夜里，她还带给我两支绝对高级的雪茄——嗬，真带劲儿，你知道，就是老家伙过去抽的那种……唉，伙计，可我担心她会怀上孩子。她的鬼点子倒是蛮多的。

——她没准儿以为你会娶她，莱内汉说。

——我跟她说过我没工作，考利说。我告诉她我在皮姆那儿干。她不知道我叫什么。我是个粗人，不跟她说这个。她还认为我满有些风度呢，你知道吧。

莱内汉又不出声地笑了。

——从没见过这么好的妞儿，他说，真是个尤物儿。

听见这句赞美，考利把步子迈得更大。他魁梧的身子大摇大摆，逼得同伴一会儿跳上马路，一会儿蹦回小径。考利是警察局巡官的儿子，继承了父亲的身材和步态。他走起路来腰杆笔直，双手贴在身体两侧，脑袋左摇右摆。他的脑袋又大又圆，油光锃亮，一年四季都在冒汗。那顶大圆帽子歪戴在头上，活像从一个灯泡里长出另一个灯泡。他走路总是目视前方，仿佛是在游行，如果他想目送街上某人，必须从臀部开始转动身体。眼下他在城里闲荡，每当有个职位空缺，总有朋友拚命鼓动他去干。人们经常看到他和便衣警察走在一起，谈得很投机。他知道好多事情的内幕，还喜欢下最后结论。他自说自话，根本不听同伴们怎么讲。他多半是谈他自己：他跟某人说了什么什么，某人又跟他说了什么什么，他又说了什么什么才把事情了结。当他把这些对话告诉别人时，他总是学着佛罗伦萨人的做法，把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发成送气音。

莱内汉递了一支雪茄给他的朋友。两个年轻人继续穿过人群朝前走，考利偶尔转身朝一些过路的姑娘笑一笑，莱内汉却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月晕环绕的朦胧的圆月。他专注地望着灰蒙蒙的薄暮掠过它的表面。过了好久，他才说：

——对了……告诉我，考利，我想你准能得手，是不是？

考利意味深长地闭起一只眼睛，算作回答。

——她会乐意吗？莱内汉半信半疑地问。女人总让人捉摸不透。

——她没问题，考利说。我知道怎么才能说动她，伙计。她有点儿迷上我了。

——你是风月场上的老手嘛，莱内汉说。名符其实的老手！

他的卑躬屈膝的神态中含有一丝嘲讽。为了保全面子，他总是在奉承话里带点儿讥讽的腔调。不过考利心思较粗，听不出来。

——泡个好女佣还不是小菜一碟，他不容置疑地说。信不信由你。

——你把她们都玩够了，莱内汉说。

——起先，我泡妞儿，你知道吗，考利推心置腹地说；那些南环路的妞儿。那会儿我带她们出去玩儿，伙计，乘电车兜风什么的，都是我买的票，要不就带她们去听吹奏乐，上剧场看戏，还给她们买巧克力、糖果什么的。那会儿我在她们身上可没少花钱，他刻意加上一句，好像生怕别人不相信。

莱内汉却深信不疑；他一本正经地点点头。

——我知道那一套，他说，傻瓜才玩那一套。

——真该死。我总算脱身了，考利说。

——没错，莱内汉说。

——那些妞儿中只有一个例外，考利说。

他用舌头润润上嘴唇，在上面舔了一遍。想起往事，他眼睛都亮了。他也凝望着几乎被薄云遮掩的淡淡圆月，仿佛陷入沉思。

——她真是……有点儿不赖，他追悔地说。

又是沉默，然后他接着说：

——她现在成了妓女。一天夜里我看见她和两个家伙坐在车里，在伯爵大街上兜风。

——我想那准是你害的吧，莱内汉说。

——在我之前还有别人呢，考利不动声色地说。

这次莱内汉不由地产生怀疑。他摇摇头，笑了。

——你知道的，你骗不了我，考利，他说。

——绝对不假！考利说，不是她亲口对我说的吗？

莱内汉摆出一个悲剧式的姿势。

——欺骗朋友，多么可耻！他说。

他们经过三一学院的栏杆时，莱内汉跳到马路上，抬头望了一下大钟。

——过了二十分钟，他说。

——时间还够，考利说。她会在那儿的。我总让她白等一会儿。

莱内汉轻声笑了。

——妙！考利，你对她们确实有一手，他说。

——她们那些小花招蒙不了我，考利承认。

——你跟我说说，莱内汉又说，你真能保证你能搞成？你知道，这是桩棘手的事。在那个问题上，她们可不大好说话，是不是？……呃？

他那双明亮的小眼睛在同伴脸上探寻，看他是否确有把握。考利把脑袋摇来摆去，像要赶走一只纠缠不放的小虫子，而且他的眉头也皱了起来。

——我会办成的，他说。你就别操心了，好吗？

莱内汉不作声了。他不想惹朋友发脾气，然后被臭骂一顿，说他的劝告一钱不值。得来点技巧才行。不过，考利的眉头很快又舒展了。他的思路又转到其他的事情上。

——她是个正派的俏美人儿，他赞赏地说，真的，没错儿。

他们沿纳撒大街走着，然后转到基尔达大街。在离俱乐部门廊不远的人行道上，一个弹竖琴的人正在卖艺，四周围着一小圈人在听。他信手拨弄琴弦，不时瞟一眼每一个新来的听众，间或懒洋洋地瞥一下天空。他的竖琴尽管琴罩脱落了一半，却和主人一样，似乎对陌生人的目光和主人的双手都已厌倦。竖琴

手用一只手在低音部弹出《请安静，哦，摩伊尔》的旋律，另一只手随着每节曲调在高音部飞快地滑动。颤动的乐曲听上去低沉浑厚。

两个年轻人一言不发地在街上走着，凄婉的琴声在身后回荡。来到斯蒂芬绿园，他们穿过马路。这里，车水马龙，灯光闪耀，人群络绎不绝，打破了他们的沉默。

——她在那儿呢！考利说。

休姆大街的拐角处站着一位年轻女子，身穿蓝色衣服，头戴白色水手帽。她站在路边的栏石上，一只手挥动着一把阳伞。莱内汉顿时来了精神。

——我们在一旁瞅瞅她，考利，他说。

考利朝同伴白了一眼，脸上露出不快的冷笑。

——你想在我这儿插一脚？他问。

——该死的！莱内汉大着胆子说。我不用你给我介绍，我只想看她一眼，不会把她吃了。

——哦……看她一眼？考利说，语气缓和下来。好吧……你听我说，我过去跟她说话，你就从旁边走过去。

——这还差不多！莱内汉说。

考利一条腿刚迈过路栏，莱内汉又嚷了起来。

——然后呢？我们在哪儿碰头？

——十点半，考利答道，把另一条腿也迈了过去。

——在哪儿？

——梅里恩大街的拐角上。我们会回来的。

——好好干吧，莱内汉向他告别。

考利没答话。他悠闲地穿过马路，脑袋左右摆个不停。他那庞大的身躯，敏捷的步伐，以及皮靴踩在地上的橐橐声，都使他显示出征服者的气派。他走近年轻女子，连招呼也没打，就和

她聊开了。她手中的阳伞挥动得更快了，身体重心落在脚跟上，微微转动。有一两次他凑过去跟她说悄悄话，她笑出声来，低下头去。

莱内汉注视了他们几分钟，便沿着路栏快步走了一段距离，然后穿过马路。当他走近休姆大街的拐角时，立时闻见空气里飘着浓郁的香气，便赶紧端详一下那年轻女子的模样儿。只见她穿着礼拜天的盛装，蓝色的哔叽裙，腰部束着根黑皮带，那颗硕大的银带扣好像正压在她身体的中心，如一枚夹子钳住她薄薄的白衬衫。她还套了一件黑色短外衣，上面有几粒珍珠母钮扣和一道破旧的黑色长毛围领。她刻意把薄纱披肩的两端散开，胸口别着一大簇红花，花梗儿朝上。莱内汉赞赏地看着她矮胖而壮实的身材。她胖乎乎的两颊红扑扑的，一双蓝眼睛大胆坦率，整个脸上闪耀着率直、粗犷和健康的光泽。她的五官长得很粗，两只大鼻孔，一张阔嘴巴，当她心满意足地斜眼送秋波时，便咧开嘴巴，露出一对突出的大门牙。莱内汉从他们身旁走过时，脱帽致意，过了大约十秒钟，考利草草地抬起手，心不在焉地把歪戴的帽子换了个角度，算是对他的回答。

莱内汉一直走到谢尔布尔纳旅馆，才停下来等待。等了一会儿，他看见他们朝他走来。他们向右拐弯时，他尾随其后，白色橡胶鞋轻轻踏在地上，沿着梅里恩广场的一边往前走。他缓缓走着，按他们的速度迈着步子，他看着考利不停地将头转过去，凑向年轻女子的脸，活像一个在枢轴上转动的大圆球。他盯着那对男女，直到看见他们登上开往多尼布鲁克的电车，才转过身来，沿来路往回走。

他现在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面容便显得有些苍老，欢乐的神情荡然无存，走过公爵草坪时，他任凭自己的一只手在栅栏上拂过。竖琴艺人演奏的乐曲支配着他的动作，他的脚步轻轻地

踩着拍子，手指随着每一节曲调懒洋洋地敲过栅栏，像在演奏变奏曲。

他漫无目的地绕着斯蒂芬绿园徘徊，然后沿着格拉夫大街溜达。尽管他的眼睛看到过往人群的各种嘴脸，但目光却显得忧郁。他觉得别人为吸引他而刻意去做的一切都很无聊。女人朝他丢媚眼，鼓励他大胆行动，他却不予理会。他知道他必须费好些口舌，编出故事，逗人开心，而现在他已口干舌燥，大脑迟钝，力不从心了。离与考利碰头还有几个小时，如何熬过这段时光呢，他有些发愁。除了不停地走，他想不出什么好法子。走到拉特兰广场的拐角处，他向左拐弯，来到黑暗寂静的街道，觉得舒坦多了，这里阴郁的气氛正符合他的心境。最后，在一家很不起眼的商店的橱窗前，他停住脚步。橱窗上方印着“提神酒吧”几个白色的字，橱窗玻璃上龙飞凤舞地写着“姜啤酒”和“姜汁酒”。橱窗里，一块切开的火腿陈列在一只蓝色大盘子里，旁边还有一个小盘子，里面是薄薄一层葡萄干布丁。他专注地看着这些食物，片刻之后，警惕地望望街道两边，迅速钻进小店。

他饥肠辘辘，从早上到现在，除了他请求两位小气的牧师带给他的那几块饼干，他什么都没吃。他在一张未铺桌布的木桌旁坐下，对面是两个女工和一个机修工。招待他的是一个邋里邋遢的姑娘。

——一盘豌豆多少钱？他问。

——一个半便士，先生，那姑娘说。

——来一盘豌豆，他说，再来一瓶姜啤酒。

他故意粗声大气地说话，破坏自己斯文的风度，因为他刚才进来时，别人都好奇地停止了谈话。他脸上发热，为了显得自然一些，他把帽子往脑后推了推，胳膊肘撑在桌上。那个机修工和两个女工把他从头到脚仔仔细细地端详了一番，才又压低声音

接着聊天。那女招待给他端来一盘加了醋和胡椒粉的热气腾腾的豌豆，还给了他一把叉子和一瓶姜啤酒。他贪婪地吃着，发现味道真不错，便在脑子里记住这家店子。豌豆吃完了，他啜着姜啤酒，小坐片刻，想着考利的艳遇。在想象中，他仿佛看见那对情人漫步在一条幽暗的路上；他依稀听见考利用低沉的声音大献殷勤，又看见那年轻女郎撇嘴媚笑。这幻景使他深深感到自己的穷困潦倒。他一直四处游荡，玩诡计，耍花招，在困苦中求生。到十一月他就三十一岁了，难道就永远找不到一个好工作？永远没有一个自己的家？他想，如果坐在暖融融的炉火边，面前摆着美味佳肴，该有多么惬意。他和朋友们、女人们在街上游荡够了。他知道那些朋友都是什么货色，也清楚那些女人的底细。他经历得太多，已变得愤世嫉俗，可是并没有万念俱灰。现在酒足饭饱，他感到比先前好受一些，不再那么厌倦生活，也不再那么没精打采了。只要碰上一位心地单纯、稍有积蓄的好姑娘，他或许可以安定下来，建立一个舒适的小家庭，过幸福的日子。

他付给邋遢姑娘两个半便士，走出小店，又开始闲逛。他来到凯普尔大街，向市政厅走去，然后又转入贵妇街。在乔治大街的拐角上，遇到两个朋友，便停下来聊天。他走累了，很高兴能歇歇脚。朋友们问他有没有见到考利，近况如何。他回答说，他这一天都和考利在一起。朋友们很少说话，只是漫不经心地望着人群中的一些人，不时挑剔地评论一句。一个朋友说，他一小时前在韦斯特莫兰大街看见麦克，于是莱内汉便说，他昨天晚上还和麦克在伊根酒吧呆过。那个在韦斯特莫兰大街看见麦克的年轻人又问，麦克真的在台球赛中赢了一些钱吗？莱内汉说不知道。他说，在伊根酒吧，霍洛汉请他们喝酒来着。

十点差一刻，他离开朋友们，沿着乔治大街溜达。在都市商场往左拐，一直走到格拉夫大街。这时，成群的姑娘小伙已渐渐

稀少。走在大街上，只听见一簇簇人群和一对对恋人在互道晚安。他一直走到外科医学院的大钟前，正好钟敲十点。他怕考利很快回来，便加快脚步，沿着绿园的北边匆匆走去。来到梅里恩大街的拐角处，站在路灯的阴影里，从他保存的香烟里抽出一支点燃，便靠在路灯杆子上，眼巴巴地望着考利和年轻女子来的方向。

他的脑子又转动起来，猜想考利干得是否顺手。不知道他是否已经问过她了，还是留待最后一刻。他设身处地分担着朋友的痛苦和激动，感同身受。但是想到考利那慢悠悠晃动脑袋的样子，他又平静下来：他相信考利准能得手。突然，他想到考利可能从另一条路送她回家，把他撇下了。他用眼睛在街上搜寻，不见他俩的踪影。可是从他在外科医学院看到大钟起，肯定有半小时了。考利当真会那么干？他点燃最后一支烟，焦躁地抽着，睁大眼睛注视着停在远处广场一角的每辆电车。他俩准是从另一条路回家了。香烟的纸破了，他骂一声，把烟丢在路上。

突然，他看见他俩朝他这边走来，心头一阵欣喜。他紧贴路灯杆子，拚命想从他们的步态中看出事情的结果。他们走得很快，年轻女子敏捷地踏着小碎步，身边的考利大步流星。他们似乎没有说话。一种预感像针尖一样刺痛了他。他想考利要失败了，没戏了。

他俩拐上巴高特大街；他赶紧跟上去，走另一条人行道。他们停下，他也站住脚步。只见他俩谈了一会儿，那年轻女子便踏着台阶走进一家宅院，考利仍然站在离门阶不远的小路边缘。几分钟过后，前厅的门被小心地慢慢打开，一个女人从门阶上跑下来，一面咳嗽着。考利转身朝她走去。他宽阔的身影遮住了她，不一会儿，她又出现了，跑上门阶，进屋关上了门。考利朝斯

蒂芬绿园快步走去。

莱内汉朝同一方向跟去。天空飘下几滴细雨，在他看来这也是不祥之兆。他回头瞥一眼那女子进去的房子，确信没有人注意他，便迫不及待地穿过马路。他心里焦急，又跑得太猛，便有点气喘吁吁。他大声喊道：

——喂，考利！

考利回头望望，看谁在叫他，随后又像原先那样迈开了步子。莱内汉在后面奔跑，一只手把雨衣披到肩上。

——喂，考利！他又喊。

他终于追上了伙伴，用犀利的目光盯着那张脸看，却什么也看不出来。

——怎么样？他问。成了没有？

这时，他们已经走到埃利广场边上，考利仍然不答话，径自向左拐弯，走进一条小街。他的表情镇定、严肃。莱内汉竭力跟上朋友，不安地喘着粗气。他满腹疑惑，用逼迫的口吻追问：

——你就不能对咱说说？他说。到底跟她提了没有？

考利在第一盏路灯下停住，目光恶狠狠地瞪着前面。然后，他以一副庄重的架势向灯光伸出一只手，带着微笑，慢慢摊开手掌，让他的追随者看个仔细。掌心里，一枚小小的金币闪闪发光。

马爱农 译

寄 宿 公 寓

穆尼太太是屠夫的女儿。她是一个性格坚定的女人：相当有主见，办事果敢独行。她嫁给了父亲手下的工头，随之在春园附近开了一家肉铺。但是岳父一死，穆尼先生便开始堕落了。他酗酒、窃取钱柜里的现金；欠下了大量的债务。让他赌神罚咒改正也是白费力：过不了几天他必定故态复萌。他当着顾客的面打妻子，出售变质的肉，由此毁了生意。一天晚上，他竟拿着切肉刀去找妻子，她只得逃往邻居家睡觉。

此后他俩分居了。她去找神父，获准离婚，并取得孩子的抚养权。她不给他钱，也不管他的食宿，于是他只得去申请，想在行政司法长官手下谋个差使。他是个拱肩缩背的小个子，衣衫褴褛，整日价喝得醉醺醺的，脸色惨白，白胡子，白眉毛下面一双浑浊不清而布满血丝的小眼睛。他整天坐在副司法长官办公室里，等着派给他一份差事。穆尼太太是个身材高大、神色威严的女人，她用卖肉剩下的钱，在哈德威克街开了一家供应膳宿的寄宿公寓。公寓的一部分房客是流动的，主要是利物浦和马恩岛来的旅游者，偶尔也有表演歌舞杂耍的艺人。常住的房客主要是城里的职员。她对公寓管理有方，精明且严格，知道何时可以赊帐，何时应该苛刻，何时又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其自然。常住这里的年轻人都叫她“大妈”。

穆尼太太的年轻房客每星期付十五先令，包住宿和膳食（正餐上的啤酒和浓烈黑啤酒除外）。这些小伙子趣味爱好相投，因

此彼此间十分亲密。他们常一起议论谁可能成为同道，谁可能是外人。大妈的儿子杰克·穆尼是舰队街的一家事务所的职员，是个声名狼藉的浪子。他爱讲大兵的粗话，总是过了半夜才回家。他遇见朋友的时候，总有什么传闻告诉他们，因为他总是知道这类小道消息——诸如一匹赛马很可能获胜啦，一名杂耍艺人可能走红啦。他还很会玩棒球，唱滑稽歌曲。每到星期日晚上，穆尼太太的前客厅里经常举行联欢会。歌舞杂耍艺人表演节目；谢里登演奏华尔滋、波尔卡和即兴伴奏乐曲。波丽·穆尼，大妈的女儿，也为大家演唱。她唱道：

我是个……调皮姑娘。
你不必跟我装腔，
你知道我是啥样。

波丽是个身材修长的十九岁少女，长着一头浅色的柔发，一张丰满的小嘴。她的眼睛灰中带绿，跟人讲起话来习惯向上瞥视，使她看起来像个任性的女孩。起先穆尼太太把女儿送到一个谷物商办事处当打字员，但是在行政司法长官手下当差的那个名声不好的父亲每隔一天就往办事处跑，要求和女儿说几句话。见此情景，她又把女儿带回家，让她做家务。波丽生性非常活泼，因此妈妈有意让她同小伙子多多接近。再说青年人也喜欢身边有个年轻姑娘若即若离。波丽自然跟他们打情骂俏，但是穆尼太太是个精明的行家，心里清楚那些青年人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没有一个是认真的。就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等穆尼太太又想把波丽送回去打字时，她注意到波丽和一个青年人有点意思了。她盯着这对年轻人，一声不响。

波丽知道母亲在暗中注意她，不过好在母亲一直没说，其用

意是明白无误的。母女间没有公开的同谋，没有公开的协议，尽管公寓里的房客窃窃私语，开始议论这件风流韵事，穆尼太太依然不动声色，没有干预。波丽的举止变得有点别扭起来，那个年轻人显然也心神不安。最后，在认为时机成熟之时，穆尼太太干预了。她处理道德问题一如快刀砍肉，对这件事她早已心中有数了。

这是初夏一个星期日早晨，阳光明媚，预示着这天很热，但有清风徐来。公寓里所有的窗子都打开着，在抬起的窗扇下，网眼窗帘朝街道方向轻轻地鼓扬。乔治教堂钟楼上的钟声连响，教徒们或单独，或三三两两穿过教堂前的小广场，他们戴着手套，手里拿着经书，神情持重，沉默不语，表明他们是去做礼拜的。寄宿公寓里早餐已经结束，餐桌上杯盘狼藉，盘子里是一块块黄澄澄的蛋皮，零碎的咸肥肉和燻肉皮。穆尼太太坐在稻草秸编织的扶手椅里，看着女仆在收拾杯盘。她让玛丽把面包皮和碎面包拾起来，准备掺在星期二的面包布丁里。餐桌拾掇干净，碎面包收好，糖和黄油也放进柜子锁好后，她开始和波丽继续头天晚上的谈话。情况果真和她预料的一样：她当时问得爽快，波丽也答得很坦率。母女两人自然都有些尴尬。母亲尴尬是因为她不想在听到事实后就过于随便地表示认可，或者表现出默许的样子；而波丽尴尬，不仅因为一提到这种事总是使她一个女孩家感到害羞，而且因为她不想让母亲感到，在她表面的天真下，她已精明地猜透了母亲这种宽容态度后面的用意。

穆尼太太在沉思中恍惚意识到乔治教堂的钟声已经停止，本能地瞥了一眼壁炉架上的镀金小钟。十一点十七分：时间相当充裕，足够她与多兰先生谈这件事，然后到马尔巴勒街乘十二点的车。她有把握一准能赢。首先社会舆论在她一边：她是个受欺侮的母亲。她让他住在她的公寓里，以为他是个体面正派

的人,不料他竟辜负了她的好意。他三十四或三十五岁,因此年轻冲动已不能成为他的借口,而无知更不能成为他的饰言,因为他是个有些生活阅历的人。他就是利用了波丽的年轻、没有经验占了她的便宜:这是明摆着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他将作出什么赔偿?

干下这种事一定要作出赔偿。对男人来说这种事太占便宜了:享受了一时的快活,就溜了,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般;但姑娘可就吃大亏了。有的母亲拿到一笔钱就满足了,她听到过一些这样的事。但是她可不愿这么做。她认为,对她女儿的清白只能有一种赔偿:那就是结婚。

她又把手里的牌数了一遍,这才让玛丽上楼去请多兰先生,说房东太太想跟他谈谈。她十分有把握,一定会赢的。他是个认真持重的年轻人,不像其他人那么行为放荡,大叫大嚷。如果对方换了谢里登先生,米德先生或是班塔姆·莱昂先生,那她可要难办得多了。她认为他不希望将此事弄得众所周知满城风雨的。公寓里的房客对这件风流韵事多少都有耳闻,有的人对细节还添油加醋。此外,他在一个有名的天主教徒的葡萄酒商办事处工作了十三年,若此事传扬出去对他不利,弄不好还会丢掉饭碗呢。当然,如果他同意了,那一切都好说,她知道他薪水收入可观,估计他还有些积蓄。

差不多十一点半了!她站起身来,在穿衣镜里对镜审视了一番。她那张面色红润的大脸盘上一副坚决果断的神色,她深感满意。她想到一些她认识的母亲,她们无法把女儿嫁出去。

这个星期日的早上,多兰先生实际上一直焦虑不安。他两次拿起剃刀刮胡子,每次都因为手直打哆嗦只得停下。红兮兮的胡子三天没刮了,长满了嘴巴周围。每两三分钟一阵水汽蒙上镜片,他不得不拿下眼镜,用手帕擦干净。回想起前一天晚上

的忏悔，他不禁痛苦万分。神父从他嘴里将这件事每一个荒唐的细节都了解去了，最后夸大其词说他罪孽深重，以致他对于向他指明的赔偿机会感谢涕零。伤害已经造成了。除了娶她为妻或者逃走，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他无法无动于衷地生活下去。这种事肯定会传得满城风云，他的老板肯定会有所风闻的。都柏林是个小城市，每个人都知道别人的事。神思恍惚中，他仿佛听到年迈的利昂纳德先生那尖厉的声音："请叫多兰先生来。"此时他只觉得自己的心激烈地跳动，简直要跳到嗓子眼里了。

他付出这么多年的辛苦全白搭了！他长期以来矻矻终日、克尽厥职的声誉都化为流水了！当然，作为一个青年人，他有过放荡的生活。他曾在酒馆里吹过，说他自己思想自由，不相信天主的存在。但这一切都过去了，几乎……都完了。他每星期买一份《雷诺新闻》，可是他依然遵守教徒的教规，一年中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过着正经生活。他有钱，足以成家了；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家里人会看不起她。首先，她的父亲名声不好，其次她母亲的这家寄宿公寓也不太体面。他有个感觉，他这是上当了。他能想象朋友们都在窃窃私语，议论他这件事，都在嘲笑他。她是有些俗气；有时她说："我明白"，或者"要是我早知道的话"。[①] 但是，如果他真心爱她，语法错误又有什么要紧？按照她的行为，他决定不了自己是喜欢她呢还是轻视她。当然，这事儿他也干了。他的直觉告诉他，不要结婚，应保持自由身。俗话说：人一旦结婚，就算完了。

他穿着衬衣，长裤，不知所措地坐在床边上，正在此时，她轻

---

① 此句前半部分原文为 I seen，语法语音皆有错，应为 I see，意为"我明白了"。后半部分原文为 If I had've known，语法不对，应为 If I had known，意为"如果我已知道的话"。

叩房门后走了进来。她把一切都告诉了他，说她已向母亲坦白了他们的关系，还说她母亲这天早上要跟他谈谈。她哭着，胳膊搂住他的脖子，说道：

——哦，鲍勃！鲍勃！我该怎么办呢？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她说她真想一死了事。

他软弱无力地安慰着她，让她别哭，一切都会没事的，别害怕。他感觉到她的胸脯贴着他的衬衣，激动地起伏不定。

这件事的发生，其实不全是他的过错。凭着单身汉特有的好记性，他记得很清楚，开始时一切都是不经意的，她的衣服、她的气息和她的手指无意中给予了他一种抚爱。后来，有一天晚上，很晚了，他正脱衣服准备睡觉，她怯生生地轻叩他的房门。她的蜡烛被一阵风吹灭了，她想来借他的烛光重新点燃。那天她刚好洗澡。她穿着一件宽松的开襟精梳印花法兰绒外衣。她那雪白的脚背在毛拖鞋里闪着亮光，散发着芳香的肌肤下面热血激荡。在她点燃蜡烛，稳住它时，从她的双手和手腕上飘散出一股淡淡的幽香。

后来，每当他深夜归来，她总是给他热好晚餐。夜深人静，公寓里人人都已安睡，他吃着晚饭，可不知道自己在吃些什么，只感觉到她在自己身旁。她是多么关怀体贴啊！如果哪天天气寒冷，或者刮风下雨，她一准给他备下一小杯潘趣酒。也许他们一起生活会幸福的……

他们经常各自拿着蜡烛，一起蹑足上楼，在第三个楼梯平台处难舍难分地互道晚安。他们常常接吻。他清晰地记得她的双眸，抚摸她手时的快感和他的欣喜若狂……

但是若狂的兴奋过去了。他重复她的话，问着自己：我该怎么办呢？单身汉的本能警告他该激流勇退。但是罪孽已经犯下，连他的荣誉感都告诉他必须为此作出赔偿。

他与她并肩坐在床边时，玛丽来到门口，说女主人想在客厅里见他。他站起身来，穿上背心、外套，更加感到一筹莫展了。但他穿好衣服后，仍走到她身边安慰她。不要紧的，不用害怕。他去了，留下她扑在床上哭泣，轻轻地呻吟："哦，我的主啊！"

走下楼梯时，他的镜片上又满是水气，变得模糊不清，他只得放下眼镜，擦干净。他巴不得能拔地而起，穿过屋顶，飞往他国，再也听不到任何麻烦。然而有一股力量推着他一步步往下走。他的雇主和大妈这两张严厉的脸盯视着他这副尬尴的模样。在最后一段楼梯上，他和杰克·穆尼交叉而过，杰克刚从食品储藏室拿了两瓶巴斯牌酒上楼。他俩冷冷地招呼了一下。这位情郎的目光在那张斗牛狗般凶狠的脸和两条粗壮的胳膊上停了瞬间，走到楼梯底下时，他又回头向上瞥了一眼，看到杰克正从转角的房门口盯着他。

蓦地，他想起来了，有一天晚上，杂耍剧场的一个艺人，伦敦人，是个金发碧眼的小个子，曾相当随意地含沙射影调笑波丽。杰克听了暴跳如雷，联欢会几乎被迫中断。大家都使劲劝他消消气。那个杂耍艺人，脸色比平时更苍白，始终赔着笑脸，说自己不是故意恶心人，但是杰克仍不住地对他大吼乱叫，说要是哪个家伙想对他妹妹玩那种游戏，他决不客气，他会咬断他的喉咙，他可是说到做到的。

波丽坐在床边哭了一会儿。然后她擦干了眼泪，走到镜子前，她把毛巾的一端在水罐里蘸了一下，用冷水抹抹眼睛，清醒一下。她看着镜中自己的侧面，将耳边头发上的发卡重新别好。随即又走回床前，坐在床脚这边。她长久地凝望着枕头，一看见它们便唤起了心中最隐秘而欢愉的回忆。她把脖子靠在阴凉的铁床架上，陷入了沉思。她的脸上再也没有一丝幽忧神色。

她耐心地几乎是欢快地等待着，毫不惊慌，逐渐地她的回忆让希望和对未来的憧憬取代了。她的希望和憧憬是那样扑朔迷离，使她一时对目光凝注的白枕头视而不见了，而且也不再记得自己在等待着什么了。

终于她听到母亲在叫她。她猛地跳起身来，奔向楼梯扶手处。

——波丽！ 波丽！

——哎，妈妈，什么事?

——下来，亲爱的，多兰先生想和你谈谈。她这才想起自己一直在期待着什么。

柯 茗 译

薄　　雾

八年前，他在北沃尔为朋友送行，祝他一路平安。加拉赫发迹了。你一看见他那云游四方的派头、剪裁得体的花呢服装以及口无遮拦的腔调，就能明白这一点。很少有人具备他那样的才能，更少有人能够在这样的成功面前依然故我。加拉赫把心用在了该用的地方，他理当成功。交上这样一位朋友他算没有白活了。

自打吃过午饭，小钱德勒一直想着他与加拉赫的会面、加拉赫的邀请和加拉赫所生活的那个了不起的城市伦敦。他被叫作小钱德勒，是因为虽然他只比平均身高稍矮一点，却总让人觉得他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他的手又白又小，身架单薄，声音细小，举止文雅。他极为关心他那柔软光滑的漂亮头发和小胡子，手帕上也总忘不了洒上香水。他那月牙形的指甲修剪得尽善尽美，他启齿微笑的时候你能瞥见一排孩子般的白牙。

他坐在国王旅馆的办公桌旁，思索那八个年头带来了什么变化。他认识的这位一幅穷酸相的朋友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伦敦新闻界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他经常停下手中令人生厌的写作，凝视着办公室窗外的世界。晚秋夕阳的光辉洒满了草地和人行道。它往那些邋遢的护士和在长椅上打盹的羸弱老人身上轻轻地撒下一抹金色的纤尘。它在所有活动着的身影上闪烁——尖叫着沿着碎石路奔跑的孩子们和每个穿过花园的人。他望着这一景物，思索着人生，(正如他思索人生时总会发生的情

形)他渐渐悲从中来。一缕淡淡的忧郁笼罩了他。他感到与命运抗争是多么没有用处,这正是岁数留给他的智慧的负担哪。

他想起家中摆在书架上的那些诗集。他还是单身过日子时买下了它们,有多少夜晚他坐在过厅旁的那间小屋子时,总禁不住诱惑从书架上拿下一本诗集为妻子朗诵几首。但是他总是因为羞怯而退缩;因此书仍然摆在书架上。他有时背诵诗句给自己听,这使他得到了些许慰藉。

他预定的钟点敲响时他站了起来,归置一下办公桌并和同事打了一声招呼。他出现在国王旅馆那个封建的拱形门口,一个整洁而谦和的身影,飞快地沿着亨里埃塔大街走去。金色的落日愈见西沉,空气变得寒浸浸的。一群脏兮兮的孩子散布在街上。他们在马路上或站或跑,或者爬上洞开的大门前的台阶上,或者像耗子一样蹲在门槛上。小钱德勒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上。他轻灵地穿过所有那种如小小寄生虫生活的住地,在都柏林旧贵族曾在其中大摆阔气的阴森可怖的公寓阴影下匆匆穿行。往昔的记忆没有触动他,因为他的内心充满了眼前的欢乐。

他从未光顾过科利斯酒家,但是他知道这个名字的份量。他知道人们从剧院出来要到那里品尝牡蛎,豪饮烈酒;他还听说那里的侍者全讲法语和德语。夜晚从那里匆匆走过时他曾见过门前马车云集,浓装艳抹的女士由大献殷勤的男人陪伴着下了车,飞快地走了进去。她们穿戴得花枝招展,长长短短的外衣裹了一层又一层。她们往脸上扑满了香粉,双脚接触地面时用手提起裙子,个个像受惊的阿塔兰特①。他过去总是头也不回地一走了之。即使光天白日,他也习惯在街头快步行走,一旦他在城里走夜路,就会迫不及待格外亢奋地匆匆赶路。然而有时候,

① 希腊神话一女神,以捷足善走而著称。

他自己招致了许多担惊受害的原因。他选择了那种最黑最窄的街道，壮起胆子朝前走，静寂中传得很远的脚步声使他难受，游荡的悄无声息的人影也使他难受，偶尔传来的一阵低沉飘忽的笑声又使他像一片叶子那样颤抖。

他向右拐，走进卡佩尔大街。伊格内修斯·加拉赫跻身于伦敦新闻界！八年前，谁会想到这种可能性？但是，既然他回顾过去，小钱德勒就能够想起他的朋友前程远大的许多迹象了。人们常说伊格内修斯·加拉赫放浪形骸。是的，他那时确实和一群放荡不羁的家伙混在一起，暴喝暴饮，债台高筑。结果，他卷进了某桩见不得人的事件——某桩金钱交易里：至少这是有关他逃之夭夭的说法之一。但是没有人否认他的才能。伊格内修斯·加拉赫身上总有某种……某些事情让你不由自主地留下印象。即使他让钱逼到捉襟见肘、穷途末路的境地，也能保持一副依然故我的面容。小钱德勒想起(回忆使他的脸颊出现了一层淡淡的骄傲的红晕)伊格内修斯·加拉赫处于困境时说过的一句话：

——伙计们，现在时间刚刚过半，他常常轻松愉快地说，我那善于思考的脑袋哪儿去了？

这就是伊格内修斯·加拉赫的高招；该死的，你还只有佩服他的份儿。

小钱德勒加快了步伐。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比他超过去的人们有优越感。他的心灵第一次厌恶卡佩尔大街的单调粗俗。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你想成功，你就得离开。在都柏林，你一事无成。穿过格拉顿大桥的时候，他俯瞰流向下游码头的河流，油然可怜起那些破破烂烂的房屋。在他看来，它们似乎是一群流浪汉，在岸边挤成一团，陈旧的外衣落满了灰尘和煤灰，愣愣怔怔地看着落日的景观，等待着夜晚第一阵寒气提醒他们站起来，抖抖身子，走下去。他纳闷儿他是否能写一首诗抒发

一下他的情感。加拉赫或许能够为他把诗弄到某家伦敦报纸发表了。他能够写出某些富有独创性的诗篇来吗？他无法肯定他想表达的确切思想，但是诗一般的时刻触动了他，这一念头像崭新的希望那样使他跃跃欲试。他勇敢地向前走去。

他每迈一步都向伦敦靠得更近，离自己清醒而无诗意的生活更远。一线光明开始在他心灵的地平线上跳跃颤动。他还不太老——三十二岁。人们可能说他的气质刚刚成熟。有如此多的不同情绪和感受他希望在诗中表达。他觉得它们就在心中。他试图掂量一下自己的灵魂，看它是否是诗人的灵魂。他想，忧郁是他气质的主要基调，那是一种受到信仰、服从和纯朴欢乐反复锤炼的忧郁。如果他能够在一本诗集中表达这种忧郁，人们也许会听一听的。他绝不会广受欢迎：他明白这一点。他不能够左右大众，但是他可能吸引有同样心境的少数人。英国的评论家或许会因为他诗中的忧郁情调而认为他是凯尔特学派①的一员；除此之外，他还会在诗中使用引喻。他开始根据他的诗集会得到的评论臆造词句：钱德勒先生具有诗句优美流畅的天赋……一种沉思的悲哀渗透在字里行间……凯尔特语的格调。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名字爱尔兰色彩不够浓。若把母亲的名字放在姓氏前也许会更好些：托马斯·马隆·钱德勒，或者这样写更有效果：T·马隆·钱德勒。他将会对加拉赫谈到这一点。

他一味热烈地想入非非，错过了那条街，不得已往回走。快到科利斯酒家时，他过去的那种焦急又开始左右他，他犹豫不决地在门前停了下来。最后他还是开门走了进去。

酒吧的灯光和嘈杂使他在门口停留了片刻。他环顾四周，

---

① 爱尔兰的地方语，为凯尔特人的后裔所用，这里泛指爱尔兰，表现一种民族情绪。

眼前斛光交映灯红酒绿的景象使他乱了方寸。他似乎看见酒吧挤满了人,觉得人们正好奇地打量他。他迅速扫视左右(他微皱双眉以示他大任在肩),但是等他心清眼明时,才看清楚根本没人转过头来看他:毫无疑问,伊格内修斯·加拉赫在那里,背靠柜台,两脚叉得很开。

——喂! 汤米,老伙计,你来了! 怎么样啊? 喝点儿什么? 我在喝威士忌:喝这东西可比喝水好。苏打水? 锂盐矿泉水? 不要矿泉水? 我也一样。破坏味道……喂,堂倌①,给我们来两个半杯麦芽威士忌,伺候得热热乎乎的啊……喂,打我上次见到你,你过得怎么样啊? 天哪,我们老得多么快呀! 你看出我的老相了吧? ——嗯,是不是? 白发,谢顶——是吧?

伊格内修斯·加拉赫摘下了帽子,露出一个头发剪得很短的大脑袋。他面带倦容,脸色苍白,脸刮得很干净。他那浅蓝色的眼睛为他病态的灰白面容增色不少,在他系的鲜艳的橙色领带上面也显得熠熠有光。在这些不协调的特征里,嘴唇显得很长,轮廓不清,没有血色。他低下头,用两根怜惜的手指触摸着头上那缕稀疏的头发。小钱德勒摇了摇头,表示否定。伊格内修斯·加拉赫又戴上了帽子。

——新闻界的生活能把你整垮哟,他说,一天起来总是急急慌慌的找稿子呀,有时还找不到;还有总得往版面上增加新东西呀。哎呀,恨不得把校样和印刷工咒骂几天。我跟你说,我回到家乡打心里高兴啊。这对一个人大有裨益,有点度假的味道。自从又回到了亲切而肮脏的都柏林,我觉得好多了……酒来了,汤米。水? 要就言语一声。

小钱德勒用水把他的威士忌冲得非常淡。

---

① 原文为法语。

——你不懂什么东西对你有好处啊，我的朋友，伊格内修斯·加拉赫说，我喝我的纯酒。

——我通常很少喝酒，小钱德勒谦虚地说，会见什么老朋友了，临时来半杯就了不得了：就这点本事。

——啊，好好，伊格内修斯·加拉赫兴致勃勃地说，为我们、为往昔的时光和往昔的交情干杯。

他们丁丁当当地碰过杯，呷了一口酒。

——我今天见到了一些老朋友，伊格内修斯·加拉赫说，奥哈拉的情况似乎不好啊。他在干什么呢？

——什么也没做，小钱德勒说，他这人完了。

——不过霍根混得不错，是吧？

——是的，他在土地委员会。

——有一天晚上，我在伦敦见到了他，他看上去很阔气嘛。……可怜的奥哈拉！ 他喜欢喝几杯吧，我想？

——也干点其他的事情，小钱德勒简短地回答。

伊格内修斯·加拉赫哈哈大笑了。

——汤米，他说，我看你一丁点儿都没变嘛。你还是那个非常严肃的人，每当星期天早上我有令人头疼和有难言出口的事，你总是对我长篇大论一番。你应该到外面的世界走一走。你从来没有去过任何地方吗？一次旅行也没有？

——我去过马恩岛①，小钱德勒说。

伊格内修斯·加拉赫笑了起来。

——马恩岛啊！ 他说，去伦敦还是巴黎：当然要去巴黎啰。那也算你出了一次远门啊。

——你去过巴黎吗？

---

① 不列颠群岛一岛屿。在英格兰西北岸外，爱尔兰海上。

——我想我去过了吧。在那里长了点见识。

——巴黎真像人们说得那样美吗？小钱德勒问。

他啜饮了一口酒，伊格内修斯·加拉赫却猛地将酒一饮而尽。

——美？伊格内修斯·加拉赫说，他停在这个词上，品着酒的滋味，你知道，巴黎并不是尽善尽美。当然，它还是美丽的……但这是指巴黎的生活；这一点是重要的。啊，没有哪个城市像巴黎那样充满欢乐、活力和兴奋……

小钱德勒喝完他的威士忌，费了点儿劲才引起了酒吧侍者的注意。他又要了威士忌。

——我到过红磨坊①，酒吧侍者拿走了他们的酒杯时伊格内修斯·加拉赫继续说，我去过所有的波希米亚咖啡馆。酒劲好大哟！你这样的规矩人可受不了，汤米。

小钱德勒默然无语，一直等到酒吧侍者端着两杯酒回来：于是，他轻轻碰了朋友的酒杯，重复了刚才的祝酒辞。他开始觉得有点醒过劲儿来了。加拉赫的口气和表达自己的方式使他不快。他朋友的身上有某些他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庸俗东西。但是这可能只是在伦敦生活和对付新闻界的繁忙和竞争的结果。在新的庸俗举止下，原有的人身魅力倒还依旧。加拉赫毕竟享受了生活，见了世面。小钱德勒忌妒地看着他的朋友。

——巴黎的一切都是快乐的，伊格内修斯·加拉赫说，他们主张享受生活——你不认为他们是对的吗？如果你想地地道道地享乐一番，那么你必须去巴黎。有一点要提醒你，他们对那里的爱尔兰人怀有一种强烈的情感。他们听说我来自爱尔兰，恨不得把我吃掉。

---

① 巴黎著名的娱乐场所。

小钱德勒从杯子里一连呷了四、五口酒。

——请告诉我，他说，巴黎真像人们说的那样……不道德吗？

伊格内修斯·加拉赫用右臂作出了一个天主教徒的姿势。

——每个地方都是不道德的，他说，当然，你肯定会在巴黎找到热辣辣的小妞儿。比如，到学生的一个舞会看看。如果你愿意，放荡妞儿们开始荡起来浪起来，还真是有滋有味呢。你知道她们是什么东西吧，我想？

——我听说过她们，小钱德勒说。

伊格内修斯·加拉赫喝光了他的威士忌，不住地摇头。

——啊，他说，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好了。没有哪儿的女人像巴黎的女人——在风采上，在劲头上。

——那么说，巴黎是个不道德的城市，小钱德勒用一种怯生生的坚持的口吻说，我的意思是，与伦敦或都柏林作比较？

——伦敦！伊格内修斯·加拉赫说，半斤八两的事儿。你问一问霍根去，我的伙计。他在伦敦的时候我带他逛了逛 。他会让你开开眼界的……我说，汤米，别把威士忌当甜饮料喝嘛，干了。

——不行，真的……

——哦，来吧，再来一杯不会怎么样的，要点什么？还是威士忌，我想？

——喔……好吧。

——弗朗索瓦，再上同样的酒……你抽烟吗，汤米？

伊格内修斯·加拉赫拿出了他的雪茄盒。两个朋友点燃了雪茄，静静地喷着烟，直到酒端了上来。

——我会告诉你我的看法，伊格内修斯·加拉赫从他藏身的烟雾中好一会儿才显露出来，说，这是一个奇怪的世界。奢谈什

么道德败坏！我听说了一些事情——我在说什么来着？——我了解一些：道德败坏的……事情……

伊格内修斯·加拉赫沉思着吐出雪茄烟，接着，他用一种平静的历史学家的口吻，开始给他的朋友讲述一些国外盛行的腐败现象。他简要论述了很多首都的罪恶，似乎只对柏林说了些赞许的话。有些事情他不能断言（因是他朋友告诉的），但是另外一些事情他却有亲身经历。他没有回避等级和出身问题。他披露了欧洲大陆许多宗教机构的秘密，讲述了上流社会崇尚的一些习俗，最后，他还添枝加叶地述说了一个英国公爵夫人的故事——一个他知道确有其事的故事。小钱德勒听得目瞪口呆。

——啊，好了好了，伊格内修斯·加拉赫说，我们生活在这一潭死水的都柏林，哪会听到这种事情哟。

——在外面风光惯了，小钱德勒说，你一定觉得都柏林乏味透了！

——哦，伊格内修斯·加拉赫说，你知道，到这里走走是一种放松。正如人们所说的，这里毕竟是故乡啊，不是吗？你怎么对它也有某种感情。这是人的本性。……还是跟我谈谈你的情况吧。霍根告诉我你已经……品尝到了美满姻缘的幸福。两年以前，是不是？

小钱德勒红着脸笑了。

——是的，他说，我去年五月结的婚，十二个月了。

——我希望今天说出我最美好的祝愿还不算太晚，伊格内修斯·加拉赫说，我不知道你的地址，不然我会在你结婚的时候就这样做的。

他伸出了手，小钱德勒握住了它。

——好啊好啊，汤米，他说，祝你和你的妻子生活美满，老朋

友，祝你家趁万贯，长命百岁，除非我冲你开枪。这是一个真诚的朋友，一个老朋友的祝愿。你理解这一点吧？

——我理解，小钱德勒说。

——有孩子了吗？伊格内修斯·加拉赫问。

小钱德勒的脸又红了。

——我们生了一个孩子，他说。

——儿子还是女儿？

——一个小男孩儿。

伊格内修斯·加拉赫拍了拍朋友的背，声音很响。

——好啊，他说，真有你的，汤米。

小钱德勒笑了，不知所措地望着他的玻璃杯，用三颗孩子似的白门牙咬着下嘴唇。

——我希望你在回去之前和我们聚一个晚上，他说，我妻子见到你会很高兴的。我们可以听一会儿音乐，还——

——非常感谢，老伙计，伊格内修斯·加拉赫说，很遗憾，我们没有早些见面。可是明天晚上我必须走了。

——今天晚上，也许……？

——真是太对不起了，老朋友。你看我是和另外一个人到这里来的，他也是个聪明的年轻人，我们商定去参加一个小牌会。事倒是不多……

——噢，既然是那样……

——但是谁知道呢？伊格内修斯·加拉赫故作深沉地说，万事开头难，我明年也许会到这里小住。这还是一种不同的快乐呢。

——很好，小钱德勒说，下次你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好好聚一个晚上，现在就定了，行吧？

——好，就这么说定了，伊格内修斯·加拉赫说，我以名誉担

保[1],如果我明年回来的话。

——为达成协定,小钱德勒说,我们这就再来一杯。

伊格内修斯·加拉赫拿出一块大金表看了看。

——这是最后一杯吗?他说,因为你知道,我有个约会。

——噢,是的,当然,小钱德勒说。

——很好,那么,伊格内修斯·加拉赫说,让我们再来杯迪安多鲁[2]——一杯清淡威士忌的地道家乡酒,没错。

小钱德勒要了酒。刚才浮现在他脸上的红晕不再消退。少量的威士忌使他的脸始终是红的:现在,他觉得温暖和激动。三杯清淡威士忌已经上了头,加拉赫的烈性雪茄熏得他心慌意乱,这是因为他是一个文雅的和有节制的人。八年后与加拉赫会面,独自和加拉赫坐在科利斯酒家里,周围是灯光和嘈杂的声音,倾听加拉赫的故事,暂时分享加拉赫漂泊不定却取得成功的生活,打乱了他敏感天性的平衡。他强烈地感受到自己与朋友的生活差异,这于他似乎是不公正的。加拉赫的出身和教育都不如他。他确信他能做一些远比他朋友已做或能做的更好的事情,某些比不足挂齿的新闻行当高尚的事情,如果他有机会的话。是什么挡住了他的道路呢?他那倒霉的羞怯!他希望在某些方面证明一下自己,表现出他的男子气。在加拉赫拒绝了他的邀请之后,他明白了。加拉赫仅仅是出于友谊来和他赏光叙旧,一如他的惠顾为爱尔兰增光添彩那样。

酒吧侍者拿来了他们的酒。小钱德勒把一杯酒推给了他的朋友,不请自便地拿起了另一杯。

——谁说得准呢?他说着,两个人一起举起了酒杯,你明年

---

① 原文为法语。

② 原文为凯尔特语。

来的时候，我也许有幸祝愿伊格内修斯·加拉赫先生和夫人幸福长寿呢。

伊格内修斯·加拉赫正喝着酒，在杯子边缘上意味深长地挤了挤一只眼睛。酒落肚以后，他使劲咂了一下嘴唇，放下杯子说：

——这话难说哟，我的朋友。我首先要尽情享乐一番，体味人生，开开眼界，然后一头扎进女人的怀里——要是我愿意的话。

——有一天你会的，小钱德勒镇静地说。

伊格内修斯·加拉赫整了整他橙色的领带，蓝灰色的眼睛盯着他的朋友。

——你这么想吗？他说。

——你会一头扎进女人怀里的，小钱德勒不容商量地重复道，像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如果你能找到那位姑娘的话。

他稍稍加重了说话的口气，他知道他已经背叛了自己；但是，尽管脸颊上的红色越来越深了，他并没有在朋友的盯视下退缩。伊格内修斯·加拉赫定睛看了他片刻，然后说：

——假如发生这样的情况，你也许是在孤注一掷，别在这事上想入非非。我的意思是说与钱结婚。她应在银行里有大量存款，否则，她将于我无益。

小钱德勒摇了摇头。

——嗨，我的天呀，伊格内修斯·加拉赫十分来劲地说，你连这点也不明白吗？我只要说出这话，明天我就可以弄到那个女人和那些钱。你不相信这一点吗？喔，我明白了。成千的——我在说什么？——成千上万富有的德国和犹太女人，与钱一起烂掉了，那才只有高兴的份呢……你就等着瞧吧，我的朋友。看看我的牌玩得高明不高明。听着，如果我着手干一件事情，我就

是做生意。你就拭目以待吧!

他把酒杯举到嘴边,喝完了酒,哈哈大笑起来。然后,他在他面前定睛凝思着,用一种比较平静的口气说道:

——但是我不着急。她们可以等一等嘛。我不想把自己捆在一个女人身上,你知道。

他用嘴模仿了一个品尝的动作,做出一副怪相。

——我看一定是喝了一点马尿,他说。

小钱德勒坐在过厅旁的房间里,怀里抱着孩子。为了省钱,他们没有雇佣人,不过安妮的妹妹莫尼卡来帮一点忙,早晚分别呆一个多小时。但是莫尼卡回家已经过去许久了。现在已是差一刻九点。小钱德勒很晚才回家喝茶,而且他忘了从比尤利店把咖啡包给安妮带回家。安妮当然不高兴,对他的话只是敷衍了几句。她说她一口茶不喝也行,但是拐角处那家商店就要关门了,她却决定亲自出去买四分之一磅茶和两磅糖。她利索地把睡着的孩子塞进他的怀里,说:

——接着。别弄醒他。

一只白色瓷罩台灯摆在桌子上,灯光照在镶在弯曲的角质镜框里的一张照片上。那是安妮的照片。小钱德勒看着它,目光停在她薄薄的紧闭的嘴唇上。她穿着淡蓝色的夏日衬衫,那是他在一个星期六作为礼物给她买回家的。他花了十先令十一便士;但是,这笔钱使他受够了煎熬!那天他多受罪啊,在商店门口等到里面的顾客离去,站在柜台旁边努力装出轻松自在的样子,看着那位姑娘在他面前一件一件整理女衬衫,然后在柜台付钱,却忘了拿走找给他的便士,又被收银员叫了回去;最后,他大步离开商店时检查衬衫包扎得是不是牢固,以便掩饰自己的羞颜。他把衣服带回了家,安妮吻了他,说这件衣服非常漂亮入

时;但是她听说了价钱以后,把衣服扔到了桌上,说花十先令十一便士买那玩意儿是找上门去受骗。起初,她想把它退回去,但是她试穿以后,非常喜欢这件衣服,特别是袖子的做工。她吻了他,说多亏他想着她。

唉! ……

他冷眼看着照片上的那对眼睛,它们也以冷眼相对。当然,它们很漂亮,那张脸本身也漂亮。但是他发现那张脸上有某种庸俗的东西。这双眼睛为什么如此麻木和贵妇人气?眼睛里的镇静激怒了他。它们反抗他和蔑视他:那里没有激情也没有欢喜。他想起了加拉赫所说的有关富有的犹太女人的话。他想,那些美丽的黑眼睛,多么富有激情,多么妖艳和勾魂啊! ……他为什么就跟照片上的那两只眼睛结了婚呢?

他为产生这个疑问而警醒过来,紧张不安地环顾屋子。他发现他分期付款为房子购买的漂亮家俱也有某种俗气。安妮亲自选择了这套家俱,他由此又想起了安妮。家俱也很干净漂亮。一种隐隐的不满现状的情绪在他心中苏醒了。他不能够从他的小房子逃走吗?像加拉赫那样勇敢地尝试一下生活对他来说为时已晚吗?他能去伦敦吗?买家俱的钱还未还清。只要他能写出一本书并出版了,那就可能为他打开道路。拜伦的一卷诗集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怕惊醒孩子,用左手小心翼翼地打开它,开始读书里的第一首诗:

风声静默,暮霭沉沉,
连一丝儿微风也驻步林间,
我又来凭吊我的玛格丽特的坟墓,
把鲜花撒向我爱恋的尘土。

他停住了。他感觉到诗的韵律在这房间萦绕他身旁，多么忧郁的诗篇啊！他也能够写出这样的诗，在诗句中表达他灵魂的忧郁吗？他想描述的东西太多了：例如，他几小时前在格拉顿桥上的感受。如果他能够再次回到那种情绪中……

孩子醒了，开始大哭。他从书页收回眼光，设法哄孩子安静下来，可孩子不肯安静。他开始在怀里来来回回地晃动孩子，孩子的哭声反倒越发刺耳。他不停地摇动，一边用眼睛去阅读第二节诗句：

在这狭窄的墓穴里躺着她的身躯，
那身躯曾一度……

白费精神。他读不下去了。他什么也不能做。孩子的痛哭声强烈地震动着他耳朵的鼓膜。白费力气，白费劲啊！他是生活的囚徒。他的臂膀因愤怒颤抖起来，他突然弯下身子冲着孩子的脸大声嚷道：

——别嚎了！

孩子瞬间停止了哭叫，吓得一阵痉挛，接着又扯尖嗓子哭叫起来。他从椅子上猛然站了起来，抱着孩子在屋子里快步踱来踱去。孩子开始可怜巴巴地抽噎起来，好一阵子喘不上气来，然后才重重地憋出一口气来。屋子薄墙壁回响着这种声音。他试图哄他，但他抽噎得更厉害了。他望着孩子抽缩和抖动的脸，开始慌了神。他发现孩子连抽七下竟没有喘息，赶快惊慌失措地把孩子搂到胸口。如果他死了！……

门猛然被推开了，一个年轻女人冲了进来，气喘吁吁。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她喊道。

孩子听到了母亲的声音，迸发出一阵抽泣。

——没什么，安妮……没什么……他只是哭……

她把手里的东西扔到地上，从他的怀里一把夺走了孩子。

——你怎么他了？她喊道，怒视着他的脸。

在那一瞬间，小钱德勒承受着她那咄咄逼人的目光，看到她目光中的仇恨时心缩成了一团。他开始结结巴巴地说：

——没什么……他……他只是哭……我不能……我什么也没做……是不是？

她睬也不睬他，开始在屋里踱来踱去，怀里紧紧抱着孩子，喃喃地说：

——我的小家伙！我的小小子！你被吓着了，宝宝？……好啦，宝宝！好啦……小乖乖！妈妈世上的小宝贝！……好啦！

小钱德勒感到自己一脸愧色，他避开灯光躲进暗地里，他听到孩子的抽泣声越来越小；悔恨的泪水沾湿了眼睛。

马新林 译

如 出 一 辙

铃声一个劲儿猛响着，帕克小姐走到传声听筒前，一个狂怒的声音传出来，带着尖锐刺耳的北爱尔兰口音：

——把法林顿叫来！

帕克小姐回到打字机前，对一个正在桌前埋头抄写的男子说：

——艾莱恩先生叫你上楼去。

那男子轻轻地咕哝了一句“该死的！”把椅子往后移了一下，站起身来。一站起来，便显出他是个身材高大、体魄魁伟的男子。他长着一张紫赭色的脸，往下耷拉着，淡黄的眉毛和胡髭，眼睛微微向外鼓出，眼白浑浊不清。他掀起柜台板，经过那些顾客身边，脚步沉重地走出办公室。

他步履沉重地上楼，来到第二层楼梯平台，这里的一扇门上钉着一块黄铜牌，上面刻着“艾莱恩先生”几个字。他在门口站住了，由于恼火和上楼，呼呼直喘粗气，然后才敲门。那个尖锐刺耳的声音叫道：

——进来！

这男子进入艾莱恩先生的办公室。艾莱恩先生是个小个子，刮得干干净净的脸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一见他进屋，艾莱恩先生立即从一摞材料上抬起头来。他的脑袋光秃秃的，脸色红润，看起来活像搁在文件上的一个大鸡蛋。艾莱恩先生急不可待地说道：

——法林顿吗？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老是一定要让我说你呢？请问，博德利和柯温两家签署的合同为什么还没抄好？我告诉过你，你必须在四点前完成。

——可是谢利先生说，阁下……

——谢利先生说，阁下……请照我说的去做，而不要去听什么谢利先生说，阁下。你倒总有这样那样的借口消极怠工。告诉你说，要是今天下班前还没抄写好，我可要把这事交到克罗斯比先生面前……你这下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阁下。

——你听清楚了吗？……嗯，还有一件小事！跟你说话简直就像对着墙说话一样。你给我听好了，你只能用半小时吃饭，而不是一个半小时。我倒很想知道，你一顿饭要吃几道菜……你在用心听我说吗？

——是的，阁下。

艾莱恩先生又把脑袋俯到文件堆上去了。那男子专注地盯视着那颗锃光瓦亮的脑袋，它可掌管着克罗斯比和艾莱恩公司的事务呢，估摸着它很可能不堪一击。一阵怒火猛地在喉咙里燃烧，但时间不长，只留下一股强烈的干渴感觉。那男人明白这种感觉，知道今晚他非要去痛饮一番了。这个月已经过去一半，他要是能按时抄完文件，艾莱恩先生或许会通知出纳同意给他预支的。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盯着文件上那颗脑袋。突然，艾莱恩先生伸手哗啦哗啦乱翻起文件来，在寻找什么东西。然后，仿佛此时才发现有人站在跟前，他蓦地抬起头来，说道：

——呃？你打算在这儿站一天吗？说实在话，法林顿，你可太潇洒啦！”

——我在等着看看还有什么事……

——好了，你不必等了。下楼干你的活去吧。

那男子步子沉重地朝门口走去，刚跨出门口，又听到艾莱恩先生在后面高声说道，如果到晚上还没抄完合同，他要向克罗斯比先生汇报此事。

他回到下面办公室自己的办公桌前，把需要抄写的页码数了一遍。然后他拿起钢笔，在墨水里蘸了一下，但他的眼睛仍然呆呆地盯着先前写好的最后那行字：在任何情况下，该伯纳德·博德利均不得……暮色渐渐降临，不一会儿该点煤气灯了：到那时他就能抄写了。现在他觉得他必须喝点儿什么，润一下干渴的嗓子。他从桌前站起身来，像刚才那样掀起柜台板，走出了办公室。他走过时，主任疑惑地看了看他。

——没事儿，谢利先生，他说着，用手指指他要去的方向。

主任朝挂帽架瞥了一眼，看到上面的帽子没有少，便没说什么。那男子一走到楼梯平台处，便从口袋里抽出一顶黑白小花格便帽，扣在头上，迅速冲下摇摇晃晃的楼梯。出了临街的大门，他小心翼翼地顺着人行路里侧朝拐角走去，然后冷不丁地箭步冲进一个门口。他终于安然地坐在奥尼尔酒店那间昏暗而温暖舒适的小间里了，他的脸上炽热如火，红得像浓葡萄酒或深色肉，他把脸贴着面对酒吧的小窗口，吩咐道：

——嗨，帕特，老伙计，给我来一杯黑啤酒。

侍者给他端来一杯纯黑啤酒，他一口喝干，又要了一颗葛缕子。他把一个便士放在柜台上，让侍者在暗中摸索，自己则像刚才进来那样悄悄地退了出去。

黑暗，伴随着一片浓雾，逐渐掩盖二月的黄昏，尤斯泰斯街的街灯已经点亮。这男子沿房子边走着，回到事务所门口，拿不稳自己能否及时抄写完毕。走上楼梯，一股浓烈湿润的香气迎面扑来：显然他刚才出去，呆在奥尼尔酒店那会儿，德拉科尔小

姐来了。他将帽子团起来塞进口袋，重新进入办公室，装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艾莱恩先生一直在找你，主任严厉地说道，你到哪里去了？

这男子朝站在柜台旁的两名顾客瞥了一眼，仿佛表示，由于他们在场，他无法回答。那两名顾客也是男士，主任觉得无所谓，于是便发出一声讥笑。

——我知道你玩的花招，他说。一天五次，是否有点太……嗯，你最好留点儿神，快把德拉科尔卷宗中的信件副本拿出来，给艾莱恩先生送去。

当众受到劈头盖脸的训斥，再加上奔上楼梯，刚才那杯酒又喝得太急，一时弄得他头昏脑胀，稀里糊涂。直到他坐在写字台前，这才意识到要在五点半前抄完合同已经希望渺茫。潮气浓重的黑夜渐渐逼近，他多么渴望能在酒吧里度过这样的夜晚：在耀眼的煤气灯光下，在叮当地碰杯声之中，和朋友们一起畅饮言欢。他拿出德拉科尔卷宗里的信件，走出办公室。但愿艾莱恩先生不会发现里面缺了最近的两封信。

湿润的浓烈香气一路四溢，直至艾莱恩先生办公室。德拉科尔小姐已步入中年，看起来像个犹太人。据说，艾莱恩先生爱上了她或她的钱。她常来事务所，每次都呆很长时间。现在，她正坐在他的办公桌旁边，浑身飘散出馥郁的芳香，轻轻抚摸着手里的伞柄，微微点着头，帽子上那根长长的黑羽毛随之晃动着。艾莱恩先生已将转椅转过来，面对着她，右脚斯文地搁在左膝上。这男子将信件放到桌上，恭敬地鞠躬致意，但艾莱恩先生和德拉科尔小姐谁也没理会他。艾莱恩先生伸出一指轻轻敲着信件，然后朝他一挥，似乎表示：好了，你可以走了。

他回到下面的办公室里，重新坐到办公桌前。他专注地凝

视着未写完的那个句子：在任何情况下，该伯纳德·博德利均不得……暗暗思忖，奇怪的是，最后三个字的首字母竟是一样的。主任开始催促帕克小姐，说她打得太慢，那些信要赶不上邮寄了。这汉子听了片刻打字机的嗒嗒声，然后开始赶抄文件。但他的脑袋晕晕乎乎的，思绪又飞往灯光耀眼、推杯换盏，喧闹的酒店中去了。这真是个该喝热潘趣酒的夜晚啊。他奋力挥笔抄着，但是钟敲五点，他还有十四页尚未抄完。该死的！他无法按时完成了。他真想大声骂一通，用拳头狠狠地砸什么东西。盛怒之下，他把伯纳德·博德利写成了伯纳德·伯纳德，只得把这页又重抄一遍。

他感到自己力大无穷，一手便能将办公室里的一切扫光，他的身体渴望发泄，他想冲出去，痛饮狂欢一番。他此生中所受的侮辱使他狂怒……能要求出纳私下预支些钱给他吗？不行，出纳不会干的，绝对不会的，他不会同意预支的……他知道去哪里见那几个哥儿们：伦纳德、奥哈洛伦，还有诺西·弗林。他的感情激荡，渴望着纵情的狂欢。

他沉浸在想象中，一时出了神，直等喊了他两遍，他才作出反应。艾莱恩先生和德拉科尔小姐站在柜台外面，所有的员工都扭过头来，预感到要发生事情。这男子从桌前站起身来。艾莱恩先生狠狠地骂开了，说少了两封信。这男子回答说绝无此事，他完全照本抄写的。怒斥声持续不断，凶狠而且激烈，这男子简直忍不住，恨不能一拳砸扁面前这个小矬子的脑袋。

——我一点不知道还有两封信，他傻乎乎地说。

——你——不——知道。当然你什么都不知道，艾莱恩先生说。告诉我，他又说道，同时瞥了一眼身边的那位女士，仿佛先要征得她同意似的。你把我当笨蛋吗？你认为我是个大笨蛋吗？

这男子的目光从那位女士的脸上转到那个鸡蛋似的小脑袋上，然后又转回到女士的脸上；在这瞬息之间，一个巧妙的回答冲到舌边，脱口而出：

——我认为问我这个问题是不公平的，阁下。

员工们个个屏息凝神，一时间寂静无声。人人都大吃一惊（包括讲这句妙语的人及其周围的人）；和蔼而胖嘟嘟的德拉科尔小姐咧嘴笑起来了。艾莱恩先生的脸涨得通红，红得像朵野玫瑰，这个小矮子气得嘴都抽搐了。他在这男子的面前挥舞着拳头，越挥越凶，好像电动机器旋钮那样摇摆不定。

——你这个放肆的流氓！嚣张的混蛋！我这就让你明白！你等着瞧吧！你得为自己的无礼向我道歉，要不马上给我滚蛋！告诉你，你得滚蛋，除非向我赔罪道歉！

他站在事务所对面的一个门洞里，看出纳员是否会单独出来。雇员们一个个都走了，最后，出纳员和主任一起出来了。唉，有主任在旁边，就是和出纳套近乎也是白搭。他觉得自己的境遇真是糟透了。他不得不为自己的鲁莽举止卑躬屈节地去向艾莱恩先生赔罪。但他知道，这样一来，整个办公室对他来说就成了一个马蜂窝。他清楚地记得，当初艾莱恩先生为了安插他自己的侄子，不择手段地把小皮克逼出了事务所。他感到愤怒，口干舌燥，想报仇，他恼恨自己，也恼恨其他人。艾莱恩先生今后永远不会让他有一刻宁静的；他的生活将成为一种灾难。这次他自己可成了个大笨蛋。他怎么就管不住自己的舌头呢？但是他和艾莱恩先生打一开始就处不到一起，那天，艾莱恩先生听到他模仿自己北爱尔兰的口音，逗希金斯和帕克小姐开心，从此艾莱恩先生就记恨上了。他可以试试看，找希金斯借点钱，但是希金斯自己也一无所有，要维持两个家，当然不可能……

他觉得自己庞大的身躯又向往着舒适的酒店。雾气冷得他直打寒战，他拿不准在奥尼尔酒店是否能碰上帕特。但帕特至多能借给他一个先令，一个先令没太大用处。不过，他一定得上哪儿去弄些钱：他已经把最后一个子儿花在那杯黑啤酒上了。再过一会儿可就晚了，上哪儿也弄不到钱了。他的手摸到了表链，他突然想到了舰队街上的特里·凯利当铺。这可是个办法！他怎么早没想到它呢？

他快步穿过律师协会的小巷，嘴里嘟哝着，去他妈的那帮混蛋，今儿晚上他可要美美地乐一下了。特里·凯利当铺的伙计说，一个克朗[1]！但他坚持要六先令；最后店方让步了，照付给了他六个先令。他心情愉快地走出当铺，把硬币摞成一个小圆柱，捏在大拇指和四指中间。威斯特莫兰街上，人行道上挤满了下班的青年男女，穿着破衣烂衫的报童四处乱钻，叫卖晚报。他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傲气而心满意足地观望着热闹的街景，还神气地盯着办公室下班的姑娘。他的脑海里回荡着有轨电车的叮当声和无轨电车的嗖嗖声，他的鼻子早已嗅到了潘趣酒的飘香。他一路走着，一边思忖着碰到那几个哥儿们后，如何向他们叙述这件事。

——瞧，我就这样看着他……冷冷地，你知道吧，又看看她。然后我又转回去看他……从容不迫地，知道吧。我认为问我这个问题是不公平的，我就这么说。

诺西·弗林坐在戴维·伯恩斯酒店他惯常坐的角落里，他听到这故事后，请法林顿喝了半杯酒，说这和他听到过的任何趣闻一样精采。法林顿回请他一杯酒。过了一会儿，奥哈洛伦和帕迪·伦纳德进来了，这故事又让他们听了一遍。奥哈洛伦请大伙

---

① 英国旧币制，等于五先令硬币。

喝了一轮热麦芽酒，然后他把自己在福恩斯街的卡伦事务所工作时怎么反驳头儿的事讲给大伙听。但是，他的反驳就像田园诗中牧童自由式的对话，他只得承认他的反驳不如法林顿的高明。听到这样的赞扬，法林顿叫朋友们干掉杯中酒，他要再请一轮。

他们正自点酒痛饮时，进来了一个人，却原来是希金斯！他当然只得加入进去，和他们一起喝酒聊天。大家要把他这件事再复述一遍，他看到五小杯热威士忌，不禁兴奋异常，立即生动活泼地讲开了。他学着艾莱恩先生在法林顿脸前挥舞拳头的样子，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然后他又模仿法林顿的语气说，那是我的脑袋，像你希望的那般冷静，与此同时，法林顿用浑浊的矇眬醉眼斜睨着大伙儿，微笑着，还不时地移动下嘴唇，把胡子上沾下的酒滴儿抿进嘴里。

喝完了这轮酒，出现了冷场。奥哈洛伦还有钱，但另外两个似乎已身无分文，于是这伙人多少有些意犹未尽地离开了酒店。在公爵街角，希金斯和诺西·弗林往左拐去，另三位回身往城里去。街上很冷，淅淅沥沥地下着细雨，当他们走到后舱物资局时，法林顿提议到苏格兰酒店去。酒吧前挤满了人，说话声碰杯声汇成一片喧嚣。他们三人挤过门口叫卖火柴的小贩，挤到柜台一角，围坐在一起。他们起劲地海谈神聊。伦纳德把一个名叫韦瑟斯的年轻人介绍给他们，此人在蒂沃利游艺场表演杂技，还是个闹剧艺人。法林顿请了一轮酒。韦瑟斯说他想要一小杯掺阿波利纳里斯矿泉水的爱尔兰威士忌。法林顿深谙酒道，便问伙伴们是否也要来一杯兑阿波利纳里斯矿泉水的酒；大家关照侍者蒂姆要来热的。随后，谈话变得富于戏剧性。奥哈洛伦请了一轮，接着法林顿又请了一轮，韦瑟斯说，他们如此热情好客，真是标准的爱尔兰人。他答应以后带他们去后台看演出，把

他们介绍给一些风流娘们。奥哈洛伦说，他和伦纳德是要去的，但法林顿不愿去，因为他已有妻子了。法林顿那双呆滞浑浊的眼睛乜斜着他们，表明他知道他们是在取笑他。韦瑟斯请客他们每人喝了一小杯丁克酒，答应再晚一些去普尔贝格街上的马利根酒店和他们会面。

苏格兰酒店关门后，他们去了马利根酒店。他们坐在后面的雅座里，奥哈洛伦请了一轮热的小杯特色酒。喝到此时，大家都感到酣畅舒服，醉意朦胧了。法林顿又在另请一轮，这时，韦瑟斯回来了。使法林顿如释重负的是，这回他只点了一杯苦啤酒。剩下的钱不多了，但还够喝几轮的。旋即，两个头戴大帽子的年轻女子和一个身穿格子套装的青年人走进酒店，他们坐在邻桌上。韦瑟斯和他们打了个招呼，对伙伴们说，这三人是从蒂沃利游艺场来的。法林顿的眼睛不住地朝其中一个女人瞅着。她的姿容秀美动人。一条孔雀蓝的大丝巾缠绕着帽子悬垂下来，在下巴上打了个大蝴蝶结；戴着一副长及肘部的嫩黄色手套。法林顿倾慕地瞄着她那丰满的玉臂，看它不时优美地挥动着；片刻以后，这女郎回眸相视，那深棕色的大眼睛更令法林顿爱慕不已。她的睥睨的目光流露出万种风情使他心醉神迷。她瞟了他一两次，当他们一伙起身准备离开酒店时，她的身子轻轻擦着了他的椅子，只听见她说了一声，啊，对不起！一口伦敦口音。他巴巴地注视着她走出酒店，内心渴望她能回头再瞧他一眼，但他失望了。他咒骂自己，骂自己花钱请了那么多轮酒，尤其是请韦瑟斯的那几杯威士忌和阿波利纳里斯矿泉水。如果说有什么事让他最憎恨的话，那就是吃白食。他怒火烧心，连同伴们在聊些什么也听不见了。

帕迪·伦纳德叫了他一声，他这才发现他们在谈论力量的技艺。韦瑟斯向他们炫示自己的二头肌，大肆吹嘘，所以那两人便

鼓动法林顿，要他维护民族的荣誉。法林顿二话不说，挽起袖子，也照样显示着自己的二头肌。大家对两条胳膊作了仔细观察和比较，最后同意来一次掰手腕比赛。撤清桌面后，两人把臂肘撑到桌上，两只手握在一处。随着帕迪·伦纳德一声开始，两人各自使劲，都想把对手的手腕压到桌上。法林顿看起来十分认真，显出一副志在必胜的决心。

较量开始了。大约过了三十秒钟，韦瑟斯慢慢地把对手的手腕按到了桌上。输给了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法林顿感到恼羞交集，原来紫赭色的脸涨得更红了，成了猪肝色。

——你不能把全身重量都压在手腕上。要按规矩比赛，他说。

——谁不按规矩了？对手说道。

——再来一次，三战二胜。

第二次较量开始了。法林顿额头上青筋爆绽，韦瑟斯苍白的脸涨成了芍药红。两人的手和胳膊因使劲而颤抖着。双方较了很长时间，韦瑟斯又慢慢地把对手的手腕按到了桌上。观战者发出一阵轻轻的喝彩声。站在桌边的侍者脸色通红，朝胜者点着头，还笨口拙舌地套近乎道：

——啊！可真有本事！

——你他妈知道什么？法林顿怒气冲天，对着他大骂，要你在旁边瞎帮什么腔？

——得了，得了！奥哈洛伦见到法林顿脸上横眉竖眼的表情赶紧劝道。结帐吧，哥儿们，再喝一口，就打道回府。

一个神情阴郁的男人站在奥康内尔桥的拐角，等待去桑迪蒙特的单节有轨电车，乘车回家。他怒火中烧，一心想着报仇。他感到屈辱，愤愤不平；他甚至毫无醉意；他口袋里只剩下了两

个便士。他诅咒一切。他在办公室里砸了自己的饭碗，又当掉了手表，花光了钱；可他并没有喝醉。他又感到口渴了，真想再回到酒气浓郁热气腾腾的酒店。他竟然两次败在一个毛头小伙子手下，失去了大力士的声誉。他的心里怒气冲天，他又想到那个戴大帽子的女人，她轻轻地蹭过他的身边，还说了声对不起！想到此他更是气得几乎要背过气去。

电车行至谢尔本路，他下了车，拖着庞大的身躯，在一排棚屋墙的阴影中向前走着，他不愿回家。他无可奈何地从边门进了屋，发现府房里没有人，炉火几近熄灭。他朝楼上大吼道：

——艾达！艾达！

他妻子是个脸色严厉的小个子女人，丈夫清醒时，她对丈夫强横霸道；但在他喝醉时，便反过来受他欺侮。他们有五个孩子。这时，一个小男孩奔下了楼梯。

——是谁？这男人眯眼望着黑暗中问道。

——是我，爸。

——哪一个？查理吗？

——不，爸，是汤姆。

——你妈在哪里？

——她去小教堂了。

——好吧……她想着给我留晚饭了吗？

——留了，爸，我……

——点上灯，屋子里黑咕隆咚的，什么意思？别的孩子呢，都睡了吗？

小男孩点灯的时候，这男子沉重地坐进椅子里。他学着儿子单调的声音，几乎自言自语地说着，去小教堂了，竟然去小教堂了！灯点上后，他砰地啪了一下桌子，吼道：

——我晚饭吃什么？

——我去……烧，爸，小男孩说。

这男子光火地跳起身来，指着那炉火说道：

——在这种火上烧？你让火都灭了！天哪，我要好好教训你，看下回还敢让火熄灭不！

他一步跨到门口，抓起竖在门后面的那根拐杖。

——我让你把火灭了！他说，捋起袖子，好让手臂挥动起来自如一些。

小男孩哭喊起来，哦，爸！然后绕着桌子逃着，但这男人在后面紧追，一把抓住他的外衣。小男孩慌张得四下乱瞧，看到无处可逃，立即跪了下来。

——哼，看你下次再让火灭了！男人说着，下劲用拐杖揍他。吃这一杖，你这小崽子！

小男孩的屁股被打得皮开了，小家伙痛得发出凄厉的惨叫。他双手攥紧，伸在空中，吓得声音发抖。

——哦，爸！他哭喊着，别再打我了，爸！我会……我会为你祈祷万福马利亚……我会为你祈祷万福马利亚，爸，你要是不打我……我会祈祷万福马利亚……

柯 茗 译

泥　土

女总管已经应允，等女工们用完茶点，玛丽亚就可以走了，她期待着黄昏离去的这一时刻，厨房里窗明几净，纤尘不染。厨娘说：你能在那把大铜壶看见自己的人影呢。炉火很旺，亮堂堂的，在一张墙边桌上，放着四个特大的葡萄干松饼。这些松饼好像没有切过，但走近一些，便会发现已经切成了长厚均匀的饼片，就等着用茶点时分发给大家。这都是玛丽亚亲手切的。

玛丽亚实在是个小巧玲珑的女人，却有个很长的鼻子和很长的下巴。她话不多，总是用鼻音轻柔地说道：是，亲爱的，要么，不，亲爱的。每逢女工们为桶盆一类的琐事争执不休时，总是请她去调解，她也总能做到息事宁人。有一天，女总管对她说：

——玛丽亚，你可是个出色的调解人哪！

副总管和两个负责膳食的女工听到了这赞扬。金杰·穆尼总是说，要不是看在玛丽亚的份上，她才不会跟那个负责熨烫的哑巴善罢甘休呢。大家都很喜欢玛丽亚。

女工们六点钟用茶点，那么，不到七点她就可以走了。从鲍尔斯桥到纪念柱二十分钟，再从纪念柱到德拉姆康德拉二十分钟，加上二十分钟买东西。她可以在八点以前到那儿了。她拿出那个有银搭扣的钱包，又看了一遍上面的字：贝尔法斯特的礼物。她非常喜爱这个钱包，因为这是乔五年前和艾尔菲去贝尔法斯特圣灵降临节翌日旅游回来送给她的。钱包里有两枚半克

朗硬币和一些铜币。付了电车费后，她还可以剩下五先令。他们将度过一个多么快活的晚上啊！孩子们一起欢唱！她只愿乔不要喝得醉醺醺地回来。他只要一沾酒，就会完全变个人。

乔经常要玛丽亚去，还要她和他们住在一起；但她总觉得这样会妨碍他们(尽管乔的妻子一直对她很好)，而且她也习惯了洗衣店的生活。乔是个好人，是玛丽亚一手把他和艾尔菲从小带大的，因此乔常说：

——妈妈只是妈妈，而玛丽亚才是我名符其实的妈妈。

离开他们家后，男孩子们给她在都柏林灯光洗衣店找了这份活儿，她喜欢这份工作。过去她对新教徒常很有看法，现在她觉得他们也都是好人，虽说有些老成持重，沉默寡言，但仍是可以共处的好人。她在暖房里种上花草，喜爱摆弄照料它们。她种植了许多可爱的蕨类植物和球兰，每当有人来看望她，她总爱去暖房剪上一两根嫩枝送给他们。只有一样事情她不赞成，就是张贴在墙上的那些新教传单。不过，女总管可是个极易相处的女人，很有教养。

厨娘告诉玛丽亚，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于是她走进女工用茶点的屋子，拉响了那口大钟。不一会儿，女工们三三两两地进来了，一边在围裙上擦着冒热气的双手，捋下罩衫袖子遮住红通通的冒热气的胳膊。她们坐在桌前，面前的大杯子已由厨娘和哑巴斟满了混装在大铁皮罐里的牛奶和白糖热茶。玛丽亚负责分发葡萄干松饼，每个女工拿到四片。她们一面喝茶吃点心，一面不时地打趣说笑。莉齐·弗莱明说，玛丽亚将来肯定会得到戒指的，尽管弗莱明多年来一直在万圣节前夕说过此话，玛丽亚还是不得不笑道，她不要戒指，也不要男人。她笑的时候，在绿色的眼睛中流露出失望的羞怯神色，鼻尖几乎要触到了下巴尖儿了。金杰·穆尼举起茶杯，建议为玛丽亚的健康碰杯，满桌的女工把

杯子碰得叮当直响，穆尼说遗憾的是，今天喝的不是黑啤酒。玛丽亚听了又格格笑起来，直笑得鼻尖几乎又碰到下巴尖，笑得纤小的身体几乎散了架。她知道穆尼完全出于好意，她只有一个普通女人的想法。

女工们用完茶点，厨师和哑巴开始收拾茶具，这时，玛丽亚感到欣喜异常！她走进自己那间小小的卧室，想到明天早晨是望弥撒的日子，于是把闹钟的指针从七点拨到六点。随后她脱去工作围裙和工作靴，拿出自己最好的一条裙子放在床上，一双小巧的作客穿的皮靴放在床脚边。她还换了一件衬衫，站在镜子前，想起了当年做姑娘那会儿，每到星期日早上去望弥撒时，她总是要精心梳妆打扮一番的。此时，她怀着异样的心情自我欣赏着镜中她一向认为是那样纤巧可爱的细小身影。虽说年事已长，她发现自己的身材依然苗条瘦小。

玛丽亚出门时，天下着雨，街面上亮闪闪的，她很高兴自己套着那件旧的棕色雨衣。电车十分拥挤，她只得坐在车尾处的小凳上，面对着车厢的全体乘客，脚尖勉强点着地。她计划着下车后要做的事，暗自思忖，做一个自立者，口袋里揣着自己挣的钱，是何等的美好啊。她希望他们能过上一个愉快的夜晚。她深信他们能，但随即又不由自主地想到艾尔菲和乔最近彼此不说话，实在太遗憾了。他俩现在时常吵架不和，可在少年时代却一直是最要好的伙伴：这就是生活呀。

她在纪念柱站下了车，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择路疾步而行。她走进唐斯糕点店，店里顾客盈门，等了好半天才轮到了她。她买了十几块价格低廉的什锦饼，终于提着满满一大包出了店门。然后她考虑还应该买些什么，她想买一些真正高档的东西。他们家肯定有了大量的苹果和核桃。要想出买什么真是太难了，想来想去，她还是想到了蛋糕。她决定去买葡萄干蛋糕，但唐尼

店里的这种蛋糕上杏仁酥皮太厚,因此她走到亨利街上的另一家店。她在这里左挑右选,花了很长时间这才选中自己满意的那种,柜台后面的那个年轻时髦的店员小姐显然因此有些不快了,问她是不是想买结婚蛋糕。玛丽亚听了脸一下子红了,但她只是朝对方淡淡一笑;但店员小姐却非常认真,终于切下一块厚厚的葡萄干蛋糕,包好后说道:

——两先令四便士。

她乘上开往德拉姆康德拉的电车,原以为要一路站过去了,因为满车厢里似乎没有一个年轻人注意到她;只有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给她让了座。他是个矮墩墩的绅士,头戴一顶褐色礼帽,一张红润的四方脸,灰色的八字胡。玛丽亚觉得他看起来像位上校,和那些目光直瞪着前方的小伙子相比,他真是太有礼貌了。这位绅士和她闲聊起来,什么万圣节啦、下雨天啦。他说,据他猜测她那只装得满满当当的袋子里一定是带给孩子们吃的好东西,还说孩子们嘛,小时候就应该多享受快乐的童年。玛丽亚庄重地点点头,轻轻地嗯了一声表示同意他的看法。他对她真是太好了,玛丽亚在运河桥下车时,向他鞠躬致谢,他也鞠躬还礼,还拉了拉帽子,和颜悦色地向她微笑。玛丽亚在雨中低着小脑袋,沿着排屋前上坡的街道走着,一面思忖,绅士到底一眼便能看出,就是在喝了一点酒后也是如此。

她一跨进乔的家门,大家都欢叫起来:啊,玛丽亚来了!乔下班刚回到家,孩子们都穿着最好看的衣服。邻居家的两个大女孩子也在这里,他们在玩游戏。玛丽亚把那袋糕点交给了最大的男孩,让他去分发,唐纳利太太则说道,送这么一大包点心实在太客气了,让孩子们齐声说道:

——谢谢,玛丽亚!

玛丽亚说道,她还特意给爸爸妈妈也带了礼物,他们一定会

喜欢的，说完去找葡萄干蛋糕了。她先在印着唐尼字样的袋里找，继而翻雨衣口袋，最后找到门厅衣帽台，但哪儿也没找到蛋糕。于是她又询问孩子们，是不是哪个孩子把它吃了——当然啦，是因为搞错了吃掉的——但孩子们个个都说没有吃，而且从他们的神情看，如果一定要指责他们偷吃的话，那他们连分到的糕饼也不要了。人人都帮她找原因，想解开这个谜。唐纳利太太说，显然是玛丽亚把它遗落在电车上了。玛丽亚，回想起在电车上时，那个灰胡子绅士的行为举止弄得她那样的心慌意乱，不禁满脸通红，感到羞愧、恼怒而又沮丧。她原想给他们来个小小的惊喜，结果落了空，自己反倒白扔了两先令四便士，想到此她几乎要哭出来了。

但是乔劝慰她说没关系，让她坐到炉边。他对她十分关切爱怜。他把自己办公室里发生的一切告诉她，还反复对她讲他回答经理的那句妙语。说完他自己总是哈哈大笑，而玛丽亚不明白乔为什么要这么笑，她只是说道，这个经理一定是个非常蛮横的难以相处的人。乔说你要是了解了他这个人，他也不是太坏的。他算是那种宽宏大度的人，只要你不是无端地去惹恼他。孩子们开始唱歌跳舞，唐纳利太太弹奏钢琴为他们伴奏。随后，邻家的那两个姑娘给大家分发核桃，但谁也找不到核桃夹子。乔为此几乎要光火了，责问没有夹子叫玛丽亚怎么破核桃壳。但是玛丽亚说她不爱吃核桃，让他们别麻烦了。乔于是问她是否要喝一瓶浓烈黑啤酒，而唐纳利太太说，要是玛丽亚想喝红葡萄酒，家里也有。玛丽亚说最好别再为她端这端那忙活了，但是乔坚持要这么做。

玛丽亚只好任由他去，他们坐在炉子边，回忆着往日的岁月，玛丽亚想她可以为艾尔菲说几句好话。不料乔一听就嚷道，他要是再和弟弟多说一个字，就让天主把他击死，玛丽亚又赶紧

为提及此事表示道歉。唐纳利太太说丈夫，这么无情地说同胞手足，太丢脸了；而乔说艾尔根本不是他的兄弟，两口子险些为此事争吵起来。但是乔说，今天晚上是这么美好，因此他不会发脾气的，他要妻子再开几瓶浓烈黑啤酒。邻家的两个姑娘为万圣节夜准备了一些游戏，大伙很快又高兴起来了。看到孩子们这么欢乐，乔和妻子兴致那么高，玛丽亚打心里感到高兴。邻家的两个姑娘在桌上放了几个碟子，然后把孩子们带到桌前，蒙住眼睛。一个孩子摸到了祈祷书，其他三个摸到了圣水；一个邻家姑娘则摸到了一枚戒指，唐纳利太太向红着脸的姑娘摇摇手指，仿佛在说：啊，我全知道了！他们坚持给玛丽亚也蒙上眼睛，把她带往桌前，看看她会摸到什么。他们在用布蒙她眼睛时，玛丽亚忍不住哈哈笑着，又笑得鼻子尖几乎碰到下巴尖儿。

在一片欢笑打趣声中，他们把她带到桌前，她听从吩咐，伸出一只手，在空中这里抓一把，那里捞一下，然后慢慢放下来，碰到一只碟子。她感到手指触到一样绵软、潮湿的东西，然而令她惊讶的是没有一个人说话，或者为她取下蒙布。片刻的沉默之后，接着响起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和低语声。有人说到了花园的什么东西，最后唐纳利太太厉声叱呵邻家的一个姑娘，让她立即将它扔出去，说这不是玩儿的东西。玛丽亚明白出错了，她刚才摸的那回不作数，于是她只得再摸一回，这回她摸到了一本祈祷书。

随后，唐纳利太太为孩子们弹奏了一支麦克劳德小姐作的里尔舞曲，乔又让玛丽亚喝了杯红葡萄酒。大家很快又快活起来了，唐纳利太太玩笑地说玛丽亚年底前要进修道院了，因为她摸到了祈祷书。玛丽亚从未见过乔像今天晚上这般对她如此体贴入微，他不停地跟她聊天，感怀旧事，轻松愉快。她说大家都对她太好了。

最后孩子们玩累了，想睡觉了，乔要求玛丽亚能不能在回去前唱一支小曲儿，一支旧歌儿。唐纳利太太说道，唱一支吧，玛丽亚！玛丽亚只得站起身来，站到钢琴旁。唐纳利太太关照孩子们安静，好好听玛丽亚唱歌。然后她弹起过门，说道，开始，玛丽亚！玛丽亚的脸涨得通红，嗓言颤抖着轻声唱起来了。她唱一首《我梦见住在……》，当她唱到第二段时，她又重复唱道：

我梦见住在大理石府第
臣子和仆从侍立相向
聚集在宅第的人群济济
我是其中的骄傲和希望。

我的金银财宝其数无限，
我能夸耀出身门第高贵，
但最令我欢欣的是梦见，
你爱我依旧情意深邃。

但是谁也不想点明她唱错之处；她唱完后，乔深受感动。他说，不管人们会怎么说，在他看来，任何时代都比不上遥远的往昔，任何音乐都没有老巴尔夫[①]的曲子动听。他说着，眼泪涌上眼眶，他竟一时看不到自己要找的东西，最后，只得要妻子告诉他瓶塞钻放什么地方了。

柯　茗　译

① 迈·威·巴尔夫(1808—1870)，爱尔兰作曲家和歌唱家，代表作为歌剧《波希米亚女郎》。

一桩惨案

詹姆斯·杜菲先生住在查波利佐德，因为他虽然是都柏林市的公民，却想住得尽量远离那座城市，也因为他发现都柏林其他所有的郊区不是太乏味，就是太时髦，要么就太矫情。他住在一幢幽暗的老房子里，从窗户里可以看到废弃的酒厂；再往上还可以看到浅浅的河水，都柏林就建在那河边。他的房间没铺地毯，高高的四壁空空荡荡，一幅画也没挂。室内一应家俱都是他自己买的：一个黑色的铁床架，一个脸盆架，四把藤椅，一个衣帽架，一个煤篓外带火炉围栏和生火用具，还有一张方桌，上面放着一个带盖的写字台。在壁龛中，用白木板做了个书架。床上的卧具都是白色的，床脚铺着一块黑红相间的小地毯。脸盆架上方挂着一面带把的小镜子，白天，一盏罩着白色灯罩的台灯便是壁炉台唯一的装饰了。白木架上的书是按书的体积大小从下往上码放的。一套华兹华斯全集放在最下面一层的一头，而一篇缝在一本笔记本的布封面上的《梅努斯问答》摹写本，则放在顶层的一头。写字台上总是有一些写作用具。写字台里放着霍夫曼的《迈克尔·克雷默》的译稿，剧本中的舞台指导说明是用紫墨水写的，一小扎手稿则用铜大头针别在一起。在这些纸页上时不时地有一句题词，而且天晓得什么时候，《崩豆》的一则广告标题被贴在第一页纸上。掀开台盖，会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不是新杉木铅笔的香味，就是一瓶口香糖的味，再不就是放在里面忘了拿出来的熟透了的苹果味。

身体或精神略有不适的迹象,杜菲先生就很难受。要是在中世纪,医生准会说他害了忧郁症。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带有都柏林街道的棕色。长而偏大的脑袋上长着干巴巴的黑头发,黄褐色的小胡子并不能遮住那张不和善的嘴。他的颧骨也给他的面孔增加了几分严厉;不过他的眼睛倒不厉害,只是在那两道黄褐色的眉毛下面打量着世界,使人感到这个人总是准备觉察出他人身上的赎罪精神,却往往大失所望。他有点神不守舍,老是用怀疑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行为。他有一种奇怪的写自传的习惯,时不时地要在心里造一个关于他自己的短句,却用第三人称作主语,还要有个过去时态的谓语。他对乞丐从不施舍,而且总是步伐坚定,拿着一根结实的榛木棍。

他在巴格特街一家私立银行做出纳员已有多年。每天早晨,他从查波利佐德乘电车来上班。中午,他去丹·伯克餐馆用午餐——一瓶淡啤酒和一小盘葛粉饼干。四点钟他就没事了。他在乔治街一家饭馆吃晚餐,在那里他感到离开了都柏林的纨袴子弟,比较自在,而且那里的菜单价码也比较实惠。晚上的时光,他要么消磨在女房东的钢琴旁,要么在市郊闲逛。出于对莫扎特音乐的爱好,他偶尔也去听一场歌剧或音乐会:这是他生活中唯一的消遣了。

他既没有同伴也没有朋友,不去教堂也不信教。他过着独往独来的精神生活,同他人没有任何交往,只是在圣诞节才走走亲戚,或者在亲人去世后去送送葬。他纯粹是为了古老的体面才参加这两种社交仪式的,但他决不向城市生活的习俗再多让一步。他会幻想在某些情况下,他会抢他的银行,但是由于这些情况从不出现,他的生活也就安安稳稳地过下去——整个一个平淡无奇。

一天晚上,他发现自己在罗敦达剧院坐在两位女士的旁边。

剧场中观众寥寥，很安静，令人痛苦地预示着演出要失败。紧挨着他坐的那位女士看了看空荡荡的剧场说：

——真可惜，今天晚上观众这么少。对着空空的板凳唱歌，也太难为人了。

他把这话当作是邀请他谈话的表示。她似乎没有什么局促感，这使他很惊讶。他们一边谈着，他一边努力把她的长相牢牢记住。当他得知她身边那位年轻女郎是她的女儿时，他断定她比自己小一、两岁。她的面孔想必过去很漂亮，这时也依然显得聪明。这是一张瓜籽儿脸，五官很有特征。眼睛蓝得深沉而且从容不迫。它们的凝视一开始有点挑战的神气，但是继而瞳孔似乎有意的迷茫又使那凝视散乱了，片刻之间显示出一种极敏感的气质。瞳孔很快镇定如常，再次恢复那种拘谨的若明若暗。她的羔皮短外套勾勒出一个饱满的胸脯，更加重了那种挑战的神气。

几个星期后，在鄂尔斯堡台地的一场音乐会上，他和她再次相遇，并趁着她女儿分神的时候说开了体己话。她婉转地提到她丈夫一、两次，但是口气并没有警告的意味。她是希尼科太太。她丈夫的远祖是意大利来航人。她丈夫是往来于都柏林和荷兰间的一艘商船的船长，他们有一个孩子。

第三次与她巧遇时，他鼓起勇气提出一次约会。她来了。那以后就相会了很多次；他们总是在晚上见面，并且选择最安静的地方一块散步。然而，杜菲先生对偷偷摸摸极为厌恶，发现他们不得不暗中往来，便强迫她请他到她家去。希尼科船长对他的拜访很欢迎，以为他女儿的婚约指日可待了。他早就打消了从妻子那里找到欢乐的念头，所以根本不怀疑别人会对她感兴趣。由于丈夫常常离家，女儿又常出去教音乐课，所以杜菲先生同那位夫人交往的机会很多。无论是他还是她以前都没有过这

样的冒险,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合适。他渐渐地使她对他的思想着了迷。他借给她书看,把想法告诉她,与她交流自己的精神生活。她什么都听他的。

作为对他的理论的回报,她有时也谈谈自己的生活。出于近乎母性的关切,她鼓励他尽量开朗;她成了听他忏悔的“牧师”。他告诉她说,他有时在爱尔兰社会主义党的会上帮帮忙,在那里,在用一盏昏暗的油灯照亮的亭子间里,在一群严肃的工人当中,他感到与众不同。当该党一分为三,各有各的领导和亭子间时,他便不再参加了。他说,工人们的讨论缩手缩脚;他们对工资问题的兴趣太大。他觉得他们是面貌凶恶的现实主义者,对他们所享受不到的悠闲中所产生出来的那种刻板态度,他们都很反感。他告诉她,在几百年之内,都柏林不会发生社会革命。

她问他为什么不把他的想法写出来。写出来干什么,他反问她,语气中带着点谨慎的不屑。是为了同爱用漂亮字句,但持续思维不能超过 6 秒钟的人一比高下?还是为了让自己成为那些感觉迟钝的中产阶级批评的靶子,他们任由警察来主宰其道德,由剧团经理来主宰其艺术?

他常常到她在都柏林郊外的小小别墅去,常常整晚上就他们俩在一起。随着他们思想的互相接近,他们讲的话题慢慢地也不那么飘渺了。她的陪伴就像温暖了一株外来植物的一片沃土。有好多次,她就同他谈到天黑,也不点灯。把他们保护在黑暗里的房间,他们与别人的隔离,仍在他们耳畔回荡的音乐,把他们融在一起。这种融洽使他们得意,磨去了他性格中粗鲁的锋芒,给他的精神生活平添了感情色彩。有时他觉得他在听他自己的声音。他认为,在她的眼里,他会升华到一种天使般的境界;而随着他对他这位伴侣火辣辣的性格感到越来越亲近,他听

见那个奇怪的不知是谁的声音，那个他以为是他自己的声音坚持说，灵魂的孤独是不可救药的。我们不会献出自己，那声音说，我们只顾自己。这些谈论的结束是在一天晚上，在她表示了种种非同寻常的激动之后，希尼科太太热烈地抓住了他的手，把它贴在自己的脸颊上。

杜菲先生惊讶坏了。她对他的话这样理解，使他感到幻想破灭了。他有一个星期都没去找她；然后他给她写信，请她见他一面。他不希望他们最后一次会面由于他们原来的忏悔处已遭破坏而受影响，所以他们是在公园门口附近一个小点心店见的面。已是秋凉天气，但他们不顾天冷，沿着公园里的路来来回回遛达了近三个小时。他们同意中断他们的交往：每一件信物，他说，都是令人伤感的东西。他们出了公园，无言地走向电车；但是这时她开始发抖，抖得很厉害，他害怕她又会倒下，便匆匆向她道了别，离开了她。几天后，他收到了一个包裹，里面有他的书和音乐。

四年过去了。杜菲先生恢复了他平平淡淡的生活。他的房间依旧证明着他思想的按部就班。一些新的乐谱塞满了房间下面的乐谱架，他的书架上则立着两卷尼采的著作：《扎拉图士特拉如是说》和《同性恋学》。他很少在书桌上放的那扎纸上写点什么。他最后一次会见希尼科太太两个月之后写的一句话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爱情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必有性交；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友谊是不可能的，因为必须有性交。他不再去听音乐会，以免会碰见她。他的父亲去世了；银行的小合伙人退休了。他还是每天早晨乘电车进城，每天晚上在乔治街简简单单地吃一顿晚餐，就着甜点看了晚报之后，再从城里走回来。

一天晚上，正当他要把一口咸牛肉和元白菜塞进嘴里时，他的手停住了。他的眼睛盯在晚报的一段报道上，他刚把那张晚

报靠着球形细颈玻璃盛水瓶打开。他把那口菜又放到盘子里，专注地读起那则报道来。他喝了一口水，把盘子推到一边，将报纸拿到面前在他两肘之间摊开，把那段报道读了一遍又一遍。盘子里的元白菜凉了，凝起一层白油。女招待走过来问他，是不是菜做得不合口。他说菜很好，便很费劲地吃了几口。然后他付了账，就走了。

他很快地走入十一月的苍茫暮色，他那结实的榛木手杖有规则地敲着地面，浅黄色的《邮报》的边从他那紧身双排扣大衣的口袋里露了出来。在那条从公园门口通向查波利佐德的行人寥寥的路上，他的步子放慢了。他的手杖敲得也不那么响了，他那不规则的呼吸几乎发出了一声叹息，凝固在寒冷的天气中。到了家，他一头冲进卧室，从口袋里掏出报纸，借着窗口若明若暗的光线，把那段报道又读了一遍。他读的声音不大，仅仅像神甫念《秘密》祷文一样，只是动着嘴唇。这段报道是这样的：

悉尼广场妇人之死

一桩惨案

今天在都柏林市医院，代理人克罗纳（勒弗雷特先生不在场）就艾米莉·希尼科太太的遗体进行了调查，四十三岁的希尼科太太昨晚在悉尼广场车站遇难身亡。有证据表明，这位已故的太太正准备穿越轨道时，被十点钟从金斯敦开来的慢车车头撞倒，头部和右侧受伤，不治身亡。

火车司机詹姆斯·列农说，他已在铁路公司供职十五年。听到卫兵的哨声后，他开动了火车，一、两秒钟后，听到有人大喊大叫，就停了下来。火车开得很慢。

车站行李搬运工杜恩说，在火车要起动时，他看到一个女人

正要穿越铁轨。他朝她跑过去，并且大喊，但是还没跑到跟前，她就被机车的缓冲器撞上，倒在地上。

一位陪审员——你看到那位夫人摔倒了？

证人——是的。

警官科罗利证实说，当他赶到时，他发现死者躺在站台上，显然已经死了。他叫人将尸体搬到候车室，等着救护车到来。

第五十七 E 区的警察局长确认了这一点。

都柏林市医院的助理住院外科医生哈尔品说，死者下排肋骨有两根骨折，右肩严重挫伤。头部右侧在摔倒时受伤。对正常人来说，这些伤不足以致死。据他看来，死因可能是休克加上心跳骤停。

帕特森·芬雷先生代表铁路公司对这次事故深表遗憾。公司向来采取一切预防措施，防止人们不走天桥而穿越铁轨，为此在每个车站都竖了告示牌，还在平地道口采用了专用弹簧门。死者习惯在深夜横穿铁轨从这个站台到那个站台，而且，鉴于此案某些其他情况，他认为铁路官员没有责任。

悉尼广场利奥维尔的希尼科船长，死者的丈夫，也出面作证。他说，死者是他的发妻。出事时，他没在都柏林，他那天早晨才从鹿特丹回来。他们已结婚二十二年，一直过得很幸福，直到两年前他妻子染上了饮酒过量的习惯。

玛丽·希尼科小姐说，近来她母亲习惯晚上出去买酒。她作证说，她经常试图跟她母亲讲道理，并劝她参加了一个组织。她在事发一小时之后才回到家。

根据医学证明，陪审团判决列农无罪。

代理人克罗纳说，这是一桩很惨的案子，他对希尼科船长和他的女儿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他敦促铁路公司采取有力措施，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事故。谁也没有受到责怪。

杜菲先生的眼睛离开了报纸，凝视着窗外惨淡的夜景。河静静地躺在空荡荡的酒厂旁边，卢肯路的某座房子不时亮起一盏灯。结局竟会是这样！对她的死亡的叙述引起他的厌恶，厌恶他竟跟她谈过他认为是神圣的事。记者为了掩饰一种普通、平庸的死亡所用的词句，空泛的同情表示，小心翼翼的措词，使他大倒胃口。她不仅使她自己掉价，也使他掉了价。他看到了她恶习中卑劣的一面，可耻，恶心。他的灵魂的伴侣！他想起那些步履蹒跚的可怜人，他曾看到他们带着瓶瓶罐罐，让酒吧的男招待员灌酒。天哪，结局竟是这样！显然她就不配活着，她没有目标支撑，又轻易屈从于习惯，成了养育起文明的一具残骸。但是她竟沉沦到这种地步！他有没有可能完全看错了她？他想起她那天晚上的爆发，看待这件事的感觉比以往更为严苛。此刻他毫无困难地赞许了自己采取的行动。

光线越来越暗，他又想起了别的往事，想起她的手曾碰到他的手。最初使他倒胃口的那种震惊又撞击着他的神经。他很快地穿上大衣，戴上帽子，走了出去。在门口寒气向他袭来，灌入他的衣袖。他来到查波利佐德桥下的小酒馆，走进去要了一杯热果汁加酒的香甜饮料。

酒馆老板讨好地给他端上了饮料，但是没敢同他讲话。酒馆里有五、六个工人在讨论一位绅士在基尔代郡的庄园的价值。他们从那巨大的一品脱平底无脚酒杯中喝上一口，再吸口烟，常常往地板上吐痰，有时就用他们笨重的靴子撮过锯末盖在痰上。杜菲先生坐在凳子上瞪着他们，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过了一会儿，他们出去了，他又要了一杯果汁酒饮料。他就着这杯饮料坐了好长时间。酒馆很安静。老板趴在柜台上，读着《先驱报》，打着哈欠。不时会听见一辆电车嗖嗖驶过外面行人寥寥的

马路。

当他坐在那儿，把他和她交往的那段生活又过了一遍，又不时地想起他现在把她设想成的两种形象时，他才意识到她死了，她不复存在，她已成为一种回忆了。他感到不安起来。他自问，他还能怎么样。他不可能同她把一出骗人的喜剧演下去；他不能公开与她同居。在他看来，他也只能这么做了。怎么能怪他呢？现在她没了，他也明白她的生活曾经有多么寂寞，一夜又一夜地在那屋里独坐。他的生活也会寂寞下去，直到他也死了，也不复存在，也成为一种回忆——除非有人记得他。

他离开那酒馆时已过了九点。夜凄冷苍茫。他走过公园第一个门口就走了进去，走在光秃秃的树下。他又走过他们四年前走过的那些荒疏的小径。黑暗中，她似乎就在他近旁。他时不时地似乎感到她的声音响在他的耳畔，她的手触到他的手。他站住倾听。他干吗不给她生路？他为什么判了她死刑？他感到自己的道德在土崩瓦解。

他走到麦格吟山的山顶上时，止住了脚步，沿河向都柏林望去，那座城市在寒夜中放着好客的红光。他沿着山坡往下望，在山脚，在公园围墙的阴影里，他看到有人影影绰绰地躺着。那些用钱可以买到的偷偷摸摸的爱情令他绝望。他玩味着他一生的严正，他感到他与欢乐的生活格格不入。一个活生生的人好像爱上了他，而他却否决了她的爱和幸福：他判定她不知羞耻，让她死于羞愧。他知道躺在山下公园墙边的那些人正看着他，盼着他走。谁也不需要他。他与欢乐的生活格格不入。他把目光转向灰蒙蒙的闪着微光的河，那河蜿蜒流向都柏林。在河那边，他看到一列货车正蜿蜒驶出国王桥车站，像一条有着火红脑袋的虫子在黑暗中顽强而吃力地蜿蜒爬行。它缓缓驶出视野；但他仍能听到机车的嗡嗡声不绝于耳，重复着她名字的音节。

他转身从来路往回走，机车那有节奏的声音仍响在耳畔。他开始对回忆显现给他的现实感到怀疑。他在一棵树下停下来，待那节奏消失。他在黑暗中感觉不到她在近旁，耳畔也听不到她的声音了。他又听了几分钟。他什么也听不到：夜一片寂静。他再听：一片寂静。他觉得只有他自己了。

熊　蕾译

委员会房间的务虚日

老杰克用一块纸板将煤屑敛在一起，老到地撒在渐渐变白的、隆起的火炭上。当火炭被薄薄地覆盖上一层时，他的脸庞便隐没在黑暗中。可是当他开始煽炉火时，他那曲卷的身影便映在对面的墙壁上，变得越来越高大，炉火又照亮了他的脸。那是一张老人的脸，颧骨凸出，满脸胡须，湿漉漉的蓝眼睛朝炉火眨动着。湿润的嘴巴不时张开着，当闭上时，总要机械地咀动一二下。煤屑燃着了，他把纸板竖靠在墙上，松了一口气，说：

——火现在旺一些了，奥康诺先生。

奥康诺先生是一个满头灰发的年轻人，脸上的许许多多的粉刺疙瘩损坏了他的面容。他把烟叶装进一个圆纸卷里，想卷一支烟。他一边听着，一边若有所思地做着手里的活。他寻思了一会儿，又开始卷烟，用舌头舔了舔卷烟纸。

——梯尔尼先生说过他什么时候回来吗？他用一种沙哑的假声问。

——他没有说。

奥康诺先生把卷好的烟卷放进嘴里，开始摸索衣袋，掏出一叠薄薄的硬纸片来。

——我去给你拿一盒火柴来，老人说。

——不用麻烦了。它们可以凑和着用，奥康诺先生说。

他抽出一张纸片，读上面印的东西：

市政选举
皇家交易所

理查德.J.梯尔尼先生，P.L.G.诚心求助各位在皇家交易所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予以投票和支持。

奥康诺先生已经被梯尔尼先生的代理人聘为皇家交易所的部分选票的检票人。可是，由于气候恶劣，他的皮靴进了水。几乎整整一天，他与守门人杰克守坐在维克娄街的委员会房间里的火炉旁。白昼变短，天色已暗。他们一直这样守坐着。这是十月六日，户外天色阴沉，寒气袭人。

奥康诺先生从那张纸片上撕下一条，伸进火炉点燃着，然后，点着他的烟卷。火苗照亮了他的西服翻领上的一片幽暗发亮的常春藤叶子。老人注视着他，然后，拿起那块硬纸板，开始慢慢地煽起炉火来，而他的伙伴坐在一旁抽烟。

——唉，可也是，他接着说，很难说该怎样教养孩子，谁会想到他会变成这个样子！我送他去"基督教兄弟会"，我对他可说是尽心尽责了。在那里，他四处喝酒。我是想方设法让他学好啊。

他疲倦地把纸板放回了原处。

——虽然我现在上了年纪，可是我会让他改邪归正的。只要我还能够监护他，我就要用这根棍子教训他，打他。以前，我不只一次这样做过。他母亲，你知道，就是用这根棍来教训他的……

——那样只会毁了孩子，奥康诺先生说。

——尽管如此，老人说，可是你这样做，他并不感激你，反而对你粗暴无礼。他一瞧见我喝点什么，就像抓住我什么把柄，神

气起来。要是儿子对老子那样讲话，那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多大了？奥康诺先生问。

——十九了，老人回答。

——你为什么不给他找点事情做呢？

——没错，自他离开学校后，我没少费心思让他别染上酒瘾。我不会养活你的，我说，你得找份工作来养活自己。可是，他一有工作，情形更糟。他简直是酗酒成性。

奥康诺先生同情地摇了摇头。老人沉默不语了，眼睛盯着炉火。有人推开房门大声问：

——喂！是共济会成员在开会吗？

——谁呀？老人问。

——屋里这么暗，你们在干什么？那声音问。

——是你吗，海尼斯？奥康诺先生问。

——是我。屋里这么暗，你们在干什么呢？海尼斯先生一边问一边走到火炉旁。

他是一个瘦长的年轻人，蓄着浅棕色的胡子，小小的雨滴悬垂在他的帽沿上，他的外套领口向上翻着。

——嘿，是麦特，他对奥康诺先生说，你怎么样？

奥康诺先生摇了摇头。老人起身离开炉子，在屋里摸索了一会儿后，手里拿着两台蜡烛回来。他先后把它们伸进炉火里点着，然后把它们放在桌子上，整个房间里的一切便映入眼帘。炉火失去了欢快的色彩。墙壁光秃秃的，只有一张纸，上面印着选举地点。一张小桌子立在屋中间，上面堆满了纸。

海尼斯先生倚靠在炉架上问：

——他付你钱了吗？

——还没有呢，奥康诺先生说，我祈求上帝，今晚，他不要见我们有难处而不顾。

海尼斯先生笑了起来。

——他会付给你钱的，不用担心，他说。

——如果他想事业有成的话，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我希望他能更明智一些，奥康诺先生说。

——你怎么看，杰克？海尼斯先生用一种嘲讽的口吻问。

老人又回到他靠炉边的座位上，说：

——反正他会的，不像那个白铁工。

——哪个白铁工？海尼斯先生问。

——考尔根，老人轻蔑地说。

——是因为考尔根是工人，你才这么讲吗？一个老实巴脚的泥瓦匠和一个酒店老板有什么不同？这个工人不也像别人一样在公司里没有什么权利吗？这种权利要比那些见了地位高的人便脱帽致敬的人所具有的权利会更好，不是吗，麦特？海尼斯先生问奥康诺先生。

——我觉得你讲得有道理，奥康诺先生说。

——他是一个朴实的人，从不见风驶舵，他乐于代表劳动阶层，可正雇你拉选票的那家伙，仅仅想得到这样或那样的职位罢了。

——当然，应该有人来代表工人阶层，老人说。

——这个工人，海尼斯说，总是被解雇，分文得不到，但是他的劳动产品就是一切。他并没有给他儿子们，侄子们和叔伯兄弟们谋薪金优厚的职位。他也不想为了讨好德国君主而玷污都柏林的荣誉。

——怎么回事？老人问。

——你没听说爱德华王明年来这里时他们打算向他呈献一篇欢迎词吗？难道我们愿向一个外国国王磕头吗？

——我们选举的人是不会投票赞同那个欢迎词的，奥康诺

先生说。他热心的是民族独立运动的选举。

——他不会吗？海尼斯先生说，等着瞧吧，看他到底会不会。我知道他是谁。不就是特利基·迪基·梯尔尼吗？

——天哪！也许你讲得对，乔，奥康诺说，不管怎么讲，我希望他会带着钱来。

三个人都不言语了。老人开始把更多的煤屑敛在一起。海尼斯先生摘下帽子，抖了抖，然后，将衣领翻下，像刚进来时那样，将他西装翻领上那片常春藤叶显示一下。

——如果这个人还活着，他指着那片叶子说，我们就根本用不着谈欢迎词一类的事情了。

——是这样，奥康诺先生说。

——啊，愿上帝与他们常在，老人说。那么，在这片叶子里有某种生命吧。

屋里又鸦雀无声了。一个瘦小的人急步推门而入。他鼻子抽搐着，耳朵冰冷，快步走到炉旁，使劲搓着手，好像非要从手掌上搌出火星来不可。

——没钱，孩子们，他说。

——坐在这边，亨奇先生，老人说着把自己的椅子递给他。

——不要动那椅子，杰克，别搬动它了，亨奇先生说。

他朝海尼斯先生匆匆地点了点头，坐在老人让出来的椅子上。

——您是负责昂基尔街选票的吗？他问奥康诺先生。

——是呀，奥康诺先生说着，开始摸索衣袋找记事簿。

——你走访过格林姆斯吗？

——走访过了。

——他是什么态度？

——他不会作出任何承诺的。他说：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我

将以什么方式表达我的意见。不过,我觉得他的想法是对的。

——为什么?

——他问我被提名的后选人都有谁?我告诉了他,我提到了伯克神父的名字。我想这是合适的。

亨奇先生又开始抽起鼻子来,两手在炉火上又快又猛地搓着。然后,他说:

——看在上帝的份上,杰克再给我们弄一些煤来,肯定还有一些。

老人走出房间。

——事情毫无进展,亨奇先生说,摇了摇头。我问过那个小修鞋匠,但是他说:嘿,亨奇先生,现在每当我看到工作进展顺利时,就会想到你,你可以确信这一点。这个卑鄙的小修补工!哼,他还会成为什么别的东西吗?

——刚才我给你说什么来呢,麦特?海尼斯先生问,对,是特利基·迪基·梯尔尼。

——啾,他和他们一样爱耍花招,亨奇先生说,他肯定想捞取什么好处。见他的鬼去吧!难道他就不能像个男子汉一样把该付我们的钱全部付清吗?唉,亨奇先生,我必须对范尼先生讲……我已经花了不少钱了。这个卑鄙的,该死的擦皮鞋的小崽子。他忘记了他矮小的老爹在玛丽胡同经营廉价商品铺的时候了。

——你讲的可是真的?奥康诺先生问。

——上帝啊,当然是真的了,亨奇先生说,你从没听说过这件事吗?男人们常常在其它店铺开门前先去那里买背心,马甲和裤子什么的。特利基·迪基的老爹总是把一个黑颜色的小瓶子悬挂在墙角上。你没听腻了吧?各种各样的东西。我正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灯的。

老人回来了，手里拿着几个煤块，把它们东一块西一块丢进火炉里。

——真叫人为难，奥康诺先生说，他要是不付钱，怎么能指望我们替他做事呢？

——我也这样想啊，亨奇先生说。当我回家时，我希望能在大厅里看到一个管家。

海尼斯先生笑了起来，用肩膀头顶了一下，身子离开了壁炉架，想要走。

——当爱迪国王[1] 到来时，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说。好了，伙计们，现在我得走了，再见了。

他慢悠悠地走了出去。亨奇先生和老人没吭声。当门关上时，一直郁郁寡欢地注视着炉火的奥康诺先生突然喊了一声：

——再见了，乔。

亨奇先生顿了一下，朝门口的方向点了点头。

——说说看，他从炉子对面说，他来这里给我们的朋友带来了什么？他想要什么？

——唉，可怜的乔！奥康诺先生把烟蒂扔进火里说，其实，他和别人一样需要钱。

亨奇先生使劲抽了一下鼻子，吐了一大口痰，险些扑灭了炉火，炉膛里发出不满的嘶嘶声。

——我坦率地对你说吧，他说，我觉得他不是我们这个阵营里的人。如果你问我，我会说，他是考尔根的一个间谍。到处转游，设法弄清楚人家在干些什么。人家又不会怀疑你的。你明白了吗？

——可怜的乔看上去倒像个正人君子，奥康诺先生说。

---

① 指爱德华国王。

——他父亲可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亨奇承认道：可怜的老拉里·海尼斯！他在世时，做了不少好事。可是，恐怕我们的朋友并不是什么货真价实的东西。呸！我能理解一个缺少资财的人，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那种依赖他人的家伙。在这种人身上哪里还有一点男子汉的味道？

——他来这里，我不会热情款待他的，老人说，就让他替他那一边卖命去吧，不要来这里四处打探。

——我也搞不清楚，奥康诺先生掏出卷烟纸和烟叶，迟疑地说。我觉得乔·海尼斯是一个正直的人。他是个聪明的小伙子，笔头子很强。你还记得他写过的那个东西吗？

——某些山里人和芬尼亚运动成员[1]是有点聪明过头了，如果你问我的话，亨奇先生说。你知道我的直言相告正是针对那些家伙的吗？我相信他们当中有一半是被城堡雇用的。

——这就无法知道了，老人说。

——可是，我就知道这是一个事实，亨奇先生说。他们是城堡的工具……我不是说海尼斯……不，我想他只不过更聪明一些罢了。但是有这么一个长着一只鸡眼的小贵族——你知道我所指的那个爱国者是谁吗？

奥康诺先生点点头。

——如果你愿意，你会看到西尔上校的直系后裔的。啊，那也是一位爱国者心脏里流出的血！那如今是一个为了四便士就会出卖自己国家的人——啊——让我们跪下感谢全能的耶稣，他要出卖的是一个国家呀。

有人在敲门。

——进来！亨奇先生说。

---

① 指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爱尔兰争取民族独立的反英运动。

一个穷牧师或穷演员模样的人出现在门口。黑颜色的衣服紧紧裹着他那短小的身子，可要说出他披的是牧师的披肩，还是俗人的披肩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破烂的僧装披肩，被烛光映亮的裸露的扣子，在他的脖子周围向上翻着。他戴着一顶黑毡帽。脸上挂着雨珠，一闪一闪的，若不是上面两块红斑标明是颧骨的话，面色看上去就像湿腻腻的黄奶酪。他忽然张开他那长长的嘴巴，表达他的失望，同时又睁大他那格外明亮的眼睛，表达他的快乐和惊讶。

——噢，凯昂神父！亨奇先生连忙从椅子上起身说。是您吗？快请进！

——不啦，不啦！凯昂神父连忙说。他撅起嘴唇，就好像在对孩子讲话。

——为什么不进屋里坐一会儿？

——不啦，不啦！凯昂神父用一种谨慎的、过分温和的口气说。眼下，我就不打搅你们了。我只不过是来找范宁先生的。

——他在“黑鹰”那边，亨奇先生说。不过，你不想进来坐坐吗？

——不啦，不啦，谢谢！这只是一点公事罢了，凯昂神父说。太谢谢你了。

他从门口退了出去。亨奇先生拿起烛台走到门口，为他下楼照明。

——啾，请不必麻烦了！

——不麻烦，可这楼道也太暗了。

——不，不，我能看得见……太谢谢你了。

——现在可以了吗？

——可以了，谢谢……谢谢。

亨奇先生手持烛台走了回来，把它放在桌上，又在炉旁坐了

下来。屋里，又鸦雀无声了一会儿。

——说说看，约翰，奥康诺先生说，用另一张纸片将烟点着。

——嗯？

——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还是问我一个简单的问题吧，亨奇先生说。

——就我来看，范宁和他的关系好像非常密切。他们经常一起去凯万纳夫家。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神父吗？

——嗯，我想是吧……我认为，他正是你所说的那种害群之马。感谢上帝，好在像他这种人并不多。不过，我们还是有几个……他属于那种时运不济的人……

——他是怎样活动的？奥康诺先生问。

——那就是另一个秘密了。

——他依附于非国教教会还是国教教会或其它什么宗教机构，还是——

——不，亨奇先生说，我想他在为个人的利益四处走动……上帝宽恕我吧，他又说，我原以为他是那种嗜酒如命的家伙呢。

——还能再给点酒喝吗？奥康诺问。

——我也喝光了，老人说。

——我已经告诉小修鞋匠三回了，亨奇先生说，他会送来十来瓶啤酒的。我刚又问过他一次，可他穿着汗衫倚在柜台上和奥尔德曼·考利窃窃私语。

——为什么你不提醒他一下？奥康诺说。

——他同奥尔德曼·考利正说着话，我又不能走过去。我站在那里等着，直到他看见了我。我急忙说：关于我给你说过的那件小事……不会有问题吧，亨奇先生。他说，哎呀，那个小矮子肯定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他们在那里进行什么交易吧，奥康诺先生随口说。昨

天我瞧见他们三个在苏福尔克街头争论什么。

——我想，我知道他们在玩什么把戏，亨奇先生说。如今，想要当选为市长，你就得塞钱给市议员们。这样，他们才能让你做市长。上帝作证！我正认真考虑做一个市议员。你们觉得怎么样？我会得到那个职位吗？

奥康诺先生笑了起来。

——说到塞钱给……

——精神百倍地从市政厅坐车出来，身后这儿还站着头戴扑粉假发的杰克，怎么样？

——让我做你的私人秘书吧，约翰。

——好吧。我要让凯因神父做我的私人牧师。我们还将举办一个家庭聚会。

——宗教信仰嘛，亨奇先生，老人说，比起他们中的一些人来，你会保持一种更好的风格。那天，我和看门人老奇根聊天。你觉得你的新主人怎么样，派特？我问他。你现在还没有好好款待他吧，我说。款待！他说，他就靠油抹布的味道过日子的吧。你知道他对我说了些什么？哎，对上帝起誓，当时我就不相信他。

——说了些什么？亨奇先生和奥康诺先生问。

——他对我说：一位都柏林市长为了自己的正餐派人去买一磅排骨，你对此有何看法？这算不算高生活水平？他问道。哇！我说。一磅排骨，他说，竟然进了市府大厦。哇！我说，现在是哪种人能够大摇大摆地进出那里呢？

正说着，有人敲门，一个男孩子伸进头来。

——什么事？老人问。

——我从“黑鹰”店来，小孩说着，从门口走了进来，把一只篮子放在地板上，响起瓶子的碰撞声。

老人帮那孩子把酒一瓶一瓶地从篮子里拿出来，放在桌子上，清点清楚。把这些事办完后，那孩子把篮子挎在胳膊上，问道：

——有酒瓶子吗？

——什么酒瓶子？老人问。

——你不让我们先把它们喝掉吗？

——我也是来要酒瓶的。

——明天来吧，老人说。

——过来，孩子！亨奇先生说，你跑步去奥法瑞尔那里为我们借一把开塞钻，就说是亨奇先生借的。告诉他，不超过一分钟。你先把篮子留在那里。

孩子去了，亨奇先生高兴地搓着手说：

——嗯，他毕竟不是那么坏。不管怎样，他还是言行一致的。

——没酒杯，老人说。

——不必为这事担心，杰克，亨奇先生说。用酒瓶子喝酒的好男子有的是。

——反正总比什么也没有强，奥康诺先生说。

他倒是个不坏的人，亨奇先生说，只有范宁与他有这样的债务关系。他是好意，你知道，非常客气。

那孩子拿来了开塞钻。老人打开三瓶酒，把开塞钻又递了回去。亨奇先生问那孩子：

——想喝点吗，孩子？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先生，那孩子说。

——老人不情愿地又打开一瓶，递给那孩子。

——你多大了？他问。

——十七了，那孩子说。

老人没再说什么，那孩子接过那瓶酒说了一声向亨奇先生阁下致敬，将瓶子里的酒一饮而尽，把瓶子放回桌子上，用袖口擦了擦嘴，然后，拿起开塞钻，从边门走出去，嘴里还咕哝着致敬一类的话。

——酒就是这样开始喝起的，老人说。

——这就是苗头，亨奇先生说。

老人把他打开的三瓶酒分发了，他们一起喝起来。喝罢，每个人都顺手把酒瓶放在壁炉上，心满意足地吸了口长气。

——嗯，今天我工作得还不错，亨奇先生顿了一下说。

——是吗，约翰？

——是的。在道森街，我带他办了一两件实实在在的事，克罗夫顿和我本人。我们俩中，你们知道，克罗夫顿（当然是个正派的小伙子），可是作为游说者，他是毫无用处的。他不屑与人交谈。当我与人交谈时，他只站在一边旁观。

这时，有两个男人走进屋来。一个长得胖胖的，那身蓝色哔叽呢衣服好像随时都可能从他歪斜的身上滑落下来。他脸盘大，神情活像个小牛犊，目不转睛，胡须灰白。另一个要年轻瘦弱得多，瘦削的脸刮得干干净净。他戴着高高的双层领结和一顶宽边圆顶的硬礼帽。

——喂，克罗夫顿，亨奇先生对那位胖子说，真是说谁谁就到……

——从哪里搞来的酒？年轻人问。那母牛下崽了吗？

——噢，当然了，莱昂斯总是把喝酒看作头等大事！奥康诺先生笑着说。

——你们这些人就用这种方式游说吗？莱昂斯先生说，克罗夫顿和我可是在凄冷的雨天外出拉选票呢。

——嘿，别大言不惭了吧，亨奇先生说，我在五分钟内拉的

选票比你一周拉的选票还要多。

——再打开两瓶黑啤酒,杰克,奥康诺先生说。

——没有开塞钻,老人说,我怎么能打开?

——等等,等等! 亨奇先生说着,猛地站了起来。你们见过这种小把戏吗?

他从桌子上拿起两瓶酒,走到炉火边,把它们放在炉旁的铁架上。然后,挨着炉火坐了下来,拿起手中的酒瓶,又呷了一口。莱昂斯先生倚坐在桌沿上,把帽子往脑后一推,开始摇荡起腿来。

——哪一瓶是我的? 他问。

——这家伙吧,亨奇先生说。

克罗夫顿先生在一个箱子上坐了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炉旁铁架上的另一瓶酒。他沉默不语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二是他认为在座人的身份比他低下。他一直为保守党人沃肯思拉选票,但是,当保守党换掉他们的人选,矬子里拔将军转而支持民族主义党候选人时,他又被雇佣为梯尔尼工作。

几分钟后,只听"噗"的一声,瓶塞从莱昂斯的那瓶酒的瓶口飞了出来。莱昂斯先生急忙跳下桌子,走到炉旁,拿走那瓶酒,又回到桌子那边。

——我正告诉他们,克罗夫顿,亨奇先生说,我们今天拉的选票少得很呢。

——你从谁那里得到了选票?

——从帕克思那里拉了一张,从埃特金森那里拉了两张。我还争取到了道森街的监护。他也是个好老头,一个真正的老风流,老保守党人。你们的候选人不是一个民族主义党的成员吗? 他问。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人,我说。他赞同和支持一切能给这个国家带来好处的事情。他还是个大纳税人,我又说。

在本市他房产很大，还有三处商场。可他并没有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降低税额，不是吗？他是一位杰出而受人尊敬的公民，一位济贫法的捍卫者。他不属于任何党派，无论是好的，坏的，还是不好不坏的。我就是这样同他们交谈的。

——关于向那位国王献辞一事办得怎么样了？莱昂斯先生喝了一口酒，咂了咂嘴问。

——听着，亨奇先生说，正像我对那个老监护所说的，在这个国家里，我们需要的是资本。那位国王的到来意味着钱流入这个国家，都柏林的市民将从中受益。看看下面所有码头附近一带的工厂都空闲着，如果我们只想让这些旧产业、磨坊、造船厂运转起来，就看看我们这个国家全部的资金吧。我们需要的正是资本。

——但是，问题在这里，约翰，奥康诺先生说，为什么我们应该欢迎英国国王？帕内尔本人并没……

——帕内尔[①] 已经死了，亨奇先生说，我就是这么看的。这个王子的老母亲一直不让位，直到他头发变成灰白了，才让他登上王位。

他是一位饱经沧桑的人，对我们深怀好意。他是位极其正派的人，如果你问我的话，听不到有关他的流言蜚语。他只是自言自语地说：老王后根本不想见到这些野蛮的爱尔兰人，耶稣啊，我要亲自去那里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当这个人来这里进行友好访问时，难道我们要侮辱他吗？嗯？我说得不对吗，克罗夫顿？

克罗夫顿先生点了点头。

---

① 查尔斯·斯图亚特·帕内尔(1846—1891)，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倡导爱尔兰自治。

——可是，毕竟，莱昂斯先生争辩说，爱德华国王的生活并不是非常……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亨奇先生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崇拜他。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爱热闹的人，就像你我一样。他喜欢喝烈酒，也许他有点放浪不羁，他还是个优秀的运动员。该死的，我们爱尔兰人对此就不能公平看待吗？

——不错，莱昂斯先生说。但是，现在让我们看看帕内尔的情况吧。

——上帝啊，亨奇先生说，这两人的情况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我意思是，莱昂斯先生说，我们有我们的理想。现在我们为什么要欢迎一个像他那样的一个人呢？在帕内尔做了那些事之后，你认为他做我们领导人合适吗？那么，为什么要为爱德华七世献辞呢？

——今天是帕内尔的周年纪念日，别让我们惹起仇恨来。我们都尊敬他，既然他已经死了——甚至保守党也大势已去了，他转向克罗夫顿先生又说。

"噗！"软木塞到底飞出了克罗夫顿先生的那个酒瓶。克罗夫顿先生从箱子上站了起来，走到炉旁。当拿着猎物走回来时，他深沉地说：

——在议院，我们一方尊敬他，因为他是一位高贵的人。

——你说得对，克罗夫顿！亨奇先生激动地说，他是唯一使群雄俯首称臣的人。趴下，你这狗！躺下，你这狗杂种！他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进来，乔！进来！瞧见海因斯先生出现在门口，他大声说。

海因斯先生慢慢走了进来。

——再打开一瓶黑啤酒，杰克，亨奇先生说，噢，我忘了没有

开塞钻了！来，递给我一瓶，我把它放在炉边上。

老人又递给他一瓶，他把它放在炉旁铁架上。

——坐下吧，乔，奥康诺先生说，我们正议论那位首领呢。

——是呀，是呀！

海因斯先生挨着来昂斯先生坐在桌边上，但没吭声。

——可是，他们当中有一位没有背弃他，亨奇先生说，上帝作证，我要为你讲话，乔！上帝作证，你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紧随着他。

——嗳，乔，奥康诺突然说，把你写的那篇东西给我们，你还记得吗？你已经把它带来了，是吗？

——对！亨奇先生说，把它给我们吧。你们以前听过他那篇东西吗？现在就听听吧：一部杰出的作品。

——来吧，奥康诺先生说，再朗诵一遍，乔。

海因斯先生似乎并没有立刻想起他们指的是哪一篇，但是，他想了一会儿，说：

——噢，是那篇东西……现在来看，那篇东西肯定有点陈旧了。

——拿出来吧，老兄！奥康诺先生说。

——嘘，嘘，亨奇先生说，现在就开始吧，乔！

海因斯先生犹豫了好一会儿。然后，默默地摘下他的帽子，把它放在桌子上。站了起来。他似乎正在心里预习那篇作品。等了好一会儿，他才郑重地朗诵道：

帕内尔之死

1891 年 10 月 6 日

他清了一两下嗓子，然后开始背诵道：

他死了，我们无冕的国王死了。
　啊，爱尔兰，悲痛地哀悼
他的死亡，那帮穷凶极恶的
　现代伪君子把他击倒。

他被那伙卑鄙怯懦的小人所害，
　可他的荣耀却从那困境中升现；
爱尔兰的希望，爱尔兰的梦想，
　在那君主政治柴火堆上烟消云散。

在王宫，在陋室，在茅舍，
　爱尔兰的心，八方四面，
都因痛苦而扭曲，为他的去世，
　爱尔兰本会因他而获得尊严。

爱尔兰本会因他而名扬四海，
　那面绿色的旗帜会迎风招展，
她的政治家，歌手和斗士
　会屹立于世界各国面前。

他梦想(啊，那只是个梦想!)
　自由：可是当他竭尽全力
去获取他的梦想时，背叛
　斩断了他同他热爱之物的联系。

那些卑鄙怯懦的帮凶应该感到羞耻，

他们嘲笑他们的君主或用吻
将他出卖给那帮乌合之众
摇尾乞怜的牧师们——绝非他的友人。

持久的耻辱能淹没掉
对那些人的记忆,他们竭力
想诋毁那人的崇高的声名,
可他曾自豪地给他们以激励。

他倒下了,像那些伟人一样,
勇敢无畏直至最后一息,
现在死亡已将他同
爱尔兰昔日的英雄联系在一起。

再也没有争吵冲突声音打扰他的睡眠!
他静静地安息着:现在没有人类的痛苦
或勃勃的雄心激励他
登上荣耀的顶峰。

他们不择手段:他们击倒了他。
但是,爱尔兰,听,他的英灵
会冉冉上升,宛如凤凰从烈焰中升起,
那天的黎明划破天空。

自由时光降临我们的那天,
在那天爱尔兰能够酒杯高举
为一种痛苦而感到欣喜

——对帕内尔的记忆。

海因斯先生又坐在桌子上。他朗诵完后,先是一片沉默,继而爆出一片掌声,就连海因斯也鼓起掌来。掌声持续了一会儿。掌声停息后,所有的听众都默默地饮着酒。

噗! 瓶塞又从海因斯先生的那酒瓶里飞了出来,可是,海因斯先生脸色泛红,光着头,仍然坐在桌子上。他仿佛没有听见那声邀请。

——好老兄,乔! 奥康诺先生说着,掏出卷烟纸,将好一些的放入烟袋,以此来掩饰自己的情绪。

——你觉得怎么样,克罗夫顿? 亨奇先生大声问。难道不好吗? 嗯?

克罗夫顿先生说这确实是一篇非常出色的作品。

高万隆 译

一位母亲

霍洛汉先生是爱尔兰成熟协会的会长助理，已在都柏林上上下下奔忙了近一个月，安排了八场音乐会。两只手和口袋里都塞满了一张张脏兮兮的纸片，他拖着一条瘸腿，他的朋友们因此称他为“跛脚霍洛汉”，他不停地满城奔波，按钟点站在街头辩解观点，做做笔记；不过，最终还是卡尼夫人安排了一切。

德维琳小姐是赌气成为卡尼夫人的。她曾受教于一家高级女修道院，并在此学习过法语和音乐。由于她生来脸色苍白，为人处事态度冷淡，因此上学校时没交几个朋友。到了该出嫁的年龄，家里人才让她到许多人家走动，她的演奏和曲高和寡的举止得到了许多人的赏识。身置其凛然难近的才华天地里，她坐等某个求婚者勇敢地来求婚，为她提供一个灿烂的人生。可是，她所遇见的年青人均属平庸之辈，懒得给他们什么鼓励，所以她只好暗暗吃了许多土耳其拌砂糖聊慰她的种种浪漫愿望。然而，当她接近女大当婚的那步，她的朋友开始对她品头论足时，她嫁给了奥蒙德码头的一位制靴工人卡尼先生，一下子堵住了她朋友们的嘴。

他比她年长许多。他那一本正经的谈话总在他那漂亮的栗色大胡子间断断续续地发生着。结婚一年后，卡尼夫人发现这样一个人要比具有浪漫情调的人受用得多，可她从未放弃自己的浪漫念头。他严肃、节俭、虔诚；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五总是要去教堂圣坛前祷告，有时还与夫人一起去。更多的时候是独自

前往。然而她从未淡化自己的宗教信仰，对他来说是一个好妻子。如果他们去一位陌生人家参加晚会，只要她把眉梢轻轻往上一挑，他就会站起来离开晚会。当他咳嗽得厉害时，她就用鸭绒被盖住他的双脚，然后做一个酽酽的朗姆甜饮料给他喝。在她丈夫那方面，他称得上是一位模范父亲。他每周向一家公司交一小笔款，等女儿们长到二十四岁时，他可以为她们确保一百英镑的嫁妆。他把大女儿凯思琳送到一所条件良好的修道院去学习法语和音乐，然后为她付学费，继续在皇家音乐学院深造。每年七月份，卡尼夫人总是要找机会告诉朋友：

——我那好男人准备带我们去斯克里山庄玩几周。如果不是斯克里山庄呢，那就准是豪斯山庄或灰石山庄①。

爱尔兰复兴运动开始成为潮流时，卡尼夫人决定利用一下她女儿的名字的优势②，并且请来一位爱尔兰语教师。凯思琳和她妹妹把带有爱尔兰风光的明信片寄给朋友们，朋友们也寄回一些别的爱尔兰风光明信片。在特殊的星期天，卡尼先生和他的一家人去天主教堂时，一小群人做完弥撒后总会聚集在教堂大街的那个角落。他们都是卡尼一家的朋友——音乐界的朋友或者民族主义分子的朋友。他们把街谈巷议尽数抖落一气之后，便一起互相握一握手，一边为有这么多只手交叉而握大笑不止，然后彼此用爱尔兰语告别。不久，凯思琳·卡尼小姐的名字就能常在人们口头听说了。人们说她在音乐上很有天赋，是个

① 爱尔兰海边的三个避暑山庄。

② 凯思琳这个名字在爱尔兰很普遍，因而有一点民族色彩。

乖巧的女孩儿，更有甚者，她还是一个语言运动的信仰者①。卡尼夫人对此颇感满意。因此，有一天霍洛汉先生前来找她，提议她女儿为四场他的爱尔兰成熟协会即将在古音乐大厅举办的系列大型音乐会伴奏时，她一点儿也不吃惊。她把他带进客厅，请他就座，拿出盛有威士忌酒的细颈玻璃瓶和装饼干的银盒子。她对这项计划的具体细节呕心沥血，出谋划策，劝三阻四。合同终于签订了，按合同凯思琳将为这场系列音乐会伴奏，并获得八几尼的报酬。

霍洛汉先生对记帐单和安排节目项目是新手，卡尼夫人便大力协助。她机智老练。她知道对哪些艺术家应花大钱，对哪些艺术家应花小钱。她知道第一位出场的男高音歌手总不喜欢在米德先生的滑稽表演之后出场。为了使观众自始至终兴趣盎然，她把那些拿不准的节目安排在一向叫座的节目之间。霍洛汉先生每天都来拜访她，就某个问题上向她讨教。她一贯友好相待，想办法出主意——其实就是一种家庭气氛。她把玻璃细颈酒瓶推到他跟前，说：

——霍洛汉先生，自己来吧！

他在一边自斟自饮时，她说：

——别怕！这点事没什么可怕的！

一切进行得一帆风顺。卡尼夫人在布朗·托马斯服装店购置了一些漂亮的艳红色花边，缀在凯思琳演出服前面。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不过遇上应该破费的场合就得破费呀。她买了十几张两先令一张的最后一场音乐会的门票，送给那些要不然出席与否让人放心不下的朋友。她事无巨细，多亏了她，要做的事情都做了。

---

① 凯尔特语。

音乐会分别于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和星期六上演。星期三晚上，卡尼夫人和女儿一起来到古音乐大厅时，她对一些事颇看不顺眼。几个年轻人外套上戴着鲜亮的蓝色徽章，无所事事地站在前厅里，其中竟没有一个人穿夜礼服。她和女儿从旁走过时，往音乐厅敞开的门里迅速瞅了一眼，这才明白了为什么这些引座员无事可做。起初她还以为自己弄错了时间，没有，差二十分八点嘛。

在舞台后面的化妆室里，她被引荐给协会会长菲茨帕瑞克先生。她莞尔一笑与他握了握手。他是个个头矮小的男子，有着一张发呆的白脸。她注意到他把棕色的软帽子随随便便地歪戴在一边，而且他讲话的口音平淡无奇。他手中拿着一张节目单，和他谈话时竟把其中的一端嚼成了湿汲汲的纸浆。他对种种让人失望的事情看样子还满不在乎。霍洛汉先生每隔几分钟就跑回化妆室报告包厢里的情况。艺术家们不安地彼此交谈着，不时地朝镜子里瞥几眼，把他们的乐谱一会儿卷起，一会儿铺开。快到八点半时，厅里有些人才开始表现出有点想看节目的愿望。菲茨帕瑞克先生走进大厅，茫然地对着一屋子人露出微笑，说：

——请注意，女士们，先生们，我想我们最好开场吧。

卡尼夫人因他话中那个非常平淡的尾音轻蔑地看了几眼，然后转过身来用鼓励的口吻对女儿说：

——亲爱的，你准备好了吗？

她瞅准个空子时，赶快把霍洛汉先生叫到一边，要他跟她说说，这一切是怎么回事。霍洛汉先生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只说委员会安排四场音乐会是个错误：四场太多了。

——还有那些艺术家们！卡尼夫人说。当然他们尽了最大努力，可他们确实不够格呀。

霍洛汉先生承认这些艺术家们不够格，可他说委员会已经决定让前三场音乐会任其发展，让那些高手在星期六晚上才露面。卡尼夫人没有再说什么，可是随着低劣的节目在舞台上不断上演，大厅里本来就为数不多的观众越来越少时，她开始后悔自己为这样一场音乐会费心劳神了。有些事情她本来看不惯，菲茨帕瑞克茫然的微笑更让她生气。但是她缄默不语，静观音乐会如何收场。音乐会还不到十点就结束了，所有的人都匆匆忙忙回家去了。

星期四晚上，来听音乐会的人多一点，可是卡尼夫人马上就看出大厅里的人都是持请柬的观众。观众看上去五花八门，好像音乐会变成了一次非正规式的服装彩排。菲茨帕瑞克先生看起来还很自得其乐；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卡尼夫人对他的举止憋了一肚子气。他站在幕的边沿，不时地伸出头来，与楼上那个角落的两个朋友交换着笑声。就在那天晚上，卡尼夫人得知星期五的音乐会将被取消，委员会将竭尽全力保证星期六晚上的圆满演出。她得知这一消息后，便设法找到霍洛汉先生。他正匆匆忙忙地瘸着腿去给一位女士送柠檬水。她把他拦下来，问他这可是真的。是的，这是真的。

——可是，当然这不会改变合同的吧，她说。合同上可是四场音乐会。

霍洛汉先生看起来很匆忙；他建议她去找菲茨帕瑞克先生谈。卡尼夫人此时开始有点警觉了。她把菲茨帕瑞克先生从幕边叫到一旁，告诉他她女儿签订了四场音乐会的合同，按照合同条文规定，她当然都应该按原来的协议拿报酬，无论贵协会是否还计划举办四场音乐会。菲茨帕瑞克对这一问题的要点没有马上反应过来，好像无法解决这一难题，说他将把这一问题提交委员会讨论。卡尼夫人的脸上开始露出愠色，她尽力克制住自己

才没有提出以下问题：

——请问，谁是委员会儿？

但是她明白，她那样说话是有失女士风度的；于是她沉默不语。

星期五一大早许多小男孩被派往都柏林的各大街道，个个手中抱着一捆捆宣传广告。所有晚报专门刊登了吹捧性的短文，提醒广大音乐爱好者第二天晚上将要上演的音乐会。卡尼夫人虽说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保证，但她想还是把她的部分疑虑告诉丈夫为好。他仔细地听过，说如果星期六晚上他和她一起去，那样也许更好。她同意了。她尊重自己的丈夫，一如尊重邮政总局，认为他是某种强大、安全和牢靠的东西；尽管她知道他才能有限，可她欣赏他身为男性的抽象价值。他提出与她同行，她很高兴。她对自己的计划想了一遍又一遍。

这场大型音乐会的夜晚终于来临了。卡尼夫人与丈夫、女儿在音乐会开始前四十五分钟就赶到了古音乐大厅。运气不佳，那是个阴雨连绵的夜晚。卡尼夫人把女儿的服装和乐谱交给丈夫保管，自己在音乐厅四处寻找霍洛汉先生或菲茨帕瑞克先生。她谁都没有找到。问引座员音乐厅是否有委员会的成员，几经周折，引座员终于带来了一位名叫贝尔尼小姐的矮小女人。卡尼夫人向她解释说，她想见委员会里的一位会长。贝尔尼小姐说他们随时就到，并问她自己能为她做点什么。卡尼夫人用审视的目光看了看这张有点显老的脸，见她满脸可信的热情的表情，便回答说：

——不，谢谢你！

这位矮小的女人希望他们有一个良好的演出场地。她看着外面的雨天，湿漉漉的街道一片阴郁，使那可信和热情的表情从其布满皱纹的脸上渐渐消失了。然后她轻松地感叹到：

——啊！上帝知道我们尽了最大努力。

卡尼夫人只好回到了化妆室。

艺术家们陆续地到了。男低音歌手和第二男高音歌手已经来了。男低音歌手杜冈先生是个瘦弱的年轻人，蓄着一撇松散的黑胡子。他是城里一家办公室的门卫的儿子，从小就在那个回声朗朗的门厅里唱着一些拉长的男低音调子。从这一贫贱的地位，他一步一步地往上爬，直至成为一流的艺术家。他曾在大型歌剧中扮演过角色。一天晚上，一名歌剧艺术家病倒了，他便在女王剧院上演的《玛丽塔纳》一剧中扮演了其中的国王角色。他把乐曲唱得充满感情，声音洪亮，受到顶层楼座观众的热烈欢迎。但是，可惜他考虑欠周到，用带手套的手擦了一两次鼻子，损害了他的美好形象。他没有架子，沉默寡言。他说"你呀"说得很轻，很难引起别人的注意，而且为了保护嗓子从来不喝比牛奶更烈的饮料。第二男高音歌手贝尔先生，身材矮小，金发，每年都为获奖而参加爱尔兰音乐节的歌唱比赛。第四次参赛时，他曾获得过铜牌。他极为紧张，极为妒嫉其他男高音歌手，却也只能用热情奔放的友好态度掩盖他的紧绷绷的嫉妒。他依靠幽默让人们明白音乐会对他来说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因此，当他看到杜冈先生时，他走过去对他说：

——你也参加了吗？

——是的，杜冈先生说。

贝尔先生对他的患难伙伴大声笑着，伸出手来说：

——握握手！

卡尼夫人从这两个年轻人身边走过，到幕的一边来观看剧场。座位很快被观众一一坐满了，观众席上回荡着愉快的说笑声。她走回来，私下与丈夫交谈着。显然他们在谈论凯思琳，因此他俩都经常瞅一瞅凯思琳。凯思琳正站着与她的一位民族主

义者朋友、女低音希利小姐聊天。此时，一位脸色苍白的陌生女人独自走进化妆室。女人们用尖刻的目光看着那套已经褪色的、罩在一具弱体上的蓝服装。有人说她就是女高音格林女士。

——我纳闷儿他们是从哪儿把她给挖出来了，凯思琳对希利小姐说，我敢肯定我从来没听说过她。

希利小姐只得一笑了之。这时，霍洛汉先生一瘸一拐地走进化妆室，这两位年轻小姐问他那位不知姓名的女人是谁。霍洛汉先生说她是从伦敦来的格林女士。格林女士在化妆室的一个角落里稳住脚，拘谨地拿着一卷乐谱，她那不安的目光不时地朝不同的方向投去。阴影为她那身褪色的服装遮了丑，却也不失时机地使她那锁骨后面的小窝儿显露出来了。大厅里的吵嚷更加清晰可闻。第一男高音和男中音歌手同时到达。他们衣着整齐，得意扬扬的派头，在同行中间显露出几分阔佬儿的气息。

卡尼夫人把女儿带到他们跟前，亲切地与他们交谈着。她想与他们处好关系，但在尽力做到以礼相迎的同时，她的两只眼睛却一直随着霍洛汉先生那一颠一跛、晃来晃去的身影活动。一等她找到借口脱身时，她就跟在霍洛汉先生后面走开了。

——霍洛汉先生，我想与你谈一会儿，她说。

他们来到走廊中比较僻静的地方。卡尼夫人问他，她女儿什么时候能得到酬金。霍洛汉先生说菲茨帕瑞克先生负责此事。卡尼夫人说她对菲茨帕瑞克先生很不熟悉。她女儿签订了一份八几尼的合同，她理当得到这笔钱。霍洛汉先生说这与他毫不相干。

——为什么与你毫不相干？卡尼夫人问。难道不是你给她弄来这份合同的吗？无论如何，如果这与你无干，却与我有关，我非管到底不可。

——你最好去找菲茨帕瑞克先生谈吧，霍洛汉先生非常冷

淡地说。

——我与菲茨帕瑞克一点不熟悉，卡尼夫人重复道，我这儿有合同，我要一切都按合同办事。

她回到化妆室里，她的脸有点涨红。室内气氛很活跃。两个身着室外服装的男人占据了壁炉前的地方，正与希利小姐和那个男中音歌手亲密地交谈着。他们是《自由民》杂志的评论家和奥麦登·伯克先生。这位《自由民》杂志的评论家进来说，因为他要报道一位美国神父将在公寓大厦举办的讲座，所以他无法等到音乐会开始。他说他们将把报导给他留在《自由民》杂志办公室里，要去把这个报告往杂志里安排一下。他头发灰白，嗓音悦耳，仪表讲究；手里拿着一根灭火的雪茄，他身边还残留着丝丝缕缕的青烟。音乐会和艺术家们使他不胜厌烦，他无心逗留太久，身子斜倚着壁炉没有动。希利小姐站在他面前，又说又笑。他已有一把年纪，一眼看得穿她为何对他彬彬有礼；但却人老心不老，不甘心把时间花费在叙述原因上。她身上的暖意芳香和色彩使他心猿意马。他惬意地意识到他眼前的那副缓缓起伏的胸脯此时此刻是为他而做的，那笑声，香气以及频频递送的秋波也是他的贡品。当他再无法延宕时，他才不无遗憾地与她道别。

——奥麦登·伯克将记下一些情况，他向霍洛汉先生解释道，我把他的报导安排进杂志。

——太谢谢你啦，亨瑞克先生，霍洛汉先生说，我知道你会好好安排的。你走之前不要喝点什么？

——好吧好吧，亨瑞克先生说。

这两个男人穿过弯弯曲曲的走廊，上了黑魆魆的楼梯，来到了一间很僻静的房间，一位引座员正为几位绅士开酒，奥麦登·伯克先生就在他们中间，他靠本能找到了这间屋子。他是位和

蔼可亲的老人，站着不动时，他总是拄着一把丝面大雨伞使其仪表堂堂的身体保持平衡。他那华而不实的西部地区的名字就是一把道义雨伞，他借此来平衡财务上的收支平衡。他广泛受到众人的尊重。

就在霍洛汉先生款待这位《自由民》杂志评论家时，卡尼夫人异常热烈地与丈夫喋喋不休，她丈夫只好提醒她把声音放低一些。化妆室里其他人的谈话变得紧张起来。第一个登场的贝尔先生手执乐谱站着等待上场，伴奏员却无动于衷，显然有什么事出了差错。卡尼先生捋着胡子，目视前方，卡尼夫人正在凯思琳的耳边悄声细语地叮嘱着什么。剧场里传来了叫场声、鼓掌声和跺脚声。第一男高音、男中音和希利小姐站在一起静静地等候着，但是贝尔先生却神色紧张，担心观众会以为他来迟了。

霍洛汉先生和奥麦登先生走进了屋子。一会儿，霍洛汉先生觉察出了屋子里的安静。他走到卡尼夫人跟前，恳切地与她交谈起来。就在他们谈话时，大厅里的喧闹声越来越厉害了。霍洛汉先生满脸通红，很激动的样子。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卡尼夫人却只三言两语地插几句话。

——她不会上场的。她必须先拿到她的八几尼的钱。

霍洛汉先生无可奈何地指向观众正在鼓掌和跺脚的剧场。他向卡尼先生和凯思琳求援，但是卡尼先生只是不停地捋着胡子，凯思琳则眼睛向下看着，移动她那新鞋子的鞋尖：这不是她的过错。卡尼夫人重复道：

——得不到钱，她是不会出场的。

喋喋不休地嚼了一阵舌根后，霍洛汉先生急匆匆地一瘸一拐走出去了。化妆室顿时静下来。当这种紧绷绷的沉默气氛越来越让人不堪忍受时，希利小姐对那位男高音歌手说：

——这个星期你看见过帕特·坎贝尔夫人了吗？

男高音歌手没有看见坎贝尔夫人，但听人说她一切都好。他们的谈话到此就没有下文了。第一男高音歌手低下头来开始数垂及腰间的那条金链子上的环扣，含着笑随意哼着几个音调，观看在鼻子前窦上产生的反应。大家都不时地朝卡尼夫人瞥几眼。

音乐剧场里的喧闹声已经变成了叫嚷声，这时菲茨帕瑞克先生冲进化妆室，后面紧跟着气喘吁吁的霍洛汉先生。剧场里的鼓掌声和跺脚声、还不时地插来几声口哨。菲茨帕瑞克先生手中拿着几张钞票。他数了四张递到卡尼夫人手中，说幕间休息时她会拿到另外的一半。卡尼夫人说：

——这少了四先令呢。

但是凯思琳立即整理了一下衣裙，对第一个上场的贝尔先生说：好了，贝尔先生。贝尔先生在一旁哆嗦得像一棵白杨树。歌唱家和伴奏员同时出场了。剧场的吵闹声顿时消失了。稍停几秒钟后，钢琴声响起来。

除了格林女士的演唱外，音乐会的前半场进展得很成功。那位可怜的女士用一种空洞的上气不接下气的嗓音演唱《基拉尼》，她的声调和发音的风格早已过时，她却以为这会给她的演唱增添风采。她看上去好像刚从陈旧的舞台戏装柜里重现人形，剧场那些坐在便宜座位上的观众对她的尖声尖气如泣如诉的声调大加嘲笑。但是，第一男高音和男中音歌手却使满场观众鸦雀无声。凯思琳演奏了一组爱尔兰选曲，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前半场的压轴节目是一首鼓舞人心的爱国诗，朗颂者是一位筹备业余演出的年轻女士。这个节目理所当然地赢得了掌声；演出结束时，观众心满意足地走出去休息。

与此同时，化妆室里沸沸扬扬，如炸了蜂窝。霍洛汉先生、菲茨帕瑞克先生、贝尔尼小姐、两位引座员、男中音、男低音歌手

和奥麦登·伯克先生聚在一个角落里。奥麦登·伯克先生说这是他亲眼目睹的丑态百出的演出，凯思琳·卡尼小姐在都柏林的音乐生涯就此结束了。有人问男中音歌手如何评价卡尼夫人的行为，但他不想对此事说长道短。他已得到他的酬金，希望与人和睦相处。但是他说卡尼夫人应该为艺术家们多想想。引座员和会长们争吵得面红耳赤，对幕间休息时该怎么办相持不下。

——我同意贝尔尼小姐的观点，奥麦登·伯克先生说，分文也不给她了。

卡尼夫人、她丈夫、贝尔先生、希利小姐以及那个必须朗诵那首爱国诗的年轻女士站在化妆室的另一角落里。卡尼夫人说委员会对她肆无忌惮，不择手段。她不惜工本，四处奔波，慷慨解囊，到头来却落得这般下场。

他们认为他们只是在跟一个女孩儿打交道，因此可以随意欺侮她。但是，她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打错了算盘。如果她是个男人，他们就不敢如此对待她。但是她要保证自己的女儿得到她应有的权利。她不能让人愚弄。如果他少付一文钱，她就会让整个都柏林满城风雨。当然，从艺术家的角度看，她感到抱歉。可是她又有什么别的法子呢？她向第二男高音诉说委屈，男高音说，她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然后她又问希利小姐怎么看，希利小姐本想加入另一伙人，但又不愿这么做，因为她是凯思琳一家的好朋友，经常受到卡尼一家的邀请。

前半场一结束，菲茨帕瑞克先生和霍洛汉先生就来到卡尼夫人跟前，告诉她下星期二委员会开会之后，他们再付给她女儿另外那四个几尼。如果她女儿下半场拒绝演奏，委员会将考虑撕毁合同，分文不付。

——我没见到委员会的任何成员，卡尼夫人生气地说。我女儿有合同。她一定要把这四英镑八先令拿到手，要不然她不

往舞台上迈一步。

——你使我大吃一惊，卡尼夫人，霍洛汉先生说，我从来也没想到你会这样对待我们。

——你们又是如何对待我的呢？卡尼夫人问。

她满脸怒气，看起来好像要对什么动手的样子。

——是我在争取我的权利，她说。

——你应当讲点体面，霍洛汉先生说。

——应当吗，真的？……可当我问到我女儿什么时候能拿到报酬时，我得不到一个体面的答复啊。

她把头往后一仰，学着一种虚张声势的语调说：

——你必须去找会长谈嘛。这事与我无关呀。我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要做的就是到处去行骗。

——我原以为你是位女士呢，霍洛汉先生说着，突然从她身边走开了。

从此以后，卡尼夫人的行为受到了所有人的指责：每个人都赞同委员会的所作所为。她站在门口，怒气冲冲，与丈夫和女儿争执着，向他们做着手势。她一直等到下半场的开幕时间到了，满心希望会长们会来找她。可是希利小姐心肠软，答应了伴奏一二首演唱。卡尼夫人不得不站到一边，让男中音歌手和他的伴奏者走上舞台。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如同一块愤怒的石头，而且一听到上演歌曲的最初几个音调，便抓起女儿的斗篷，对丈夫说：

——叫辆出租！

他马上走出了剧场。卡尼夫人给女儿披上了斗篷，紧跟着丈夫。她走过门厅时，停下脚步，狠狠地盯着霍洛汉先生的脸。

——我跟你还没完，她说。

——可我跟你已经完了，霍洛汉先生说。

凯思琳低眉下眼地紧跟在母亲的身后。霍洛汉先生踱来踱去，强压着一腔怒火，只觉得他的皮肤受着火的炙烤。

——这还算个淑女啊！他说，好啊，她还算个淑女哟！

——你这就做对了，霍洛汉，奥麦登·伯克先生说着，赞许地举起了他的雨伞。

郭 燕 译

体　　面

当时在盥洗室的两位绅士力图把他扶起来:可是扶不动他。他蜷缩在楼梯脚下,他就是从那上边滚下来的。他们只能帮他翻过身来。他的帽子滚到好几码以外,他的衣服脏兮兮的,沾满了地板上的污垢,他脸朝下倒在地板上起不来。他闭着眼睛,鼻子喘着气。一条细细的血从他嘴角滴下来。

这两位绅士和一位伙计把他抬上楼梯,又放到酒吧里的地板上。过了两分钟就围上来一圈人。酒吧的经理问遍了在场的人他是谁,谁和他在一起来着。谁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一位伙计说,他给这位先生上过一小杯朗姆酒。

——就他自己一个吗?经理问。

——不,先生。有两位绅士同他在一起。

——他们呢?

谁也不知道;一个声音说:

——让他透透气。他晕过去了。

旁观者围成的圈往外散了散,但是又缩紧了。在那位男子脑袋旁边的镶花地板上,已凝成一个深色的血块。经理被那男子苍白的脸色吓坏了,派人去叫来了警察。

人们将他的领扣解开,又松开他的领带。他眼睛睁开了片刻,叹了口气,又闭上了双眼。将他抬上楼来的一位先生手里拿着一顶脏兮兮的丝绸礼帽。经理一遍又一遍地问有没有人认识这个受伤的人,他的朋友上哪儿去了。酒吧的门开了,一个大块

头警察走了进来。一群人跟着他走到过道,围在门外,使劲想透过玻璃墙往里看。

经理马上讲起他刚了解到的那点儿情况。警察听着,他是个粗壮而又不爱动的年轻人。他的头缓缓地转到右边又转到左边,从经理转向地上的人,好像害怕会受到迷惑似的。然后他脱去手套,从腰间掏出一个小本,舔了舔铅笔的铅,准备记录。他用一种带点外地口音的猜疑口吻问道:

——这个人是谁?他叫什么名字,住在哪儿?

一个穿着自行车手服的年轻人穿过旁观者的圈子,走上前来。他一下跪到受伤者的旁边,叫人快送水来。警察也跪下来帮忙。年轻人洗去受伤者嘴边的血迹,然后又说来点白兰地。警察用一种带有权威性的声音重复了这个要求,直到一个伙计端着个玻璃杯跑过来。人们往那人的嗓子里灌了白兰地。过了几秒钟,他睁开了双眼,四下看着。他看到了围着的一圈脸孔,然后他明白过来了,便竭力想站起来。

——你好了吧?穿着自行车手服的年轻人问。

——好啦,没事,受伤者一边说,一边努力想站起来。

有人把他扶了起来。经理说了些找家医院的话,旁观者也有出主意的。那顶破帽子也被放到那人的头上。警察问:

——你住在哪儿?

那人不回答,却拈起他的胡子尖儿。他轻描淡写地提到他遇到的事故。没什么,他说:小事一桩。他说得很吃力。

——你住在哪儿?警察又问了一遍。

那人说,他们会给他叫辆马车的。正当人们为此而争论时,一个动作敏捷的高个子绅士从酒吧的另一头走过来,他肤色白皙,穿一身黄色带腰带的宽大长外套。看到这场面他叫道:

——喂,汤姆,老伙计!怎么啦?

——没啥,没事,那男子说。

新来者打量了一下他面前这位可怜的家伙,然后转向警察说:

——没关系的,警官。我来送他回家。

警察碰了碰头盔,回答说:

——好吧,鲍尔先生!

——来吧,汤姆,鲍尔先生一边说,一边搀住他朋友的臂膀。骨头没断吧。怎么? 你能走?

穿着自行车手服的年轻人搀住那人的另一只胳膊,人群让出一条道。

——你怎么搞得这么狼狈? 鲍尔先生问。

——这位先生从楼梯上摔下去了,年轻人说。

——多亏你啦,先生,受伤者说。

——没关系。

——咱们要不要来点……?

——现在不要,现在不要。

三个人离开了酒吧,人群穿过门,走进通道。经理带警官去楼梯看事故现场。他们认为那位先生想必是失足摔下去的。顾客们回到酒吧台边,一个伙计动手擦去地板上的血迹。

他们出来上了格拉夫顿街时,鲍尔先生对门外的一个人吹了吹口哨。受伤者再次尽量放松地说:

——多亏你啦,先生。但愿咱们还能见面。敝姓柯南。

刚才的昏迷和刚刚开始的疼痛使他在一定程度上镇静下来。

——别客气,那位年轻人说。

他们握了握手。柯南先生被扶上车,在鲍尔先生告诉车夫地址时,他对年轻人表示了感谢,并遗憾他们不能在一起喝几

杯。

——下次吧，年轻人说。

车向威斯特摩兰街驶去。经过压舱局时，钟敲过九点半。从河口刮来的强劲的东风吹向他们。柯南先生冻得缩成一团。他的朋友请他讲讲事故发生的经过。

——我讲不了，讲不了，他答道。我的舌头受了伤。

——让我看看。

他说着就从车轴筒上靠过来，往柯南先生的口腔里窥探，却什么也看不见。他擦着了一根火柴，用手遮着，再次往柯南先生的嘴里探去。柯南先生则顺从地张着嘴。车的摇荡使火柴在那张开的口里摆来摆去。下牙和牙床上有层血块，舌头上的肉也似乎被咬去了一点点。火柴被吹灭了。

——真糟糕，鲍尔先生说。

——是呀，不过没事，柯南先生说着，闭上了嘴，把肮脏的衣领竖了起来。

柯南先生是老派的商务旅行家，很看重这一行的尊严。这个城市里的人见到的他，从来都是戴着讲究的丝绸礼帽，穿一双有绑腿的高统鞋。他说，靠着这两件行头的体面，一个人总能显得鹤立鸡群。他继承了他的拿破仑的传统，那个既伟大又邪恶的人，传奇故事和摹拟表演不时会唤起他对那个人的回忆。现代商业方式仅仅使他在克劳街有了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遮光帘上写着他商号的名称和地址——伦敦东区。这间小小办公室的壁炉台上摆着一排小铅罐，窗前的桌上放着四、五只瓷碗，里面总有半碗黑乎乎的液体。柯南先生就用这些碗喝茶。他饮上一口，停在嘴里含一会儿，再吐到炉栅里。然后他要停下来品评一下。

鲍尔先生比他年轻得多，受雇于都柏林城堡的皇家爱尔兰

警察局。他在社会上走红之时，正值他的朋友在走下坡路，但是由于在他成功的巅峰时期认识他的一些朋友仍旧以为他是个人物而尊敬他，这就使得柯南先生的衰落不那么扎眼了。鲍尔先生便是这些朋友之一。他的那些令人费解的债务在他的圈子里成为笑谈；他是个快活的年轻人。

车停在格拉斯奈文路的一座小房子前，柯南先生被扶进了屋。他的妻子侍候他上了床，鲍尔先生则坐在楼下的厨房里，问孩子们在哪儿上学，在看什么书。孩子们——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知道他们的父亲管不了他们，母亲又不在，便同他胡闹起来。他们的举止和他们的口音令他吃惊，他的表情变成了深思。过了一会儿，柯南太太走进厨房，喊道：

——真现眼！喔，总有一天他会毁了他自己，那就全完了。他从星期五起一直在喝。

鲍尔先生对她解释说，他没责任，他纯粹是碰巧到场的。柯南太太想起在家吵架时提到的鲍尔先生那些挺好的营业所和许许多多数额不大却恰到好处的贷款，便说：

——啊，您不必讲那些个，鲍尔先生。我知道您是他的朋友，您和同他打交道的别人不一样，他们只在他口袋里有钱时才同他来往，让他没工夫同妻子和家人在一起。可真是好朋友！我倒想知道，今晚他是同谁在一起？

鲍尔先生摇摇头，什么也没说。

——真是不好意思啦，她接着说，我家里也没什么可招待您的。不过您要再坐会儿，我会同街角的弗加蒂店铺打声招呼的。

鲍尔先生站了起来。

——我们在等着他带着钱回家来。他好像根本想不起他还有个家。

——啊，柯南太太，鲍尔先生说，我们会使他翻开新的一页

的。我要同马丁谈谈。就找他。哪天晚上我们到这儿来谈。

她把他送到门口。车夫来回来去地跺着脚，摇动着胳膊，给自己取暖。

——多亏您把他送回家来啦，她说。

——别客气，鲍尔先生说。

他上了车。车起动时，他快活地向她抬起了帽子。

——我们将把他造就成新人，他说。晚安，柯南太太。

柯南太太一双迷茫的眼睛望着马车，直到它驶出了视野。然后她收回了目光，进了屋，掏空了她丈夫的衣袋。

她是个活跃、讲究实际的中年的妇女。前不久她刚庆祝过她的银婚，在鲍尔先生的伴奏下与她的丈夫跳了华尔兹，和他重新亲密一下。当年柯南先生向她求爱时，在她看来他好像也不是没有丈夫气：只要听说有婚礼，她还是要赶到教堂门口去，看到新郎新娘，她仍然会满心喜悦地回想起当年她从桑迪蒙海洋教堂的星章下走过的情景，当时她靠着一个满面春风、保养得很好的男子的臂膀，那男子身着笔挺的长礼服和淡紫色长裤，他的另一只胳膊以优雅的平衡端着一顶丝绸礼帽。三天后，她便发现身为人妻的生活很无聊，再往后，当她感到受不了的时候，她已当了妈妈。母亲的身份倒没有给她什么了不得的困难，二十五年来，她为她的丈夫把家管得井井有条。两个大儿子都已独立谋生。一个在格拉斯哥的一间布店，另一个在给贝尔法斯特的一位茶叶商人做事。他们都是好儿子，按时来信，有时还往家寄点钱。其他的孩子还在上学。

第二天，柯南先生往他的办公室寄了封信，便呆在床上。她给他做了牛肉茶，又毫不容情地斥责他。她对他经常酗酒已经习以为常，他生病时，她还是尽职尽责地照料他，总是尽量让他

吃一顿早餐。有的丈夫还更糟。自从儿子们长大以后，他从来没发过火，她知道他会走到托马斯街的尽头再走回来，还登记上一小笔收到的订货单。

又过了两个晚上，他的朋友们来看他。她把他们带到楼上他的卧室里，给他们搬了椅子在炉边坐下，那房间充满了他的气味。柯南先生的舌头在白天不时感到刺痛，因而使他有点暴躁，但是这会儿就比较文雅了。他靠着一堆枕头坐在床上，浮肿的两颊上的那点儿血色使他的脸就像热煤渣。他因为房间的乱七八糟而向客人们表示歉意，但同时又以一个过来人的骄傲有点儿自豪地看着他们。

他陷入了一场计谋的圈套，他对此尚不知情，但是他的朋友们，即卡宁汉先生，麦考伊先生和鲍尔先生，已在门廊里将此事透露给了柯南太太。主意本是鲍尔先生出的，但是却交给卡宁汉先生讲出来。柯南先生出身于清教徒世家，虽然在结婚时皈依了天主教，但已有二十年没沾教堂的边了。而且他还喜欢对天主教表示不大信任。

卡宁汉先生就是对付这种事的人。他是鲍尔先生的老同事。他自己的家庭生活不太幸福。人们非常同情他，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娶了一个见不得人的女人，她是个不可救药的酒鬼。他为她置了六次家；而每一次她都把家俱当掉，却要他来赎当。

人人都尊敬可怜的马丁·卡宁汉。他实在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既有势力，又有头脑。他对人生的透彻了解，长期在违警罪法庭办案而得到特殊锤炼的天生的机敏，由于在普通哲学的海洋里经过短期浸礼而更有所加强。他消息灵通。他的朋友们都尊重他的意见，并且认为他的脸像莎士比亚的。

当人们把计谋透露给柯南太太时，她说：

——我一切都听您的，卡宁汉先生。

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婚姻生活，她已经没有什么幻想了。宗教对她而言是一种习惯，而且她怀疑，一个男人到了她丈夫这个年纪，至死也不会有很大改变了。她禁不住觉得他的事故是冥冥中的天意，要不是她不想显得太狠心，她就会告诉那些先生们，柯南先生的舌头即使短了一截，也没什么。然而，卡宁汉先生是个能干的人；而宗教就是宗教。这计谋可能有好处，至少不会有坏处。她的信仰并不过分。她坚定地相信圣心，这是天主教所有的礼拜中最有普遍用途的，而且她赞成圣餐。她的信仰与她的厨房连系在一起，但是，如果环境需要，她也会相信女巫和圣灵的。

男人们开始谈起这次事故。卡宁汉先生说，他曾知道一件类似的事。一个七十多岁的人癫痫病发作时，咬掉了自己的一块舌头，舌头后来补上了，谁也看不出咬过的痕迹。

好么，我还没到七十呢，受伤者说。

——但愿没这回事，卡宁汉先生说。

——你现在不疼了吧？麦考伊先生问。

麦考伊先生一度是个小有名气的男高音。他的妻子仍在以很低的报酬教小孩子弹钢琴。他的生活道路并不是在两点之间走最短的距离，他时不时地就得靠施展小聪明过日子。他当过米德兰铁路公司的办事员，《爱尔兰时报》和《自由者日报》的广告推销员，一家煤矿公司与城里的特约联络员，私人调查员，副郡长办公室的办事员，最近又成了市验尸官的秘书。他的新职务使他对柯南先生的事有一种职业上的兴趣。

——疼？不太疼了，柯南先生回答说。但是很恶心。好像总想吐。

——那是暴饮的问题，卡宁汉先生坚定地说。

——不，柯南先生说。我想我是在车上伤风了。我嗓子眼

里总有东西往上翻，不是痰就是——

——粘液，麦考伊先生说。

——它一个劲儿地从嗓子下面翻上来；真恶心。

——是啊是啊，麦考伊先生说，那是从胸腔上来的。

他带着一种挑战的神色同时看着卡宁汉先生和鲍尔先生。卡宁汉先生很快地点了点头，鲍尔先生说：

——啊，好啊，结果好，那就一切都算好。

——我真是多亏了你，老伙计，受伤者说。

鲍尔先生挥了挥手。

——和我在一起的那两个家伙——

——谁和你在一起来着？卡宁汉先生问。

——一个主顾。我不知道他的名子。真是的，他叫什么来着？那小子的头发是沙色的……

——还有谁啊？

——哈福德。

——嗯，卡宁汉先生说。

卡宁汉先生说出了这样的话时，别人都不作声了。大家都知道讲话的这个人有秘密的消息来源。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单音节也有一种道德上的倾向。哈福德先生有时组成一个小分队，在星期天午后不久离开城里，以便尽量快地赶到郊外某个公共场所，其成员都充分地证明自己是真诚的旅行者。但是他的旅伴们从不会忽视他的出身。他起初是金融业的一个无名小卒，以高利给工人以小额借款。后来他在利菲贷款银行成了又矮又胖的绅士戈德伯格先生的合伙人。虽然他信奉的仅仅是犹太人的伦理准则，但是他的天主教同伴们无论是亲身吃过他的苦头，还是在他的强征下通过代理人吃了他的亏，都咬牙切齿地说他是爱尔兰犹太人，没文化，而且从他的傻儿子身上发现上天

也不容他的高利贷。别的时候他们倒还记得他的好处。

——我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柯南先生说。

他希望事故的细节就那么模糊着。他希望他的朋友们认为出了什么岔子，哈福德先生和他彼此错过了。他的朋友们太知道哈福德先生喝酒的样子了，都沉默不语。鲍尔先生又说：

——结果好，那就一切都算好。

柯南先生立刻改变话题。

——那个小伙子很有教养，那个行医的，他说。只是对他来说——

——噢，只是对他来说，鲍尔先生说，那想必是七天里不必选择罚款的一例吧。

——是的是的，柯南先生说，努力回忆着。我现在想起来了，还有个警察，他好像也是个挺正派的年轻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

——你恰好不省人事了，汤姆，卡宁汉先生严肃地说。

——千真万确，柯南先生同样严肃地说。

——我想你贿赂了那警察了吧，杰克，麦考伊先生说。

鲍尔先生不喜欢用他的教名。他并不古板，但他不会忘记麦考伊最近四处搜寻旅行箱包，以便麦考伊太太在国内假想的聘约得以兑现。他讨厌玩这种低级的把戏更甚于他讨厌别人直呼他的教名。因此，他把这个问题当成柯南先生的来回答。

这番叙述使柯南先生大为光火。他痛切地意识到他的市民身份，希望他和他的城市都活得有面子，而且讨厌那些他称为乡巴佬的人施加给他的任何侮辱。

——我们纳税就是为了这个？他问道。让这些土包子有吃有穿……而他们还是土包子。

卡宁汉先生大笑。他只在上班时间才是城堡的官员。

——他们怎么能改变哪,汤姆? 他说。

他故意用一种浓重的乡下口音,以一种命令的口吻说:

——六十五,接住你的白菜!

所有的人都笑了。一有空就插话的麦考伊先生装出从来没听过这个故事的样子。卡宁汉先生说:

——晓得吧,他们说,这是在新兵训练站发生的事,他们在那里让这些大喊大叫的乡下大块头、大笨蛋,晓得吧,来受训。中士让他们排成一排靠墙站着,端着他们的盘子。他用可笑的手势来加强叙述的感染力。

——这是吃晚饭,晓得吧。然后他在面前的桌上放一大碗白菜,还有一把大铲子那么大的汤匙。他用汤匙舀起一撮白菜,从房间这头往那头甩过去,那帮可怜虫就得用他们的盘子接住:六十五,接住你的白菜。

大家又笑了:但是柯南先生还有些忿忿然。他谈起给报纸写封信。

——这些粗人来到这里,他说,以为他们就可以颐指气使了。用不着我告诉你,马丁,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卡宁汉先生不是完全同意。

——就和这世界上的任何事一样,他说。有坏的,也有好的。

——噢,对,有好的,我承认,柯南先生满意地说。

——对他们最好什么也别说,麦考伊先生说。这是我的看法!

柯南太太走进房间,把一个茶盘放在桌上,说:

——请随意,先生们。

鲍尔先生站起来,将自己的椅子让给她。她谢绝了,说她正在楼下熨衣服,然后同鲍尔先生背后的卡宁汉先生相互点了点

头，就准备离去。她的丈夫叫住她：

——难道你什么都不给我吗，亲爱的？

——啊，你呀！把我的手背给你吧！柯南太太泼辣地说。

她的丈夫朝她喊道：

——可怜的小丈夫一无所有啊！

他的神情和声音装得很滑稽，一瓶瓶烈性黑啤酒在愉快的气氛中就分完了。

先生们拿着玻璃杯喝了酒，把杯子放到桌上，停下来。然后卡宁汉先生转向鲍尔先生，随意地说：

——星期四晚上吧，你说呢，杰克？

——星期四，是吧，鲍尔先生说。

——对！卡宁汉先生说得很干脆。

——咱们可以在马奥雷家见面，麦考伊先生说。那地方最方便了。

——但是可不许迟到，鲍尔先生认真地说。因为肯定会挤破了门。

——我们可以在七点半见面，麦考伊先生说。

——对！卡宁汉先生说。

——七点半在马奥雷家，说定啦！

沉默了片刻。柯南先生等着看看他的朋友们会不会相信他。然后他问道：

——说什么呢？

——啊，没什么，卡宁汉先生说。只不过我们在为星期四安排一点小事。

——是歌剧吗？柯南先生说。

——不，不，卡宁汉先生回避着说，只是一点……精神方面的事。

——噢，柯南先生说。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鲍尔先生直截了当地说：

——实话告诉你吧，汤姆，我们准备隐退了。

——就是的，卡宁汉先生说，这里的杰克、我和麦考伊都想洗手不干了。

他以某种亲切的劲头说出了这个比喻，受到自己声音的鼓舞，他又说：

——你看，我们倒好承认我们实在是一伙无赖，个个都是。我说，个个都是，他用生硬的讨好口吻加了一句，又转向鲍尔先生。现在就爽爽快快承认吧！

——我承认，鲍尔先生说。

——我也承认，麦考伊先生说。

——所以我们准备一起洗手，卡宁汉先生说。

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他突然转向受伤者，说：

——你知道我刚才想到什么来着，汤姆？你也可以加入我们，咱们可以来个四人对舞。

——好主意，鲍尔先生说。咱们四个人一块儿。

柯南先生没说话。在他心里，这个建议没什么意思，但是他明白某些教会组织要关心他，他认为出于尊严，他要显得不为所动。他有好长时间都没参加谈话，只是带着平静的敌意听着他的朋友们讨论耶稣会。

——我对耶稣会倒没有这么大的恶感，他终于插话了。他们是一个很有教养的教团。我相信他们也想把事情办好。

——他们是教会中最大的教团，汤姆，卡宁汉先生热情地说。耶稣会会长的地位仅次于教皇。

——这可没错，麦考伊先生说，你要想把一件事办好，办得无可挑剔，你就得去找耶稣会。他们可有势力。我就可以告诉

你们一个例子……

——耶稣会是一伙好人，鲍尔先生说。

——耶稣会教团有一样很奇怪，卡宁汉先生说。教会的其他所有教团总有需要改革的时候，但是耶稣会教团从来也没改革过。它也从没分裂过。

——是吗？麦考伊先生问。

——事实如此，卡宁汉先生说。这是历史。

——再看看他们的教堂，鲍尔先生说。看看他们的会众。

——耶稣会适合上等阶级，麦考伊先生说。

——当然，鲍尔先生说。

——是啊，柯南先生说。所以我才对他们有所体会。那是些世俗的教士，愚昧，狂妄——

——他们都是好人，卡宁汉先生说，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好法。爱尔兰的教士在全世界都受到尊重。

——是啊，鲍尔先生说。

——不像大陆其他一些教士团，麦考伊先生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也许你说得对，柯南先生心平气和地说。

——我当然说得对，卡宁汉先生说。要没有一点评判的资格，我这些年闯世界，见了这么多世面，都算白混。

这些先生们一个跟着一个又喝起酒来。柯南先生似乎心里在斟酌着什么。他被说动了。他对卡宁汉先生的判断力和相面的本事有很高的评价。他又问起细节。

——噢，也就是静修一下，晓得吧，卡宁汉先生说。帕顿神父在主持。这是专为生意人办的静修，晓得吧。

——他对我们不会太严厉的，汤姆，鲍尔先生劝说道。

——帕顿神父？帕顿神父？受伤者说。

——噢，你可得认识他，汤姆，卡宁汉先生热切地说。他是个大好人！老于世故，和我们一样。

——啊，……是的。我想我知道他。脸红红的；高个儿。

——就是他。

——告诉我，马丁……他很会讲道吧？

——嗯不……倒不完全是布道，晓得吧。那是一种友好的交谈，晓得吧，讲得明明白白的。

柯南先生仔细考虑着。麦考伊先生说：

——汤姆·伯克神父，他才是呢！

——噢，汤姆·伯克神父，卡宁汉先生说，那是个天生的雄辩家。你听过他讲道吗，汤姆？

——我听过他讲道！受伤者有点恼火地说。能没听过吗！我听过他……

——而他们说他并不完全是个神学家，卡宁汉先生说。

——是吗？麦考伊先生说。

——啊，当然啦，没错，晓得吧。只是有时候他们说，他的布道不大正统。

——啊！……他很了不起，麦考伊先生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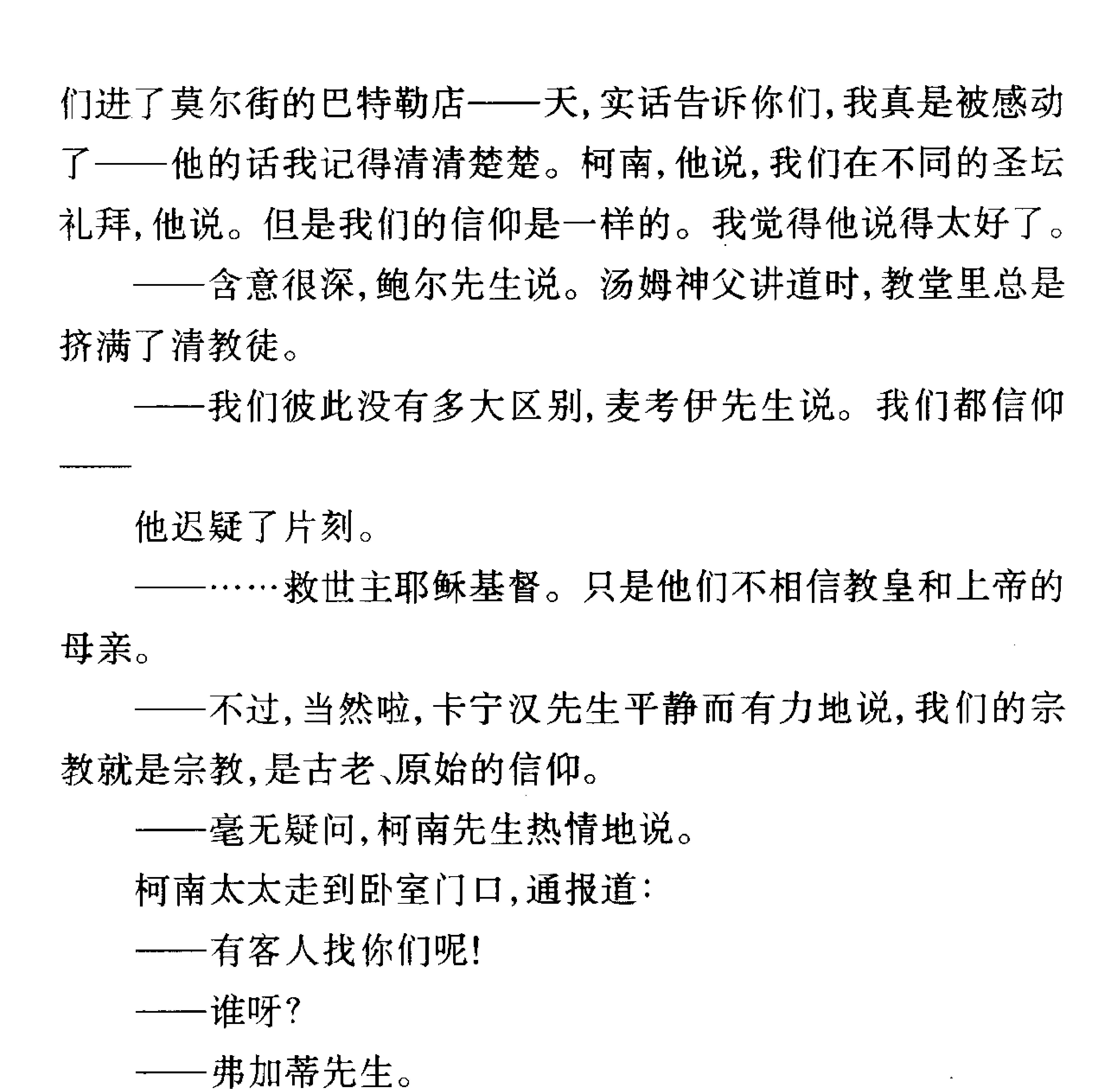
——我听过他一次，柯南先生继续说。我现在忘了他讲的主题了。克劳夫顿和我在……场子的……后排，晓得吧，在——

——人堆里，卡宁汉先生说。

——是的，在后排，离门很近。我忘了什么……啊，是了，是关于教皇的，已故教皇。我想起来了。千真万确，演讲的风格很精采。而他的声音！天哪，他的声音啊！他称他为《梵蒂冈的囚徒》。我记得我们出来时，克劳夫顿对我说——

——可他，克劳夫顿，是奥兰奇人，不是吗？鲍尔先生问。

——当然，柯南先生说，而且是个极有教养的奥兰奇人。我



们进了莫尔街的巴特勒店——天，实话告诉你们，我真是被感动了——他的话我记得清清楚楚。柯南，他说，我们在不同的圣坛礼拜，他说。但是我们的信仰是一样的。我觉得他说得太好了。

——含意很深，鲍尔先生说。汤姆神父讲道时，教堂里总是挤满了清教徒。

——我们彼此没有多大区别，麦考伊先生说。我们都信仰——

他迟疑了片刻。

——……救世主耶稣基督。只是他们不相信教皇和上帝的母亲。

——不过，当然啦，卡宁汉先生平静而有力地说，我们的宗教就是宗教，是古老、原始的信仰。

——毫无疑问，柯南先生热情地说。

柯南太太走到卧室门口，通报道：

——有客人找你们呢！

——谁呀？

——弗加蒂先生。

——噢，请进！ 请进！

出现了一张苍白的长圆脸。两撇金色的八字胡和惊喜的眼睛上方的两道金色的八字眉在脸上形成了两道平行的弧线。弗加蒂先生开着个小店。他在城里一家领了执照的商号做生意蚀了本，因为他的财政情况限制了他，使他只能同二等酒厂打交道。他在格拉斯奈文路开了个小铺子，自鸣得意地认为，在那里，他的方式会讨好这一地区的主妇们。他举止文雅，对小孩子赞不绝口，讲话清清楚楚。他不是没有文化。

弗加蒂先生带来了一样礼品，半品脱特级威士忌。他客气地问候了柯南先生，把礼物放在桌上，和人分坐了一把椅子。柯

南先生知道他买食杂还欠弗加蒂先生一小笔帐，所以更加感谢这礼品。他说：

——我信得过你，老伙计。打开吧，杰克，好吗？

鲍尔先生再次成了司仪。把玻璃杯洗过，倒了五小杯威士忌。这一来，谈话更活跃了。只在椅子上坐了一小块地方的弗加蒂先生特别感兴趣。

——教皇利奥十三世，卡宁汉先生说，是那个时代的一盏明灯。他的伟大理想，晓得吧，就是拉丁和希腊教会的联合。那是他的生活目标。

——我常听说，他是欧洲最有智慧的人之一，鲍尔先生说。我是说除了他担任教皇之外。

——确实如此，卡宁汉先生说，如果不是最有智慧的人，也差不多了。做为教皇，他的座右铭，晓得吧，就是 Lux upon Lux——天外有天。

——不，不，弗加蒂先生认真地说。我想您弄错了。那是 Lux in Tenebris，我想是——夜中有天。

——噢是的，麦考伊先生说，Tenebrae，夜里。

——对不住，卡宁汉先生肯定地说，就是天外有天。他的前任教皇庇护九世的座右铭是 Crux upon Crux——即教外有教——他们两位教皇是有区别的。

这个说法被接受了。卡宁汉先生继续说下去。

——教皇利奥，晓得吧，是个大学者，也是诗人。

——他有一副强硬的面孔，柯南先生说。

——是的，卡宁汉先生说。他用拉丁文写诗。

——是吗？弗加蒂先生说。

麦考伊先生满足地品了一口他的威士忌，不置可否地摇了摇头，说：

——这可不是开玩笑，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在一星期一便士的学校念书时，鲍尔先生学着麦考伊先生的样子说，可没学过这个，汤姆。

——有很多好人都是胳肢窝下夹着一块草皮上一星期收一便士的学校的，柯南先生意味深长地说。这种旧体制是最好的：朴朴素素，老老实实的教育。你们那些现代的废话没有一句……

——说得对，鲍尔先生说。

——没有多余的话，弗加蒂先生说。

他把这话说出来，然后使劲喝了口酒。

——我记得，卡宁汉先生说，我读过教皇利奥的一首诗，是关于照片的发明的——当然是用拉丁文写的啦。

——关于照片的！柯南先生赞叹道。

——是啊，卡宁汉先生说。

他也喝了一口酒。

——哎，你们知道吧，麦考伊先生说，一想到照片，你们是不是觉得照片妙得很？

——啊，当然啦，鲍尔先生说，伟大的心才看得清。

——照诗人的说法：伟大的心非常接近疯狂，弗加蒂先生说。

柯南先生似乎心绪很乱。他努力想回忆起清教徒关于一些难题的立场，最后便同卡宁汉先生说了。

——告诉我，马丁，他说。有些教皇——当然不是我们现在这位，也不是他的前任，而是过去的一些教皇——是不是不那么……你晓得吧……不那么健全？

室内一片沉默。卡宁汉先生说：

——啊，当然，有些家伙很糟糕……但是令人惊异的也正是

这一点。他们当中没有一位，即使是最大的酒鬼，最……流气的流氓，在职期间讲道时从来没讲过一句假话。这难道不令人惊异吗？

——那倒是，柯南先生说。

——是的，因为教皇以教皇的权威讲话时，弗加蒂先生解释说，他是不会错的。

——对，卡宁汉先生说。

——喔，我知道教皇的一贯正确了。我记得我那时还年轻……要不就是——？

弗加蒂先生打断了。他拿起酒瓶，给其他人再添点酒。麦考伊先生见剩下的酒不够给每个人加的，便说他头一次倒的酒还没喝完，不用加。其他人劝了一下，也就罢了。威士忌倒进杯子里的声音像一支轻音乐，构成了一段和谐的幕间曲。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汤姆？麦考伊先生问。

——教皇的一贯正确，卡宁汉先生说，那是整个教会的历史上最伟大的景象。

——那是怎么回事，马丁？鲍尔先生问。

卡宁汉先生举起两根粗壮的手指。

——在罗马教廷枢机主教团，晓得吧，曾有两个人坚持反对这一点，而其他人全都赞同这一点。除了这两个人，主教团全体一致。不！他们不愿意一致！

——哈！麦考伊先生说。

——他们俩有一个是德国的一位红衣主教，叫朵林……要不就是叫道林……或者是——

——道林可不是德国人，那没错，鲍尔先生笑着说。

好吧，这位伟大的德国红衣主教，甭管他叫什么名字，反正是其中的一位，而另一位是约翰·麦克黑尔。

——什么？柯南先生叫道。是图安的约翰吗？

——你现在很肯定吗？弗加蒂先生半信半疑地问。我原以为是个意大利人或美国人呢。

——就是图安的约翰，卡宁汉先生重复说。

他喝了口酒，其他先生也跟着喝了一口。然后他接着说：

——他们就那样相持不下，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红衣主教、主教和大主教是一派，这两个好斗的家伙是另一派，直到最后教皇本人站起来宣布，一贯正确是现任教会的一条教义。就在这时，一直在唱反调的约翰·麦克黑尔站了起来，用狮子般的声音吼道：我信了！

——我信了！弗加蒂先生说。

——我信了！卡宁汉先生说。这表明了他的信仰。教皇一讲话，他就服了。

——那么道林呢？麦考伊先生问。

——这个德国红衣主教可不服。他离开了教会。

卡宁汉先生的话在听众的心里树立起教会的宏大形象。他那沙哑的声音在讲出信仰和屈服这种字眼时，令他们激动。当柯南太太擦着手走进房间来时，室内一派肃穆。她没有打扰这宁静，只是靠在床脚的栏杆上。

——我见过约翰·麦克黑尔一次，柯南先生说，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他转向他的夫人以得到证实。

——我常常对你讲起过吧？

柯南太太点点头。

——那是在约翰·格雷爵士的塑像揭幕的时候。埃德蒙·德怀尔·格雷在讲话，在胡说八道，这个老家伙，一副脾气乖戾的样子，就从浓浓的眉毛下面打量着他。

柯南先生拧起了眉毛，像一头暴怒的公牛一样低下头，瞪着他的太太。

——天哪！他恢复了他的本来面目，感叹道，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有这样的眼睛。那眼睛就好像在说：我把你拴住啦，小子。他有着鹰一样的眼睛。

——格雷家的人没好的，鲍尔先生说。

又是片刻停顿。鲍尔先生转向柯南太太，突然换了种愉快的腔调说：

——哎，柯南太太，我们可要把您的先生造就成极其虔诚的敬畏上帝的罗马天主教徒呢。

他的胳膊划了个圈，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包括进去。

——我们要一起静修，忏悔我们的罪过——上帝知道我们真想这么做。

——我倒不在乎，柯南先生有点儿紧张地微笑着说。

柯南太太认为，掩饰一下她对这样做的满意态度，是比较明智的做法。于是她说：

——我为那些不得不听你们故事的可怜的教士而感到惋惜。

柯南先生的表情变了。

——如果他不喜欢听，他生硬地说，他可以……干别的。我只跟他诉点儿苦。我还没这么坏——

卡宁汉先生立刻插进来。

——我们全都要抛弃魔鬼，他说，齐心协力，同时不忘记他的德行与浮华。

——做我的后盾，撒旦！弗加蒂先生笑着，看着别人说。

鲍尔先生没说话。他感到完全没有他说话的余地。但是他满脸洋溢着高兴的神情。

——我们所要做的，卡宁汉先生说，就是手拿点燃的蜡烛站起来，重申我们在洗礼时的誓言。

——噢，无论你做什么，汤姆，麦考伊先生说，可别忘了蜡烛。

——什么？柯南先生说。我还得要蜡烛？

——是啊，卡宁汉先生说。

——不，该死的，柯南先生敏感地说，我就到此为止。我入伙就够了。我会静修，忏悔，以及……所有的一切都行。但是……不要蜡烛！不，该死的，我讨厌蜡烛！

他以可笑的庄重摇着头。

——听他说的！他的太太说。

——我讨厌蜡烛，柯南先生说，他知道他的话已经在听众中造成了影响，便继续来回摇着头。我讨厌魔灯之类的把戏。

大家都纵情地笑起来。

——你们可有了个好天主教徒了！他的太太说。

——不带蜡烛！柯南先生执拗地重复道。就这么着了！

加蒂纳街耶稣会教堂的十字形甬道几乎人满为患；可还老是有人从边门进来，他们由做杂役的僧侣指引，蹑手蹑脚地走过通道，直到找到空地儿坐下。这些先生们穿得都很体面笔挺。笼罩在教堂里的灯光下的人群，都是身着黑衣白领，间或有些穿格呢的，笼罩在灯光下的还有深色斑驳的大理石柱，和阴郁的油画。先生们坐在凳子上，裤子稍微往膝盖上拉了拉，帽子都放得好好的。他们端坐着，一本正经地盯着远处的一点从高高的圣坛前打下来的红光。

在靠近讲坛的一个条凳上坐着卡宁汉先生和柯南先生。麦考伊先生独自坐在后面一排凳子上：在他后面的凳子上坐着鲍

尔先生和弗加蒂先生。麦考伊先生本想在其他人坐的那排凳子上找个地方,可是没找到,当这伙人成梅花形坐好之后,他想说句俏皮话,也没说好。因为没什么人爱听,他也就做罢了。就连他也感受到那种有教养的气氛,就连他也开始对宗教的刺激有了反应。卡宁汉先生悄悄地要柯南先生注意那位放债者哈福德,他远远地坐在那边,还有范宁先生,本城的注册代理人和决定市长人选的人,他就坐在讲坛下边,旁边是本选区一位新当选的议员。他右边坐着开了三家当铺的迈克尔·格林斯,和丹·霍甘的侄子,他正想谋一份市办事员的职位。再往前坐着《自由者日报》的头牌记者亨德里克先生和柯南的一位老朋友奥卡洛尔,他曾经是商界的一个人物,现在穷下来了。随着他渐渐认出了一些熟识的面孔,柯南先生开始感到自在了一些。他的帽子已由他的太太修补好,现在就放在他的膝盖上。他有一、两次用一只手把他的袖扣往下放了放,另一只手则轻轻地,然而却牢牢地握着他的帽沿。

只见一个看上去很有力的身影在费力地登上讲坛,一件白色大法衣从他的上身垂下来。与此同时会众都动了起来,掏出手帕,小心翼翼地跪在上面。柯南先生也跟着大家这么做。那位教士的身影笔直地站在讲坛上,他的身子在栏杆上露出来的有三分之二,还有一张很大的红脸庞。

帕顿神父跪下来,转向那点红光,然后用双手捂着脸祈祷。过了一会儿,他把手拿开,站了起来。会众们也都站起来,又坐回到条凳上。柯南先生将帽子放回他膝盖上原来的位置,满脸专注地朝着布道者。布道者将他的白色大法衣的两个宽大的袖子挨个翻下来,慢慢地打量了一下众人的脸孔。然后他说道: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这一代孩子比灵光的孩子要聪明。

所以你们要摆脱金钱的罪恶交朋友吧，这样你们死后，他们就会把你们接入永久的栖息地。

帕顿神父以洪亮的自信阐述着祷文。这是圣经所有章节中最难恰当解释的章节之一，他说。对于粗心的观察者来说，这一段似乎同耶稣基督在别的地方宣扬的那种崇高道德有冲突。但是，他告诉他的听众们，在他看来，这段文字好像是专门用来指导那些命里注定要过世俗生活，却又希望不要像为名利奔走的世俗之徒那样生活的人的。这是为生意人和职业工作者所写的一段文字。耶稣基督对我们人性的方方面面有着非凡的理解，他明白并非所有的人都要过宗教生活，绝大多数人还是被迫生活在尘世间，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尘世而活着：在这句话中他要给他们以忠告，为他们树立起宗教生活中的榜样，即那些一心想发财的人，他们在所有的人当中是最少关心宗教事务的。

他告诉他的听众们，他今晚在这里不是想吓唬谁，也没有什么过高的目的；而是做为一个世俗的人来同他的同胞讲话。他来同生意人讲话，就想以做生意的方式同他们讲话。如果他可以打个比方，他说，他就是他们精神上的会计师；他希望每一位听众都打开他的帐本，打开他精神生活上的帐本，看看它们是否对得起良心。

耶稣基督并不是一个严厉的监工。他理解我们小小的失败，理解我们可怜的堕落性格的软弱，理解这种生活的诱惑。我们可能有过，我们时常都曾有过我们的诱惑：我们可能会有，我们都有过我们的失败。但是，他说，他只要求他的听众们一点。那就是：对上帝要堂堂正正，有男子气概。如果他们每一点都对得起良心，那就说：

好，我已经查过我的帐了。一切都很好。

但是，如果有对不起良心之处，而这也是很可能的，那就承认事实，坦坦荡荡地以男子汉的气概说：

好，我查过我的帐了。我发现这一点和这一点做错了。但是，凭着上帝的恩惠，我会纠正这一点和这一点。我会改过自新的。

熊　蕾译

死　　者

管家的女儿莉莉真的忙得两脚不沾地儿了。她刚刚把一位先生领进一楼办公处后面的小餐具室，帮他脱下外衣，大厅门铃便又丁当响起来，她赶紧抽身跑过空洞洞的通道，去迎候另一位客人。好在她不必分身去迎候女士们。不过凯特小姐和朱莉娅小姐早已想到了这事，把楼上的卫生间改做女衣帽间。凯特小姐和朱莉娅小姐呆在那嘁嘁喳喳地说笑，这时轻一声重一声地接踵走到楼梯口，从楼梯扶手处向下探视，叫着莉莉的名字，问她来客是谁。

三位摩肯小姐筹办的一年一度的舞会，向来是一件大事。和她们认识的人都来参加，各门亲戚，诸方老朋友，朱莉娅所在唱诗班的成员，凯特手下已长大成人的小学生，还有玛丽·简的一些学生呢。舞会从来没有塌过台。在人们的记忆中，舞会多少年来一直善始善终。凯特和朱莉娅的兄长帕特故世后，她们离开石头坡的故居，带着她们唯一的侄女玛丽·简，住进了前驱岛这所冷清而阴暗的房子里。从她们租用楼下谷物商富勒姆先生这所房子的楼上起，情况就一直是这样的。一晃三十年过去了，仿佛那是昨天的事。玛丽·简当时还是个身着童装的小女孩儿，现在却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因她在海丁顿路有一架管风琴。她上完了音乐学院，每年在古乐厅楼上举办一次学员音乐会。她的许多学生都是金斯堂和达尔基一带的富家子女。她的两个姑姑虽然上了年纪，却也极尽绵薄之力。朱莉娅虽然两鬓斑白，

但仍是亚当和夏娃礼拜堂的领唱女高音;凯特体单力薄,不便四处走动,便在后屋用那架方钢琴给初学者上音乐课。管家的女儿莉莉呢,给她们做做家务。她们的生活虽然简朴,却认为吃得不错;每样东西都是顶呱呱的:带骨头的好牛肉、三先令一磅的茶叶和上等瓶装黑啤酒。不过莉莉倒是也极少办错吩咐下来的事,故此同她的三位女主人处得相安无事。她们喜欢大惊小怪,如此而已。她们唯一不能容忍的是顶嘴。

当然,在这样一个夜晚,她们大惊小怪确是在情理之中了。时间早已经过去十点了,可是加布里埃尔和他妻子还不见影子。再说呢,她们最担心弗雷迪·马林斯会醉醺醺地找上门来。她们无论如何也不希望玛丽·简的学生看见他一身酒气的样子。只要他喝酒过了头,有时很难对付得了他。弗雷迪·马林斯一向来晚,可是她们不明白什么事情把加布里埃尔拖住了。正是因为这个,她们每隔两分钟就要到楼梯口问一问莉莉来客是加布里埃尔还是弗雷迪。

——哦,康罗伊先生,莉莉打开门见是加布里埃尔连忙对他说,凯特小姐和朱莉娅小姐以为你一定不来了。晚上好,康罗伊太太。

——我料定她们会这么想的。加布里埃尔说。可是她们不会想到我妻子为穿戴花了整整三个小时哪。

他站在门垫上蹭掉套鞋上的积雪时,莉莉把他妻子带到了楼梯脚下,向楼上喊道:

——凯特小姐,康罗伊太太到了。

凯特和朱莉娅马上摇摇晃晃地走下黑魆魆的楼梯。两个人先后吻过加布里埃尔的妻子,说她一定冻得不轻,又问加布里埃尔是否和她一起来了。

——我是一次不会缺席的,凯特姨妈!快快上楼吧,我随后

就去。加布里埃尔在暗处答应道。

他仍在使劲蹭弄鞋子时，三个女士一路说笑着走上楼梯，进了女衣帽间。他外衣的背部积了薄薄的一层雪，像件白斗篷似的，套鞋头上的积雪像多出了两个靴尖。随着一阵叽叽咕咕的声响，外衣钮扣滑出了冰雪冷冻了的粗呢大衣，屋外一股寒冷清新的空气从门边缝隙里钻了进来。

——又在下雪了吗，康罗伊先生？莉莉问道。

她已经把他领进了小餐具室，帮他把外衣脱下。加布里埃尔听见她称呼他的姓氏时说出口的那三个音节，微微一笑，瞅了她一眼。她是个身材苗条正在发育的姑娘，脸色苍白，头发淡黄。小餐具室的煤气灯使她的脸色越发苍白。加布里埃尔认识她时她还是个小女孩，经常坐在楼梯最下面那级上护理一个布娃娃。

——是的，莉莉。他回答说。我看这场雪要留我们过夜了。

他向上看了看小餐具室的顶棚，由于上面脚步的踩踏和走动，正在震动。他听了一会儿钢琴，而后看了一眼莉莉姑娘，见她正在衣架那头悉心折叠他的外衣。

——跟我说，莉莉。他用友好亲切的口吻说，你还在上学吗?

——欧，不，先生。她回答说。我中断学业一年多了。

——欧，这么说，加布里埃尔快活地说，我捉摸我们在哪个晴朗的日子里，要去参加你的年轻人儿出席的婚礼了，是吗?

莉莉姑娘回头看了他一眼，刻薄地说:

——眼下的男人全是些满口好听话的骗子，不过想沾沾你的便宜罢了。

加布里埃尔脸红了，仿佛他意识到他做了件错事，再不敢看莉莉一眼，只顾脱下套鞋，用他的围巾拂打他的黑漆皮鞋。

他是一个身板结实的高个子青年男子。他两颊通红的色泽一直发展到脑门儿，化作几块形状各异的淡红。光滑无须的脸上，不断闪现出的亮闪闪的镜片和镀金眼镜框架，把他那双柔和、不安的眼睛遮挡起来。他的油光水滑的黑发从中间分开，在耳朵后面梳理出一道长长的波纹，在帽子的箍压处稍稍卷曲起来。

他把鞋擦得锃亮后，站直身子，把背心拽拽，让它更熨贴地遮住结实圆滚的身体。然后，他迅速掏出口袋里的一枚硬币。

——喲，莉莉。他说。把硬币塞进她的手里。圣诞节快到了，是不是？大过节的……一点点小意思……

他大步流星地走到餐具室门口。

——喲，不，先生！莉莉姑娘追着他喊道。这可不行，先生，我不能接受它。

——圣诞节了！圣诞节了！加布里埃尔说，差不多在小跑着走向楼梯口，对莉莉的拒绝不停地摇手。

莉莉姑娘看见他已经登上楼梯，只好冲他喊道：

——那就多谢了，先生。

他在客厅门外等了一会儿，华尔兹舞将尽时，听见了裙子拂拭门扇和脚踏地的声音。莉莉姑娘那声突如其来的刻薄的回答，使他仍旧感到十分扫兴。它给他罩上了一层阴暗情绪，他整理一番袖口和蝴蝶结，试图把它驱散。然后，他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方小纸，看了几眼他为讲话而列出的要点。他对罗伯特·勃朗宁[①] 的诗句举棋不定，因为他担心那些诗句对于他的听众未免深奥了点。从莎士比亚和《歌曲集》[②] 中选一些大家熟知的

---

① 勃朗宁(Robert Browning, 1812—1889)，英国著名诗人。

② 指爱尔兰诗人托马斯·穆尔(Thomas Moor, 1779—1852)的《歌曲集》。

也许更好。男客们脚后跟不地道的碰撞声和脚底板拖脚声都在提醒他,他们的文化层次与他的不同。他引用那些他们听不懂的诗文,只会使他自己出尽洋相。人家会认为他在卖弄他高人一等的教育。正如他在餐具室败在莉莉姑娘跟前一样,他也会败在众人面前。他已经把讲话的口气搞错了,整篇讲话从头到尾一塌胡涂。

这时候,他的两位姨妈和妻子走出了女衣帽间。他的姨妈是两个穿戴得平淡无奇的老妇人。朱莉娅姨妈略高出一英寸的样子。她的头发垂至耳际,白迹斑斑;皮肉松弛的大脸也是苍白的,脸上的皱褶愈见暗淡。尽管她身架壮实,挺直,但是她眼力滞呆,两唇张开,乍看她是一个不知身在何处也不知向何处去的女人。凯特姨妈比她有活力得多。她那张比妹妹健康的脸上满是皱褶,像一个干缩的红苹果。她的头发梳理成旧式样,依稀可见原有的深栗色泽。

她们俩坦诚地亲吻了加布里埃尔。他是她们喜爱的外甥,她们已去世的姐姐艾伦同港口与船坞管理局的 T.J. 康罗伊结婚后生的儿子。

——格雷塔跟我们说,你们今晚不坐出租马车回孟克斯堂了,加布里埃尔。凯特姨妈说。

——是的。加布里埃尔说着,朝妻子转过身来。去年我们吃了不少苦头,是不是?凯特姨妈,你不记得格雷塔因此得了一场什么样的感冒吗?出租马车的窗户一路吱吱哑哑的,东风从我们走过梅里昂后就呼呼地往里灌。可真够热闹的。格雷塔得了一次重感冒。

凯特姨妈紧锁着眉头,一字一句地点着头。

——极是,加布里埃尔,极是。她说。你真是个细心人。

——但是你要由着格雷塔,加布里埃尔说,她大雪天也敢走

回家里去。

康罗伊太太笑了。

——别信他,凯特姨妈,康罗伊太太说。他才真是个麻烦鬼,夜里还要给汤姆戴绿眼罩,让他练哑铃,还逼着伊娃吃麦片粥。好可怜的孩子!她一见麦片粥就烦!……哦,你们可猜不透他眼下要我穿戴什么!

她爆出了一串笑声,冲丈夫斜了一眼,见丈夫正用喜形于色的欣赏目光打量她的穿着、面容和头发。两位老姨妈笑得十分开心,因为加布里埃尔爱操心的习惯是她们经常取笑的材料。

——还有套鞋!康罗伊太太说。这是最后一次了。只要脚下有水,我定得穿上我的套鞋。今晚他让我穿来着,可是我没有。下一次他将给我买的东西没准是一套潜水服呢。

加布里埃尔笑得手足无措,展了展他的领带表示赞同,而凯特姨妈因喜爱这个玩笑差点笑弯了腰。朱莉娅姨妈却只一笑了之,无神的目光瞪着她的外甥媳妇。过了一会儿,她问道:

——什么是套鞋呢,加布里埃尔?

——套鞋呀,朱莉娅!她姐姐大声说。天哪,你还不知道套鞋是什么吗?你把它们穿在……你的靴子上嘛,格雷塔,对不对?

——是呀是呀,康罗伊太太说。古塔胶做的玩意儿呀。我们现在每人有一双。加布里埃尔说欧洲大陆上人人都穿的。

——哦,欧洲大陆上,朱莉娅姨妈小声重复着,缓缓地点了点头。

加布里埃尔皱起眉,仿佛有些生气地说:

——这本是见怪不怪的事,格雷塔却认为好玩,因为套鞋这个词儿能使她想起滑稽剧团。

——不过告诉我,加布里埃尔。凯特姨妈赶紧换了个话题。

当然你们看过那间房子了。格雷塔说……

——嗽，房子没有问题，加布里埃尔回答说。我在格雷厄姆旅馆定下了一间。

——好啊，凯特姨妈说。这事办得再好不过。不过那些孩子们呢，格雷塔，你为他们担心吗？

——咳，一个夜晚没事的。康罗伊太太说。再说，贝茜会照顾他们的。

——操到心就好。凯特姨妈又说。有一个能够依靠的姑娘是多么称心的事儿啊！你瞧那个莉莉，我真不知道她近来发生了什么事，和过去换了个人儿似的。

加布里埃尔正在借这个话碴儿问姨妈些话，可她却突然中断说话，两眼看着已经慢悠悠走下楼梯并伸着脖子朝栏杆外张望的妹妹。

——喂喂，你们看看，她几乎在生气地说。朱莉娅哪儿去了？朱莉娅！朱莉娅！你要去哪儿呀？

朱莉娅已经走下一半楼梯，走回来不急不躁地说：

——弗雷迪来了。

正在这时候，随着一声击掌，钢琴手弹出一串响亮的乐曲，华尔兹舞曲停了下来。客厅的门从里面打开，出来几对舞伴。凯特姨妈匆匆地把加布里埃尔拉到一旁，凑近他的耳朵说：

——悄悄下楼去，加布里埃尔，行个好儿看他是不是清醒着。他要是醉醺醺的，别让他上来。我敢说他喝多了，他一定喝多了。

加布里埃尔走到楼梯前，探出栏杆听了一会儿。他听见两个人在小餐具室里说话，很快听出了弗雷迪·马林斯的笑声。他悄没声地走下了楼梯。

——让人放心的是，凯特姨妈和康罗伊太太说。加布里埃

尔在这里。只要他在场我就放心多了……朱莉娅，戴莉小姐和鲍尔小姐要补充点东西。谢谢你演奏的漂亮华尔兹，戴莉小姐。好曲子好时光啊。

一个脸色枯涩的高个子男子，留着一抹白点斑斑的硬碴胡子，肤色黑黑的，正和舞伴走过，问道：

——我们也可以补充点东西吗，摩肯小姐？

——朱莉娅，凯特姨妈随机应变道。还有布朗先生和弗珑小姐。把他们一块儿带去，朱莉娅，别忘了戴莉小姐和鲍尔小姐。

——我生来是个照顾女士的人，布朗先生说着，噘起嘴唇儿，使得小胡子根根竖起，所有的纹路间透出笑意。你知道，摩肯小姐，她们喜欢我的原因是——

他没有把话说完，看见凯特姨妈走远听不见了，立即领着三个年轻女士走进那间后屋。屋子中间摆着两张并排的方桌，朱莉娅姨妈和管家正在往桌子上铺展一块大布。餐具柜上摆满了盘碟、玻璃杯和一把把叉刀。那架关上的钢琴盖子也被当作餐具柜，摆上了食品和甜食。在屋子一角还有一个小一点的餐品柜，两个年轻男子正站在那里喝蛇麻子苦啤酒。

布朗先生带着他照顾的女士，嘻嘻哈哈地请她们喝一种女士用的又辣又甜又烈的混合饮料。三位女士还在说她们从来不沾烈性饮料时，他已经给他们打开了三瓶柠檬汁。接着，他请其中一位男青年让个方便，拧起大肚酒瓶为自己倒了满满一大杯威士忌。两个男青年敬佩地看着他呷了一大口酒。

——上帝保佑，他说着微微一笑。这可是医生的吩咐哪。

他多皱的脸上绽出了更明显的笑容，三个年轻女士对他的取乐报以爽朗的笑声，摇晃着身子，眉部一张一弛地抽动着。其中一位外向些的小姐说：

——嗽，布朗先生，我敢肯定医生从来没有做出过这样的吩咐。

布朗先生又喝了一口威士忌，做出侧身而行的样子，说：

——哦，你们知道，我像大名鼎鼎的卡西迪太太一样，据说她说这样的话：哦，玛丽·格里姆斯，要是我不喝，就强迫我喝，因为我觉得我需要酒。

他那张发热的脸有点过分亲昵地探着，又操了一口低沉的都柏林口音，三位年轻女士于是本能地对他的话不作反响。玛丽·简的学生弗珑小姐问戴莉小姐刚才演奏的那支动听的华尔兹叫什么名字。布朗先生看见自己受了冷落，立即转身去跟那两个对他较有敬意的男青年说话。

一位脸色红润的年轻女子，身着紫色服装，进了屋子，兴冲冲地拍拍手，叫道：

——四对舞！四对舞！

凯特姨妈也踩着她的脚跟进来说：

——还少两位先生和三位女士，玛丽·简！

——嗽，这儿有伯金先生和克里根先生。玛丽·简说。克里根先生，你陪鲍尔小姐跳舞吗？弗珑小姐，我看你就跟伯金先生跳吧。天哪，这下就好了。

——三位女士呢，玛丽·简，凯特姨妈说。

两位男士问女士们肯不肯赏光时，玛丽·简朝戴莉小姐转过身来。

——哦，戴莉小姐，你弹奏了两支舞曲后够辛苦的，可是今晚女士实在不多哪。

——我一点不觉得怎么累，摩肯小姐。

——不过我为你找了一个好舞伴，男高音巴特尔·德西先生。一会儿我就让他登场唱一曲。全都柏林都爱听他唱歌。

——好嗓子，好嗓子！凯特姨妈说。

钢琴第二次奏起前奏曲的第一节乐曲时，玛丽·简立即领着她的几名舞宾离开屋子。他们刚刚离开，朱莉娅姨妈慢吞吞走进屋子，一边回头望着身后的什么东西。

——怎么回事，朱莉娅？凯特姨妈不安地问道。是谁呀？

朱莉娅拿着一摞餐巾，朝姐姐转过身来，仿佛这个问题让她吃了一惊，简单地说：

——还不是弗雷迪，凯特，加布里埃尔和他在一起呢。

其实，就在身后加布里埃尔正领着弗雷迪·马林斯走过楼梯口。后者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青年男子，个头跟加布里埃尔差不多，膀乍腰圆的。肉团团的一张脸上没有什么血色，只是在肥厚嘟嘟的耳垂和阔大的鼻翼上有几许红润。他五官粗糙：塌鼻，凸斜不平的额头，厚而撅的嘴。眼睫毛很浓，稀疏的头发又凌乱，这使他看上去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他在楼梯上和加布里埃尔讲了一个故事，为此尖声大笑，一边还用左拳的指骨来回揉着他的左眼。

——上好，弗雷迪，朱莉娅姨妈说。

弗雷迪·马林斯向两位摩肯小姐也道了晚安，口气因嗓子习惯性打嗝而显得漫不经心。接着，他看见布朗先生在餐柜那边冲他作鬼脸，便摇晃着两条腿穿过屋子，压低嗓门儿把刚刚跟加布里埃尔讲过的那个故事，重讲了一遍。

——他还没有全醉，是吗？凯特姨妈和加布里埃尔说。

加布里埃尔紧锁眉头，但他赶快放松，回答道：

——嗷，不大看得出来。

——唉，真是个难缠的主儿！她说。他那可怜的母亲除夕硬逼着他发誓戒酒呢。算了算了，加布里埃尔，进客厅吧。

和加布里埃尔一起离开屋子之前，她向布朗先生使使眼色，

用食指来回晃晃以示告戒。布朗先生点头响应，见她走了，便和弗雷迪·马林斯说：

——来来来，特迪，我给你倒上一大杯柠檬汁，让你提提神儿。

弗雷迪·马林斯就要讲到故事的高潮了，很不耐烦地摆手拒绝。但是布朗先生先提醒弗雷迪·马林斯整理一下衣服，倒了一杯柠檬汁递给他。弗雷迪·马林斯因为右手在机械地整理衣服，便用左手机械地把杯子接了过来。布朗先生的脸上再次绽出喜色，为他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而弗雷迪·马林斯还没有把他的故事讲到高潮便呼哧着尖声大笑起来，把没有沾口的、汁儿外溢的杯子放下，又开始用左拳来回抹他的左眼，一边喘着笑着断断续续地把最后一句话讲完。

加布里埃尔听不下去玛丽·简在肃静的客厅里演奏的她从音乐学院学来的曲子，因为里面全是快弹和难懂的段落。他喜欢音乐，可是玛丽·简弹的曲子他听不出味道，而且他怀疑这演奏在别人听来有没有味道，虽然他们央求过玛丽·简演奏点什么。四个从点心屋过来站在门道听钢琴声的年轻人，几分钟后又悄悄地结伴溜掉了。唯一似乎听进去曲子的两个人，一个是玛丽·简本人，两只手在键盘上忽儿急速跳跃，忽儿在休止符上把手抬起，宛若女祭司举手祷天；另一名便是凯特姨妈，正站在玛丽·简肘旁翻着乐谱。

打过黄蜡的地板在枝形吊灯下闪闪刺眼，加布里埃尔的眼睛转向钢琴上方的墙上。一幅《罗密欧与朱丽叶》剧中阳台一场的图画挂在那儿，旁边另有两名王子被谋杀在伦敦塔的画儿，是朱莉娅姨妈做姑娘时用红、蓝、棕三色毛线织成的。也许她们做姑娘时上的那所学校里教过一年这种手工，他母亲才为他做了

一件紫色毛背心当作生日礼物，上面绣着一些小狐狸头像，衬着棕缎里子，钉着深红钮扣。奇怪的是，他母亲本没有什么音乐天才，凯特姨妈却偏一向称她承袭了摩肯家族的天份。凯特和朱莉娅似乎一贯为她们的这位不苟言笑、稳重大方的姐姐感到几分自豪。她的相片摆在穿衣镜前面。她在膝上摆了一本打开的书，向身着水手服、躺在她脚边的康斯坦丁指点着书中的什么。是她给自己儿子起的名字，因为她对家庭生活的尊严非常在意。多亏她，康斯坦丁现在成了巴尔布里根的高级副牧师；多亏她，加布里埃尔自己取得了皇家大学的学位。他想到她对自己的婚姻不大赞同，脸上便有了阴影。她爱说的几句尖刻的话让他想起来就难受。她有一次说格雷塔有乡下人的精明，可格雷塔根本就不是那样的性格。她临终前在孟克斯堂他们家里久病不起的所有日子里，是格雷塔伺候她的。

玛丽·简又在弹奏那种开始每节都伴之以全音阶快弹的调子，他知道她的钢琴曲已近尾声。他听着曲子将尽，心里的情绪渐趋平静。琴曲以高音部一串高八度的尖颤音而后以低音部深沉的八度音戛然而止。热烈的掌声中玛丽·简脸色涨红，慌慌地卷起乐谱，逃出了屋子。拍手最热烈的是门道边的四位小青年，曲起时他们溜到点心屋去、钢琴声止时又跑了回来。

接下来是方块舞。加布里埃尔和艾弗斯小姐结伴跳舞。她是一位举止大方、爱说话的年轻女士，一张有雀斑的脸和两只凸出的棕色眼睛。她穿着袒露肩胸的紧身胸衣，只在衣领前面别着的那枚大项针上装饰了一个爱尔兰纹章。

他们站好各自的位置时她突然说：

——我有件事要跟你理论一番。

——跟我吗？加布里埃尔说。

她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

——什么事？加布里埃尔说着，冲她的严肃劲头露着微笑。

——谁是G.C.[①]？艾弗斯小姐问着，眼神就转向了他。

加布里埃尔脸色大变，正要皱起眉头作出一副不知所云的样子，她却直截了当地说道：

——哟，别装糊涂了！我知道你给《每日快报》写文章。怎么样，你不为自己感到脸红吗？

——为什么我要为自己感到脸红呢？加布里埃尔反问着，眨着眼睛让脸上露出笑容。

——得了，我可为你脸红呢。艾弗斯小姐坦率地说。你竟会给那样一家报纸写东西。我过去没想到你是一个亲英分子。

加布里埃尔的脸上出现了茫然失措的神色。一点没错，他在《每日快报》每周三的文学专栏里写文章，领取十五先令的稿酬。但是他确实没有让自己成为一名亲英分子。那些为写评论而收到的书，比起那份微不足道的稿酬支票，几乎更受他的欢迎。他对书的封面爱不释手，对新印出来的书页翻来翻去。差不多每天在学校上完课后，他都往往要在码头区逛旧书店，去单身汉路的希基书店，去阿斯顿码头的韦伯书店或马赛书店，要么去斜街的奥克洛希塞书店。他不知道如何回答她的指责。他想说文学是超越政治的。然而，他们是有多年交情的朋友，走过同样的道路，先是大学同学，后来同做教师：他不能贸然跟她讲什么大道理。他只好接着眨巴眼睛，堆着笑脸，语无伦次地嘟哝说，他觉得写书评没有任何政治色彩。

轮到他们交叉换位时他仍旧不知所措，心不在焉。艾弗斯小姐赶紧热烈地握紧他的手，温柔友好地说：

——好了好了，我不过是开开玩笑。来，咱们换换位吧。

---

① 加布里埃尔姓名(Gabriel Conroy)的第一个字母。

他们又结伴跳舞时，她谈起大学的问题，加布里埃尔觉得自在了许多。她的一位朋友让她看过他对勃朗宁诗歌的评论。这是她何以发现秘密的由来，不过她非常喜欢那篇评论。接着她突然说：

——啾，康罗伊先生，你愿意今年夏天去艾兰岛玩玩吗？我们要去那里住一整月。在大西洋里可是妙不可言哪。你应该去嘛。克兰西先生要去，克科利先生和凯斯尼·科尼也去。格雷塔要是去，对她大有裨益。她是康诺特人，对不对？

——她家的人是那里来的，加布里埃尔简短地说。

——不过你要去的，是吧？艾弗斯小姐说着，急急地把温暖的手放在他的臂上。

——实际情况是，加布里埃尔说。我已经安排好去——

——去哪儿？艾弗斯小姐问道。

——哦，你知道，每年我都要和一些伙伴骑自行车去旅行，所以——

——可是去哪里呀？艾弗斯小姐说。

——噢，我们通常去法国、比利时或许德国。加布里埃尔拙口拙舌地说。

——你们为什么要去法国和比利时，艾弗斯小姐说，而不去看看你们自己的国土呢？

——哦，加布里埃尔说。一半是去接触一下那些语言，一半是换换环境。

——难道你们不想跟自己的语言——爱尔兰语，接触接触吗？艾弗斯小姐说。

——哦，加布里埃尔说。说到这里，你知道，爱尔兰语并不是我的语言。

他们左右跳舞的人都转过头来听他们彼此诘问。加布里埃

尔不安地左右看了一眼，竭力在这种使他满脸通红的难堪境地保持和气。

——难道你不想看看自己的国土，艾弗斯小姐继续说，对你一无所知的人民和国家了解一下吗？

——嗽，说实话，加布里埃尔突然说，我厌恶我的国家，厌恶它！

——为什么？艾弗斯小姐问道。

加布里埃尔没有作答，因为他刚才的回答使他感到烦躁。

——为什么？艾弗斯小姐追问道。

他们应该一起去看看，可由于他无言以对，艾弗斯小姐带着火气说：

——当然你回答不了。

加布里埃尔试图掩饰他的情绪，便起劲地参加跳舞。他回避她的目光，因为他看见她脸色辛辣。但是当他们在长长的舞列中相遇时，他惊讶地感觉到他的手被紧紧地捏住了。她抬起眉头若有所问地看了他一会儿，直到他露出了微笑。接着，正当舞列再次变动时，她踮起脚尖在他耳边小声说：

——亲英派！

方块舞跳完之后，加布里埃尔退到房间远处的角落，弗雷迪·马林斯的母亲坐在那儿。她是个矮胖虚弱的白发老妇人。她的嗓子和她儿子的一样有些阻塞，还有几分口吃。她已经听说弗雷迪来了，行为举止还算正常。加布里埃尔问她路上是否一帆风顺。她和出嫁的女儿住在格拉斯哥，每年来都柏林探望一次。她不动声色地回答说她一路一帆风顺，船长对她体贴入微。她还说到她女儿在格拉斯哥住的那所漂亮的房子，以及他们交往的那些好朋友。她不停地唠叨时，加布里埃尔竭力把刚才跟艾弗斯小姐发生的不愉快磨擦从记忆中驱走。当然，这个

姑娘或说女人，或者不管她是什么，是一个热心人，可什么事都要适可而止嘛。或许他不应该像刚才那样回答她。可是她也无权当着众人称他亲英派，哪怕是玩笑也不妥吧。她存心想在众人面前让他出丑，质问他，用她那双兔子眼睛盯着他不放。

他看见他妻子在华尔兹舞伴中穿行，朝他走来。到了他跟前时她凑近他耳边说：

——加布里埃尔，凯特姨妈想知道一下你愿意不愿意像往常一样把那只鹅切一切。戴莉小姐管切火腿，我去弄布丁。

——好吧。加布里埃尔说。

——华尔兹舞跳完她就马上让年轻人先去用餐，这样我们自己就可以单独使用餐桌了。

——你刚才跳舞了吗？加布里埃尔问。

——当然跳了。你竟没有看见我吗？你跟艾弗斯小姐说了些什么？

——没说什么。怎么了？她说什么了吗？

——好像有什么说法。我要去请达西先生唱歌。他够要架子的，我看。

——没有说什么话，加布里埃尔郁郁不乐地说。只是她想让我去爱尔兰西部旅游，我说去不了。

他妻子兴奋地拍起手来，往起轻轻地跳了一下。

——歐，去嘛，加布里埃尔，她叫嚷说。我倒是想再去看看戈尔韦湾。

——你想去你去吧，加布里埃尔冷冷地说。

她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转身跟马林斯太太说：

——你有一个好丈夫啊，马林斯太太。

她从人群中穿过屋子往回走时，马林斯太太对刚才的插话不予理睬，继续和加布里埃尔讲述苏格兰有多么漂亮的地方和

景致。她女婿每年把他们带往湖区,他们在那里钓鱼。她的女婿是一个钓鱼好手。有一天他钓到一条鱼,一条漂亮的大鱼,旅馆的人为他们烧了一顿晚餐。

加布里埃尔几乎没有听清楚她说了些什么。眼看就要开餐了,他又开始想他的发言和引文。他看见弗雷迪·马林斯穿过屋子来找他母亲,便给他腾出椅子,退到窗户旁的墙凹处。屋子里已经人去地空,从那间后屋传来了盘碟和刀叉的碰撞声。还留在客厅里的人们好像疲于跳舞,围成小圈子平静地说话。加布里埃尔热乎乎颤抖的手指轻击了几下冷冰冰的窗户格子。外面一定很冷吧!到外面一个人走走,先沿河而去,然后穿过公园,多么爽心悦目啊!雪在树枝上覆盖着,在威灵吞纪念碑顶上积成一顶耀眼的帽子。比起晚餐桌边,那里要令人惬意得多!

他浏览一下他讲话的要点:爱尔兰人的好客,令人心酸的回忆,三女神,巴黎,勃朗宁的诗句引文。他在心里默念了一句写在他的评论文章里的话:你觉得你在聆听折磨灵魂的音乐。艾弗斯小姐赞扬过这篇评论。她是说心里话吗?在她的宣传背后她有自己的真正生活吗?直至这个夜晚,他们之间从来没有任何恶感。他不安地想到,他讲话时她会在晚餐桌旁用她那种尖刻的目光打量他。一旦他讲砸了,她也许会幸灾乐祸呢。他心头生起一计时勇气也来了。他到时候会不点名地提及凯特姨妈和朱莉娅姨妈,说: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当中渐渐衰老的一代人可能犯过许多过失,但对我来说,我认为这代人有好客、幽默和富于人情这些美德,而这些美德我似乎觉得正是我们周围正在成长的严肃认真、教育良好的新一代所缺乏的。太妙了:这话击中了艾弗斯小姐。他才不在乎他的两个姨妈是两个无知无识的老妇人呢!

客厅响起的一阵低语引起了他的注意。布朗先生殷勤地陪

着朱莉娅姨妈从门边往前走,朱莉娅姨妈依靠在他的臂上,面带微笑,垂着头。参差不齐的掌声一直把她送到钢琴旁,玛丽·简这时在琴凳上就座。朱莉娅姨妈收住笑容,半侧转身子以便声音在屋子里产生效果,这时掌声渐渐停下。加布里埃尔听出了音乐的序曲。这是朱莉娅姨妈的保留歌曲——《打扮好了等待婚礼》。她的嗓音清新嘹亮,饱满的精神与渲染气氛的快弹十分合拍,尽管她唱得节奏很快,却连最小的装饰音也没漏掉一个。毋须看唱歌人的脸,只听歌声便可以感觉和分享那种迅速和安稳起伏的快乐。加布里埃尔和大家一起在歌曲将尽时热烈鼓掌,连隔壁看不见的晚餐桌旁都传过来响亮的掌声。掌声听来发自肺腑,朱莉娅姨妈弯身把皮封面上写着她的姓名缩写字母的旧歌本放回乐谱架上时,脸上竟泛起了淡淡的红晕。弗雷迪·马林斯为了听得更好侧着头,在众人都停止击掌时仍在鼓掌,并且和庄重地缓缓点头赞许的母亲兴致勃勃地说着什么。最后,他停止鼓掌时突然站直身子,急匆匆穿过屋子走向朱莉娅姨妈,抓住她的两只手紧紧握着,一味地摇呀摇呀,一句话说不出来,或者因为嗓子阻塞为难了他。

——我刚和我母亲说了,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见你唱得这么好,从来没有。真的,我从来没有像今晚一样听到你美丽的歌喉。天哪! 你相信我的话吗? 我说的是真话。凭我的信用和荣誉担保,这是真的。我从来没有听见过你的歌声这么清新……这么嘹亮和清新,从来没有啊。

朱莉娅笑容满面,对这番恭维话嘟哝了几句,一边把手从他的紧握中抽出来。布朗先生张开他的空手向她一伸,用一种主持人向观众介绍奇才的神气向他身边的人说:

——朱莉娅·摩肯小姐,我的最新发现!

他对这话笑得十分开心,这时弗雷迪·马林斯转身和他说:

——哦，布朗，你要是认真一点，你也许会得到一种较糟的发现呢。我所能说的是，自我来到这里还从来没有听她唱得有这么一半好呢。这话才是大实话。

——我也有同感，布朗先生说。我认为她的歌声有了很大进步。

朱莉娅姨妈耸了耸两肩，不无自豪地说：

——三十年前我的嗓子并不坏，要说嗓子的话。

——我经常跟朱莉娅说，凯特姨妈加重口气说，她在唱诗班简直是浪费人材。可是我从来没有说过她什么。

她转过身来仿佛要让大家评评理，劝劝一个犟孩子，而朱莉娅姨妈却向前方凝视着，脸上浮现着一种模糊的回忆的微笑。

——不，凯特姨妈接着说，她可不是别人能说服和领导得了的，没明没夜地在那个唱诗班卖老劲，没昼没夜哟。圣诞节早上六点钟就跑去了！这都为了个啥呢？

——哦，还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凯特姑妈？玛丽·简说着，在琴凳上转过身来莞尔一笑。

凯特姨妈生气地朝她侄女说：

——我知道上帝的荣耀是怎么回事，玛丽·简，可我以为教皇把那些一辈子苦干的女人赶出唱诗班，把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男孩子提拔起来，实在是不够荣耀。我想教皇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教会的利益。可是这是不公道的，玛丽·简，是毫无道理的。

她说得动了感情，本来还要为妹妹再说几句抱打不平的话，因为她对这事很有成见，但是玛丽·简看到跳舞的人都回来了，便借题转开话题说：

——得了，凯特姨妈，你在布朗先生跟前露丑了，他信的可是另外一门教。

凯特姨妈朝布朗先生转过身来，见他听人说到他的宗教强

作笑脸，赶紧说：

——哦，我对教皇的正确做法没有疑问。我不过一个糊涂的老婆子，怎敢随便表示疑问。但是每天泛泛地说些表示客气和感谢的话，也是常有的事情。我要是处在朱莉娅的地位，那我会跟希利神父当面说说……

——让我提个醒儿吧，凯特姑妈，玛丽·简说，我们都饥肠辘辘了，肚子一饿就容易顶嘴。

——我们口渴时也容易顶嘴，布朗先生说。

——那么我们还是去用晚餐为好，玛丽·简说，然后把这场辩论结束了。

——在客厅外的楼梯口上，加布里埃尔看见他的妻子和玛丽·简正在劝说艾弗斯小姐留下来用晚餐。但是艾弗斯小姐已经戴了帽子，正在扣外套扣子，不愿意久留了。她一点不觉饿，呆得时间够长了。

——不过还是再呆十分钟，莫莉，康罗伊太太说。这不会耽搁你多少的。

——捡几样好的尝尝，玛丽·简说，你跳了半天舞了。

——我真不能再呆了，艾弗斯小姐说。

——恐怕你没有玩好吧，玛丽·简有些失望地说。

——和往常一样玩得好，你放心，艾弗斯小姐说。可你一定得让我走。

——不过你怎么回家呢？康罗伊太太说。

——嗽，顺码头走不几步就到家了。

加布里埃尔犹豫片刻，说：

——要是你允许，艾弗斯小姐，既然你非走不可，我来送送你吧。

但是艾弗斯小姐没有领他们的情。

——我不要听这种话了，她大声说。谢天谢地，你们快去用晚餐吧。我照管得好自己。

——唉，你真是个怪姑娘，莫莉，康罗伊太太坦率地说。

——Beannacht libh[①]，艾弗斯小姐大声说着，匆匆跑下了楼梯。

玛丽·简目送她离去，一脸迷惑的不快表情，而康罗伊太太倚在楼梯栏杆上听过厅的门响。加布里埃尔扪心自问艾弗斯小姐的离去是不是因为他的缘故。不过她看上去没有生气：她是一路笑着离去的。他茫然注视着楼梯。

这时，凯特姨妈摇摇摆摆地从餐室走出来，近乎绝望地绞着两只手。

——加布里埃尔在哪儿呢？她嚷道。加布里埃尔到底哪里去了？大家都在那里等着你露面，就是没有人切那只鹅！

——在这儿呢，凯特姨妈！加布里埃尔大声答道，忽然来了兴致。必要的话，我随时会把一群鹅切碎。

一只焦黄的肥鹅摆在餐桌的一头，另一头呢，一张垫了一层香菜的皱纸上放着一条大火腿，外皮已经去掉，一层碎面包屑撒在上面，一张干净纸围着火腿胫骨的边。火腿旁边有一块放了香料的大牛排。在这遥相对应的两头之间，平行着摆了些小菜：两小瓷碟果子冻，一红一黄；一浅碟装满成块的牛奶冻和红果酱，一绿色叶形柄曲如茎的大盘子里堆着紫葡萄干和脱皮的杏仁，一陪碟里是实实落落的士麦那[②] 无花果，一碟豆蔻粉牛奶蛋糕，一小碗金银纸包装的巧克力和糖块，一玻璃瓶插着一些长茎芹菜。在餐桌中央，好像为一大盒顶尖的桔子和美国苹果站

---

① 爱尔兰语，意为各位再见。

② 土耳其港市，以产无花果出名。

岗放哨似的，立着两只老式雕花玻璃的大肚酒瓶，一只装了红葡萄酒，一只装了黑色雪利酒。合上的方形钢琴上，一只黄盘里的布丁等着客人分享，盘后面是三堆黑啤酒、淡啤酒和矿泉水瓶子，按不同酒类的颜色分放开来，前两堆是黑色，附了棕和红两样标签，第三堆是最少的一堆，白瓶子上拦腰系着绿色丝带。

加布里埃尔在餐桌上席坐下来，看一看切刀的刃口，把叉子稳稳地插进那只鹅体里。他做得不慌不忙、因为他切肉很内行，觉得在一张丰盛的餐桌上席占据一个位子是再惬意不过的事了。

——弗珑小姐，我给你上点什么呢？他问道。来只翅膀呢还是一块胸脯肉？

——一小块鹅胸脯足可以了。

——希金斯小姐，你要什么？

——欧，什么都行啊，康罗伊先生。

加布里埃尔和戴莉小姐来回传递着一碟碟鹅肉、火腿肉和五香牛排时，莉丽端着一盘裹了白餐巾的糖粉热土豆挨个儿走到客人身边。这是玛丽·简的主意，而且还建议苹果酱蘸鹅肉，但是凯特姨妈说没苹果酱光吃烤鹅肉就很合她的胃口，希望不要坏了她的胃口。玛丽·简照应着她的学生，看见他们得到了最好的肉片。凯特姨妈和朱莉娅姨妈把钢琴盖上的瓶子打开，为男客供应黑啤酒和淡啤酒，并为女客提供矿泉水。席间好不热闹，笑语起伏，众声嘈杂，你要这个我不要那个，刀叉碰撞，软木塞和玻璃塞砰砰作响。加布里埃尔切完第一轮鹅肉来不及自己享用便开始切第二轮了。席间的人齐声反对，他不得已喝了一大口黑啤酒应酬大家的好意，因为他发现切肉实在忙不过来。玛丽·简不声不响地坐下来用餐，但是凯特姨妈和朱莉娅姨妈仍围着餐桌摇摇晃晃地走动，一前一后踩着后跟走，互相妨碍，互相命令却互不照办。布朗先生请她们就座用晚餐，加布里埃尔也

这样说，但她们说时间有的是不着急，后来弗雷迪·马林斯站起来把凯特姨妈拦住，硬将她按在她的椅子里，引起了一片欢笑。

客人们充分得到食物后，加布里埃尔笑着说：

——喂，要是诸位有谁想要点粗人所谓的填肚之物，就请开尊口呀。

大家七嘴八舌地请他自己开始用餐，莉丽端着早为他准备下的三个土豆朝他走过来。

——好啊好啊，加布里埃尔和和气气地说着，又喝了一口手边的酒。女士们先生们，请诸位暂时忘掉我的在场吧。

他开始用晚餐，没有参加客人们趁莉丽收拾盘碟时进行的谈话。话题是关于当时在皇家剧院演出的歌剧团。男高音巴特尔·达西先生是一个面色黝黑、胡子讲究的男青年，对歌剧团的领唱女低音大加赞赏，但是弗珑小姐却认为她演唱得相当粗俗。弗雷迪·马林斯说圣诞节歌舞杂剧的第二部分中，一个黑人酋长唱歌，是他所听过的最好的男高音。

——你听过他唱歌吗？他隔着餐桌问巴特尔·达西先生。

——没有。巴特尔·达西先生漫不经心地回答道。

——这是因为，弗雷迪·马林斯解释说。我很有兴趣听听你对他的看法。我以为他的嗓子很宏亮。

——特迪倒真是识得好货呢。布朗先生对席间的人亲昵地说。

——为什么他不该有一条好嗓子？弗雷迪·马林斯不客气地问道。就因为他不过是个黑人吗？

没有人对这个问题作答，玛丽·简把大家的话题引回到那个正规的歌剧团。她的一个学生送给她一张《迷娘》① 的入场券。

---

① 根据歌德长篇小说《威廉·麦斯特》第一部《学习时代》改编的歌剧。

这当然很好，她说，但这却使她想起可怜的乔治娜·伯恩斯。布朗先生谈及更远的事情，如以前常到都柏林演出的意大利歌剧团——蒂金斯、伊尔玛·德·莫兹达、康帕尼尼、大名鼎鼎的特里贝利、朱格里尼、拉维里、阿兰布罗，等等。他还说，那时候都柏林是有些可以一听的东西的。他又讲起旧皇家剧院过去最高楼座如何夜复一夜地座无虚席；如何一天晚上一个意大利男高音为《让我像一名士兵一样倒下》谢了五次幕，每次还必唱一个高音 C；如何那些坐在高层楼座的男青年有时激情勃发，把演女主角的歌星乘坐的马车卸了马匹，他们自己驾辕跑过大街奔向她的旅馆。他问道，像《蒂诺拉》、《露克里兹亚·博基娅》这样辉煌的旧歌剧为什么不再上演了？这是因为他们找不到演唱这样歌剧的好嗓子啰，一点没错。

——嗽，得了，巴特尔·达西先生说。我倒认为今天的歌唱家一点不比过去差呢。

——在哪儿呢？布朗先生不以为然地说。

——在伦敦、巴黎、米兰，巴特尔·达西先生热烈地说。比如说，我认为卡鲁索[①] 就唱得很好，比起你提到的那几位差不到哪里去。

——也许是这样，布朗先生说。但是我跟你说我很有些怀疑。

——啊，我不管出什么代价都愿意听卡鲁索唱歌，玛丽·简说。

——对我来说，凯特姨妈举着一根骨头，说。只有一个男高音可以听听。我的意思是说，能让我赏心悦目。不过我看你们在座的没谁听说过他。

——是谁呢，摩肯小姐？巴特尔·达西先生很礼貌地问道。

——他的名字叫帕金森，凯特姨妈说。我听他演唱时他正

① 意大利著名男高音。

走着红呢，我认为他当时是男人能唱出的最清脆的歌声的男高音。

——好耳生哟，巴特尔·达西先生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

——是呀，是呀，摩肯小姐说得没错，布朗先生说。我记得听人说过老帕金森，不过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吧。

——很脆、很甜、很悦耳的男高音，凯特姨妈热情洋溢地说。

加布里埃尔用完餐，一大块布丁便端上了桌子。叉勺的碰击声又响了起来。加布里埃尔的妻子把布丁一勺勺盛出来，把碟子顺餐桌传下去。碟子传到半路，玛丽·简接住，然后加上红莓冻或者桔子冻，或者奶冻配果酱。布丁是朱莉娅姨妈做的，为此受到在座客人的一致夸奖。她自己则说颜色还不够焦黄。

——哦，摩肯小姐，布朗先生说，希望我能为你的布丁增色，你知道，我可是一身焦黄呀。①

所有的先生们，除了加布里埃尔，出于对朱莉娅姨妈的敬意，都吃了一点布丁。由于加布里埃尔从来不吃甜食，芹菜就留给他了。弗雷迪·马林斯也拿了一根芹菜，配着布丁一块儿吃。他听说芹菜对血液是样好东西，他这时又正接受医生的治疗。马林斯太太晚餐期间始终一言未发，这时开口说她的儿子一两周内要去麦勒雷山区②。餐桌上立即谈起麦勒雷山区，说那儿的空气如何清爽，那儿的人们如何不向他们的客人多要一分一厘。

——你的意思是说，布朗先生有些不相信地问道，一个人能到那里找人家住下，像住旅馆一样，享受那里的美味佳肴，然后

---

① 布朗先生(Browne)的英语发音和“焦黄”(brown)一样。

② 位于爱尔兰东南部。

不掏一分腰包就走了?

——噷,大多数人走时送修道院一些施舍就行了。玛丽·简说。

——但愿我们教会里有类似那样的一套惯例就好了。布朗先生坦率地说。

他听说那里的修道士从来不讲话,凌晨两点就起床,在棺材里睡觉,觉着很惊讶。他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修道院的规矩嘛,凯特姨妈肯定地说。

——是这样,可为什么呢? 布朗先生问道。

凯特姨妈再次说明那是修道院的规矩,没别的意思。布朗先生看上去还是不大理解。弗雷迪·马林斯使出浑身解数向他解释说,修道士们是在努力为外界所有罪人犯下的罪过赎罪。这个说法有些不够清楚,因为布朗先生干笑着,说:

——我倒是很喜欢这个想法,不过弹簧床对他们来说总比棺材睡着舒服吧?

——棺材呢,玛丽·简说,可以让他们想起他们的归天。

这个话题已经变得令人压抑,餐桌上一时陷入沉默,因此马林斯太太压着嗓门儿跟邻座说的话倒清晰可闻了:

——他们是大好人啊,那些修道士,非常虔诚的人。

葡萄干、杏仁、无花果、苹果、巧克力和甜食,这时在餐桌上已经传遍,朱莉娅于是请所有的客人喝红葡萄酒或雪利酒。开始时巴特尔·达西先生对两种酒都谢绝了,但是他的一位邻座用胳膊肘捅捅他,悄声说了些什么,他听后才让人把杯子斟满了。最后几个酒杯一一斟满酒后,席间的谈话停止下来。一阵静默之后,啜酒声和移动椅子的声音响起来。摩肯家的三位小姐颔首看着桌布。有人咳嗽了一两声,接着几位先生轻轻拍了拍餐桌,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席间鸦雀无声时,加布里埃尔往后挪了

挪椅子，站了起来。

拍桌的声音立刻以示鼓励地变得更响，接着一下子停止了。加布里埃尔把十根抖动的手指按在桌布上，对着所有来客不自然地笑了笑。他先看到一溜仰着的脸，赶忙把目光转向那个枝形吊灯。钢琴正在演奏华尔兹曲子，他听见裙裾窸窣地扫着客厅的门。人们也许站在外面码头的雪地里，注视着灯光通亮的窗户，聆听着华尔兹舞曲。那里的空气很清新。远处是那个公园，园里的树木上压着积雪。威灵顿纪念碑顶上有一片耀眼的积雪，在“十五英亩”白皑皑的原野上西向而立。

他开始说：

——女士们，先生们，

——正如过去几年一样，我责无旁贷地来承担一项十分愉快的任务，只是恐怕作为讲演人我完成这个任务的能力是太差了一些。

——哪里哪里！布朗先生说。

——但是，不管怎样，我今晚只好请诸位原谅我心有余而力不足，请诸位花费一点时间听我努力借此机会向大家用语言表达一下我的感情。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在这好客的屋顶下围着这张好客的餐桌相聚一堂，这已不是第一次了。我们受到几位好心女士的款待——也许不如说让款待害得好苦，也不是第一次了。

他用臂膊在空中舞了一个圈，停顿下来。在座的人都冲着凯特姨妈、朱莉娅姨妈和玛丽·简或者大笑或者微笑，她们因此兴奋得满脸绯红。加布里埃尔更加大胆地讲下去：

——每当辞旧迎新之际，我越发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国家没有什么传统能像其好客的风俗那样大放光彩，那样刻骨铭心。在我去过的一些现代民族中（我到过国外不少地方），这一传统

是独一无二的。也许会有人说，这一传统于我们与其说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东西，不如说是一种缺点，但是，就算那样吧，在我心目中它是一种高贵的缺点，是一种将会在我们中间得以发扬光大的缺点。至少有一件事我敢肯定。只要我已提及的这几位好心女士生活在这避风遮雨的屋顶下——我衷心祝愿她们年复一年地住下去——这种以诚相见、热心快肠的爱尔兰好客的传统，源自祖先且必将传于后代的传统，就仍旧会活在我们中间。

一阵发自内心的低语赞同在餐桌上响起。加布里埃尔油然想到艾弗斯小姐不在场，已失礼地走掉，便自信地讲道：

——女士们先生们，

——新的一代正在我们中间成长，一代新观念新原则栽培的人。他们严肃认真，对这些新观念满腔热情，而且我相信他们的一腔热情即使宣泄不当，主流却是坦诚的。然而，我们生活在一个怀疑的时代，如果我可以再说一遍，是处在一个思想烦闷的时代。有时我担心这新的一代，虽然受过教育而且教育程度很高，将来却会缺乏旧时代留下的那些富有人情、殷勤好客和善意幽默的美德。今天晚上听到过去那些伟大的歌唱家，我只得承认，我觉得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比较狭窄的时代。毫不夸张地说，过去的岁月可以称之为宽厚的时代。如果说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么至少让我们希望，在这样相聚的场合，我们仍以自豪和深情来谈论他们，仍衷心地怀念那些名垂青史的已经作古的伟大人物。

——精彩，精彩！布朗先生大声说。

——但是，加布里埃尔接着说，声音变得温柔起来。在像这样的聚会上，我们的头脑里往往会产生比较悲哀的思想：想到过去，想到青年时代，想到变迁，想到今晚我们思念的许多不在场的面孔。我们生活的路上到处是这样令人悲哀的回忆；我们要

是总沉溺于这些回忆，我们就无法在活着的人群中信心百倍地做我们的工作。我们全都有活人的职任，活人的感情，这就要求我们，也有权利要求我们作出不懈的努力。

——因此，我不愿意留恋过去。我不愿意让任何低沉的道德说教今晚打搅我们。我们从每日例行的繁杂忙碌中拨冗相聚，暂短相会。我们作为朋友相聚在此，从友好的精神出发，在某种程度上从真正的志同道合精神出发，作为同事也作为——怎么称呼她们好呢？——也作为都柏林音乐界的三女神[①] 的客人，在此相聚。

餐桌边的人对这个美好的比喻报以掌声和笑声。朱莉亚姨妈带着几分虚荣打问左右邻座加布里埃尔讲了些什么。

——他说我们娘仨是三女神，朱莉娅姑妈，玛丽·简说。

朱莉娅姨妈还没有听明白，但她含笑仰视着加布里埃尔，听他继续用同样的语调讲下去：

——女士们，先生们。

——今晚我无意扮演帕里斯[②] 在别的场合扮演过的角色。我无意在她们中间作出选择。这差事让人反感，更何况也超出了我仅有的能力。因为，不管是我们的首要的女主人本人，她的好心，她无可比拟的好心已为所有熟悉她的人所称赞；还是她的妹妹，她似乎青春永驻、今晚的演唱想必使我们惊讶和意外；以及最后一位同样重要的——我认为最年轻的女主人，她才华横溢，活泼开朗，勤奋刻苦的最好侄女；当我对她们挨个儿评价时，我坦率承认，女士们先生们，我真不知道我应该把奖品送给其中

---

① 借喻希腊神话中的三女神。她们赐给人们美貌和欢乐，是女性美的象征。

② 希腊神话中的青年牧人。他曾在三女神中当过裁判，把金苹果送给了爱情女神。

的哪一位啊。

加布里埃尔低头瞅了瞅他的姨妈，看到朱莉娅姨妈满面笑容，凯特姨妈眼里含着泪花，连忙把讲话结束了。他豪爽地举起酒杯，见席间每位客人也都拿起酒杯等待，便大声说：

——让我们为她们三位一起干杯吧。让我们为她们的健康、富贵、长寿、幸福和走运干杯吧，祝愿她们长久继续保持她们在职业方面赢得的光荣地位，在我们心中占据人人敬爱的地位。

所有的客人站了起来，手持酒杯，面向三位坐着的女士，由布朗先生领唱，齐声唱道：

因为她们是快乐无比的好人，
因为她们是快乐无比的好人，
因为她们是快乐无比的好人，
这事谁都无法否认。

凯特姨妈不加掩饰地使用手绢擦泪，连朱莉娅姨妈都看上去动了感情。弗雷迪·马林斯用吃布丁的叉子打着节拍，唱歌的人们面面相对，仿佛在协声和唱，轻重有致地唱道：

除非他撒谎骗人，
除非他撒谎骗人，

然后他们又面朝他们的主人唱道：

因为她们是快乐无比的好人，
因为她们是快乐无比的好人，
因为她们是快乐无比的好人，

这事谁都无法否认。

随之而起的鼓掌喝彩被餐室门外许多别的客人接了去，此起彼伏持续不断，弗雷迪·马林斯索性举起叉子指挥大家。

寒冷的凌晨冷气袭入他们正立着的门道，凯特姨妈连忙说：

——劳驾把门关上，哪一位。马林斯太太不然会感冒得重上加重的。

——布朗在外面呢，凯特姑妈，玛丽·简说。

——布朗无处不在，凯特姨妈放低声音说。

玛丽·简因凯特姨妈的口气大笑起来。

——一点没错，她调皮地说。他一副热心快肠。

——圣诞节的时候，凯特姨妈用同样的语调说。他像煤气一样给安装在这里了。

她这次善意地自己笑起来，然后赶紧找补说：

——不过让他进来吧，玛丽·简，把门关上。但愿老天有眼他没有听见我说什么。

正在这时过厅门开了，布朗先生从门边走进来，仿佛想把心抖碎似地大笑不止。他穿上了一件绿色长外衣，仿黑色卷毛羊皮袖子和领子，头戴一顶椭圆皮帽。他指着下面积雪覆盖的码头，尖厉绵长的哨音正从那里传了进来。

——特迪会把都柏林的所有马车都惊动了的。他说。

加布里埃尔从办事处后面的小餐具室走出来，费劲地穿着外衣，环视过厅，说：

——格雷塔还没有下来？

——她正在穿戴呢，加布里埃尔。凯特姨妈说。

——谁在那边弹奏？加布里埃尔问道。

——没有人了。他们都走了。

——啾,不对,凯特姑妈,玛丽·简说。巴特尔·达西和奥卡拉汉还没有走。

——有人在鼓捣钢琴,一定的。

玛丽·简瞅了一眼加布里埃尔和布朗先生,打了个冷战说:

——看着你们二位先生这么厚厚地捂着,我都觉得浑身发冷。我此时此刻真不愿意看见你们赶路回家。

——可这时候我最喜欢的,布朗先生异常坚定地说,正是在乡间精精神神地走一走,或者赶着一辆快马拉套的马车,痛痛快快地奔一程。

——我们家过去倒是趁一匹好马和马车的。朱莉娅姨妈感伤地说。

——那匹让人念念不忘的约翰尼吧,玛丽·简说着,开心地笑了。

凯特姨妈和加布里埃尔也笑起来。

——怎么啦,约翰尼有什么令人捧腹的事吗?布朗先生问道。

——已故的帕特里克·摩肯,也就是我们的姥爷,加布里埃尔解释说。晚年时都称他老先生,是一个熬胶的。

——啾,得了,加布里埃尔,凯特姨妈笑着说。他开着一个粉坊呢。

——是呀,不是胶就是粉吧,加布里埃尔说。老先生有一匹名叫约翰尼的马。约翰尼通常在老先生的作坊里干活儿,一圈又一圈地拉磨。干这活儿一好百好;可接下来就是约翰尼可悲的部分了。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老先生心血来潮,想驾车同名人一起到公园去看军事检阅。

——愿主可怜他的灵魂,凯特姨妈动情地说。

——阿门，加布里埃尔说。正如我所说，老先生给约翰尼套上辕，戴上自己最好的高顶礼帽，打上了自己最挺括的领带，派头十足地从他祖传的大房子——我记得在后巷一带吧——驱车而去。

在场的每一位都为加布里埃尔的样子笑起来，连马林斯太太也不例外，凯特姨妈则说：

——欧得了，加布里埃尔，他那时不住后巷，真的。作坊倒是在那儿的。

——总之是从他祖先的那所大房子驱车出发的，加布里埃尔继续说。他赶着约翰尼，一路相安无事，谁知到了比利王[1]雕像前约翰尼失了常态：不知它是和比利王的坐骑发生了爱情还是它以为自己回到了作坊，反正它开始绕着那尊雕像走了起来。

加布里埃尔在过厅里穿着套鞋绕圈而行，引起了在场的人一片笑声。

——约翰尼走了一圈又一圈，加布里埃尔说，老先生本是个十分自负的老先生，这下怒气冲冠了。往前赶路呀，老兄？你这是什么意思，老兄？约翰尼！约翰尼！真是不可思议的举动！不可理解的马儿！

加布里埃尔模仿当时的场景引起了阵阵笑声，这时被门边响起的声音打断了。玛丽·简跑去把门打开，让弗雷迪·马林斯进来。弗雷迪·马林斯的帽子扣在后脑勺上，冷得缩肩偻背，一番奔波之后累得粗气大喘。

——我只找到了一辆马车，他说。

——欧，我们沿码头找另一辆吧。加布里埃尔说。

---

① 即英国国王威廉三世（1689—1702），一个不受爱尔兰民族欢迎的形象。

——是的，凯特姨妈说。别让马林斯太太在过堂风里站着呀。

马林斯太太由她儿子和布朗先生搀扶着走下前门台阶，费了许多劲才挪进了马车。弗雷迪·马林斯随后上了车，花不少时间安排她坐下，布朗先生在旁出主意帮忙。最后她总算舒舒服服地坐下来，弗雷迪·马林斯这才请布朗先生上车。宾主七嘴八舌唠叨一阵，布朗先生上了马车。马车夫把毯子盖到膝盖上，弯下身来问地址。你一言我一语一片混乱，弗雷迪·马林斯和布朗先生都从马车窗口伸出头来向马车夫指点不同的路线。主要问题是大家不知沿路在何处让布朗先生下车，凯特姨妈、朱莉娅姨妈和玛丽·简在门口帮着出主意，各说各的，矛盾重重，引起阵阵笑声。弗雷迪·马林斯这时却笑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他不顾随时掉帽的危险，在马车窗户窗边一会儿伸头一会缩头的，跟他母亲说着这场争论进行到了何种地步；最后布朗先生扯起嗓子盖住众人的笑声，冲不知所措的马车夫嚷叫道：

——你知道三一学院吗？

——知道，先生。马车夫说。

——这就好，把车赶到三一学院大门口就是了。布朗先生说，到那儿我们再告诉你怎么走。这下你听清楚了吗？

——是的，先生。马车夫说。

——快快往三一学院跑吧。

——没错儿，先生。马车夫说。

马挨了鞭子，马车在一片笑声和道别声中沿码头辚辚而去。

加布里埃尔没有随大家到屋门口去。他在过厅的暗处注视楼梯。一个女人正站在第一节楼梯的附近，也身置暗处。他看不见她的脸，但看得见她的裙子的酱紫和桔红色，在阴暗处呈现出黑白二色。那是他妻子，正倚在楼梯栏杆上，谛听着什么。加

布里埃尔对妻子的安静大觉惊异，也伸着耳朵聆听起来。但是除了门前传来的笑声和争论、钢琴上弹出的几个弦音和男声的几声演唱，他什么也没有听见。

他站在大厅的暗处没动，试图听出歌声唱出的曲调，同时凝望着他的妻子。妻子的身姿既优雅又神秘，仿佛她是什么东西的象征。他扪心自问站在楼梯暗处谛听远处音乐是什么样的女人，是什么样的象征。他要是一个画家，他定会把她的姿势画下来。她的蓝毡帽在暗影衬托下可以突现出她那头发的铜黄色，而裙子上的深格子可以和浅格互为辅助。他要是个画家，他就称这幅画为《遥听乐曲》。

过厅的门关上了；凯特姨妈、朱莉娅姨妈和玛丽·简一路笑声走过大厅。

——哎，弗雷迪这人真要命！玛丽·简说。他这人真是要命。

加布里埃尔没有吭声儿，只用手指了指他妻子站立的地方。这时过厅门早已关上，歌声和琴声听得更清楚了。加布里埃尔举手示意她们别作声。歌曲听起来很有古爱尔兰风味，歌手似乎把握不住自己的歌词和嗓子。由于距离远一点，歌手嗓音又沙哑，歌声听起来哀婉有致，淡淡地表达出那些诉说忧伤的词句应有的曲调：

喔，雨水洒向我浓密的发绺，
露珠儿湿润了我的皮肉，
我的小宝宝冷冷地卧留……

——哦，玛丽·简大声说。这是巴特尔·达西在唱，他可是一晚上都没有唱。啊，我要让他在走之前唱一支歌。

——哦，应该的，玛丽·简，凯特姨妈说。

玛丽·简急匆匆穿过别人，跑向楼梯，但是她还来不及上楼，歌唱停下，钢琴也戛然而止。

——啊，多么遗憾！她惊叫道。他一会儿下楼吗，格雷塔？

加布里埃尔听见妻子回答说要下楼，不久便看见她朝他们这边走下来。她身后隔着几个台阶便是巴特尔·达西先生和奥卡拉汉小姐。

——哎呀，达西先生，玛丽·简大声说。我们大家正听你的歌儿入迷，你却毫不留情地突然不唱了。

——我整个晚上都跟他磨，奥卡拉汉小姐说。康罗伊太太也不放过他，不过他跟我们说他感冒得很重，唱不了。

——哦，达西先生，凯特姨妈说，不是在信口胡编吧。

——你们看不出我这嗓子哑得像乌鸦在聒噪吗？达西先生粗鲁地说。

他急慌慌地走进餐具室，把外衣穿上。别的人被他粗鲁的话噎住，一时不知说些什么才好。凯特姨妈锁住眉头，向大家示意别在意这个碴儿。达西先生站在那里把脖子围得严严实实，皱起了眉头。

——就怨这天气。朱莉娅姨妈停了一会儿说。

——可不是，人人都感冒了，凯特姨妈立即响应说。一个也躲不过。

——听人家说，玛丽·简说。三十多年以来都没有下过这么凶的雪了。今天早上我在报纸上看到，这场雪把爱尔兰全覆盖了。

——我倒喜爱这大雪的景象，朱莉娅姨妈伤感地说。

——我也喜爱，奥卡拉汉小姐说。我觉得没有一场大雪封地，圣诞节都不成其为圣诞节了。

——可是可怜的达西先生不喜欢这场雪呀，凯特姨妈微笑着说。

达西先生从餐具室走出来，把自己裹得严严的，扣得紧紧的，用抱歉的口气跟大家说了说他感冒的情况。大家纷纷给他出主意想办法，说感冒实是太不幸了，劝他在这寒夜的冷气中千万注意他的喉咙。加布里埃尔留颜观察他那一直没有插话的妻子。她就站在满是尘灰的扇形气窗下，煤气灯的光焰照亮了她一头浓发的棕色，几天前他曾看着她在火炉边烤干头发。她用同一种姿势站着，似乎对身边的谈话没有在意。最后她朝他们转过身子，加布里埃尔看见她脸颊红扑扑的，两眼闪闪有光。他心头立时涌起一股欣喜之情。

——达西先生，她说。你刚才唱过的那支歌叫什么名字?

——叫《奥格里姆的少女》，达西先生说。不过这名字也许记得不准确。怎么了？你知道这支歌吗?

——《奥格里姆的少女》，她重复说。我记不清这个名字了。

——曲子很优美，玛丽·简说。很遗憾你今晚嗓子出了毛病。

——得了，玛丽·简，凯特姨妈说。别给达西先生添烦了。我不愿意看见他扫兴。

看见大家已经整装待发，她把大家领到门口，在那里互道晚安：

——好了，晚安，凯特姨妈，感谢这个美好的夜晚。

——晚安，加布里埃尔。晚安，格雷塔!

——晚安，凯特姨妈，说不尽的感谢啊。晚安，朱莉娅姨妈。

——呵，晚安，格雷塔，我才看见你。

——晚安，达西先生。晚安，奥卡拉汉小姐。

——晚安，摩肯小姐。

——再次道一遍晚安。

——晚安，诸位。一路平安。

——晚安。晚安。

凌晨依然是漆黑一片。只有一线暗淡的黄色在房舍和河面悬浮着。天空看去压下来的样子。脚下泥水一片。屋顶上、码头护墙上和装卸区栏杆上仍有成片成片的积雪。街灯依然在灰暗的空中燃着红光，河对岸的四院[1] 大楼在阴沉沉的天空映衬下，一派咄咄逼人的架势。

她和巴特尔·达西先生走在他前面，她那双用深色纸包裹着的舞鞋夹在她的腋下，她的两只手把裙子提离泥泞的路面。她不再有什么优美的姿势，但是加布里埃尔两眼依旧满含幸福的光。热血在血管里跳动，种种念头在脑子里翻腾：骄傲、欣喜、温和、勇猛。

她在他前面走得轻盈洒脱，笔挺玉立，他恨不得悄然紧步追上她，扳住她的肩膀，在她耳边说些又痴又呆的悄悄话。她看上去弱不禁风，他巴不得把她保护得安然无恙，然后跟她单独呆在一起。他们共同生活中的私情如繁星在他记忆中一一闪现：一个淡紫色信封放在他的早餐杯子旁边，他用手摸索个没完。鸟儿在常春藤间啁啾，窗帘筛下的点点阳光在地板上忽忽闪动。他因幸福而食之无味。他们双双站在人群拥挤的月台上，他把一张车票塞进她手套的温暖掌心中。他和她站在冷气中，透过窗户格子观看一名工人在呼呼作响的炼炉里制作瓶子。天气冷得刺骨。她的脸在冷气中散发着清香，和他的脸十分贴近。她突然向炉边的工人呼叫道：

——火焰热吗，先生？

---

① 指爱尔兰中央法院。

然而工人身置火炉的叫嚣中，听不到她说什么。这倒不是坏事。那工人也许回答得很粗野呢。

一阵更加温柔的喜悦从他心中挣脱出来，注入他的血管，温暖如潮。他们共同生活的片断好像繁星的温柔之火，无人知晓也不应知晓，一下子迸发出来，照亮了他的记忆。他一心想让她回顾那些生活片断，让她忘却他们相处的平淡岁月，只把她们如醉如梦的片断记起来。因为他觉得那些岁月还没有冷却他的或她的灵魂。他们的孩子、他的写作以及她的家务操劳，还不曾浇灭他们灵魂的弱火。当时他在致她的一封信中写道：这样的词句在我看来为什么这般无味和冷冰？仅因为没有哪个更亲切的词儿配称你的名字吗？

如同远方的音乐，许多年前他写下的这些词句从过去传了过来。等别的人统统离去，等他和她呆在旅馆的房间，那时他们俩就单独在一起了。他到时候会轻轻地呼唤她：

——格雷塔！

也许她马上听不见这呼唤：她没准正在卸装。不一会儿他声音中的什么东西会唤醒她。她便会回身看他……

在酒馆街角他们遇到一辆出租车。他很高兴听见马车得得的声音，这样他可以不加入谈话了。她看着窗外，似乎有些累了。其他人只隔三差五地说几句，指点外面的某座建筑物或者街道。马儿在阴暗的晨空下疲惫地奔跑，拉着身后那吱吱呀呀作响的旧车厢，加布里埃尔觉得又一次和她坐进一辆出租马车，得得地去赶船，得得地去度他们的蜜月。

马车过奥康奈尔桥时，奥卡拉汉小姐说：

——人家说不管谁从奥康奈尔桥上过，都会看见一匹白马。

——我这次倒是看见了一个白人，加布里埃尔说。

——在哪儿？巴特尔·达西先生问道。

加布里埃尔指着那座雕像，上面盖着块块积雪。接着他又似曾相识地冲雕像点点头，挥挥手。

——晚安，丹[1]，他高兴地说。

马车到了旅馆前，加布里埃尔跳出车厢，不顾巴特尔·达西先生一味反对，把钱付给马车夫。他另外还付给马车夫一先令小费。马车夫谢过，说：

——恭贺你新年走运，先生。

——彼此彼此，加布里埃尔和气地说。

她依着他的胳膊下了马车，站在人行道上向别人道晚安。她轻轻地依偎在他的臂膊上，如同几小时前和他跳舞时那样轻柔。他当时感到又自豪又幸福，为她属于他而幸福，为她身姿优雅、良妻举止而自豪。但是现在，在重温了那么多往事之后，一触到她的身体，和谐、陌生却香气袭人，便勾起了他一阵急煎煎的肉欲。趁着她默然无语无人注意之际，他把她的胳膊往身边拉得十分贴近。他们站在旅馆门口时，他觉得他们俩逃出了他们的生活和俗务，避开了家庭和朋友，怀着狂放和热烈的心情，双双跑出来去寻求一次新的经历。

一个老人坐在过厅里的一张大兜帽椅子里打盹儿。他在办公间里点亮一支蜡烛，领着他们走向楼梯。他俩一声不响地跟着他，他们的脚步在楼梯厚厚的地毯上发出软软的踏地声。她跟着门卫上楼，向上走时她的头勾着，纤弱的双肩像背负着重担弯腰曲背，裙子紧紧箍着她的下部。他本想展开两臂扶住她的臀部，把她静静地抱住，因为他的胳膊由于急切地拥搂她而一直抖动不止，只是他的指甲紧紧掐着他的手掌，才算扼制住了他身

[1] 指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 1775—1847)，爱尔兰著名的民族主义者。

体中那种原始的冲动。门卫在楼梯上停下来把淌蜡的蜡烛扶稳。他们也只好在他身后的楼梯上停下来。安静之中，加布里埃尔听见燃化的蜡水滴落在烛盘上，听见他自己的心脏在胸腔中砰砰作响。

门卫把他俩领到一个过道，打开一扇门。接着他把晃动的蜡烛放在卫生间的桌上，问他们早上多会儿喊醒他们。

——八点。加布里埃尔说。

门卫指了指电灯开关，嘟哝着说些道歉的话，但是加布里埃尔没有让他说下去。

——我们不想要多少光亮。我们有街上映进来的光亮足够了。听我说，他指着蜡烛补充说。你可以把那件漂亮玩意儿拿走，算是做点好事。

门卫把蜡烛又一次拿起来，但动作缓慢，因为他深为这个不可思议的主意感到吃惊。随后他咕哝一声晚安，出去了。加布里埃尔立即把门锁上。

街灯照进来一道影影绰绰的长长的光，从窗子拉向门边。加布里埃尔把外衣和帽子扔到长沙发上，穿过房间来到窗户边。他向街心望下去，以便他的情绪冷却一点。然后他转过身，背朝着光线倚住衣柜。她已经把帽子和斗篷脱下，站在一面旋转大镜子前解腰束。加布里埃尔停了一会儿，注视着她，说：

——格雷塔！

她从镜子边缓缓地走开，顺着那道长长的光亮朝他走过来。她神色庄重，面容疲倦，加布里埃尔到口边的话没敢说出来。不行，这还不是时候。

——你看上去够累的，他说。

——有点累，她答道。

——你不觉得生病或虚弱吧？

——不，只是累了点。

她走到窗户前站在那里，往外看去。加布里埃尔再次等待着，接着又害怕淡泊的情绪会占上风，便赶紧说：

——想起来了，格雷塔！

——什么？

——你知道那个倒霉蛋马林斯吗？他急促地说。

——知道。他怎么了？

——唉，倒霉蛋，他还算得上一个正派人儿，加布里埃尔装腔作势地说。他还给了我那个借给他的金币，我真没敢指望。遗憾的是他总不躲开那个布朗，因为他这人没有什么坏心眼儿。

他烦躁得直打抖。她看上去为什么那么心不在焉呢？他不知道怎么打开局面。她也为什么感到烦恼吗？要是她那方面能主动地朝他转过身来，朝他走过来，那该多么好啊！她现在这副样子抱在怀里，那显得粗鲁了吧。不行，他首先要在她眼里看见热情才行。他多么想主宰她那种奇怪的情绪啊。

——你多会儿借给他那镑钱的？她停了片刻后问道。

加布里埃尔竭力控制住自己，以免满口粗话地讲起酒鬼马林斯和他那个金镑。他真想对她从内心进行呼叫，把她的身子紧紧搂抱起来，把她据为己有。但是他却说：

——噢，圣诞节期间，当时他在亨利街开了那个小店，卖圣诞节卡。

他欲火中烧，竟没有注意到她从窗户那边走过来了。她在他跟前站了一会儿，奇怪地看着他。然后，她突然踮起脚，两只手搭在他的双肩，吻他。

——你是个大方人，加布里埃尔，她说。

加布里埃尔由于她突如其来的亲吻和很有分寸的话而欣喜不已，把手伸向她的头上，用指头轻轻地往后抚摸她的头发。头

发洗得柔软光滑。他按捺不住内心的高兴。正当他迫切要求的时候，她自动走到了他身边。也许她感觉到了他内心的急切的要求，顺从的情绪油然而生。既然她这么容易地来称他的心如他的意，他不明白为什么他先前那么游移不定了。

他站在那里，两只手捧着她的头。接着，他用一只臂敏捷地揽住她的身子，搂到他身前，温柔地说：

——格雷塔，亲爱的，你在想什么？

她没有回答也没有完全听任他用臂摆弄。他再次温柔地说：

——告诉我在想什么事，格雷塔。我想我知道怎么回事。我知道吗？

她没有立即作答。过了一会儿她泪水涟涟地说：

——啾，我在想那首歌——《奥格里姆的少女》

她从他的搂抱中挣脱出来跑到床边，两臂搭在床栏上，把脸埋了进去。加布里埃尔惊讶不已，木桩似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跟了过去。他走过那面旋转大镜子时瞅见了他的全身、他那又宽又厚的衬衣胸脯、那张他照镜子时总让他迷惑的脸，以及他的闪光的金边眼镜。他在距她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来，说：

——那支歌怎么了？为什么它惹你哭起来？

她从臂弯里抬起头，像孩子那样用手背擦干泪水。他的话音发出了一种比他的本意更温善的调子。

——为什么，格雷塔？他问道。

——我想起多年前喜欢唱那支歌的人。

——多年前的那个人是谁？加布里埃尔微笑着说。

——我在戈尔韦湾和祖母一起住时熟悉的一个人，她说。

加布里埃尔脸上的微笑消失了，心头渐渐地又升一股闷气，血管里开始气冲冲地燃起隐隐的欲火。

——某个与你相爱的人儿吗？他嘲弄地问道。

——我过去认识的一个男孩。她回答说，名叫迈克尔·富里。他那时经常唱这支歌，《奥格里姆的少女》。他生得十分瘦弱。

加布里埃尔不作声了。他不希望她认为他对那个瘦弱的男孩感兴趣。

——我还能非常清晰地看到他的样子。她过了一会儿说。他竟生着那样一双眼睛：大大的黑眼睛！眼睛里又是那样一种神情——一种神色！

——哦，所以，你和他相爱了？加布里埃尔说。

——我在戈尔韦湾时经常和他外出散步。

加布里埃尔脑子里闪过了一个想法。

——也许这就是你想和那位艾弗斯姑娘去戈尔韦湾的原因吧？他口气冷淡地说。

她看着他，惊讶地问道：

——为什么？

她的目光使加布里埃尔觉得很尴尬。他耸了耸肩头说：

——我怎么知道呢？也许去看看他吧。

她从他身上转开目光，顺着那道长长的光亮默默地向窗户走去。

——他死了。她终于说。他死时只有十七岁。这么年纪轻轻地死去不是件很可怕的事吗？

——他是干什么的？加布里埃尔仍旧用嘲弄的口气说。

——他在煤气厂做工，她说。

加布里埃尔因为嘲弄一无所获而感到脸上无光，也因为从死者——一个在煤气厂做工的男孩子——身上唤起这种角色而感到窘迫。一路上他脑子里满是他们共同生活秘密的记忆，满

是温柔、喜悦和欲望，她却一直在脑子里拿他和另一个人作比较。他猛然意识到他自己的可耻。他看到自己是个可笑的角色，为他的姨妈们充当跑腿的，一个神经兮兮的好心的感情用事者，对着一伙庸人卖弄口才，为自己粗俗的肉欲涂脂抹粉，还在那面镜子里瞅出了那个可怜的狂妄家伙。他本能地把身子更多地背向着光，生怕她看见他额头灼热的羞窘之色。

他很想用保持冷静的口气发问，但是一开口他的声音便显得又谦和又淡泊。

——我揣摸你和这个迈克尔·富里相爱过吧，格雷塔，他说。

——当时我跟他挺好的，她说。

她的声音又含混又悲哀。加布里埃尔这时感觉到若把她引向他所设想的那点上是没有指望了，便抚摸着她的一只手，也很悲哀地说：

——他年纪轻轻怎么就死了呢，格雷塔？得肺病了吗？

——我想他是为我而死的，她回答说。

听到这个回答，加布里埃尔立时感到一阵模糊的恐惧，仿佛正当他希冀胜利的时候，有个无形无影一心报复的东西朝他走来，在其模糊的世界里聚集各种力量跟他作对。然而他凭借理智的力量摆脱开它，继续抚摸她的手。他没有再问她什么，因为他觉得她会主动跟他说话。她的手热乎乎潮乎乎：那不是他抚摸的结果，但他继续抚摸它，一如他那个春天的早上抚摸她的第一次来信。

——那是冬季，她说，冬季开始的样子吧，我就要离开我祖母到这里的修道院来。他在戈尔韦湾他的寄宿处一直生着病，不让他出门，他只给在奥特拉德小城的亲人写信。人家说他一日不如一日，或者诸如此类的情况。我一直没有了解清楚。

她停了一会儿，长叹一声。

——可怜的人儿，她说。他很喜欢我，竟是那样一个温和的男孩子。我们常常一起外出，去散步，加布里埃尔，你知道，像乡下人都爱走走一样。要不是因为身体不好他会去学习唱歌的。他的嗓子好极了，可怜的迈克尔·富里。

——噢，后来呢？加布里埃尔问道。

——后来我就要离开戈尔韦湾来这修道院时，他的身体更坏了，人家不让我见他，于是我就写了一封信，说我要去都柏林，夏季就回来，希望他到那时有所好转。

她停了一下，稳住自己的声音，接着说下去：

——后来，离开之前的那个夜晚，我正在修女岛我祖母家打点行李，我听见窗户边扔来石子儿的声音。窗户湿得看不见东西，我来不及穿什么便急匆匆地跑下楼，从后门悄悄去到花园，看见花园那头正是那个可怜的人儿，瑟瑟冻得发抖。

——你没有告诉他回去吗？加布里埃尔问道。

——我恳求他马上回家，还告诉他挨了雨淋他会死的。但是他说他不想活了。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看得见他那双眼睛！他站在墙的那头，那里有一棵树。

——他回家了吗？加布里埃尔问道。

——是呀，他回家了。我在修道院刚刚过了一个星期他就死了，埋在他的亲人所在的奥特拉德小镇。唉，我听到他死去的消息那天！

她不再说话，抽抽噎噎，情动于中，俯身扑在床上，无声地埋进被子里。加布里埃尔心情矛盾地握着她的手呆了一会儿，后来因为不好意思搅乱她的哀思，把她的手轻轻放下，默默地走到了窗户旁边。

她睡得很实在。

加布里埃尔依在胳膊肘上，平静地看着她凌乱的头发和半张的嘴儿好一会儿，聆听着她深沉的呼吸。原来她生活中还有那么一段浪漫史：一个男人为她死去了。他眼下想到他这个当她丈夫的在她生活中一直扮演着那么可怜的角色，倒也不怎么难过了。他望着她熟睡，好像他和她不曾作为丈夫和妻子一起生活过。他用好奇的目光久久注视着她的脸和头发。他想象着当时她应该什么样子，她豆蔻年华是什么样子，一种奇怪的友好的怜悯之情为她而生。他即使跟自己也不愿意说她的脸蛋儿不再漂亮，但是他知道这张脸不再是迈克尔·富里为之舍生忘死的那张脸了。

也许她没有把全部情况告诉他。他把目光转向那张她投放衣服的椅子。一条衬裙带子垂向地板。一只靴子直立在那儿，靴筒儿塌了下来。另一靴子平放着。他为一小时前的激情勃发感到奇怪。它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它来自他姨妈的晚餐，来自他自己愚蠢的讲话，来自酒精和跳舞、来自在过厅里互道晚安的欢快说笑，以及在雪地里沿河散步的兴致。可怜的朱莉娅姨妈！她不久以后也会同帕特里克·摩肯和他的马匹的幽魂相见的。他在她唱《打扮好了等待婚礼》的刹那间看见了她脸上那种枯槁的神色。用不了多久，也许他便会坐在那同样的客厅里，身穿黑色的丧服，把绸帽放在膝盖上。窗扇会被关上，凯特姨妈会坐在他身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告诉他朱莉娅是怎么去世的。他得在脑子里搜索几句话安慰她，说出来不过是些空洞无用的词句。是呀是呀，这种事很快就会发生了。

房间里的空气使他的两肩感到寒意。他在被单下小心翼翼地展直身子，在妻子身边躺下来。他们一个接一个都变成了阴魂。宁肯在一些感情焕发时大胆地走进那另一个世界，也不愿意随着年龄衰老而变得形容枯槁。他在想，躺在他身边的她怎

么会把她情人向她诉说他不想活时的眼睛，深深地锁在心中这么多年。

宽宏大量的泪水滋满了加布里埃尔的眼睛。他从来没有觉得他对任何女人产生这样的情感，但他知道这样的感情应该是爱情无疑。他眼里的泪水越积越多，在半明半暗中，他仿佛觉得他看到了一个年轻男子站在水淋淋的树下的身影。别的身影也在周围。他的灵魂已经接近了许多死者栖身的地域。他对他们反复无常飘飘忽忽的存在，意识到了，却不能理解。他自己的身子正在向一个灰色的不可捉摸的世界隐去；这可触摸的世界虽然曾有死者生息和居住过，却正在溶解和收缩。

窗格上响起几下轻轻的击打，他把目光转向窗子。天已经又开始下雪了。他睡眼朦胧地注视着街灯下纷纷下落的雪花，或明或暗。这是他动身西游的时候了。是的，报纸说得对：爱尔兰普降瑞雪。这雪落向黑色中部平原的每片土地，落向不见树木的山上，轻轻地落向艾伦沼泽地，再往西，又轻轻落向香农河波浪涌动的黑流之中。这雪还落向迈克尔·富里葬身的那块孤伶伶的墓地的每个角落。这雪厚厚地堆积在歪歪扭扭的十字架和墓碑上，堆积在小园门的栏杆尖上，堆积在荒芜的荆棘木上。他的灵魂渐渐昏昏入睡时，他还听见那雪寂然无声地穿过宇宙，悄然下落，像落向它们的最后归宿，落在了所有生者和死者身上。

文　心译

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黄雨石 译

Et ignotas animum dimittit

in artes

Ovid, Metamorphoses, viii, 18 *

* 拉丁文:他用他出众的才思开拓出新的艺术领域。
奥维德:《变形记》第 8 卷,第 18 页。

I

从前有一个时候，而且那时正赶上好年月，有一头哞哞奶牛沿着大路走过来，这头沿着大路走过来的哞哞奶牛遇见了一个漂亮的孩子，他的名字叫馋嘴娃娃……①

他的父亲跟他讲过这个故事：他父亲从一面镜子里看着他：他的脸上到处都是寒毛。

他那会儿就是馋嘴娃娃。那条哞哞奶牛就是从贝蒂·伯恩住的那条路上走过来的：贝蒂·伯恩家出卖柠檬木盘子。

哦，在一片小巧的绿园中，
野玫瑰花正不停地开放。

他唱着那支歌。那是他自己的歌。

哦，绿色的麻瑰开放开放。

你要是尿炕了，你先觉得热呼呼的，后来又觉得有些凉。他母亲给他铺上一块油布。那东西有一种很奇怪的味道儿。

他妈妈身上的味道比爸爸的好闻多了。她在钢琴上演奏水手号角歌，他就跟着跳舞。他这样跳着。

---

① 乔伊斯的父亲斯坦尼斯洛斯·乔伊斯于1931年1月31日写给他的信中曾提到，"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当年在布赖顿广场的情况？那时你是馋嘴娃娃，我常给你讲哞哞奶牛下山来……抓走小男孩的故事。"（转引自莫里斯·贝加编《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和〈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资料汇编》第73页。）

特拉拉拉，拉拉，
特拉拉拉，特拉拉拉底，
特拉拉拉，拉拉，
特拉拉拉，拉拉。

查尔斯大叔和丹特都鼓掌了。他们都比他父亲和母亲年岁大，而查尔斯大叔又比丹特大。

丹特的衣柜里有两把刷子。那把绛紫色绒背的刷子是给迈克尔·达维特[①]预备的。那把绿绒背的刷子却是给帕内尔[②]预备的。每当他给她拿来一张包装纸的时候，丹特就给他一块茶糖。

万斯家住在七号。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爸爸和妈妈。他们是艾琳的爸爸和妈妈。等他们长大以后，他就要和艾琳结婚[③]。他躲在桌子底下。他母亲说：

——哦，斯蒂芬一定会道歉的。

丹特说：

——哦，要不，那些山鹰会飞过来啄掉他的眼睛。

---

① 迈克尔·达维特(1846—1906)，爱尔兰民族运动领袖，1865年参加芬尼运动，和帕内尔一起在爱尔兰推行土地改革运动。由于他的革命活动，他曾三次被英国政府关进监狱。1879年"民族土地改革联盟"成立，他和帕内尔同是该组织重要领导成员。

② 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1846—1891)，爱尔兰民族主义政治家。于1875年被选入英国国会，他在国会中极力为爱尔兰的利益奔走，因而获得芬尼运动的全面支持。在反对爱尔兰土地法的活动中他正式参加芬尼运动，并于1879年成为"民族土地改革联盟"主席。他在爱尔兰人民中声望极高，曾被称为爱尔兰"无名的国王"。

③ 后文所写斯蒂芬所爱恋的那一姑娘，当即此艾琳。

啄掉他的眼睛，
快道歉，
快道歉，
啄掉他的眼睛。

快道歉，
啄掉他的眼睛，
啄掉他的眼睛，
快道歉。

那个宽广的操场上挤满了男孩。他们都不停地叫喊着，各班的级长也大喊大叫，催促他们前进。傍晚的空气有些阴暗、清冷，在那些足球队员每次发动进攻，踢一脚的时候，那油光光的皮制的圆球就像一只大鸟在灰暗的光线中飞过。他一直呆在他那班同学的最边上，那里级长看不见他，粗野的脚也不会踢到他身上，他不时也装做跑来跑去的样子。在那一群足球队员中，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太瘦弱，眼睛也老湿糊糊地有些不济。罗迪·基克汉姆可不是那样：所有的同学都说，他会当上三年级的队长的。

罗迪·基克汉姆为人很正派，纳斯蒂·罗奇可是个讨厌已极的家伙。罗迪·基克汉姆的位子里有一些碎肉渣，他在食堂里还存有一个柳条筐。纳斯蒂·罗奇有一双很大的手。他把星期五的蛋糕叫作毛毯卧狗。有一天他曾经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斯蒂芬回答说：斯蒂芬·迪达勒斯。

随后，纳斯蒂·罗奇说：

——那是个什么名字？

这个问题斯蒂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纳斯蒂·罗奇又问他：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斯蒂芬回答说：

——一个读书人。

然后，纳斯蒂·罗奇又问他：

——他是一位政府官员吗？

他在他那道防线的边沿上一段一段地慢慢走过去，有时偶尔跑几步。可是他的手都冻得发青了。他把两只手都插在有带子的、灰上衣的口袋里。就是说，他的口袋上有一条带子。带子也可以用来给别人几皮带。

有一天，有个家伙对坎特韦尔说：

——我一会儿得狠狠抽你几皮带。

坎特韦尔说：

——你去找一个和你差不多的对手去跟他打架吧。你给塞西尔·桑德尔来一皮带。我倒要看看你敢不敢。他会照你的屁股墩儿上给你一脚。

这话可太不文雅了。他妈妈曾告诉他不要跟学校里那些野孩子说话。妈妈真好！当她第一天在校园的大厅里向他告别时，她把面纱撩起来遮住鼻子和他接吻：她的鼻子和眼睛都红了。但是他装做没有看到她快要哭了。她是一位很漂亮的妈妈，但一哭起来就不那么漂亮了。他父亲曾经给过他两个五先令的银币作为零花钱。他父亲还对他说，如果还需要什么可以往家里给他写信，还说不管干什么事，都永远不要出卖自己的伙伴。接着，在校园门口，校长跟他爸爸和妈妈握了握手，他的法衣在微风中飘荡着，那马车却载着他的妈妈和爸爸走了。他们坐在车里又叫喊着他的名字，向他挥手：

——再见，斯蒂芬，再见！

——再见，斯蒂芬，再见！

他有一次被卷入一片混战之中，他非常害怕那些闪闪发亮的眼睛和满是泥浆的大靴子，他弯下腰，从许多腿缝里向外张望。那些家伙一边哼哼着一边彼此对打，他们的腿都纠缠在一起乱踢乱打。接着，杰克·劳顿的黄靴子把那球勾了出来，于是，所有其他的靴子和腿都跟在后面追赶。他也跟着他们跑了几步，但很快就停住了。再往前跑也没有用了。很快他们就都要回家度假去了。吃过晚饭，他就要到阅览室去把贴在他书桌里面的座号从七十七改为七十六。

呆在阅览室里要比在外面受冻好得多。天空灰暗、清冷，可校园里到处是灯光。他纳闷儿汉密尔顿·罗恩是从哪个窗口把他的帽子扔到篱笆上去的，也不知道当时那些窗子下面已经有了花坛没有。有一天，他被叫到校园里去，学校食堂的管事指给他看了看士兵们用枪弹打过的痕迹，并且给了他一块大家吃的那种脆面包。看着校园里的那些灯光，觉得很舒服，而且，有一种暖和的感觉。那一切简直像是在一本书里看到的情景。也许莱斯特修道院就正是这个样子。在康韦尔博士的识字课本里也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句子。它们都像诗一样，不过那都只是一些教孩子们认字的句子。

沃尔西死在莱斯特修道院里，
修道院里的院长们埋葬了他。
黑霉症是一种危害植物的病症，
癌症却是各种动物的祸害。

躺在火炉边的地毯上，用手撑着自己的头，想一想这些句子，真是一件令人很舒服的事。他身上发着抖，好像满身都粘满

了又冷又黏糊的水。韦尔斯真太不够朋友了,他不应该因为他不愿用他的小鼻烟壶换韦尔斯的那个曾经打败过四十个敌手的老干栗子,就把他推到那个方形水坑里去。那里的水是多么冷,又多么脏呵!有人曾经看到过一只大耗子跳进上面的那层浮渣里去。妈妈和丹特一起坐在炉边等待布里基德把茶点拿来。她把脚放在炉槛上,镶着珍珠的拖鞋已经烤得非常热,发出一种很好闻的热乎乎的气味!丹特什么事情都知道。她曾告诉过他莫桑比克渠在什么地方,还告诉他美洲最长的河是哪一条河,月亮里最高的山叫什么名字。阿纳尔神父比丹特知道的事情还要多,因为他是一个传教士,可是他父亲和查尔斯大叔都说丹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妇女,她博览群书。丹特在吃完饭后发出那么一种声音并把她的手放在嘴边的时候:那就是她感到烧心了。

从操场上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声音在喊叫:

——全都回来!

随后,低年级和三年级那边也有些人跟着喊起来:

——全都回来!全都回来!

打球的人全都围拢来,满脸通红,浑身是泥,他也和他们混在一起,很高兴自己也参加进去了。罗迪·基克汉姆抓着那只球的那根满是油泥的带子。有一个人要他最后给它一脚:可是他一直向前走去,连回答都没有回答。西蒙·穆南告诉他别踢,因为级长正朝这边望着。那家伙马上转向西蒙·穆南说:

——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这样讲。你是麦格莱德的小咕嘟①。

小咕嘟真是一个怪词。那家伙管西蒙·穆南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常常喜欢在背后偷偷把级长的假袖子捆在一块儿,级长

① 原文 suck,按俚语,有拍人马屁之意。

有时就因此大发脾气了。但是，这个词儿的声音实在难听。有一回他在威克罗医院的厕所里洗手，后来他父亲揪着链子拉开了水池子里的塞子，脏水就从水池下面那个洞里流出去。当池子里的水慢慢流尽的时候，那里就发出这样一个声音：咕嘟：只不过声音更大一些。

一想起那些事和厕所里那一片雪白的样子，他就感到冷一阵热一阵的。那里有两个水龙头，你只要一拧就有水流出来：有冷的，也有热的。他先感觉冷，后来又感到有些热：他能看见水龙头上铸着的名字。这真是一件怪事。

走廊上的空气也使他感到有些寒冷。那空气湿漉漉的，显得很奇怪。但很快煤气灯就会点燃了，煤气燃烧的时候发出一种像低声唱歌似的声音。老是一个样子：只要游艺室的那些家伙一停止说话，你就可以听到了。

到了做算术的时间。阿纳尔神父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很难算的数字，然后说：

——那么现在，看你们谁会得第一？快算吧，约克！快算吧，兰开斯特[①]！

斯蒂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可是那道题实在太难，他感到有些莫名其妙。画着白玫瑰花的那个很小的缎带原来一直别在他的上衣胸前，现在却不停地飞动起来。他不大会算算术，可是，他仍然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免得让约克失败了。阿纳尔神父的脸看起来非常阴暗，可是，他并不是死板地呆着：他正在笑。接着，杰克·劳顿捻了一下手指，阿纳尔神父于是看了看他的练习簿说：

---

① 十五世纪时英国约克党和兰开斯特党（分别以白玫瑰和红玫瑰为其标志）曾为争夺王位进行长时期激烈斗争。后常用作进行比赛的两组的代称。

——对。兰开斯特很不错！戴红玫瑰的要赢了。赶快算吧，约克！赶快追上去！

杰克·劳顿转身向后面看了看。那个画有红玫瑰的小缎带的颜色因为他穿着一件蓝色水手大衣而显得格外鲜艳。斯蒂芬感到自己的脸也红了，因为他想到不知到底是谁在化学元素课上能够获得第一，到底是杰克·劳顿，还是他。有几个星期杰克·劳顿得到了第一名的那张卡片，又有几个星期斯蒂芬得到了第一名的那张卡片。当他努力计算第二道算术题并听到阿纳尔神父的声音的时候，他那个白玫瑰的缎带老在不停地飞动。接着，他的那股热情过去了，于是他感到自己的脸上十分凉爽。他想他的脸色一定很苍白，因为他感到他的脸很凉。他没有办法给那道题目找出正确的答案，可是那没有关系。白玫瑰和红玫瑰：这都是一些想起来很美的颜色。那些表明第一、第二和第三的卡片颜色也都很美丽：粉红的、奶油色和淡紫色的。淡紫色、奶油色和粉红色的玫瑰想一想都很美。也许一朵野玫瑰就会有像那样的一些颜色，他还记起了关于在一片绿色的小园地上开着野玫瑰花的那首歌。可是你没法找到一朵绿色的玫瑰。但也许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你能找到一朵的。

铃声响了，各班排着队走出教室，沿着走廊向饭厅走去。他坐在那里望着那两片压成花样的黄油，实在吃不下那软乎乎的面包，台布也又潮又软。但他喝完了动作笨拙、系着白围裙的厨房里的帮工给他倒在茶杯里的那杯淡茶。他弄不清那厨工的围裙是否也是潮糊糊的，也弄不清是否所有的白东西都是又冷又潮的。纳斯蒂·罗奇和索林喝着家里给他们送来的罐头可可。他们说，他们不能喝那茶；说那是猪食水。那些家伙还说，他们的父亲都是本地的官员。

那些男孩子对他都似乎非常陌生。他们全都各自有各自的

父亲和母亲,各自的衣服和各自的声音。他真希望回到家里去,把头枕在他母亲的膝上。但是不可能:所以他盼望游戏、学习和祷告的活动都赶快过去,那他就可以上床睡觉了。

他又喝了一杯热茶,弗莱明说:

——怎么啦?你是哪儿疼还是怎么啦?

——我不知道,斯蒂芬说。

——准是你的肚囊皮里感到恶心了,弗莱明说,因为你脸色煞白。过一会儿就会过去的。

——哦,是的,斯蒂芬说。

但是,他并不是那里感到恶心。他想,他是从心里感到恶心,如果那个地方也能恶心的话。弗莱明真不错,倒来向他问好。他直想哭。他把胳膊肘倚在桌上,用手一会儿按住,一会儿又放开他的耳搭。每当他放开耳搭的时候,他就听到食堂里一片嘈杂。那巨大的嘈杂声简直像夜里过火车一样。而当他把耳搭按住的时候,那声音也便像火车驶进山洞一样听不见了。有一次,在达尔基度过的那个夜晚,火车声就像现在这样不停地吼叫,后来当它驶进山洞的时候,那声音就停了。他闭上眼睛,火车向前行进着,吼叫一阵然后又停住;又吼叫一阵又停住。听到它吼叫一阵停一阵,然后吼叫着从山洞里钻出来,然后又停住,感到很有意思。

接着高班的一些学生踏着饭厅中间的草垫,开始走过来,帕迪·拉思和吉米·马吉,以及那个被准许抽雪茄的西班牙人,还有那个戴着毛线帽的小葡萄牙人都走过来了。然后低年级的桌子和三年级的桌子上的人也跟着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走路的样子。

他坐在游艺室的一个角落里,假装看别人玩多米诺游戏,有一两次他终于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听到了煤气灯低声歌唱的声

音。级长和其他几个孩子站在门旁边，西蒙·穆南正在把他的两条假袖子拴到一块儿。他在对他们讲关于塔拉贝格的故事。

然后，他从门边走开，韦尔斯却向斯蒂芬走过来说：

——告诉我们，迪达勒斯，你每天上床睡觉的时候吻你妈妈吗？

斯蒂芬回答说：

——我吻的。

韦尔斯立刻转身对其他人说：

——哦，我说，这家伙每天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都要吻他的妈妈。

其他人都停止游戏，转过脸大笑起来。斯蒂芬在众目睽睽之下不禁脸红了，他说：

——我不吻。

韦尔斯说：

——噢，我说，这家伙每天上床睡觉的时候，根本不吻他的妈妈。

他们又都大笑起来。斯蒂芬也想跟他们一起笑。他感到浑身发热，一时间给弄得有点莫名其妙了。对那个问题要怎样回答才对呢？他作了两个回答，但韦尔斯总是大笑。韦尔斯一定知道正确的回答，因为他是文科第三班的学生。他试着要想想韦尔斯的妈妈是什么样子，但是，他不敢抬头看韦尔斯的脸。他不喜欢韦尔斯的脸。前一天，因为他不愿意拿他的小鼻烟壶换韦尔斯的曾经打败过四十个敌手的老干栗子，因而把他推到那方形水坑里去的就是韦尔斯。他那么干真是太混帐了；所有其他的人都那么说。那坑里的水是多么又冷又黏啊！而且，有人有一次还看到一只大耗子扑通跳到那浮渣中去了。

那冰冷的沟里的泥水沾满了他的全身，等到上课铃响各班

排队走出游艺室的时候，他感到走廊上和楼梯上的冷空气一直钻到他的衣服里。他还在想着不知什么是正确的回答。是吻他的母亲对呢，还是不吻他的母亲对？什么叫吻，吻是什么意思？你把你的脸像那样抬起来说一声晚安，然后你母亲把脸俯下来。那就是接吻。他母亲把嘴唇贴在他脸上；她的嘴唇很软，而且嘴唇会弄湿他的面颊；她的嘴唇还吧吧地发出很小的声音：吧嗒。人们为什么用他们的两张脸干那个？

他坐在阅览室里，打开书桌的上盖，把贴在里面的座号从七十七改为七十六。可是，圣诞节假日还离得很远：但不管怎样它一定要到来的，因为地球老是不停地在转动。

他的地理书的第一页上，有一个地球的图形：那是在一片云彩中的一个大球体。弗莱明有一盒颜色铅笔，有一天晚上自习的时候，他把地球染成绿色，把云彩染成了绛紫色。那颜色完全像丹特衣柜里的那两把刷子，一把给帕内尔的绿绒背刷子和一把给迈克尔·达维特的绛紫色绒背刷子。但是，他并没有让弗莱明用那些颜色涂那张画。是弗莱明自己那么干的。

他打开地理书，学习他的地理课，可是，他没法记住美洲的那些地名。那里老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叫着不同的名字。它们全都在不同的国家里，不同的国家又在不同的大陆上，不同的大陆在世界各个地方，世界又在宇宙中。

他翻开地理书的扉页，看着自己在上面写下的一些字：他自己，他的名字和他所在的位置。

斯蒂芬·迪达勒斯
基础班
克朗戈斯伍德学校
沙林斯

基德尔县
爱尔兰
欧洲
世界
宇宙

这些字全是他自己写下的：有一天晚上弗莱明为了好玩儿，在那一页的背面写下了：

斯蒂芬·迪达勒斯是我的名字，
爱尔兰是我的国家。
克朗戈斯是我居住的地方，
而天堂是我的希望。

他把这些诗行倒着念，就发现它们不像诗了。接着他从下往上念着扉页上的字，一直念到他自己的名字。那就是他：然后他又从上往下念。宇宙之后应该是什么呢？空无所有。可是，包围着宇宙的会不会有什么东西表示宇宙已到尽头，空无所有的地方该开始了呢？那不可能是一堵墙；但很可能是一条非常非常细的线把一切都包围住。要能思索一切东西和一切地方必须要有很大的头脑才行。那只有上帝可以办到。他试着思索一种巨大的思想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是，他只能想到上帝。上帝是上帝的名字，正像斯蒂芬是他的名字一样。“迪尔”(Dieu)是法国人用来称呼上帝的，那也就是上帝的名字；任何人向上帝祷告的时候要是说“迪尔”，那上帝马上就会知道向他祷告的是一个法国人。但是，虽然全世界用各种不同的语言给上帝取了多种不同的名字，上帝还是懂得所有的人用他们各自不同的语言向

他祷告时说了些什么，而且上帝永远还是那个上帝，上帝的真正的名字就是上帝。

老这样想着，使他感到非常疲倦。这使他感到他的脑袋都变大了。他翻过扉页疲倦地看着那个绿色的圆地球和围绕着它的绛紫色的云彩。他拿不准怎么才是对的，应该赞成绿色的还是赞成绛紫色的，因为丹特有一天把给帕内尔预备的那把刷子上的绿绒背用剪子给剪了下来，还对他说帕内尔不是好人①。他怀疑他们现在是否还在争论这个问题。那就叫做政治。这里有人站在不同的两边：丹特是一边，他的父亲和凯西先生站在另一边，而他的母亲和查尔斯大叔却哪一边也不在。每天在报纸上都能看到类似这样的情形。

他不很清楚什么是政治，也不知道宇宙在什么地方完结，这使他感到很痛苦。他感到自己非常弱小。什么时候他才能够像诗歌班和修辞班的那些人一样呢？他们声音很大，都穿着很大的靴子，而且他们还学三角。那离他简直太遥远了。先得过一个假期，然后下一个学期，然后又一个假期，然后又一个学期，然后还有一个假期。这简直像火车驶进又驶出山洞一样，那也像你在饭厅里放开和按住你的耳搭时听到的吼叫声一样。学期，假期；山洞，出来；乱叫声，停止。那离现在该是多么遥远啊！最好上床去睡觉吧。先到礼拜堂去作个祷告，然后就上床。他身子有点发抖，并连连打哈欠。睡在床上把被窝焐热一点后，你会感到非常舒服。最初你觉得被窝太冷不敢往里钻。他一想到开始钻被窝那冰冷的情景就发起抖来。可是慢慢被窝就会变热，他就可以睡觉了。感到疲劳真是一件舒服事。他又打了几个哈欠。作完晚祷，然后上床：他浑身发抖，直想打哈欠。几分钟后

① 帕内尔1890年因涉及与奥谢夫人的暧昧关系在群众中完全丧失威信。

他一定会感到非常舒服的。他感到一股热气从冰冷的、发抖的被窝里慢慢爬出来，越来越暖一些，又暖一些，直到他感到浑身都很暖和，甚至是非常的暖和，可是他仍然有些发抖，有点想打哈欠。

晚祷的铃声响了，他从阅览室排队出来，跟着别人一起走下楼梯，沿着走廊到礼拜堂去。走廊上灯光很暗，礼拜堂里的灯光也很暗。一会儿一切都会暗下来，都会入睡了。礼拜堂里的夜空气非常寒冷，大理石和深夜的海的颜色一样。大海白天黑夜都非常寒冷：可是，它在夜里更要冷一些。在他父亲的房子旁边那海堤下面就显得又冷又黑。可是水壶要做出又香又甜的茶来就必须坐在炉架上。

在礼拜堂里负责的级长就在他的头上祷告着，他心里完全知道应该如何回答：

哦，主啊，打开我们的嘴唇，
我们的嘴就会开始赞美你的荣光。
请给我们帮助吧，哦，上帝！
哦，主啊，赶快来帮助我们！

礼拜堂里有一股寒夜的气味，但这是一种神圣的气味。那气味完全和星期天作弥撒时跪在礼拜堂后面的那些老农民的气味一样。那是空气和雨水和泥炭和灯心绒混在一起的味道。可他们都是些非常神圣的农民。他们就在他的脖子后面喘着气，一边祷告，一边叹息。他们住在克莱恩，有个家伙说：那边有许多小农舍，而且在那些车子从沙林斯开过的时候，他还看到一个妇女，手里抱着一个小孩站在一家农舍的半截门旁边。要是有一天晚上能在那家村舍的冒着煤烟的泥炭火前，在那被火光照

亮的黑暗中，在那温暖的黑暗中呼吸着那些农民的气息和空气和雨水和泥炭和灯心绒的味道，睡上一觉该是多美啊。可是哦，那里那两排树中间的大路可是太黑了。在黑暗中你会迷路的。这使他不敢想如果迷了路将是什么情景。

他听到负责礼拜堂祷告的那个级长的声音在念着最后的一段祷词。他在祷告中也要求上帝别让他遇上外面树底下的那种黑暗。

我们请求您，主啊，降临到我们居住的地方，为我们消除敌人给我们设下的一切陷阱。希望您的神圣的天使在我们这里住下，以保证我们的和平。愿您通过我们的主基督，让我们永远得到您的祝福。阿门。

在宿舍里，他自己脱衣服的时候，他的手指老是发抖。他告诉他的手指赶快把衣服脱掉。他必须脱掉衣服，然后跪下来作他自己的祷告，并且在煤气灯慢慢熄灭的时候，赶着上床去，这样要是他死了，他就可以不下地狱。他用手往下搓着把他的长袜子脱下来，很快穿上他过夜的衬衫，跪在床边急速地念他的祷告词，唯恐那煤气灯马上会熄灭掉。在他低声念着下面一段话时，他感到自己的肩膀都在发抖：

上帝保佑我的父亲和母亲，让他们不要离开我！
上帝保佑我的小弟弟和小妹妹们，让他们不要离开我！
上帝保佑丹特和查尔斯大叔，让他们不要离开我！

他接着给自己祝福了几句，然后就很快爬上床去，他把过夜穿的衬衣的下摆尽量压在自己的脚底下，然后钻到冰冷的白色

被窝里，浑身发抖，蜷作一团睡下了。但是现在他要是死了，他决不会下地狱了；这哆嗦也一定会马上停止的。有一个声音对宿舍里的孩子们道晚安。他从被窝里向外看了一眼，看到四面围着的黄色帘子，那帘子也挡在他的床前，让他对四面的一切东西都看不见了。灯光慢慢不声不响地暗了下去。

级长的脚步声走了出去。到哪儿去了？是下楼沿着过道走了，还是到尽头他自己的房间里去了？他可以看见外面的黑暗，他们说，有一条长着一对车灯似的眼睛的黑狗，在夜里出来到处乱跑，是真的吗？他们说，那是一个杀人犯的鬼魂。恐惧引起的一阵哆嗦长时间震动着他的全身。他看到那黑暗的校园的门厅。穿着旧衣服的一些老仆人都呆在楼梯上面那间熨衣服的房间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些老仆人都一声不响。那里还生着一炉火，但大厅里却仍然很黑暗。一个人影从大厅里走上楼梯来。他穿一件将军穿的白色外套；他的脸色苍白而且样子很怪；他把他的两手叉在腰边；他从他那双奇怪的眼睛里向外望着那些老仆人。他们也望着他，并且看到了他们的老主人的脸和外套，他们知道他在很久以前因受到致命伤死掉了。但是，他们眼睛望着的地方实际只是一片黑暗：只是黑暗的、沉寂的空气。他们的主人是在海那边遥远的布拉格的战场上被打死的。他那时正站立在战场上；两只手正叉在腰边；他的脸色苍白而且样子很怪，他穿着一位将军的白色外套。

哦，想到这些使人感到多么寒冷、多么奇怪啊！所有的黑暗都是又冷又让人感到奇怪的。在那里可以看到奇怪的苍白的脸，看到像车灯一样大的眼睛。那里有一些杀人犯的鬼魂，有在海外很远的战场上被杀害的将军的身影。他们的脸都显得那么奇怪，他们到底想说些什么呢？

我们请求您，哦主啊，降临到我们居住的地方，为我们消除掉一切……

快回家过节了！ 那是再美不过了：同学们都这样对他说。一个寒冷的冬天的清晨，来到校园门外纷纷爬上马车。一辆辆马车在碎石路上轰隆隆地驶去。大家向校长欢呼！

乌拉！ 乌拉！ 乌拉！

马车从礼拜堂前面经过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脱帽致敬。车队在乡村的马路上欢快地前进着。车夫用他们的鞭子指向布登斯镇。同学们都欢呼着。他们坐在车上经过“乐开怀”农民的农舍。一阵欢呼接着一阵欢呼。他们乘车驶过克莱恩，欢呼着，也有人向他们欢呼。红色的半截门前站着一些农家妇女，到处三三两两地站着一些农民。冬天的空气的味道闻起来特别清新：那是克莱恩的味道：雨水和冬天的空气和闷着燃烧的泥炭和灯心绒的气味。

火车上到处都是同学们：一列很长很长的可可色火车，带着一个奶油色的前脸。路警们来来去去地跑着，一会儿开门，一会儿关门，一会儿把门锁上，一会儿又把它打开。他们都是些穿着深蓝色和银灰色衣服的男人；他们都带有银口哨，他们身上的钥匙老不停地发出一种音乐声：咔嗒，咔嗒；咔嗒，咔嗒。

火车驶过一段平坦的土地，驶出了艾伦山。路旁的电线杆一根一根地飞了过去。火车不停地向前驶去。它知道该上哪儿去。在他父亲的房子的前厅里有吊灯，还有绿色的枝条拧成的绳子。墙上的大穿衣镜四周有冬青和常春藤，绿色和红色的冬青和常春藤也绕在那些枝形吊灯上。墙上挂的那些古老的画像也被那些红色的冬青和绿色的常春藤围绕着。冬青和常春藤是为他，也是为圣诞节预备的。

亲爱的……

所有的人都在。欢迎你回家来，斯蒂芬！到处是表示欢迎的吵闹声。他母亲吻了他一下。那样做对吗？他父亲现在已经是一位大官儿了：比县政府的官员还要高。欢迎你回家来，斯蒂芬！

各种各样的声音……

这里有窗帘上的铁环在横棍上被拉动的声音，有把水倒进水盆去的哗哗声。这里也有宿舍里人们起床、穿衣服和洗脸的声音：也有人在级长跑上跑下告诉大家要当心时发出的鼓掌声。在一片暗淡的阳光中，可以看到黄色的帷幕被拉开，可以看到许多没有铺好的床铺。他的床上非常热，他感到他的脸和身体都非常热。

他起身来在床边上坐着。他感到很虚弱。他试着拉上他的长袜子。那袜子有一种可怕的粗糙的感觉。太阳光也显得很奇怪和很冷。

弗莱明说：

——你不舒服吗？

他也不知道；弗莱明又说：

——快回床躺下吧。我回头告诉麦格莱德说你不舒服了。

——他病了。

——谁病了？

——告诉麦格莱德。

——快回床去睡吧。

——他病了吗？

在他使劲要脱掉粘在脚上的袜子、准备再回到那极热的床上去睡觉时，有一个同学抓住了他的胳膊。

他又钻进被窝里睡下，很高兴现在那床已不十分热了。他

听到同学们一边穿衣服准备去参加弥撒，一边谈论着他的事。他们说，硬那样把他推到那方形水坑里去实在太不应该了。

接着，他们的说话声停止了；他们已经走了。在他的床边有一个声音说：

——迪达勒斯，你可没有替学校当密探吧，你一定不会吧？

他看见韦尔斯的脸。他注视着那张脸，看出韦尔斯非常害怕。

——我可没有意思要干那个。你也一定不会吧？

他父亲曾经告诉他，不论干什么事，决不能出卖自己的伙伴。他摇摇头说他没有，而且感到很高兴。

韦尔斯说：

——我可不大想干那个，人格保证。我只是闹着玩，我很抱歉。

那张脸和他的声音都离去了。他抱歉是因为他害怕。害怕这是什么大病。黑霉症是一种危害植物的病症，癌症却是各种动物的祸害：或者还有什么别的病。在黄昏的光线下跑到外面操场上，在他的那个队伍旁边一点一点地爬行着，仿佛一只在灰暗的光线中上下飞动的小鸟，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莱斯特修道院的灯光已经亮起来。沃尔西就是死在那里的。修道院的院长们自己把他埋掉了。

那不是韦尔斯的脸，那是级长的脸。他不是装病，不是，决不是：他是真的病了。他不是装病。他感到级长的手按在他的额头上；他感觉到按在他额头上的级长的又冷又潮的手，使得他的额头变得又热又潮了。这完全是一只耗子经常有的感觉，又粘又潮又冷。每一只耗子都有两只眼睛可以朝外看。有光滑的粘糊糊的皮毛，蜷起来准备朝前跳的很小的小脚儿，还有可以朝外看的黑色的发粘的眼睛。它们懂得怎么跳。可是耗子的脑子

不能理解三角。它们死了总都侧着身子躺着。到那时它们的皮毛都干了。它们都不过变成了一些死东西。

级长又来了，他听到他的声音，他的声音让他赶快起来，还说总管神父要他起来穿上衣服到校医院去。在他尽快地穿衣服的时候，他还听到级长在说：

——咱们必须收拾好到迈克尔兄弟那儿去，因为咱们有了咕咕叫的毛病！

他这样讲话真够朋友。这已经使他笑了起来。可是因为他的脸和嘴唇都不停地哆嗦，他没有办法大笑：后来那级长就只好自己笑了笑。

级长喊叫说：

——赶快走！泥巴腿！干草腿[1]！

他们一起走下楼梯，沿着走廊走过了洗澡房。当他走过洗澡房门口的时候，他怀着几分恐惧想起了那里面热乎乎的像泥浆一样的脏水、那里的又潮又热的空气、孩子们跳水的嘈杂声和毛巾散发出的药一样的气味。

迈克尔兄弟站在校医院门口，从他的右手边一间黑暗的小屋子里传出来药品的味道。那是从几排架子上的药瓶子里散发出来的。级长对迈克尔兄弟讲了讲情况，迈克尔回答了他的话，并且称级长是先生。他长着一头夹杂着一些灰发的红色头发，样子非常奇怪。他永远都是一位兄弟，这也是一件怪事。怪的是你不能称他先生，因为他是一位兄弟，[2] 而且长着一副很特殊的样子。难道是他不够圣洁，他为什么不可以变得和其他的人一样呢？

---

① 儿童戏语，即“左、右、左”一类口令之意。

② 这里的“兄弟”是某些教派使用的一种固定称呼。

房间里有两张床，有一张床上已经有人占着：在他们走进去的时候，那人忽然叫喊着说：

——哈罗！这不是小迪达勒斯吗？你哪儿不好了？

——身体不好呗，迈克尔兄弟说。

那家伙是文科三年级的学生，在斯蒂芬脱衣服的时候，他要迈克尔兄弟给他来一块涂黄油的烤面包。

——啊，快去拿吧！他说。

——给你自己涂点油吧！迈克尔兄弟说。等到大夫一来，他就会开个证明让你明天早晨走。

——我得走？那同学说。我还没有好呢。

迈克尔兄弟重复说：

——他就会开一张证明让你走。我对你实说吧。

他弯下腰去扒一扒火。他的脊背很长，像拉车的马的脊背一样。他严肃地晃动着那根掏火棍并对文科三年级的那个学生点点头。

不一会儿，迈克尔兄弟走了出去。然后，那个文科三年级的学生便转过身去面向墙睡着了。

这就是校医院里的情形。他那会儿是真病了。他们有没有写信告诉他的父亲和母亲呢？但要是有一个牧师自己去告诉他们，那就会更快得多了。要不他自己写一封信让哪个牧师带去吧。

亲爱的妈妈，

我病了。我希望回家来，请快来把我接回家去吧。我现在住在校医院里。

你亲爱的儿子斯蒂芬。

他们离他是多么遥远啊！窗外是寒冷的阳光。他怀疑他是不是会死去。哪怕天气非常晴和，一个人也会死去的。他也许会在他妈妈来到之前就死掉了。那样他就会在教堂里让人给他举行一次弥撒，同学们曾告诉他，小东西死的时候，就是那样做的。所有的同学都会穿着黑衣服，带着一副悲伤的面容到那里去参加弥撒。韦尔斯也会到那里去的，但是没有一个同学会对他看一眼。校长穿着一件带金线的黑色的法衣也会到那里去，圣坛上和棺材架子的四周都会点上很长的蜡烛。他们将缓慢地抬着棺材向外走，他将会被埋葬在离教堂不远那条石灰石铺成的大路旁边的小墓地里去。到那时韦尔斯就会为他自己干的事感到后悔，教堂的钟就会缓慢地敲打着。

他现在就能听到那钟声。他自己暗暗把布里基德教给他的那支丧歌重背了一遍。

叮叮当！校园里钟声响！
再见，我的母亲！
请把我埋在古老的坟场里，
埋在我的大哥哥的身旁。
我的棺材必须漆成黑色，
让六个天使围在我的身边，
两个唱歌，两个祈祷，
另外两个带着我的灵魂飘荡。

这歌多么美，又多么凄惨啊！请把我埋在古老的坟场里这一句是多么美啊！他感到浑身哆嗦了几下，多么凄惨又是多么美啊！他想偷偷地哭上一场，但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那如此美好、如此凄凉、像音乐一样的这首歌词。叮叮当！叮叮当！

再见！哦，再见！

寒冷的阳光显得更微弱了，迈克尔兄弟端着一碗牛肉汁站在他的床边。他很高兴，因为他嘴里感到又热又渴。他能听到他们在操场上玩耍的声音。学校里日子还照样过下去，仿佛他还在那里一样。

迈克尔兄弟走了出去，文科三年级的那个同学告诉他，他肯定还会回来告诉他报上的一切消息的。他告诉斯蒂芬他的名字叫阿赛，还说他父亲养了许多比赛用马，而且都是呱呱叫的能跳栏的马，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迈克尔兄弟希望得到赛马场秘密的内情，他父亲都会告诉他，因为迈克尔兄弟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他每天给他讲他们从学校拿来的报纸上所刊登的消息。报纸上各种各样的消息都有：车祸、船祸、体育和政治。

——现在报上都是些关于政治的消息，他说。你们在一块儿也谈政治问题吗？

——谈的，斯蒂芬说。

——我们也谈的，他说。

然后，他想了一会儿又说：

——你的名字真怪，迪达勒斯，我也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名字，阿赛。我的名字是一个小镇的名字。你的名字像拉丁名字。

然后，他问道：

——你会猜谜语吗？

斯蒂芬回答说：

——不怎么会猜。

然后，他说：

——你能猜出这个谜语吗？为什么基德尔县像一个人的裤子的一条腿？

斯蒂芬想想他应该怎么回答，然后，他说：

——我猜不出来。

——因为里面有一条大腿，他说。你明白这个谜语的趣味何在吗？阿赛是基德尔县的一个小镇，阿赛就是一条腿①。

——噢，我明白了，斯蒂芬说。

——这是一个老谜语了，他说。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听我说！

——什么？斯蒂芬问道。

——你知道，他说，你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打这个谜语。

——行吗？斯蒂芬说。

——同样是那个谜语，他说。你知道怎么用另一种办法打这个谜语吗？

——不知道，斯蒂芬说。

——你不能想出另外一个办法吗？他说。

他说话的时候，隔着被子望着斯蒂芬。然后，他仰身倒在枕头上说：

——另外还有个办法，但是我不愿意告诉你，怎么办。

他为什么不愿意告诉？他那养着许多比赛马的父亲必然也像索林的父亲和纳斯蒂·罗奇的父亲一样是县政府的官员。他想到他自己的父亲，想到他母亲弹着琴让父亲歌唱时的情景，还想到每当他向他要六便士的时候，他总是给他一个先令，现在想到他不是像别的孩子的父亲一样也是政府官员，未免替他感到有些难过。那么，他又为什么要把他送到这儿来，让他和他们在一起呢？可是，他父亲曾对他说过，他在他们中间也没有什么不般配的地方，因为他的老叔祖在五十年前就曾经给那地方的解

---

① 阿赛的原文是Athy，其发音和英文的a thigh（一条大腿）的发音相同。

放者上过书。那时候的人，你只要看一看他们的古老的服装就能辨认出来。那时，在他看来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时代：他不知道，那些克朗戈斯的同学们穿着铜钮扣的蓝上衣和黄坎肩，戴着兔皮帽，和成人一样喝着啤酒，而且各自都有自己的猎狗，还帮着追赶兔子的时代是否就是那个时代。

他看看窗外，看到天色越来越暗了。操场那边一定是满天云彩，灰蒙蒙的一片。操场上已经没有任何声音。班上的同学一定在做作文，也许阿纳尔神父在给他们念一些什么东西。

真奇怪，他们没有让他吃任何药。也许等迈克尔兄弟来，就会给他把药带来了。他们说，你要是进了校医院，他们会给你一种发臭的东西让你喝。可是，他现在觉得已经好些了。慢慢地好可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那样你会得到一本书。图书馆有一本讲荷兰的书。书里有很多漂亮的外国名字和样子很奇怪的城市和船只的图片。让你读起来感觉很愉快。

窗外的光线是多么灰暗啊！但是，看起来很舒服。火光在墙上飘忽不定。简直像波浪一样。有人在往炉子里加煤，他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他们正在谈些什么。这是一种海浪的声音。也许海浪一起一伏，在谈论它们自己的事。

他看到一片海浪，看到起伏不定的黑色的海浪，在无月的夜里显得非常黑的海浪。一个小小的亮点在码头边闪烁，那里有一条船正要靠岸了；他看到大群的人聚集在水边，观看正在进港的那条船。一个高个子男人站在甲板上，朝着平坦、黑暗的陆地观望：借着码头上的灯光，他可以看见他的脸，那是迈克尔兄弟的悲伤的脸。

他看见他朝那群人举起手，并听到他用一种悲伤的声音朝水那边大声喊叫：

——他死了。我们看到他已经躺在棺架上的棺材里。

人群中响起悲哀的哭泣声。

——帕内尔！帕内尔！他已经死了！

他们都跪下来，悲哀地哭泣着。他看到丹特穿着一件绛紫色的绒衣服，肩上披着一件绿色的绒斗篷傲慢地一声不响从跪在海边的人群旁边走过。

在缠绕着常春藤的枝形吊灯下已经摆好了为圣诞节预备的酒宴。火炉里一片大火，红色的火焰熊熊燃烧着。他们都回家来稍微晚了一些，但是，饭还没有准备好：不过他妈妈说只要说话的功夫就得了。他们等待着仆人打开门，端着用沉重的金属盖儿盖着的大盘菜走进来。

大家都在等待着，查尔斯坐在远处窗子的阴影下，丹特和凯西先生坐在火炉两边的安乐椅上，斯蒂芬坐在他们中间的一把椅子上，脚蹬在雕花的炉架上。迪达勒斯先生通过炉台上面的穿衣镜看着他，捻着八字胡，然后用手分开大衣的后衩，背向燃烧着的炉火站着：有时他还腾出一只手来再捻捻自己的八字胡。凯西先生把头歪到一边微笑着，用手指轻轻摸着脖子上的青筋。斯蒂芬也在笑，因为他现在知道，有人说凯西先生喉咙里有一袋银元的话是骗人的。他高兴地想着，凯西先生曾如何发出一种银铃般的声音来哄骗他。当他想要打开凯西先生的手看看那袋银元是否藏在他手里的时候，他发现他的手指根本伸不开：凯西先生曾对他说，他因为给维多利亚女王做生日礼物，结果落下了这三个伸不直的指头①。

凯西先生用手敲打着脖子上的青筋，睡眼惺忪地对斯蒂芬微笑着：迪达勒斯先生对他说：

① 当指因在维多利亚生日举行抗议活动而受伤。

——是的。现在好了,那也没什么。噢,我们刚才出去散会儿步真是痛快,对不,约翰?是的……我怀疑今天晚上我们到底还能弄点晚饭吃不能。是的……噢,你瞧,今天我们在码头上真吸够了臭氧。啊,真格的。

他转过身去对丹特说:

——你一直还没有出门,赖尔登太太?

丹特皱着眉头不耐烦地说:

——没有。

迪达勒斯先生放开他的大衣后衩,走到旁边的橱柜跟前。他从橱柜的一个小格里拿起一个装着威士忌的大石罐,慢慢朝一个小壶里倒酒,不时还低头看看已经倒进多少了。然后,他把石罐放回原处,往两个酒杯里斟了一点威士忌,加上一点水,然后又回到炉边来。

——就喝一丁点儿,约翰,他说,就为了给你开开胃。

凯西先生接过酒杯,喝了一口,把酒杯放到身边的炉台上。然后,他说:

——啊,我不禁想起咱们的朋友克里斯托弗酿造的……

一阵忍不住的大笑和咳嗽打断了他自己的话,接着他又说:

——……给他们那些人酿造的香槟酒。

迪达勒斯先生哈哈大笑起来。

——你是说克里斯蒂?他说。那他光头上每一个瘤子里包含的机灵比一群狐狸的还要多。他把头俯向一边,闭上眼睛,使劲舔了舔嘴唇,然后,用一个旅馆侍者的声音讲说着。

——在他对你说话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发现他有一个非常柔软的嘴,他下巴下面吊着的那一嘟噜肉皮总是湿糊糊的,愿上帝保佑他。

凯西先生一直克制着,使自己不要笑,也不要咳嗽。斯蒂芬

从他父亲脸上看到一个旅馆侍者的形象，并听到一个侍者的声音，不禁大笑了。

迪达勒斯先生戴上眼镜，低头看着他，平静而和气地说：

——你在笑什么，小宝贝，你？

仆人们走进来把一盘盘菜摆在桌上。迪达勒斯太太跟在他们后面把菜摆好。

——坐过来，她说。

迪达勒斯先生走到桌子的那一头，说：

——现在，赖尔登太太，请坐过来吧。约翰，你也坐下，我亲爱的朋友。

他抬头四面张望了一下，然后，把眼光停在查尔斯大叔坐的地方，说：

——现在，先生，有人正在等着你呢。

在所有的人都就座以后，他把手伸向菜盘上的盖子，但很快又把手缩回来，说：

——现在，斯蒂芬。

斯蒂芬在自己的座位前站起来，对着桌上的菜开始祷告：

> 祝福我们，啊主，并祝福由于您的仁慈我们通过我主基督得到的您的多种恩赐。阿门。

所有的人都为自己祷告，迪达勒斯先生高兴地舒了一口气，把菜盘上沉甸甸的盖子揭开，盖子周围的水珠闪闪发光，简直像珍珠一样。

斯蒂芬看着躺在大桌上已经捆扎起来烧烤过的肥实的大火鸡。他知道，父亲在多利埃大街邓恩的店里为这只鸡付出了一个几尼，店老板为了让人看到这鸡够多么肥大，还用一根棍儿把

它的胸骨撑了起来:他还记得店老板说话时的声音,他曾说:

——来这只吧,先生,这是真正的阿里—达里火鸡。

克朗戈斯的巴雷特先生为什么要把他的戒尺叫做火鸡?但克朗戈斯离这里确实很远:从碟子和菜盘里冒出浓烈的热呼呼的火鸡、火腿和芹菜的味道,火炉里红色的火焰熊熊燃烧,绿色的常春藤和红色的冬青使你感到非常幸福,在晚宴快结束的时候还会有人端上大盘加李子的布丁,上面撒着剥过皮的杏仁和冬青树枝,四周流动着蓝色的火焰[①],顶上还飘动着一面很小的蓝旗子。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圣诞节晚宴,直到上蛋糕以前,他一直在想着他的小弟弟和小妹妹们,现在还和他过去一样在等待着这一天的来临。他穿的伊顿夹克,领子很低,使他感到很别扭,而且,仿佛自己长大了许多:那天早晨他母亲把他领到客厅里去,给他穿衣服,让他去参加弥撒,他父亲当时还哭了。那是因为他想到了他自己的父亲。查尔斯大叔也这么说来着。

迪达勒斯先生盖上那盘菜,自己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然后,他说:

——可怜的老克里斯蒂,他现在几乎整天都不干好事。

——西蒙,迪达勒斯太太说,你还没有给赖尔登太太作料呢。

迪达勒斯先生拿过了作料瓶。

——我没有吗?他笑着说,赖尔登太太,可怜一个瞎眼的人吧。

丹特用手盖着自己的盘子说:

——不要,谢谢。

---

① 西餐中有一种做法:有些菜在上桌时浇上白兰地用火点着。

迪达勒斯先生转向查尔斯大叔：

——你过得怎么样，先生？

——一切都非常顺利，西蒙。

——你呢，约翰？

——我非常好。你吃你的吧。

——玛丽？来，斯蒂芬，你吃点这个就可以让你的头发打卷儿。

他往斯蒂芬菜盘里倒了许多作料，然后把作料瓶放到桌上。接着，他问查尔斯大叔那鸡嫩不嫩。查尔斯大叔因为嘴里塞满了东西没法回答；可他点点头表示鸡很嫩。

——这是我们的朋友对教规所作的最好的回答。什么？迪达勒斯先生说。

——我不相信他的脑子能懂得那么多，凯西先生说。

——神父，只要你不再把供奉上帝的教堂变作一个投票站，我将承担一切费用。

——对于一个，丹特说，把自己称作天主教徒的人来说，这真是他能对一位神父作的最好的回答了！

——他们只能怪他们自己，迪达勒斯先生温和地说。他们要是听我这个傻子的建议，他们就应该只去管宗教上的事。

——这就是宗教，丹特说。他们对大家发出警告，是尽自己的责任。

——我们恭顺地走进上帝的神庙，凯西先生说，是为了去向我们的造物主祷告，而不是去听竞选演说去了。

——这就是宗教，丹特又一次说，他们是对的。他们得尽力引导他们的教民。

——你是说要在圣坛上宣讲政治，对吗？迪达勒斯先生问道。

——当然，丹特说。这是公共道德问题。如果一位神父不告诉他的教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就不能算作一位传教士。

迪达勒斯太太放下她的刀叉说：

——请可怜可怜，让咱们在今天这个一年中难得的日子别再讨论什么政治问题了。

——完全对，太太，查尔斯大叔说。来，西蒙，咱们也已经说够了。一个字也别再说了。

——对，对，迪达勒斯太太紧接着说。

他大胆揭开盖在菜盘上的盖子，说：

——现在，谁愿意再吃一点火鸡？

谁也没有回答。丹特说：

——一个天主教徒，竟会说出这种话来！

——赖尔登太太，我请求你，迪达勒斯太太说过，不要再谈那个问题了吧。

丹特向她转过脸去，说：

——难道让我坐在这里，听人对我教堂里的神父任意诽谤吗？

——谁也没有说什么骂他们的话，迪达勒斯太太说，只要他们不搅在政治问题里就行了。

——主教和爱尔兰的教士们已经讲话了，丹特说，他们就必须服从。

——让他们不要去管什么政治，凯西先生说，否则人民就会不再理会他们的教堂了。

——你们听见了？丹特说，转向迪达勒斯太太。

——凯西先生！西蒙！迪达勒斯太太说，咱们别再谈这个了。

——真太糟糕了！真是糟糕！查尔斯大叔说。

——什么？迪达勒斯太太喊叫着说。难道我们要听从英格兰人的吩咐把他[1]抛弃掉吗？

——他已经不配领导我们了，丹特说。他是一个公众的罪人。

——我们全都是罪人，全都罪孽深重，凯西先生冷冷地说。

——让那些制造流言蜚语的人遭殃吧，赖尔登太太说。往他脖子上拴一块石头把他扔到深海里去，那比让他去诽谤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人，诽谤我的最小的小孩子，对他来说，也都会更好得多。这就是圣灵所讲的话。

——你要是问我，这些话可讲得非常不对，迪达勒斯先生冷漠地说。

——西蒙！西蒙！查尔斯大叔说。当心那孩子也在哩。

——是的，是的，迪达勒斯先生说。我打算要……我正在想着铁路上那个脚夫所讲的那些脏话。现在，那都没有关系，来，斯蒂芬，让我看看你的盘子，老伙计。全把它吃掉吧。来。

他把许多食物堆在斯蒂芬的盘子里，并给查尔斯大叔和凯西先生每人分了一大块火鸡，还给他们倒上一些作料。迪达勒斯太太吃得很少，丹特把手放在膝盖上坐在那里，满脸通红。迪达勒斯先生用餐刀在盘子旁边拨弄着，说：

——这儿有一块非常好吃的东西，人们都叫它教皇的鼻子，哪位先生或太太……

他用餐叉叉起一小块火鸡举在手中，谁也没有说话。他把它放在自己的碟子里，说：

——那么，你们不能说我没有问你们。我想最好还是我自

① 此“他”当指帕内尔，参阅227页注①。

己把它吃掉吧，因为我最近身体不太好。

他对斯蒂芬眨眨眼，然后，放回菜盘上的盖子，开始吃起来。

在他吃的时候，大家都沉默着。接着，他又说：

——那么，天气到底一直都还很好。有许多陌生人都到这儿来了。

没有任何人讲话。他又说：

——我想今年来到这里的陌生人比去年圣诞节时还要多。

他四面望望其他的人，他们都脸对着各自的盘子在吃着。等了一会儿，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于是他非常不高兴地说：

——啊，不管怎么说，我这一顿圣诞节筵席吃得真是窝囊。

——在一个对教堂里的神父毫不尊敬的家庭里，丹特说，是既不可能有好运，也不可能有幸福的。

迪达勒斯先生使劲把他的刀叉扔在他的盘子上。

——尊敬！他说，你是说对阿尔玛的草包该尊敬，还是对这儿的饭桶该尊敬？尊敬！

——教堂里的那些老爷们，凯西先生讥讽地说。

——莱特里姆老爷的马车夫，是的，迪达勒斯先生说。

——他们全都是人类的救世主，丹特说。他们是，是他们国家的光荣。

——草包，迪达勒斯先生毫不客气地说，你得知道，他在十分安静的时候，倒有一张漂亮的脸。你应该看看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他是怎么把大块火腿和大盘菜往嘴里塞的。哦，天哪！

他扭动着脸装出一副凶恶的怪相，然后，吧嗒着嘴唇让它发出大嚼大吃的声音。

——真的，西蒙，你不应该当着斯蒂芬的面讲这些话。这样是不对的。

——哦，在他长大的时候，他一定会记得这一切的，丹特生

气地说，记得在他自己家里大家讲的这些反对上帝，反对宗教和神父的话。

——让他也记住，凯西先生隔着桌子对她喊叫说，神父们和神父的狗腿子们怎样使得帕内尔感到心碎，最后把他逼进坟墓里去的那些话吧。等他长大的时候，让他也记住那些话吧。

——那些狗杂种们！迪达勒斯先生大喊大叫说。在他倒了霉的时候，他们全都站出来出卖他，像对待阴沟里的耗子一样把他扯得粉碎。那些下流的野狗们！瞧瞧他们那副长相！天哪！他们天生就是那种玩艺儿！

——他们做得很对，丹特叫着说，他们服从他们的主教和他们神父的命令，这是他们的荣誉！

——得了，在任何时候讲这种话都未免太可怕了，更不用说今天这个大节日里了，迪达勒斯太太说，咱们就别再进行这种可怕的争论了！

查尔斯大叔温和地举起手来说：

——行了，行了，行了！不管我们有什么意见，我们不能好好地说，别这么发脾气，别这么动不动就骂人吗？这可实在太不好了。

迪达勒斯太太低声对丹特说话，可是，丹特仍大声喊叫说：

——我不能什么话都不讲。在我的教堂和我的宗教受到侮辱的时候，被变节的天主教徒乱吐唾沫的时候，我一定要起来维护它们。

凯西先生把他的盘子推到桌子中间，然后，把两只胳膊肘放在桌上，哑着嗓子对主人说：

——告诉我，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们，关于一次非常著名的啐唾沫的故事？

——你没有说过，约翰，迪达勒斯先生说。

——那么，你们听着，凯西先生说，这是一段非常有教益的故事。这是不久前在威克洛县，我们正好在那里的时候发生的。

说到这里，他忽然停住，转向丹特用一种压住愤怒的声音说：

——我可以告诉你，太太，我，我说的是我，并不是什么变节的天主教徒。我和我父亲一样，也和我父亲的父亲一样，以及他父亲的父亲一样，是一个天主教徒，我们可以牺牲我们的性命，也决不会出卖我们的信仰。

——那就说明你现在的态度更可耻，丹特说，你竟会讲出那种话来。

——讲你的故事吧，约翰，迪达勒斯先生微笑着说。让咱们听听你那个故事。

——还是天主教徒呢？丹特讥讽地重复说。咱们这儿最恶毒的基督教徒也不会说出我今天晚上听到的这些话的。

迪达勒斯先生开始把他的头晃来晃去，他像一个农村歌手一样哼哼着。

——我不是基督教徒，我可以再一次告诉你，凯西先生说，脸有些红了。

迪达勒斯先生仍然摇头晃脑地开始用一种鼻音很重的声调唱道：

> 哦，你们所有的罗马天主教徒，
> 凡从未作过弥撒的都来吧。

他突然和善地拿起他的刀叉又开始吃起来，他对凯西先生说：

——让我们听听你的故事吧，约翰，那会给我们助助消化

的。

斯蒂芬带着无限热情望着凯西先生的脸，他那时正越过桌子瞪眼看着他那交抱着的双手。他非常喜欢靠近他坐在火边，抬头看着他深灰色的凶狠的脸。可他的黑眼睛从来都不是那么凶狠，他的缓慢的语调听起来让人觉得很舒服。可是，他为什么要反对教堂的神父呢？因为看来丹特一定是对的。可是，他听他父亲说过，她是一个被惯坏了的修女，还说在她的弟弟拿一些小玩艺儿和小链子卖给野蛮人弄到一些钱以后，她就从阿勒格尼山区的修道院里跑出来了。也许就因为这个，她对帕内尔非常生气。她也不喜欢他去和艾琳一块儿玩，因为艾琳是个基督教徒，在她还年轻的时候，她认识一些常和基督教徒一起玩的孩子，那些基督教徒就常常拿对圣母的问答祈祷开玩笑。*象牙塔*，他们常说，*黄金屋*！一个女人怎么可能是一个象牙塔，或是一间黄金屋呢？到底谁是对的？他想起了在克朗戈斯校医院里度过的那个晚上，想起那一片黑色的水、码头上的灯光，以及他所听到的那些人的悲哀的呻吟。

艾琳有一双细长的白手。有一天晚上玩捉迷藏的时候，她把她的手放在他的眼睛上：那手又长又白又瘦又凉又软，那*就是*象牙：一种又凉又白的东西。那就是他们为什么说*象牙塔*的原因。

——这故事非常短，也非常有趣，凯西先生说，那是在阿克洛的一个非常寒冷的日子里，那时我们的领袖[1]死了还不久。愿上帝保佑他吧！

---

① 当指帕内尔。关于他的死究应如何评价问题，爱尔兰进步剧作家奥凯西对此事的态度可供参考。他在 1913 年 11 月 15 日《爱尔兰工人》上发表的一文中说，“帕内尔，我想，也是爱尔兰人吧！完全是在一帮教棍的嗾使下，那群恶狗才把他逼上死路的。”

他疲倦地闭上眼睛沉默了一会儿。迪达勒斯先生从盘子里拿起一块骨头,用牙从上面撕下一点肉来,然后说:

——你是说在他被逼死以前。

凯西先生睁开眼,叹口气又接着说:

——就是那一天在阿克洛。我们都在那里举行一次会议,会议完了以后我们必须穿过一些拥挤的人群到火车站去。那一片叽叽喳喳嘈杂的声音你可能从来也没听到过。他们把世界上一切难听的话都使尽了来骂我们。他们中有一个老太太,一个喝醉酒的母夜叉,她可真是个母夜叉,始终一个劲儿盯着我。她老是在我身边的烂泥中跳来跳去,不停地直冲着我大叫大骂:*神父的灾祸!靠巴黎津贴!狐狸先生!基蒂·奥谢*[①]!

——你当时怎么办呢,约翰?迪达勒斯先生问道。

——我让她叫喊下去,凯西先生说,那天天气很冷,为了提提神,我早把(请你原谅,太太)一块塔拉莫尔嚼烟放在嘴里,因为我嘴里满是嚼烟的烟汁,我当然没有办法开口说话。

——那怎么样呢,约翰?

——是这样的。我让她骂下去,骂个痛快。什么基蒂·奥谢等等,一直到她对那位太太又骂了一句,那话我现在不愿在这里重述,让它弄脏了我们的圣诞节酒宴和您的耳朵,太太,也不愿让它弄脏了我的嘴。

他停住了。迪达勒斯先生原来正啃着骨头,现在抬起头来问道:

——你到底怎么样呢,约翰?

——怎么样!凯西先生说。我那会儿满嘴是烟汁儿,她一

---

① 参见第227页注①。“靠巴黎津贴”,指帕内尔曾在巴黎募捐一事。狐狸先生为帕内尔化名之一。

边吵吵着把她那张又老又丑的脸直朝我的脸贴过来。我低下头去冲她嚷了一声呸！我就是这样对她说的。

他转过脸去做了个吐唾沫的动作。

——呸！我就这样直对她的眼睛来了一家伙。

他马上用一只手捂着一只眼睛，发出一声刺耳的痛苦的喊叫。

——哦，耶稣，圣玛利亚和耶稣！她说。我眼睛瞎了！我眼睛瞎了，而且，要给淹死了！

一阵止不住的咳嗽和大笑声让他没法再说下去，但他仍勉强重复说：

——我完全瞎了。

迪达勒斯先生大笑着躺在自己的椅子上，查尔斯大叔则不停地摇晃着脑袋。

丹特愤怒地望着他们，当他们正大笑的时候，一直唠叨着：

——太好了！嘿！太好了！

吐在那女人眼睛里的那口唾沫可没什么好的。

可是那女人后来又骂基蒂·奥谢的到底是句什么话呢？凯西先生始终没肯说出来。他想到凯西先生走过拥挤的人群，爬到一架小马车上去作演说的情景。那就是他为什么会被关进监牢的原因。他还记得有一天夜晚，奥尼尔班长到他家里来，站在大厅里用一种很低沉的声音同他的父亲谈话，他还神经质地不停地嚼着他帽子上的带子。那天晚上，凯西先生没有坐火车到都柏林去，可是有一辆马车赶到大门口来，他还听到他父亲说到关于卡宾蒂里路上的情况。

他是拥护爱尔兰和帕内尔的，我父亲也是那样：照说丹特也应该一样，因为有一天夜里，有一个乐队在广场上演奏的时候，有位先生在听到《上帝保佑女王》时脱下了帽子，她就用她的雨

伞在他头上使劲打了一下。

迪达勒斯先生发出一阵轻蔑的咕噜声。

——啊，约翰，他说。他们说的话倒也不错。我们是个不幸的受尽神父祸害的民族，过去是，将来也还会是，得一直到这个时代结束。

查尔斯大叔摇摇头说：

——事情实在糟糕，事情实在糟糕！

迪达勒斯先生重复说：

——一个受尽神父祸害，被上帝所抛弃的民族。

他用手指指挂在他右手边的一张他祖父的像。

——你看到那边那位老伙计吗，约翰？他说。在当年干这种事并没有钱可拿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呱呱叫的爱尔兰人。但是，他被作为一个反动青年给处死了。他对我们这些教会的朋友们有一句名言，那就是他永远也不会让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把他的两只脚摆到他的餐桌下面去。

丹特大发脾气说：

——如果我们真是一个神父当权的民族，那我们应该感到骄傲！他们是上帝的眼珠。不要触犯他们，基督说，他们是我的眼睛里的眼珠。

——那么我们能不能爱我们的国家呢？凯西先生问道。难道我们不打算追随天生来引导我们的人吗？

——国家的叛徒！丹特回答说，一个叛徒，一个色鬼！神父们抛弃他是完全对的，神父永远是爱尔兰的真正的朋友。

——真是这样吗，说句良心话？凯西先生说。

他使劲往桌上击了一拳，愤怒地皱着眉头，然后又一个接一个地伸开他的手指。

——在大联合的时候，在拉尼根主教向康沃利斯侯爵夫人

上书表忠心的时候，爱尔兰的神父不是把我们都出卖了吗？难道一八二九年我们的主教和神父不是把他们的国家的一切希望全都卖掉，就为了换来天主教的自由吗？难道他们不曾在教堂的讲坛上，在忏悔亭里对芬尼亚运动① 大加诋毁吗？难道他们不曾有辱特伦斯·贝柳·麦克马纳斯的英灵吗？

他的脸因为愤怒变得通红，斯蒂芬听到他那些使他激动的话，感到自己的脸也红了。迪达勒斯先生发出一阵轻蔑的冷笑。

——噢，天哪，他叫道，我还忘记了那个老保尔·卡伦！又一只上帝眼睛里的眼珠。

丹特从桌子那边探过身来喊叫着对凯西先生说：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他们都永远是对的！最重要的是上帝和道德和宗教。

迪达勒斯太太看到她那么激动，对她说：

——赖尔登太太，在回答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不要那样激动。

——上帝和宗教高于一切！丹特大叫着。上帝和宗教高于世上的一切。

凯西先生举起紧握着的拳头，使劲捶在桌子上。

——那好极了，他哑着嗓子喊道，你要那么说，爱尔兰根本不需要什么上帝。

——约翰！约翰！迪达勒斯先生大叫着，抓住他的客人的一只袖子。

丹特隔着桌子望着他，两边脸颊不停地哆嗦。凯西先生挣扎着从椅子上站起来，也隔着桌子朝她探过身去，一只手在空中乱抓，仿佛要扯碎眼前的什么蜘蛛网。

---

① 芬尼亚运动，指19世纪50到60年代在爱尔兰出现的一次反英运动。

——爱尔兰不要什么上帝！他喊叫道。在爱尔兰上帝已经太多了。让上帝全滚蛋吧！

——这是亵渎神明！魔鬼！丹特尖着嗓子叫着站起身来，几乎要对着他的脸吐口唾沫。

查尔斯大叔和迪达勒斯先生把凯西先生又推到椅子上坐下，站在他的两边平心静气地对他讲着话。他直瞪着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向前望着，重复说：

——让上帝都滚蛋吧！我说。

丹特使劲把她的椅子推到一边，离开了餐桌，把一个餐巾圈碰掉到地上，由它慢慢在地毯上滚过去，一直滚到一把安乐椅的腿边。迪达勒斯先生很快站起来，跟着她朝门口走去。在门口丹特猛地转过身来，朝着屋子里大叫，满脸通红，气得浑身直发抖。

——来自地狱的魔鬼！我们胜利了！我们已经把他处死了！妖魔！

她走出去，使劲把门带上。

凯西先生挣脱了抓住他胳膊的手，忽然把头埋在手里，痛苦地哭泣起来。

——可怜的帕内尔！他大声叫喊着。我的死去的皇上①！

他大声痛苦地啜泣着。

斯蒂芬抬起他恐怖的脸，看到他父亲眼里充满了眼泪。

同学们三三两两在一起谈话。

有一个同学说：

——他们在莱昂斯山附近被逮住了。

---

① 参看第216页注②。

——谁逮住了他们?

——格利森先生和那个神父。他们坐在一辆车上。

还是那个同学又接着说:

——是高班的一个同学告诉我的。

弗莱明问道: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逃跑呢,你对我们说说?

——我知道为什么,塞西尔·桑德尔说。因为他们从校长的房间里偷走了一些钱。

——谁偷钱了?

——基克汉姆的弟弟。他们大家还都分赃了。

——那就是偷窃,他们怎么会干这个呢?

——桑德尔,你知道的事情可真不少! 韦尔斯说。我知道他们为什么逃跑。

——告诉我们,为什么。

——他们让我别说的,韦尔斯说。

——哦,说吧,韦尔斯,在场的人都说。你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不会说出去的。

斯蒂芬把头伸过去听着。韦尔斯向四周望了望,看有没有人走过,然后,机密地说:

——你们知道他们在圣器室的架子上放着圣坛上用的酒吗?

——知道。

——是啊,他们偷喝了那里的酒,后来因为他们嘴里有酒味儿叫人给抓住了。他们就因为这个才想逃跑,就这么回事。

刚才第一个说话的同学说:

——是的,高班的那个同学对我也是那么说的。

所有的同学都沉默下来,斯蒂芬站在他们中间只是静听着,

不敢说话，一种微弱的恐惧感使他感到很不舒服。他们怎么会干那个呢？他想到那黑暗、寂静的圣器室。那里有一些木架子，上面放着一些折叠好的、皱巴巴的法衣。那里并不是礼拜堂，但是，在那里你也一定得压低嗓子说话，那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他记得，有一年夏天，他曾在那里让人给装扮起来，准备去抬香炉船，就是大家列队到树林里小圣坛前去的那个晚上。那是一个奇怪的神圣的地方。拿香炉的那个男孩子，提着中间的一根铁链不停地晃动，好让里面的炭火燃烧得更旺。他们把那燃烧的火叫做木炭：它在那孩子轻轻晃着的时候，静静地燃烧着，并散发出一种淡淡的发酸的气味。然后等所有的人都穿戴好以后，他站在那里向着校长把那个香炉船举过去，校长于是舀一勺香末倒在里面，香末落在红红的炭火上，发出一阵嗞嗞声。

同学们三三两两分散在操场上彼此谈着话，他感到那些同学似乎都长得比原来更小了：那是因为前一天一个短跑运动员，文科二年级的一个学生，把他给撞倒了。那家伙骑着车冲过来，把他撞翻在那条煤灰路上，他的眼镜碎成了三瓣儿，煤灰路上的灰渣也弄到他嘴里去了。

这就是为什么他感到他的同学们似乎都变得更小，而且离开他更远，球门门柱也显得更细更圆，柔和的灰色天空也显得更高了。可是，足球场上没有人踢足球，因为大家准备要玩板球了：有人说巴恩斯要来教板球，又有人说弗劳尔斯要来教。操场上到处是人在玩圆场棒球，他们打吊球和高球。通过温和的灰暗的空间不时从这里或那里传来板球拍子的声音。那声音不停地响着：噼克，啪克，啵克，巴克：像小水滴从泉眼里慢慢向一个已经漫到边沿的水坑里滴哒着。

一直沉默着的阿赛冷静地说：

——你们全弄错了。

所有的人都急切地转过头来望着他。

——怎么呢?

——你们知道吗?

——谁告诉你的?

——请告诉我们,阿赛。

阿赛指着操场那边,大家看到西蒙·穆南正独自在那里散步,脚下踢着一块石头。

——问他去,他说。

同学们都朝那里看看,然后说:

——为什么要问他?

——他也参加了吗?

阿赛压低声音说:

——你们知道那些家伙为什么要逃跑吗?我可以告诉你们,可是,你们一定不许再告诉别人。

——告诉我们吧,阿赛。说吧,如果你知道,你就应该告诉我们。

他停了一会儿,然后,很神秘地说:

——有一天晚上,他们和西蒙·穆南和塔斯克·博伊尔一块儿呆在广场上时被抓住了。

同学们都看着他问道:

——抓住?

——他们在干什么?

阿赛说:

——干些偷偷摸摸的事。

所有的人都沉默着,阿赛说:

——那就是其中的道理。

斯蒂芬看着那些同学们的脸,但是,他们全都向操场那边看

着。他想找谁问问。在广场上干些偷偷摸摸的事是什么意思？高班的那五个同学为什么就因为那个要逃跑？他想，他们准是开玩笑。西蒙·穆南有一身漂亮衣服，有一天夜里，他还让他看到一个奶油糖球，那糖球是当他站在门口的时候，十五人足球队里的同学们从地毯上朝饭厅中间滚过来送给他的。那天晚上足球队和贝克蒂夫漫游者足球队进行过一场比赛：那糖球做得完全像个又红又绿的苹果，只是可以从中间打开，里面装有奶油糖。有一天，博伊尔曾对他说，大象长的应该是两个塔斯克，而不是两颗象牙①，这是他为什么叫作塔斯克·博伊尔的原因。但是，有些同学喊他博伊尔夫人，因为他没事就修剪他的指甲。

艾琳也有一双又瘦又长的发凉的白手，因为她是一个姑娘。她的手像象牙一样：只不过是软的。那就是*象牙塔*的来源，可是新教徒们不能理解这一点，却对它百般讥讽。有一天，他站在她身边朝旅馆那边的广场上望着。一个侍者在一根旗杆上升起一面旗子，在洒满阳光的草坪上一头捕狐的猎狗来回奔跑着。她把她的手放进了他的口袋，因为他自己的手也插在口袋里，所以他能感觉到她的手是多么纤细、柔软。她曾说，一个人身上有几个口袋真是件很有趣的事：可是，忽然间她又猛地抽出手去大笑着沿着那条弯曲的小道跑开了。她的淡黄的头发在她的身后飘动着，在阳光的照耀下简直像金丝一样。*象牙塔*。*黄金屋*。有些事只要想一想你就可以明白的。

可是为什么在广场上？你只有要干什么的时候，才到那里去。广场上满铺着很厚的方砖。整天有水珠从那些细小的针眼里往外冒。到处都可以闻到一种奇怪的腐烂的味道。在一个卫生间的门后边，有人用红铅笔画了一个穿着罗马服装的长胡子

---

① “象牙”的英文拼写和发音同“塔斯克”十分相近。

的男人，他一手拿着一块砖，下面还写着这幅画的名称：

巴尔巴斯正在砌一堵墙。

不知是谁为了好玩画下了这张画。画上的脸长得很滑稽，可是，非常像一个长着胡子的男人的脸。在另一个卫生间的墙上却有人用非常漂亮的向左斜的字体写下了这么几个字：

裘力斯·凯撒写下了《花布肚皮①》。

也许那里所以会有这些东西，只因为在这里同学们喜欢为了好玩乱涂乱画。但不管怎样阿赛讲的那些话和他讲话的那种方式总使人觉得有些奇怪。这不会是说着玩儿，因为他们的确跑掉了。他和别人一样向操场那边望去，开始感到有些害怕。

最后弗莱明说：

——难道别的同学干了任何事，我们都应该跟着受处分吗？

——我不会再回来了，你看我会不会，塞西尔·桑德尔说。这三天饭厅里都很安静，可是现在每分钟我们同学们都会被叫去十板八板地挨打。

——就是的，韦尔斯说。老巴雷特有一种折叠书信的新办法，让你没有办法打开来看看再折回去，知道谁要挨多少次手心。我也决不回来了。

——对，塞西尔·桑德尔说。教导主任今天早晨一直呆在文科二年级。

——让咱们起来造反吧，弗莱明说。你们看怎么样？

所有的同学全都沉默着。连空气也非常沉寂，你可以听到板球拍拍球的声音，只不过比原来更慢了些。噼克、啪克。

韦尔斯问道：

---

① 凯撒曾写过《加利科之战》（De Bello Gallico）一书。今戏改为，或误为"Calico Belly"，便成为《花布肚皮》了。

——他们会对他们怎么样呢?

——西蒙·穆南和塔斯克准会受到鞭打。阿赛说,高班的那些同学还可以有个选择,或者挨打,或者被开除。

——他们准备选择哪一样呢? 刚才第一个说话的那个同学问道。

——除了科里根,全都宁愿被开除,阿赛回答说。他会受到格利森先生的鞭打。

——我知道为什么,塞西尔·桑德尔说。他是对的,其他那些家伙都不对,因为挨一顿打过几天就会好了,可要是从学校被开除出去,那这件事对他来说一辈子都忘不掉。再说格利森也不会真使劲打他的。

——他不使劲打,对他自己也是再好不过了,弗莱明说。

——我可不愿意作西蒙·穆南和塔斯克,塞西尔·桑德尔说。但我不相信他们会遭到鞭打。也许他们会被叫去各挨两个九板。

——不会,不会,阿赛说。他们将在致命的地方挨上几鞭子。

韦尔斯揉了揉自己的手,用一种哭声说:

——请求您,先生,饶了我吧。

阿赛笑了笑,卷起自己的上衣袖子说: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事情就得这么结束。
所以赶快脱下你的裤子
马上亮出你的屁股。

同学们全都大笑起来,可是,他感到他们全都有点害怕。在

那沉寂的黑暗的夜空中，他听到远处忽而从这边忽而从那边传来板球的声音：啪克，啪克。这声音听着倒没有什么，但如果打在你身上，你就会感到疼痛。戒尺也发出一种声音，但不像这个。有人说，那戒尺是用鲸鱼骨和牛皮做成的，里面灌有铅心；他不知道那打在人身上引起的疼痛会是什么滋味儿。它们发出的声音可完全不一样。一根细长的藤条会发出很尖的口哨一样的声音，他也不知道那打在身上会是怎么个疼法。想到这些，他不禁浑身发抖，心里发凉：还有阿赛讲的那些话也使他难受。可是，这里面有什么可笑的呢？这只使他感到要发抖：可那只是因为每当你脱下裤子的时候，总会有一种要发抖的感觉的。当你在洗澡房里脱衣服的时候，感觉也是这样。他不知道是谁给他脱下裤子，是老师呢，还是那孩子自己。哦，他们怎么可以对这种事那样高声大笑呢？

他看着阿赛卷起的袖子和他那骨节很大、沾满墨水的手。他卷起袖子是为了比划给大家看看，格利森先生将会怎样卷起他的袖子。可是格利森先生戴着发光的圆护袖，长着白净的手腕和一双胖胖的白手，手上的指甲也又长又尖。也许他和博伊尔夫人一样常修他的指甲。可是，他的指甲又长又尖，简直可怕。它们看来是那样的尖，而且是那样的凶残，尽管他的手白白胖胖，并不显得那么凶恶，倒还显得非常温和。尽管想到那凶残的长指甲和那发出尖啸声的藤条，想到脱下裤子时会感到衬衫下面发凉，因而止不住一阵心寒，恐惧得浑身哆嗦，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内心深处，因为想到那强有力的干净而柔和的胖胖的白手，又止不住暗暗有一种欣喜的感觉。他也想到了塞西尔·桑德尔刚才说过的话：格利森先生不会使劲打科里根的，弗莱明也说他不会那样做，因为他不那样做对他自己也只会有好处。但那并没有说明为什么。

从远处的操场上传来一阵喊叫声：

——全都回来！

另外一些声音也跟着喊叫道：

——全都回来！全都回来！

在写作课上，他交抱着两臂坐在那里，静听着别人的钢笔慢慢划在纸上的声音。哈福德先生来来回回走着，用红铅笔划一些小符号，有时坐在一个孩子的身边告诉他怎么拿笔。他曾试着自己拼写出那标题，虽然他已经知道标题是什么，因为那是书里的最后一课。缺乏谨慎的热情完全像一只随风漂流的船。可是那些字简直像是用看不见的细线描出的，只有当他使劲闭上右眼用左眼望去的时候，他才能看出那个大写字母的几根曲线。

但哈福德先生为人非常正派，从来没有发过脾气。所有别的老师常常生起气来非常可怕。可是，他们为什么要为高班同学犯的错误受处分呢？韦尔斯说他们偷喝了圣器室架子上的一些供圣坛上使用的酒，因为他们嘴里有酒味被发现了。也许他们还偷了一个圣餐盒，准备逃跑以后到什么地方去把它卖掉。那恐怕是一件非常严重的罪行，半夜三更偷偷跑进去打开黑木头柜橱偷走那金光闪闪的东西，而在举行祝福式的时候，在圣坛上摆好鲜花，两边都有人摇晃着香炉船使圣坛前香烟缭绕，多米尼克·凯利自己开始唱着圣歌的头一部分的时候，上帝便是呆在摆在圣坛中央的那个圣餐盒里的。可当然在他们把它偷走的时候，上帝并不在里面。可是哪怕只是碰一碰它，那都是一件超出常情的罪行。他怀着深沉的恐惧想着这件事；一件可怕的超出常情的罪行：在那只有轻轻的钢笔声的沉寂中，使他心情十分激动。而从架子上偷喝圣坛酒，又因为有酒的气味而被发现，这也是一种罪行：不过这罪行还不是那么可怕和超出常情。只不过因为牵涉到酒味儿问题让你感到有点恶心罢了。因为那一天，

他在礼拜堂里吃完第一次神圣的圣餐之后，他也曾闭上眼睛，张开嘴，伸出自己的舌头来：而当校长低下头来给他分圣餐的时候，他也闻到校长嘴里有轻微的酒的味道。因为那是在刚刚作过饮酒的弥撒之后。这个词听来很美：酒。它让你想到深紫色，因为长在希腊一些白色的庙宇外面的葡萄都是深紫色的。可是，校长嘴里的轻微的酒味却让他在第一次圣餐之后的那个早晨，一直都有一种恶心的感觉。第一次圣餐的那一天应该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有一次，一大群将军曾经问拿破仑他感到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是哪一天。他们以为他一定会说那是他获得某次大捷，或者他登基作皇帝的那一天，可是，他说的却是：

——先生们，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是我第一次吃圣餐的那一天。

阿纳尔神父走进来，拉丁语课开始了，可他仍然两手交抱着倚在桌子上一动也不动。阿纳尔神父发给他们作文本，他说他们的作文都写得不成话，并要他们把改过的作文都重新再抄一遍。而其中最坏的是弗莱明的作文，因为他的几页作文全被墨水粘到一块儿了：阿纳尔神父提着一个角儿举起来给大家看，并说这种作文卷子送给任何一位老师都是对老师的污辱。然后，他又要杰克·劳顿拿"海"这个词来变格，杰克·劳顿只知道单数的夺格，多数他就不知道了。

——你应该自己感到可耻，阿纳尔神父严厉地说。你还是全班的带头人呢！

然后，他就问另外一个孩子，又问另一个孩子。谁也不知道。阿纳尔神父于是变得非常沉默，在一个个孩子试图回答，而又全回答不上来的时候，他变得越来越沉默了。可是，他的脸色非常阴沉，两眼也呆呆的，虽然他说话的声音还是那么平静。然

后，他又问弗莱明，弗莱明说那个词没有复数。阿纳尔神父忽然把书合上对他喊道：

——到教室中间去给我跪下，你是我从没见过的最懒惰的孩子。其他的人都把你们的作文重抄一遍。

弗莱明拖着沉重的脚步从座位边走出来，在最后两条板凳中间跪了下来。其他的孩子都低下头去，在作文本上抄写着。教室里一片沉默。斯蒂芬胆怯地偷看看阿纳尔神父阴沉的脸，看到他因为正发怒脸有些红了。

发怒对阿纳尔神父来说是一种罪恶吗？或者当孩子们懒惰的时候，他完全应该发怒，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学习得更好一些，或者他不过是有意装出发怒的样子呢？恐怕他是应该发怒的，因为一个牧师一定知道什么是罪行，他一定不会明知故犯的。可如果他一时失误，犯了某种罪行，他怎么进行忏悔呢？也许他会去对管事的神父忏悔。如果管事的神父犯了罪，他会去向校长忏悔：校长将向大主教忏悔：大主教就必须去向耶稣会的会长忏悔了。这就是所谓的秩序。他曾听到他父亲说，他们都是些聪明人。如果他们不曾成为耶稣会会员，他们全都可能变成世界上最高级的人物。可是，他弄不清要是阿纳尔神父和帕迪·巴雷特以及麦格莱特先生还有格利森先生都没有变成耶稣会会员，他们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些人。这是很难想象的，因为你必须先想出，他们如何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和裤子，留着小胡子和大胡子，并戴着各种不同的帽子。

教室门被轻轻地推开又关上了。一阵急促的耳语声立刻在教室里传开：教导主任。一时间教室里鸦雀无声，然后，就听到从最后一排书桌边，啪地一声传来板子拍在桌上的声音。斯蒂芬的心马上恐惧地乱跳起来。

——这儿有哪些孩子应该挨打吗，阿纳尔神父？教导主任

叫喊着。这个班上有哪些最懒惰的孩子应该挨打?

他走到教室中间,看到弗莱明跪在地上。

——哦呵! 他大叫着。这孩子是谁? 他为什么跪着? 你叫什么名字,孩子?

——弗莱明,先生。

——哦呵,弗莱明,当然是个懒虫,这一点我从你的眼神里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为什么跪在地上,阿纳尔神父?

——他写了一篇拉丁文的文章,写得太坏,阿纳尔神父说,关于文法方面的问题他也全答不上来。

——当然他答不来,教导主任大声说,他当然答不上来! 天生的懒虫! 我从他的眼角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把戒尺往桌上使劲敲了一下,大叫道:

——站起来,弗莱明! 站起来,我的孩子!

弗莱明慢慢站起身来。

——把手伸出来! 教导主任叫着。

弗莱明伸出手,戒尺打在他手上发出一声巨大的噗噗声:一,二,三,四,五,六。

——另外那只手!

那戒尺发出巨大的噗噗声,又打了六下。

——跪下! 教导主任吼叫着。

弗莱明跪下去,把他的两手伸在胳肢窝里使劲地压着,他的脸痛苦地扭动着;可是,斯蒂芬知道他的手皮有多么硬,因为弗莱明常常使劲往手心里擦松香。可是,也许他的确很疼,因为那板子打下来的声音实在太可怕了。斯蒂芬的心不停地噗嗵噗嗵跳着。

——你们所有的人,全都做你们的功课! 教导主任叫喊着。我们这里不要任何什么都不干的懒鬼,也不要懒惰的小捣蛋鬼。

做你们的功课，我告诉你们。多兰神父会每天来看着你们的。多兰神父明天还会来的。

他用戒尺捅着一个孩子的腰，说：

——你，孩子！多兰神父什么时候再来？

——明天，先生，汤姆·弗朗说。

——明天和明天和明天[1]，教导主任说，你们好好地作好思想准备吧，每天多兰神父都来。写你们的。你，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斯蒂芬立即吓得心里直跳。

——迪达勒斯，先生。

——你为什么不和其他人一样写你的作文？

——我？我的……

他害怕得说不出话来了。

——他为什么不写，阿纳尔神父？

——他的眼镜打碎了，阿纳尔神父说。我免除了他的作业。

——打碎了？你说什么来着？他的名字叫什么？教导主任说。

——迪达勒斯，先生。

——站出来，迪达勒斯，懒惰的捣蛋鬼。我从你的脸上就可以看出你是个捣蛋鬼。你在什么地方打碎你的眼镜的？

斯蒂芬哆嗦着走到教室中间去，因为恐惧和着慌感到眼前一片漆黑。

——你在什么地方打碎你的眼镜的？教导主任又一次问道。

---

① 这里是引用达达派作家格特鲁德·斯坦作品中实际毫无意义的一句“名言”。

——在煤渣路上，先生。

——哦呵！煤渣路上！教导主任喊道。我知道你那种鬼花招。

斯蒂芬惊异地抬起头来，对多兰神父的灰白色的不很年轻的脸看了一眼，看到他灰白色的光秃的头两边残留的绒毛，看到他的金边眼镜和透过眼镜向外看的没有颜色的眼珠。他为什么说，他知道那种鬼花招呢？

——什么也不干的懒惰的小懒虫！教导主任喊叫说。打碎了我的眼镜！这是一个老油条学生的老花招了！马上把你的手伸出来！

斯蒂芬闭上眼睛，把哆嗦着的手掌心朝上伸了出来。他感到教导主任用手摸了摸他的手指头，让他把手伸得更直些，然后，在他举起戒尺向下打的时候，还听到他的法衣袖子呼地响了一下。像针扎一样刺心的火辣辣的一击发出像棍子被折断似的一声巨响，立即使他哆嗦的手像在火里被燃烧的树叶一样皱作一团了：随着这响声和疼痛，火热的眼泪涌进了他的眼眶。他的整个身子因恐惧而哆嗦着，他的一只膀子也哆嗦着，他的卷曲的、发烫的、青色的手像在空中飘荡着的一片叶子。一声请求饶恕的呼喊声跳到了他的舌边。但是，尽管火热的眼泪烧着他的眼睛，尽管他的手臂因痛苦和恐惧哆嗦着，他仍然勉强忍住了哭泣和使他的喉咙发烫的那声叫喊。

——另一只手！教导主任又喊道。

斯蒂芬抽回他受伤的哆嗦着的右手，把左手伸出去。法衣的袖子在举起戒尺的时候，又呼地响了一声，一声清脆的巨响和一阵刺骨的、火烧一般的、令人发疯的猛烈疼痛使他的手掌和手指全缩成一团，变成了一块哆嗦着的发青的死肉。火烫的眼泪从他的眼眶里淌了出来，羞耻、痛苦和恐惧燃烧着他的心，他恐

惧地缩回哆嗦的手臂，低声嘤嘤地哭泣起来。他的身子在恐惧和羞辱和愤怒中哆嗦着，他感到火热的喊叫从他的喉咙里跳了出来，火热的眼泪从他的眼眶里流出，流过了冒着火焰的脸颊。

——跪下，教导主任叫喊着。

斯蒂芬连忙跪下，把两只被打过的手贴在身子的两边。想到被打过的双手很快就会肿痛起来，他不禁为它们感到非常难过，仿佛它们并不是他自己的手，而是他深感同情的什么别人的手。他跪下以后，一边极力压抑住喉咙里的最后一阵哭泣声，忍住压在身体两边的火烧一样的刺骨的疼痛，同时却又想起自己手心向上，向外伸出的手，想到教导主任为让他哆嗦的手指老老实实，而狠狠地触摸了一下，想到那挨打后变作红肿的一团，毫无办法地在空中乱哆嗦的手掌和手指。

——做你们的功课去，所有的人，教导主任在门口喊道。多兰神父会每天来看着你们，看看有没有哪个懒惰贪玩的小懒虫需要打手心。每天。每天。

他走出门去，把门带上。

一班学生鸦雀无声，继续抄写他们的作文。阿纳尔神父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他们中间，温和地让孩子们快做作业，并告诉他们什么地方错了。他的声音非常安详，非常柔和。然后，他又回到座位上对弗莱明和斯蒂芬说：

——你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你们俩。

弗莱明和斯蒂芬站起来走到自己的座位旁，斯蒂芬羞得满脸通红，用一只无力的手匆匆打开他的本子，然后，低下头去，他把他的脸尽量贴近纸面。

因为大夫曾经告诉他不要不戴眼镜看书，而且，那天早晨他已经给父亲写信让他给他再送一副新眼镜来，他们这样打他实在太不公平，太残酷了。再说，阿纳尔神父也说过，在新眼镜送

来以前,他不用再做功课了。可是,现在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他被称作捣蛋鬼,还被打了一顿。而他过去却一直是约克派[①] 学生的领导人,不是考第一,就是考第二。教导主任怎么知道他是耍花招呢? 在那主任伸手摸他的发抖的手的时候,他感觉到了他的触摸,在一开始他还以为他是要和他握手呢,因为他的手指头既柔软又坚定有力:但是一刹那间他就听到了他的法衣袖子呼呼响,和那戒尺的声音。让他在教室中间跪下来,这也是非常残酷和不公平的:阿纳尔神父也只是说让他们俩都回到座位上去,丝毫没有对他们两人加以区别。他听着阿纳尔神父用一种低沉而柔和的声音给学生们改作文。也许他现在感到很抱歉,希望做得更合情合理一些。但这是不公平和残酷的。教导主任是一位神父,但他那样做是残酷和不公平的。他的灰白色的脸和金边眼镜后面的那双灰白色的眼睛,看来非常残酷,因为他用坚定而柔和的手指去抚摸他的手,目的却是为了打得更疼、更响一些。

——他们这样做真是卑鄙下流已极,的确是这样,下课后,大家排队到饭堂去走过走廊里的时候,弗莱明说,这样无缘无故因为别人的错误毒打一个同学。

——你的确是无意打碎你的眼镜的,对吗? 纳斯蒂·罗奇问道。

斯蒂芬觉得弗莱明的话噎得他喘不过气来,所以没有回答。

——当然是无意,弗莱明说,要搁我,我可决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一定得到校长那里去告他。

——对,塞西尔·桑德尔急切地说。我看到他把戒尺举过了肩膀,他这样做是违反规章的。

---

① 参看第 221 页注①。

——打得你非常疼吧，纳斯蒂·罗奇问道。

——疼极了，斯蒂芬说。

——要是我，可决不能就这样算了，弗莱明重复说。不管是这个光头还是别的哪个光头都不行。这样干真是无耻下流已极，真是那么回事。要是我，我一定在吃完饭后，马上去找校长，把事情经过全告诉他。

——对，就这么干。对，就这么干，塞西尔·桑德尔说。

——对，就这么干。对，去找校长告他，迪达勒斯，纳斯蒂·罗奇说。因为他说他明天还要来打你。

——是的，是的。去报告校长，所有的人一起说。

当时，还有文科二年级的几个学生在那里听着：他们中一个人说：

——元老院和罗马人民都已经宣布迪达勒斯受到了不应有的惩罚。

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公平和残酷的；他坐在饭厅里，不时又想起那难堪的羞辱，直到最后他开始怀疑是不是他脸上真有什么异样，使他看起来像一个捣蛋鬼，他希望那时有一面小镜子，可以自己照照。可是，不可能有小镜子；而这是残酷的和不公正的。

在那四旬斋期的星期三，食堂给预备下了黑糊糊的鱼肉煎饼，但是，他完全吃不下，他面前的土豆上还有一个黑桃儿印记。是的，他一定要照他的同学们讲的去做。他要到办公室去，告诉校长他受到了不应当受的惩罚。在历史上，过去也有人这么做过，那都是些伟大的人物，历史书上还有他们的头像。校长一定会宣布他受到了不应受的惩罚，因为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常常宣布那些提出申诉的人是受到了不应受的惩罚。他们都是些伟大的人物，在《里奇马尔·马格纳尔问答》一书中可以找到他们的名

字。历史书上讲的全是他们这些人和他们所干过的事，彼得·帕利所编《希腊、罗马故事》也全是讲他们的故事。彼得·帕利自己的像就在那本书的扉页上。一片石楠丛生的荒地前面，有一条路，一边长满野草和矮小的丛林：彼得·帕利像一个新教的牧师一样戴着一顶宽边帽，拿着一根很大的手杖，正沿着那条路快步朝着希腊、罗马走去。

他需要做的事是很容易做的。他只需要在吃完饭以后轮到他去散步的时候溜出来，不要跟着大家一起走进走廊，而是爬上右手边通往楼上办公室的楼梯上去。除此之外，他不需要再干任何别的事：他只要向右边走，快步走上楼梯，然后，只要半分钟他就会走上一条低矮的、狭窄黑暗的走廊，从那里一直走到校长的办公室去。所有的人都说这是不公平的，甚至文科二年级的那个同学也说到关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那些话。

那结果会怎么样呢？

他听到饭厅上边高班的同学们站了起来，还听到他们沿着地席朝这边走来的声音：帕迪·拉思走在最前面，然后是吉米·马吉，然后是那个西班牙人和那个葡萄牙人，第五个是高大的科里根，他很快就要挨格利森先生的打了。那就是教导主任为什么叫他捣蛋鬼，并且无缘无故打他的原因。他尽力睁大由于哭泣而疲劳无力的眼睛，注视着高大的科里根宽大的肩膀和他耷拉着的黑色的头在队伍中间走过去。可是，他的确犯了错误，而且格利森先生是不会使劲打他的：他还记起了高大的科里根在洗澡房里的样子。他的皮肤颜色和浴池里浅水那边泥煤般的水色完全一样，当他在池边走过的时候，他的脚踩在带水的湿砖上发出巨大的噼啪声，而且，因为他太胖，每走一步大腿上的肉都一哆嗦。

食堂里已经半空了，学生们还在排着队往外走。他完全可

以上楼去,因为食堂门口既没有一位神父也没有一位级长。可是,他不能去。校长很可能跟教导主任站在一边,也认为这是一个学生耍的花招,如果那样那教导主任就仍然会照样每天来,而且情况只会更糟,因为有学生到校长那里去告他,他必然会非常生气。那些同学都让他去告状,可是,他们自己谁也不去。他刚才完全忘了这一点。别去了,最好把所有的事都忘掉,也许教导主任只是那么说他还要来。算了,最好躲开这些事吧,因为既然你还很小,还很年轻,你常常可以就这样躲过去的。

他同桌的同学们都站了起来。他也站起来和他们一起排成队走了出去。他必须作出决定了。他已经走到了门口。如果他和其他人一起再往前走,那他就决不可能去找校长了,因为他不可能从操场上再走出来去办这件事。而如果他去了,最后却还是照样挨打,那别的同学一定会讥笑他,大家就会大谈小迪达勒斯跑到校长那里告教导主任的事。

他沿着地席朝前走,他已经看到那扇门就在他的眼前了。这是不可能的:他不能这样。他想起了教导主任的光头和盯着他望着的那对残酷的没有颜色的眼睛,并听到教导主任两次问他名字的声音。在他第一次告诉他,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能记住?是他第一次没有好好听,还是他有意要拿他的名字开玩笑?历史书上的大人物就有人叫他这个名字,可并没有人拿他们的名字开玩笑。如果他要开玩笑,他应该拿他自己的名字开玩笑。多兰:这就像一个给人洗衣服的女仆的名字。

他已经来到门前,但他猛地向右一转身走上了楼梯,而在他还不能拿定主意再向回走的时候,他已经走进了通向办公室的那条又窄又矮的黑暗的通道。在他跨过那条通道的门口的时候,他不用回头也能看到,其他的同学在一边排队往外走的时候都回过头来在看着他。

他走过那条狭窄黑暗的过道，走过一些矮小的门，那是这里的住家户的门。他向前面望着，在那黑暗的光线中向左右看看，想着那墙上挂的一定都是些人像。那里很暗，很安静。但他的眼睛因为已哭得软弱无力，所以他什么都看不清。但是，他想那一定都是些圣者和伟大人物的像，在他走过的时候，都正低着头望着他：圣伊格内修斯·洛约拉[1] 正对他举着一本摊开的书，并指他看书里的 Ad Májorem Dei Gloriám[2] 几个字；圣弗朗西斯·泽维尔正指着自己的胸前；洛伦佐·里奇头上戴着方僧帽，和他们班上的级长一样；还有三位神圣的青春保护神——圣斯坦尼斯洛斯·科斯特卡、圣阿洛伊修斯·冈萨戈和受到上帝祝福的约翰·伯奇曼斯，他们的脸色看上去都非常年轻，因为他们死的时候年岁都很小，还有彼得·肯尼神父穿着一件宽大的大氅坐在一把椅子上。

他爬上门厅上面的楼梯口，朝四面看看。那里正是汉密尔顿·罗恩出事的地点，那里还可以看到士兵们留下的弹痕。正是在这里一些老仆人曾看到一个穿白色外套的将军的鬼魂。

有一个老仆人正在楼梯口那边扫地。他问他校长的房间在哪里，那个老仆人指着尽头的一个门，并一直看着他走过去，直到他开始敲门。

里面没有回答。他更使劲地又敲了几下，这时从里面传出一声含糊不清的声音，他的心噗噗地跳起来。

——进来！

他转动门把推开了门，又乱摸着寻找里面那层蓝绒面内门的门把。他终于找到了，然后，推开门走进去。

---

① 16世纪西班牙耶稣教会创始人。

② 拉丁文："为了上帝更大的荣光"。这句话可以说是耶稣会的会标。

他看到校长坐在一张写字台前写字。桌上摆着一个骷髅，房间里有一种奇怪的严肃味道，那味道很像古老的皮椅子。

一进入这严肃的地方，又看到屋里是那么安静，他的心跳得更快了：他看了看那骷髅，又看了看校长仁慈的脸。

——啊，我的小人儿，校长说，你有什么事呢？

斯蒂芬勉强咽下了哽在喉咙里的什么东西，然后说：

——我打碎了我的眼镜，先生。

校长张开他的嘴说：

——哦！

然后，他笑了笑说：

——啊，如果咱们打碎了眼镜，咱们就只好写信回家再要一副新的。

——我已经写信回家了，先生，斯蒂芬说，而且阿纳尔神父也说，在新眼镜送来以前我可以不学习了。

——完全对，校长说。

斯蒂芬又一次咽下喉咙里的什么东西，尽力使自己的腿和声音不要哆嗦。

——可是，先生……

——怎么样呢？

——多兰神父今天来打了我一顿，因为我没有做作文。

校长一直沉默地看着他，他可以感觉到血液已经流到他的脸上，眼泪也快要涌进他的眼眶了。

校长说：

——你的名字叫迪达勒斯，对吗？

——是的，先生。

——你在什么地方打碎你的眼镜的？

——在煤渣路上，先生。一个同学从存自行车的房子里出

来把我撞倒,眼镜就给打碎了。我不知道那个同学的名字。

校长又一次一声不响地看着他,然后,他微笑着说:

——哦,那么,这是一次误会;我敢肯定多兰神父一定不知道。

——可是,我告诉他我的眼镜碎了,先生,可他还是打了我。

——你告诉他说,你已经写信回家要一副新眼镜吗?校长问道。

——没有,先生。

——啊,那么好,校长说,多兰神父不了解情况,你可以对大家说,我已经免掉你这几天的功课了。

斯蒂芬于是匆忙地回答了几句,因为他怕一会儿他会哆嗦得说不出话来了:

——好的,先生,可是多兰神父说,他明天还要来再打我一顿。

——好啦,校长说,这是一个误会,我回头一定和多兰神父谈谈这件事。那样是不是行了呢?

斯蒂芬感到眼泪润湿了他的眼睛,他喃喃地说:

——哦,行了,先生,谢谢。

校长隔着那张放着骷髅的桌子向他伸过手来,斯蒂芬把自己的手在他的手上放了一会儿,感到他的手掌又凉又潮。

——那么,再见吧,校长说,收回他的手,并点了点头。

——再见了,先生,斯蒂芬说。

他鞠了个躬,一声不响地走出去,非常小心地慢慢把门关上。

可是,他一走过楼梯口的那个老仆人,再次进入那个狭窄的又低又暗的通道,便开始越走越快。他在阴暗的过道里一步快似一步地走着,在拐角处竟把胳膊撞在门框上了。但他仍然匆

匆跑下楼梯，迅速走过两条走道，走出去，来到开旷的地方。

他能听到同学们在操场上的喊叫声。他于是开始奔跑，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跑过了那条煤渣路，气喘吁吁跑到操场上三年级同学的地段。

同学们都看到他跑了过来。他们向他围过去，你推我挤地在他身边围成一个圈儿。

——快告诉我们！快告诉我们！

——他怎么说？

——你去了吗？

——他怎么说的？

——快告诉我们！快告诉我们！

他告诉他们，他说了什么，以及校长是怎么说的。他说完以后，所有的同学都脱下帽子向空中扔去，一边大声喊叫。

——乌拉！

他们抓住落下的帽子，又旋转着把它往空中扔去，同时又喊叫道：

——乌拉！乌拉！

他们用手搭成一个摇篮，把他放在上面往上抛，并抬着到处走，直到他使劲挣扎着才从他们手里挣脱出来。他挣脱以后，他们又四散跑开，再一次吹着口哨把帽子往高空中扔去，一边望着旋转的帽子，一边叫着：

——乌拉！

他们为光头多兰发出三声咒诅，又向康米发出三声欢呼，他们说，他是克朗戈斯从没有过的最正派的校长。

欢呼声在阴暗柔和的夜空中慢慢消失了，他身边已经再没有别人。他感到无忧无虑、非常快乐，可是，他想，他一定不能在多兰神父面前露出得意的样子，他应该显得非常沉静和顺从：他

希望他能为他做一些好事，让他感到他丝毫没有骄傲的意思。

夜幕已快降临了，晚上的空气是那样的柔和、阴暗。空气中充满了黄昏的气息，充满了乡村田野的气息，有一次，他们散步到梅杰·巴顿那里去，还在那些田野里挖出一些萝卜来剥皮吃过，空气里还有长着五倍子的那个亭子那边的小森林的气味。

别的同学们正在练习打高球，打吊球和旋转球。在那灰暗、柔和的寂静中，他能听到乒乒的球声：也能听到穿过宁静的空气从这里或那里传来的板球拍的声音：噼克、啪克，啵克、巴克：像是从泉眼里慢慢流入一个已经很满的水坑的水滴。

Ⅱ

查尔斯大叔抽的那种黑色的板烟，实在让人受不了，最后，他的侄子建议他每天早晨带着一袋烟到花园尽头那间小屋里去享受吧。

——好极了，西蒙。一点问题没有，西蒙，那老人安详地说，你愿意我到哪儿去抽烟都行。那间小屋就非常好：那会对我更卫生得多。

——要我的命，我也没法知道，迪达勒斯先生坦白地说，你怎么能抽这种臭不可闻的可怕的烟草，这简直像铳药一样，天知道。

——这烟的味道可非常好，西蒙，那老人回答说。清凉，而且非常提神。

于是，每天早晨，查尔斯大叔在给他的黑头发擦过头油，精心梳理一番，刷过牙，并戴上他那顶高帽子之后，就必定到那间小屋里去。他在那里抽烟的时候，从门外望去只能看到他那高帽子的边沿和他的烟斗的烟袋锅。他把这间发着臭味的、他和

家里的猫和一些农具分享的房子叫作他的小棚子,有时还拿它当作他的共鸣箱:因为每天早晨他都要兴高采烈地唱他最喜欢唱的那几支歌:《哦,请为我搭一间小屋》或者《蓝色的眼睛和金色的头发》或者《布拉尼的小树林》,而让烟斗上的蓝灰色的青烟袅袅上升,在清新的空气中飘散。

在布莱克罗克居住的那个夏天,开头一段时间,查尔斯大叔经常和斯蒂芬在一起。查尔斯大叔是个身体强健的老人,皮肤黝黑,粗糙的脸上长着白胡须。平常日子他总在卡里斯福特大街他们的住处和经常跟他们家打交道的大街上的几家商店之间跑腿。斯蒂芬很喜欢跟他一块儿到处跑,因为查尔斯大叔常常会毫不吝惜地把商店柜台外面敞开的匣子和木桶里的东西,大把大把地抓了塞给他。他可能会抓一大把还带着锯末的葡萄或者三四个美国苹果慷慨地塞在他这个侄孙的手里,而店铺的店员也只好尴尬地笑笑了事;有时,在斯蒂芬假装不肯接受的时候,他就会皱着眉头说:

——拿着吧,小少爷,你听见了吗,小少爷? 这些东西对你的肠胃会有好处的。

在商店店员看过订货单之后,他们俩就会一块儿上公园去,在那里斯蒂芬的父亲的一位老朋友,迈克·弗林准会坐在一条板凳上等待着他们。然后,斯蒂芬就开始绕着公园跑圈儿。这时迈克·弗林便站在靠近车站的门边,手里拿着一块表,看着斯蒂芬按照迈克·弗林所喜欢的姿式在跑道上跑着:高高地昂着头,膝盖也提得很高,两手直挺挺地放在身体两边。在早晨的这一段训练过去之后,这位教练就会对他的跑步作一番评论,有时还穿着他那双破旧的蓝帆布鞋蹒跚地跑几步作为示范。一群感到惊异的小孩和保姆可能会围过来看着他,甚至在他和查尔斯大叔已经重新坐下来谈论体育和政治问题的时候,他们还迟迟不

肯离去。虽然，他听父亲说，迈克·弗林曾经训练过许多现代赛跑能手，可是每当他低头用细长的脏手指卷香烟的时候，斯蒂芬总禁不住要看一看他这位教练满是皱纹和胡子茬儿的脸，有时更带着几分怜悯的心情看着他那双温和的没有神采的蓝眼睛；这双眼睛有时会忽然离开手上的工作猛地抬起来失神地向远处的蓝天望去，而他的发肿的长手指这时也就不再继续卷烟，却让那些松散的烟丝重新撒回到烟口袋里去。

在回家的路上，查尔斯大叔常常要到教堂里去看看；因为圣水池太高，斯蒂芬自己够不着，那老人常会把自己的手伸到水池里去，然后轻快地把圣水洒在斯蒂芬的衣服上和门廊前的地上。在祷告的时候，他总跪在一方红手绢上，喘着气，看着那本书角已被翻黑的祷告书大声朗读，那本书的下角都重印着下一面书上的第一个字。斯蒂芬虽没有他那样虔诚，却也满怀敬意跪在他的身旁。他常常纳闷儿，他的这位叔祖究竟为什么事那样认真祷告。也许他是在为陷身炼狱的灵魂祷告，或者是要求得一个幸福的死亡，再或者也许他是在乞求上帝赐给他一部分他在科克港挥霍掉的那一大笔财产。

每逢星期天，斯蒂芬和他父亲，以及他的这位叔祖常常一块儿出去做健身散步。那老人尽管脚上有鸡眼却非常健步，常常能一气步行十或十二英里。斯蒂洛根那个小村子是他们走的那条路上的一个分岔口，在这里他们或者向左走向都柏林的山区，或者沿着戈特斯汤路走到丹卓姆，然后，再从桑迪福德回家去。在路上走着，或者站在路旁某一个阴暗的酒店前的时候，他的父辈们常常谈一些他们最感兴趣的东西，爱尔兰政治、芒斯特以及他们家过去的典故等等，对所有这一切斯蒂芬都十分感兴趣地倾听着，有些他不理解的话，他总一遍又一遍自己重复念着，直到他能把它们完全记在心里：通过那些谈话，他开始对他周围的

现实世界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他自己也必须去参与现实世界的那种生活的时间似乎很快就要来临了，因此，他现在正暗暗准备着，准备接受他感到早晚会落到他身上的重大责任，虽然对那种责任的性质，他现在还仅能模糊地理解。

晚上的时间总是他自己支配的；他常常读着一本破烂的《基度山伯爵》的英译本。他在孩提时代不管听到或者遇到什么可怕的不合情理的事，那个怀着阴暗心情的复仇者的形象总会鲜明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夜晚他在客厅的桌上用一些印花纸、纸花和颜色纸，还用一些包装巧克力的金银纸，搭起一个岛上的奇异的岩洞。而最后由于感到这些东西毫无意义又全部给扯碎的时候，他脑子里总会浮现出马赛、阳光下的藤蔓和美茜蒂丝[①]的鲜明形象。

在布莱克罗克镇外通往山区去的路上，有一座刷得很白的小房子，房子四周的花园里种了许多蔷薇：他常对自己说，那所房子里还住着另外一个美茜蒂丝。每次出门或者回家的路上，他都拿这所房子作为计算路程的里程碑：在他自己的想象中，他已经历过一长串的冒险活动，其神奇的程度不次于那本书中描写的情景。在临近故事的结尾部分，则出现了他自己的形象，那时他已经很老，满面含悲和美茜蒂丝一块儿站在月光下面的花园中，因为她曾经多年拒绝了他对她的爱，因而他作出一个悲伤和骄傲的手势，说：

——小姐，我是从来不吃麝香葡萄的。

他和一个名叫奥布里·米尔斯的孩子联合起来在街头组织了一个冒险集团。奥布里在一个扣眼儿里拴着一支口哨，腰上

① 《基度山伯爵》中的女主人公。上文所说“奇异的岩洞”等亦是该书中所描写的景象。

的皮带上还挂着一个自行车车灯，其他人就只好在皮带上插根短棍当作匕首。斯蒂芬曾经读过拿破仑关于穿衣要俭朴的主张，有意不作任何打扮，因此在他对下级军官下命令之前，和他们在一起商议问题的时候，反而更感到自己十分了不起。这个集团常常跑到一些老太太的花园里去骚扰，或者跑到城堡那边，在那里高低不平、满是野草的岩石上彼此打仗，等到他们疲惫不堪歪歪斜斜地跑回家的时候，他们的鼻孔里都充满了海滩上腐烂植物的味道，手上和头发上也都粘满了海上的沉船留下的发臭的油污味。

奥布里和斯蒂芬都认识一个送牛奶的人，他们常常一同坐在一辆奶车上跑到奶牛放牧的卡里克迈因斯去。工人们挤奶的时候，这两个孩子就轮流骑上那头很容易驾驭的母马在田野里奔跑。可是当秋天来临，母牛被从牧场赶回家的时候：只要看一眼斯特拉德布鲁克的牛棚，看看那里发绿的臭水坑、稀牛粪和冒着热气的湿草料，就会让斯蒂芬打心眼里感到恶心。在洒满阳光的牧场上，看起来是那么美丽的牛群现在却使他非常反感，连它们所挤出的奶他都不愿多看一眼了。

今年九月份的来临并没有给他带来麻烦，因为他家已经决定不再把他送到克朗戈斯去了。在迈克·弗林进了医院以后，公园里练跑步的活动也已告结束。奥布里也已经上学校去，他每天晚上只有两三个小时可以自由活动。他们那个集团因此也就自行解散，晚上不再出去胡乱骚扰或到山崖边打仗去了。斯蒂芬有时随着晚上送牛奶的车到处闲逛，路上的晚风吹散了他对肮脏的牛棚的记忆，看看奶牛身上的细毛和送奶人大衣上的草籽儿，他也不再感到那样厌恶了。每当车子在一家门前停下的时候，他总等着想偷看一眼一间擦洗得很干净的厨房或点着柔和的灯光的大厅，看一看那家的女仆怎样抱那奶罐，以及她如何

把门关上。他想，如果他有一双暖和的手套，口袋里装满姜汁饼干任他随便吃，那每天晚上赶着牛车沿路去给人送牛奶倒是一种很愉快的生活。可是，他在公园里练跑步时曾使他忽然心里烦闷、两腿发软的那种预感，以及当他的训练者低下头去用他肮脏的长手指卷烟卷，他不禁怀着不安的心情看着他满是皱纹和胡子茬儿的脸面时所得到的那种直觉的印象，现在更使他对自己的前途感到一片茫茫了。他模糊地理解到他父亲的事出了麻烦，而那也正是他们为什么不再送他到克朗戈斯去学习的原因。一段时间以来，他已经感觉到家里发生了一些轻微的变化；有些事情他原以为是不会改变的，而现在正是那方面的变化一次又一次轻轻冲击着他幼小的心灵对人世的理解。他感到有时也搅动着他的阴暗心灵的抱负，显然并无意寻找任何出路。当他听到母马的蹄子沿着大石路的车道发出得得声，身后的奶罐不停摇晃着发出叮咚声的时候，一种和外在世界一样的黑暗也蒙住了他的心。

他又开始想着美茜蒂丝，他反复回味着她的形象，竟感到全身的血液中出现了一种奇怪的不安的感觉。有时他感到浑身发热，因而使得他每到黄昏时刻便独自沿着那条安静的大道默然游逛。那些花园里的宁静气氛和从窗口射出的柔和的灯光都能对他的不安的心灵产生某种安抚作用。孩子们玩耍时的叫嚷声使他厌烦，他们的愚蠢的讲话声使他感到自己和所有那些孩子完全格格不入，现在他这种感觉比他在克朗戈斯上学的时候更加严重了。他无意游玩，他渴望到现实生活中去寻找长期存在于他的心灵中的那空幻的形象。他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它，也不知道如何去找，但是，有一种预感总领着他前进，并告诉他不需要他作任何明显的努力，有一天这个形象自会来和他相见的。他们将仿佛彼此早就相识一样，早就约定了一个可以在

那里安静地幽会的地方，那地方也许是在某一扇大门前面，也许是在一个什么秘密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将在一片黑暗和沉寂的包围中单独相见：而在那个充满柔情的时刻，他自己的形象也将会有所改变。他会在她的眼前忽然消失，变得不可捉摸，然而一转眼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形象。在那个神秘的时刻，虚弱、胆怯和幼稚便将完全从他的身上消失。

有一天早晨，两支黄色的大车队来到门口停下，车上的人全咕咕咚咚跑到屋里去搬东西。各种家具全被从前院搬出来，搬到门口的大车上去。一路上撒满了乱草绳和绳子头。东西都安稳地装妥以后，那些车便丁丁当当沿着大路赶走了：从火车车厢的窗口上，斯蒂芬看到它们颠簸着沿着梅里昂路驶去，因为他和他的红着眼睛的母亲那时已经坐在火车车厢里了。

那天晚上客厅里的火怎么也烧不旺，迪达勒斯先生把拨火棍挑在炉架的横档上支着火想让它烧得更旺一些。查尔斯大叔在一间没有地板、家具很少的房间的角落里打盹儿，他身旁的墙边倚着他们家里人的画像。桌上的微弱灯光照在被车夫们踩脏的地板上。斯蒂芬坐在父亲旁边的一个踏脚板上，倾听着他东一句西一句的冗长独白。最初，他对他的话懂得很少或几乎完全不懂，后来他慢慢明白，有人在和他父亲为敌，现在很快就要发生一场战斗了。他还感觉到，这次战斗他自己也必须参加，感觉到他也必须肩负起某种责任。如此匆匆地离开布莱克罗克舒适的、充满梦想的生活，穿过那阴暗多雾的城市的一段行程，以及他们现在要搬进去居住的那几间毫无生趣的空荡荡的住房，这一切全都使他的心情非常沉重；一种直觉，一种对未来的预感又一次占据了他的心灵。他现在也明白为什么仆人们常常在大厅里彼此交头接耳，为什么他父亲常常背向炉火站在火炉边，在

查尔斯大叔一再催促他坐下吃饭的时候仍不停地大声谈话。

——我还完全有办法再搞点名堂出来的，斯蒂芬，老伙计，迪达勒斯先生使劲捅着那半死不活的火说。咱们还没有完蛋，我的儿子。耶稣基督作证(上帝原谅我吧)，完全没有，决不能说完蛋了。

都柏林让他产生了新的复杂的激动心情。查尔斯大叔已经老得很糊涂了，不能让他再出去跑腿，新住处缺乏秩序的生活使斯蒂芬比在布莱克罗克空闲的时间更多了。起初他很乐意怀着几分羞怯的心情在广场边闲逛，或者最多向旁边的街道里略略走一段：可是，后来当他对这个城市的地形有了一个粗略的了解之后，他便大胆沿着它的一条中心线走下去，一直走到海关附近。他通行无阻地在船坞和码头上闲逛，好奇地观望着满是黄色泡沫的水面上漂浮不定的大群的浮标，观望着成群的码头工人，来回奔跑的车辆和留着胡子、穿着很坏的警察。大包大包的货物堆积在堤岸边或被从轮船上吊举出来，这些东西使他体会到生活的广阔和离奇，又一次唤起了他心中的那种曾使他在黄昏时刻从一个花园蹓到另一个花园寻找美茜蒂丝的不安心情。在这新的繁忙生活中，他可能幻想过他是到了另一个马赛，可是因为这里没有绚丽的天空，没有酒店前阳光下的藤蔓，而使他不免感到遗憾。在他朝码头、河上和低垂的天空观望着的时候，他模模糊糊有一种愤愤不平的感觉，但是，他却仍然一天又一天，上上下下到处游荡着，仿佛他真要寻找一个一直想避开他的什么人。

他和他的母亲一块儿去拜访过一两次他们的亲戚：虽然他们走过了为过圣诞节装饰得十分漂亮、灯烛辉煌的店铺，但他那种落落寡欢的心情却始终没有改变。他烦恼的原因很多，有远因也有近因。他因为自己太年轻，变成了许多愚蠢的一时冲动

的感情的俘虏而感到生气，也因为境遇的改变使他身边的世界完全改观，使自己面临一个卑贱和虚妄的前景，而为之气恼。然而，他的愤怒并不能改变这种前景。他耐心地依次记录下他所见到的一切，尽力使自己置身事外，却只是偷偷品尝那令人心绪烦乱的滋味。

他在姨母的厨房里坐在一把没有后背的椅子上。炉火前一面油漆得十分光洁的墙壁上，挂着一盏带罩的灯，他姨母正就着灯光在阅读一份摊在她膝头上的晚报。她久久地端详着报上一个满脸含笑的人的像片，同时若有所思地说：

——这就是漂亮的梅布尔·亨特[①]！

一个满头鬈发的小姑娘踮着脚走过来，偷看那张图片，她柔和地说：

——她站在什么地方，泥里面？

——她在演一出哑剧，小乖乖。

那孩子把满是鬈发的头倚在母亲的袖子上，注视着那张图片，仿佛非常入迷地喃喃地说：

——漂亮的梅布尔·亨特！

仿佛被那张图片迷住了，她的眼神久久地停留在那双严肃而似乎又带着讥讽神态的眼睛上，她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低声说：

——能说她不是个了不起的美人吗？

一个男孩子扛着一小筐煤从街上歪歪斜斜走进来，正好听到她的话。他连忙把煤放在地上，跑到她身边来看。他用发红又发黑的手抓住报纸的一角，一边把她往一旁推，嘴里叨咕说他看不见。

---

① 当时的一位著名演员。

他此刻坐在一所古老的、窗子很暗的住宅里高处那间狭窄的早餐间里。火光在墙上跳动着，窗外鬼魅一般的黑暗已经在河面上聚集起来。炉火前，一位老太太正忙着烧茶，她一边烧茶，一边用一种低沉的声音讲述牧师和大夫所讲的话。她也谈到他们所看到的她近来的变化和她的一些奇怪的谈吐和举止。他坐在那里静听着，他的心却正追随着穿过煤坑、拱门和甬道，穿过弯弯曲曲的通道和高低不平的山洞向前伸展的一条条危险的道路飞去了。

突然他注意到门口仿佛有个什么东西。在黑魆魆的门洞里仿佛出现了一个悬在半空中的骷髅。一个瘦弱得像猴子一样的人出现了，它显然是因为听到火炉边谈话的声音跑来的。门口一个带着哭腔的声音问：

——是约瑟芬吗？

正在炉边忙着的老太太高兴地回答说：

——不是，埃伦，这是斯蒂芬。

——哦……哦，晚安，斯蒂芬。

他回答了她的问候，随即看到门口出现了一张傻笑的脸。

——你要什么东西吗？埃伦？站在火边的老太太问道。

可是，她却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只是说：

——我以为是约瑟芬来了。我以为你是约瑟芬，斯蒂芬。

她把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接着便无力地大笑起来。

他现在是坐在哈罗德十字街举行的儿童集会上。他越来越变得沉默寡言，孩子们的游戏他几乎完全没有参加。那些孩子们佩戴着从各种游戏中赢来的战利品，吵吵闹闹，蹦蹦跳跳，四处乱跑，虽然他也想一起分享他们的欢乐，但他总感到在那一群戴着无边小礼帽和宽边帽的欢乐的男女儿童中，自己是一个十分阴郁的人物。

但是，在他唱完他的一支歌，退到屋里一个安静的角落时，他却开始品尝到孤独的欢乐。那天晚上开始时他所感到的无聊和虚假的欢乐，现在却对他具有了某种安抚作用，它轻快地掠过他的各种感官，掩住其他所有人的眼睛不让他们看到他血液中的火热的激动，因为这时越过一对对旋转着的舞伴，在音乐声和笑声中，她的眼神正不时瞟向他所在的那个角落。关注、责怪、爱怜，使他的心无比激动。

在娱乐厅里呆得最久的孩子们也开始穿衣服了：晚会已经结束。她把一条头巾披在肩上；在他们俩一块儿向街车走去的时候，她嘴里吐出的温暖、芳香的气息凝聚在她的包着头巾的头边，欢快地飘动着，她的鞋踏在光滑的路上，不停地发出轻快的声响。

这是最后一趟街车了。驾车的高瘦的枣红马也知道这一点，它们在清澈的夜景中摇晃着脖子上的铃铛，提醒人们注意。车上的售票员和车夫在谈话，在蓝色的灯光下，他们不时点点头。大部分空着的车座位上乱扔着几张红红绿绿的车票。马路上听不到有人来去的声音。除了高瘦的枣红马有时彼此蹭蹭鼻子，摇动几下脖子上的铃铛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声响打破黑夜的宁静。

他们似乎在倾听着什么，他站在较高一步台阶上，她站在他下面。他们谈话的时候，她多次爬到他那一步台阶上来，但很快又下去了，也有一两次她上来站在他身边，好一会儿竟忘了下去，但后来仍然下去了。他的心像涨潮时的浮标一样随着她的活动跳动着，他可以听到她的眼睛从头巾下对他所讲的话，而且，他知道在某一段模糊的过去，不知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梦境中，他已经听到过她的眼睛的倾诉了。他看到她一再摆弄着她的各种装饰、她的漂亮的衣服和腰带，以及她的黑长袜子，而

他知道，在这些东西面前他已经拜倒不止一千次了。然而，在他的思想中他却听到一种声音，压过他跳动的心所发出的嘈杂声在对他说话，问他是否准备接过他只要一伸手就能接过来的她的这份礼物。他还记得，那一天艾琳和他一块儿站在那家旅馆前面的广场上，看着几个侍者往旗杆上升起一面小旗，一只捕狐的猎狗在阳光下的草坪上来回奔跑着，而最后忽然间她却大笑几声沿着那条弯曲的下坡路跑开了。这会儿也和那会儿一样，他无精少神地站在那里，仿佛自己只不过是眼前这片景色的沉默无语的观望者。

——她也一定希望我搂抱她，他心里想。所以她才跟我一同上了这辆车。在她爬上我这步台阶的时候，我可以很容易就搂抱住她，没有任何人会看见我们。我可以抱着她，还吻吻她。

可是，他完全没有这样做：当他单独坐在那辆无人的街车上的时候，他失神地望着起棱的地板，把手里的车票撕得粉碎。

第二天，他坐在那间很少家具的房子里的桌边，一连坐了几个小时。在他面前摆着一支新钢笔、一瓶新墨水和一本新的绿色练习本。出于习惯，他在第一页的头上写下了耶稣会的那个座右铭的简写字母：A.M.D.G[①]。在那一页的头一行有一首诗的标题，那是他正准备要写的一首诗：献给 E—C—[②]。他知道他这样写是对的，因为在拜伦勋爵的诗集上他就看到过类似的题目[③]。在他写下这个题目，并在下面画上一根装饰线之后，他又开始做起白日梦来，并在那个本子的封面上画下了各种各样

① 原拉丁文全文已前见：意即“为了上帝的更大的荣光”。

② 应为献给艾琳(Eileen)。这一人物在这部小说的前身《斯蒂芬英雄》中被称作艾玛·克莱瑞(Emma Clery)，当为 E—C—两缩写字母来历。

③ 拜伦早期作品中有以“To E—”为题一诗。

的图形。他看到自己在那次圣诞节宴会上的讨论之后，第二天早晨坐在布雷的一张桌子边，企图用他父亲的通知单存根的背面写一首关于帕内尔的诗。可是，他的头脑当时竟拒绝处理这个主题，为了摆脱那种思想，他在那张纸上写满了他的某些同学的姓名和住址：

罗德里克·基克汉姆
约翰·劳顿
安东尼·麦克斯威尼
西蒙·穆南

现在看来，他又将失败了，可是，回想一下过去发生的那件事，他越想越觉得更有了信心。在这个过程中，一切他认为平凡和无意义的成分，都从眼前的景象中消失了。他已经不再看见那辆街车的任何痕迹，也看不见车上的人和那些马匹：甚至他和她的形象也已变得不那么生动鲜明了。那首诗只不过讲到那天的夜晚和那令人快意的微风以及那散发着少女光泽的明月。在那些诗里的主人公无声地站在那光秃无叶的树下的时候，在他们心中却埋藏着某种不可名状的悲愁，而到最后应该吻别的时候，其中一人虽有些迟疑，最终两人还是热情地抱吻了。在这之后他在诗稿的脚下写下了 L.D.S.① 几个字母，然后藏起那本子，立即跑到他母亲的卧室去，在她的梳妆台前长时间对镜看着自己的脸。

可是，他这种长时期安闲自由的生活终于结束了。有一天晚上，他父亲带着一肚子消息回家来，在吃晚饭时，他一直说个

① 拉丁语“Laus Deo Semper”的缩写，意为“永远感谢上帝的恩惠”。

不停。斯蒂芬本来一直在等待他父亲回来，因为那天家里要吃羊肉羹，而他知道有他父亲在一定会让他用面包泡那肉羹吃的。但是，由于一提到克朗戈斯他就感到舌头上仿佛结上了一层令人厌恶的厚皮，因而他对那肉羹也根本不感兴趣了。

——就在广场旁边那个街角上，迪达勒斯先生第四次说，我完全无意中和他撞上了。

——那么我想，迪达勒斯太太说，他一定能够帮忙解决吧。我是说，关于去贝尔维迪尔的事。

——他当然会，迪达勒斯先生说。我不是已经对你们说过，他现在已爬到大主教一级的职位了吗？

——我从来就不想把他送到基督教兄弟会去，迪达勒斯太太说。

——让基督教兄弟会见鬼去吧！迪达勒斯先生说。你以为是要把他送到臭帕迪或者狗米基那里去吗？不，他既然一开始接近的就是耶稣会的成员，那么，还是让他始终跟他们在一起吧。若干年后，他们对他会有好处的。只有他们那些人可以给你找到一份差事。

——他们那些人还都很有钱，是不是，西蒙？

——相当有钱，告诉你说吧，他们都生活得很富裕。你看到过在克朗戈斯他们的伙食情况。天知道，简直是像喂斗鸡一样，吃得可好了。

迪达勒斯先生把他的盘子推到斯蒂芬面前，让他把里面剩下的东西吃掉。

——现在，斯蒂芬，他说，你也该开始卖卖力气了，小伙计，你已经舒舒服服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假期。

——噢，我敢说，他现在一定会尽量努力学习的，迪达勒斯太太说。特别要是他能够和莫里斯在一块儿。

——哦，我的老天，我完全把莫里斯给忘了，迪达勒斯先生说。啊，莫里斯！过来，你这个没头脑的混帐东西！你知道，我准备把你送到一所学校去，让他们教你一撇一捺是个人字，我还要给你买一块一便士一块的漂亮小手绢，让你把鼻子擦干净了。你说那不是非常好玩儿吗？

莫里斯对他父亲笑笑，然后又对他哥哥笑笑。

迪达勒斯先生把一个眼镜片塞到眼睛里，然后瞪眼看着他的两个儿子。斯蒂芬无声地吃着面包，对他父亲的注视未作任何表示。

——真格的，迪达勒斯先生最后说，那校长，或者说大主教还告诉我关于你和多兰神父的那档子事。你是个冒失鬼，他说。

——哦，他可没有说，西蒙！

——不是说他说，迪达勒斯先生说，可是他把情况原原本本都对我讲了。你知道我们原不过随便闲谈，可后来一句引出一句，话越说越多了。再说，你想他对我说是谁将要在那家公司里得到一个职位？可这个我回头再告诉你们吧。啊，我刚才对你们说，我们很友好地随便谈着，他问我，我们这儿的这位朋友现在还戴不戴眼镜，接着他就把全部经过告诉我了。

——他还很生气吗，西蒙？

——生气！他可不！一个很有气派的小伙计！他说。

迪达勒斯先生模仿着那位大主教装模作样瓮声瓮气的腔调。

——多兰神父和我，当我在晚餐桌上对他们大家讲这件事的时候，多兰神父和我大笑了一场，你自己最好多注点意吧，多兰神父，我说，要不小迪达勒斯会把你送上去打十八大板的。我们在一块儿可笑了个够，哈！哈！哈！

迪达勒斯先生转向他的太太，用他本来的声音叹息着说：

——从这儿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是怎样对待那些孩子的了。哦，一辈子当耶稣会会员，作个外交家!

他又装出那位大主教的声音重复说：

——我在吃饭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件事，多兰神父和我，还有我们所有的人全都开心地大笑了，哈！哈！哈!

降灵节的游艺晚会就要开始了，斯蒂芬从化妆室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一个很小的草坪上横拉着许多绳子，上面挂满了中国式的灯笼。他看着参观的人从房前的台阶上下来，往剧场走去。穿着晚礼服的管事和一些年老的贝尔维迪尔人三三两两站在剧场门口，彬彬有礼地把参观者全领进剧场去。在一盏灯忽然发出的明亮的灯光下，他可以看到一个神父的笑脸。

为了让讲台和圣坛前多空出一些地方来，圣餐台已经从教堂里移出去，前几排的板凳也往后挪了。靠墙立着很多木棒和瓶形棒；哑铃乱堆在一个角落里；在堆得像山一样的运动鞋、汗衫和用棕色纸乱七八糟地包着的一些背心中间，立着一个皮面的高大木马，等着在体育表演结束后抬到台上去放在优胜者中间。

斯蒂芬由于一向有擅长写作的名声，已被选为游艺会的秘书，在第一部分节目中他没有担任任何角色，但在作为第二部分节目的一个话剧中他却担任主角，演一个滑稽可笑的教育家。所以让他演这个角色是因为他身材合适，态度严肃，因为他现在已经是贝尔维迪尔学校二年级学生，而且是第二号最高的个子。

有一、二十个小伙子身穿白色的灯笼裤和背心从舞台上跑下来，穿过圣器室跑进小教堂里去。圣器室和小教堂里等待着许多十分活跃的老师和同学。那个秃头的胖少校正用他的脚在试木马的跳板。那个穿长外衣的清瘦的年轻人站在一旁带着极

大的兴趣观望着，他是来用瓶形棒做一次特技表演的，他的银白色的瓶形棒从他两边的口袋里露了出来。在另一队人准备上台的时候，大家听到木哑铃发出的空洞的梆梆声：又过了一会儿，那个十分激动的级长把一群孩子像轰鹅似地从圣器室里轰了出来，他像扇动翅膀似地神经质地扇动着他的法衣袖子，一边催促走在后面的孩子快走。一小队那不勒斯农民正在教堂的那一头练习舞步，有些举起胳膊在头顶上旋绕着，有些晃动着用纸花做成的花篮，弯腰行礼。在教堂讲坛的那一边较阴暗的角落里，一位穿着很大的黑裙子的老太太正跪在地上。她站起来后，大家看到她身边还有一个穿着粉红色衣服，戴着卷曲的金色假发和一顶旧式草帽的姑娘，她的眉毛画得很黑，脸上涂满了脂粉。大家看到这个小姑娘的形象时，教堂里立即响起一阵好奇的惊叹声。一位级长微笑着点点头，朝那个阴暗的角落走去，他一边向那位胖老太太鞠一躬，一边笑着说：

——你身边这位究竟是一位漂亮的小姑娘，还是一个洋娃娃，塔隆太太？

接着，他弯下腰去细看着那张涂满脂粉微笑着的脸，不禁大叫着说：

——不对！我发誓，我相信这就是小伯蒂·塔隆！

斯蒂芬正呆在窗口，从那里他可以听到那位老太太和那神父一起大笑的声音，还听到他背后那些学生挤过去看那个马上要单独登台跳草帽舞的小男孩时，发出啧啧的赞叹声，他禁不住感到一阵心烦。他放下面前的窗帘，从他站着的板凳上跳下来，走出了小教堂。

他走出校舍，跑到花园边一间棚子里。从对面剧场里，传来观众发出的低沉的嗡嗡声，同时他还忽然听到了士兵乐队的管弦乐声。从玻璃屋顶上放射出来的灯光，使剧场显得像节日方

舟，停泊在其他房舍形成的小船之中，那吊着灯笼的细绳便似乎是拴着它的缆绳。剧场的一个旁门忽然打开，一道强烈的光线直射到草坪那边去。从那方舟中忽然传出一阵响亮的乐声，那是一支华尔兹舞曲的前奏：当那扇旁门又关上的时候，他在外面还可以隐约听到那乐曲的节奏。那乐曲开始时柔和而微带哀愁的情调，使他心中产生一种难以言状的情绪，也正是这种情绪使他那一天都感到心神不安，它也是他刚才所以感到十分烦躁的原因。他这种不安像一阵阵声浪似地从心里发出；在流动的音乐的浪潮中，那方舟前进着，让那挂着灯笼的缆绳漂浮在它的身后。接着一阵仿佛是隆隆的小炮声打断了乐曲的节奏。这是哑铃队上台时观众发出的热烈的掌声。

在棚子远处的一头，靠近街那边，黑暗中可以看到一星红色的火光；他朝着那火光走去，慢慢闻到一股淡淡的香料的味道。两个孩子站在门口正在抽烟，他还没有走到他们跟前去，便已听出赫伦的说话声。

——我们高贵的迪达勒斯来了！一个喉音很重的声音喊叫道。让我们向我们这可靠的朋友表示欢迎！

这欢迎最后以一种毫无热情的笑声结束，赫伦行了一个额手礼，然后就把他的手杖拄在地上。

——是我来了，斯蒂芬说，站在那里看看赫伦，又看看他的朋友。

那个人他并不认识，可是，在黑暗中借着香烟发出的红光，他可以看出一张微微带笑的、很神气的苍白的脸，看到他穿着外衣的高高的身材和他戴的一顶硬壳帽。赫伦根本没有给他们作介绍，却只是说：

——我刚才正跟我的朋友沃利斯讲到，今天晚上你扮演校长的时候，如果能模仿我们那位校长的样子，那一定会把人给逗

死了。那可真是一份无比精彩的笑料。

赫伦想为他的朋友沃利斯模仿一下校长学究气很重的低沉的说话声，但是，学得很不像，于是，他自己笑笑，要斯蒂芬学一学。

——来吧，迪达勒斯，他催促说，你能学得呱呱叫。谁要是挺(听)不进教汤(堂)的声音，那就让他去当一(异)教秃(徒)和酒秃(徒)吧。

沃利斯露出愠怒的表情，他于是不再模仿下去，沃利斯的烟嘴忽然堵塞住抽不动了。

——这烟嘴儿真他妈该死，他说，同时拿下烟嘴来皱着眉头微笑地望着它。它常常会这样忽然就堵塞住了。你抽烟用烟嘴吗？

——我不抽烟，斯蒂芬回答说。

——那是，赫伦，迪达勒斯是一位模范青年，他不抽烟，不到市集上去，也从不跟女孩子调情，他从来都决不干任何这类的事，或者说，他他妈的什么都不干。

斯蒂芬摇摇头微笑着看看他这个对头的表情丰富的微红的脸，他的嘴尖得像鸟嘴一样。他常常觉得实在奇怪，为什么文森特·赫伦[1] 生着一张鸟一样的脸，同时也取一个鸟一样的名字。一束颜色很淡的头发贴在前额上，也像鸟的凤头一样：前额又窄又小，一只细小的鹰钩鼻长在两只鼓出的挨得很近的眼睛下面，眼睛颜色很淡，看上去似乎毫无表情。他们这两个对头在学校时原都是朋友。他们俩在教室里坐在一块儿，在小教堂里跪在一块儿，做完祷告吃饭的时候坐在一起闲谈。因为一年级的同学都是些很不起眼的笨孩子。在那一年斯蒂芬和赫伦实际上是

---

① 赫伦的原文是heron，意为苍鹭。

学校里最出色的学生。他们俩总是一块儿去找校长，请求校长放一天假或者请求他饶恕某个同学。

——哦说到这儿，赫伦忽然说，我刚才看到你们老头子进去了。

斯蒂芬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任何一个同学或老师只要一提到他的父亲，就能马上完全破坏他的宁静的心情。他心神不定默默地等待着，想听听赫伦还会讲些什么，而赫伦却只是用胳膊肘推推他，似乎怀着无限深意地说：

——你可真是一只狡猾的小狗。

——你为什么这样说，斯蒂芬说。

——谁都以为你是个再正经不过的孩子，赫伦说。可是，我恐怕你真是一只狡猾的小狗。

——我能不能问问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斯蒂芬非常有礼貌地说。

——你当然可以，赫伦回答说。我们看见她了，沃利斯，我们是不是看见她了？她可真是再漂亮不过了。而且，还非常好寻根问底！*斯蒂芬担任什么角色，迪达勒斯先生？斯蒂芬不愿唱歌吗，迪达勒斯先生？*你们老头子从他的眼镜后面死死地瞪着她看，所以，我想你们老头儿也已经发现了你的秘密。天知道，要搁我，我可不在乎。她真是呱呱叫，你说是不是，沃利斯？

——可真是不坏，沃利斯平静地回答说，把他的烟嘴又放在嘴角上叼着。

赫伦这样在一个不相识的人面前谈这些话，使得斯蒂芬心中突然燃起一阵无名火。对他来说，一个女孩子对他感兴趣或者关心，根本不是一件什么有趣的事。那天一整天，他脑子里除了想到在哈罗德十字路街车的台阶上和她告别，以及那情景在他心中引起的激动的感情和他因此写下的那首诗之外，他几乎

什么也没有想过。那天一整天他都在想再和她见一次面，因为他知道她一定会来看戏的。过去的那种不安和烦躁情绪又一次充塞他的心中，完全像那天晚会时的情况一样，可他现在还没有来得及写一首诗来发泄他的这种情绪。孩童时期两年的成长和两年所获得的知识使他现在已和过去不同，他不能再那样发泄自己的情绪了：那天一整天，一种阴郁的柔情像河水一样在他心中奔流，然后，又向一些阴暗的通道中慢慢退去，这一切已使他觉得十分无聊，直到最后那位级长的玩笑话和那个男扮女装的孩子更使他忽然感到非常不耐烦起来。

——所以你完全应该承认，赫伦接着说，这回我们肯定已经抓住你了。你从此再也不能在我面前装什么圣人了，这一点是完全肯定的。

从他嘴边又发出一阵毫无热情的微笑声，然后和刚才一样，他弯下腰去用他的手杖在斯蒂芬的小腿肚上轻轻打了一下，仿佛是对他进行一种半玩笑的谴责。

斯蒂芬愤怒的心情已经过去了。他现在既不感到高兴也不再那么惶恐了，他只希望这些玩笑话赶快结束。对于那一套在他看来显得十分愚蠢和无聊的谈话，他也并不愤恨，因为他知道，存在于他头脑中的那些惊险际遇，并不会因为他讲的这些话遭受到什么危险：于是，他脸上也仿照他的对手露出了虚假的微笑。

——坦白交待吧！赫伦重复说，再一次用他的手杖在他的小腿肚上打了一下。

他打他原是闹着玩，但是，这一次不像前一次那么轻，斯蒂芬感到腿上像针扎了一下，有些微微发热，但也几乎毫无疼痛的感觉；接着，他仿佛为了配合他这位朋友的调笑兴致，恭顺地弯下腰背诵《忏悔词》。这一插曲结果倒也很好，因为赫伦和沃利

斯都因为他这牛头不对马嘴的回答纵声大笑起来。

斯蒂芬原不过是空口说着那些表示坦白的话，但在他正说着的时候，一个偶然的记忆却像变魔术似地使他忽然回想起过去发生过的情景，那时他也看到赫伦微笑着的嘴边出现了一对残酷的若隐若现的酒窝，感觉到同样是那根手杖打在他的小腿肚上，并且也听到了同样的表示谴责的话：

——坦白交待吧。

那事是他入学第一个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发生的，那时候，他是在第六班。他敏感的天性因受到那种庸俗低下的生活方式的折磨，还常给他带来极大的苦恼。都柏林的沉闷生活也使他的心情不安而颓丧。他从两年的梦幻般的生活中醒来，发现自己似乎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这里的一切事和人都深刻地影响着他，使他沮丧或给他某种引诱，但不管是引诱也罢，或者使他沮丧也罢，总使他的心中时刻充满不安和痛苦的思想。在学校里，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闲时间，他都用来阅读具有强烈反抗性的作家的作品，作品中的讥诮之词和激烈的语言使他的头脑始终处于激动状态，直到后来这种激动心情又全在他自己的粗糙作品中表现出来。

他一星期主要的劳动就是写点这类的文章，每星期二当他从家里到学校去的时候，他总以路上发生的事情作为一种征兆来判断他自己的命运，有时他决定和他前面的某个人竞走，加快脚步看在到达某一目标之前是否能超过那人，或者他小心翼翼地在人行道上一块方砖接一块方砖移动他的脚步，然后以此来判断他那一周的作文能否获得第一名。

有一个星期二，他走向胜利的道路忽然残酷地被切断了。教英文的老师塔特先生用一个手指指着他，毫不隐讳地说：

——这孩子在他的作文中宣扬了异端邪说。

整个教室里鸦雀无声。塔特先生也没有打破那沉默，却只是用他的一只手在大腿中间掏摸着，弄得他浆得很硬的衬衫领子和腰部嚓嚓直响。斯蒂芬连头也不敢抬。这是一个很寒冷的春天的早晨，他的眼睛还感到有些疼痛，看不清东西。他意识到自己的失败、自己被人抓住，也意识到他的思想和家庭的卑下，同时他感到他的向上翻着的粗糙不平的衣领非常不舒服地磨着他的脖子。

塔特先生好不容易笑了两声，使得班上的学生稍感轻松了一些。

——也许你自己并不知道，他说。

——什么地方？斯蒂芬问道。

塔特先生抽出他在两腿中间乱掏的手，把他的作文卷摊开。

——这里。就是关于创世主的灵魂的那几句。呃姆……呃姆……呃姆……啊！*没有可能越来越接近*。这就是异端邪说。

斯蒂芬低声辩解说：

——我的意思是说，*永远没有可能达到*。

这是一种屈服的表现，塔特先生感到高兴了，他把作文卷折起来交给同学们传给他，同时说：

——噢……啊！*达到*。那可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可是，全班同学并没有因此安下心来。下课以后，虽然谁也没有跟他再提起这件事，但他可以感觉到周围的人都隐隐有一种幸灾乐祸的高兴的心情。

在他当众受到指责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手里拿着一封信，沿着德拉蒙康德拉路走着，忽然听到一个声音喊道：

——站住！

他转过身去，看到他班上的三个同学从黑暗中向他走了过来。刚才喊叫的是赫伦，他站在他的两个随从中间向前走着，一

边上下晃动他的手杖为他们的脚步打拍子。他的朋友博兰走在他的身边，满脸堆着笑，而纳什却隔他几步紧跟在他后面，他由于跟不上喘着气，并不停地摇晃着他那长满红头发的大脑袋。

这些孩子刚一转进克朗里夫路，他们便开始谈论起一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谈到他们正在读些什么书，以及他们家各自的父亲的书架上有多少书等等。斯蒂芬听他们谈这些，感到有些奇怪，因为博兰是他们班上出名的笨蛋，纳什是出名的懒鬼。事实上，他们在谈了一阵他们各自最喜爱的作家之后，纳什宣称他认为马里亚特船长① 是最伟大的作家。

——胡说八道，赫伦说，你问问迪达勒斯。谁是最伟大的作家，迪达勒斯?

斯蒂芬注意到他提问时的讥笑口吻，他说：

——你们是说散文作家?

——是的。

——纽曼②，我想。

——你是说红衣主教纽曼? 博兰问道。

——是的，斯蒂芬回答说。

纳什布满雀斑的脸更笑开了，他转身对斯蒂芬说：

——你喜欢红衣主教纽曼吗，迪达勒斯?

——哦，许多人都说纽曼的散文风格最好，赫伦对另外那两个人解释说，当然他不是一位诗人。

——谁是最好的诗人呢，赫伦? 博兰问道。

——坦尼森勋爵，当然，赫伦回答说。

---

① 十九世纪初英国一海军军官和作家。主要写一些适合男孩口味的惊险故事。

② 约翰·亨利·纽曼(1801—1890)，英国传教士，后被罗马天主教堂任命为红衣主教。曾写过许多有关宗教问题的论文。

——哦,是的,坦尼森勋爵,纳什说。咱们家就有一本他的诗集。

这时斯蒂芬忘记了他自己立下的永不开口的誓言,忽然插嘴说:

——坦尼森也算诗人! 咳,他那全都是些顺口溜!

——哦,算了吧,赫伦说。谁都知道坦尼森是伟大的诗人。

——那么你说谁是伟大的诗人? 博兰问道,同时用胳膊肘捅一捅他旁边的人。

——当然是拜伦,斯蒂芬回答说。

在赫伦的带动下他们三人一起讥讽地大笑起来。

——你们笑什么? 斯蒂芬问道。

——笑你,赫伦说。拜伦是伟大的诗人! 他的诗只是给一些没受过教育的人写的。

——那他一定是个很了不得的诗人啰! 博兰说。

——闭上你的嘴吧,斯蒂芬说,大胆地向他转过身去。你们所知道的诗,不过是你写在校园里的石板上然后一扔了事的那些东西罢了。

事实上,据说博兰确曾在校园里的石板上写过两行诗,内容是描写他的一个同学,骑着一匹小马从学校回家去的情景:

泰森骑着马前往耶路撒冷
他摔下来摔伤了他的亚历克·卡弗泽伦。

他这几句话使得那两个随员不吭声了,但赫伦却接着说:

——不管怎么样,拜伦是个异端分子,而且还极不道德。

——我不管他是个什么人,斯蒂芬生气地叫道。

——你根本不管他是否是一个异端分子? 纳什说。

——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斯蒂芬嚷道，除了一些翻译的东西，你一辈子从来也没有读过任何一行书，还有博兰也一样。

——我知道拜伦是个坏人，博兰说。

——来呀，抓住这个异端分子，赫伦叫喊道。

很快斯蒂芬就成了他们的俘虏。

——那一天塔特已经搞得你非常着慌了，赫伦接着说，他指出了你的作文里的异端邪说。

——我明天再去告诉他，博兰说。

——你去好了，斯蒂芬说，我就怕你根本不敢开口。

——不敢？

——就是。你会吓得命都没有了。

——你老实点！赫伦大声说，又用手杖砍斯蒂芬的腿。

这是他们要进攻的信号。纳什把他的胳膊往后一扭，博兰却拾起扔在水沟里的一根很长的白菜根。斯蒂芬遭到手杖和那个疖疖疤疤的白菜根的敲打，拳打脚踢地挣扎着，最后退到一个铁丝网连成的篱笆旁边。

——你承认拜伦不是好人。

——没那回事。

——赶快承认。

——我不承认。

——承认。

——不承认。不承认。

最后，经过一番拼命挣扎，他终于挣脱了。打他的那几个孩子朝琼斯路那边走去，还一边朝他讥讽地大笑，而他因为眼泪模糊了视线，跌跌撞撞地向前走，一边哭泣，一边用力捏紧自己的拳头。

他似乎还当着那些纵声大笑的同学的面在背诵《忏悔词》，

那个可咒诅的插曲仍然令人痛心地历历在目，迅速从他眼前掠过，但他奇怪为什么对那几个曾经折磨过他的人，他现在却已并无恶意。他们的怯懦和残酷，他一点也没有忘记，可是对那些情景的回忆，并没有再引起他的愤怒。他在书本中虽读到过关于激烈的爱和恨的描写，但现在在他看来都已显得是那样地不真实。甚至那天晚上他从琼斯路跌跌撞撞往家走的时候，他也感到有一种力量像剥去熟透的果子的果皮一样，从他身上剥去了突然发作的那种愤怒的感情。

他仍然同那两个同伴站在棚子的尽头，听着他们闲谈，或者听听从剧场传出的阵阵掌声。她正和别的观众一起坐在那里，也许正在等他出场。他试着想记起她的长相，可是，总也想不起来了。他只记得她头上像戴着帽子似地包着一块头巾，还记得她那双黑眼睛似乎一方面在鼓励着他，一方面又使他十分胆怯。他不知道她是否像他老想着她一样，也一直在想着他。接着，在黑暗中他避开另外那两个人的眼睛，把一只手的指尖轻轻放在另一只手的掌心上，非常轻微地碰一碰。可是，她的手指在碰着他的手的时候，显然比这还要轻，还要稳：忽然间对于她的手的触摸的记忆现在像一股看不见的浪潮流过了他的头脑和他的全身。

一个孩子沿着棚子的屋檐朝他们跑过来。他非常激动，已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哦，迪达勒斯，他大叫着，多伊尔可对你大发脾气了。你得赶快进去化好装准备上场。你最好赶快吧。

——他这就来了，赫伦用一种拉长的傲慢的声音对送信的孩子说，他什么时候愿意去，就会去的。

那孩子转身对赫伦重复说：

——可是多伊尔已经大发脾气了。

——能不能请你向多伊尔转达我最好的问候，说我愿他瞎了双眼吧？赫伦回答说。

——那么好，我现在就去吧，斯蒂芬说，他对这类荣誉丝毫也不感兴趣。

——我可不会去，赫伦说，让他见鬼去吧，我才不去呢。对一个有身份的学生就不能这样随随便便派一个人来叫去。还发脾气哩，真是的！你肯在他那个了不起的破戏里担任一个角色，就已经很对得起他了。

斯蒂芬最近在他的这个对头身上发现的这种整天吵吵闹闹的友情，并没有使他本人改变他历来遇事逆来顺受的习惯。他不相信那种过分激烈的情绪，也不十分信任这种友情的真实性，他觉得这些都使人可悲地预感到将来成年后的情景。这里提出的所谓有关荣誉的问题和其他类似的许多问题一样，他全认为微不足道。过去，当他的思想尽力追逐它的那些不可捉摸的形象，后来又对这种追逐感到犹豫不决而退却的时候，他总不时听到他的父亲和他的老师们的劝导，敦促他一定要千方百计作一个正人君子，敦促他一定要千方百计作一个好的天主教徒。他们的声音现在在他听起来都显得非常空洞了。在运动会开始的时候，他听到另一种声音在敦促他要变得强壮、有气魄和健康，而在挽救国家民族的运动进入学校的时候，他却又听到另一种声音，吩咐他必须忠于他的国家，帮助提高它的语言和传统。在尘世中，他早已预见到一个世俗的声音一定会吩咐他通过他的努力再恢复他父亲昔日的地位，而同时他的学校里的同学们的声音又敦促他对人一定要够朋友，要掩盖别人的过失，要为别人求情，还尽可能设法让学校多放几天假。正是这些听来十分空洞的声音使得他在追求那些形象时变得犹豫不决了。他只是在某一时期留意过一下那些声音，但要是他再听不见那些声音，远

离那些声音，单独呆着或者同一些充满幻想的朋友们呆在一块儿，他却只会感到非常高兴。

在圣器室里一个胖胖的脸色白嫩的耶稣会会员和一个穿着破旧蓝衣服的中年人正在一个盘子里调油彩和白粉。已经化好装的孩子们都别别扭扭地站在那里或来回走动，小心翼翼地用手指不时在脸上东捅一下西捅一下。在圣器室中间有一个到学校来参观的年轻的耶稣会会员，站在那里有节奏地从脚尖到脚跟前后摇晃着，两只手深深插在两边的口袋里。他的很小的脑袋上长着一头光亮的红色的鬈发，新刮过的脸和他那一尘不染的法衣和擦得很亮的皮鞋看来倒非常调和。

斯蒂芬站在那里观望着那个摇晃着的身躯，很想弄明白这位神父面带讥讽的微笑究竟是何含意，这时他却忽然记起在他还没有到克朗戈斯上学以前，父亲对他讲过的一句话，你永远可以从一个耶稣会会员的穿戴上判断他的为人。同时，他感到父亲的思想和这位穿得很讲究、微笑着的神父的思想之间很有某种共同之处：他还注意到这里的情景对于那神父的身份，甚至对那圣器室本身都是一种亵渎：高声的谈话和玩笑声完全打破了这里的沉寂，连这里的空气中也充满了煤气灯和油彩发出的刺鼻的味道。

一个中年人在他的额头上画上皱纹，并把他的脸画得黑一块蓝一块，他心不在焉地听着那个矮胖的年轻耶稣会会员叨咕着，要他把话说得更响一些，说得更清楚一些。他可以听到乐队正演奏《基拉尔尼的百合花》，并且知道不一会儿幕布就会被拉开了。他并没有怯场的感觉，但是他想他现在要去担任的那个角色实在让他感到很丢人。偶然记起的几句台词便使他已经画上油彩的脸不禁发红了。他看到她严肃而富有诱惑力的眼睛正夹在一群观众中观望着他，那眼神立即消除了他的一切疑虑，使

他的意志顿时坚定起来。他仿佛暂时另外借来了一种特有的性格：他周围的激动的心情和青春的气息也感染着他，改变了他满怀狐疑的不安心情。有那么一刹那，他感到自己似乎当真又穿上了童年时代的服装：当他和别的演员们一起站在舞台的一边的时候，他也和大家一样感到无限欢乐，那在欢笑声中刚刚落下的幕布又被两个身强力壮的神父急忙忙歪歪斜斜地拉了上去。

不一会儿，他便来到五光十色的煤气灯照耀下的舞台上，在一片灰暗的布景前面表演起来，在眼前的一片空虚中只看见无数的面孔。使他感到惊奇的是，这个在排练时他感到毫无意趣，东拉西扯的剧本，现在却忽然活起来了，似乎这个剧本自己在那里表演，他和他那些同台的演员们只不过是通过各自的角色对它略加帮助而已。在最后一场结束，幕落的时候，他听到前面的虚空中充满了掌声，从他旁边的幕布的一个缝隙中，他看到了那个使他的表演显得异常神奇的人儿。无数模糊的面孔忽然四散了，人群三三两两匆忙向外走去。

他匆匆离开舞台，抛开舞台上那套装腔作势的表演，穿过小教堂一直跑到学校花园里去。现在这出戏已经演完，他的神经急需进行某种新的冒险。仿佛为了不错过这新的时机，他匆忙向前跑去。剧场的门已全部打开，观众也已散尽了。在他假想着拴住那只方舟的缆绳上，还有很少几只灯笼在夜风中飘荡，无精打采地发着微光。他匆匆从花园里爬上台阶，急切希望别让他要追赶的人逃掉，他使劲挤过门厅中拥挤的人群，从站在那里观望着散场的人群，向他们鞠躬并和他们握手的两个耶稣会会员面前走过。他心神不安地在人群中推挤着朝前走，装做十分匆忙的样子，也隐隐约约感觉到他走过去后，他扑着白粉的头发在人群中留下的微笑和指指点点的议论。

他走上台阶，看到他家的人正在第一个灯柱下面等待着他。

他扫视了一眼，发现那里的人都是他非常熟悉的，于是又生气地往台阶下跑去。

——我得到乔治街去送个信，他匆匆对他父亲说。我可能要在你们后边到家了。

不等他父亲提出任何问题，他便横过马路开始以最快的速度向山下走去。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这是要往哪儿走。骄傲、希望和欲望在他心中像被揉碎的花草，在他心灵的眼睛的注视下，散发出令人心烦意乱的气息。他那受到伤害的自尊心、破灭的希望和被挫败的欲望，在他胸中翻腾起来，他大步向山下走去。他胸中这股闷气在他满怀忧伤的眼睛前面一团团向上飘去，飘过他的头顶，直到眼前的空气又变得像原来一样清澈而寒冷了。

一层薄雾仍然遮着他的视线，不过他的眼睛已经不再那么刺痛了。过去，常有那么一种力量会忽然使他忘却心中的怒火和忿懑之情，现在又有一种类似的力量使他的脚步平静下来。他站在那里向上望着陈尸馆阴暗的门廊，然后又看看他旁边的一条铺着碎石的黑暗的小巷。他看到那条小巷的墙上写着洛特马场几个字，同时慢慢地呼吸到散发着臭味的阴沉的空气。

——那是马尿和烂稻草的味道。他心里想，这味道闻起来到挺舒服。它能使我的心情平静下来。我的心情现在已十分安静了。我得回去。

斯蒂芬又一次在皇家桥一辆火车车厢的角落里坐在他父亲身边。他正和他父亲一起乘坐晚邮车到科克去。当火车喷着汽开出车站的时候，他记起从前对一切都感到惊异的孩子心情，以及他到克朗戈斯去念书头一天所发生的一切事。但是，现在他对什么都不感到惊奇了。他看到越来越暗的大地迅速从他身边滑过，看到沉默无声的电线杆每隔四秒钟便有一根从他的窗口

闪过，看到只有几名沉默无声的路警守卫着的灯光闪烁的小车站很快被邮车抛在后面，然后，像举着火把赛跑的人抛下的火星一样，在黑暗中闪烁几下便完全消失了。

他毫不感兴趣地听他父亲谈着科克的情况和他小时候发生的一些事，当他谈到某个死去的朋友，或者当他忽然记起他们这一回到科克去的实际目的时，他的话就会被一声叹息，或者从口袋里掏出酒瓶来喝一口的动作所打断。斯蒂芬尽力听着，可是那些话丝毫引不起他的同情。他所讲的已死去的那些人，他全都不认识，只除了查尔斯大叔，而他的形象最近也已慢慢从他的记忆里消失了。不管怎样，他知道他父亲的财产马上就要拿去拍卖，这实际上是剥夺掉他自己的一部分所有权，因而他感到这个世界实际是已残酷地粉碎了他的一切梦想。

列车到达马里博罗车站时，他已经睡着了。等他醒来时，火车已开过了马罗站，他父亲也蜷着身子在另外一张椅子上睡着了。黎明前的一派冷光笼罩着四周的山村，笼罩着无人的田野和关门闭户的村舍。观望着寂静的山野，不时听到他父亲低沉的呼吸或在睡梦中猛一转动的声响，使得睡眠的恐怖似乎对他也具有很大的诱惑。身边看不太清的已入睡的乘客使他有一种离奇的恐惧感，仿佛他们可能会伤害他，因而他祷告着希望白天赶快来临。他那既不是向上帝也不是向圣徒发出的祈祷，由于清晨凄冷的微风从车厢门口的缝隙里直吹到他的脚边，实际是以他的一阵寒战开始，而以一连串毫无意义的、仅仅为了配合火车始终不变的节奏而发出的声响作为结束；那毫无声息的电线杆以四秒钟为间隔，不停地演奏着它们节拍急促的音乐。这种疯狂的高速度的音乐减缓了他的恐惧感，他倚在身旁的窗棱上，慢慢地又合上了眼睛。

他们乘坐一辆带篷马车穿过科克时，时间还非常早，然后，

他在维多利亚旅馆一个房间里继续睡了一觉,温暖的阳光从窗口照进来,他可以听到马路上人来人往的声音。他父亲正站在一个梳妆台前非常细心地研究着他的头发、他的脸和胡子,他伸着脖子往身旁的水罐里望,然后为了看得更清楚一些,又把水罐向身边倒过来。他一边这样做,一边柔和地用一种有些奇怪的腔调唱着下面的歌:

只是天真无邪和颟顸
给青年人带来一时心欢,
因此我爱,我不能再
　　在这里盘桓。
无法医治的创伤,当然,
便只能忍受痛苦,当然,
因此我已决定
　　去美洲,不再回转。

我的爱她美似鲜花,
我的爱她匀称、柔腻,
她恰像上等的美酒,
　　味道正浓郁。
但一旦它变得冰冷,
一旦它失去芬芳气息,
它便将枯萎、死去,
　　像山谷中的露滴。

想着窗外阳光普照的晴和的城市,听着他父亲断断续续把离奇、哀怨的小调串联在一起的柔和、轻快的颤音,前一天夜里

苦恼的迷雾完全从斯蒂芬的头脑中消散了。他匆匆爬起来穿好衣服，等他父亲的歌声一停便说：

——这支歌可比你过去唱的所有那些大家唱都更好听。

——你这样想吗？迪达勒斯先生问道。

——我喜欢这支歌，斯蒂芬说。

——这是一支非常老的曲调，迪达勒斯先生说，用手卷着他两边的胡须。啊，你应该听听米克·莱西唱这支歌儿，可怜的米克·莱西！他唱起来拐好多小弯儿，就是你们唱歌时常用的那种花腔，我可唱不出来。要说唱大家唱，那孩子可真是个能手。

迪达勒斯先生要来一些煎饼作早点，吃饭的时候，他反复询问那个侍者当地的新闻。每当提起一个人的名字时，他们的谈话常常彼此东岔西岔，因为这位侍者的脑子里想着的，既是现在这位财产所有者，又是他的父亲迪达勒斯先生或者甚至他的祖父。

——啊，我真希望他们没有把皇后学院搬走，迪达勒斯先生说，因为我想让我的这个小家伙也去看一看。

沿着马尔堤生长的树木现在都已经开花了。他们走进皇后学院的校园，一个非常爱唠叨的工友领着他们走过方形的广场。但在他们走过一段石子路的时候，每走十来步总因为那工友要站住回话，只得停下一会儿。

——啊，你刚才怎么说来着？可怜的大肚汉已经死了？

——是的，先生，死了，先生。

每当他们在路上停下的时候，斯蒂芬站在那两人背后总感到非常尴尬，对他们的谈话丝毫不感兴趣，他十分烦躁，希望赶快再往前走。在他们走过那个方形广场以后，他的烦躁更使他几乎像害了热病。他纳闷儿，据他知道，他父亲原是一个很机灵而且多疑的人，现在怎么竟会让这个满口奉承话的工友给蒙混

住了；一早晨他还感到很悦耳的那种生动的南方口音，现在他已感到十分刺耳了。

他们走进解剖示范室，迪达勒斯先生在那个工友的帮助下到那些桌子上去寻找他自己名字的缩写。斯蒂芬躲在较远的地方，示范室的阴暗和沉闷的空气，以及那种进行十分无聊的严肃的研究的气息，使他的心情变得更加低沉。在一个颜色很暗的脏污的桌面上，他看到好几处用小刀刻上的胎儿字样。想象中的往事忽然袭来，他的血液沸腾了：他似乎感觉到过去的那些学生现在都围在他身边，而他却极力想躲开他们。关于他们生活的具体情况，父亲虽然讲过许多，他也未能领会，现在竟只因为桌面上刻下的这两个字却忽然鲜明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了。一个宽肩膀、长着小胡子的学生正严肃地用一把折刀在刻那几个字母。其他学生在他身边站着或者坐着，大笑着看着他操作。有一个人推了推他的胳膊。那个大个子学生皱了皱眉头，转过脸去。他穿着宽大的灰衣服和一双棕黄色的皮鞋。

有人喊叫斯蒂芬的名字。他匆忙跑下示范室的台阶，希望离开他所看到的这景象尽可能远些。低头看一看他父亲名字的缩写，他不禁用两手遮住了他发红的脸。

在他横过那个方形广场朝学校门口走去的时候，那两个字和那番景象却不时在他的眼前出现。现在竟然在外在世界中发现了他一直以为只是他自己思想上特有的一种可悲的毛病的痕迹，他不禁感到非常吃惊。他过去的那些可怕的幻梦现在又全部聚集在他的心头了。它们也是急骤而疯狂地从一些空洞的言词中忽然显现在他的眼前的。他很快就对它们屈服了，让它们横扫过他的思想领域，降低他的思想境界，但他却一直怀疑，不知它们来自何处，来自一个产生离奇幻境的什么洞穴，而且，在它们从他的头脑中扫过之后，他一直变得对别人软弱而谦恭，而

对自己却感到不安和厌倦。

——啊,一点不错! 肯定那儿就是那些卖私酒的食品店! 迪达勒斯先生叫喊道。你常听我谈到那些私酒店的,不是吗? 斯蒂芬。好多次只要我们的名字被记下来了,我们就跑到那里去,一大群人,其中有哈里·皮尔德和小杰克·蒙顿和鲍勃·戴斯,还有莫里斯·莫里亚蒂,一个法国人,还有汤姆·奥格雷迪和我今天早上跟你谈起过的米克·莱西,还有乔伊·科贝特和坦太尔的可怜的好心肠的约翰尼·基弗斯。

马尔堤畔树上的树叶不停地摇动着,在阳光下窃窃私语。一队板球队员走了过去,他们是些穿着法兰绒衣服和运动装的活泼的青年人,其中一人手上拿着一个很长的绿色的柳条筐。在旁边一条很安静的街道上,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德国乐队,穿着破旧的制服,用一些破旧的铜管,正对一些街头的流浪儿和无所事事的专门给人跑腿的孩子们演奏着。一个戴白帽子、围着围裙的女仆在给窗口的一盆花浇水,那窗台在温和的阳光下显得好像是用石灰石打磨成的。从另一个开向露天的窗口传出一阵钢琴声,弹出的音符一个音阶一个音阶地高上去,直到最高音部分。

斯蒂芬在父亲身边走着,倾听着那些他已经讲过多次的故事,一再听到在他父亲年轻时曾和他一起寻欢作乐的那些人的名字,他们现在已分散在全国各地或者已经死去了。一股淡淡的哀愁在他心中发出一阵叹息。他想起在贝尔维迪尔时他自己的那种难以名状的地位,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一个对自己的权力都感到害怕的领袖,骄傲、敏感、多疑,不停地对自己的卑下的生活和狂乱的思想进行着斗争。他面前那脏污的桌面上刻着的字迹使他感到非常刺眼,仿佛是在对他的肉体上的软弱和无用的热情表示嘲讽,并使他由于自己过去的那种疯狂和下流的放

荡生活而对自己十分厌恶。哽在喉咙里的口水仿佛也发出了酸苦的味道，无法下咽。那淡淡的哀愁更慢慢完全占据了他的脑海，他因而暂时闭上了眼睛，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

他仍然能听到父亲的说话声——

——等到你自己开始闯一条路的时候，斯蒂芬——我肯定不要多久你就该自己去闯了——一定记住，不管你干什么一定只能和一些正人君子在一起干。我年轻的时候，我告诉你，我可是生活得很不坏。和我交往的都是些有脸面的正派人物。我们每个人都能干点什么。这一个有一口好嗓子，那一个是个好演员，再一个能够唱几首好听的滑稽歌曲，又一个会划船或者会打小网球，另外还有些人会讲故事等等。我们总有办法消遣，寻欢作乐，尽情享受生活，而这对我们可并没有任何坏处。不过我们都是些正人君子，斯蒂芬——至少我希望是那样——我们还都是些十分诚恳的爱尔兰人。我希望你今后来往的也都是那种人，一些有鼻子有眼儿的人。我是拿你当作一个朋友在跟你谈话。我不赞成一个儿子一定要害怕自己的父亲。不，我是像你爷爷在我年轻时对待我一样在对待你，我们更像是弟兄，而不像是父子。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头一次抓住我抽烟时的情景。有一天，我正站在南台尽头和几个跟我年岁差不多的小伙子在一起，当然，我们都自以为自己是了不得的人物，因为我们每个人嘴角上都叼着一个烟斗。忽然间老头子从那儿经过。他什么话也没有说，甚至也没有停下来看我一眼。可是，第二天正好是个星期天，我们俩一块儿出去散步，在我们快走近家门口时，他掏出他的雪茄烟盒，说——来来，西蒙，我不知道你也抽烟或者抽烟斗什么的。——当然我当时尽量装做没事的样子。——如果你真想抽点好烟，他说，试试这雪茄怎么样。一位美国船长昨天晚上在昆斯敦送给我这几支雪茄。

斯蒂芬听到他父亲的说话声变成了一阵大笑，而那笑声似乎更近于哭泣。

那时候，他是科克最漂亮的男人，上帝作证，确实是这样。他走在街上，很多妇女常常停下来看他。

他听到他父亲喉咙里发出一个很大的响声，强咽下了他的啜泣，他止不住一时神经的冲动，又睁开了自己的眼睛。这时忽然闯进他的视线的阳光使他头顶上的天空和云彩变成了一个奇异的世界，一片片闪着深红光线的湖泊似的空间之中夹杂着一团团阴暗的浮块。他的头脑本身感到厌倦而无力。店铺前面招牌上的字迹他几乎都认不清了。由于他自己的那种可怕的生活方式，他似乎已使自己置身于现实的界限之外了。除非他在现实世界中听到发自他内心的疯狂喊叫的回声，否则现实世界的一切便已不能再使他有所触动，甚至已不能和他沟通了。尘世和人的呼吁已不能引起他的任何反响，对夏日、欢乐和友情的召唤他已经变得如聋似哑，他父亲的说话声也使他感到十分厌倦和颓丧。他缓慢地重复着下面的话，几乎认不出那些都是他自己的思想了。

——我是斯蒂芬·迪达勒斯。我正在父亲身边走着，他的名字叫西蒙·迪达勒斯。我们现在是在科克，在爱尔兰的科克。科克是一个城市。我们住的房间在维多利亚旅馆里。维多利亚和斯蒂芬和西蒙。西蒙和斯蒂芬和维多利亚。全都是些名字。

忽然间，他对儿时的记忆变得非常模糊了。他试着想回忆起过去的某些生动的时刻，可是竟然都想不起来了。他只想起一些人的名字。丹特、帕内尔、克莱恩、克朗戈斯。一个小孩子曾经让衣箱里放着两把刷子的老太太教过地理，然后他就被送到离家较远的学校里去，他接受了他的第一次圣餐会，还用他的板球帽吃过稀薄的果酱。他曾在校医院的小床上看到过不停地

在墙上跳动的火光，梦见自己已经死去，梦见穿着金线条黑斗篷的校长给他做弥撒，并梦见自己被埋葬在石灰路旁教堂里的小墓园中了。可是，那时他并没有死。帕内尔死掉了。在教堂里并没有为死者做弥撒，也没有送葬的队伍。他并没有死，但他却像阳光照耀下银幕上的影象一样消失了。他已经失去存在，或者走出到存在之外去，因为他现在已不存在了。想一想有多么奇怪，他竟然就这样逃出于存在之外，并非由于死去，而是由于在阳光之下消失了，或者在宇宙中的什么地方迷失了方向，被人完全遗忘了。更奇怪的是，他竟然看到自己的矮小身躯：一个身穿扎着腰带的灰衣服的孩子，又一次短暂地在他眼前显现。他的双手插在两边的口袋里，带松紧口的裤腿紧包着他的两膝。

在他父亲的财产将被拍卖的前夕，斯蒂芬非常温驯地跟着他父亲在满城酒吧间里乱跑。对市场上的商贩，对酒吧间里的男女侍者，以及对向他讨一点钱的乞丐，迪达勒斯先生总讲着同样一个故事——他是科克大学毕业生，在近三十年中他在都柏林一直尽力想去掉他的科克口音，以及他身边的这位彼得·皮卡卡法克斯[①] 是他的大儿子，可他只不过是都柏林的一个无名之辈。

那天早晨，他们很早就从纽科姆咖啡店出发了，在咖啡店里，迪达勒斯先生的茶杯老是叮玲哐啷地碰着放茶杯的碟子；斯蒂芬只得故意挪动椅子或咳嗽几声来掩盖这说明他父亲头一天晚上一定狂饮过的丢人的表现。可是，令人羞辱的事接踵而来，市场上商人们露出虚假的微笑，他父亲不停地跟那些挤眉弄眼的酒馆女招待调情，还有，他父亲的朋友们又对他讲一些鼓励和恭维的话。他们对他说，他颇有他祖父的那股威严气派，迪达勒

① 不过随意取笑而已。

斯先生同意说，他虽然很像他祖父，可是难看多了。他们尽量挑出他谈话中的科克口音，并要他承认利河比里费河漂亮得多。他们中有一个人要试试他的拉丁文到底怎么样，要他翻译一段迪莱克塔斯的文章，并问他这两句话怎么说才对：是说 Temporamutantur nos et mutamur in illis，还是 Tempora mutantur et nos mutamur in illis[①]。另外还有一位非常健壮的老人，迪达勒斯先生称他约翰尼·卡什曼，这位老人要他说，是都柏林的姑娘漂亮，还是科克的姑娘更漂亮些，弄得他非常难堪。

——他天生不是那路人，迪达勒斯先生说。别理他吧。他是一个沉静、爱思考的孩子，从不费脑筋去关心那类无聊的事。

——那么说他就不能算是他父亲的儿子了，那个矮小的老人说。

——这我可说不清，真的，迪达勒斯先生说，高兴地笑着。

——你父亲，那个小老头儿跟斯蒂芬说，年轻的时候可是科克城最大胆的调情能手。这个你听说过吗？

斯蒂芬低下头，望着酒吧间的砖地。

——啊，你可别往他脑子里灌输这些东西，迪达勒斯先生说，上帝自然会教导他的。

——当然，我决不会往他头脑里灌输任何东西，我的年龄已经够作他的祖父了。而且，我已经当祖父了，那小老头儿对斯蒂芬说，这个你知道吗？

——你真当祖父了？斯蒂芬问道。

——我当然是，那小老头儿说。在节日水井那边我已经有两个蹦蹦跳跳的小孙子了。啊，我问你！你看我有多大岁数？

---

① 问题提得很肤浅，几乎不能算作一个问题。原文的含义是：时代变了，我们也都随着有所改变。

我还记得曾经看到过你爷爷穿一件红外衣骑着马出去打猎，那会儿你还没有出生呢。

——是的，也许你想象曾经看见过，迪达勒斯先生说。

——我肯定看到过，那个小老头重复说。不仅如此，我甚至还记得你的曾祖父老约翰·斯蒂芬·迪达勒斯的样子，他可真是个可怕的火爆脾气的人。你听听！你说我记得多少事吧！

——那一共是三代——四代了，在座的另一个人说。那么说，约翰尼·卡什曼，那你差不多快活够一个世纪了。

——啊，告诉你实在话吧，那个小老头说，我今年才只不过二十七岁。

——我们的年岁完全决定于我们的感觉，约翰尼，迪达勒斯先生说。把你们面前的酒都喝干吧，咱们全都再来一杯。来，蒂姆或者汤姆或者不管你叫什么名字，给我们每人都照样再来一杯。天哪，我感到我现在才不过十八岁呢。这是我的儿子，他的年龄还没有我的一半大，可是不管什么时候，我不论干点什么都比他强得多。

——说话客气一点，迪达勒斯。我想现在应该是你靠后的时候了，那位一开始就讲过话的先生说。

——不，上帝作证！迪达勒斯先生肯定说。我可以跟他比赛唱一支男中音的歌，或者我可以和他比赛爬一扇有五道杠的大门，或者我可以到旷野中去和他比赛追逐猎狗，像三十年前我跟克里的一个年轻人干过的那样，那会儿谁也跑不过我。

——可是现在他肯定会胜过你，那个小老头儿说着，用手敲敲自己的前额，然后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是啊，我只希望他能和他父亲一样作一个好人，我能说的就是这些了，迪达勒斯先生说。

——如果他是个好人，他一定会有成就的，那个小老头儿

说。

——感谢上帝，约翰尼，迪达勒斯先生说。我们已经活了这么久，可并没有干过什么害人的事。

——而且还做了许多好事，西蒙，那个小老头儿严肃地说。感谢上帝我们活了这么久，还干了这么多好事。

斯蒂芬看着三个酒杯被从柜台上举起来，看到他父亲和他的两位密友为他们的过去干杯。一个财产造成的鸿沟或者是性格上的差异使他和他们分开了。他的思想似乎比他们的更为古板：它像月光观望着年轻的大地一样冷冷地凌驾于他们的斗争、欢乐和悲伤之上。曾经使他们激动的生命和青春的热情似乎都跟他毫无关系。他既不知道什么叫作和别人交往的欢乐，也从来不懂得什么是粗犷的男性的健康的活力，更不知道什么父子之道。在他的心灵中，除了冷漠、残酷、毫无感情的情欲之外，再没有任何使他激动的东西。他的童年已经死去，或者已经消失，和它一起消失的是他的能够欣赏天真的欢乐的心灵，他一直只是像不毛的月球一样在人生的海洋上漂荡。

你所以那样苍白，是否因为
整天在天空爬行，注视大地，
这孤独的生活已使你无比烦腻……？

他重复背诵着这几行雪莱的诗的片段。这无比广大的不属于人类的循环活动和人类的无能为力的悲惨境遇的交替使他止不住不寒而栗，完全忘掉了他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然而毫无意义的悲伤。

斯蒂芬的母亲、弟弟和他的一个表弟全都在福斯特广场的

一个角落里等待着，只有他和他父亲爬上台阶、走进了有几个苏格兰卫兵站岗的长廊。他们走进大厅去站在柜台前面，斯蒂芬拿出了开给爱尔兰银行总经理的一张三十三镑的支票；这笔钱是他的论文在展览会上获得的奖金，很快就由出纳员用纸币和硬币付给他了。他装做很不在乎的样子把钱塞进自己的口袋，听任那个和他父亲闲聊着的友善的出纳员隔着宽大的柜台和他握手，并表示希望他将来前途无量。他对他们的谈话感到很不耐烦，脚底下几乎一时也站不住了。可是，那位出纳员还迟迟不肯去接待别的顾客，却对他说，他现在正生活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没有什么比让一个孩子受到金钱能买到的最好的教育更为重要的了。迪达勒斯先生在大厅里到处东张西望，一直细看到屋顶，迟迟不肯离开；斯蒂芬催他走的时候，他却对他说，他们现在站立的地方正是旧日的爱尔兰国会下院所在地。

——上帝保佑！他非常虔诚地说，想一想当时的一些人，斯蒂芬，希利·哈钦森，弗勒德，亨利·格拉顿，查尔斯·肯德尔·布希，再看看我们现在的这些贵族，他们可都是国内外爱尔兰人民的领导啊。唉，上帝作证，他们就决不愿和他们同死在十英亩大的一块土地上。不会的，斯蒂芬，小伙计，我不能不遗憾地说，他们的生活简直完全像我在欢乐而甜蜜的六月的晴朗的早晨，无拘无束地到处游逛。

十月的料峭寒风在银行四周不停地吹着。站在泥泞路边的那三个人的脸已经冻得通红，眼睛也冻得直流泪了。斯蒂芬看看衣服穿得很单薄的母亲，想起几天前他在巴纳多的窗口看到过一件标价二十个几尼的斗篷。

——行了，全办妥了，迪达勒斯先生说。

——咱们最好去吃一顿饭吧，斯蒂芬说。上哪儿去好？

——吃饭？迪达勒斯先生说。嗯，我想咱们最好，你说什么

来着?

——找个不太贵的地方,迪达勒斯太太说。

——到安德登饭店去?

——对。找一个安静些的地方。

——走吧,斯蒂芬接着说。价钱贵一点没关系。

他激动地踏着碎步在所有的人前面走着,脸上挂着微笑,他们也都尽快地跟着他,看着他急急忙忙的样子也不禁笑了。

——你得像一个有出息的好小子,放镇静一点,他父亲说,咱们这不是出来进行一千米赛跑来了,是不是?

一个转眼即逝的欢乐的季节把斯蒂芬的那笔奖金轻而易举地花掉了。从城里不停地寄来大包大包的罐头、糖果和干果等等。每天他都开出一个供全家食用的菜单,每天晚上他都要领着三四个人到剧院去看《英戈马尔》或者《里昂贵妇》。他的大衣口袋里随时装着准备请客人吃的维也纳巧克力,裤兜里还鼓鼓囊囊装着大把的银币和铜币。他给每个人都买些礼物,把他的住房彻底清理了一番,订出了各种计划,把他的书架上的书也全部倒腾过一遍,每天拿起一些价目表来仔细阅读,并拟出了一个由他一家人组成的共和国名单,名单上的每一位成员都有一个职务,还给自己家里的人开设了一个贷款银行,并劝促愿意借款的人接受他的贷款,这样他就可以有机会获得给人开收据、算利息的乐趣。实在没有什么事可做了,他就坐上街车满城里到处去闲逛。然后,这欢乐的季节终于结束了。装着粉红色油漆的油罐已经空了,他的卧房里的护墙板却仍然没有漆完,而且到处还翘起一些油皮。

他们家依旧回到了原来的生活状况。他母亲也没有太多的理由来责备他随便花掉了他那笔钱。他自己也重新回到了从前的那种学校生活,他的一切新奇的幻想已全都落空了。共和国

彻底垮台，贷款银行在赔了一笔钱之后完全倒闭，帐目全部结清，他为自己的生活制订的一切规章现在全都无用了。

他那些理想该是多么愚蠢啊！他曾经想筑起一道谨严而典雅的堤坝，借以拦截他身外的肮脏生活的潮流，同时依靠正当行为、实际利益和新的父子关系的准则，也用它挡住不时从他内心发出的强大的潮流的冲击。一切全都无用。内心和外界的水流同样都很快漫过了他所建立的堤坝。两股潮流开始又一次在那被冲垮的堤岸上猛烈地互相搏斗。

他也很清楚地看到自己和外界隔绝的生活毫无意义。他既未能向他梦寐以求的生活跨近一步，也完全未能消除使他和母亲、弟弟、妹妹离心的那种令人不安的羞辱和怨恨。他感到他和他们似乎并不属于同一个血统，他和他们的关系只是一种神秘的寄养关系，寄养的孩子和寄养的弟兄。

他极力想安抚一下随时存在于他的心中、使世上的一切都显得毫无意义和无足轻重的那种强烈的思慕。他并不害怕自己会犯下不可饶恕的罪孽，即使他的生活变成一连串毫无意义的逃避和虚妄，他也全不在乎。面对着他心中无时不存在的那种甘愿沉溺于罪孽深重的野性的欲望，世上似已不复有任何神圣的东西可言。他讥诮地回味着自己秘密的放荡生活的可耻细节，在那种生活中，他实际是通过冷漠地亵渎一切对他具有诱惑力的形象以寻得无上乐趣。他日日夜夜生活在被他歪曲的外在世界的形象之中。一个他白天看来十分端庄和天真烂漫的形象，到了晚上通过曲折幽暗的睡梦向他走来的时候，她的脸色已变得狡猾而淫荡，眼睛里也闪烁着兽性的欢乐。只有清晨当他还模糊地记得头一天晚上阴森森的狂欢和相当强烈的可耻的犯罪感时，他才多少感到一些痛苦。

他又开始了到处游逛的生活。含情不露的秋日黄昏使他从

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正像多年前的黄昏曾使他跑遍布莱克罗克的幽静的街道一样。可是，现在已再没有那种整洁的前院花园或者从窗口射出的柔和的灯光能引起他的无限柔情了。只是有时，他心中的情欲暂时熄灭，那使他消耗精神的激烈情绪暂时被哀怨的柔情所代替的时候，美茜蒂丝的形象才会在他的记忆的背景上冉冉出现。他又一次看到通往山边小道旁的白色小屋和长满玫瑰花的花园，并记起当他和她在多年彼此隔绝并各有自己的一段生活经历之后再次在花园里的月光下相会的时候，他将对她作出的那种悲哀而骄傲的拒绝的姿态。每逢那种时候，克劳德·梅尔罗特① 充满柔情的话总会自动跳到他的嘴边，使他不安的心情得到暂时的安抚。一种充满柔情的预感使他想到他一直向往的那次幽会，而且尽管残酷的现实在他的现在和当年的希望之间已形成一条鸿沟，他也仍然不能忘怀他一直幻想着，到时候他的软弱、畏缩和怯生的感觉将会全部消失的那次神圣的会见。

这样的时刻转眼过去了，令人伤神的欲火又一次燃烧起来。在他念完那些诗句之后，一种无法出口的呼喊和无法说出的野蛮词句却从他的头脑中冒出来，强迫他脱口而出。他的血液开始不安地沸腾起来。他在阴暗潮湿的街道上来回走着，不时向阴森的小巷和门洞里观望，急切地希望能听到点什么声音。他像一个被打伤的野兽一样四处徘徊，低声呻吟。他急于想和另一个跟他相似的人一起去犯罪，强迫另一个人和他一起犯罪，并和她一起品尝犯罪的欢乐。他感到黑暗中有一个黑乎乎的形体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向他走来，那柔和而喃喃低语的形体像水

---

① 前文提及《里昂贵妇》一剧中的人物。原为一园丁之子，热爱一富户小姐，后竟与之结婚。

流一样充满了他的全身。那喃喃声像一群睡梦中的人发出的梦呓一样充满了他的两耳;那柔和的水流渗透了他的整个存在。在他忍受着它的渗透和它所带来的痛苦的时候,他的手痉挛地曲伸着,牙齿也紧紧咬在一起。在大街上他伸出两臂去,要紧抱住那个想从他身边逃开,又一再挑逗他的正逐渐消失的瘦弱的形象:长时间哽在喉头的呼喊,现在终于从他口中倾吐出来。它好似在地狱里受尽折磨的人群发出的绝望的哭泣从他胸中涌出,最后却像一阵哀哀恳求的啜泣声渐渐消失,那是一种要求不顾一切是非的纵情呼喊,那喊叫不过是他在小便池旁湿淋淋的墙上看到过的、胡乱涂下的一些下流话的回声。

他已经走进了一个由许多狭窄而肮脏的街道组成的迷宫之中。从肮脏的弄堂里他听到一阵阵粗野的狂欢声、杂乱的争吵声和醉汉唱出的拖长的歌声。他向前走着,毫不感到畏惧,心里想着不知他是否走到犹太人区域来了。身穿色彩鲜艳的长袍的妇女和姑娘们在街头走过,她们走家串户,看起来悠闲自在,香水味扑鼻。他忽然止不住浑身发抖,眼前也变得一片模糊了。在烟雾腾腾的天空的背景上,他朦胧的视野中出现了仿佛圣坛烛火似的黄色的煤气灯光。在客家门前和门里灯光通明的大厅中聚集着一群群的男女,仿佛正准备举行某种仪式。他现在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他是从几个世纪的睡眠中忽然惊醒过来了。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街道中间,他的心慌乱地跳动着,简直像是在用力撞击着他的胸膛。一个身穿粉红色长袍的妇女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拉着他仔细看着他的脸。她开心地说:

——晚上好,亲爱的威利!

她的房间里不很亮,却很暖和。一个很大的洋娃娃叉开两腿坐在床边的一张很大的安乐椅上。他极力想说点什么,好使自己显得并不拘束;他看着她脱掉她的袍子,并注意到她骄傲而

多少又有些尴尬地晃动着她那洒满香水的头。

他一声不响站在房间中央，她向他走过来，欢欣而严肃地搂抱着他。她滚圆的手臂紧紧地搂着他，而他看到她那样严肃而沉静地望着他，感觉到她温暖而平静的胸脯不停地上下起伏时，却忽然歇斯底里地大哭起来。欢乐和慰藉的泪水在他满怀喜悦的眼睛中闪烁，他一语未发，张开了他的嘴唇。

她用她那使他感到酥麻的手拢了一下他的头发，她喊他小流氓。

——吻我一下吧，她说。

他很想吻她，但怎么也低不下头去。他愿意让她紧紧抱着，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在他身上抚摸。躺在她怀里，他感到自己忽然变得坚强而自信，什么也不害怕了。但是，他怎么也低不下头去吻她。

她忽然一扬手把他的头弯下来，使两人的嘴唇紧贴在一起了。他从她抬起的坦率的眼睛中看到了她这样做的用意。这一切完全使他神魂颠倒了。他闭上眼睛，把自己的身心全部交给她了。除了她那温柔的微张的嘴唇使他感到某种难以名状的压力之外，整个世界在他心目中似乎都已不复存在了。压在他嘴唇上的嘴唇仿佛也压在他的脑海里，它仿佛是一种传达某种含糊的语音的工具；在那两对嘴唇之中他感到一种从未感觉过的羞怯的压力，那压力比罪孽更令人心情沉重，但又比声音和气味更为轻柔。

Ⅲ

在一个十分无聊的白天过完之后，十二月的黄昏踏着小丑儿的踉跄步伐迅速来到了，他呆呆地向教室的方形窗子外面望

着，感到肚子不停地咕噜，要求得到食物。他希望那天的晚饭桌上会有烧肉、萝卜和胡萝卜、焖土豆和浇着撒过胡椒面的浓汁的肥羊肉摆在他的面前。尽量往你嘴里填吧，他的肚子和他商量着。

那将是一个神秘而阴暗的夜晚。夜幕将会很早降临，在那到处一片肮脏的妓院里，到处都会燃起黄色的灯光。他将拐弯抹角在那些街道中穿行，怀着一种由恐惧和欢乐引起的战栗越绕越近，直到他的脚最后忽然把他引进一个黑暗的角落。那时那些娼妓将都已为那一夜的夜生活打扮停当，从她们的住宅里走出来，因为她们刚刚睡醒，还都懒洋洋地打着哈欠，整理她们鬈发上的发针。他将平静地从她们身边走过，等待着他自己的意志忽然采取某种行动，或者等待着她们芳香而温柔的肉体忽然对他那热衷于罪孽的灵魂发出一声召唤。但是，在他四处游逛寻找召唤的时候，他那完全被情欲所左右的感官却十分锐敏地感觉到了使他受到伤害和感到羞辱的一切；他的眼睛看到的是一张没有铺台布的桌上的一圈葡萄酒的泡沫，或者一张两个士兵立正站着的照片，或者一张花花绿绿的节目单；他的耳朵听到的是拉长声调用土话喊出的表示欢迎的话：

——咳，伯蒂，脑子里想着什么好事呢？

——是你吗，小鸽子？

——十号房间。弗雷什·内利正等着你呢。

——晚上好，我的丈夫！到这儿呆一会儿就走吗？

他草稿本上的那个方程式开始慢慢展开了一条愈来愈宽的尾巴，上面还有许多眼睛和星星，像孔雀尾巴一样；等到由它的指数组成的眼睛和星星消失以后，它又开始慢慢缩回去看不见了。那忽而出现忽而消失的指数是忽而睁开忽而闭上的眼睛；那忽而睁开忽而闭上的眼睛却是刚刚诞生或者已经消失的星

星。那星辰闪烁其中的巨大的循环圈把他疲惫的心灵时而推向它的边缘,时而又推向它的中心,同时还从远处传来一阵音乐声伴随着他向内或向外的活动。那是什么乐曲?乐声越来越近,他记起了它的歌词,那就是雪莱关于月亮孤独地在天空游荡,脸色疲惫而苍白的那首只留下片段的诗。星星开始粉碎了,太空中翻起一片由细微的星尘组成的云彩。

更为微弱、呆滞的光线照在另一张纸上,他在那里写下的另一个方程式,也开始慢慢舒展开,显出一条愈来愈宽的尾巴。这是他那准备接受各种经历的灵魂正一个罪孽接着一个罪孽地自我展开,向外扩展它自己的燃烧着的星星的火焰,然后再自我蜷缩,慢慢地消失,直到使自己的光和火焰全部归于熄灭。它们已经熄灭了:只剩下一片寒冷的黑暗充斥着整个浑沌的宇宙。

一种寒冷而清澈的冷漠统治着他的灵魂。在他进行第一次狂野的罪孽活动的时候,他感到一股生命的热浪从他的身体中逸出,他曾担心他的身体和灵魂会由于这过度行为而受到残害。而实际却并非如此,那股生命的热浪把他带在浪头上漂出了他的躯体,而后在退潮的时候又把他带了回来:他的躯体和灵魂没有任何地方受到损害,而在两者之间却反倒出现了一种阴森的平静。他的热情已经消融在那个混沌的世界之中了,他对自己漠不关心,十分冷漠。他不止一次犯下了致命的罪孽,而且一犯再犯,他知道,单单第一次罪孽就足以使他永远遭到上天的谴责,而接下去犯下的每一个新的罪孽都会成倍加重他的罪过和对他的惩罚。他将度过的年月、他的工作和他的思想都无法赎清他的罪孽了,清洗罪孽的圣水对他的灵魂也已失去了作用。他向乞丐施舍却不敢接受他们的祝福,他至多也许能勉强希望依靠这类施舍为自己赢得某种限度的神的宽恕。对神的虔诚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现在已经明白,他的灵魂所热烈追

求的是自身的毁灭,那么祷告还会有什么用呢?某种得意的感情和某种恐怖的情绪使他甚至想在夜里对上帝作一次祷告都难以办到了。虽然他知道,在他睡眠的时候,上帝完全有力量夺去他的生命,而且,在他还未来得及要求宽恕之前,把他的灵魂抛向地狱。他对自己的罪孽的自鸣得意、他对上帝毫无敬意的单纯的畏惧,都使他清楚地知道,他对神的冒犯已经太严重,根本不可能依靠他对无所不见和无所不知的上帝的虚假崇敬来全部或部分洗去自己的罪孽了。

——那么现在,恩尼斯,我承认你同我的手杖一样也有一个脑袋!你的意思是说,你根本说不清什么是不尽根?

错误的回答又一次引起他对同学们的藐视。在别人面前他既不感到羞耻,也不感到恐惧。一个星期天早晨,他走过教堂门口,冷眼观看那些光着头里外四层站在教堂外面的上帝的崇拜者,他们精神上是在参加教堂里举行的弥撒,而实际上,他们却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他们这种呆痴的虔诚,和他们涂在头上的廉价头油的令人恶心的气味,都使他不敢走近他们对着祈祷的那个圣坛。他和其他人一样屈服于邪恶的伪善,但对他们那种他随便可以加以嘲弄的天真,他却十分怀疑。

在他卧室的一面光亮的墙上贴着一张纸,那是他在贞女圣玛利亚教会学校担任过班长的证书。每当星期六早晨全教会的人聚集在教堂里举行一次小型祈祷仪式的时候,他都会被安置在圣坛右边一个铺着软垫的跪榻上,从那里他领着他这边的一群孩子念诵祷告中的答词。他占据这个位置的虚伪性并没有使他感到痛苦。有时,他也感觉到一种冲动,很想从那个充满荣誉的地方站出来,向所有的人坦白,自己根本不配占据这个位置,然后离开教堂,可是,每次只要他抬头对他们的脸看一眼,他便又改变了主意。赞美先知的那些圣歌中的形象对他空虚的自尊

心起了安抚作用。圣玛利亚的荣光完全控制住了他的灵魂：甘松油、没药和乳香是她的高贵血统的象征，她的标志，那晚花的植物和晚花的树木象征着千百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对她的崇拜。临近祷告快要结束，轮到他念诵一段祷告词的时候，他却用一种柔和的声调念着，依靠那迷人的音乐来安抚他的良心。

> Quasi cedrus exaltata sum in Libanon et quasi cupressus in monte Sion. Quasi palma exaltata sum in Gades et quasi plantatio rosae in Jericho. Quasi uliva speciosa in campis et quasi platanus exaltata sum juxta aquam in plateis. Sicut cinnamomum et balsamum aromatizans odorem dedi et quasi myrrha electa dedi suavitatem odoris. ①

他的罪孽已经阻断了上帝对他的青睐，并使他越来越接近罪人的渊薮。她的眼睛似乎带着温柔的怜悯之情正观望着他。她的神光，那从她瘦弱的肌体散发出的神奇光采，并未使向她走近的罪人感到羞辱。如果他有时也曾感到有必要抛弃自己的罪孽，进行忏悔，那推动他的力量其实也不过是他想变作一个为她奔走的骑士。如果他的灵魂，在他肉体的疯狂发作的情欲消耗殆尽、重新羞怯地进入它的皮囊时，又一次无限倾慕那以令人赏心悦目、给人带来天堂福音和无尽安抚的晨星② 为其标志的人

① 拉丁语：我的崇高有似黎巴嫩的雪松和锡昂山头的翠柏。我的超逸胜过杰里科的玫瑰园和约旦河畔的棕榈，田野中的一株橄榄难比我优美，我和路旁与清泉为邻的梧桐一样清高。恰像陈年桂皮和娇嫩的凤仙，我散发出芳香的气息，也像精选的没药，我散发出甜蜜的芳香。（语出《经外书》《Ecclesiasticus》第 24 章，但文词小有异。）

② 见《圣经·启示录》第 22 章第 16 节。

儿，那也只是在两片温柔的嘴唇再次喃喃念出她的名字的时候，而在那嘴唇上显然还残留着下流、可耻的话语的余音，还残留着一次淫荡的亲吻的气息。

这实在太奇怪了。他反复思索，希望知道一个究竟。但教室里越来越浓的黑暗却淹没了他的思绪。钟声响了。老师划出了下一课该做的加法的和减法的练习题，走了出去。

赫伦坐在斯蒂芬的旁边开始不成调地哼哼着：

我的无比崇高的朋友邦巴多斯。

刚才到院子里去的恩尼斯跑回来说：

——从议院来的那家伙要找校长去了。

斯蒂芬后面坐着的一个高个子的孩子搓搓手，说：

——太棒了。我们可以刷掉整整一个小时。到两点半以前他是不会回来的。到那时候，你可以再问问他教义问答上的一些问题，迪达勒斯。

斯蒂芬靠在椅背上，懒洋洋地在草稿本上乱画，听着他身旁的人谈话，只有赫伦不时打断他们说：

——闭上嘴吧，你们。别这么老是鬼吵了！

还有一个奇怪的情况，那就是在他追随教堂的严格教规，使自己进入一种令人意识模糊的寂静之中，从而使他更真切地听到和感受到自己将遭到天谴的时候，他内心中却出现了一种酸涩的喜悦情绪。圣詹姆斯曾说过，谁犯了十戒中的一条，实际就是条条都已触犯，这话直到他开始在自己漆黑一团的处境中摸索以前，他还总以为不过是一种夸大之词。一切不可饶恕的罪孽都可能从情欲的罪恶种子中滋生出来，诸如对自己感到骄傲和对别人的蔑视、希望用钱买得不法欢乐的欲望、恨自己未能犯

下别人所犯的更大罪行的艾怨情绪、对上帝信徒的诽谤性的牢骚、对美味食品的贪馋、因无法达到自己所渴求的目的而闷在心中的怒火，以及那产生于精神和肉体的懒惰，而最后淹没自己整个存在的泥塘等等。

他坐在板凳上宁静地观望着校长那显得很机灵而又很粗糙的脸，他的思想却不停地在反复思考他现在面临的这些奇怪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年轻时候偷过别人一个英镑，后来用那个英镑聚集了一笔很大的财产，那他应该归回失主多少钱呢？仅是他偷来的那一镑，还是加上那一镑多年来按复利计算应该得到的全部利息，还是他的那一笔很大的财产？如果一个外行在给人行洗礼的时候，还没有说出祷词就把水洒掉，那么那个孩子算受过洗礼没有呢？用矿泉水给人行洗礼是否同样有效？第一段神恩圣谕准许感情脆弱的人进入天国，第二段圣谕却又说温驯的人将占有土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耶稣基督的圣体和圣血、圣灵和圣光只存在于面包中，或只存在于酒中，为什么举行圣餐时却要用两片面包和酒呢？是否每一片加以圣化的面包都包含着耶稣基督全部的圣体和圣血？还是只包含着他的圣体和圣血的一部分？如果已经被圣化的酒因为变质变成了醋，面包也霉烂了，那耶稣基督作为神和作为人是否还存在于它们之中呢？

——他来了！他来了！

一个坐在窗口的孩子看到校长从屋里走出来。所有的教义问答本都被打开，所有的头都一声不响地低下来看着那本书，校长走进来，在讲台上坐下。斯蒂芬后面的一个高个儿的孩子轻轻踢了他一下，要他提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校长没有让大家讨论教义问答上的问题，他把两手交抱起来放在桌上，说：

——纪念圣弗朗西斯·泽维尔的静休节将在星期三下午开始，纪念他的正式节日是星期六。这静休节将从星期三延续到星期五，在星期五下午祷告完了之后，开始听大家忏悔。凡是有什么要进行特别忏悔的孩子也许最好不要去换衣服就来。弥撒将在星期六早晨九点开始，那时还要举行全校的圣餐会，星期六放一天假。但因为星期六和星期天都放假，有些孩子也许就会以为星期一也放假了。千万不要犯这种错误。我想你这个无法无天的家伙是很容易犯这种错误的。

——我么，校长？为什么，校长？

由于校长严肃地笑了笑，一阵轻快的笑声像微波一样在全班孩子们的脸上掠过。由于恐惧，斯蒂芬的心像一朵枯萎的花一样慢慢地凋谢了。

校长接着严肃地说：

——我想你们对于圣弗朗西斯·泽维尔，这位你们学校的守护神的生平都是很熟悉的。他出生于一个古老的著名的西班牙家庭，你们当然记得他是圣伊格内修斯[1] 的第一批忠实信徒之一。他们是在巴黎相遇的，那时弗朗西斯·泽维尔是巴黎大学的哲学教授。这位年轻有为的贵族和学人当时全心全意地接受了我们的光荣的教会建造者的全部思想，你们当然也知道，完全出于他自己的愿望，他被伊格内修斯派遣到印度去传教，你们知道，他当时被人称作印度人的使徒。他跑遍了东方许多国家，从非洲到印度，从印度到日本，给很多人行过洗礼。据说，他曾经在一个月中给一万名耶稣的崇拜者行洗礼。据说，由于在给那些受洗的人行洗礼的时候他老得把左臂举过他们的头，因而他那只胳膊完全麻木了。他当时很希望到中国去，到那里为上帝

---

① 见本书 274 页注①。

再争得更多的灵魂，可是他不幸在桑希安岛上因害热病去世了。圣弗朗西斯·泽维尔真是一位伟大的圣徒！一位上帝的勇敢的战士！

校长停顿了一下，然后晃动着他交抱着的手继续说：

——他具有让高山让路的坚强意志，仅仅一个月就为上帝赢得了一万个灵魂。他真可以说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征服者，完全无愧于我们教会对每一个人经常所作的教导：ad majorem Dei gloriam！他是一位在天堂中享有巨大权力的圣徒，这一点你们必须记住：他有力量能为我们减缓我们的悲伤，有力量为我们获得我们祈求获得的一切，只要我们的祈祷是有利于我们的灵魂的；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犯了罪，他有力量为我们获得上帝的恩赐，允许我们进行忏悔。圣弗朗西斯·泽维尔真是一位伟大的圣徒！是一位伟大的灵魂的拯救者。

他不再摇晃他交抱着的双手，却把手放在自己的前额上，睁着一双黑色的严厉的眼睛，从左到右严肃地扫视所有的听众。

在那一片寂静中，他眼中的黑色火焰使越来越浓的夜色也放出了一片棕黄色的火光。斯蒂芬的心，像沙漠里的一朵感觉到大风沙正从远处吹来的小花一样，已完全萎缩了。

——只要你永远记住最后的几件事，那你就永远不会犯罪了——这些话，我的亲爱的基督面前的小兄弟们，是从传道书第七章第四十节里引来的。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阿门。

斯蒂芬坐在小教堂最前排的板凳上。阿纳尔神父坐在圣坛左边的一张桌子旁边。他肩上披着一件很沉重的外套；苍白的脸拉得很长，由于风湿病他说话的声音也显得时断时续。这位他从前的老师的形象忽然奇怪地又出现在他的眼前，使得斯蒂芬的思想又回到克朗戈斯的生活中去：那宽广的挤满孩子的操

场；那方形水坑；那石灰铺面的大路旁的小坟场，他自己就曾梦见被埋葬在那里；他生病躺在校医院时在一面墙上看到的火光；还有迈克尔兄弟的悲伤的脸等等。当这些记忆重新回到他心中的时候，他的心似乎又完全变成了一个孩子的心灵。

——我们今天，我的亲爱的基督面前的小兄弟们，暂时抛开纷繁尘世的喧嚣，来到这里聚会，完全是为了纪念和崇拜一位最伟大的圣徒，那位印度人的使徒，也就是你们学校的守护神圣弗朗西斯·泽维尔。年复一年，比你们中任何人，我亲爱的孩子们，甚至比我所能记忆的都还要更久得多，这个学校的孩子们每年在他们的守护神的节日之前，都要在这个小教堂里举行一年一度的静休活动。时间不停地流逝，同时带来各种变革。甚至在最近几年里发生的变革，你们大多数人谁不记得呢？许多几年前坐在这里前排的孩子们，现在也许到了很远的地方，也许到了酷热的热带地区，也许正担任着什么重要的职务，或者在学校里任教，或者正航行在浩瀚无际的大海上，或者也可能受到伟大上帝的呼唤已进入另一个世界，已经把他们在人世的责任全部交卸了。但尽管年复一年的过去，带来或好或坏的变革，这个学校里的孩子们却始终没有忘记，始终怀念着那位伟大的圣徒，他们每年在圣母教堂规定的纪念他的节日的前几天都要举行静休节，以使这个天主教的西班牙的伟大儿子的名字和声望能世世代代传诵下去。

——现在我们所说的静休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以及为什么从各方面讲，我们都把它看作是，对一切希望在神前过着真正基督教生活的人来说，一种最有教益的活动呢？我的亲爱的孩子们，一次静休表明一个人将暂时忘掉人世间的一切烦恼，忘掉整天工作着的世界中的一切烦恼，以便能够仔细地检查我们的良心，仔细地思索一下神圣的宗教的奥秘，并更好地理解我们为什

么活在世上。我打算在这几天中让你们想一想有关我们的最后四件大事的问题。那四件大事，正像你们在教义问答中已经看到的，就是死亡、最后审判、地狱和天堂。在这几天中我们一定要尽力求得对它们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解，那么，从对这些东西的深刻理解中我们就可以为我们自己的灵魂获得无穷无尽的利益。记住，我亲爱的孩子们，我们所以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为了一件事，仅止一件事，那就是实现上帝的神圣旨意，并拯救我们自己的不死的灵魂。其他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只有一件事是必须办到的，那就是拯救自己的灵魂。如果一个人最后将失去他的永生的灵魂，那他即使得到了整个世界，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啊，我亲爱的孩子们，请相信我的话，在这个可悲的人世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弥补这样一个重大的损失。

——因此我要你们，我亲爱的孩子们，把尘世间的一切问题，不管是关于学习或者关于寻欢作乐或者关于个人抱负方面的问题，全都从你们的头脑中驱逐出去，以便把你们的全部注意力都用来研究你们的灵魂的处境。也许我已经用不着提醒你们了，在这静休的几天中，我们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过安静的虔诚的生活，都能避开一切粗野的不正当的寻欢作乐的活动。当然年龄大一些的孩子更应该注意不要违反了这些规定，我还特别要求我们圣母教会和其他一些以神圣的天使命名的教会的级长和其他职员，都能够为他们的同学作出一个好榜样来。

——因此，让我们全心全意地来尽力过好这个纪念圣弗朗西斯的静休节。愿上帝赐福人类的旨意将体现在你们今年的学习之中。但是最重要和高于一切的是，要让这次静休节变成一个多年后你们还会十分留恋的静休节，那时也许你们已经远离开这所学校，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但希望到那时你们还会带着无限欢欣和感激的心情回想这次静休节，感谢上帝让你们

有机会通过这次静休节奠定了一个虔诚的、可尊敬的、热忱的基督教生活的基础。如果，这当然也可能，就在现在，在你们中间有哪个可怜的灵魂，由于无法述说的不幸已经失去了上帝的神恩，堕入某种可悲的罪孽之中，我这里十分热切地相信，并向上帝请求，这次静休节将成为那个可悲灵魂的生活转折点。我求上帝通过他的热忱的仆人弗朗西斯·泽维尔的功绩，让这个灵魂被领上诚挚的忏悔之路，并希望今年圣弗朗西斯节的那次神圣的圣餐会，将会变成使上帝和那个灵魂得于永归和解的日子。对一切正派和不正派的人，对圣徒和对犯罪的人都一样，希望这次静休节能变成一个让我们永远怀念的日子。

——帮助我吧，我的基督面前的亲爱的小兄弟们，用你们的虔诚，用你们自己对上帝的热忱、用你们自己的表现来帮助我吧。从你们的头脑中驱逐掉一切尘世的思想，就只想一想那最后的几件事：死亡、审判、地狱和天堂。按照传道书所讲，谁要是记住这最后的几件事，他就永远不会犯罪了。谁要是记住这最后的几件事，在他采取行动或思想的时候，都会永远把它们放在心上。他活会活得很幸福，死也将死得很美，他相信并且知道如果在尘世上他做出了某种牺牲，那他在另一个世界中，在永恒的天国中将得到成百倍、成千倍的补偿——我的亲爱的孩子们，我衷心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都能获得这样的福分，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阿门。

当他和几个不言不语的朋友往家走的时候，他感到似乎有一层浓雾迷住了他的心。他痴呆地等待着，希望那雾能够散开，再显露出它所掩盖住的一切。他毫无胃口，勉强吃了些晚饭，吃完后就让那满是油腻的盘子扔在桌上。他站起来走到窗口，擦掉嘴边积存很厚的残渣，并用舌头把嘴唇舔得一干二净。看来他现在已经落到了牲畜的地位，吃过东西之后还要用舌头舔嘴

了。这算是已经到了尽头了；一种微弱的恐惧感开始穿透他心灵中的迷雾。他把脸贴在窗玻璃上，向外面越来越暗的街道观望。从那阴暗的光线中他看到很多人影穿来穿去。这就是生活。组成都柏林的名字的那几个字母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彼此毫不相让横蛮地挤来挤去。他的灵魂越变越肥大，最后凝成了一大团油脂，它同时怀着沉重的恐惧感愈来愈深地陷入了阴森可怖的黑暗，而他自己的那个肉体却无精打采羞愧地站在那里，从他的一对黑眼睛中朝外看着，在一个牛神[①] 的眼中显得毫无办法、烦躁不安，但仍又不失为人。

第二天带来了死亡和审判，因而使他的已经沉浸在颓丧的绝望中的灵魂又慢慢活动起来。在一个教士用他那沙哑的声音向他的灵魂中注入死亡之后，原来那微弱的恐惧感更变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巨大惶恐。他完全体会到了死亡的痛苦。他感觉到死的阴冷已进入他的四肢，并慢慢向他的心脏延伸，他感觉到死的阴影已渐渐蒙住他的眼睛，头脑中心处的光亮也像油灯一样，一盏一盏地熄灭了，他感觉到他的皮肤上出现了最后一次渗透出来的汗水，感觉到已经濒于死亡的四肢的麻木，感觉到他说话的声音愈来愈粗而且已断断续续，最后完全说不出话来，感觉到他的心脏的跳动越来越微弱，越来越微弱，最后几乎完全消失，他的呼吸，那可怜的呼吸，那可怜的无可奈何的人的精神，正哭泣着，叹息着，在他的喉咙中发出咕咕噜噜的声响。完全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办法！他——他自己——曾经使他为之屈服的肉体现在正在死去了。把它埋进坟墓去吧。把它放在一个木匣子里用钉子钉上，那个尸体。雇来几个人用肩膀把它扛出房子外面去吧。把它扔进地下一个长形的坑穴中，不让任何人再看见

① 当指古埃及阿比斯神，此处实借以泛指天主教以外所奉神灵。

它吧，把他埋进坟墓里去让它腐烂，让它去喂那成堆的到处乱爬的蛆虫，让他被到处奔跑的鼓着大肚子的老鼠吞食掉吧。

在朋友们还含着眼泪站在床边的时候，罪人的灵魂就已经受到审判了。在他还保留着意识的最后一刻，他所经历过的整个尘世生活都将在他的灵魂的眼前再次显现，在他还没来得及思索以前，肉体已经死亡，那灵魂便已带着无限恐惧站在审判台前了。长期以来无比仁慈的上帝，现在将会无比公正。他一直都非常耐心地规劝犯罪的灵魂，让它有时间忏悔，一再对它表现出极大的宽恕。但那段时间已经过去了。在那段时间里，人们犯罪、享乐，在那段时间里，他们讥笑上帝，讥笑上帝的神圣的教堂对他们所作的忠告，在那段时间里，他们不把上帝的威严放在眼里，不服从他的命令，欺骗自己的同类，一次接一次地犯罪，而向所有的人隐瞒自己的一切罪恶活动。但是那段时间已经过去了。现在该轮到上帝讲话了，他是不会受人愚弄或受人欺骗的。任何一种罪过都将从它的隐藏之处显露出来，不管是违反上帝意旨的最狂乱的罪行，还是使我们的可怜的腐烂的灵魂遭受最大屈辱的罪行，不管是最小的过失，还是最不可容忍的暴行，都毫无例外。到了这时候，你曾经作过伟大的帝王、伟大的将军、最出色的发明家或者最有学问的人，又有什么用呢？在上帝的审判席前所有的人都是完全平等的。他将奖赏好人，惩罚恶人；审判一个人的灵魂只需要一刹那的工夫就行了。在一个人的肉体死亡以后，只需一转眼的时间，他的灵魂便已在天平上称过。这样，这次特殊的审判就已经结束，那灵魂可能被送进幸福无边的天国，或被送进炼狱，或者被鬼哭狼嚎地抛进地狱去。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完全结束。上帝的正义还必须在人的面前得到体现。在这次特殊审判之后，还将有一次一般的审判。那是在最后的末日来临的时候，末日已经快来临了。天上的星

星，像从无花果树上被风摇落的无花果一样，全都落到地球上来。整个宇宙的巨大的烛光——太阳——也会变得像丧服的颜色似的黑成一片。月亮变成了血红色。整个太空仿佛是一个不停地向前卷去的画轴。天使长迈克尔，那天堂居民的王子，衬着天空显出无限荣光，也显得无比可怕。他一只脚站在海里，一只脚踏在陆地上，用他的天使长的号角宣告棕黑色的死神的来临。天使的三声号角声充满了整个宇宙。时间现在存在，过去存在，可是将来便不复存在了。在最后一声号角吹过之后，宇宙间所有人的灵魂便都将向耶和沙法山谷奔去，其中有富的，有穷的，有温和的和头脑简单的，有聪明的和愚笨的，也有善良的和邪恶的。每一个曾经生存过的灵魂，一切将来还要出生的灵魂，亚当的一切儿女，都将在那个至高无上的日子里聚集在一起。瞧吧，至高无上的审判官已经来临了！从这以后，将不会再有什么低下的上帝的羔羊，不会再有什么温和的拿撒勒的耶稣，不会有什么悲愁的人，不会有什么善良的牧人，上帝已经在云端里显现了。他体现着巨大的力量和威严，由天使组成的九个歌唱队卫护着，其中有天使、天使长，有一级天使，有代表力量和德行的天使，代表王座和统治的天使，还有二级天使和六翼天使，他们团团围绕着无所不能的上帝，永恒的上帝。上帝讲话了：他的声音甚至在太空最远的边缘上，甚至在无底的深渊里也能听见。他是至高无上的审判官，对他的裁决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上诉的。他把公正善良的人叫到他的身边，让他们进入天国去，进入为他们准备的永恒的幸福中去。那些邪恶的人，他把他们从他身边抛开，并用威严的愤怒的声音说：*离开我，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你们到为魔鬼和他的随从预备下的永不熄灭的地狱之火中去吧*。哦，对那些可怜的罪人来说，这是多么可怕的痛苦啊！朋友从朋友的身边被拉开，孩子从父母的身边被拉开，丈夫从妻子的

身边被拉开了。那可怜的罪人向在尘世上曾经爱过他的人，向他们的天真的虔诚曾受到他的讪笑的人，向曾经劝导他，希望把他引到正路上去的人，向和善的弟兄，向可爱的姊妹，向曾经那样热爱过他们的母亲和父亲伸出手去。可是现在已经太晚了：善良的人都向这些可怜的应该受到谴责的灵魂转过脸去。这些灵魂现在在一切人的眼前都显露出了它的可咒诅的邪恶的本性。哦，你们这些伪善者，哦，你们这些涂着脂粉的黑心肠的人，哦，你们这些对所有的人摆出一副温和的笑脸而内心中却是一片罪孽的发臭的泥潭的人们，到了这个可怕的日子，你们将怎么办呢？

这一天会来到的，一定会来到，也必然会来到：那就是死亡和最后审判日。人都要死，而且死者将受到审判，这是上天早已注定的。死是肯定的。但死的时间和方式却是不肯定的，一个人可以在长期生病中死去，也可以毫无准备地死于某种意外，上帝的儿子可能会在你完全没有想到的时候就出现在你的面前，因此任何时刻都作好准备吧，应该看到你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死去。死亡是我们一切人的最后归宿。由人类最早的一对父母的罪行带到人世来的死亡和审判，是作为我们的尘世生活的最后界限的一个阴森的门洞，那个门洞通向不可知和不可见的世界，每个灵魂都要单独通过那个门，除了自己的善行，再没有任何东西能对他有所帮助，没有朋友或兄弟或父母或师长能帮他的忙，他只能孤独地浑身战栗着穿过那个门去。让这种思想永远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吧，那我们就不会犯罪了。死亡对于一个犯罪的人将会引起恐怖，但对于一个始终走在正道上、尽了自己的生存的责任、从不忘记早祷和晚祷、经常参加神圣的圣餐会、做过很多善事和好事的人来说，它却是上帝赐给的一种福分。对于一个虔诚的相信上帝的天主教徒，对于一个善良的人来说，死亡

并不能引起恐怖。英国伟大的作家艾迪生在他临死的时候，不是曾经派人去把罪恶的年轻的沃里克子爵叫来，让他看看一个基督徒可以如何安详地正视自己生命结束的时刻吗？只有像他这样虔诚的相信上帝的基督徒能够在心中对自己说：

啊，坟墓，哪里有你的什么胜利？
啊，死亡，你何尝能给人带来任何痛苦？

这所有的话都是对他讲的。上帝的全部愤怒正指向他的下流的秘密的罪孽。传教士的刀已经深深探入他的敞开的良心，他现在已经感觉到他的灵魂在无限的罪孽中慢慢溃烂了。是的，那传教士是完全对的。现在该是上帝说话的时候了。像一只野兽躺在自己窝里一样，他的灵魂是躺在自己的罪孽的深坑里，但是天使的号角声却把它从那罪孽的黑暗中驱赶到光明中来。天使发出的世界末日来临的信息，在一瞬间完全粉碎了毫无依据的宁静。世界末日的风吹过了他的头脑；他的罪孽，那在他的想象中眼似明珠的娼妓，现在在这风暴中拼命逃跑，像带着无限恐惧的老鼠一样吱吱叫着，在一撮鬓毛下面缩成一团。

当他横过广场朝家里走去的时候，一个小姑娘的轻快的笑声，传进了他的正发烧的耳朵。那脆弱的欢乐的声音比天使的号角更有力地刺在他的心上，由于不敢抬眼观看，他只得一边走着，一边转过头去望着黑暗中的乱树丛。羞辱从他受伤的心中溢出来，浸透了他的整个存在。埃玛的形象出现在他的眼前，在她的目光之下，那羞辱的浪潮又一次从他的心中冲了出来。她可是不知道，在他的思想中，他曾如何对她加以侮辱，他的野兽一样的情欲曾如何毁损和践踏她的天真！这是一个孩子的爱情吗？这是骑士的风流吗？这是诗吗？他的放荡行为的各种可鄙

的细节简直仿佛在他自己的鼻子底下发着臭味。那些他曾藏在火炉的烟道里因而弄得满是烟尘的图片,他公然拿出来接连几小时看着,欣赏那上面下流无耻的淫荡图形,而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继续犯罪;他的那些充满猿猴一类生物和眼如明珠的妓女的可怕的梦境;他怀着欣喜的心情写下为自己的罪行忏悔的长信,那些信他曾接连许多天偷偷带在身边,只是为了在夜幕的掩盖下把它抛在广场角落的草地上、破烂的门边或某一个篱笆脚下,等待某一个偶尔走过的少女,无意中发现它,拾去偷偷阅读。疯狂! 疯狂! 这些事当真可能都是他干的吗? 种种下流的记忆一时都集聚在他的心头,他感到自己的额头冒出一阵冷汗。

在这羞辱带来的痛苦过去之后,他力图使自己的陷于无能境地的卑下的灵魂再次站起来。上帝和圣母实在离他太远了:上帝过于伟大和严厉,而圣母又过于纯洁和神圣。但是他却想象着在一片宽广的土地上,他正挨近埃玛站着,温驯地含着眼泪,弯下腰去亲吻她的衣袖。

在那温和宁静的夜空下的一片宽广的土地上,一团白云在淡蓝色的海一般的天空中向西方飘去,他们俩,两个犯罪的孩子,正并肩站立在一块儿。他们的罪行,虽只是两个孩子的罪行,却严重冒犯了上帝的威严;但这却没有冒犯她,而她的美决非看一眼便会招来祸害的尘世的美,而是以晨星为其标志的美,而且也和晨星一样充满光明、令人赏心悦目。她向他转过来的那双眼睛,显然对他并无责备之意,也无受到冒犯的神态。她把他们两人的手放在一起,手拉着手,对他们的心灵说:

——携起手来吧,斯蒂芬和埃玛。这时在天堂里正值美好的黄昏。你们曾经犯过错误,但你们永远是我的孩子。这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所表现的热爱。把手携起来吧,我亲爱的孩子们。你们将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你们俩的心将永远彼此相

爱。

一股殷红的光线从窗帘下射进来,照遍了整个小教堂;在最后一个窗帘和窗棱的缝隙间,一道光线像一把长矛直穿到圣坛上雕花的烛台上,那烛台仿佛天使的久经战斗的铠甲闪闪发着亮光。

小教堂顶上、花园里和学校里到处都在下着雨。这雨将永远无声地下下去,地上的水会一英寸一英寸地高起来,淹没一切花草和丛林,淹没树木和房屋,淹没纪念碑和山顶。一切生命都会被无声地闷死:飞鸟、人、大象、猪、孩子们;在完全被淹没的世界的浮渣中,将会无声地漂浮着这一切生物的尸体。这雨将延续四十个昼夜,一直到整个地球表面完全被大水所淹没。

这是可能的。为什么不能呢?

——地狱已经无限扩大了自己的灵魂,张大了自己的嘴——这些话,我的耶稣基督面前的可爱的小兄弟们,是从《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引来的。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阿门。

这神父从他的袈裟里面的一个口袋中掏出一块没有链条的表,他默默看了看那表的针盘,一声不响把它放在自己面前的桌上。

他开始用一种很安详的声调接着说:

——亚当和夏娃,你们知道,我亲爱的孩子们,是我们最早的祖先,你们还应该记得上帝所以创造他们,是为了让撒旦和他的叛乱的侍从们堕落以后,在天空留下的空缺将有人填补。我们都听说过,撒旦是一个充满光明的强有力的天使晨曦的儿子;但是他堕落了;他堕落了,同时天空中三分之一的神灵也跟着他一起堕落了:他和他的叛乱的随从都被抛进地狱里去。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们也没法儿说清楚。神学家们认为他犯的是骄

傲之罪，是在一瞬间产生的一种罪恶思想：non serviam[1]：我不伺候了：这一瞬间便构成了他的毁灭：他由于这一瞬间的罪恶思想冒犯了上帝的威严，于是上帝把他赶出天堂，永远抛进地狱里去。

——当时上帝造出了亚当和夏娃，把他们安置在大马士革平原上的伊甸园里，那是一个充满阳光的色彩，长满无比茂盛的植物的可爱的花园。那长满各种果实的大地让他们过着富饶的生活：飞鸟和走兽都是自愿为他们服役的仆从：他们完全不知道我们的肉体常常会遭受到的病痛，没有病，没有贫穷，也没有死亡：一个伟大仁慈的上帝能够为他们做到的一切都已经做到了，但是上帝曾对他们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永远服从他的吩咐。他们决不能去偷吃禁树上的果实。

——天哪，我亲爱的孩子们，他们后来也堕落了。那魔鬼，他虽然曾经是晨曦的儿子，曾经是一位光芒四射的天使，现在却变成了具有生物中最狡猾的一种生物、蛇的外貌的恶魔。他妒嫉他们。他这个失败的伟大的神，决不能容忍人这种用泥土做成的生物占据他由于自己犯罪而不得不永远放弃的遗产。他向那女人，他们两人中较弱的一个走去，把他的动人的甜蜜的言词的毒汁灌进她的耳中，并向她许愿说——啊，这对上帝是何等的亵渎啊！——如果她和亚当吃了那禁果，他们就可以变成神，不，变成上帝。夏娃终于在这个头号骗子的诡计面前屈服了，她吃了那苹果，而且还给了亚当一个，亚当竟然没有足够的精神上的勇气来拒绝她。撒旦的毒箭一般的舌头发生了作用。他们从此堕落了。

---

① 拉丁文，意即下文“我不伺候了”。这是原为天使长的撒旦堕入地狱前对上帝讲过的一句话。

——然后在那个花园里便出现了上帝的声音，他要让他所创造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于是天堂里神灵的首长迈克尔手里拿着冒着火焰的长箭，出现在那一对犯罪人的面前，把他们赶出伊甸园，赶到人世上来，赶到充满疾病和斗争、残酷和失望、劳累和艰苦的世界上来，靠自己的血汗挣得自己的面包。可是甚至在这时候上帝还是多么仁慈啊！他出于对我们可怜的堕落的祖先的怜悯，答应他们，到了一定的时间之后，他将从天上派下一个神来为他们赎罪，使他们再次成为上帝的孩子和天国的继承人：而那个神，那个堕落的人的赎罪者，便是那至高无上的，永恒的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也就是上帝的独生的儿子。

——他来到了。他是由圣母玛利亚，一个纯洁的处女生下来的。他出生在朱迪亚的一个破旧的牛棚里，过了三十年贫苦木匠的生活，一直到他应该去执行他的使命的时候。到了那时，他心中充满对人类的爱，于是走出去呼唤所有的人来倾听他的新的福音。

——他们听了没有？是的，他们听了，可是并没有人理会。他们把他像个罪犯一样抓住捆绑起来，把他当作傻子加以嘲笑，并把他看作是一个到处行劫的强盗，他们打了他五千皮鞭，给他带上用荆棘做的王冠，让一些犹太游民和罗马的士兵拖着他满街乱跑，扒光了他的衣服，把他吊在绞架上，他的身体的两侧都被长矛扎伤，我们的主的伤口上不停地往外流着水和血。

——甚至就在那时候，在那无比痛苦的时刻，我们的仁慈的赎罪者仍然对人类充满了怜悯。可是就在那里，在卡尔法里山上，他修建了神圣的天主教教堂，并且保证要用它挡住去地狱的通路。他把教堂建立在古老的岩石上，他赐给它神的祝福，为它准备下圣餐和各种牺牲，并且应允只要世人肯听从他的教堂所讲的话，他们将仍然可以进入永恒的生活：可是如果在他为他们

尽了一切努力之后，他们仍然坚持走上邪恶的道路，那最后仍然会被抛向永恒的折磨：地狱。

那传教士的声音慢慢低了下去，他停了一会儿，把一双手掌合在一起，但很快又分开，然后接着说：

——现在让我们尽我们的力量所及来想一想，受到触犯的上帝，出于正义感，给那些应该受到永恒惩罚的罪人预备下什么样的住所呢？地狱是一个狭窄、黑暗和充满臭味的监牢，这个魔鬼和为上帝所抛弃的灵魂的住处充满了火和烟，这个监狱所以那样狭窄是上帝有意设计出来，以便严惩那些拒绝接受他的法律约束的人。在尘世的监牢中，被关在里面的可怜的犯人至少还有某种活动的自由，尽管他只能在他的地牢的四面墙内活动，或者只能在监牢的阴暗的庭院里活动。在地狱里可不是这样。在那里由于受到天谴的人数众多，那些囚犯都是人压人挤在一个可怕的牢房里，牢房的墙壁据说有四千英里厚：这些罪犯的手脚都给绑住，完全不能活动，一位受到上帝祝福的圣徒圣安塞姆，在一本如实描写地狱情况的书里曾说，如果一个罪犯眼睛上有一个蛆虫咬他，他也没有办法把它弄开。

——从外面看去，他们完全躺在一片黑暗中。因为必须记住，地狱里的火是不会发光的。正如在上帝的命令下巴比伦火炉里的火焰已失去热力，只保留了光亮一样，也是在上帝的指令下，地狱里的火却只保留了强烈的温度，它永远在黑暗中燃烧。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黑暗的风暴，燃烧着的石灰岩发出黑暗的火焰和黑暗的烟，在这里所有罪犯的身体全一个压一个堆在一块儿，他们之间甚至连容得下一点空气的缝隙都没有。法老们认为曾经侵犯过他们的土地的一切灾祸，只有一种灾祸是最可怕的，那就是黑暗。那么对于地狱里的这种不是三天就会过去，而是将永恒存在的黑暗，我们将对他怎么说呢？

——这个狭窄而黑暗的监狱里的恐怖，由于它的可怕的臭味，显得更让人无法忍受。我们早听说过，在世界末日的可怕的烈火把整个世界净化以后，全世界的肮脏、全世界的废物和渣滓都将像流进一个大沟里去一样流到地狱里去。那以无比巨大的数量永远燃烧着的石灰石也使地狱里充满不能忍受的臭味，而受惩罚的人本身也会放出一种瘟疫般的气味，那气味，博纳凡契尔曾说，仅是从一个人身上发出的那一点便已足够使整个世界臭不可闻了。这个世界的空气本身，那使一切都得到净化的元素，由于长时间被禁锢着，也变得奇臭无比，令人无法呼吸。咱们来想一想地狱里的发臭的空气会是什么样的吧。想一想某个脏污腐烂的尸体长时间在坟墓里腐烂、分解、已经变成了一团腐臭的稀浆，想一想这样一具尸体却被放在火里焚烧，燃烧着的石灰岩的火焰吞噬着它，散发出一股强烈的令人窒息、令人作呕的难以忍耐的臭味。再想想那令人恶心的臭味，由于在那发臭的黑暗中，经常成百万、成千万增加新的发臭的尸体，它也就成百万倍成千万倍地愈变愈浓，整个地狱完全变成了一团腐烂的人堆。想一想所有这一切，你就可以多少对地狱里的臭味的可怕程度略有所知了。

——但是这种臭味尽管可怕，它却并不是地狱里的罪人所受到的最大的肉体上的折磨。暴君能让他的同胞们受到的最大的折磨是用火去烧。把你的手指头在烛火上放一会儿，你就会感觉到火烧的痛苦。可是我们尘世上的火原是上帝为了人的利益而创造出来的，是为了用它维持人的生命的火花，为了帮助他干一些有用的事，而地狱里的火却完全是另一种性质，上帝创造它就是为了折磨和惩罚那些不肯悔罪的人。我们尘世上的火，由于它所燃烧的物质本身更容易或更不容易燃烧，会烧得更快或者稍慢一些，这样使得聪明机智的人甚至可以创造出一些化

学药品，以防止或阻挠火的燃烧。但是在地狱里燃烧的那种硫磺质的石灰岩，是特意设计出来让它永远永远以无法形容的疯狂燃烧着的。不仅如此，我们尘世上的火焰，不管燃烧任何东西，同时也就把它毁灭了，因此火愈强烈它存在的时间也就愈短；可是地狱里的火却有这样一种特性，那就是它永远把它所燃烧的东西保存下来。所以尽管它以难以形容的强烈的疯狂燃烧着，它却可以永远疯狂地燃烧下去。

——再说说我们尘世的火焰，不管它烧得多么凶猛，范围多么宽广，它却总有一个限度；可是地狱里的火海却是无边、无际和无底的。根据史料，魔鬼本人，当一个士兵问他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把一座大山抛进地狱里的火海里去，它也只会像一小块蜡烛一样转眼就烧光了。但是这种可怕的火焰还不只是从外面来燃烧罪人的身体，而是使每一个被上帝抛弃的灵魂本身都变成一座地狱，那无边的火还将在它的生命里面疯狂地燃烧。哦，那些可怜人的命运该是何等可怕啊！他们的血液在他们的血管里冒着泡儿，沸腾着，他们的脑髓在他们的头骨里沸腾着，他们胸腔里的心脏冒着火焰，噼噼啪啪地爆炸，他们的肚子里，是一团被火烧红的肉酱，他们温柔的眼睛都像烧红的铁球一样冒着火花。

——然而我刚才所说的这种无边的火焰的力量和特性，要是和它的强度比较起来那又算不得什么了，这种强度，神灵正是为了用它作为一种同时给人的肉体和灵魂以惩罚的工具而特意创造出来的。这是一种直接从上帝的愤怒中喷发出来的怒火，它不仅只依靠自己的活动发生作用，同时还是上天向人报复的一种工具。正如洗礼用的圣水可以在洗净人的肉体的时候也洗净人的灵魂一样，这惩罚的火焰在惩罚人的肉体的同时也惩罚人的精神。肉体的每一个感官都将受到折磨，而同时灵魂的每

一种官能也都会感受到痛苦：眼睛所见是一片永远穿不透的绝对的黑暗，鼻子所闻的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臭味，耳朵里充满了呼喊、嗥叫和咒骂，嘴里所尝到的是一种恶臭之物、麻风病患者的腐肉，和不可名状的令人窒息的臭味，触觉所感到的是烧得火红的铁棍和铁叉，上面还不停地冒着残酷的火焰。通过各种感官所受到的这种种折磨，那不死的灵魂，以它存在的本质为基础，将永恒地在无边无际的火海中忍受着永恒的折磨，这火海正是无所不能的上帝由于他的威严受到损害而点燃起来的，这火海更由于上帝的愤怒的呼吸愈烧愈烈，而且将永不熄灭。

——最后还应该考虑到，这种地狱里的折磨由于无数受天谴的人挤在一起而更为增强了。在人世上，一个罪恶的同伴是那样可厌，以至于有些植物，如果把它们和某种对它们致命的或有害的东西放在一起，就会仿佛出于本能从它的旁边躲开。在地狱里一切法则都颠倒过来，这里没有人想到什么家庭或国家，想到什么友情或者亲属关系，地狱里的罪人都不停地彼此对喊对叫，由于看到别人和他们一样受到折磨，痛苦不堪，他们自己的折磨和痛苦也便显得加倍强烈了。一切人的感觉已全被遗忘，受难的罪人的喊叫充斥了巨大的深渊的每一个角落。罪人们永远满嘴是对上帝的咒骂和对一同受罪的人的仇恨，以及对那些曾经跟他们一起犯罪的灵魂的咒诅。在早年，按照习俗惩罚弑父者，也就是对举起残暴的手谋杀自己父亲的人的惩罚办法是把他装在一个口袋里扔到深海里去，口袋里同时还放着一只公鸡、一只猴子和一条蛇。法律制定者所以订出这样一条我们今天看来似乎过于残酷的法令，目的是要让那个罪犯受到一种与一些凶恶、可恨的兽类呆在一起的折磨。可是那些在地狱里受罪的人，一旦在一同受罪的伙伴中发现了曾经怂恿和帮助他们犯罪的人、曾经用他们的话语在他们身上第一次撒下邪恶

思想和邪恶生活的种子的人、曾经以他们不正当的建议把他们引上罪恶道路的人、曾经用他们的眼睛引诱过他们使他们走上背离道德行径的人，他们便立即会从他们干枯的嘴唇和疼痛的喉咙里发出何等疯狂的咒骂！他们的这种忿怒，那几个不会说话的动物却是无法与之相比的。他们会面对他们从前的这些教唆犯和同谋者，责骂和咒诅他们，但他们毫无办法，也毫无希望：现在要忏悔已经太晚了。

——最后让我们再想一想那些受天罚的灵魂，魔鬼的伙伴们所受的折磨吧，不管他们是引诱人的还是被引诱的全都一样。这些魔鬼将在两方面折磨那些受罪的灵魂，一是以他们的存在，一是以他们的咒诅。我们没法想象这些魔鬼是多么可怕。锡耶纳的圣凯瑟琳有一次曾见到过一个魔鬼，她因而在一本书上说，她宁愿在一条用炭火铺成的道路上走下去，直走到她的生命的尽头，也不愿意再对那可怕的魔鬼看上一眼。这些本来都是美丽的天使的魔鬼，现在和他们过去的惊人的美一样变得惊人的可怕和丑陋了。他们对那些被他们拖上毁灭道路的无助的灵魂尽量揶揄、嘲笑。正是他们这些可怕的魔鬼，在地狱里被变成了发自良心的呼声。你为什么会犯罪？你为什么听从了朋友对你的诱惑的言词？你为什么背离了你原来虔信上帝的一切活动和善行？你为什么没有设法逃避犯罪的机会？你为什么没有及早与那个罪恶的朋友断交？你为什么没有放弃那种淫荡的习惯，那些不道德的习惯？你为什么没有接受听你忏悔的神父的劝告？你为什么没有，甚至在你一次或者再次，或者三次，或者四次，或者一百次犯罪之后，对你的邪恶行为表示忏悔，立即再转而求助于上帝，虽然你知道他一直在等待着你去向他忏悔，清洗掉自己的一切罪孽？现在忏悔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时间现在存在，过去存在，可是将来就不复存在了！那时候，你可以偷偷地

犯罪，可以让自己沉迷在懒惰和骄傲之中，追求一些不合法的东西，屈服于你的低下的天性的诱惑，过着像野地里的野兽一样的生活，不，甚至比野地里的野兽还要更坏，因为至少它们只是一些畜生，并没有理智来指引它们。时间过去存在，但是将来就不复存在了。上帝曾用许多声音对你说话，可是你从来都不肯听。你不愿意彻底清除掉你心中的骄傲和愤怒，你不愿意归还你通过不正当手段得来的东西，你不愿意服从你的神圣的教堂对你的教导，也不愿意履行你的宗教上的职责，你不愿意放弃你的那些罪恶的友伴，你也不愿意避开那些危险的诱惑，这些便是那些着意折磨人的魔鬼所讲的话，这些话里充满了嘲笑和责备，充满了仇恨和厌恶。还有厌恶，是的！因为就连那些魔鬼本身，在他们犯罪的时候，在他们犯下这唯一能和他们的天使本性相适应的罪行，对理智造反的时候：他们，甚至他们这些罪恶的魔鬼，也会对堕落的人用来亵渎和冒犯圣灵的神庙并使自己变得肮脏下流的那种无法形容的罪行，表示反感和厌恶，避之唯恐不及。

——哦，我的基督面前的亲爱的小弟兄们，让我们永远也不要有机会听到这些话吧！希望我们永远不会碰上这种命运，我说！在那可怕的最后的清算来临的时候，我热诚地向上帝祷告，希望今天在这个小教堂里坐着的，没有一个人会听到至高无上的法官命令他永远离开他的眼前，和一群可怜的人一起被赶走，希望我们中没有一个人会听到他的加以驱除的可怕的判决：*从我身边走开，你这该死的东西，快到为魔鬼和他的随从们预备的永恒的烈火中去吧！*

他从教堂中间的过道走过去，两腿战栗着，头皮也不停地抖动，仿佛被鬼怪的手指摸了一下。他走上楼梯，穿进过道里去，过道两旁的墙上挂着许多外衣和雨衣，那无头、不成形体又不停滴答着水的衣服简直像被绞死的罪犯。每走一步他都恐惧地想

到他恐怕已经死了，他的灵魂已经从他的皮囊中给抓走，他现在正在永不回头地向着无限的空间飞去。

他的脚简直没有办法抓住地面，他心情沉重地坐在书桌边，随便打开一本书来仔细读着。那里每一句话都是对他讲的。这一切都是真的。上帝是万能的。上帝现在就可以把他召唤去，不等他意识到那种召唤，就在他坐在这书桌边的时候就会把他唤走了。上帝已经对他发出召唤了。是吗？什么？是吗？他的皮肉因为感觉到残酷的火舌正向他烧过来开始缩成了一团，并由于感觉到在它四周回旋的沉闷的空气，完全变得干枯了。他已经死了。是的。他已经受到了审判。一股烈火的巨浪穿过了他的肉体：这是第一个浪头。接着又是一个浪头。他的头脑开始着火了。然后又是一个浪头。他的脑汁在碎裂的头颅中已经开始咕嘟和冒泡了。火焰从他的头颅上冒出来变得像一个花冠，而且像人一样发出尖叫声：

——地狱！地狱！地狱！地狱！地狱！

在他的身旁有人在说话：

——专讲地狱。

——我想这回可让你们的印象够深的了。

——你说得一点儿不错。他真让咱们全吓得够呛。

——对你们这些家伙就得这样：满够让你们知道上进的了。

他软弱无力地趴在书桌上。他并没有死去。上帝暂时饶过了他。他仍然生活在他所熟悉的这所学校的世界中。塔特先生和文森特·赫伦站在窗口，交谈着，开着玩笑，并转头向窗外凄凉的小雨望着，不停地摇着头。

——我希望天马上晴起来。我已和几个同学商量好，骑车到马拉海德去转一圈。可是现在路上的水恐怕都漫过膝盖了。

——可能会晴起来的，先生。

这些声音他是非常熟悉的，普通的闲谈，没有人说话时教室里的那种宁静，以及别的孩子们安静地吃着早餐时发出的那种宁静、柔和的牛群吃草一样的声音，对他的痛苦的灵魂都是一种安抚。

现在还来得及。哦，圣母玛利亚，罪人的救星，替他说说情吧！哦，圣洁的处女，请从死的深渊中把他拯救出来吧。

英文课开始时让大家听读一段历史。那些王公、朝廷宠臣、大主教等等，都藏在他们名字的面纱后面像一些无声的幽灵在他眼前飘过。他们全都已经死了：全都受到了审判。一个人如果灵魂不能得救，即使占有整个世界又有什么好处呢？现在他终于明白了：在他四周存在着无数人的生命，他们像蚂蚁一样彼此称兄道弟，在和平的土地上劳动，他们中的死者都长眠在宁静的土丘之下。他的一个伙伴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那似乎是碰到了他的心：在他开始回答老师提问的时候，他听到他自己的声音里充满了羞辱和悔恨带来的沉静。

他的灵魂愈来愈深地陷入了悔恨造成的宁静的深渊。她再也不能忍受那种对死亡的恐惧了，在她下沉的时候，她发出了一阵微弱的祷告声。啊，是的，他暂时还会被上帝饶过的，他将在心里悔罪，以求得到宽恕；那些在上的，在天堂里的神明一定会看到，他将如何采取新的行动以弥补过去的过失：整个一生，一生中的每一刻他都会那样做的，只是请等一等。

——所有的人，上帝啊！全体，全体！

一个人跑到门口送信说，小教堂里已经开始接受所有的人的忏悔了。四个孩子离开了教室；他还听到别的人走过走廊的声音。一阵令人发抖的寒风从他心头吹过，那不过只是一丝很微弱的小风，然而，他倾听着，平静地忍受着，却似乎把自己的一只耳朵贴在心房的肌肉上，感到它畏惧地往一块儿收缩，并听到

它的左、右心房不停地舒张和收缩。

完全无法逃避。他必须去忏悔，去亲口说出他所干过和想到过的事，一个罪孽接着一个罪孽。怎么个说法？怎么个说法呢？

——神父，我……

这思想像一只寒光闪闪的匕首刺进了他娇嫩的皮肉：忏悔。可是他不能在学校的小教堂里。他可以诚恳地把他的全部罪孽，他的行动上和思想上的每一个罪孽都坦白地讲出来；可是他不能在同学之间讲。到远处某一个什么黑暗的地方，他可以低声说出他自己感到羞耻的一切事情；他诚恳地请求上帝，不要因为他不敢在学校的小教堂里忏悔而对他生气，他同时带着非常沉重的心情，默默地请求他周围的孩子们的心灵都对他宽恕。

时间一刻一刻地过去。

他又一次坐在小教堂前排的板凳上。窗外白昼的光线正慢慢消失，在它渐渐从暗淡的红色的窗帘边流逝时，他仿佛感到那末日的太阳正缓缓下落，所有的灵魂都聚集在这里听候最后的审判了。

——*我已被从你的眼前抛开了*，这些话，我的基督面前的小兄弟们，是从《诗篇》第三十章第二十三节引来的，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阿门。

那神父开始用一种安详、友善的口气讲着。他的脸色看来非常仁慈，他把两手的手指轻轻放在一块儿，指尖对指尖做成一个歪歪斜斜的鸟笼的样子。

——今天早晨，在我们企图弄明白地狱是个什么样子的时候，我们曾经竭力要弄清楚，我们神圣的创世主在他的精神训练一书中所讲的地狱的构成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我们试图在我们的想象中，用我们的理智来想象那个可怕的地方的物质特

性，以及所有在地狱里受罪的人所受到的肉体上的折磨。今天晚上我们将花一点时间来想一想地狱里精神上的折磨是什么情况。

——必须记住，罪孽是一种具有双重意义的罪行。它既表明我们在我们的卑劣的天性的鼓动下屈服于低下的本能，屈服于野蛮的兽性；又表明我们背离了我们的高尚的天性的教导，背离了一切纯洁和神圣的东西，背离了神圣的上帝本身。由于这个原因，人的一切罪孽都将在地狱里受到两种不同形式的惩罚，肉体的和精神的。

——要知道在一切精神上的痛苦中，最巨大的一种是感到有所失的痛苦，这种痛苦是如此巨大，事实上它本身就构成比其它一切痛苦加在一起还要更大的痛苦。教堂里的最伟大的医师，大家所说的天使医师圣托玛斯曾说，最可怕的上天的谴责是人的理智完全失去了神的光采，他的爱的感情固执地背离了上帝的善念。必须记住，上帝是代表至善的神灵，因此失去了这样一个神灵的爱，对人来说就必然是一种永无止境的痛苦。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不能明确地理解这种损失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可是在地狱里受惩罚的人，因为他们受到了更大的折磨，便会完全理解那种损害对他们是何等重要，他们也会懂得，他们所以失去它完全是由于自己的犯罪行为，并知道他们已从此永远失掉它了。就在死亡来临的那一刹那，灵魂和肉体的纽带已经被割断，那灵魂便立刻仿佛向生存的中心跑去一样飞向上帝。必须记住，我亲爱的孩子们，我们的灵魂是永远渴望与上帝同在的。我们来自上帝身边，我们靠上帝活着，我们属于上帝：我们是属于他的，永远也不能改易。上帝用神的爱爱着每一个灵魂，每一个人的灵魂都生活在那种爱中。怎么可能会不是这样呢？我们的每次呼吸，我们头脑中的每一种思想，我们生存的每一刻

都来自上帝的永不衰竭的仁慈。我们的灵魂是我们的创世主从无到有使他获得存在、使他的生命延续下去,并使他生活在他的无限的热爱之中的,如果一个母亲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家人,一个朋友和自己心爱的朋友分离了,便会给人带来痛苦,那么想一想,一个可怜的灵魂被从至善和至仁的创世主的面前赶走了,那将会是一种何等的痛苦。那么,这种和至高的善,和上帝永远的分离、由于这种分离而感到的悔恨,以及对这种永远无法改变的情况的明确了解:所有这些就是上帝所创造的灵魂所能忍受的最大的折磨,Poena damni[①],有所失的痛苦。

——在地狱里受罪的灵魂将受到第二种痛苦,是良心上的痛苦。正好像死去的肉体会由于腐烂而生蛆一样,不能得救的灵魂也会由于罪孽带来的腐烂而产生一种永无休止的悔恨,一种良心上的刺痛,这种蛆虫,正如教皇英罗森特第三[②] 所说,具有三重的刺。这种残酷的蛆虫的第一根刺是对过去的欢乐的记忆。哦,那将是一种多么可怕的记忆啊! 在那一片烧毁一切的火海中,骄傲的帝王将会记得他宫廷里无比盛大的排场,聪明而邪恶的人将会记得他的图书馆和他研究所用的工具,热爱艺术的人将会记得他的雕像、图画和其它一些珍品,尽情享受吃喝的人将会记得他的盛大的丰盛的筵席、他的制作精良的佳肴和他的上等名酒,守财奴将会记得他收藏的大量金银,盗匪将会记得他通过不正当手段弄来的钱财,喜欢报复的忿怒而残暴的杀人凶犯将会记得他过去从中取乐的血腥事迹和凶残的活动,那些肮脏、淫乱的人便将记得他们过去沉湎其中的那种无法诉说的

① 拉丁文,意即下文:有所失的痛苦。

② 即12世纪末13世纪初法国皇帝罗达里奥·德贡蒂·底西古。

下流的欢乐。他们将会记得所有这一切,因而为自己的罪孽对自己感到无比痛恨。因为对那些灵魂来说,这种欢乐和他们将在地狱的烈火中千年万载接受的痛苦相比,会显得是多么可悲啊。他们将会想到只因为自己曾贪恋某些贱如粪土之物、贪恋几块破金属块、贪恋云烟一般的荣誉、贪恋肉体的享受、贪恋一点精神上的刺激,竟使自己失去了天堂里的福分,因而对自己是多么忿怒和痛恨啊。他们感到悔恨莫及,这是良心的蛆虫的第二根刺,一种对自己已犯的罪孽过晚和无用的悔恨。神的正义迫使这些可悲的可怜虫永远忘不掉他们所犯的罪孽,而正像圣奥古斯丁所指出的,上帝还会把他自己对罪孽的了解传给他们,因而罪孽将会在他们眼前也会像在上帝眼前一样显得是那样的可恨和邪恶。他们将非常充分地理解自己的罪恶而感到无限悔恨,但是那时却已经太晚了,他们为自己错过的良机痛哭流涕。然后就是良心的蛆虫在他们身上扎得最深而且最残酷的那一根刺了。良心将会对他们说:你们本来完全有时间和机会悔罪的,可是你们没有那样做。你们是在浓厚的宗教气氛中由你们的父母抚养成人的。你们有教堂的各种仪式、祝福和宽容来帮助你们。你们有上帝的仆从向你们布道,在你们迷路的时候把你们召唤回来,宽恕你们的罪孽;不管那罪孽是多么严重,数量多么大,只要你们肯忏悔、肯悔罪就行。可是不。你们没有那样做。你们嘲笑神圣的宗教和它的传教士,你们避开给你们忏悔的神父,你们在罪孽的泥坑中愈陷愈深。上帝曾经向你们呼唤,对你们发出警告,请求你们再回到他的身边。哦,多么可耻,多么可悲啊!宇宙的主宰对你们这些泥土做成的生灵提出请求,要你们爱他,不要忘记你们是他创造出来的啊,要你们遵守他的法令。可是不。你们没有那样做。当时在你还活在人世的时候,只要一滴真正悔恨的眼泪就能为你赢得的东西,现在如果你还

能够哭泣,即使用你的眼泪淹没整个地狱,即使你那悔恨的眼泪流成了海洋,也不可能再为你赢得那些东西了。你现在又请求再回到尘世中去生活一阵好让你悔罪:但是已经没有用了。时机已经错过:永远地错过了。

——这就是良心的三重刺,它是啃啮着地狱里可怜人的心窝的毒蛇,那些可怜人心里都充满了地狱般的忿怒,他们咒骂自己的愚蠢,咒骂把他们引上这毁灭道路的罪恶的朋友,咒骂在生活中诱惑他们,而今在永恒的折磨中却又讥笑他们的那些魔鬼,他们甚至斥责和咒骂,他们尽管可以蔑视和嘲笑他的至善和忍耐,却无法逃避他的公正和权力的至高的神灵。

——受到天谴的人将遭受到的第二种精神上的痛苦是一种扩张的痛苦。生活在尘世中的人尽管可以犯下各种罪恶,但是决不能同时犯下所有的罪,因为正像我们常常可以以毒攻毒一样,一种罪恶也会改正或克服另一种罪恶。但在地狱里情况可完全相反,一种折磨并不会抵消另一种折磨,却只会增强它的力量:而且由于内在的官能比外在的感觉更为完善,所以他们更能感受更大的痛苦。正如每一种感官都会受到适合于它的折磨一样,每一种精神上的官能也同样会受到各自不同的折磨;想象的能力将只会想到各种可怕的形象,感官将只会交替感受到希望和忿怒,头脑或思想将被一种比笼罩着可怕的地狱的外在黑暗更为可怕的内在黑暗所充塞。占据着这些恶魔的心灵的怨毒,虽然本身并没有什么力量,却是一种永远无限扩张并将无限存在下去的恶根,这种邪恶的可怕程度,除非我们能够想象上帝对人类的巨大罪恶所怀有的各种深切的仇恨,我们几乎完全无法理解。

——和这种扩张的痛苦相对,同时又和它并存的另一种痛苦是强烈的痛苦。地狱是一切罪恶的中心,你们知道任何东西

愈靠近中心愈强烈，愈离开中心便愈微弱。没有任何一种缓解的东西或可用来掺和的东西可以稍稍减缓或冲淡地狱里的痛苦。不，甚至原来大家认为好的东西到了地狱也都变成了邪恶。在别的地方被看作是使苦恼的人得到安慰的友情，在那里将变成无休止的折磨：一直被看作是智力的最高要求、大家都希望得到的知识，在这里将会变得比无知更为可恨：从创世主到树林里最低贱的植物都渴望得到的光明，在这里你将痛恨万分。在人世间，我们的悲哀，或者时间不会太长或者程度不会很深，因为人的本性可以靠习惯克服它们，或者由于忍受不了其沉重压力使之告于结束。可是在地狱中那些折磨是不可能靠习惯来克服的，因为它们不仅只是可怕地强烈，而且同时又不断地在那里变换，每一种痛苦，好比说，可以靠另一种痛苦的火焰点着，而它同时却又使点着它的那一痛苦发出更强烈的火焰。人性也不可能通过向它们屈服而逃避这种强烈的变化多端的折磨，因为灵魂永远浸透并存在于邪恶之中，它所能感受到的折磨也就更大。折磨的无限的扩张、痛苦的不可思议的强烈、酷刑的不停的变换——所有这一切正是被罪人们所激怒的至高的神王的意旨使然；这些便是人们为了追求淫乱、下流的皮肉欢乐而加以蔑视的神圣的上天所提出的要求；这些也正是为了给世人赎罪却遭到恶人践踏的上帝的无罪的羔羊，所流洒鲜血的强烈要求。

——在这个可怕的地狱中，一切折磨中最高最大的折磨是永恒的折磨。永恒！哦，那个可怕的令人沮丧的字眼。永恒！什么人的头脑能理解它呢？请你们记住，这是一种痛苦的永恒。甚至地狱里的痛苦也没有它们这样可怕，它们将是无限的，因为它们注定要永远存在下去。但是一方面它们将永远存在下去，而同时它们，你们知道，又是难于忍受的强烈，不可思议地不停地扩张。永久忍受哪怕只是一只小虫的针刺也会是一种可怕的

痛苦。那么永远去忍受地狱里的多种多样的折磨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永远！直到永恒！不是忍受一年或者一个世纪，而是永远。你们且想一想，这该是多么可怕吧。你们常常看到过海边的沙滩。那沙粒是多么细呀！要多少这样细小的沙粒才能聚成孩子们在沙滩游玩时抓在手里的一把沙子呢？现在你们试想有一个用那种沙粒堆成的高山，它有一百万英里高，从地面直耸入云霄，有一百万英里宽，一直伸展到遥远的地方，而且有一百万英里那么厚；再想一想这个由无数细小的沙粒堆成的无比巨大的山峰，还像树林里的树叶、大海里的水滴、鸟身上的羽毛、鱼身上的鳞甲、牲畜身上的毛发、无限的空气中的原子一样不停地成倍增长着：还要想一想每隔一百万年将有一只小鸟飞到这山上来用它的嘴衔走山上的几颗沙粒。那将要经过多少个百万个世纪那只小鸟才能把那座山衔走，哪怕是一立方英尺那么一块地方呢？要多少千百万年、千百万个世纪它才能把整个山衔走呢？然而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无限长的时间结束以后，对永恒来讲，却是连一分钟也不曾减少。在那无数亿万年、无数兆万年之后，永恒几乎还没有开始。而如果那座山在被完全衔走以后又伸长出来，如果那鸟又来一粒一粒地把它全部衔走而它又长了出来，如果这座山这样一长一落，经过的次数像天上的星星、空气中的原子、大海里的水滴、树林里的树叶、鸟身上的羽毛、鱼身上的鳞甲、兽身上的毛发一样多，而在这无比巨大的高山经过无数次的生长和消灭之后，永恒也仍然不能说已经减少了一分钟：甚至在那时候，在这么一段时间之后，在经过我们只要想一想就会头昏眼花的无数亿万年的时间之后，永恒几乎还没有开始。

——一位神圣的圣者（我相信他是我们的一位先辈）有一次有机会看到了地狱里的景象。那情景好像他是站在一个很大的

厅堂的中间,厅堂里又黑又静,耳边只听到一只大钟滴答的声音。那滴答声不停地响着;这位圣者仿佛感到那滴答声是无尽无休地在重复着几个字:永远,决不;永远,决不。永远呆在地狱里,决不可能进入天堂;永远被排除在上天的光照之外,决不会享受到上帝的福荫;永远在烈火中熬煎,被蛆虫啃咬,被烧红的铁棍刺扎,决不可能逃脱这些痛苦;永远受着良心的折磨,因一切记忆中的往事怒火中烧,头脑中永远充满黑暗和绝望,决不可能逃脱;永远谴责和咒骂那些以他们所骗的人的苦难为乐的邪恶的魔鬼,决不会见到赐福人类的神灵的一线光辉;永远在烈火的深渊中向上帝呼喊,希望有片刻的、仅只是片刻的喘息的时间,能暂时避开这可怕的痛苦,决不能获得哪怕是片刻的上帝的宽恕;永远忍受痛苦,决不会有任何欢乐;永远受到天罚,决不可能得救;永远,决不;永远,决不。哦,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惩罚啊! 这是在永恒中的无穷的痛苦,无穷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没有一线希望,没有片刻的停顿,这是永恒中的无限强烈的痛苦,永远不停地变化着的折磨,一种一方面吞噬一切,一方面又使被它吞噬的东西永远存在的苦难,一种一方面撕裂肉体,一方面又永远给精神以无尽折磨的悔恨,这种永恒,其中的每一片刻本身就是一种无尽的悲伤。这就是犯下罪孽的死去的人在全能的公正的上帝面前将受到的可怕的惩罚。

——是的,上帝是公正的! 人因为只能按照人的理智思考问题,因而对于上帝竟会让一个只不过犯下一件可悲的罪孽的人,在地狱的烈火中永远受到无尽无休的惩罚感到不解。他们所以这样想,只是因为他们受到了肉体的错觉和人的懵懂理解的蒙蔽,他们无法真正认识一种可怕的罪孽的邪恶程度。他们这样想,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哪怕是一个很小的罪行也具有如此罪恶和恶毒的性质,以至万能的创世主知道,如果只要他容许

一种这样的罪孽得到宽恕，不受到惩罚，比如一种很小的罪孽、一句谎言、一个忿怒的神态、一时的有意的懒惰等等，他就可以结束人世的一切苦难，包括战争、疾病、抢劫、各种罪行、死亡、谋杀等等。他，伟大的万能的上帝也不能这样做，因为一种罪孽，不管是思想上的还是行动上的，都是对他的法律的冒犯，而如果上帝不去惩罚冒犯他的法律的人，他也就不成其为上帝了。

——也不过只是一件罪恶，思想上一时的叛乱性的骄傲就使得撒旦和天使中的三分之一从他们的无限荣耀的地位堕落下去了。也只是一件罪恶，一时的胡涂和脆弱，就使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了伊甸园，而给人世带来了死亡和痛苦。为了挽回这一罪恶的可怕后果，上帝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人间，痛苦地生活着，并在最大的痛苦中死去，在一个十字架上悬挂了三个小时之久。

——哦，我的在耶稣基督面前的亲爱的小兄弟们，我们会冒犯那个善良的赎罪人，惹起他的忿怒吗？我们会再次践踏那已经被砍烂撕碎的尸体吗？我们会在那充满悲愁和热爱的脸上啐唾沫吗？我们也会像那残酷的犹太人和野蛮的士兵一样，嘲笑为了使我们得救经历着悲愁的可怕的压轧机的折磨的、善良和无限同情我们的恩主吗？每一句犯罪的话都是他娇嫩的肉体上的一道伤痕。每一个犯罪活动都是扎进他头脑里去的一根毒刺。每一个有意接受的肮脏的思想都是刺在他的神圣的充满爱情的心上的锋利的长矛。不能，不能。这种如此刺痛我们的神王的事，这种将受到永恒的痛苦的折磨的事，这种将使上帝的儿子再一次被钉上十字架，也是对上帝进行嘲弄的事，任何一个人都是决不能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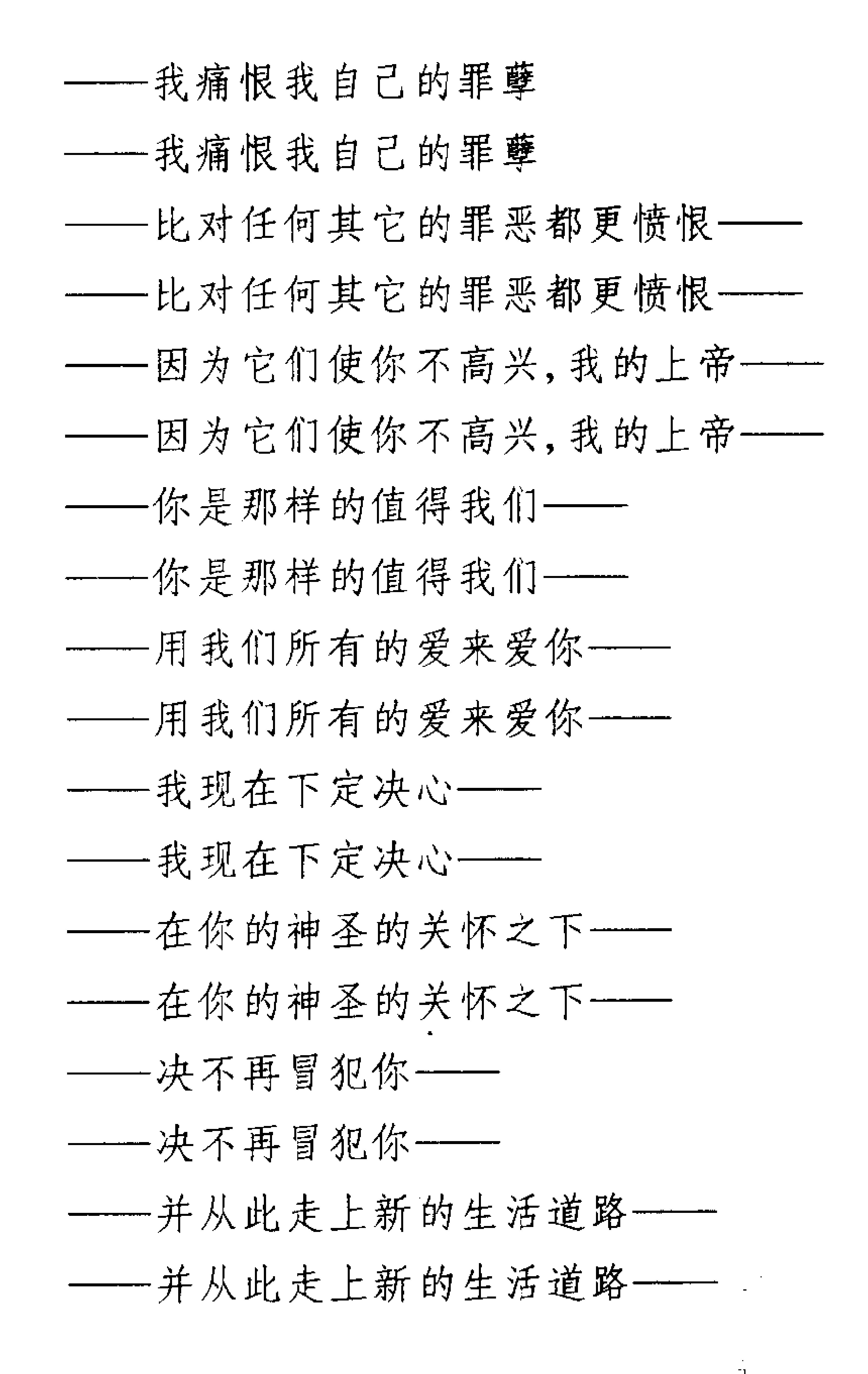
——我乞求上帝让我的这些平凡的话能够更坚定那些受着上帝福荫的人的信念，能够加强正在犹豫着的人的意志，能够把那些走上歧途的可怜的灵魂，如果在我们中间还有的话，领回到

上帝的福荫中去。我向上帝祷告，你们也和我一同祷告吧，让我们能够对我们的罪孽表示悔恨。我现在要你们所有的人和我一起，在这个简陋的小教堂里，跪在上帝面前，背诵悔恨的神训。上帝现在就在那圣体盘中，他心中充满烈火一样的对人类的爱，正准备抚慰一切痛苦的人。不要害怕。不管你犯了多少罪或者你的罪恶是多么严重，只要你能够悔罪，你就一定会得到宽恕。不要让尘世的羞辱感封住了你的嘴，上帝仍然是我们的仁慈的主，他并不希望有罪的人经受永恒的死亡，而宁愿看到他皈依在他的面前，得以生活下去。

——上帝正在向你们召唤。你们是属于他的。他从无到有把你们创造出来。他用一种只有上帝才有的爱热爱着你们。尽管你们可能已经对他犯下了罪，但他仍然正张开双臂等待着接纳你们。可怜的罪人们，可怜的、虚荣的、正在犯罪的罪人们，快回到他身边去吧。现在正是合适的时机。现在正是时候。

那神父站起身来，转向圣坛，在越来越暗的光线中，在圣体盘前的台阶上跪下了。他一直等着小教堂里所有的人都跪下来，一切声音都静止下来的时候。然后他抬起头来，以极大的热情一句一句地背诵着悔罪的祷词。孩子们一句接一句跟着他念。斯蒂芬感到自己的舌头粘在上颚上，因此只得低下头来在心里祷告。

——哦，我的上帝！
——哦，我的上帝！
——我从心里感到抱歉——
——我从心里感到抱歉——
——因为我冒犯了你
——因为我冒犯了你


——我痛恨我自己的罪孽
——我痛恨我自己的罪孽
——比对任何其它的罪恶都更愤恨——
——比对任何其它的罪恶都更愤恨——
——因为它们使你不高兴，我的上帝——
——因为它们使你不高兴，我的上帝——
——你是那样的值得我们——
——你是那样的值得我们——
——用我们所有的爱来爱你——
——用我们所有的爱来爱你——
——我现在下定决心——
——我现在下定决心——
——在你的神圣的关怀之下——
——在你的神圣的关怀之下——
——决不再冒犯你——
——决不再冒犯你——
——并从此走上新的生活道路——
——并从此走上新的生活道路——

晚饭后，他上楼到自己的房间里去，想要和自己的灵魂单独呆一会儿，他每上一步，他的灵魂似乎都要发出一声叹息；他的灵魂一边叹息着，跟着他的脚步一步一步上去，穿过了一个非常阴暗、潮湿的地区。

他在楼梯口的门前站立下来，然后抓住那个陶瓷的门把匆匆把门打开。他恐惧地等待着，他身内的灵魂已变得委顿不堪，静静地祷告着，希望在他跨过门坎时死亡不致轮到他的头上，希望待在黑暗中的魔鬼将不会获得足以制服他的能力。他站在门

坎前一声不响地等待着，仿佛他面前是个什么黑暗的山洞的入口。他看见前面有许多人的脸；还有许多眼睛：它们全等待着，观望着。

——当然我们完全知道虽然这事最后总归会真相大白他却仍然会感到要努力试图使自己努力去试图承认精神上的莫大威力将有很大的困难所以当然我们也知道得很清楚——

发出喃喃声的许多小脸都等待着、观望着：喃喃的话语声充满了那黑暗的洞窟。他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都感到十分恐惧，但是他仍然勇敢地抬起头来，大步走进房间里去。一个门洞，一个房间，仍然是那个房间，那扇窗户。他安详地对自己说，那些仿佛从黑暗中发出的喃喃话语声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他对自己说，这不过就是他自己的房间，现在把门敞开着罢了。

他关上门，匆匆走到床边靠床跪下来，用双手蒙住自己的脸。他的手又冷又粘，胳膊腿都冷得直发痛。肉体上的疲劳、寒冷和沮丧的心情使他十分不安，完全打乱了他的思想。他为什么跪在那里，像一个孩子似地念诵着晚祷词？他要和他的灵魂单独在一起，要检验一下自己的良心，要面对面地正视自己的罪孽，要回想一下他犯罪的时间、方式和当时具体的情况，要为它们放声痛哭。他哭不出来。他没有办法清楚地回想起那些情况。他只感到他的灵魂和肉体都非常痛苦，他的整个生命，他的记忆、意志、理解、加上肉体都已经疲惫不堪，完全麻木了。

这完全是魔鬼在作祟，魔鬼打乱了他的思想，蒙蔽住他的良心，在他这怯懦的已被罪孽腐烂的肉体的门前对他进行攻击：于是他胆怯地祈祷上帝，宽恕他的无能，爬到床上去，用毯子把自己紧紧地裹起来，又用双手蒙住了自己的脸。他已经犯罪了。他在上帝的面前，违反上天的意旨，已经陷入很深的罪孽中，他已经不配称为上帝的孩子了。

那些事竟会是他斯蒂芬·迪达勒斯干的，这可能吗？他的良心叹息着作出了回答。是的，是他干了那些事，秘密地、偷偷地、一次又一次地干下了，而他由于顽固不化，就在圣体盘的前面，在他的肉体里的灵魂已经变得腐烂不堪的时候，竟敢还摆出一副神圣的虚假的面孔。怎么可能，上帝当时竟没有立即把他击毙？那帮和他一起犯罪的混帐伙伴也都围在他的身边，对着他呼吸，从四方八面向他弯过腰来。他想开始祷告以便忘掉他们，他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双臂，低下头去锁住自己的眼皮：可是灵魂的感官是无法锁住的，尽管他紧紧地闭上眼睛，他却仍然可以看到他曾经犯罪的那些地方，尽管他使劲捂着自己的耳朵，他却仍然能听见。他怀着无比强烈的愿望，希望自己什么也看不见，也听不见。他的愿望是那样的强烈，一直到那愿望压得他全身发抖，并使得他的灵魂的感官也暂时被封闭住了。但它们只是封闭了很短一会儿时间，接着又完全打开。他又能看见了。

他看到一片长满支楞着的野草、荨麻和一束束蓟草的田野。在那一丛丛发臭的乱七八糟的野草中扔着许多瘪瘪歪歪的罐头盒和成卷成团的干屎。在一片杂乱无章似青非青的野草中，一点微弱的沼气发出的光艰难地向上燃烧着。和那光一样微弱而阴森的一股难闻的臭味也有气无力地在那破罐头盒和已结出硬壳的粪便上来回飘动。

田野上有一些人：一个，三个，六个：那些人东一簇西一簇在田野上活动。他们是些长着人的脸孔的形似山羊的人①，眉头长得像犄角一样，稀薄的胡子灰灰的像橡胶的颜色。他们在田野上来回活动的时候，他们的无情的眼睛闪烁着罪恶的凶光，身后还拖着长长的尾巴。一张残酷而恶毒的嘴仿佛散发出一种灰

① 这无疑正是希腊神话淫乱之神，色态（Satyr）的形象。

色的光,照亮了他们的瘦骨嶙峋的衰老的脸。他们中有一个人正把一件破旧的法兰绒背心拉过来盖住自己的肋骨,另一个人一再咕咕哝哝地抱怨着,说他的胡子和一丛丛的野草纠缠在一块儿了。当他们围着田野慢慢一圈一圈转游的时候,从他们干枯的嘴唇边还不时发出一阵阵温柔的话语声,他们在野草丛中四处游逛,长尾巴拖在罐头盒上发出叮咚叮咚的声响。他们缓慢地转着圈,越转圈子越小,越转挤得越紧,嘴里仍不停发出低沉的话语声,长长的摇摆着的尾巴上都粘满了已发霉的稀屎,他们把他们可怕的面孔使劲向上仰着……

救命啦!

他发疯似地把毯子从脸上和脖子上扔开。那就是他的地狱。上帝已经让他看到了为他的罪孽保留下的地狱的情景:恶臭、充满了野兽的气味和疫疠,这是淫荡的山羊魔鬼的地狱。这也正是为他预备的!为他预备的!

他从床上跳起来,那股难以忍受的臭味直冲进他的喉咙,使得他的内脏都纠结在一块儿,使他直想呕吐。空气!来自上天的气息!他踉跄地向窗口跑去,嘴里哼哼着,几乎由于恶心要晕倒过去了。在洗脸盆旁,他感到肚子里一阵抽动;双手疯狂地抱着自己冰冷的额头,他痛苦地吐出了胃里所有的东西。

呕吐过去以后,他无力地走到窗口,推起窗格,坐在窗口的一边,把胳膊靠在窗框上。雨已经慢慢停止了;雾气正在点点灯光之间飘动,整个城市在这浮动着的浓雾中似乎正用黄色的烟尘为自己编织出一个柔软的茧壳。天空十分宁静,闪着淡淡的微光,空气是那样清新,完全像浇透阵雨的树丛中的空气一样;在这宁静、闪烁着的微光和淡淡的芬芳气息之中,他和自己的心灵取得了协议。

他开始祷告:

——他本来曾想让我们带着天堂里的荣光来到人世，可是我们犯罪了；那时他不能安全地前来拜访我们，而只能掩住自己的威严和自己的神光，因为他是上帝。所以他不肯显示自己的力量，而以虚弱的面貌出现，然后他派遣你，一个生灵，作为他的代表，让你具有和我们相适应的一个普通生灵的平庸的外貌和光彩。现在，亲爱的母亲，你的脸面和形态本身都让我们不能不想到永恒；你的美不像尘世的美，让人看一眼就会给人带来危险，而是像作为你的象征的晨星一样悦耳、悦目，散发出纯洁的气息，让人想到天堂的福荫，在心里充满宁静。哦，光明的白昼的先驱！朝圣者的灯塔！还像过去一样再领导我们吧。在漆黑的夜晚，越过凄凉的荒野领着我们走向我主耶稣，领着我们回到我们的老家去吧。

眼泪模糊了他的视线，他恭顺地抬头看着天上，为他失去的天真痛哭。

黄昏来临时，他离开了家，他刚一接触到潮湿而黑暗的空气，一听到他带上门时门框发出的响声，他刚刚由于祷告和哭泣暂时得到安抚的良心又一次疼痛起来。忏悔！忏悔！光是用眼泪和祷告来安抚自己的良心，那是不够的。他必须跪在圣灵的侍者面前，真诚而悔恨地完全讲出他一直隐瞒着的罪孽。当他再一次推开街门进去，听到街门的脚板和门坎摩擦的声音以前，当他再一次看到厨房里摆好晚餐的饭桌以前，他一定要跪下来忏悔。这实际是再简单不过了。

良心的痛苦已经止住，他穿过黑暗的街道迅速向前走着。街边人行道上有那么多铺路的石块，那个城市里又有那么多街

道，整个世界上更是有那么多的城市。可是永恒是没有止境的。他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尽管只不过一次，那也是不可饶恕的罪孽。罪孽竟可以在一刹那间就犯下了。可为什么会这么快？就只要看一眼或者想着看一眼就行了。你的眼睛开始并没有希望看见，但却已经看见了。然后一转眼事情就已经发生了。可是难道一个人的身体的那一部分自有它的知觉，还是怎么的？那毒蛇，那田野中最机灵的畜生。当它一刹那间忽然有了自己的欲望，然后还能使自己的欲望罪孽地一分钟又一分钟延续下去的时候，它必定是有它自己的知觉的。它有感觉、有知觉，也有欲望。这件事该是多么可怕啊！是谁这样使得人体近于禽兽的那一部分，具有禽兽的了解和禽兽的欲望的！究竟是他自己，还是被一个低下的灵魂所控制的某一种非人的东西在起作用？一想到有一个麻木不仁的蛇一样的生命依靠吸吮它的生命的娇嫩的骨髓维持生命，并依靠情欲的浆汁使自己得以发育的时候，他的灵魂便感到无比恶心。哦，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呢？哦！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躲在他的思想的阴暗的角落里，在创造一切、创造所有的人的上帝的威仪前，自惭形秽。疯狂。谁会有这样的思想呢？自惭形秽地匍匐在那黑暗中，他无声地向他的守护神祈祷着，请求他用他的宝剑赶走正在他头脑中向他低声耳语的魔鬼。

耳语声停止了，这时他已清楚地知道，他的灵魂在思想、言论和行动方面完全是自愿地通过他的肉体犯下了许多罪行。快忏悔去！他必须为他的每一种罪孽忏悔。他怎么能对一个神父把他所干过的事都讲出来呢？但他必须这样做，必须。他怎么才能把所有的事都讲清楚，而自己不羞死愧死？或者说，他怎么会干了那么多事情却并不感到羞耻？简直是发疯了！快忏悔吧！哦，那他也许真的会再一次完全自由，变得清白无辜了！也

许那神父会知道的。哦，亲爱的上帝！

他穿过一条条灯光暗淡的街道向前走去，一刻也不敢停留，唯恐有点显得他现在还不肯笔直朝着正等待着他的命运走去，还害怕赶到他现在正急切想去的地方。当一个灵魂受到上帝的宠爱，当上帝怀着怜爱的感情看着它的时候，它会显得是多么美呀！

在马路两旁，许多卖花姑娘坐在那里，面前摆着花篮。她们的板结的头发披在额头上。她们全蹲在泥浆里，看起来一点也不美。可是她们的灵魂正受到上帝的顾盼；如果她们的灵魂受到了上帝的恩宠，那她们看起来就显得十分光彩：上帝是爱她们的，也看见她们。

一想到他怎么竟会堕落下去，并感到在上帝的面前，她们的灵魂比他的显得更高贵得多，他马上觉得一股令人伤痛的羞辱的风，凄凉地吹过了他的灵魂。那风从他身上吹过，往前吹去，直吹向不计其数的其他人的灵魂，那些灵魂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上帝的恩宠，他们像一些或将继续存在，或已临近消灭的星星一样时明时暗。那些闪着光的灵魂有的将继续存在下去，有的已临近毁灭，有的已正慢慢消失，它们在一股令人心酸的微风中全融混在一起了。但有一个灵魂已经被上帝抛弃了；一个很小的灵魂：那就是他自己的。它闪烁了一下，熄灭了，被大家所遗忘，永不存在了。它的结束是这样阴暗、冷漠、空虚而无味。

对地域的意识，越过一大片没有光线、没有知觉、没有人生活的土地又慢慢回到了他的心间。他周围的那凄凉的景色是那样的冷漠无情；仍是他经常听惯的话语声，但是店铺里燃烧着的煤气灯、鱼虾、酒精和潮湿的锯末发出的气味，还有来往活动的男人和女人。一个老妇人正预备横过街去，她手里拿着一个煤油罐。他弯下腰去问她附近有没有教堂。

——教堂，先生？有的，先生。教堂街就有一座教堂。

——教堂街?

她把她的油罐换到另一只手中,给他指路;当她把她的冒着油气的干枯的右手从她的披巾下面举起来的时候,他便对着她低下头去,因为她的声音使他既感到悲伤,又感到安慰。

——谢谢你。

——不要客气,先生。

高高的祭坛上的烛光已经熄灭了,可是敬神的香所发出的香味仍然在那阴暗的殿堂中飘动。脸色显得十分虔诚的留着胡子的工人们正把一个圣坛的顶盖从旁门抬出去,教堂里的司事在一旁用手指画着,偶尔讲几句话帮着他们一起搬运。很少几个虔诚的信徒还留在殿堂里旁边的一个圣坛前面祷告,或者在忏悔间旁边的板凳前跪着。他胆怯地走过去,在最后一条板凳边跪了下来,教堂里的安静和充满香味的阴暗的空气使他感到很高兴。他跪着的那个木板很窄而且非常破旧,跪在他近处的那些人都是些较低贱的耶稣教的信徒。耶稣自已也是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他曾经在一家木工作坊里做过工,锯木板和刨木板。他第一次讲出上帝的天国的福音,也是对一些穷苦的渔民讲的,他教导所有的人都要温和和恭顺。

他低下头去用手抱着头,他命令自己的心也必须温和和恭顺,这样他就可以变得和那些跪在他身边的人一样,他的祷告也就会和他们的祷告一样被上帝所接受了。他跪在他们身边祷告,可是他感到很困难。他的灵魂已经被罪恶所污染,他不敢像他们一样怀着朴实的信赖的心情要求上帝宽恕;上帝的意旨实在令人不解,他们那些人却正是耶稣首先要召唤到他身边去的,那些木工、打鱼的人、干着某一种低下职业的贫穷的、头脑简单的人,他们那些人整天搬弄着、砍削着木头,耐心地修补他们的鱼网。

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在过道中走过，那些忏悔的人不免受到了惊扰；直到最后，他匆匆抬头望了一眼，却只看到一把灰色的长胡子和一身托钵僧穿的棕色的服装。那神父一走进忏悔间去，外面就看不见他了。两个悔罪的人站起身来从两边走进了忏悔间。那木头滑门被带上，一阵微弱的低语声扰乱了大厅里的宁静。

他的血液开始在他的血管中也发出喃喃声，那声音仿佛发自一个正在睡眠中被召唤去接受最后审判的犯罪的城市。细小的火花散落下来，粉状的灰烬轻轻落下，全降落在人们的房屋上。他们受到惊扰，从睡梦中醒过来，对那被烧热的空气感到难受。

滑门又被推开。那个悔罪的人从忏悔间旁边走了出来。远处的那个门也被拉开了。一个女人一声不响轻盈地走进了原来那个悔罪人下跪的地方。又是一阵微弱的喃喃声。

他现在还来得及离开这教堂。他可以站起身来，把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前面轻手轻脚地走出去，然后迅速地跑过一条条黑暗的街道，跑，不停地跑。他还可以来得及躲避那种羞辱。要不是这种罪孽，不管犯下任何其它什么可怕的罪行那也好啊！哪怕是杀人了！细小的火花降落下来，他感到落在他的身上到处都是，可耻的思想、可耻的言语、可耻的行动。羞辱像不停降落的细碎的燃烧着的灰烬已把他整个盖了起来。现在要用话把它讲出来！他那感到窒息的难堪的灵魂会因此无法再存在下去了。

那滑门又被拉开了。一个悔罪的人从忏悔间的那一边走了出来。近处的这个滑门又被拉开。一个悔罪的人等着那个悔罪人走出之后走了进去。一阵低沉的耳语声像小片烟雾和云彩从忏悔间里飘了出来。这是那女人的声音：轻柔的耳语的云雾，轻柔的耳语的轻烟，响一阵又慢慢消失了。

他在椅子的扶手下面偷偷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胸膛。他很快

就将和别的人一样同上帝在一起了。他此后一定要爱他的邻人。他一定要热爱创造他并热爱着他的上帝。他将和别的人一起跪着祷告，并因此感到幸福。上帝将会看着他，也看着其他的人，并对他们所有的人都十分热爱。

要变成好人是很容易的。上帝加在人身上的轭头是轻巧而甜蜜的。一个人最好永远也别犯罪，永远都是一个孩子，因为上帝热爱小孩子，并愿意让他们都到他的身边去。犯罪实在是一件很可怕，而且也很可悲的事。但是上帝对可怜的犯罪的人，只要他们肯真正悔过，是非常仁慈的。这真是一点不错！这才真正是最大的仁慈。

那滑门又忽然关上了。那个悔罪人已走了出来。下一个就是他了。他怀着满心恐怖站了起来，盲目地向忏悔间走去。

这时刻最后终于来到了。他在那宁静、阴暗的空气中跪下，抬头看看悬挂在他头上的那白色的十字架。上帝一定能看出他是非常痛心的。他准备把他所有的罪孽都讲出来。他的忏悔一定会很长，非常的长。现在在教堂里的每一个人都将会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罪人。就让他们知道吧。这是事实。可是上帝已经答应；只要他真正悔罪就会对他宽恕。他现在是真正悔罪了。他把两手交抱起来，举向那白色的神像，尽管两眼发黑，尽管浑身发抖，他仍然不停地祷告着，祷告着，在低声哭泣中祷告，并像一个已被上帝抛弃的生灵，不停地来回摇动着他的头。

——悔罪！悔罪！哦，我悔罪！

那滑门咔嚓一声被推开，他的心简直马上跳到他的喉咙边来了。在面前的木格子那边，他看到一位老神父的脸，他的脸没有对着他，却是倚在一只手上。他用手画了一个十字，请求神父为他祝福，因为他已经犯罪了。然后，他低下头去，怀着极大的恐惧背诵着忏悔词。在背到*我的最可悲的过失*的时候，他屏住

气，停住了。

——你上一次忏悔隔现在有多久了，我的孩子？

——有很长时间了，神父。

——有一个月，我的孩子？

——还要长一些，神父。

——三个月，我的孩子？

——还要长一些，神父。

——六个月？

——八个月，神父。

他已经开始了。那神父问道：

——从那以后你还记得些什么事情呢？

他开始忏悔自己的罪孽：该参加而没有去参加的弥撒，该做而没有做的祷告，撒谎。

——还有别的什么吗，我的孩子？

发脾气的罪、嫉妒别人的罪、贪吃、虚荣、不听话等等。

——还有什么别的吗，我的孩子？

现在是再没有别的办法了。他喃喃地说：

——我……犯过淫乱罪，神父。

那神父并没有回过头来。

——对象是你自己吗，我的孩子？

——还有……和别的人。

——和女人，我的孩子？

——是的，神父。

——她们是结过婚的女人吗，我的孩子？

他也不知道。他的各种罪行一个接一个从他的唇边吐露出来，像一滴一滴可耻的脓血从他那已经腐烂发臭的灵魂深处流出来，汇成了一条肮脏的罪恶的河流。最后的一桩罪孽也带着

臭味慢慢流了出来。他再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了。他低下头去，完全软瘫了。

那神父一声不响。然后，他问道：

——你有多大了，我的孩子？

——十六，神父。

那神父用一只手几次摸了摸自己的脸。接着他用一只手扶着自己的额头，倚在木格子上，眼睛仍望在别处一字一句地说。他的声音显得疲倦和苍老。

——你还非常年轻，我的孩子，他说，我现在请求你一定要放弃那种罪恶。那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罪行。它会杀害你的肉体，也会戕害你的灵魂。这是许多罪孽和不幸的根源。看在上帝的面上，快抛弃它吧，我的孩子。这是一种下流的行为，不是一个男子汉应该做的。你没法知道这种下流的习惯会把你引导到什么道路上去；也没法知道在什么时候它会让你处于非常难堪的地位。如果你还继续这种罪恶活动，我的可怜的孩子，那你就将在上帝的眼前永远变得一钱不值。快向我们的圣母玛利亚祷告，求她帮助你吧。她会帮助你的，我的孩子。每当那种罪恶的思想进入你的头脑的时候，你就向我们的受到上帝祝福的圣母祷告吧。我相信你一定会那样做的，是不是？你对你所犯的一切罪恶都感到非常悔恨。我相信你一定是那样的。现在你应该向上帝起誓，依靠他的神恩，你将决不会再犯下那种可耻的罪恶来冒犯上帝了。你极愿意向上帝庄严地起誓，对不对？

——我愿意，神父。

那苍老和疲惫的声音像温和的细雨洒在他颤抖的、火烧一般的心上。那是多么甜蜜而又悲伤啊！

——那就这样做吧，我可怜的孩子。魔鬼已经把你引上了歧途。如果他再来诱惑你，想那样玷污你的肉体，那你就把他赶回

到地狱里去吧——他是仇恨我们的主的最恶毒的精灵。现在向上帝发誓，你一定从此放弃那种罪恶，那种非常非常下流的罪恶。

眼泪和上帝的宽恕的光辉迷住了他的眼睛，他低下头去倾听着那神父讲完为他赎罪的祷词，并看到他举起手来，在他的头顶上做了一个表示宽恕的手势。

——愿上帝祝福你，我的孩子。为我祷告吧。

他跪下去，在阴暗的大殿的一个角落里祷告着，说出了自己的悔恨心情；现在从他的已经净化的心中，他的祷词像从一朵白色的玫瑰花心中飘出的芳香一样，向上天飞去。

泥泞的街上一片灰暗。他大步向回家的路上走着，充分感觉到那看不见的神恩浸透了他的全身，使得他的肢体都变得非常轻巧了。不管怎样他最后终于那样做了。他已经向上帝忏悔，上帝已经宽恕了他。他的灵魂又一次变得光彩和神圣了，神圣而且幸福。

只要上帝愿意，现在死去也是一件很美的事。在上帝的关怀之下，过着宁静、高尚和对一切人都容忍的生活该是多美啊！

他坐在厨房里的火炉旁，由于感到无限幸福，他几乎都不敢讲话了。直到现在他一直还不知道，生活可以变得多么美好和宁静。围在电灯上的一方绿色的薄纸使屋子里充满了柔和的阴影。碗橱上有一盘香肠和白色的蛋糕，架子上还有许多鸡蛋。这些东西是预备明天早晨在学校的教堂里举行过圣餐会之后做早饭用的。白色的蛋糕和鸡蛋和香肠，还有热茶。现在看来生活是多么简单、多么美妙啊！ 各种生活等待在他的前面。

在梦中他睡着了。在梦中他爬起身来，看到清晨已经来临。在一个醒着的梦中，他踏过宁静的早晨的街道向学校走去。

所有的孩子都已经在那里，跪在各自的位子上。他在他们中间跪下来，幸福而羞怯。圣坛上堆满了一束束芳香的白色的

花朵；在晨光之下，白色花束中的蜡烛发出的白色的光是那样清澈而宁静，完全像他自己的灵魂一样。

他和他的同班同学们一起跪在圣坛前面，和他们一起在一排用人手组成的活的栏杆上拉开圣坛上的布。他的手发着抖，在他听到那神父拿着圣餐盘，在那些参加圣餐会的人中间，一个个给他们递圣餐的时候，他的灵魂也不禁发抖了。

——Corpus Domini nostri.[①]

这可能吗？他清白无辜地同时也有些羞怯地跪在那里；他要把圣餐面包安稳地放在自己的舌头上，然后上帝就可以从那里进入他的已经净化的身体里去了。

——In vitam eternam. Amen.[②]

完全是另外一种生活！一种在神的庇荫下的道德的和幸福的生活！这一切全是真的。这并不是一个他一会儿就会醒来的梦。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Corpus Domini nostri.

神父把圣餐盘送到了他的面前。

Ⅳ

星期天一般被用来进行神圣的对三位一体的各种礼拜仪式，星期一用来礼拜圣灵，星期二礼拜守护神，星期三礼拜圣约瑟夫，星期四用来进行圣坛上最能得到神宠的圣餐仪式，星期五礼拜受难的耶稣，星期六礼拜受神恩的圣母玛利亚。

每天早晨他都在一个神圣的神像前或某种神秘的仪式上再

---

① 拉丁文：我们的主的圣体。

② 拉丁文：在永恒的生命之中。阿门。

次净化自己的灵魂。他每天一开始就英勇地把他度过的每一个时辰的思想或行动明确地提出,希望获得主教的关心,每天一早就参加一次弥撒。冷清的早晨的空气更加强了他的坚定的虔诚的信念;常常当他和很少几个礼拜的人跪在旁边的圣坛前,翻开自己的插着白页的祷告书,跟着神父低声念诵祷词的时候,他抬头看看站在象征新约和旧约的两支蜡烛间的阴影中的、打扮齐全的神父,不禁感到自己仿佛是跪在那里参加一次在地下墓穴中进行的弥撒。

他每日的生活都是在宗教气氛十分浓厚的地方度过的。通过他向上帝的呼号和祷告,他毫不吝惜地为许多在炼狱中的灵魂争得了以日计、以月计或以年计的悔罪的日子,那些日子加起来都够好几百年了;然而他这样轻易赢来的难于想象的许多世纪的悔罪期使他感到的精神上的胜利,并不足以完全补偿他祷告时所付出的热情,因为他永远也不知道,他这样为那些受罪的灵魂代作祈祷,究竟能减少他们多少肉体上的惩罚;他担心在那和地狱之火的唯一差别仅在于并非永不熄灭的炼狱之火中,他的悔罪所能起的作用恐怕也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因此他不得不强迫自己的灵魂每天进行更多的超过上帝要求的善举。

他以现在看来是他生存所必须尽的责任来把他的时间加以划分,并让划分出的每一部分时间都围绕着自己的一个精神中心。他的生活似乎越来越接近永恒了;他的每一个思想、每一句言论、每一种行动和头脑中的每一个思绪似乎都可以在天堂中闪耀光辉了;有时他对这种直接发生反响的感觉是那样鲜明,竟使他感到他的无比虔诚的灵魂似乎已经可以像手指一样按动一个巨大的现金自动出纳器的键盘,并看到他直接送入天堂的财富的数量;但他看到的却不是数字,而是缕缕上升的香烟的烟柱或娇嫩的花朵发出的气息。

他还经常念诵玫瑰祷词——因为他总把念珠拆散了放在裤兜里，这样他在街上行走的时候也可以祈祷——那念珠都变成了似非尘世所有的各种花冠，它们在他看来似乎不仅无名，而且也变得无色和无臭了。他每天在神前念完他的三串念珠的祷词，以求得他的灵魂在神学所要求的三种品德方面能够一天一天更坚强起来，一是加强对于曾经创造他的天上的父的信念，一是加强对于曾经为他赎罪的圣子的希望，一是加强对于曾经为他牺牲的圣灵的热爱；他通过圣母玛利亚，以她的欢乐、悲愁和光荣的神秘仪式的名义，向那三个神灵每日三次进行他的三重的祷告。

在每周七天中的每一天他都进一步向圣灵祷告，希望他的七种神恩之一能够降临于他的灵魂，并从他的灵魂中一天一天驱走过去使它堕落的那七种可怕的罪孽；他祈求每一种神恩都会在它指定的那一天降临，并且相信它一定会降临到他的身上，虽然有时他也觉得这似乎有点奇怪，为什么智慧、理解和知识在性质上竟要分得如此清楚，以致这三者都必须一个个单独地祈求。可是他也相信等到他的精神生活发展到将来某个阶段的时候，这个问题将会自动得到解决的，到那时他的犯罪的灵魂将会脱出从前的软弱地位，并得到至高无上的三位一体中的圣灵的启示。由于看不见的圣灵居住的地方是那样幽深和宁静，他因此对这一点更是怀着极大的敬畏，也更加相信；圣灵的象征是一只柔顺的鸽子和一阵猛烈的巨风，谁要是对圣灵犯下罪孽那是永远无法得到宽恕的，他是一种永恒的神秘莫测的神明，所有的神父每年都要像对上帝一样穿上绘着火舌的红色的袈裟为他举行盛大的弥撒。

在他读过的各种劝人皈依上帝的书籍中，他已经约略看到表现三位一体的三个神灵的性质和关系的形象——圣父像对着

一面镜子一样对着永恒，默想着他自己的无比完善的神威，因而永恒地产生了永恒的圣子，接着圣灵也就从永恒的圣父和圣子产生出来了——由于这一形象具有神妙莫测的威仪，对他的头脑来说，比那种认为上帝从无限的永恒以来，在他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几个世纪以前，在这个世界开始存在多少世纪以前就已经热爱着他的灵魂的那种简单的说法，似乎更容易接受多了。

他曾经听到过在舞台上和讲台上郑重其事讲出各种爱与恨的名称，他也曾看到许多书郑重其事地提出那些名称，但他一直纳闷儿为什么他的灵魂却任何时候都感到对这些名称难于容忍，也无法强迫自己口服心服地说出这些名称。他自己也常常被一种短暂的忿怒所笼罩，可是他却从来也不能让那种忿怒变成一种长期包围着他的情绪，而总是感到自己很快就从那种情绪中解脱出来，仿佛那不过是自己身上很容易剥去的一层外壳或一层皮。他曾感到有一种微妙、阴暗、喃喃低语着的东西钻入他的生命中去，并在他的心中燃起短暂、邪恶的淫欲：这种淫欲常会逃过他的控制，使得他的心灵变得清澈而冷漠。这个，似乎是在他的灵魂中唯一可能出现的爱和恨。

但是既然上帝自己从无限的永恒以来已经用他神圣的爱一直热爱着他的灵魂，他现在不能再对爱这个现实加以否认了。慢慢地，当他的灵魂的精神方面的知识越来越丰富的时候，他看到整个世界已逐渐变成了上帝的神威和爱的巨大而匀称的体现。生命已经变成一种神赐，为它所经历的每一时刻和它的每一种感受，哪怕只是对悬挂在一根树枝上的一片小叶子的一瞥，他的灵魂也应对它的创造者表示无限赞颂和感谢。现世界虽然具有那么多实在的物体，虽然是那样的复杂，而对他的灵魂来说，它除了作为神威、爱和无所不在的神性的表征而外，便不复存在了。他的灵魂对神意的各个方面的了解是那样完善和无可

怀疑，他简直难以理解他还有什么必要再继续生存下去了。但那必然是神的意旨的一个方面，至于目的何在，像他那样一个对神的意旨犯下比任何人都更为深重的罪孽的人，又如何敢提出这个问题呢。他的灵魂由于意识到这永恒的、无所不在的、完善的现实，已变得更为温顺和谦恭了，它于是又一次负担起通过弥撒、祷告、圣餐和悔罪以体现自己的虔诚的责任，也只有到这时，自从他开始思索爱情这个巨大的神秘的主题以来，他才第一次感到有某种温暖的东西，仿佛是灵魂本身的新生的生命或某种新的品德在他的心中活动。对神圣的艺术感到狂喜的神态、微微分开举起的双手、仿佛一个快要晕倒的人的微微张开的嘴唇和眼睛，对他来说都变成了在造物主前已变得十分谦恭和软弱的正在祈祷中的灵魂的形象。

不过，对于精神上的狂喜可能带来的危险，他是早就有些警觉的，他从不容许自己在任何时候对上帝的虔诚有些微的减退，并随时以强烈的悔恨来清洗自己的罪孽的过去，但他却无意使自己达到充满危险的圣洁的地步。他尽力十分严格地约束着自己的每一种感官。为了制服他的视觉感官，他定下一个规矩，在街上走路的时候永远两眼看地，决不向左、向右或向后看一眼。他的眼神永远避免和任何一个女人的眼神相遇。有时他还必须依靠自己的顽强意志来阻挠它们的活动，好比像在一句话还没有念完的时候就得忽然抬起眼来把书合上一样。为了制服听觉的感官，他对他当时正好嘶哑的嗓子完全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他既不唱歌也不吹口哨，而且对那些使他的神经痛苦不堪的噪音，比方像在砂轮上磨刀，用煤铲在地上铲煤渣，或用树枝打地毯等等的声音从来决不逃避。他感到在制服味觉的感官方面遇到的困难更大一些，因为他发现对于任何难闻的味道他都没有本能的厌恶感，不管是外在世界的像粪堆和烧焦油等等的恶臭，

或者他自己身上的各种臭味都完全一样,对他自己身上的各种气味他已经做过许多离奇的比较和实验了。最后他发现使他的嗅觉十分反感的唯一一种气味,是某种像长久存放的人尿一样的腐烂的臭鱼的味道;因而只要情况许可,他就让自己老闻着这种难闻的气味。为了制服他的味觉的感官,他在饭桌上严格地坚持一套办法,对于教堂斋戒的规定一字不落地加以执行,而且尽可能分散自己的思想,使自己不要去注意任何菜饭的味道。然而,他的最突出的创造发明的才能还是表现在他制服他的触觉的办法上。他睡在床上的时候从不有意识地改换姿势,坐时也一定采取最不舒服的姿态,他带着悔罪的心情忍受着身上任何地方的躁痒和疼痛,冬天远离开火炉,在做弥撒的时候除了宣布福音的那一部分之外他始终坚持双膝跪下,擦脸时总让自己的脸和脖子上有些地方不完全擦干,以便受到冷空气的刺激,以及任何时候如果没有数着念珠祈祷,他就一定让自己的双臂像长跑运动员一样僵硬地悬挂在自己身体的两旁,而不把它们插在自己的口袋里或者背在背后。

他并没有受到重犯那重大罪孽的诱惑。但使他吃惊的是他发现,在长时间采取这种复杂的表现虔诚和自我克制的活动以后,他却很容易犯下了许多毫无意义的孩子的过失。他的祷告和斋戒对于压抑自己的忿怒的感情并没有任何帮助,常常因听到他母亲打个喷嚏或者有人打扰了他对上帝的祷告,他就会十分生气。常常需要使用巨大的意志力才能抑制住自己的冲动,不至于为这种可厌的干扰大发脾气。他过去常常注意到他的老师们因一点小事发脾气时的形象,比如像他们的扭动着的嘴、紧闭着的嘴唇和涨红的脸,现在又出现在他的眼前了,尽管他曾那样尽力深自贬抑,在两者相较之下,却仍使他感到十分沮丧。要让他使自己的生活汇入别人生活的洪流,对他来说比实行斋戒

或整日祈祷还要困难得多,也正因为他常常不能做到这一点,因而对自己感到不满,所以最后在他的灵魂深处出现了一种精神干枯的感觉,同时也滋生了许多疑虑。他的灵魂曾经经历过一段困苦不堪的日子,那时候,圣餐仪式本身似乎都变成了已经干枯的源泉。他的忏悔变成了许多使他良心不安的未能悔改的过失得以逃避的通道。他实际接受一些圣餐,并不能使他经历一段使他心情豁亮的纯贞的自我弃绝的时刻,像他参加某些神圣的圣餐会,临近结束时有时获得的那种精神上的交流曾经带给他的那种感受。他在参加这种仪式时所使用的是一本圣阿方萨斯·尼戈里所写、长期被人忽视的很破旧的书,那书已是字迹模糊,纸张也都发黑并且满是黄斑了。在这本书里,赞歌的意象和圣餐参加人的祷告词交织在一起,他每一诵读这本书,便似为他的灵魂召唤来一个充满爱的热情和纯贞感受的已完全凋枯的世界。一个听不见的声音似乎在安抚着他的灵魂,告诉她许多名字和光荣的事迹,告诉她站起来离开这里去寻求婚配,告诉她从阿玛纳和从豹群聚集的崇山中,怀着寻求配偶的心情向前观望①;而他的灵魂似乎也用一种同样的听不见的声音加以回答,并表示愿意献出她自己的一切:Inter ubera mea commorabitur.②

这种贡献自己的一切的思想对他来说具有一种充满危险的诱惑,因为他现在感到,他的灵魂又一次被一种始终不停息的肉欲的声音所扰乱,那声音在他祈祷和沉思的时候又开始在他的

---

① 此数语源出于《圣经·雅歌》,第 4 章第 8 节。雅歌中的原文是:"我的新妇,求你与我一同离开利(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利巴嫩。从亚玛拿顶、从示尼珥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望。"

② 拉丁文,意为:"让他在我的两乳间安卧。"此语亦出于《圣经·雅歌》,第 1 章第 13 节。但旧译中文圣经却译作"常在我怀中"。

耳边出现了。这使他强烈地感到自己十分强大，因为他知道他要是愿意，他只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思想，就能够马上全部推翻他所干过的一切。他似乎感到一个缓慢前进的水浪正朝着他的光着的脚边流过来，而他却正等待着那微弱、胆怯和无声的浪花接触到他的发烧的皮肤。然后，几乎就在他接触到水浪的那一刹那，几乎就在他刚要罪恶地表示同意的时候，完全靠自己的意志作用或者说靠自己猛地一声惊叫，他发现自己已经远离开那水浪，站在一片干岸上了；接着，看到那水浪的银色的边缘已经离他很远，看到它又开始慢慢朝他的脚边流来，他知道他并没有屈服，并没有使自己前功尽弃，于是又十分激动地为自己的坚强感到颇为满意。

在他这样多次避开那洪流的诱惑之后，他的心情越来越烦躁，自己也弄不清他这样尽力不肯丢失的神圣是否已经一点一点被剥夺掉了。自信自己从此一尘不染的明确信念现在已越来越模糊，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模糊的恐惧，他担心自己的灵魂实际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堕落了。为了恢复他过去相信自己正受着神恩庇荫的信念，他不惜费尽力气一再对自己说，他每次遇到任何诱惑的时候都曾向上帝祷告，相信他所祈求的神恩一定会降临到他的头上，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上帝也不能不使他的祈祷得到满足的。诱惑的经常发生和它的强烈，最后都使他完全相信据说圣徒们都曾经受过各种考验的真实性。频繁和强烈的诱惑正足以证明他的灵魂的堡垒至今还并没有陷落，因而魔鬼才仍然不断对它进行攻击。

常常，每当他对自己的各种疑虑进行忏悔之后——说自己祷告时走神了，说自己在灵魂深处曾经因为很小的事发过脾气，或者在自己的言语或行动中表现了自己的执拗等等——他的忏悔神父总要他把他过去的罪孽再拿来说一遍，然后才为他进行

赎罪仪式。他只得带着极大的羞辱重新述说一遍，并再次对那些事表示一番悔恨。特别使他感到羞辱的是，他现在看来，不管他过着如何神圣的生活，或者不管他在品德方面达到如何完善的境地，他都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清洗掉过去的罪孽了。一种令人不安的犯罪感将永远存在于他的心中：他将忏悔、悔恨然后得到赎罪，再忏悔、再悔恨然后再得到赎罪，但永远也不会有最后结果。也许那头一次因为对地狱的恐惧逼得他匆匆做出的忏悔是不符合上帝的意旨的？也许当时由于他只是担心迫在眉睫的天罚，所以他对他的罪孽并没有表现出真正的悲伤？但是，证明他真诚忏悔以及他对自己的罪行确感深切悲伤的最可靠的证据，他知道，应该是在生活上的改过自新。

——在生活上我已经改过自新了，难道不是吗？他对自己问道。

那忏悔神父站在窗口，背向着阳光，一只胳膊靠在棕色的十字窗帘上；在他含笑低语，一边用手摆弄着另一个窗帘的绳子，用它套圈玩儿的时候，斯蒂芬站在他的面前，眼睛不停地看着外面屋顶上愈来愈暗淡的长夏的日光，或者看着那神父慢慢移动着的灵巧的手指。神父的脸完全隐在阴影里，可是从后面照过来的即将消逝的日光却正照在他的深陷的太阳穴和两边弧形的头骨上。斯蒂芬也竖起耳朵注意倾听那神父断断续续的谈话声，他这时正在严肃而热情地谈着一些不关紧要的问题，刚刚结束的假期，国外教会学校的情况，以及教师们调动工作的情况。他用一种严肃而热忱的声音非常随和地讲着这类故事，而每当他停下的时候，斯蒂芬总感到自己似乎有责任提出一两个郑重其事的问题，让他再继续讲下去。他知道这些谈话不过是个序幕，他在思想上一直在等待下面的正文。从他一得到忏悔神父

要他来见他的消息以后，他便一直绞尽脑汁想弄清他到底找他干什么；在他坐在大学的客厅里长时间不安地等待忏悔神父来临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直不停地观望着悬挂在四面墙上的一张张态度安闲的人的图片，从这一张看到那一张，各种猜想也一个接一个在他的脑子里闪过，直到最后，这次召唤他的目的他几乎已经完全明白了。接着，正当他希望某种预想不到的原因可能阻止忏悔神父前来见他的时候，他却听到了转动门把的声音和长袈裟摆动时发出的沙沙声。

忏悔神父一开始谈到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教会里的情况，还谈到圣托马斯和圣博纳凡契尔之间的友情。方济各会僧侣的服装，他认为，未免太……

看到那神父表示宽容的微笑，斯蒂芬的脸也对他露出一丝笑意，他并不想立即发表自己的意见，所以他只是表示怀疑地轻轻动了动自己的嘴唇。

——我相信，忏悔神父接着说，在方济各会的僧侣们之间，他们自己也在谈论要抛弃这种服装，也按照方济各会神父的样子穿上袈裟。

——我想在修道院里他们还会保留这种服装的，不是吗？斯蒂芬说。

——哦，当然，忏悔神父说。在修道院里那种衣服当然是可以穿的，可是在街上我想最好不要再穿那种衣服吧，你说呢？

——这衣服穿在身上一定让人感到十分麻烦，我那么想。

——当然麻烦，当然是。想一想我在比利时的时候，就常看到他们一年四季就穿着这种齐膝盖头的衣服到处转游！那样子实在太可笑了。用比利时语说，他们叫它 Les jupes①.

---

① 按法语意为普通女裤。故有下文有关妇女服装一番议论。

他在念这个字的时候把母音完全吞掉，几乎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了。

——他们叫它什么来着？

——Les jupes.

——哦！

由于神父的脸完全背着亮光，他并看不见他的微笑，但斯蒂芬仍然对他一笑作为回答，因为在神父低沉审慎的话语送入他的耳鼓时，他似乎感到在自己心灵中迅速掠过了神父鬼影一般的淡淡的笑意。他沉静地观望着眼前愈来愈暗的天空；凉爽的晚风以及可能掩盖住他脸颊上火烧一般的红晕的淡黄色的晚霞都使他感到很高兴。

女人所穿的各种服装，或者她们用来做服装的各种柔和纤细的衣料的名称，他只要一听到总仿佛立即闻到一种细腻的浸透着罪孽的香味。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便一直想象驾驭马匹的缰绳都是柔和的丝带做成的，因而当他在斯特拉德河第一次摸到十分油滑的皮辔头时，他简直吓呆了。他第一次用他发抖的手指摸着一个女人的扎乎乎的长袜子的时候，他也同样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过去所读过的一切东西，除了仿佛是他目前的处境的回音或者预言的那部分之外，他几乎全都忘记了。但对于具有娇柔生命的女人的灵魂或肉体，他却不敢设想，除了在轻柔的词句中或在玫瑰花一样的环境中之外，还可能在什么别的地方存在。

但出之神父之口的那句话显然是不诚实的，因为他知道一个神父不应该这样随便谈论这个问题。他所以随便这样讲显然是别有目的的，他还感觉到躲在阴影中的那双眼睛正不停地扫视着他的脸。不管他曾经在书本上读到，或者听人说过耶稣会会员多么狡猾，他一直都坦率地不予相信，因为他觉得没有得到

他自己的经验的证实。他的老师们，即使他们中有些他也并不喜欢，他却觉得似乎都是些聪明和严肃的教士，都是些身体健壮和精神高超的教职人员。他想着他们都是每天毫不发怵地用冷水洗澡，并穿着清洁和冰凉的亚麻布内衣的男人。他在克朗戈斯或在贝尔维迪尔和他们一起生活的那么多年中，他仅仅挨过两次打，虽然那两次他都认为他们对他是很不公平的，可是，他也知道，他曾经好些次理应受到惩罚，结果却让他逃脱了。在所有那些年中，他从未听到他的任何一位老师讲过一句不负责任的话：是他们使他知道了许多基督教的教义，劝导他过着高尚的生活，而当他犯下了可悲的罪孽的时候，也是他们引导他又回到虔诚的生活中来。他在克朗戈斯长时期一事无成，是由于他们那些人的存在使得他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当他在贝尔维迪尔感到自己所处的地位暧昧不明的时候，也是他们的存在使他对自己失去了信心。这种感觉一直到他度过最后一年学校生活的时候，还始终存在于他的心中。他没有一次表示不服从，或者曾让那些爱闹的同伴引诱他放弃自己一切都曲意服从的习惯；有时甚至他对某位老师所讲的话感到怀疑，他也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到后来，他们的某些判断他听着觉得颇为幼稚，但那也只是使他感到某种遗憾和不安，仿佛他现在正慢慢离开他所习惯的那个世界，以后将再没有机会听到那个世界所使用的语言了。有一天，在小教堂旁边的一个棚子里，几个孩子围着一位神父闲谈，他听到那神父说：

——我相信麦考利男爵[①] 这个人也许一生从来没有犯过任何重大罪行，我是说从没有有意犯过什么大罪。

有一个孩子问那神父，维克多·雨果是否可算得是法国最大

① 英国19世纪的历史学家、政治家和作家。

的作家。那神父却回答说,维克多·雨果本来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后来却背叛了他的宗教,背叛以后他所写的东西的价值,和从前所写的相比,简直连一半也赶不上。

——可是,也有许多出色的法国批评家,那神父说,他们认为维克多·雨果虽然肯定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可是和路易·弗尔约[①] 相比,他缺乏一种纯法国风味的风格。

神父的暗示在斯蒂芬的脸上再次燃起的火烧一般的红晕现在又慢慢平息下去,他于是仍然抬起眼一声不响地望着窗外惨淡的天空。可是有一种使他不安的疑虑在他的脑海中翻腾。蒙上面具的回忆迅速在他的眼前飘过:那情景和人物他全都认识,然而他清楚地感到,他并没有能够完全理解他们的某些重要性。他看到他自己在操场上来回走动,观望着在克朗戈斯进行的体育活动,并用自己的板球帽装着一些稀薄的果酱在吃着。圆形的跑道上有几个耶稣教徒和几位妇女一起在散步。在克朗戈斯经常使用的某些特殊语言的回音,从他头脑中某些遥远的山洞里传了出来。

在客厅宁静的空气中,他正侧耳倾听着远处传来的回声,可是这时他注意到那神父开始用另一种声音和他讲话。

——我今天派人叫你来,斯蒂芬,因为我希望和你谈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哦,先生。

——你从来有没有感觉到你得到了某种神示?

斯蒂芬微微张开嘴唇本来要说是,但很快他又把那个字吞了进去。神父等待他回答,接着又说:

——我是说,你有没有在内心深处,在你的灵魂中,感到有

---

① 19世纪法国的也许是最好争斗的天主教记者和作家。

一种要加入教会的愿望？好好想一想。

——我有时候也想到过这件事，斯蒂芬说。

神父把手里的窗帘绳放开，让它落到一边去，然后他把两手交抱起来，支撑着下巴，严肃地思索着。

——在像这样一所学院里，他最后又说，总会有一个也许两三个孩子得到上帝的召唤，让他进入宗教生活的。这样一个孩子的特点是，他比他的同伴们都更虔诚，他给其他的同学作出了很好的榜样。他们都很尊重他；他的同教会的教友们也许会把他选出来当级长。而你，斯蒂芬，在这所学校里正可以算得上是这样一个孩子，你是我们圣母教会的一个级长。也许你正是这个学校里上帝打算要召唤去为他服役的那个孩子。

一种强烈的自豪感更增强了那神父说话的严肃性，这情况使得斯蒂芬的心急剧地跳动起来。

——接受这样一种召唤，斯蒂芬，那神父说，是全能的上帝所能加之于人的最大的荣誉。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皇帝或一位帝王具有上帝的传教士的权力。在天上，没有哪一位天使或天使长，没有哪一位圣徒，甚至连圣母自己都没有上帝的传教士所拥有的那种权力：他掌握着力量的钥匙，他有能力让人犯罪和清除人的罪孽，他有驱除邪恶的能力，他有能力从上帝创造的人的心中驱逐能用魔力控制他们的邪恶的精灵；他还有能力，有那种权力让伟大的天上的上帝来到人间的祭坛上，以面包和酒的形式在人的眼前出现。这是多么了不得的权力啊，斯蒂芬！

他听到这一段骄傲的讲话，恰好和他自己常有的骄傲的思想相共鸣，斯蒂芬的面颊上马上感到热乎乎的。他早就曾多少次看到过自己已变成一个教士，安详而谦恭地行使着连天使和圣徒都感到无比敬畏的那种可怕的力量啊！他的心灵一直都非常喜欢偷偷用各种假想来满足他的这种欲望。他曾经看到他自

已变成一位年轻而态度安详的教士迅速地走进一间忏悔间、走上圣坛的台阶，点燃香，双膝跪下执行着一个教士的职务要求他执行的一些活动，那些活动使他很高兴，原因是它们很像现实而同时又离现实很远。在他所度过的这种冥思遐想的朦胧生活中，他曾经极力摹仿他所见过的许多神父所使用的声调和手势。他学着某一位神父在跪下时微微侧着身子，又学着另一位神父在摇动香炉的时候摇得那么轻巧，在他向听众祝福后又转向圣坛的时候，他也仿照另一位神父的神态把他的十字褡一甩让它敞开。而特别使他高兴的是，在那些他所想象的模糊的景象中，他始终只担任着二号人物的角色。他完全不愿意享有主祭人的荣誉，因为在他的想象中，要让所有那些寓意模糊的仪式都由他本人来结束，他可很不感兴趣，再说他不愿意看到自己在那套仪式中随便就被委派一个如此明确的最高的职位。他愿意承担较低的神圣的圣职，在大弥撒中穿着副主祭的祭服，站在离开圣坛较远的地方，不为大家所注意，肩上披着长方形的丝披肩，手里端着用披肩掩盖着的圣餐盘，或者等到祭祀过去以后，他作为副主祭穿着金色的主教的法衣站在主教下面的台阶上，交抱两手面向会众唱着，Ite missa est[①]。如果说他也曾想象着自己是一位主祭，那只是在他翻开儿时的弥撒书看着上面有关弥撒的图片的时候，在那里的那个教堂里除了接受牺牲的天使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崇拜者，圣坛上也光光的什么都没有，作为他的副手的也是一个几乎和他完全相像的孩子气的助手。只有在这些模糊的祭神和参加圣餐的各种行动中，他的意志似乎才真正和现实相接触；他过去或者用沉默掩盖着自己的忿怒或骄傲，或者遭受急于想和人拥抱而又不得其便感到的痛苦，至少部分原因

① 拉丁文：走吧，一切都结束了。

是缺少一种他一直强迫自己躲避参加的既定仪式。

现在在这庄严的沉静中他听到那神父向他提出的请求，通过他讲的那些话他甚至还听到一个更为清晰的声音吩咐他走过去，提出要使他获得神秘的知识和神秘的力量。那样，以后他就会知道西蒙·马加斯[①] 究竟犯了什么罪，以及对圣灵犯下什么样的罪行才是永远无法得到宽恕的。他将会知道许多其他的人，所有那些在神怒之下孕育和出生的孩子所无法知道的神秘的事情。他将会知道别人的罪孽、别人的罪孽的向往、罪孽的思想和罪孽的行动，听到妇女和姑娘们在阴暗的礼拜堂的忏悔间里忍着极大的羞辱亲口低声对他讲出她们的罪孽；而他自己经过那样被举手加封之后，便立即神秘地变得对一切罪孽都一尘不染，他的灵魂将会仍然保有原来的清白，再回到雪白的圣坛边去。他将举起用以掰开圣餐面包的双手是决不会被任何罪孽所玷污的；罪孽也决不会玷污他将用来祈祷的嘴唇，使得他把自己的一切天罚都吞下、咽下，不去管里面是否掺杂有上帝的圣体。他将永远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纯洁无辜，因而也将永远保有他那秘密的知识和秘密的权力，而且根据最高神灵的祭司梅尔基塞德克的命令他将永远是一位教士。

——明天早上我准备主持一次弥撒，那位忏悔神父说，让全能的上帝可以向你透露他的神圣的意旨。也让你，斯蒂芬，为你的神圣的保护神，那第一位殉道者进行一次九日祈祷，你的保护神在上帝面前说话是非常有力量的，他可以请求上帝让你头脑清醒。可是，斯蒂芬，你必须非常肯定，你的确是接受了神示，因

---

① 传说生存于罗马暴君尼禄时代的一位商人。他曾和圣彼得和圣保罗打赌要直接飞向天堂。可在他飞得很高的时候，那两位圣徒向天祷告，又让他摔到地面上来了。

为如果事后你发现你并没有得到神示，那将是不堪设想的。必须记住，你一旦接受了教士的职务就将一辈子是一个教士。你的教义问答也告诉你，对任何神圣的圣旨一个人一生都只能接受一次，因为你接受以后它将在你的灵魂中留下一个永不磨灭的精神的印记，这种印记是永远无法消除的。在事前你必须慎重考虑，不能等到事后。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斯蒂芬，因为这关系到你的永恒的灵魂是否可能得救。不过还是让我们一起来向上帝祷告吧。

他推开沉重的大厅的门，并向他伸过手去，仿佛他们在他们的精神生活中已经是亲密的伙伴了。斯蒂芬来到外面台阶上宽广的阳台上，明确感到一股柔和的晚风使他精神为之一爽。在芬勒特教堂那边有四个年轻人手挽手大踏步走着，领头的人正用手风琴演奏一支轻快的曲子，他们摇晃着脑袋踏着拍子向前行进。正和很多急骤的音乐的首段常会发生的情况一样，那音乐很快便侵入他的头脑，像一阵巨浪冲毁孩子们修建的沙楼一样，毫无痛苦地、不声不响地立即使他头脑中的神秘而复杂的结构归于瓦解。他转过在微风中含笑的脸，抬头看看神父，却在他的脸上看到了那即将消失的一天的毫无情趣的反照，然后他从那神父的手中缓缓抽出了他似曾默认某种伙伴关系的互相拉着的手。

他迈步走下台阶，从学校的大门前看到了那即将逝去的一天的毫无情趣的虚假的反照，这情景终于消除了他的混乱的思绪。接着，学校生活的严峻的暗影从他的意识中飘了过去。那将是一种严肃的、有秩序的和毫无热情的生活，一种没有物质上的烦恼的生活，在等待着他。他想象不出他将如何度过见习期的第一个夜晚，也想象不出当他第一天早晨在宿舍里醒来的时候自己会感到何等的惊愕。他又一次闻到了克朗戈斯漫长的走

廊上的令人心烦的气味，又一次听到了燃烧着的煤气灯发出的审慎的低语。忽然间，一种不安的感觉完全笼罩住他生命的每一个部分。接着他发烧的脉搏也加快了跳动的速度，这时他听到一连串毫无意义的刺耳的话语声把他的极有条理的思绪搅成了一片混乱。他的肺向外扩张而下沉，仿佛他吸进了一种潮乎乎的没有浮力的热空气，这时他又一次闻到了在克朗戈斯浴池肮脏、浑浊的水面上浮动着的潮湿、闷热的空气。

随着这些回忆，某种比教育或虔诚的思想还更为强大的本能，在他向那种生活步步靠近的时候，迅速地在他的心中滋长起来，这是一种微妙的反抗的本能，它给予他一种力量，使他不甘再默认下去了。那种生活的冷漠和谨严都使他感到非常厌恶。他已经看到他自己，在一个寒冷的清晨起来排着队和别人一起去参加一次早弥撒，毫无作用地拼命想用祷告声压住他从心眼儿里感到的难堪的恶心。他看到他自己和学校里的会众坐在一起吃饭。使他从不愿意跑到生人家去吃喝的那种根深蒂固的羞怯感现在到哪里去了？那种使他永远把自己看成在各方面都与众不同的精神上的优越感现在哪里去了？

耶稣教会神父斯蒂芬·迪德勒斯。

他将在新的生活中使用的名称以文字的形式跳到他的眼前来，紧跟在它后面的是在他头脑中出现的一张没有明确轮廓的脸或者只是一种脸的颜色。这颜色先慢慢淡去，后来又越变越浓，变成了浓淡不定的红砖一般的土红色。这就是在严冬的早晨，他常常在神父们刚刮过的腮帮上看到的那种红稀稀的光泽吗？这张脸没有眼睛，脸色阴沉而虔诚，明显地露着抑压住的忿怒。曾经有一个耶稣会的神父，有些孩子叫他长下巴颏儿，另一些孩子又叫他狐狸将军，这是否就是他那张脸的鬼魂在他的头脑里出现了呢？

他那时正走过加德纳街耶稣会的会址，心里模糊地想着，他如果接受了那个教职，将来不知哪一个窗户将是他的住房所在。接着他又想到刚才那些想法实在无聊，想到他的灵魂离开他一直为她设想的一个修行之所实在相当遥远，想到这么多年来一味循规蹈矩、一味服从的生活对他的约束力竟是如此薄弱，现在仅仅一个明确的、不可挽回的行动已经在威胁着，要在一定时候，永远永远地剥夺掉他的一切自由了。那神父一再劝导他接受随着那教职而来的值得骄傲的教会的权力和神秘的力量的那些话，现在又有气无力地在他的记忆中回响。可是他的灵魂并无心再去倾听那些话，更不用说对它表示欢迎了，他知道他曾听到的那些规劝的话现在已变成一种无聊的故事到处流传了。他永远也不会作为一个神父在圣体盘前面晃动着香炉。他命定对一切社会或宗教上的职务都将采取逃避的态度。那神父所讲的那一套明智的作法完全不能打动他的心。他命定不用任何人的帮助自己去弄清楚到底什么是明智的作法，或者在经历了世界上的各种陷阱之后，自己去学会别人的明智作法。

这世界上的各种陷阱就是它的犯罪的道路。他一定会堕落的。他现在还没有堕落，但是到了某一个时刻他一定会一声不响地堕落下去。要永远不堕落实在太难了，太困难了；他现在已经感到，他的灵魂正不声不响地向下滑去，正像将来某一个时候一定会发生的情况一样，往下滑，往下滑，但是还没有堕落，现在还没有堕落，可是已经快要堕落了。

他走过了托尔卡河上的大桥，又一次转过脸来对那圣母的神龛冷冷看了一眼，那颜色已经褪去的蓝色的神龛，像一只鸟一样蹲在那个贫穷的外形像火腿的村舍中间的一根旗杆上。接着，向左一拐弯，他走进了通向他的家的一条胡同。从河岸边高地上的菜园子里飘来烂菜叶淡淡的酸臭味。想着他父亲家的这

种杂乱无章、无人管理和混乱的情况，这种停滞不前的植物一般的生活却将会赢得他的灵魂，他不禁微笑了。接着由于想到在房子后面菜园子里干活的孤独的长工，这个人他们曾给他取个诨名叫作帽不离头，一阵短促的笑声不禁脱口而出。在第一阵笑声停息之后，由于想到帽不离头干活时的情景，第二阵笑声竟又违反他的意愿从他口中冒了出来，他在干活时，总要先仔细观察好天上四面的方位，然后才带着十分遗憾的心情把锹蹬进园子里的土壤里去。

他推开廊子上没有门闩的门，通过一条什么东西也没有的走道向厨房里走去。他的一群兄弟姊妹正围着一张桌子坐着。他们刚刚吃完午茶，只剩下一些冲过第二遍的茶底还留在他们拿来当茶杯用的一些玻璃罐和果酱罐里。桌上到处是些乱扔的面包皮和一块块带糖的饼干，这些东西由于浸泡在撒在桌上的茶水里已经都变成棕黄色了。桌上一个个小坑里都积满了茶水，一个已经吃掉大半的卷饼上面，插着一把象牙把已经破碎的餐刀。

那即将死去的一天的蓝灰色的宁静而悲伤的余光，透过窗户和开着的门照了进来，掩盖住、并不声不响地减缓了斯蒂芬心中忽然出现的难堪的悲痛。他们长期求之而不得的东西，现在他——众弟兄中的长兄，却很容易就能得到了；但是那黄昏的安静的余辉却让他看到，他们脸上并没有任何怨恨的痕迹。

他走近他们，也在桌边坐下，问他们父亲和母亲到哪里去了。他们中一个回答说：

——去那个到那个看那个房子那个去了。

还要搬家！在贝尔维迪尔一个叫法龙的孩子常常带着一脸傻笑问他，他们为什么老是搬家。现在当他再次听到这个问话人的傻笑的时候，一阵轻蔑的乌云很快掩盖住了他的额头。

他问道：

——我们为什么老是在搬家？我想我这样问问总没有什么不可以吧？

——因为那个房那个东那个要那个把那个我们那个赶出那个去了。

坐得离火炉最远的他的最小的一个弟弟开始唱起《每当夜深时分》来了。接着其他人也一个一个跟着唱，直到所有的人组成了一个合唱队。他们常会接连几小时，一个歌接着一个歌，一个曲子接着一个曲子，就这样唱下去，直唱到白天的暗淡的日光已经在地平线上消失，直唱到第一片黑色的夜云在天空飘过，夜幕降临的时候。

他静听着等了一会儿，然后也跟他们一起唱起来。他怀着极大的精神上的痛苦听出，在他们的脆弱而清新的天真的歌声里实际隐藏着一种疲惫不堪的情调。甚至在他们走上生活的道路以前，他们对那条路似乎就已经感到非常厌倦了。

他听到从厨房里传出的这合唱队的歌声，回荡着、越变越强，慢慢和无数世代的孩子们的合唱队融混在一起了，在那无数的回声中，他还听到一个永远重复着的疲惫而痛苦的回声。他们全都似乎在进入生活以前便已对这生活无比厌倦了。他还记得纽曼在维吉尔的残缺不全的诗行中也听出了这种情味：让我们像造化本身的声音一样，尽情表达出孩子们的痛苦、疲惫，然而却又总抱着希望的那种心情吧，这正是她的一切男女在任何时候共有的经历。

他不能再等待了。

从拜伦酒馆门口走到克隆塔夫教堂门口，从克隆塔夫教堂门口又走到拜伦酒店门口，然后又走向教堂，然后又走向酒店，

他一直就这样来回走着，起先很慢，在那露着一片片修补痕迹的人行道上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让自己的脚步和着诗行中的每一个降音。他父亲和丹·克罗斯比一道去替他打听关于上大学的事，现在已经整整一个小时了。整整一个小时，他就那样来来回回地走着，等待着：可是他现在实在没法再等下去了。

他匆匆向一家酒店那边赶去，他走得很快，生怕他父亲的一声尖叫又会把他叫回来；不一会儿他就转过了警察兵营边的那个拐角的地方，他现在已经不再怕他父亲叫喊了。

是的，他母亲对那一套想法根本不同意，他从她不安的沉默中完全可以看出她的心事。然而她的那种不信任却比他父亲的骄傲神态使他触动更深，他冷漠地想到，他早已看到在他母亲看来日益老练和日益坚强的灵魂所具有的信念实际是已逐渐减弱了。一种模糊的敌对情绪在他心中慢慢滋长起来，它像一片云彩一样模糊了他对她不忠的思想，但等到这情绪又像云彩一样飘过、他的头脑又变得非常清醒而且恢复了对她的孝心的时候，他却模糊地但毫不遗憾地意识到，在他们的共同生活中已出现了第一个不声不响的裂痕。

上大学！那么说，他是偷偷溜过了守护着他的童年处境的那一排岗哨了，他们一直极力要让他和他们呆在一起，这样他就会听从他们的管束，按他们的愿望行事。在获得某种满足后产生的骄傲像一排缓慢而宽大的浪头把他高举了起来。他现在尚未能看清的他为之而生的目的引导他从一条看不见的道路逃了出去，而现在它却又招手让他回来，并在他面前展现了一条新的冒险的道路。他似乎听到一段阵发的音乐的音调，一会儿跳上去变成一段乐曲，一会儿又降下来变成了减四度和弦，一会儿又跳上去变成一种乐调，一会儿又降下来变成第三大调，那神情很像夜半森林中的三条火舌的火焰，一个火焰接着一个火焰忽高

忽低地跳动。这仿佛是妖姬的音乐的序曲，无头无尾也没有一定的形式；等到它越变越狂野，节拍越来越快，仿佛那火焰已跳出时间观念之外的时候，他似乎听到树荫下的青草上有许多野兽在赛跑，它们的脚步发出的劈啪声，像雨点打在树叶上一样。它们的脚步发出的混乱的劈啪声在他的头脑中响了过去，其中有家兔和野兔的脚步、有公鹿和母鹿的脚步，还有羚羊的脚步发出的声响，直到后来他再听不到那脚步声却只记起了纽曼的一句节奏鲜明而强烈的诗：

——他的脚在他的永恒的手臂之下完全像公鹿的脚一样。

这一模糊形象所表现的骄傲情绪又使他想起了他曾经拒绝的那一教职可能带来的威严。在整个孩子时期，他常常想着担任教职是他最后的归宿，可是现在到了要他服从这一召唤的时候，他却服从一个更带有野性的本能，逃避开了。现在那时机已经错过：任命教职的神圣膏油将永远不会涂在他的身上了。他已经拒绝了。为什么？

他离开多利蒙特的大路朝海边走去，走过薄木板的桥面时，他感到桥板在他穿得很厚的沉重的脚下摇晃着。一队基督教的弟兄们正从酒馆那边走过来，他们排成双行已经开始过桥了。很快整个桥梁都抖动着，发出隆隆响声。他们的不整洁的脸一对一对地从他面前走过，那脸由于海风的侵袭都染上了发黄或发红或青灰的颜色，而在他试图安详地不动感情地观望他们的时候，在他自己的脸上却出现了一种淡淡的羞怯和同情的神情。这使他对自己十分生气，因而他为了避开他们的眼神转过脸去，侧身观望着桥下起着漩涡的清浅的水流，但尽管这样他从水的倒影中却仍然看到他们的高顶的绸帽、朴实的翻着的衣领和宽大的牧师服装。

——希基兄弟。

奎德兄弟。

麦卡德尔兄弟。

基奥兄弟。——

他们的虔诚一定像他们的名字一样，像他们的脸面一样，也像他们的衣服一样，他没有必要对自己说，他们的那种谦恭和悔恨的心，非常可能，表现了比他从未表现过的更大得多的虔诚，对他们那种朴实的礼拜，上帝乐意接受的程度恐怕十倍于他那种矫揉造作的虔诚。他用不着敦促自己对他们慷慨一些，也用不着对自己说，如果有一天他抛弃了骄傲的情绪，潦倒不堪，穿着一身乞丐的衣服来到他们门前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对他非常慷慨，而且像爱他们自己一样爱他。最后，他还带着既觉得无聊而又痛苦的感情，违反自己一向认定的论点，认为爱的戒条吩咐我们不要使用和爱自己同样数量和同样强烈的爱去爱我们的邻居，但是要用和爱自己同样性质的爱去爱他们。

他从他自己一向珍藏的一些词句中挑出一句，柔和地自己念叨着：

——这一天充满了从海上漂来的斑驳的彩云。

这句成语、眼前的日子和眼前的情景似乎形成了一个和弦。语言。这就是它们的颜色吗？他让那各种各样的颜色：朝日的金黄色、苹果园里的黄褐色和绿色、海浪的蔚蓝色、羊毛般云彩的银灰色等等一个接一个亮起来，又暗了下去。不，这不是它们的颜色：这是这个时代本身的姿态和风貌。难道他对于语言的抑扬顿挫的热爱更甚于它们的色彩和它们跟一切传说的关系吗？要不就是由于他视力微弱、思想羞怯，通过五颜六色、内容丰富的语言的三棱镜所表现出来的光辉灿烂的世界的缩影，还不如观赏一段明澈、细腻的散文所完美地反映出来的个人情绪的内心世界，能够给予他更多的乐趣吗？

他从那摇晃的桥面又走上了坚实的土地。就在那时，他似乎觉得空气突然变凉了，侧脸朝水面上望去，他看到一股从远处飞来的暴风雪忽然遮暗并加快了水浪前进的速度。心脏的一次轻微的跳动，他喉咙里的一次轻微的震颤都又一次告诉他，他的肉体对于那冰冷的非人的颜色是何等的恐惧；然而他并没有横穿过他左边的沙丘，却仍然一直向前沿着那条像脊梁一样指向河口的岩石上走去。

被遮蔽的日光微微照亮了河水流入海湾处灰濛濛的水面。远处，沿着缓缓流动的里费河，一排排细长的桅杆点缀着远处的天空，更远一些，在一片紫雾中静躺着那轮廓不清的复杂的城市建筑。基督教国家的第七个城市，和人的厌倦情绪一样的古老，和形象模糊的壁毯上的一幅画面一样，通过没有时间观念的空间显现在他的面前；它和它开始存在的那些日子相比起来，并不显得更老，也并不显得更为厌倦，对于自己的臣服的地位也并不比过去感到更容易忍受。

他这样带着沮丧的情绪，抬眼望着由海上飘来的慢慢飞过的斑斑点点的云彩。它们仿佛是沼泽地上的一群游牧民族，在天空的沙漠地带上面飘过，从高处飘过爱尔兰，向西方飘去。它们曾经经过的欧洲现在已被抛在爱尔兰海那边，那是一个使用各种奇怪语言的欧洲，那里布满了山谷、林带和城堡，那里居住着许多深沟高垒、严阵以待的民族。他从自己的内心深处听到一种混乱的音乐，那音乐仿佛唱出了他几乎完全清楚可又全然无法捉摸的一些记忆和一些人的名字；然后那音乐声似乎开始向远处退去，退去，退去，在那模糊的音乐退去的每一个尾声中，总留下一声拉长的喊叫，像流星一样划破那黑暗的沉寂。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从世界的那边有一个声音在叫喊着。

——哈啰，斯蒂芬诺斯！

——迪德勒斯大人来了！

——啊哦！……唉，别再弄了，听见没有，我在跟你说哩，要不当心我在你的那张臭嘴上给你来一家伙……啊哦！

——老伙计，陶塞！把他摁在水里！

——来吧，迪德勒斯！布斯·斯蒂芬鲁曼诺斯！布斯·斯蒂芬鲁曼诺斯！

——把他摁在水里！使劲灌他一灌，陶塞！

——救命啦！救命啦！……啊哦！

他还没有认出他们的脸面，但从他们一起发出的嘈杂声他已经知道他们都是谁了。只是看一眼那乱七八糟的湿淋淋的光着的身子就已经使他止不住要浑身发抖了。他们的光着的身子，有的像尸体一样煞白，有的显出淡淡的金黄的颜色或因为太阳暴晒显得红彤彤的，现在都因为浇满海水闪闪发光。用粗糙的木架支撑起来的跳板，每在他们跳水时都来回摇晃，用粗糙的石头铺成的拦波堤的斜坡，也现出冰凉的湿淋淋的光泽，而他们却一直不停地在上面打闹。他们用来在彼此的身上胡乱拍打的毛巾全都浸透了冰冷的海水；他们的头发也被寒冷的海水全给粘在一块儿了。

为回答他们的叫喊他站了下来，不在意地随便讲了几句话，力图避开他们的调笑。他们看来都显得多么毫无性格啊：现在在舒利身上已不再看见那敞开的高领，在恩妮斯身上已不再看见那安着蛇头一样的卡子的红色的皮带，在康诺利身上也不再看见他的钉着没有掩口口袋的诺福克式的上衣了！他们那样子使人看着非常不安，特别是看到那些使得他们可怜的赤裸裸的身子不堪入目地初露青春期的迹象，更使人感到刺心一样的痛苦。也许他们是要依靠许多人聚在一起打闹，来逃避他们的灵

魂所感到的隐秘的恐怖。可是他，一声不响地远离开他们，却完全记得他对他自己的肉体的神秘曾感到何等的恐惧。

——斯蒂芬诺斯·迪达洛斯！布斯·斯蒂芬鲁曼诺斯！布斯·斯蒂芬鲁曼诺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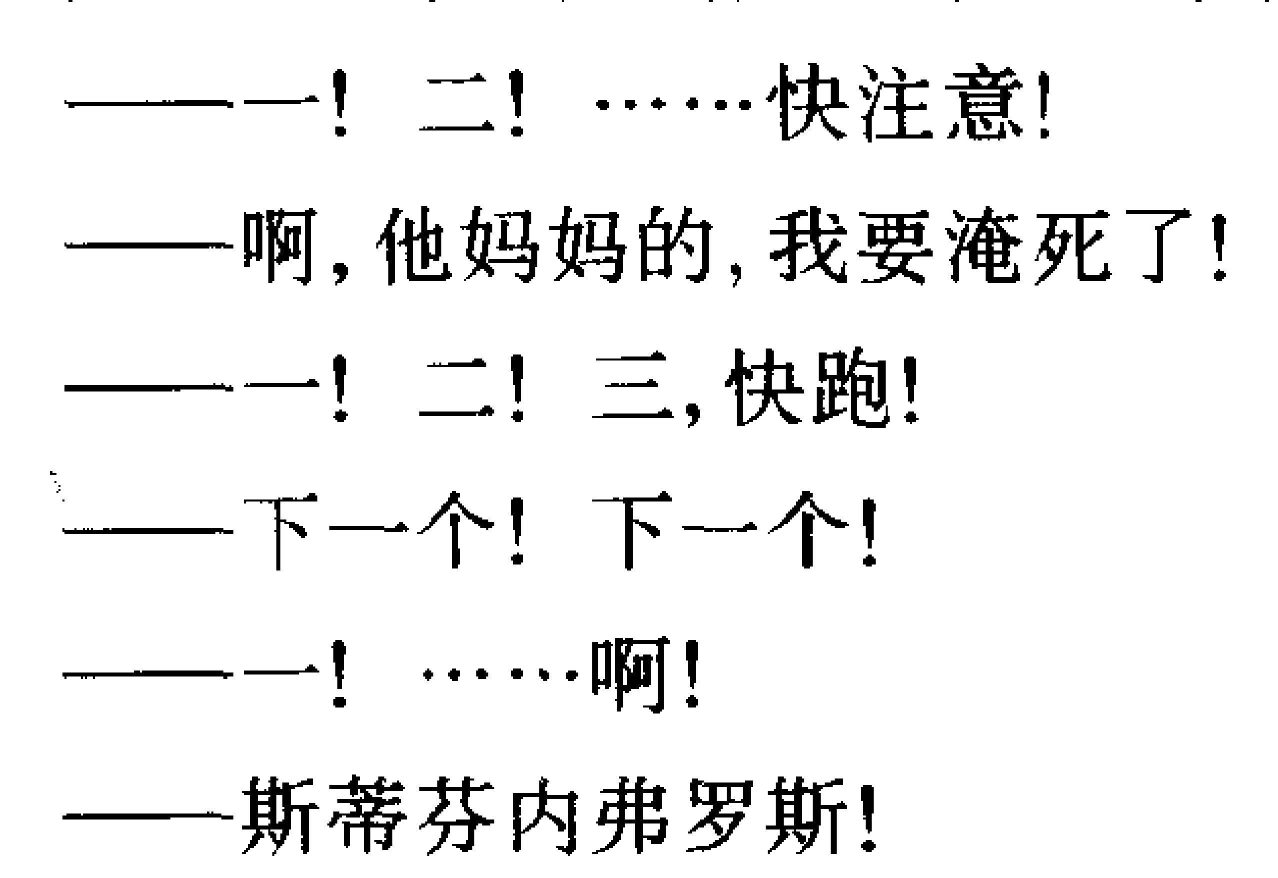
他们的这种玩笑他并非第一次听到，可是，现在它却正迎合了他自以为在一切人之上的轻微的优越感。和过去一样，现在他这个奇怪的名字在他听来似乎变成了一种预言。眼前的灰暗，温暖的空气似乎是那样的毫无时间界线，他自己的情绪又似乎是那样的飘忽不定而且已非个人所有，因而他感到自己已和所有的时代融合在一起了。刚刚不一会儿以前，丹麦人的古王国的鬼魂曾经通过那被烟霭笼罩的城市在他面前露出头来。现在有人提到这位神话中的发明家[①] 的名字，他似乎听到了远处的海浪声，并看到一个什么东西正鼓着双翼在海浪上慢慢向天空爬去。这一切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某种奇异的发明，打开了一本什么充满寓言和象征的中世纪书籍的一页，因而让他看到了一个像鹰一样的人在海上朝着太阳飞去，借以向他预言他为何而生，以及在他朦胧的儿童时代和少年时代便一直努力追求的最终目的，并借以象征那位艺术家在他自己的工作室里用这个地球上毫无生气的物质正在创造的一个新的、向上飞去的、摸不着的、永远不会毁灭的生命的形象吗？

他的心开始发抖了；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他感到自己的四肢被一种狂乱的精神所占据，仿佛他自己正朝着太阳的方向飞去了。他的心由于恐惧的狂欢而颤抖，他的灵魂却已经飞去了。他的灵魂现在已超出这个世界在向天空飞翔，而他知道他的肉

---

① 这里指伊卡罗斯的父亲迪达勒斯。在希腊神话中，他们父子俩曾用自制的蜡翅飞上天空，后因太阳熔化蜡翅而坠入海中。

体已经迅速得到净化，却摆脱了飘忽不定的状态，和宇宙精神混合在一起，放出了光彩。飞翔的狂喜使得他目光炯炯，呼吸狂乱，并使得他的被疾风扫过的四肢颤抖、狂野、光芒四射了。



——一！ 二！ ……快注意！

——啊，他妈妈的，我要淹死了！

——一！ 二！ 三，快跑！

——下一个！ 下一个！

——一！ ……啊！

——斯蒂芬内弗罗斯！

他的喉咙由于渴望大声喊叫都憋得发痛了，他要像高飞的鹰鹞一样喊叫，响彻云霄地喊出他随风飘去的喜悦。这是生命对他的灵魂发出的喊叫，而不是充满各种职责和绝望的世界发出的粗暴而无味的喊声，也不是呼唤他到圣坛前去终日进行那些无聊活动的非人的声音。片刻狂野的飞翔已使他获得彻底的解放，他的嘴唇勉强抑制住的胜利的欢呼几乎撕裂了他的头脑。

——斯蒂芬内弗罗斯！

那日夜追随着他的恐惧、那始终围绕着他的难以捉摸的情况、那从内心到外表都使他感到难堪的羞辱——所有这些现在除了把它们叫作是从尸体上剥下的尸衣，死人在坟墓里穿的衣服，还能叫它什么？

他的灵魂已经从他的儿童时期的坟墓中重新站了起来，抛掉了她身上的尸衣。是的！ 是的！ 是的！ 他将和与他同名的那个伟大的发明家一样，用他的灵魂的自由和力量，骄傲地创造出一个新的、向上的、美丽的、摸不着的、永不毁灭的生命。

他神经质地从那石块上往上爬，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熄灭掉在他的血液中燃烧起来的火焰了。他感到满脸发烧，歌声堵住了他的咽喉。他感到自己的脚有一种要求到处游逛的狂热的

欲望，像燃烧着的火焰一样逼迫他出发走向天地的尽头。向前走！向前走！他的心似乎在大声喊叫着。海面上的黄昏很快会越来越浓，平原将被夜幕所掩盖，在他这游荡者的面前将会闪耀着新的黎明，让他看到许多离奇的田野、山岗和人的脸面。可是在哪里呢？

他朝北向着豪思那面观望。在防波堤较浅的那一边海面已经退下去，露出了过去遇难的船只，海浪也从前滩迅速退走了。在一片很小的水浪中间，一条椭圆形的长滩已经暖融融地显露出来。在浅海边的海浪中，这里那里到处都露出了闪闪发光的温暖的沙岛，在那些小岛四周和那长堤的旁边，在海滩边的浅流中到处是半裸着的人，有时涉水前进，有时潜入水中。

过了一会儿，他也脱光了脚，把袜子叠起来装在口袋里，帆布鞋用鞋带拴连着搭在肩头，从一些被海浪漂来停留在乱石中的破烂物件中他拾起一根尖头的被盐水浸透的木棍，然后向防波堤的坡下走去。

沙滩上有一条很长的小河，他慢慢蹚着河水前进，河水里漂着无尽无休的水草使他颇为惊诧。宝蓝色、黑色、褐色和橄榄色的海草一直不停地在那河水下面移动着，来回摇晃，不停地打着圈。那小河里的水由于充满各种水草的颜色显得很深，并清晰地照出了在天空飘过的云彩。云彩一声不响地在他头顶上飘过，那墨角藻也一声不响从他的脚下漂走，灰暗而温暖的空气是那样的宁静，一个新的充满野性的生命开始在他的血管里吟唱了。

他的童年时期现在哪里去了？那极力逃避自己的命运的他的灵魂现在又到哪里去了？难道她是独自去忍受她的创伤给她带来的羞辱，或者穿着她的已褪色的尸衣，戴着用手一碰就会凋落的花环在她自己的简陋的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中独自称王去

了？再或者他自己到底现在哪里？

他独自一人呆着。没有任何人注意他，满心快乐，更接近野性生命的中心。他孤独、年轻、任性和充满了野性，他孤独地呆在一片荒凉的充满荒野气息的空气和黑色的水潭之中，孤独地呆在无尽的贝壳和墨角藻之中，在他的四周是如笼薄纱的灰色的阳光，是许多穿着灰色的衣服半裸着的孩子和姑娘，空气中充满了孩子和小姑娘们的话语声。

一个小姑娘站立在他前面的河水中，孤独而宁静地观望着远处的海洋。她仿佛曾受到某种魔法的驱使，那形象已完全变得像一只奇怪而美丽的海鸟。她的细长的光着的腿像白鹤的腿一样纤巧而洁净，除了一缕水草在她的腿弯处形成一个深蓝色的图案之外，再看不见任何斑点。她那丰满的、颜色像象牙一样的大腿几乎一直光到她的屁股边，那里一圈外露的裤衩的下口完全像由细软的绒毛组成的白鹤的羽毛。她的浅蓝色的裙子大胆地撩上来围在腰上，从后面掖住。她的胸脯也像一只海鸟的一样柔和而纤巧，纤巧而柔和得像一只长着深色羽毛的鸽子的胸脯。可是她的淡黄色的长发却充满了女儿气：她的脸也带着小姑娘气，但却点缀着令人惊异的人间的美。

她孤独而宁静地眺望着远处的海面；当她注意到他的存在，并发现他的眼神正对她表示出无限崇拜的时候，她对他转过脸来，以十分宁静的神态谛视着他的凝望，既无羞怯之感，也无淫欲之念。她听任他长时间，很长时间地对她凝望着，然后一声不响转过脸去，低头看着她面前的河水，用一只脚在水里东一下、西一下，轻轻地搅动。水被搅动时发出的微弱的响声打破了沉寂，那声音低沉、微弱、像耳语一样，微弱得像是在梦中听到的铃铛声；东一下、西一下，东一下、西一下；同时一种淡淡的热情燃起的红晕掠过了她的两颊。

——仁慈的上帝啊！斯蒂芬的灵魂在一阵无法抑制的人间欢乐的激动下止不住大叫着。

他忽然背着她转过身，开始向沙滩那边走去。他满脸发热，感到全身都在发烧；他的四肢也不停地颤抖着。向前，向前，向前，他向前大步走着，踏着沙滩向远处走去，狂野地对着大海歌唱，为那一直在召唤他的生活的来临发出了热情的欢呼。

她的形象已永恒地进入了他的灵魂，没有一句话语打破他的神圣的狂喜的宁静。她的眼睛已经对他发出了召唤，他的灵魂在听到这召唤时止不住欣喜若狂。生活下去，错误下去，堕落下去，为胜利而欢呼，从生命中重新创造生命！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位野性的天使，人世的青春和美的天使，她是来自公正的生命的法庭的使者，他要在一阵狂喜中为他打开人世的一切错误和光荣的道路。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他忽然站住，静静地倾听着他自己的心声。他已经走了多远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在他四周看不见任何人影，也没有任何声音从远处的空气中传来。但海潮已经快要退去，那一天已经接近尾声了。他背海转过身去，朝着海滩那面奔跑，不顾脚下坚硬的鹅卵石，一直跑上了倾斜的海滩，在那里他看到在一圈长着小草的沙丘中有一个安静的沙窝，于是就在那里躺下，让黄昏的安谧和宁静来慢慢冷却他的沸腾的血液。

在他的上空，他可以感觉到那巨大而冷漠的苍穹和无数静静运行着的天体；他也感觉到在他下面的大地，正是这大地给予他生命，并把他放在自己的怀抱中。

他懒懒地闭上眼睛，慢慢睡去。他的眼皮仿佛因为感觉到大地和她的观望者的巨大的环形运转而颤动起来，仿佛感觉到一个新世界的离奇的光亮而颤动起来。他的灵魂在昏厥中进入

了另一个新的、离奇的、阴暗的、和下面的大海一样难于捉摸的世界，在那里一些模糊的形象和生命正来回穿行。这是一个世界，是一阵闪光，还是一朵鲜花？闪烁着又颤抖着，颤抖着并慢慢展开，像一线刚刚突破黑暗的光明，像一朵正在开放的花朵，它永无止境地自我重复着伸展开去，一片叶子接着一片叶子，一道闪光接着一道闪光，最后展现出一派通红的颜色，然后又继续展开，慢慢凋谢，变成淡淡的玫瑰色，把它的柔和的红晕铺满整个天空，每一个红晕的颜色都比前一个显得更红。

他醒来的时候，黄昏已经来临，他用作床褥的细沙和干草已经不再发光了。他慢慢站起身来，回味着他在睡梦中经历的狂喜，不禁发出了欢乐的叹息。

他爬到一个沙丘顶上，向四面观望。暮色已经笼罩着大地。一弯新月划破了暗淡、荒凉的天空，那新月像镶嵌在灰色沙滩上的一个银环；海潮带着喁喁低语的波浪迅速向沙滩边流过来，使远处浅水边的沙丘又变成了一个个小岛。

V

他一滴不剩喝干了他的第三杯淡茶，开始咀嚼撒在他身边桌上的干面包渣儿，同时观望着玻璃罐里的黑色的小水潭。上面的黄色的茶水慢慢倒尽，下面剩下的那个水潭让他记起了克朗戈斯浴池里混浊的泥浆一般的水。他胳膊旁边的那个匣子里装着许多当票，刚刚他已经全部翻过，现在他无精少神地用他满是油腻的手一张张拿起印有蓝色条纹的纸条来看着，满是尘土的皱皱巴巴的字条上字迹写得很乱，上面是戴利和麦克沃伊等典当人的名字。

一双高靿鞋。

一件四号上衣。

杂物三件和白油漆。

一条男裤。

他把它们放在一边，出神地看着那匣子的盖，盖上点缀着许多虱子屎般的斑点，他心不在焉地问道：

——咱们那个钟现在快多少？

他母亲把那架面朝下躺在炉台上的钟立起来，从钟面上可以看出现在正是差一刻十二点，然后她仍然让它躺下了。

——快一小时零二十五分钟，她说。现在正确的时间应该是十点二十分。天知道，你得尽量赶快，要不赶不上听课了。

——把浴缸里放上水让我好洗个澡，斯蒂芬说。

——凯蒂，把浴缸放满水好让斯蒂芬洗澡。

——布蒂，把浴缸放满水好让斯蒂芬洗澡。

——我不成，我要去参加拉拉队。你给放上吧，马基。

当那搪瓷浴盆被安放在下水坑上，一只破旧的洗澡用的手套也扔在浴盆边的时候，他让母亲给他搓洗后脖，搓洗耳根后面，和他的鼻子根的两边。

——唉呀，真叫要命，她说，一个大学的学生竟会脏成这样，还得他妈妈来给他洗。

——但这只是因为你自己喜欢给我洗，斯蒂芬沉静地说。

楼上传来一声刺耳的口哨声，他妈妈把一件潮乎乎的长外衣塞在他手里说：

——看在上天的面上，你自己赶快擦干，上学去吧。

又是一声尖厉的口哨声，这次带着忿怒的情绪拖得更长，几个姑娘中有一个只好赶快跑到楼梯口下面去。

——有什么事，爸爸？

——你那个懒骨头臭丫头哥哥还没走吗?

——走了,爸爸。

——真走了?

——是走了,爸爸。

——哼!

那女孩跑回来对他做了个手势,让他赶快一声不响从后门出去。斯蒂芬大笑说:

——他对性别的看法可真有点怪,他好像把丫头看作是男性的了。

——啊,你真不知道害臊,斯蒂芬,他妈妈说,你怎么会跑到那个地方去了,你将来一辈子都会后悔不迭的! 我可知道,你自那以后已完全变了。

——再见,所有的人,斯蒂芬说,微笑着吻了一下自己的指尖向大家告别。

高台子后面的那个胡同里积满了水,他缓步向前走着,在一堆堆潮湿的垃圾中择路而行。这时他却听到从墙那边关女尼的疯人院里传出一个发疯的女尼的喊叫声。

——耶稣基督! 啊基督! 基督!

他生气地一摇头,想把那声音从他的耳朵里摇去,他踏着腐烂的垃圾跌跌撞撞匆匆向前走着,一种厌恶和怨艾的情绪竟使他的心感到说不出的疼痛。他父亲的口哨声、他母亲的唠叨、那个看不见的疯人的喊叫,现在变成了许多使他非常难堪的声音,威胁着要消除他的年轻人的骄傲。他发出一声咒骂,把那些声音的回声从他的心中驱赶出去;但是,在他沿着大马路走去,感觉到灰濛濛的曙光穿过雨水淅沥的树枝在他的四周散落下来,并闻到水淋淋的树叶和树干发出的带着野性的离奇气味的时候,他的灵魂终于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完全像过去一样，马路上雨水淋漓的树木马上使他想起了格哈特·霍卜特曼[①] 的剧中的姑娘和妇女；对她们的淡淡的悲愁的记忆和从带水的树枝上散发出的芳香的气息融混在一起，变成一种沉静的欢乐情调。他每天一早横越街市的散步早已开始了，他事先便已知道，在他穿过费尔维尤泥泞的土地时，他将想起纽曼的带有修道院气味的用银线贯穿的散文；在他走过北滩路时，随便朝那里一些食品店的窗口望一望，他就会想起吉多·卡瓦尔坎迪[②] 的阴森的幽默而不禁微笑；当他在塔博特街的拐角处走过贝尔德瓷器店的时候，易卜生精神，一种带着倔强的孩子的美的精神，将会像一阵尖厉的清风在他的心上吹过；而当他在里费河那边一个肮脏的旧货店门口走过的时候，他一定会重复唱着本·琼森所写的一首歌，那首歌的开头是：

我呆在这里并不感到更为无聊[③]。

每当他的头脑厌倦于从亚里士多德或亚奎纳斯的幽灵般的词句中去寻找美的真髓的时候，他总转向伊丽莎白时代的典雅的歌曲去从中寻找乐趣。他的头脑，穿着多疑的僧人的服装，常常站立在那个时代的窗子的暗影之下，倾听着由竖琴奏出的严肃而又虚假的音乐，或倾听着穿坎肩的妇女[④] 发出的坦率的大笑声，直到一阵过于低下的大笑，一句被时代所玷污、带着淫浪气息和虚假荣誉的话语，刺痛他那僧侣的骄傲心情，迫使他从他隐藏的地方走了出来。

---

① 近代德国剧作家。

② 13 世纪意大利诗人。

③ 见其所作：《欢乐的幻景》(1641)。

④ 指下等妓女。

大家原以为他终日沉湎其中，因而使他远离开他的年轻伙伴的那些学问，现在看来也只不过是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心理学中搜集来的一些纤巧的句子，只不过来自一本 Synopsis Philosa phioe Scholasticoe ad mentem divi Thomoe①。他的思想不过是由各种疑虑和对自己的信心不足所组成，仅只偶尔被本能的闪电所照亮的一片朦胧，不过那闪电的光却是那样清晰而辉煌，它每一闪亮，整个世界便似被烈火烧熔，立即在他的脚下消失了；而自那以后他便感到自己的舌头已笨拙失灵，而且他所见到的别人的眼神也都显得已毫无反响，因为他感到美的精神已经像一件外衣一样把他完全裹住，而且至少在一种朦胧的梦境中他已经和真正的高尚结识了。但是如果这短暂的无声的骄傲不再给他以支撑力量，他也很高兴自己仍然生活在无数普通人的生活之中，在这城市的肮脏、嘈杂和混乱中，怀着轻快的心情无畏地向前走去。

在运河上的挡板附近，他遇上那个长着一张娃娃脸、戴着无边帽的肺病患者，迈着细碎的步子从桥上向他走过来，他穿着一件裹得很紧的栗色外衣，把一把收拢的雨伞，像占卜的神杖似的举在自己的身边。他想现在应该是十一点了，同时转身朝一家牛奶店里望去，想看看时间。牛奶店里的钟告诉他那会儿是五点差五分，可是他刚一转身，却听到近处什么地方有一个看不到的钟急促而清楚地敲了十一下。听到这钟声他不禁笑了，因为这使他想起了麦卡恩，他当时就似乎看到他那穿着一身射击服装的矮胖的身体，留着淡黄色的山羊胡，站在霍普金斯街角的微风中，并听到他对他说：

——迪达勒斯，你可真是个不合群的动物，整天一个人闷

① 拉丁文书名：《圣托玛斯哲学思想纲要》。

着。我可不那样。我是一个民主派，我决心要为未来的欧洲合众国里的一切阶级和性别的社会自由和平等进行工作，并为之奋斗。

十一点！那么说他要赶去听那一堂课也太晚了。今天是星期几来着？他在一家报社的门前停下，看看张贴在门口的报纸的栏头。星期四。十点到十一点，英语；十一点到十二点，法语；十二点到一点，物理。他自己假想着上英语课的情景，而现在即使他远离开那教室他也感到非常不安和毫无办法。他看到他的同学们顺从地低下头去，在他们的笔记本上写下老师要他们写下的一切，字面上的定义、实际的含义、各种例证和生死年月，主要作品，互相并列的别人的赞扬和批评等等。他的头却没有低下去，因为他的思想早不在教室里了，但不管他是四面转头看看那个不大的教室里的同学，或是朝着窗外越过一片荒凉的菜地向远处望去，他都感到有一股令人沮丧的充满地窖里潮湿和腐烂气味的臭味向他袭来。除开他自己的脑袋之外，在他前面最前几排椅子中也有一个头在所有低着的脑袋中高扬着，它像是一个神父的头，正毫不羞怯地对着圣体盘，在为它周围的恭顺的礼拜者祈求。每当他想起克兰利，他总不能在他脑子里形成一个他的身体的完整形象，却只能想象他的头和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甚至现在衬映着清晨的灰色的帷幕，他眼前所见也只是有如在梦中所见的幻景，只看到一张已和身躯分离的脸，或者是从死人脸上压下的模型，额头上支棱着一头黑色的直竖着的头发，那样子像戴着一顶铁制的王冠。它完全像一个神父的脸，像神父一样脸色苍白，鼻翅很宽，眼睛下面和围绕着下巴底下都露着一片阴暗的颜色，也像神父一样长着很长的毫无血色的嘴唇，老是淡淡地微笑着；斯蒂芬忽然记起他一直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对克兰利讲述着他的灵魂所感受到的苦恼、不安和渴望，

而他这位朋友的回答却始终只不过是一声不响地听着，他实在早应该看出，那是一张有罪的神父的脸，因为他听了许多人的忏悔却完全无能为他们赎罪，可是这时在他的记忆中他又感觉到那脸上的那双女人气的黑眼珠正向他注视。

通过这一形象，他在一瞥之中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可以使他沉思的漆黑的地洞，可是他又立刻转过身去，感到现在还不是进入那洞中去的时候。但是他的朋友的那种夜色般阴森的心不在焉的神态，却似乎在他四周的空气中散发出一种稀薄的致命的毒气，他并且发现自己正随意读着在他身边或左或右闪现的一个个单词，十分呆痴地纳闷儿，为什么它们忽然不声不响完全失去了任何明白的含义，直到一切毫无意义在街头巷尾流传的传说却像符咒一样紧抓着他的思想，而当他在一堆堆用死亡的语言组成的胡同中走过的时候，他的灵魂却因为衰老，叹息着，缩成一团了。他自己对语言文字的意识慢慢都从他的头脑中流出，全部流进那些单词里去，那些单词却自己在那里来回换着样子排列，执拗地定要排出非常别扭的韵脚：

长春藤发出凄厉的叫声爬在墙上，
它哭泣着蔓延着爬在墙上，
黄色的长春藤爬在墙上，
长春藤，长春藤爬在墙上。

谁曾听到过这样充满眼泪的诗行？伟大的上帝啊！谁曾听到过长春藤在墙上哭泣？黄色的长春藤；那倒也还可以。还有黄色的象牙。可是有没有像象牙一样的长春藤呢？

现在那个字在他的头脑中闪着光，比从大象的斑斑点点的长牙上锯下来的任何象牙都更为清晰，更为明亮。Ivory，ivoire，

avorio, ebur[1]。他学拉丁文时学的第一个例句便是：India mittit eburi[2]；他记起了教他拉丁文的那位校长的狡猾的北方人的脸，他曾经教他用典雅的英文重新改写奥维德的变形记，但因为他一再提到小猪肉、陶片和猪肉火腿，总显得非常荒唐可笑。他所知道的那点拉丁文诗歌的规律全不过是从一位葡萄牙神父写的一本破烂不堪的书上学来的。

Contrahit orator, variant in carmine vates.[3]

罗马历史的危机、胜利和动乱就是通过 in tanto discrimine[4] 这句滥调慢慢传授给他的，他同时还试图通过 implere ollam denariorum 几个字来窥探那众城之城的社会生活，这几个字他那位校长曾经用十分响亮的声音翻译成"用银角子装满钱罐。"他那本久经时间磨练的贺拉斯的作品什么时候摸上去都一点也不冷，尽管他的指头是那么冰凉；那些书页都带有人的味道，五十年前就有约翰·邓肯·英弗拉里蒂用他的人的手指翻阅过它，后来他弟弟威廉·马尔科姆·英弗拉里蒂也翻过它。是的，在那些发黄的扉页上写的都是些高贵的人的名字，而甚至对他这个拉丁文知识少得可怜的人来说，那些含义朦胧的诗行也仿佛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放在长春花、薰衣草和马鞭草中而显得无比芳香；但是，一想到在世界文化的筵席上他将永远只不过是一位羞怯的客人，他不禁感到非常伤心；另外使他感到伤心的是那僧侣的知识，他原来极力想以它为基础建造起一种美的哲学，而

---

① 分别为英、法、意、拉丁文，均为象牙之意。

② 拉丁文：印度出产象牙。

③ 拉丁文：演说家力求简约，诗人却须铺张。

④ 拉丁文：如此十分危殆。

现在却看到在他生活的这个时代，一般人把它看得还不如纹章学和驯鹰术所使用的那些微妙而奇怪的术语更为重要。

在他左边的代表三位一体的那块灰色的石头，由于全城人的无知，不过像一块无用的顽石稳坐在一圈栏杆之中；这形象使得他的心绪非常低沉，他正想尽各种办法，企图使自己的脚从获得改造的良心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这时他却遇上了那爱尔兰民族诗人的滑稽可笑的塑像①。

他并不生气地观望着它；因为，尽管身心的懒散像看不见的蛆虫一样爬满了它的全身，爬满了它那似乎不停移动着的脚和外衣的衣褶，爬满了它那显得很卑贱的脑袋，但它似乎十分谦卑地完全意识到自己的无足重轻的地位。这是一位古艾尼人穿着借来的古爱尔兰人的外衣；这时他不禁想到了他的朋友达文，那个农民学生。他们彼此开玩笑时他曾对他使用过这个名字，可是那年轻的农民却毫不在意地接受了：

——就这么叫吧，斯蒂维，正像你说的，我这人是死脑袋瓜。你愿意叫我什么都行。

这样用家人之间的亲昵称呼来使用他的教名，在他第一次听到它出自他这位朋友之口的时候，曾感到十分高兴，因为他不论对谁讲话，也和别人对他讲话一样，总是非常严肃的。常常当他坐在格兰瑟姆街达文的屋子里，一面带着惊异的心情观望着他的朋友沿墙根一双双摆着的做工极好的靴子，一面为满足他朋友的容易满足的耳朵，而实际也是为了掩盖他自己的渴望和沮丧心情，念诵着别人的诗行和韵文的时候，他这位倾听者的古艾尼人的粗浅的头脑对他的思想来说，有时颇有吸引力，有时又使它不禁要退避三舍；吸引它的是他那朴实而有礼貌的凝神静

① 指该学校西侧托马斯·穆尔塑像。

睇，或他对古英文用语的奇怪用法，再或者是他对粗野的人的技能所表现的强大的喜悦情绪——因为达文一直是拜倒在迈克尔·丘萨克那个盖尔人的脚下的——而使他的思想不禁迅速而急骤地极力驱趋的则是他那莽撞的理智，或愚钝的感情，或他那充满恐惧的呆滞的眼神，那是一个饥饿中的爱尔兰村舍的灵魂所表现的恐惧，在那村舍中戒严令至今仍使所有的人整夜不安。

他叔叔马特·达文，那位运动家的能力和事迹他是记得很清楚的，这位年轻农民完全和他那位叔叔一样非常崇拜爱尔兰的各种悲伤的传说。他的那些不惜花费一切代价极力要使学校的平庸生活变得多少有几分意义的同学们，都喜欢把他看成是一个年轻的芬尼亚分子。他的保姆教他学会了爱尔兰语，并用残缺不全的爱尔兰神话照亮了他的朴质的想象世界。对那些从来无人从中找到一行美丽诗句的神话，对那些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已变得十分混乱、复杂、令人难以相信的故事，他的态度却完全像一个缺乏头脑的农奴对待罗马天主教的宗教一样一片忠心。不管任何从英格兰，或者通过英格兰的文化传来的思想或感情，他的头脑都毫无例外地一律加以拒绝；至于英格兰以外的世界，他所知道的唯一的外国是法国，他常常也谈到为法国尽忠。

这种雄心，又配上年轻人的那种幽默，使得斯蒂芬常常把他称作驯顺的白鹅，这个名字甚至还有一点特别令人厌烦的地方，就是它清楚地表明了他这位朋友既不爱讲话也不爱行动的气质，而这种气质似乎常在斯蒂芬的随时都急于进行思考的头脑，和那种爱尔兰的处处躲躲藏藏的生活方式之间形成了一种障碍。

斯蒂芬常常用一阵激烈的或者说过于丰富的语言来回避对方显示精神反抗的冷漠的沉默，而这位年轻农民有一天夜晚由

于精神上不堪其扰，讲出一番话来却又在斯蒂芬的头脑里唤起了一种奇异的想象。他们两人那时正穿过贫苦犹太人的狭窄而黑暗的街道，慢慢散着步朝达文家走去。

——去年秋天快入冬的时候，斯蒂维，我自己曾遇到过一件事，这事我从没有对任何一个活人讲过，今天你是第一个听到我讲这件事。我记不清那是十月还是十一月。可能是十一月，因为那是在我到这儿来参加新生班学习之前。

斯蒂芬含着笑对他的朋友转过脸去，很高兴他能这样自信，而且他说话时那种纯朴的腔调也赢得了他的同情。

——那一天，我整天没有回家，一直呆在巴特凡特——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地方在哪儿——克罗克健儿和瑟尔斯大无畏球队正在那里进行一场球赛，我的天哪，斯蒂维，那场球赛打得可真叫玩儿命。我一个表哥，方西·达文，由于大部分时间一直跟着前卫到处奔跑，像疯子一样大喊大叫，热得把衣服全都剥光了，可是你知道那一天对一般的利默里克人来说还是很凉爽的。那一天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有一次一个克罗克的小伙子一家伙狠狠朝他头上一棍打去，那一棍天知道只差一丁点儿就打在他的太阳穴上。啊，上帝可以作证，要是那一棍真打上了，他肯定就算完了。

——我很高兴他逃脱了性命，斯蒂芬大笑着说，但是我肯定你刚才要讲的一件奇事决不就是这个吧？

——是啊，我相信你对那个是不感兴趣的，可是不管怎么说，在那次球赛之后，球场上一直热闹非常，弄得我竟误了回家去的最后一趟火车，我也找不到任何便车可以带我回去，因为事不凑巧，那天夜晚正好在城堡镇有一次群众大会，村子里所有的车都赶到那边去了。因此我除了呆在那里过夜或两条腿走回去，就再没有任何其它办法可想了。是啊，我开始步行，我走了

一阵天就完全黑了下来。等我走过巴利霍拉山以后，还有很长一段路几乎是什么人也看不见的，而那里离开基尔马洛克可还有十多英里。沿路上你看不见半间基督教徒的住房，也听不到任何声音。天又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有一两次我在一个树丛下面停下来点着我的烟斗，要不是因为露水太重，我几乎都想两脚一伸就在那儿躺下睡觉了。最后，大路拐过一个弯，我忽然看见远处一个小村子里有一个窗口露出了灯光。我走过去敲门。里面有人问我是谁，我回答说，我在巴特凡特看球赛看得太晚，只好走路回去，如果我能讨一碗水喝，我会非常感谢。过了一会儿，一个年轻妇女打开了门，拿给我一大罐牛奶。她只穿了很少一点衣服，头发也披散着，仿佛在我叫门的时候她正准备上床睡觉了。从她的身材和她的某种奇特的眼神来看，我相信她一定怀孩子了。她站在门口一个劲儿拉着我谈话，谈了很久，我当时就感到很奇怪，因为她的胸脯和肩头几乎全都露着。她问我累不累，愿不愿意就在那里过夜。她说她家里就只她一个人，她的丈夫那天早晨送他妹妹到昆斯敦去了。她就那么一直不停地谈着，斯蒂维，她的眼睛直盯着我的脸，她站得离我非常近，我差不多都能听到她的呼吸声。最后当我把奶罐还给她的时候，她拽着我的手硬要把我往门里面拉，还说："快进来，就在这儿过夜吧。你完全不用害怕。这屋里除了咱俩什么人也没有……"我没有肯进去，斯蒂维。我向她道了谢，仍开始走我的路，浑身全都像发烧一样。走到大路上第一个拐角的地方我回头望望，她仍然还站在门口。

达文的故事的最后几个字一直在他的记忆中回荡，他故事中的那个女人已变成了他坐在学校的车上开过克莱恩时曾经见到的站在屋门口的农妇的形象，这是她的民族和他自己的民族的一个典型的象征，一个蝙蝠一样的心灵在黑暗中、在隐秘中、

在孤独中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于是她通过一个毫无忸怩之态的女人的眼神、声音和姿态，邀请一个陌生人到她的床上去。

他忽然感到有一只手抓住他的胳膊，一个年轻的声音叫喊着：

——啊，老爷，是您自己的姑娘，先生！今天的第一束鲜花，老爷。买下这束可爱的鲜花吧。好吗老爷？

她向他举过来的鲜花和她那年轻的蓝色的眼睛，在那一瞬间仿佛正好表现出毫无忸怩之态的天真形象，他于是不禁停了下来，但不久那形象便消失了，他所看到的只是她的破烂衣衫、潮湿而粗糙的头发和顽皮的脸。

——买下吧，老爷！别忘了您自己的姑娘，先生！

——我没有钱，斯蒂芬说。

——买下这些可爱的花吧，行不行老爷？只要一个便士。

——你没听见我刚才讲的话吗？斯蒂芬向她低过头去问道。我已经对你说过我没有钱。我再对你说一遍。

——啊，将来您肯定会有钱的，老爷，上帝保佑您，那女孩稍等了一会儿回答说。

——那也许吧，斯蒂芬说，但我看恐怕不一定。

他很快离开了她，担心她那亲昵的表现会进而转为对他喋喋不休，再说他也不愿碍她的事，妨碍她向别的人，一个从英格兰来的旅游家或者三一学校的学生什么的，兜售她的鲜花。他沿着一直走去的那条格拉夫顿大街，进一步延长了那令人沮丧的贫穷景象。在那条街的闹区有一块纪念沃尔弗·托恩① 的石

① 西奥博尔德·沃尔弗·托恩是18世纪末爱尔兰革命家，曾要求法国派兵到爱尔兰帮助本地的革命运动，被英政府判处叛国罪，后自杀。

碑，他还记得当年立这块碑时，他和父亲一起来参加了那个仪式。他一想起当时对托恩表示崇敬的那俗不可耐的仪式，简直感到十分痛心。那时还有坐在一辆漂亮的车子里前来参加的四位法国代表，其中有一个微笑着的胖小伙子，用一根棍挑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Vive l'Irlande[1] 几个字。

但是斯蒂芬广场上的树木却散发出雨水的芬芳，那被雨水浇透的土地也散发出它的尘世的生命的气息，一种从许多发霉的心灵中升起的淡淡的烟雾。他的前辈曾多次对他讲过的那个英勇、腐朽的城市的灵魂，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萎缩成一股从土地上升起的淡淡的生命的气息。而且他知道呆会儿他进入那阴暗的学校大门之后，他就会感受到一种非巴克·伊根[2] 和伯恩查佩尔·惠利[3] 所知的腐化堕落情景。

现在要到楼上去上法文课已经太晚了。他穿过大厅，朝通向物理实验室的那条过道走去。过道里很黑、很安静，但也并非无人守望之处。他为什么会感到这儿一定有人在守望着？是因为他曾听人说，在巴克·伊根时代，这儿有一个秘密的楼梯口吗？或者还是因为耶稣会的一切房舍都是治外地区，他现在是在一群异族人民之间活动？托恩和帕内尔的爱尔兰似乎已消失在无尽的空间中了。

他打开实验室的门，站在从满是尘土的窗口勉强照进的寒冷、阴森的光线之中。靠近大门前有一个人蹲在那里，从他瘦小的身体和灰色的衣服判断，他知道那是副教导主任正在生火。斯蒂芬轻轻关上门，朝火炉边走去。

---

① 法语：意为爱尔兰万岁！

② 即约翰·伊根，英国下院议员，对当时英国政治十分不满。

③ 即托马斯·惠利，英国下院议员，在联合问题上进行投票时，受贿变节。

——早，先生！我可以帮帮你的忙吗？

那神父马上抬起头来说：

——先等一等，迪达勒斯先生，一会儿你就会看到了。点火也是一种艺术，我们有陶冶性情的艺术，我们也有实用的艺术。这是一种实用的艺术。

——我也来试着学一学，斯蒂芬说。

——煤不要加得太多，副教导主任说，一边两手不停地忙活着，这是生火的秘密之一。

他从袈裟旁边的口袋里掏出四个蜡烛头，灵巧地把它们跟煤块和一些揉皱的纸团一起放进炉子里去。斯蒂芬一声不响在一旁观望着。他这样跪在一块方砖上点火，忙着把纸团和蜡烛头一件一件往炉子里放，那样子似乎使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位恭顺的神父，他仿佛是上帝的祭司，正在一个空荡荡的神庙里准备着向神献祭。他那已褪色的破旧的袈裟也像是一件朴素的祭司的布袍，覆盖着这个跪着的形象，而这个人如果让他穿上法衣或穿上挂满铃铛的主教服装，他就会感到极不舒服。由于长时间慢吞吞地为主操劳——点燃圣坛上的炉火、对一切听到的话严格保密、侍候尘世的凡人、不论奉派进行任何工作都积极行动——他的身体已经变得相当衰老，可是他的脸上却看不出任何圣徒或教皇的美。不，他的灵魂本身也由于那种操劳只是变得越来越老，却并没有显得和光明和美更为接近，或者向外散发出表现她的庄严神圣的甜蜜的气息——剩下的只是一个受尽折磨的意志，它在接受命令时的反应也并不比爱情或战斗所引起的反应更为强烈，他的又干又瘦的衰老的身躯，由于覆盖上一层银灰色的绒毛已全部变灰了。

副教导主任蹲下身去，观望木棍被火烧着的情况。完全为了打破沉默，斯蒂芬说：

——我敢肯定我可生不着一炉火。

——你是一位艺术家，是不是，迪达勒斯先生？副教导主任说，抬头望着他眨了眨灰色的眼睛。艺术家的目的是创造美的东西。但到底什么叫美那可是另外一个问题。

他思索着这个难题，慢慢搓了搓自己的干枯的手。

——你现在能回答这个问题吗？他问道。

——亚奎纳斯，斯蒂芬回答说，说是 pulcra sunt quoe visa placent.①

——在咱们眼前的这一堆火，副教导主任说，看起来也令人感到很愉快。那么它也可以算作美吗？

——从视觉所能体会到的情况来看，这里我想也包含着美的感受的意义，它就应该算是美。可是亚奎纳斯也说过 Bonum est in quod tendit appetitus②. 从它能满足动物对温暖的要求来说，火是一种善。可是在地狱里，火却是一种恶。

——完全是这样，副教导主任说，你的话正好说在点子上了。

他敏捷地站起来朝门口走去，让门半开着说：

——据说生火时有点风会有很大的帮助。

在他回到火炉边时，步子很轻快，但微微有点儿瘸，斯蒂芬从他毫无热情的灰眼睛里，看到一个耶稣徒的安静的灵魂正观望着他。他和伊格内修斯一样有点瘸，可是他的眼睛却完全没有伊格内修斯的热情的火花。甚至传说中他们那一帮人所使用的计谋，一个比记载机密、微妙的机智的神话书中所记载的更为微妙和更为机密的计谋，也没有能够在他的心中燃起耶稣门徒

---

① 拉丁文，意为：意之所悦者谓之美。

② 拉丁文，意为：心之所向者谓之善。

的热情。他仿佛是完全按照吩咐，为了给上帝带来更大的荣誉，在使用着人世的计谋、智能和机智，他在使用它们时没有任何欢乐，对它们在恶人身上的出现也没有任何仇恨，而只是带着坚定的绝对服从的姿态，还它们一个本来面目；而尽管他整天一声不响地操劳着，他似乎对他的主人并不喜爱，对他所干的那些事，如果真有热情的话，那也是微乎其微的。完全像造物者所要求的那样，他是 Similiter atque senis baculus[①]，像老人手中的一根手杖，在深夜走在路上或遇上恶劣天气的时候，可以做个依靠，在花园的凳子上可以和一位太太送他的花束放在一块儿，有时也可以把它举起来对人进行威胁。

副教导主任回到火炉边，开始抚摸自己的下巴。

——关于这个美学问题，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听到你的意见呢？他问道。

——我的意见！斯蒂芬惊愕地说。我要是运气好，十天半个月也许能碰上一点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

——这类问题是非常深奥的，迪达勒斯先生，副教导主任说。这仿佛像在莫黑山的峭壁上观望下面的深渊。许多人跳进深渊便再也没有回来。只有那些受过潜水训练的潜水员可以进入深渊里去，进行一番探索，然后再浮到水面上来。

——如果你讲的是思索问题，先生，斯蒂芬说，那我也敢肯定世界上并没有什么独立思考这种东西，因为一切人的思索必须受它自己的规律的限制。

——哈！

——就我的需要来说，我依靠亚里士多德和亚奎纳斯的一两个概念所发出的光就足够我在目前进行工作了。

---

① 拉丁文，即下句“像老人手中的一根手杖”。

——我明白。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

——我需要它们只是为了让它们为我所用，作为我的向导，然后我要依靠它们发出的光干一点我所要干的事。如果那个灯光冒出黑烟或者发出臭味，那我就要调整一下它的灯芯。如果它变得不够亮了，那我就要把它卖掉，另外再买一盏。

——耶庇克蒂忒斯[①] 也有一盏灯，副教导主任说，那盏灯在他死后卖了个很大的价钱。那就是他靠着它写出哲学论文的那盏灯。你知道耶庇克蒂忒斯是谁吗？

——一位老先生，斯蒂芬哑着嗓子说，他曾经说过，一个人的灵魂完全像装在柳条筐里的一筐水。

——他曾用一种非常朴实的语言对我们说，副教导主任接着说，有一次他在一尊神像前面放上了一盏铁铸的灯，后来一个小偷把灯偷走了。那位哲学家却怎么办呢？他想了想偷窃是小偷的本性，因此决定第二天去买一盏瓦灯，不再用铁灯了。

副教导主任放进炉子里的蜡烛头散发出烧焦的蜡油味道，那气味在斯蒂芬的意识中竟和他们的铿锵话语声融混在一起了，柳条筐和灯，灯和柳条筐。那神父的声音也显得响亮而铿锵有调。斯蒂芬的思想本能地停滞住了，那奇怪的声音和形象，那好像一盏没点着的灯或像一个焦距错误的反光镜的神父的脸，都使他的思想停止活动了。在这张脸后面，或者脸里面有什么东西呢？是一个呆痴、麻木的灵魂，或者还是一团充满智慧，并能表现出上帝的忿怒的包藏着雷电的乌云？

——我说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灯，先生，斯蒂芬说。

——毫无问题，副教导主任说。

——在美学讨论中，斯蒂芬说，有一个很大的困难，那就是

---

① 公元2世纪初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

很难知道我们在使用某些词句时，根据的是文学传统还是市井间的传统。我记得纽曼有一句话说到圣母玛利亚，说她由所有的圣徒陪伴着。可是这个字在市井间使用起来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我希望我没有绊住你*①。

——不不，我也没有什么事，副教导主任客气地说。

——不，不，斯蒂芬微笑着说，我的意思是……

——是的，是的；我明白了，副教导主任连忙回答说，我现在明白你的意思了：你讲的是*绊住*那个词儿。

他向前伸出下巴，干咳了几声。

——还回到灯的问题上来，他说，往灯里加油也是个很微妙的问题。你必须选择纯净的油，往里加的时候你还必须非常小心，不要让它流在灯外面，也不要让油从漏斗口上漫出来。

——什么漏斗？斯蒂芬问道。

——就是你用它往灯里灌油的那种漏斗。

——那个？斯蒂芬说。那东西叫漏斗；那不是通盘吗？

——什么是通盘？

——就是那个。那个……漏斗。

——这东西在爱尔兰语里叫通盘吗？副教导主任问道。我这一辈子还从没听说过这个词儿。

——在下德拉蒙康德拉一带这东西叫作通盘，斯蒂芬大笑着说，那里的人英语可都是说得呱呱叫的。

——通盘，副教导主任沉思着说。这个词再有趣不过了。我一定得把它记住。说真的，我一定得把它记住。

---

① 这里的“陪伴”和“绊住”原文是同一个字(detain)。斯蒂芬讲这句话只是在说明这个词在“市井间”的用法，而副教导主任却以为是斯蒂芬在对他表示歉意，因而有下文的误会。

他这种客气的外貌看来有些虚假，斯蒂芬几乎是用寓言中长兄看待回头浪子的眼神注视着这位英格兰的皈依者。这个呆在爱尔兰的可怜的英格兰人，在一阵热闹的精神转变的仪式之后变成了一个虔诚的信徒，他似乎是在那个充满阴谋、痛苦、嫉妒、斗争和卑鄙行为的奇怪的戏快要演完的时候才走进耶稣教会的历史舞台的——他由于姗姗来迟，是一个精神上的后辈。他的宗教思想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呢？也许他有生以来就一直生活在一群严肃的离经叛道的人们中间，他只看到耶稣是人类的救星，而对于整个宗教的那一套虚假的仪式非常厌恶。难道在无数派别斗争的混乱中，在什么六大原则会、特殊人、种子和蛇洗礼会、命运先于人世论者种种混乱派别的胡言乱语之中，他却会感到需要一种出自内心的虔诚吗？难道是在他像缠绕一团棉线一样，把他关于在圣坛前行一次额手礼便会带来一股仙气，或者关于圣灵诞生的细致微妙的思绪，紬绎到了尽头的时候，忽然发现了真正的宗教吗？再不然难道是他坐在某一个铁皮顶的小教堂门口，打着呵欠细数着教堂收到的便士的时候，耶稣基督碰了他一下，让他跟着走，他也就像坐在税务局前的那个门徒一样跟着他走了吗？

副教导主任又重新念叨着那个词。

——通盘！哎呀，真是太有趣了！

——你刚才问我的那个问题似乎比这个更有趣得多。艺术家们尽一切力量用一团泥表现的美究竟是什么东西，斯蒂芬冷静地说。

这个小词儿似乎让他把他的灵敏感觉的剑尖指向了这个有礼貌的时刻警惕着的敌人。一想到现在跟他说话的那个人是本·琼森的同胞，他不禁有一种很难堪的感觉。他想：

——我们两人刚才谈话所使用的这种语言原来是他的语

言，后来才变成了我的语言。像家、基督、麦酒、主人这些词，从他嘴里说出来和从我嘴里说出来是多么不相同啊！我在说这些词儿和写这些字的时候可能并不感到精神上十分不安。他的语言对我是那样地熟悉，又是那样地生疏，对我它永远只能是一种后天学来的语言。那些字不是我创造的，我也不能接受。我的声音拒绝说出这些字。我的灵魂对他这种语言的阴森含义感到不安。

——要分清什么是美，什么是崇高，副教导主任补充说，分清什么是道德上的美和什么是物质上的美。还要弄清楚对各种不同的艺术来说，什么样的美最适合于什么样的艺术。这是我们应该加以研究的一些有趣的问题。

副教导主任的坚定和枯燥的声音忽然让斯蒂芬感到极不舒服，他于是沉默下来；从远处的楼梯口传来许多皮靴声和混乱的说话声，打破了房间里的沉寂。

——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的时候，副教导主任用一种下结论的口气说，必须注意这里存在着一种因为缺乏营养而陷于枯竭的危险。首先你必须设法取得学位。你应该把这件事当作你的第一个目标。然后一点一点你自然会看清你的道路了。我指的是各个方面的道路，你的生活道路和你进行思维的道路。在一开始这可能有点像骑着自行车爬高山。你比如像穆南先生。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才爬到山顶上去。可是他终于爬上去了。

——我可能没有他那种才能，斯蒂芬平静地说。

——这个谁也不知道，副教导主任微笑着说。咱们自己谁也说不清自己到底有多大才能。但我们肯定决不能泄气。Per aspera ad astra①。

---

① 拉丁文，意为：只有通过艰险才能到达高峰。

他匆匆离开火炉，走到楼梯口去，看着正在来到的艺术班第一班的同学。

斯蒂芬倚在火炉边，听见他轻快地一视同仁地对班上的每一个同学打招呼，并且几乎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无礼的学生的坦率的微笑。这时一种凄凉和悲悯的感情像露水一样洒在他那容易感伤的心上，他对这个具有武士气派的洛约拉[1]的忠实信徒，这个教会里的后娘的儿子感到十分同情，这个人说话比教会里其他的人更随便，这个人他永远也不会称他教父，但是这个人却有一个比他们更为坚定的灵魂；他同时还想到，这个人和他的那些伙伴，由于在他们的一生中一直在上帝的审判台前为一些轻快的、缺乏热情、安分的灵魂乞求恩惠，所以他们不仅在那些出世者的眼前，而且也在普通世人的眼前赢得了一定的声誉。

坐在那个阴暗的实验室最高处布满蛛网的窗子下面的一些学生，用他们沉重的靴子表现的一阵热情，说明上课的教授已经进入教室来了。教师开始点名，学生回答的声音各式各样，什么样的都有，最后点到了彼得·伯恩。

——到！

从高处发出一声低沉的回答，紧接着从别的座位上发出一阵表示抗议的咳嗽声。

那教授稍微停了一停，然后又接着往下点名：

——克兰利！

没有人回答。

——克兰利先生！

斯蒂芬因为想到他这位朋友的学习情况，一阵微笑掠过了

① 指伊格内修斯·洛约拉，见本书第274页注①。

他的脸。

——到豹镇去打听打听他吧！他背后一个声音说。

斯蒂芬很快转头去看，可是衬着后面的灰色的光，他所看到的莫伊尼汉的尖着嘴的脸却一点表情也没有。黑板上写出了一个公式。在一片翻动练习簿的沙沙声中斯蒂芬又转过身去说：

——求你看在上帝的面上给我一点纸吧。

——你怎么搞的，连纸也没有一张了？莫伊尼汉咧开嘴笑着说。

他从拍纸簿上扯下一张递给他，对他耳语说：

——在情况必要的时候，任何一个外行人或女人都能干得了的。

一字不落地照抄在那片纸上的公式、老师在演算中的化简和展开的算式、那些像鬼魂一样表示着力量和速度的符号等等，既使斯蒂芬感到有趣也使他感到疲劳。他曾听见有人说这位老教授是一个持无神论的自由思想家。啊，这讨厌的阴暗无聊的日子！它简直仿佛是一个盛满毫无痛苦但却颇有耐心的意识的深潭，在这里面数学家的灵魂可以四处游逛，在一层层由越来越稀薄、越来越暗淡的余晖组成的平原上，建造他们的又细又长的各种结构，并向愈来愈大、愈来愈远和愈来愈无法捉摸的宇宙的边沿，不停散发出迅速扩大的光环。

——所以我们一定要区分什么是椭圆形，什么是椭圆球体。也许你们诸位都很熟悉W·S·吉尔伯特[1] 先生的作品。他在一支歌中曾经讲到，一个会打弹子的真正行家就必须这样来玩：

在一张铺着虚假的绒布的台子上

[1] 20世纪初英国喜剧作家。

用一个弯弯曲曲的弹子棒
打着一个椭圆形的弹子。

——他的意思当然是说，一个形状是椭圆体的球，而那椭圆体是完全合乎我刚才讲的关于它的中轴的规律的。

莫伊尼汉向斯蒂芬的耳边歪过头来，低声说：

——椭圆球什么价钱！快来追我吧，小姐们，我已经参加了骑兵部队①。

他的这位同学的这种粗野的幽默，像一阵飓风穿透了斯蒂芬的闭关自守的心灵，软搭搭的教士们的服装都似乎忽然具有了欢乐的生命，它们在一个无人管事的安息日不停地摇晃着，到处蹦蹦跳跳，这一教区的各种人物形象都从这些被风吹动的衣服中显现出来，其中有副教导主任，有戴着用灰色的毛发做成的帽子的身材高大的卖花人，有校长，有写下虔诚诗句的长着一头软发的小教士，有经济学教授的矮墩墩的农民形象，有年轻的讲心灵科学的教授的高瘦的形体，他在楼梯口和他班上的同学们讨论关于良心的问题，那样子真像一只长颈鹿站在一群羚羊之中伸头吃着高处的树叶；还有这里兄弟会的负责人，长着一双流氓眼睛的圆脑袋的教意大利文的胖教授等等。他们跑着、走着、蹦着、跳着，全都把长衣服搂起来准备做跳背游戏，一个接一个趴在别人的背上，拼命摇晃身子发出虚假的大笑，大家胡乱拍打着别人的屁股，又因为这种粗野的下流玩笑大笑不止，他们彼此用大家熟悉的诨名相称呼，忽然又对某人过于粗野的行为装作一本正经表示抗议，三三两两聚在一块儿用手捂着嘴低声耳语。

① 这里后一句是重述吉尔伯特的流行喜剧中的一句台词。

讲课的那位教授走到墙边的一些玻璃匣子前面，他从一个放玻璃匣子的架子上拿下一套弹簧，仔细吹掉上面各处的灰尘，很小心地把它拿到桌边来，用一个手指头指着它，开始他的讲演。他解释说，现代做弹簧的铁丝是一种叫作赛白金的合金做成的，这种合金是不久前由F·W·马蒂诺发明的。

他非常清晰地念出了那位发明家简写的名字。莫伊尼汉在斯蒂芬的背后低声说：

——就是那位无人不知的清水马丁①！

——问问他，斯蒂芬转过头去厌倦地勉强开玩笑说，是否他要找个人去坐电椅。告诉他我可以去。

莫伊尼汉看到教授正低头看着他的弹簧，便从板凳上站起来把右手手指窝得嘣嘣响，学着街上野孩子哭泣的声音喊叫着。

——求求你，老师！这孩子专喜欢讲些脏话，老师。

——赛白金，那教授严肃地说，比德国的银子还要好，因为不管温度怎么变化，它的抗热系数都比较低。这赛白金金丝是绝缘的，用来绝缘的这些丝线是绕在黑色的橡皮管上，就是我手指指的这个地方。如果每根丝单绕就会有一股额外的电流穿透到弹簧里去。这橡皮管是用热石蜡浸透过的……

在斯蒂芬下面的一条板凳上有一个尖利的北爱尔兰的口音说：

——老师可能问我们一些关于应用科学的问题吗？

那位教授开始严肃地翻来覆去解释纯科学和应用科学这两个词儿。一个戴金边眼镜身材高大的学生带着迷惘的神态看着

---

① 上文F·W·马蒂诺这个名字和“清水马丁”的英语读音颇有相似之处，因而“清水马丁”中的“清水”二字，可能只是由F·W·两字母意测为Fresh Water的玩笑话。

那个提问题的人。莫伊尼汉从后面用他本来的声音低声说：

——凭他那一磅肉来说，麦卡利斯特难道不是一个魔鬼吗？

斯蒂芬冷冷地低头看着他下面的一个椭圆形的脑袋，那脑袋上乱七八糟地长着一头像棕绳一样棕红色的头发。那声音、那腔调、那提问人的头脑都使他非常讨厌，他甚至听任这种厌恶情绪发展成一种有意夸大的忿怒，刻薄地想着，这个学生的父亲要是把他的儿子送到贝尔法斯特去上学那岂不更好得多，这样他还会省下一大笔火车费用哩。

他下面的那个椭圆形的脑袋瓜儿对他这种思想上的暗箭并没有回过头来加以反击，可是很快这支箭却又飞回到弓弦上来；因为不一会儿他就看到了那学生的像白纸一样苍白的脸。

——这段话可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他连忙对自己说。这话后面那条板凳上的那位滑稽的爱尔兰人早就说过。安静一些吧。你能肯定说，你的民族的灵魂是被谁给出卖了？你们的那些上帝的选民是被谁出卖的？——是被问话的人还是被那个取笑他的人呢？安静一些吧。记住耶庇克蒂忒斯的话。他在这个时候，用这种声调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而且把科学两个字念得像一个字一样，这也许是他的性格决定的。

那位教授的拉长的声音一直围绕着他所讲的那个弹簧慢慢在教室里漾开，随着弹簧阻抗的成倍增长，他那声音也成倍地，成三倍、四倍地加强了催眠的力量。

莫伊尼汉听到远处的铃声，从背后发出一声喊叫：

——该下课了，先生们！

教室前的门厅里挤满了人，大家都大声谈着话。在门口一张桌上放着两幅带框的照片，这两幅照片中间放着一长条纸，乱七八糟的签名形成了一个很不规则的拖长的尾巴。麦卡恩在成群的学生们中间兴致勃勃地来回来去奔跑，他滔滔不绝地谈着

话，回答别人的指责，把一个又一个学生领到桌边去。在里面的大厅里副教导主任正站在那里和一位年轻教授谈话，他严肃地摸着自己的下巴，有时点点头。

斯蒂芬在门口被人群阻拦住，只好无可奈何地停下来。在一顶宽边的耷拉着的软帽子下面，克兰利的黑眼睛正盯着他。

——你签名了吗？斯蒂芬问道。

克兰利闭上了又宽又薄的嘴唇，稍微想了一想回答说：

——Ego habeo.①

这是要干什么？

——Quod?②

——这是要干什么？

克兰利向斯蒂芬转过他那苍白的脸，温和地同时又充满怨恨地说：

——Per pax universalis.③

斯蒂芬指着沙皇的照片说：

——他长着一张头脑发昏的基督的脸。

他说话的声音里所表现的轻蔑和忿怒，使得本来安静地观望着大厅墙壁上的画轴的克兰利对他转过脸来。

——你生气了吗？他问道。

——没有，斯蒂芬回答说。

——你的情绪很不好吧？

——没有。

——Credo ut vos sanguinarius mendax estis，克兰利说，quia

① 拉丁文：我签了。

② 拉丁文：什么？

③ 拉丁文：为普遍的和平呼吁。

facies vostra monstrat ut vos in damno malo humore estis.①

莫伊尼汉在走向桌边的时候对斯蒂芬耳语说:

——麦卡恩现在可真是了不得。他准备洒掉最后的一滴。一个崭新的世界。再没有什么让那些狗杂种更高兴的事,也没有人会选那些狗杂种了。

对他这种十分肯定的态度斯蒂芬不禁笑了笑,在莫伊尼汉走过去以后,他又转过头来望着克兰利。

——也许你能告诉我,他说,他为什么这样毫无顾忌地把他心里话告诉我。你能说得清吗?

克兰利的前额上出现了某种生气的神态。他转身望着那张桌子,那里莫伊尼汉正低下头去在那张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他又冷冷地说:

——一个马屁精!

——Quis est in malo humore,斯蒂芬说,ego aut vos?②

克兰利对他的奚落没有在意。他正不高兴地仔细琢磨他自己的这个判断,接着他仍然用那种冷冷的、强有力的声音说:

——一个他妈的该死的马屁精,他就是那么个玩意儿!

这是他对任何一个已死去的友情的一句评语,斯蒂芬心里想,将来有一天他对他是否也会这样说。那迟钝的话语像一团烂泥上的石块一样慢慢沉下去,让人听不见了。斯蒂芬简直是看到它在往下沉,这样的情景他已经见过许多次了。他感到它沉重地压在自己的心上。克兰利的话不像达文所讲的话,因为它既缺乏伊丽莎白时代英语的那种精巧的成语,也没有那种巧

---

① 拉丁文:我想你他妈的全是撒谎,因为你的脸色表明你正是满肚子怨气。

② 拉丁文:谁满肚子怨气,是我还是你?

妙地加以改装的爱尔兰俏皮话。它那种拖长的声音不过是由荒凉、腐烂的海港反射回来的、都柏林码头嘈杂声的回音，它的力量也不过是由威克洛的一个讲台平淡地反射回来的都柏林神圣高论的反响。

克兰利脸上的怒容慢慢消失了，这时麦卡恩正从大厅的那一头朝他们快步走过来。

——你们在这儿！麦卡恩兴致勃勃地说。

——我在这儿！斯蒂芬说。

——和平常一样又迟到了。你就不能把你的进步倾向跟遵守时刻结合在一块儿吗？

——你这个问题完全不相干，斯蒂芬说。下一步干什么。

他含笑的眼睛直盯着从这位宣传家胸前口袋里伸出来的一块用银纸包着的牛奶巧克力糖。一小群听众围过来，要听他们两人斗智。一个瘦小的皮肤发蓝、长着一头黑发的学生把脸伸在他们两人中间，在他们每说一句话的时候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仿佛要用他张开的湿润的嘴捕捉住在他眼前飞过的每一句话。克兰利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很小的灰色皮球，转来转去仔细研究着。

——下一步？麦卡恩说。嗬！

他大笑着咳嗽了几声，满脸含笑，两次捋了捋挂在他那宽大的下巴底下的稻草一样的山羊胡。

——下一步该做的事，就是在这个证书上签名。

——我要是签名了，你给我多少，斯蒂芬问道。

——我以为你是一位理想主义者，麦卡恩说。

这个长得像吉卜赛人的学生四周看看，然后用一种含糊的悲伤的声调对他身边的人说。

——真见鬼，这可是个奇怪的想法，我认为这种想法，叫作只认得钱。

他说完后，大家全沉默下来。谁也没有对他的话在意。于是他转过他那样子像马一样的橄榄色的脸，望着斯蒂芬，意思要让他讲几句。

麦卡恩开始热情而滔滔不绝地讲起沙皇的诏书，讲起斯特德[①]、普遍裁军、对国际纠纷的仲裁、时代的迹象、新的人类，和一种将使所有的社会全都负起责任来，以最小的代价求得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新福音。

他的话刚一说完，那个吉卜赛学生立即报以欢呼声：

——让我们为整个人类的兄弟般的团结三呼万岁！

——说下去，坦普尔，他旁边的一个矮胖的、脸色红润的学生说，回头我请你喝一瓶。

——我的信念是建立全人类的兄弟般的团结，坦普尔说，用他的椭圆形的黑眼睛向四周望望。马克思只不过是一个大傻瓜。

克兰利使劲抓住他的一只胳膊让他别再说下去了，他很不安地微笑着重复说：

——别上火，别上火，别上火！

坦普尔挣脱了胳膊，嘴角上挂着唾沫星子，仍然继续说：

——社会主义是一个爱尔兰人开创的，第一个在欧洲宣传思想自由的是柯林斯[②]。那是两百年以前的事了。那位米德尔

① 全名为威廉·托玛斯·斯特德，《帕尔·莫尔报》著名记者，当时曾大力宣传国际和平。

② 18世纪初的一位自然神论者。

塞克斯的哲学家不相信神父们搞的那套玩意儿。让我们为约翰·安东尼·柯林斯三呼万岁吧！

站在那一圈人最外边的一个人尖着嗓子回答说：

——万岁！万岁！

莫伊尼汉在斯蒂芬的耳边低声说：

——关于约翰·安东尼的可怜的小妹妹可怎么办①：

洛蒂·柯林斯丢掉了她的裤衩；
好心人，你能不能把你的借给她？

斯蒂芬大笑起来，莫伊尼汉看到他笑，感到很高兴，于是又接着低声说：

——关于约翰·安东尼·柯林斯，我们可以多拿出五个先令来打赌。

——我在等待你的回答哩，麦卡恩直截了当说。

——你说的那些事我丝毫不感兴趣，斯蒂芬厌倦地说。这一点你知道得很清楚。你干嘛还要这样吵吵嚷嚷呢？

——那好吧！麦卡恩说，吧哒了一下嘴唇。那么说，你是一个反动派？

——你以为你挥舞你那根木头剑，斯蒂芬问道，我就会对你另眼看待了吗？

——这不过是打比喻！麦卡恩仍板着脸说。让咱们来谈谈事实。

斯蒂芬脸一红转过身去。麦卡恩仍然寸步不让，他怀着敌

① 当然是信口开玩笑：下文爱尔兰歌谣中的洛蒂·柯林斯的名字不过是偶然巧合而已。

意说：

——那些较小的诗人，我想，对这些什么普遍和平的小问题是不会感兴趣的。

克兰利扬起头来，把他那皮球举在那两个学生中间，表示要让他们议和，他说：

——Pax super totum sanguinarium globum. [1]

斯蒂芬从那些旁观者的身边走开，向着沙皇的头像忿怒地一耸肩膀说：

——留着你们的那个偶像吧。如果我们必须有一个耶稣，那就让我们有一个完全合法的耶稣。

——天理良心，这句话可是说在点子上了！那个吉卜赛学生对周围的人说，这句话说得真漂亮。这种说法让我感到说不出的高兴。

他仿佛要吞下这句话，咽下了梗在他喉咙里的口水，然后他摸摸自己的花呢帽的顶盖，转向斯蒂芬说：

——请原谅，先生，你刚才说的那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他感到身边的同学们正向他挤过来，因而对他们说：

——我现在真想知道，他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又一次转向斯蒂芬，在他耳边低声说：

——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我的信仰是人。当然，我不知道你对人相信不相信。我崇拜你，先生。我崇拜不受一切宗教影响的人的头脑。你刚才那句话就是你对耶稣的心灵的见解吗？

——说下去，坦普尔，那个红脸盘的矮胖学生说，一如他往常的习惯，现在又回到他最早的想法上去，那瓶酒还等着你哩。

---

① 拉丁文：让这血腥的世界全面和平吧。

他认为我是一个白痴，坦普尔对斯蒂芬解释说，因为我相信人的智力的巨大威力。

克兰利和斯蒂芬以及他的崇拜者一起挽起手来说：

——Nos ad manum ballum jocabimus.①

斯蒂芬在被拉走的时候，看到了麦卡恩那张小鼻子小眼儿的通红的脸。

——我的签字没有任何作用，他客气地说。你按照你自己的路走下去是完全对的。让我也按我的路往下走吧。

——迪达勒斯，麦卡恩干脆地说，我相信你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可是你也应该理解到利他主义的可贵和个人对人类的责任。

又一个声音说：

——让有才气的怪僻之论停留在这个运动外边，看来比让它混到运动里边来要更好一些。

斯蒂芬听出那是麦卡利斯特的粗哑的声音，因而并没有向那边转过头去。克兰利一本正经地在一大堆学生中间向前挤着，让斯蒂芬和坦普尔护在他的两边，那样子仿佛是一位大祭司在他的助手陪伴下正向祭坛走去。

坦普尔急切地向克兰利的胸前俯过身子去说：

——你刚才有没有听见麦卡利斯特在讲些什么？那小子对你非常嫉妒。你看出来了没有？我敢打赌克兰利完全没有看出来。我敢他妈的发誓，我可是一眼就瞧出来了。

在他们走过里面的大厅的时候，副教导主任正极力想从那个和他谈话的学生身边脱身。他站在楼梯口，一只脚踏在楼梯最下一层阶梯上，撩起他的破旧的袈裟像女人似地小心翼翼地往上爬去，不时还点头重复说：

---

① 拉丁文：我们得不怕玩硬球。

——这完全无可怀疑，哈克特先生！太好了！完全无可怀疑！

在大厅中间学校教会的负责人正严肃地，用一种温和而毫不饶人的口气在和一个寄宿生讲话。他一边说一边皱起他那满是斑点的眉头，而且在说话中还不时咬着一个很小的铅笔头。

——我希望新生今天都会来了。艺术班第一班是肯定会来的。艺术二班也会来。可是我们一定要把新生的情况全都弄清楚。

当他们走过门口的时候，坦普尔又向克兰利俯过身来急促地低声说：

——你可知道他是结过婚的？他在他们让他皈依上帝以前就已经结过婚了。他的老婆孩子都没有住在这里。他妈的，这可是我从没听说过的一件最稀奇的事！嗯？

他的耳语慢慢变成了狡猾的格格的大笑声。他们一走过那个门洞，克兰利马上粗暴地抓住他的脖子使劲摇晃着说：

——你这个该死的他妈的笨蛋！我敢拿我的脑袋打赌，在整个这个他妈的混蛋的世界上，你知道吗，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你这么混蛋的大傻瓜了！

坦普尔使劲在他的手中挣扎着，仍暗暗感到满意，大笑不止，克兰利却一直粗暴地摇晃着他，一个劲儿重复说：

——一个他妈的该死的混蛋白痴！

他们走过了长满荒草的花园。穿着一身笨重、宽大衣服的校长，沿着一条小道朝他们走过来，嘴里还不停地念着他的祷文。走到小道尽头的时候，他停下来朝他们这边望着。那几个学生向他敬礼，坦普尔和刚才一样用手摸了摸他的帽子的顶盖。他们一声不响仍然向前走去。在他们走近那条胡同的时候，斯蒂芬听到玩球的人用手打在一个湿水的球上的声音，并且听到每打一下达文都发出一阵激动的叫喊。

达文坐在一只木箱上看他们打球，这三个学生也在那里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坦普尔横着身子向斯蒂芬靠过来说：

——对不起，我想问问你，你相信让·雅克·卢梭是一个规矩人吗？

斯蒂芬马上大笑起来。克兰利从脚边的草地上拾起一块破木桶板，立即转过身来严厉地说：

——坦普尔，我向活着的上帝发誓，你要是敢，你知道吗，再吱声和任何人谈任何问题，我就会立刻把你宰了。

——我想，斯蒂芬说，他完全和你一样是一个容易感情冲动的人。

——去他妈的吧，让他见鬼去！克兰利爽朗地说。可别再跟他谈话了。说真的，你要是跟坦普尔谈话，你知道吗，还不如跟一个他妈的破夜壶去谈哩。回家吧，坦普尔。看在上帝的面上，回家去吧。

——我根本不拿你他妈的当回事，克兰利，坦普尔回答说，他一边躲开那举起的木桶板，一边用手指着斯蒂芬。他是我在这个学院里见到的唯一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学院！独立思考！克兰利大叫着说。回家去吧，见你的鬼去，因为你是一个毫无希望的混蛋。

——我是一个爱动感情的人，坦普尔说。他那句话说得完全对。我为我自己多愁善感感到骄傲。

他斜着身子走出胡同，脸上仍挂着狡猾的微笑。克兰利脸上毫无表情地一直看着他。

——你瞧他！他说。你过去见过这样一个慌慌张张的家伙吗？

他这句话招来了一个学生的一阵奇怪的大笑，他那时正靠墙根站着，高顶的帽子盖在眼睛上。那笑声调门很高，发笑的又

是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因而那声音简直像大象的一声长鸣。这学生止不住浑身抖动着，为了让自己止住这欢乐的笑声，他显得十分高兴地用双手揉着自己的腰。

——林奇已经醒了，克兰利说。

林奇伸了伸懒腰，挺了挺胸脯，作为回答。

——林奇挺出他的胸脯，斯蒂芬说，作为对生活的一种批评。

林奇嘣嘣地敲着自己的胸脯说：

——谁对我这一身力气还不服气吗？

克兰利表示不信那一套，于是两人开始摔跤。摔了一会儿两人都累得满脸通红，然后喘着气分开了手。斯蒂芬向达文弯过腰去，可是达文正一心一意看球赛，对别人的讲话完全没有在意。

——我的那个驯服的小鹅怎么样？他问道。他也签名了吗？

达文点点头说：

——你呢，斯蒂维？

斯蒂芬摇了摇头。

——你这人真可怕，斯蒂维，达文说，从嘴边拿下短杆烟斗，你总是自己干自己的。

——那么你是在要求普遍和平的请愿书上签过名了，斯蒂芬说，那我想你一定会把我那天在你房间里看到的那个小练习本烧掉吧。

达文没有回答，斯蒂芬于是开始念着小本儿里的话：

——大踏步前进，芬尼亚主义者！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芬尼亚主义者！芬尼亚主义者，报数！我向你们致敬，一，二！

——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达文说。首先和最主要的，我

是一个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可你也应该完全是那样。而你生来对什么都一味冷嘲热讽,斯蒂维。

——你们下一次再用棒球棍来造反的时候,斯蒂芬说,如果想找到一个必不可少的告密的人,你们只要告诉我一声好了。在这个学校里我可以替你们找到几个的。

——我简直没法儿理解你,达文说。一会儿我听到你大声疾呼反对英国文学。现在你又在反对爱尔兰的告密者。想想你的名字和你的那些思想……你到底是不是一个爱尔兰人?

——你现在跟我一起到纹章档案馆去,我马上就可以让你看到我们家的家谱,斯蒂芬说。

——那你就跟我们站在一起吧,达文说。你为什么不学爱尔兰文?你为什么在青年联合班刚上了一课就退出来了?

——其中一个理由你是知道的,斯蒂芬说。

达文一扬头大笑起来。

——哦,行啦,他说。就是因为某一位年轻小姐和莫兰神父吗?可那全是你自己在那儿瞎想,斯蒂维。他们只不过在一块儿说说笑笑罢了。

斯蒂芬沉默着把一只手友善地放在达文肩上。

——你还记得,他说,我们第一次相识的情况吗?我们相遇的第一天早晨,你问我到新生班去怎么走,你说这句话时音调非常特别。你还记得吗?后来我听到你管那些耶稣会会员都称神父,你还记得吗?我那时就常常问我自己:*他真是像他说话那样天真无邪吗?*

——我是一个头脑很简单的人,达文说。这你知道得很清楚。那天夜晚在哈考特街你对我讲了许多关于你自己的私生活以后,上帝作证,斯蒂维,我几天都吃不下饭去。我感到非常不舒服。那天晚上我一直躺着,很长时间都没有睡着。你为什么

要对我讲那些事情呢?

——非常感谢,斯蒂芬说。你的意思是说我简直像个妖怪。

——不,达文说。但我真希望你没有对我讲那些事情。

在斯蒂芬的友情的宁静的水面之下开始出现了一股浪潮。

——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和这种生活产生了我这样一个人,他说。我心里怎么想就一定要怎么说。

——请你尽量和我们站在一起吧,达文重复说。在你的内心深处你是一个爱尔兰人,可是你让你的骄傲把你给制服住了。

——我的祖先抛掉了他们自己的语言,接受了另一种语言,斯蒂芬说。他们容许一小撮外国人把他们征服了。你难道认为我会拿我的身家性命来偿付他们欠下的债吗?再说那又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我们的自由,达文说。

——从托恩的时代到帕内尔的时代,斯蒂芬说,没有一个正派、诚实的,为爱尔兰牺牲自己的生命、青春和爱情的人,不是被你们出卖给敌人或者在他最需要你们的时候被你们抛弃掉或者受到了你们的咒诅;你们扔下他又去追随另外一个人。可现在你却要我站在你们一边。我倒宁愿先看到你们全都见鬼去吧。

——他们是为他们的理想供献了自己的生命,达文说。你相信我的话吧,有一天我们会胜利的。

斯蒂芬想着自己的心思,很久没有说话。

——就在我刚说到的那个时代,他含含糊糊地说,灵魂首先诞生了。它的诞生缓慢而阴森,比肉体的诞生更为神秘。当一个人的灵魂在这个国家诞生的时候,马上就有许多网在他的周围张开,防止他飞掉。你和我谈什么民族、语言、宗教。我准备要冲破那些罗网高飞远扬。

达文搕掉了烟斗里的烟灰。

——你的话太深奥，我没法理解，斯蒂维，他说。可是一个人首先应该考虑的是自己的国家。首先是爱尔兰，斯蒂维。然后你才能说你是一个诗人或者是一个神秘主义者。

——你知道爱尔兰是个什么吗？斯蒂芬带着冷酷的忿怒的感情问道。爱尔兰是一个吃掉自己的猪崽子的老母猪。

达文从他的木箱子上站起来悲伤地摇着头，朝着那些打球的人走去。但不一会儿那悲伤的情绪已经过去，他又跟克兰利和那两个刚打完球的同学热烈地争论起来。他们准备来一场有四个人参加的双打，但克兰利坚持要用他的那个球。他让它在地上跳了两三下，然后迅速地使劲一下把球朝本垒打去，随着球的撞击声，他也大叫一声：

——你的灵魂！

斯蒂芬和林奇站在一旁观望着，不久，双方都获得了很大比分。然后他扯一扯他的袖子准备走开。林奇一边跟他走一边说：

——让我们亦走吧，像克兰利说的。

斯蒂芬对他这侧面的一击不禁笑了笑。

他们又向回走，穿过花园走到大厅外面去，那里一个老态龙钟的工友正在一个布告牌上粘贴一个通知。走到台阶下面，他们停了下来，斯蒂芬从口袋里拿出一包香烟，递给他的伙伴。

——我知道你很穷，他说。

——让你那下流的傲慢情绪见鬼去吧，林奇回答说。

这表明林奇很有教养的第二个证明使得斯蒂芬又笑了。

——你现在决心用下流这样的字眼来骂街，他说，这表明欧洲人的教养已经达到最高水平了。

他们各自点燃了一支香烟，然后转身朝右边走去。过了一会儿斯蒂芬又说：

——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对怜悯和恐惧下过定义。我下过。

我说……

林奇停住脚步毫不客气地说：

——你别说！我不要听！我有些不舒服。昨天晚上我跟霍兰和戈金斯都下流地喝醉了。

斯蒂芬仍然继续说：

——怜悯是使人的头脑停留于任何一种人所遭受的严肃而经常的痛苦之中，并使它和受苦的人相联系的一种感情。恐惧是使人的头脑停留于任何一种人所遭受的严肃而经常的痛苦之中，而使它和某种难于理解的原因相联的感情。

——你再说一遍，林奇说。

斯蒂芬又慢慢地重述了他的这两个定义。

——几天前，一个小姑娘，他接着说，在伦敦街上坐上了一辆小马车。她准备去会见她多年未见的母亲。在一条街的拐角处，一辆马车的辕杆捅碎了马车的玻璃，在玻璃上留下了一个像五星一样的窟窿。一块又细又长像针一样的碎玻璃直刺透了她的心脏。她当场就死去了。记者们都说她死得很惨。这话不对。根据我对怜悯和恐惧所下的定义，她这种死和那两种情绪都完全不相干。

——事实上，悲伤的情绪是一张向两面观望着的脸，一面朝着恐惧，一面朝着怜悯，而这两者都不过是它的两个不同的阶段。你瞧我用的是*停留*这个词。我的意思是说悲哀的情绪是静态的。或者应该说任何戏剧性的情绪都是静态的。不正当的艺术所挑起的感情却是动态的，比如像欲望或者厌恶。欲望使人产生占有的念头，让人要去追求什么东西；厌恶则使人产生抛弃的念头，让人想要避开什么东西。因此凡是挑起这种情绪的艺术都是不正当的艺术，不管是淫秽的也好，还是专门说教的也好。审美的感情（我说的是这个词的一般涵义）因此也是静态

的。它使人的头脑停留在某一状态之中，超出于欲望和厌恶的情绪之上。

——你是说艺术决不能挑起人的情欲，林奇说。我跟你说过，有一天在博物馆里，我用铅笔在普拉克西提勒斯[①] 雕塑的维纳斯的屁股上写下了我的名字。你能说那不是情欲吗？

——我说的是人的正常天性，斯蒂芬说。你还跟我说过，当你还是一个孩子在可爱的加尔默罗教会学校念书的时候，你曾经吃过好多块干牛粪。

林奇又一次发出像大象鸣叫一样的笑声，又一次用他的两手在他的两边腰胯上揉着，可是这一次他并没有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

——哦，我吃过！ 我吃过！ 他大声叫着说。

斯蒂芬向他的这位伙伴转过脸去，直盯着他的眼睛看了一会儿。林奇在慢慢停住笑以后，也用他羞怯的眼光回看着他。那很高的尖顶帽下面的那个又细又长的扁平的脑袋让斯蒂芬想起了眼镜蛇的形象。他那眼睛也像蛇一样目光炯炯地闪着光。然而就在那一瞬间，那一对看来既谦和又警觉的眼睛却被一种细微的人的气质照亮，它们仿佛变成了一个缩成一团、机智而又自怨自艾的灵魂的窗户。

——说到这一点，斯蒂芬客气地补充说，我们都不过是些普通动物。我也不过是一个普通动物。

——你当然是，林奇说。

——不过我们现在是正好生活在一个心灵的世界中，斯蒂芬接着说。用不正当的美的手段挑起的情欲和厌恶都决不能说是美的感情，这不仅仅因为在性质上它们是动态的，而且还因为

---

① 公元前4世纪雅典著名的雕刻家。

它们并没超出肉体的范围。我们的肉体，纯粹依靠神经系统的反射活动，对我们害怕的东西本能地退缩，而对能够刺激我们的情欲的东西表示欢迎。我们的眼皮，在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个苍蝇要飞进我们的眼睛的时候，就会自动地闭上了。

——也并不总是这样，林奇表示不完全同意地说。

——同样的，斯蒂芬说，你的肉体对一个裸体的雕像的刺激发生反应，可是我说，那只不过是简单的神经反射活动罢了。艺术家所表现的美不可能在我们身上引起动态的感情或者纯属于肉体的激情。它唤醒，或者应该唤醒，诱发，或者应该诱发一种美的静态平衡，一种意念上的怜悯或意念上的恐惧，这种静态平衡将招致、延长以及最后消除我所说的美的节奏。

——你的话到底怎么讲呢？林奇问道。

——节奏，斯蒂芬说，是任何一个美的整体的一部分同另一部分之间，或任何一个美的整体同它的一部分或各部分之间，或者作为一个美的整体的一部分的任何部分和这个美的整体之间的首要的形式上的美学关系。

——如果你把那个叫做节奏，林奇说，那让咱们听听什么是美呢？我还要请你记住，尽管从前我曾吃过牛粪，我最赞赏的却只有美。

斯蒂芬仿佛要对他敬礼似地摸摸自己的帽子。然后脸上微微一红，把他的一只手放在林奇的厚花呢的袖子上。

——我们是对的，他说，其他的人全都错了。谈论这些东西，试图理解它们的性质，既理解之后，就设法通过这粗糙的泥块，或者它所要求的任何东西，通过作为我们的灵魂的牢门的声音、形态和色彩，来表现出，或者说来再现我们现在正试图理解的美的形象——那就是艺术。

他们这时已经走到运河的桥上，他们离开正道，沿着一排树

林走过去。照在一滩死水上的刺眼的灰暗的光线、从他们头上湿漉漉的树枝上散发出的气息仿佛都极力要打断斯蒂芬的思绪。

——可是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林奇说。什么是艺术？什么是艺术所表现的美？

——我刚才自己思索这个问题的时候，斯蒂芬说，你这个昏头昏脑的家伙，念给你听的那第一个定义就是这个。你还记得那天晚上的事情吗？克兰利忽然发起脾气来，他开始谈论什么威克罗火腿问题。

——我记得，林奇说。他还跟我们谈到那些该死的魔鬼一般的肥猪。

——艺术，斯蒂芬说，是人类为了美学的目的对于可感知的或者可理解的东西所做的安排。你还记得那些猪，却忘记了这个。你和克兰利，你们这一对儿真叫人毫无办法。

林奇向着多云的灰暗的天空做了一个鬼脸，接着说：

——如果要我听你这一套美学上的大道理，你至少还得给我一根香烟。对那玩意儿我可没有什么兴趣。我甚至对女人也没有兴趣。让你和你那一套都见鬼去吧。我要找到一个每年能拿到五百镑的工作。你也没有办法给我找到这么一个工作。

斯蒂芬把一包香烟递给他。林奇从里面拿出了仅有的最后一支烟，然后毫不在意地说：

——讲下去！

——亚奎纳斯，斯蒂芬说，曾说凡是使人高兴的感受就是美。

林奇点点头。

——我记得他的原话是，他说，Pulera sunt quoe visa

placent.

——他在这里用了 visa[1] 这个字，斯蒂芬说，意思是要包括各种各样的感受，不管是通过视觉或者听觉或者通过任何其它的道路感知到的东西都包括在内。这个字，虽然意义有些含糊，却也清楚地表明，引起人的欲望或者厌恶的善与恶的观念是并不包括在内的。它的意思只包括某种静态平衡，而不是动态的东西。关于真又怎么样呢？真也能够在人的头脑中产生一种静态平衡。你就决不会用铅笔在一个直角三角形的屁股上写上你的名字。

——那当然，林奇说，我只要普拉克西提勒斯雕刻的维纳斯的屁股。

——因此是静态的，斯蒂芬说。据我记得，柏拉图曾说过美是真散发的光辉。这话在我看来并无任何意义，但是真和美显然是互相关联的。可以使我们用以观赏真的智力获得安抚的是可理解的事物中的最完美的关系；而可以使我们用以观赏美的想象得到安抚的却是可以感知的事物中的最完美的关系。通向真的第一步是理解智力本身的结构和规模，对智力活动本身获得了解。亚里士多德的整个一套哲学系统的基础就是他的讲心理学的那部书，而他那部书在我看来又是以这样一个论点作为基础的，那就是，同样一个属性不可能在同一个时候和在同一种关系中属于又不属于同样一个事物。通向美的第一步却是要理解想象的结构和规模，要对美的感受的活动本身有所了解。我的话说清楚了吗？

——可到底什么是美呢？林奇不耐烦地问道。再念一个定

---

① 此字按前见译文“意之所悦者谓之美”（见本书 423 页注①），则应作“意”字解释。但此字原文义确较含糊，斯蒂芬这里是将它译作“感受”了。

义让我听听。就只是任何我们看到并喜欢的东西！闹了半天你和亚奎纳斯所能说的也只不过是这些吗？

——让咱们拿女人来作个例子，斯蒂芬说。

——让咱们来谈谈女人！林奇热情地说。

——希腊人、土耳其人、中国人、科普特人[①]和霍屯督人[②]，斯蒂芬说，各自崇拜完全不同类型的女人的美。这似乎就让我们陷在一个无法逃出的迷宫里面了。但我看却有两条出路。一条是这样的一个假定：男人对女人的肉体所崇拜的任何一点都和女人为了传宗接代而具有的多方面的功能直接有关。可能就是这样。这个世界似乎甚至比你，林奇所想象的还要更无聊得多。就我来说，我不喜欢这样一条出路。这条出路只能通向优生学，而不是美学。它把你领出那迷宫后，却把你领进一个新的装饰得很花哨的教室里去，在那个教室里麦卡恩一手放在《物种起源》上，另一只手放在《新约》上对你说，你所以崇拜维纳斯的粗大的腰身，是因为你感到她将可以为你生下又肥又壮的子孙，你所以崇拜她那一对肥大的乳房，是因为你感到她将可以有足够的肥美的奶水来喂养她的也就是你的孩子。

——照你说，麦卡恩是个无比下流的骗子，林奇热情地说。

——可是另外还有一条出路，斯蒂芬大笑着说。

——那就是？林奇说。

——这样一个假定，斯蒂芬说。

这时一辆很长的平板车上面装满了破铜烂铁，从帕特里克·邓恩的医院拐角处开了过来，发出一阵刺耳的玎玲哐啷的金属

① 一种埃及土人，据信是古埃及人的后裔。

② 西南非的一个少数民族。

声，完全掩盖了斯蒂芬下面所讲的话。林奇两手捂着耳朵一句接一句不停地咒骂着，直到那平板车过去了才算完。然后他粗暴地一转身子。斯蒂芬也转过身来，停了一会儿，他这位伙伴的怒气慢慢平息下去。

——这个假设是，斯蒂芬重复说，另外一条出路：那就是，尽管同样一件事物不一定所有的人看来都觉得美，但是凡欣赏一件美的事物的所有的人都一定能够在其中找到某种能够满足美的感受的各个阶段本身的要求，并和它们相适应的关系。这种可以通过这种形式让你看到，又通过另一种形式让我看到的可感知事物的关系，就必然是美的必不可少的特性。现在我们还可以从我们的老朋友圣托玛斯那里再找一找，看能不能再借来几分钱的智慧。

林奇大笑了。

——听到你时不时像一个地道的行脚僧一样引用他的话，他说，真让我感到有趣极了。你自己是否偷偷在暗笑呢？

——麦卡利斯特，斯蒂芬回答说，可能把我的美学理论叫作实用的亚奎纳斯学说。沿着美的哲学这条线来讲，我是一直追随亚奎纳斯的。但当我们接触到艺术感受现象，艺术的孕育和艺术的再生等问题的时候，我却有我自己的一套新的用语和新的个人经验。

——那当然，林奇说。不管怎么说，亚奎纳斯尽管智力过人，仍不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行脚僧。可是关于那新的个人经验和新的用语等等，你将来有机会再对我讲吧。现在快快讲完你的第一部分。

——谁知道呢？斯蒂芬微笑着说。也许亚奎纳斯比你更能理解我的话。他自己是一个诗人。他曾为濯足节写过一首赞美

诗。那首诗开头几个字是 Pange lingua gloriosi①。他们说这首诗为赞美诗获得了最高的荣誉。那是一首含义复杂、给人很大安慰的赞美诗。我很喜欢它;但是没有任何一首赞美诗可以和费南提厄斯·佛吐纳忒斯的 Vexilla Regis②,那首悲哀而庄严的入场歌同日而语。

林奇开始用一种低沉的声音庄严而轻柔地唱起来:

Impleta sunt quoe concinit
David fideli carmine
Dicendo nationibus
Regnavit a ligno Deus. ③

——实在太伟大了! 他很高兴地说。这真是伟大的音乐!

他们转身向下蒙特街走去。在离拐角不远的地方,一个胖胖的年轻人围着一条丝围巾,停下来向他们敬礼。

——你们听说考试的结果吗? 他问道。格里芬是完了。哈尔平和奥弗林通过了政府法令考试。穆南的印度语得了个第五。奥肖内西考了个第十四名。昨天晚上克拉克的那些爱尔兰老乡请他们大吃了一顿。他们都吃了许多咖喱。

他的苍白肥胖的脸上表现出一种善意的怨恨,当他一边讲述这些胜利的消息一边往前走时,他的肿眼皮的小眼睛从他们

---

① 拉丁文:舌啊,盛赞光荣的……

② 拉丁文:皇帝的旗帜。

③ 拉丁文:大卫高唱虔诚的赞歌,
他向各族人民发出宣言:
"十字架上的上帝仍统治一切!"
他的话已全部应验。

的眼前消失，他的微弱的尖细的声音也慢慢听不见了。

为了回答斯蒂芬的一个问题，他的眼睛和他的声音又从它们隐藏的地方显露了出来。

——是的，还有麦卡拉和我，他说。他准备学纯数学，我准备学宪法史。一共有二十种学科。我还准备学植物学。你们知道，我是野游俱乐部的成员。

他做出很庄严的样子从那两人的身边退开，同时把一双戴着羊毛手套的肥大的手放在自己的胸脯上，很快从那里发出一阵被压抑着的尖细的大笑声。

——下次你们出去的时候，斯蒂芬一本正经地说，给我们带点萝卜和蒜头来，好让我们做一次烧肉。

那个胖学生纵声大笑说：

——我们野游俱乐部的成员可都是非常规矩的体面人物。上星期六我们到格伦马卢尔去了，一共有七个人。

——还有女人吧，多诺万？林奇说。

多诺万又一次把他的一只手放在胸脯上说：

——我们的目的是追求知识。

然后他急促地说：

——我听说你正在写一篇关于美学的论文。

斯蒂芬做了一个模糊的手势，表示并无其事。

——歌德和莱辛，多诺万说，对这个问题都写过不少文章，什么古典派，又是什么浪漫派的，简直说不清。我读过《拉奥孔》，那本书让我很感兴趣。当然那都是些唯心主义的东西，那些德国人的作品可是深奥极了。

另外那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多诺万有礼貌地向他们告别。

——我一定得走了，他轻柔而和善地说，我非常相信，几乎

已经变成了一个肯定的信念，我妹妹今天要给多诺万全家做煎饼当晚餐。

——再见，斯蒂芬在他的身后说。别忘了给我和我的伙伴们带萝卜。

林奇望着他的背影，嘴唇慢慢卷曲着显露出轻蔑的表情，直到最后，他的整个脸更露出一副恶狠狠的神态：

——想想这个好吃煎饼的屎巴巴橛儿定能找个好工作，他最后说，而我却不能不抽这种蹩脚的烟卷儿！

他们向梅里昂广场那边转过身去，一声不响向前走了一段。

——让我把我刚才讲的关于美的问题说完吧，斯蒂芬说，可感知的事物的最完美的关系，因此就必须能够和艺术感受的各个必要的阶段相适应。抓住了这一点，你就抓住了一切美的基本特点。亚奎纳斯说：Ad pulcritudinem tria requiruntur integritas, consonantia, claritas。我把这句话翻译成这样：任何一种美必须具备三样东西，完整、和谐和光彩。这些东西是否和感受的各个阶段相适应呢？你明不明白我讲的话？

——当然，我明白，林奇说。如果你认为我也只有屎巴巴橛儿那点智慧，那你快去赶上多诺万，让他来听你讲吧。

斯蒂芬指着一个屠户的儿子扣在脑袋上的一个竹篮子。

——你看那个篮子，他说。

——我看见了，林奇说。

——为了看清那个篮子，斯蒂芬说，你的头脑首先必须把篮子和宇宙间其它一切可见的非篮子的东西区分开来。感受的第一阶段是，在你要感受的东西的周围画下一个轮廓来。一个美的形象是或者通过空间，或者通过时间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可以用耳朵听见的东西通过时间呈现出来，可以用眼睛看见的东西便通过空间呈现出来。但不管空间也罢时间也罢，那美的形

象，在与它无关的不可限量的空间或时间的背景上，首先必须作为一件有自己的轮廓和有自己的内容的东西被人所清楚地感知。你首先感觉到它是一件东西。你看到一件完整的东西。你感受到了它的完整性。这就是 integritas(完整)。

——一箭中的！林奇大笑着说。再讲下去。

——然后，斯蒂芬说，你沿着构成它的形式的线条，一点一点地看下去；你感受到在它的限度之内的各部分之间的平衡；你感觉到了它的结构的节奏。换句话说，紧跟在直接感知的综合活动之后的是对感受的分析。你先已经感觉到它是一件东西，现在你却感觉到它是一个东西。你感知到它复杂、多层、可分、可离，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而这许多部分和它们的总和又是和谐的。这就是 consonantia(和谐)。

——又一次一箭中的！林奇俏皮地说。那么现在再告诉我什么是 claritas，那你就赢得这支雪茄了。

——这个字的含义，斯蒂芬说，是相当模糊的。亚奎纳斯用了一个看来很不精确的词儿。很长一段时间来，它都使我困惑不解。你很容易想到并且相信，当时他的脑子已被一种象征主义或者唯心主义的东西所占据，以为美的最高特性是从另外一个星球上照来的光，是那物质不过是它的阴影的理念，是只不过作为它的表象的物质后面的真实。我曾经想，他要说的也许是，claritas 是人对任何东西或者一种概括力中的神的意志的艺术发现和再现，它使得美的形象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形象，使得它散发出远远超过它的一切具体条件的光彩。但这是一种咬文嚼字的说法。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当你把那个篮子作为一件东西加以感知，然后又根据它的形式对它加以分析，并把它作为一个东西加以感知之后，你就会作出从逻辑上或从美学上讲唯一可以容许的一种综合。你看到它就是它被视作的那个东西，

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这就是他在他那学术性的 quidditas，也就是一物之所以然中所说的光彩。这种最高的特性，一个艺术家最初在想象中孕育这个美的形象时便已经感觉到了。雪莱把处于这神秘的一瞬间的心灵，美妙地比作即将熄灭的煤火。美的最高特性，美的形象的清晰的光彩，能被为美的完整所吸引和为美的和谐所陶醉的心灵透彻明晰地加以感受的那一瞬，便是美的喜悦所达到的明晰而安谧的静态平衡，这种精神状态非常像意大利的生理学家路易吉·加尔法尼，用一句和雪莱所用一样美丽的词句，称之为心灵的陶醉的那种心境。

斯蒂芬停住了，虽然他的伙伴并没有说话，他却感到他的话在他们周围唤起了一种思想的陶醉所引起的沉默。

——我刚才说的这些，他又接着说，讲的是广义的美，是美这个词在文学传统中的含义。在市井间，它的意义可就完全不同了。如果从美这个词的第二种意义来谈美，我们的判断首先会受到艺术本身的影响，受到那种艺术的形式的影响。很明显，美的形象必须建立在艺术家自己的头脑或感觉和别人的头脑或感觉之间。如果你记得这一点，你就会看到艺术必须把自己划分为三种形式，一种形式接着一种形式往前推进。这三种形式是：抒情的形式，艺术家利用这种形式表现和他本人直接相关的形象；史诗的形式，艺术家利用这种形式表现和他自己以及其他的人间接相关的形象；戏剧的形式，艺术家利用这种形式表现和别人直接相关的形象。

——关于这一点，前几天晚上你已经对我说过，林奇说，我们还因此发生了一次很激烈的争论。

——在我家里有一本书，斯蒂芬说，我在上面写下了许多显然比你提出的更为有趣的问题。为了回答那些问题，我想到了我现在要向你解释的这些美学上的理论。我向自己提出了这样

一些问题：一把做得非常漂亮的椅子，是悲剧性的还是喜剧性的？如果我喜欢看蒙娜·丽莎① 的画像，那是否就一定说明那是一张画得很好的画？菲利普·克兰普顿的半身雕像是抒情的，史诗式的，还是戏剧性的？如果不是，为什么不是？

——真的，为什么不是？林奇大笑着说。

——如果一个人在忿怒的时候，用刀乱砍一块木头，斯蒂芬接着说，砍出了一头母牛的形象，那这形象算不算一件艺术品？如果不算，为什么不算？

——这个问题提得太好了，林奇说，又笑起来。这问题真带有几分学术的臭味。

——莱辛，斯蒂芬说，本来不应该拿许多雕像来加以论述。这种较为低下的艺术并不能表现出我所讲的彼此严格区分的各种形式。甚至拿文字，这最高和最偏于精神方面的艺术来说，它的各种形式也常常混淆在一起了。抒情形式，事实上是用最简单的语言外衣装扮起来的一瞬间的感情，比如像在几百年前一个人在看到别人使劲摇桨或者把大石块运上山时发出的一阵有节奏的欢呼声。发出这欢呼声的人当时所意识到的只是他那一瞬间的感情，而不是感觉到这种感情的他的自身。当这一艺术家延续他的这种感情，并把他自己当作一个史诗事件的中心加以反复思索的时候，我们便看到从这种抒情的文学中出现了最简单的史诗的形式，这种形式再慢慢发展下去，到后来那种感情重心的中心点和艺术家本人之间的距离便和它和其他的人之间的距离完全相等了。这时这种叙述就不再是纯个人的东西。艺术家的人格也就慢慢渗透到那叙述本身中去，它像一片澎湃的海洋绕着那里的人物和行动不停地流动。这种进展你在《特平

①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美术家达·芬奇的著名的肖像画。

英雄[1]》那古老的英国民歌里可以很容易看得出来，那民歌以第一人称开始，却以第三人称来作结束。当那海洋以它巨大的力量在每一个人物的周围澎湃起伏，使得每一个人物也都具有这种巨大的力量，而且使他或她形成一种正常的可以感知的美学上的生命的时候，那这叙述便具有了戏剧的形式。艺术家的人格，最初不过表现为一声喊叫或一种节奏感或一种短暂的情绪，接着它却变成了流动的闪烁着光辉的叙述，最后它更使自己升华而失去了存在，或者也可以说，使自己非人格化了。具有戏剧形式的美的形象是在人的想象中加以净化后再次投射出来的一种生命。美学的神秘，和物质的创造的神秘性一样，是逐渐形成的。一个艺术家，和创造万物的上帝一样，永远停留在他的艺术作品之内或之后或之外，人们看不见他，他已使自己升华而失去了存在，毫不在意，在一旁修剪着自己的指甲。

——设法也让它们全部升华，失去存在吧，林奇说。

霏霏细雨开始从蒙着面纱的高天降落下来，他们转进公爵的草坪，要在大雨来临之前赶到国家图书馆去。

——你到底为什么，林奇皱着眉头问道，在这个可怜的被上帝抛弃的岛国上，大谈什么美和什么想象？也难怪艺术家们在把这个国家搞得乱七八糟之后，都躲到他们的艺术作品里面或者后面去了。

雨下得更大了。他们一走过基尔德尔校园前的过道，就看到图书馆前面的拱门里已有许多学生在那里避雨。克兰利靠在一根柱子上，正用一根修尖的火柴棒剔着牙，静听着他的几个伙伴们的谈话。大门口附近还站着几个姑娘。林奇低声对斯蒂芬

---

① 特平是传说中18世纪英国的著名大盗，据说他曾骑着一匹快马一口气从伦敦直跑到纽约。

说：

——你爱的那个人儿也在那儿。

斯蒂芬一声不响，在那些学生下边的一个台阶上找到一个地方站下来，完全不理会越下越大的雨，却不时转眼去看看那个姑娘。她也不声不响地和她的几个伙伴站在一块。这会儿她身边没有一个神父好让她跟他调情了，他带着明显的怨恨的情绪心里想着，记起了他上一次和她见面时的情景。林奇刚才说得很对。他的头脑中的那些理论和所有的勇气刚刚已倒空了，现在已慢慢回到一种没情没绪的宁静中来。

他听到那些学生正随意谈讲着。他们谈到已通过期中考试的两个医科学生，谈到在远洋客轮上找工作的机会，和行医能捞钱不能捞钱的问题。

——那全都是些空话，到爱尔兰乡村去行医肯定会好得多。

——海因斯在利物浦已呆了两年了，他也这么说。他说那个破地方简直令人可怕。整天没别的尽是给人接生。

——那你是说在农村找一个工作，比在这个富足的城市里还要好吗？我知道有一个家伙……

——海因斯根本没有头脑。他完全是靠死用功才念毕业的，纯粹靠死用功。

——不用去管他吧。在一个大商业城市里你可以赚到很多钱。

——那要看你的生意怎么样了。

——Ego credo ut vita pauperum est simpliciter atrox, simpliciter sanguinarius atrox, in Liverpoolio.①

---

① 拉丁文：我相信在利物浦穷苦人的日子简直就是可怕，简直就是他妈的没法过。

他们的说话声仿佛从很远的地方时起时落地传进他的耳朵里来。她准备和她的同伴们一起走了。

那阵急促的小阵雨已慢慢过去,只是在那正方形广场中的丛林上留下一串串珍珠般的水滴,同时那正方形广场上的黑色的泥土发出一种奇怪的气息。她们都站在柱廊前的台阶上,她们的干净的靴子不时发出一阵啪啪声,她们安静而高兴地谈讲着,时而看看天上的云彩,举起雨伞,寻找适当的角度挡住最后的几点雨滴;一会儿又把伞收起来,一本正经地搂起自己的裙子。

他对她的评价是否太过分了?她的生活是否真会像一串念珠一样的简单,她的生活是否真会像一只小鸟的生活一样简单而又离奇:清早非常轻快,一天烦躁不安,到太阳落下时又感到非常疲倦?她的心是否和一只小鸟的心一样简单而又自信?

在快天亮的时候,他醒来了。啊,多么甜蜜的音乐!他的灵魂全都被露水浸湿了。在睡梦中一阵阵惨白、清凉的光的波浪从他的肢体上漂了过去。他安静地躺着,仿佛他的灵魂正躺在一潭清水中,耳边却一直响着微弱的甜蜜的音乐。他的头脑慢慢清醒过来,品尝到闪耀着黎明的清光的知识和清晨的灵感。一种像最纯的水一样纯净、像露水一样甜蜜、像音乐一样动人的精神充满了他的身心。但那精神进入他的身体时是那样的轻巧,那样的毫无激情,仿佛是那些天使长自己在对着他嘘气!他的灵魂正慢慢地醒来,害怕自己会完全清醒了。这时正是黎明前的无风的时刻,在这时疯狂的情绪都会清醒过来,奇怪的植物都会向光明展开它的叶子,飞蛾也会静静地开始飞出了。

一种心灵的陶醉!夜也已经陶醉了。在一个梦境或幻境中,他已经体会到了天使般的生活的狂喜。这仅只是一瞬间的

陶醉，或者还会延续许多小时、许多年甚至许多世纪呢？

那一瞬间的灵感现在似乎忽然从各个方面，从已经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无数暧昧的情况中反射出来。那一瞬间像一点亮光一样忽然闪现，而现在从那模糊情景的团团云雾中飞出的混乱的形式却缓缓地盖住了它的余光。啊！在想象的处女的子宫里，语言文字已变得更加清新了。天使长加布里埃尔① 已经进入了这个处女的闺房。当白色的光焰过去以后，在他的精神中那红色的余光越变越深，最后变成了玫瑰色的充满热情的光亮。那玫瑰色的充满热情的光亮便是她的离奇的、自有其主见的心，它离奇得从不为人所知，将来也不会为人所知，它的主见先于天地之始便已经存在了；在那种充满热情的玫瑰般的火光的引诱下，众天使的歌声正从天上飘落到人间。

你对你那永恒的热情岂不感到厌倦？
你简直可以迷住堕落的天使长。
啊，不要再提那令人陶醉的华年。

这诗行从他的心中来到他的唇边，低声把它重念一遍，他感到一首维兰内尔② 的有力的节奏流过了他的嘴唇。那玫瑰般的火光散发出一道道它的韵律的光线；厌倦，华年，火焰，香烟，歌篇。它的光线使整个世界燃烧起来，消融了人的心和天使的心：从这玫瑰中射出的光线便是她的自有主见的心灵。

你在男人的心中燃起了热情的火焰，

---

① 据《圣经》，他是向人间宣布让贞女玛利亚作为耶稣的母亲的天使长。

② 一种十九行二韵的法国诗体。

你让他为你失去了自己的主张。
你对你那永恒的热情岂不感到厌倦?

后来呢？那节奏慢慢消失，停止了一会儿，接着又开始一拍一拍地活动起来。后来呢？后来是烟雾，那从人世的祭坛上向上飞去的香烟。

在那火焰上飘动着赞美的香烟，
它从海面上一圈圈飞向天上。
啊，不要再提那令人陶醉的华年。

香烟从整个大地的地面上，从整个沸腾的海洋上向上飘去，那是为赞美她而升起的香烟。整个地球像一个被来回摇晃着的香炉，它本身便是一个用香料做成的大球，一个椭圆形的球。那节奏忽然终止了，从他心中发出的呼喊声已变得断断续续。他的嘴开始一次再次默默念诵着那第一节诗；接着他勉强念完了全诗的上半，结结巴巴，念不下去了；然后他停住了。他的心的呼号声已变得断断续续了。

那罩着面纱的无风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在赤裸裸的玻璃窗的后面，晨间的清光正在慢慢聚集。从极远的地方传来了微弱的钟声。一只鸟在啾啾鸣叫；两只鸟，三只。那钟声和鸟叫都停止了；一股冷漠的白色的光向东方和西方铺展开去，盖住了整个世界，盖住了他心中的玫瑰色的光亮。

担心一切会全部消失掉，他匆匆用胳膊撑起身子寻找纸片和铅笔。但这两样东西桌上全都没有；而只有他昨天吃晚饭时用过的一个汤盘和满是蜡泪的一个烛台，烛台的纸做的承盘还留有昨天的火焰燃烧后的痕迹。他疲倦地把手向脚那边伸去，

在那里挂着的一件上衣口袋里乱摸索。他的手碰到了一支铅笔，接着还碰到一个香烟盒。他回身倒在床上，撕开香烟盒，把里面的最后一支香烟放在窗台上，开始用清晰细小的笔画在那粗糙的纸盒面上写下他那首维兰内尔诗体的几节诗。

全部写完以后，他躺在那已被压扁的枕头上，低声念了一遍。他头下枕头里结成团的毛绒使他想起了她的客厅沙发里结成团的马毛；他曾多次微笑着或者严肃地坐在那沙发上，由于对她和对他自己感到生气，止不住一再问自己为什么到那里去了，而那贴在光秃秃的炉台上面的“神圣的心”的图片更使他感到心烦意乱。他看她在一阵催人欲睡的谈话中向他走了过来，请他唱一支他平常唱过的那些奇怪的歌。然后，他就看到自己在那张古老的钢琴边坐了下来，用手轻轻敲打着那已满是斑纹的琴键，然后，在屋子里又一次响起的谈话声中，看着她倚立在炉台边，为他唱一支伊丽莎白时代的精巧的歌曲，唱一支悲伤而又甜蜜的难分难舍的送别歌，唱一支歌颂阿金库尔的胜利① 的歌曲，或一支轻快的有关绿袖姑娘② 的曲调。在他唱着，她听着，或者假装听着的时候，他的心便完全平静下来，可是当那些古色古香的歌曲唱完以后，他又听到了那屋子里的说话声，并记起了自己的一句充满讽刺的话：在这屋子里年轻人被人过早地用教名来称呼他们了。

有那么一会儿，她的眼睛似乎准备对他表示出全部的信任，可结果他只是徒劳地等待了一阵。她现在是轻轻移动着舞步正从他的记忆中走过，她完全像那天夜晚狂欢节舞会上的情景，一手轻轻提着白色的衣裙，一束白色的小花在她的头上轻轻颤动。

---

① 指15世纪初亨利五世于此大败法军的一战。

② 绿袖姑娘即思恋中的姑娘的代称，此说在英国民歌中曾一度流行。

她随大家一起脚步轻盈地跳着舞。她向他这边跳了过来，在走近他的时候，她微向一边转过眼睛，脸上露出淡淡的红晕。在手拉着手连成的人环断开的地方，她曾把她的手在他的手里放了一会儿，一件柔软的商品。

——你这会儿可是一位非常少见的稀客了。

——是的，我天生是当和尚的。

——我恐怕你是一个异教徒。

——你很害怕吗?

她沿着手拉着手的那一排人群迅速从他身边跳开去，算作对他的回答，她轻巧而小心地舞着，不和任何人接触。她头上的白花随着她的舞步颤动着，在她躲进一片阴暗中去的时候，她脸上的红晕显得更浓了。

和尚! 他自己的形象忽然变成了一个修道院的破坏者、一个相信异端邪说的方济各会会员，既愿意又不愿意皈依上帝，却像格拉尔蒂诺·达波尔戈·山·达尼洛[1] 一样编织出了一面轻薄的诡辩的蛛网，并在她的耳边低语。

不，这不是他的形象，这倒像是上次他见到她时和她在一起的那年轻神父的形象，那天他看到她从她的小鸽子般的眼睛里偷看着他，手里胡乱翻着她学习爱尔兰语的练习簿。

——是的，是的，那些姑娘们已经都转向我们了。这情况我每天都能看到。姑娘们已经和我们在一起。她们是我们学习语言的最好的帮手。

——还有教堂呢，莫兰神父?

——教堂也一样。和我们站在一边。那里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不要为教堂发愁了。

---

① 13 世纪意大利一僧侣和神学家。

算了吧！他厌恶地离开那里是做得完全对的。在图书馆的台阶上他没有和她打招呼，也做得完全对！他就应该让她去和她的神父调情，让她去玩弄教堂吧，因为教堂不过是基督教的下贱的厨娘。

一阵粗暴的忿怒彻底驱散了他灵魂中最后一刹那的欢乐。它残暴地彻底打碎了她的美好形象，并把那形象的碎片四散抛撒。于是她的形象的被歪曲的缩影便从四方八面飞来，在他的记忆中显现：他看到了那个穿着破旧衣服、顶着一头板结的粗糙的头发、长着淘气的孩子脸、把自己叫作他自己的姑娘、还向他要他的一束花的卖花姑娘，想到了他隔壁人家一边哐啷哐啷地洗着碗盘、一边用农村歌手的拖长的音调老唱着"在基拉尔尼的湖山边"的头几节的厨娘，想到了在科克山附近的人行道上，因看到阴沟上的铁板挂住了他破烂的鞋跟，使他几乎摔倒而大笑不止的那个姑娘，还想到了他曾经看了一眼，并被她的小巧的红透的嘴唇所吸引的那个姑娘，她在从雅各布饼干厂走出来的时候，回过头来对他叫着说：

——你已看到了我直直的头发和弯弯的眉毛，你喜欢吗？

然而不管他怎么对她的形象百般诋毁和嘲笑，他始终感到，他的忿怒也仍然只是对她表示爱慕的一种形式。那天他带着轻蔑的神气走出教室，其实也有些故意撒赖，他感到也许在她那长睫毛投下一片阴影的黑眼睛后面隐藏着她的整个民族的秘密。在他从街上走过的时候，他曾经怀着怨恨的心情对自己说，她是她本国妇女的一个典型形象，她是一个在黑暗、机密和孤独中忽然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的一个像蝙蝠一样的灵魂，她没有爱情也没有罪孽地和她的温和的爱人一块儿呆上一会儿，然后却让他去对躲在格子后面的一位神父的耳朵低声坦白自己的天真的过失。他只有粗野地对她的情人加以咒骂还可以稍稍缓

解他对她的忿怒，她情人的名字、声音和长相都使他受到打击的骄傲情绪感到难以忍耐：他是一个当了神父的农民，有一个哥哥在都柏林当警察，还有一个弟弟在莫伊卡伦当招待。对他，对他那样一个就知道如何进行各种形式主义的宗教仪式的人，她可以让他看到她的不加掩盖的灵魂，而对他这个宣扬永恒的想象力的教士，一个能够把每天普通生活上的经历变作具有永生生命的光辉形体的教士，她却不肯那样。

那次圣餐会上的鲜明形象又和他那一瞬间出现的充满怨恨和绝望的思想联系起来，从他那思想中发出的连续不断的喊叫声形成了一支感恩的圣歌。

我们的断续的喊叫和悲伤的歌篇
随着圣餐会上的圣歌向天上飞扬。
你对你那永恒的热情岂不感到厌倦？

现在供献牺牲的手正高高举向苍天，
圣餐会上的酒杯都已满满斟上。
啊，不要再提那令人陶醉的华年。

他从第一行开始大声朗诵这些诗，直到它的音乐和节奏占据了他的整个头脑，使它变得无比开朗而宁静；然后他一笔不苟地把那首诗全部写下来，这样用眼睛看着它，就能使他对它的感受更深了一层；写完，他又在枕头上躺下了。

清晨已经来临。四周什么声音也听不见；可是他知道在他的周围生命马上就会清醒过来，带来它的一般的嘈杂声、嘶哑的说话声、和充满睡意的祷告声。为了躲避那种生活，他向墙那边转过脸去，用毯子蒙着头，两眼呆呆地看着破碎的糊墙纸上画着

的那些开过头的大朵的红花。他极力想用它们的那红色的光辉重新温暖他的即将消失的欢乐，想象着从他躺着的地方有一条铺着红色花朵的玫瑰之路可以直通天堂。厌倦！厌倦！他对他自己的永恒的热情也感到厌倦了。

一阵徐徐袭来的温暖，一种令人惆怅的厌倦从他的紧包着的头上，沿着脊梁一直往下流动。他感觉到它从上往下流去，并看到他自己躺在那里，微微含笑。很快他就将入睡了。

在十年之后，他又为她写下了这首诗。十年前，她曾把她的披肩做成像帽子一样戴在头上，向静夜的空气散发出她的温暖的气息，并在长满青草的路上轻轻拍打着她的双脚。那是最后一趟街车；高瘦的枣红马也了解这一点，因而在那明澈的夜晚摇动着它们的铃铛以引人注意。售票员和赶车的人谈着话，他们两人在蓝色的灯光下常不停地点点头。他们站在马车的阶梯上，他在上面一层，她在下面一层。他们谈话的时候，她好几次都爬上来站在他那一层上，然后又走下去，有一两次她一直站在他的身边忘记下去了，但后来又走了下去。就让她这样吧！就让她这样吧！

从那儿童时期的智慧到他现在的愚蠢，相隔已经是十年了。他要是把他这首诗送给她，怎么样？那在吃早饭的时候，在敲开蛋壳的剥剥声中，准有人会把它拿来大声朗读。真是再愚蠢不过了！她的弟兄们一定会大笑着，伸出他们强壮有力的粗手彼此争夺着这篇诗稿。她的叔父，那个温和的神父坐在安乐椅上，将会老远举着这诗篇含笑念诵着，并对它的文学形式表示赞赏。

不，不；那简直是愚蠢。即使他把这诗给她送去，她也不会让别人看见的。不，不；她不能那样做。

他开始感到他完全冤枉了她。一种觉得她天真无邪的感觉使得他几乎对她产生了怜悯之情，这种天真无邪，直到他通过犯

罪对它有所认识以前，他一直全然不理解；这种天真无邪，在她还是天真无邪的时候，或者在她的天性第一次奇怪地受到屈辱以前，她也是决不理解的。然后，她的灵魂，像他自己的灵魂第一次犯罪时候一样，开始了自己的生活，现在他回忆起她的苍白的脸色，和因为女性受到阴森的羞辱而在她的眼神里表露出来的羞怯和悲伤，他心中不禁充满了万种柔肠的怜悯之情。

在他的灵魂正从狂喜进入惆怅心情的时候，她在哪里呢？精神生活本来是非常神秘的，可不可能那时候她的灵魂便已经完全感受到了他对她的崇敬？这是完全可能的。

一阵情欲的闪光又一次点燃了他的灵魂，燃烧着并充满了他的肉体。是她诱使他写下了那首维兰内尔诗，她在意识到他的情欲的时候，忽然从她充满芳香气息的睡眠中惊醒过来了。她的阴沉的、带着惆怅情绪的眼睛睁开来，对着他的眼睛。她向他献出了她的不加掩盖的灵魂，鲜艳、温暖、芬芳、丰腴，像一片闪着光的云彩把他包裹起来，像一潭具有流动生命的清水一样把他包裹起来：于是，也像雾腾腾的云彩，或者像在空中周游流动的清水，这一段行云流水般的语言，这神秘气质的象征，也在他的头脑中流过。

你对你那永恒的热情岂不感到厌倦？
你简直可以迷住堕落的天使长。
啊，不要再提那令人陶醉的华年。

你在男人的心中燃起了热情的火焰，
你让他为你失去了自己的主张。
你对你那永恒的热情岂不感到厌倦？

在那火焰上飘动着赞美的香烟，
它从海面上一圈圈飞向天上。
啊，不要再提那令人陶醉的华年。

我们的断续的喊叫和悲伤的歌篇，
随着圣餐会上的圣歌向天上飞扬。
你对你那永恒的热情岂不感到厌倦？

现在供献牺牲的手正高高举向苍天，
圣餐会上的酒杯都已满满斟上。
啊，不要再提那令人陶醉的华年。

但你却仍守着我们相互凝睇的眉眼，
你肢体丰腴，神态是那样惆怅！
你对你那永恒的热情岂不感到厌倦？
啊，不要再提那令人陶醉的华年。

它们是些什么鸟？他站在图书馆前面的台阶上，倚在一根白蜡树棍上，观望着那些鸟。它们绕着墨尔斯沃思街一所房子向外伸出的屋脊来回飞着。三月末梢黄昏时候的天空使得它们的飞翔显得异常清晰，它们向前直冲的微微颤抖的黑色的身体，衬着天空，仿佛衬着一块软软悬挂着的轻烟般的蓝布一样，让人看得非常清楚。

他观望着它们飞翔，一只鸟接着一只鸟：一点黑色的闪光、一扭身躯、一拍翅膀。他想在所有那些向前直冲微微颤抖着的身体飞过以前，数一数它们共有多少：六只，十只，十一只；他弄不清它们到底是双数还是单数。十二只，十三只：因为又有一对

鸟儿从高空盘旋着飞下来了。它们有时飞得很高，有时飞得低一些，可总永远是直线或曲线地绕着圈飞，总是从左向右飞，围着一座空中庙宇盘旋。

他倾听着它们的叫声：那声音像护墙板后面的老鼠发出的尖叫：是一种由双音符组成的尖叫声。但那声腔不像其它一些有害人类的动物的鸣叫，显得又尖又长，还带着嗡嗡声，在它们用尖嘴划破长空的时候，常常会发出振颤的音调，而且还下降三度或四度。它们的叫声，尖厉、清晰而又轻巧，简直像是从一个发出嗡嗡声的线轴上抽出的细丝一样的光线。

在他耳朵里还一直不停地响着他妈妈的哭泣声和生气的唠叨，这非人的鸣叫声对他的耳朵却是一种安慰，那绕着耸立在清澈的天空、由空气组成的庙宇盘旋着的黑色的单薄的颤抖着的身躯，有时拍打几下翅膀，有时一摆尾巴来一个急转弯，这些对于他的仍能看见他母亲的面容的眼睛也是一种极大的安抚。

他为什么站在廊子前的台阶上，举头观望，听着它们的双重音调的鸣叫，观望着它们飞翔？他是要靠鸟占[①]来一卜吉凶吗？科尼利厄斯·阿格里帕[②]的一句话在他的思想中掠过，接着更有各种无形的思想在他的头脑里翻腾，从斯韦登伯格[③]关于鸟语的理论，一直到智力问题；他并且想到，在空中生活的生物所以能获得知识，所以能知道时间的变迁和季节的转换，是因为它们一直生活在它们固定的生活秩序中，而不像人用他们的理智完全扰乱了自己的生活秩序。

许多世纪来，都有人像他这样抬头端详着鸟的飞翔。他上

---

① 从古罗马时期便已开始的一种迷信的占卜办法。其主要的方式是通过观察鸟的飞翔情况以判断神的意旨。

② 19 世纪初法国宣扬炼金术和魔术的术士。

③ 18 世纪瑞典科学家和神秘主义思想家。

面的那柱廊使他模糊地想起了古代的某座神庙，他把疲惫的身子倚在上面的那根白蜡树棍则使他想起了鸟占术士使用的弯曲的手杖。一种对不可知的事物的恐惧扰乱着他疲惫的心灵，那是对各种符号和预兆的恐惧，对那个名字和他相同靠柳条编成的翅膀像鹰一样飞出牢笼的人① 的恐惧，对多思② 这个写作之神的恐惧，他用一只芦管在木板上写字，在他的狭窄的鸟头上挂着一个两头尖尖的弯月。

他一想到那个神的形象不禁微笑了，因为这使他想到了那个戴着假发、鼻子像酒瓶一样的法官，他把一份文件举得老远阅读着，不时加上几个逗点。他并且知道，要不是因为这神的名字跟爱尔兰语的一句骂人话非常相近，他是不会记得那个名字的。这可真是愚蠢。但是，就因为这种愚蠢他就打算永远离开他已经降生其中的那所供祈祷和修行的房屋，和他自己从中而来的生活秩序吗?

鸟儿尖声鸣叫着又飞回到那间房子向外伸出的屋脊边来了，衬着光线越来越暗的天空，它们飞动的身影显得更黑了。它们究竟是一些什么鸟? 他想它们一定是刚从南方飞回的燕子。不久它们还会飞走，因为它们是一些经常来来去去的候鸟，它们在人的屋檐下永远修筑着使用不久的住处，永远转眼又离开它们修建好的住处再去四处游荡。

低下你们的头来，欧纳和阿里尔③。

---

① 当指希腊神话中靠蜡做的翅膀飞翔的一个迪达勒斯(参看本书第 403 页注①)。此处谓“柳条编成的翅膀”不知何所据。

② 埃及神话中司智慧和魔法的神，他一般被画作人身鸟头的形象。

③ 叶芝诗剧《卡斯琳公爵夫人》中两人物名(分别为卡斯琳的养母和情人)。此一短歌原为卡斯琳临终所唱。

我凝神静息向你们观望，恰像
那已准备向海洋那边飞翔的燕子，
观望着他修建在别人檐下的窝巢。

一种冉冉流动的欢乐，像许多流水发出的声响，在他的记忆中流过，他感到心中有一种软绵绵的寂静，这寂静乃是由那水域上面颜色暗淡的天空的寂静空间，由大海上的寂静，由那些在流水上空穿过海面的黑暗飞翔的燕子所组成。

一种冉冉流动的欢乐，流过那无声地来回抛掷着柔和、拖长的韵母使之归一寂灭的话语，流去又流回，永不停息地摇动着它的浪头上的白色的铃铛，使之发出无声的曲调、无声的狂喊和柔和而低沉的令人昏厥的痛哭；他感到，他依靠盘旋疾飞的鸟儿和头顶上苍白的天空所作的鸟占，全不过来自他的心中，他的心也正像一只安静而迅速地从一个高塔上飞下的小鸟儿。

这是离别的象征还是孤单的象征呢？在他的记忆的耳边低吟着的诗行，慢慢在他的记忆的眼前，构成了那天晚上国立剧院开门时大厅里的景象。他正一个人站在一个阳台边，用他疲惫的眼睛在那些书摊上和在那些俗不可耐的景片上观看着都柏林的文化，并在镶着一圈装饰灯光的舞台上看到了用人做成的玩偶。在他身后一个身材高大的警察满脸冒着汗，仿佛随时都准备采取行动。在那大厅中，他的三五成群到处散立的同学们像一阵暴风似地发出各种猫叫声、嘘嘘声和各种嘲笑声。

——这是对爱尔兰的诽谤！

——是从德国传来的！

——这是亵渎上帝！

——我们从来没有出卖过我们的信念！

——从来没有一个爱尔兰妇女干过这种事！

——我们不要业余的无神论者。

——我们不要刚露土的佛教徒。

从他头上的各个窗口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嘘叫声，他知道上面阅览室的电灯已经打开了。他转身走进那满是柱子的大厅，现在那光亮的大厅已很安静，然后走上楼梯，走过了那个嘎嘎响着的转门。

克兰利坐在放字典的书架前面。一本很厚的书从最前面的一页翻开，摆在他面前的木架上。他靠在椅子上，像一位听忏悔的神父把耳朵对着一个医科学生的脸伸过去，那医科学生正从一本杂志上给他念关于一盘棋的介绍。斯蒂芬在他的右边坐下，在桌子的另一边的一位神父，生气地合上他正阅读的《图片集成》，站了起来。

克兰利带着温和的表情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的背影。那个医科学生仍接着用更低的声音说。

——卒子进入王的第四线。

——咱们最好走吧。狄克逊，斯蒂芬警告说。他一定是告状去了。

狄克逊合上那本杂志，装出一副很庄严的样子站起身来说：

——我们的人秩序井然地撤出战场。

——带着大炮和牲畜，斯蒂芬补充说，指着克兰利看着的那本书的封面，那封面上印着《牛病大全》几个字。

当他们走过桌子间的过道的时候，斯蒂芬说：

——克兰利，我要跟你谈谈。

克兰利没有回答他的话，也没有回头。他把他的书放在柜台上走了出去，他的穿得很厚的脚走在地板上发出一种呆重的声音。到了楼梯上，他停住脚心不在焉地看着狄克逊又重复说：

——把卒走到王的他妈的第四线上去。

——你要那么走就那么走吧，狄克逊说。

他说话的声音安静而平淡，他的神态倒显得十分温文尔雅，一双白胖的手，一个指头上戴着一只刻着名字的戒指。

他们走过大厅的时候，一个身材十分矮小的人朝他们走过来。在一顶很小的帽子下面，他那张没有刮过的脸开始高兴地对他们微笑，他们还听到他低声在说话。他那双忧郁的眼睛很像猴子的眼睛。

——晚上好，先生们，那张扁平的猴子般的脸说。

——这三月的天气，也算够暖和了，克兰利说。他们在楼上已经把窗户都打开了。

狄克逊微笑着，转了转他手上的戒指。那像猴子一样尖着嘴的黑黑的脸高兴地噘起它的人嘴，并用一种呜隆呜隆的声音说：

——要论这三月的天气，可真令人爽快。简直是令人爽快极了。

——楼上有两位漂亮的年轻小姐，队长，她们都等急了，狄克逊说。

克兰利微笑着，客气地说：

——我们的队长只爱一个人：那就是瓦尔特·司各特爵士。是不是这样的，队长？

——你现在正读哪一本书呢，队长？狄克逊问道。是在读《拉默尔穆尔的新娘》吗？

——我很喜欢老司各特，那两片柔和的嘴唇说，我认为他写的东西实在太美了。没有任何一个作家能够和瓦尔特·司各特爵士相比。

他仿佛要给他这些赞美的言词打拍子，轻轻在空中晃动着他的一只干瘦的棕色的手，一双神色忧伤的眼睛，薄薄的眼皮老

是急速地眨巴着。

但是让斯蒂芬听来更觉得悲惨的是他说话的方式:一口绅士腔调,低沉而润滑,不时被错误的用语打断,听着他谈话,他拿不准那传说是不是真的,不知在他那干瘦的身躯里流着的稀薄的血是否真是来自乱伦的爱情的贵族的血液?

公园里的树木上积满了雨水,雨一直还在下,而且总是下在湖面上,灰色的湖面静静地躺着,像一面盾牌。一群家养的天鹅飞到湖里来,那水和水下的浅滩都被它们的灰白色的粪便脏污了。在那雨中的灰暗的光线、安静的湿水的树木、可以作见证的盾牌一样的湖面和那群天鹅的诱引下,他们轻轻地拥抱了。他们既无欢乐也无热情地拥抱着,他的一只胳膊搂着她妹妹的脖子。一件灰色的羊毛衣从她的一边肩头到对面腰边,斜着包裹着她,她的长着淡黄头发的脑袋半推半就羞怯地向他歪了过去。他有一头蓬松的红棕色的头发,和一双细嫩、匀称、长着许多雀斑的坚强的手。脸呢?脸根本看不见。那个哥儿们的脸贴在她的冒着雨水香味的淡黄的头发上。那只长满雀斑、坚强、匀称的正在抚摸着的手,却是达文的手。

他对他的这种思想和引起这种思想的那个干瘦的长得像猴儿一样的人都感到非常生气。他父亲嘲笑班特里那帮家伙的那些话,现在忽然从他的记忆中冒了出来。他尽可能避开那些话,仍不安地想着他自己的那些思想。那为什么不是克兰利的手?难道达文的纯朴和天真更为机密地刺痛了他?

他和狄克逊一起走过大厅,让克兰利一个人煞有介事地去和那个矮子告别。

在外面的廊柱下,坦普尔正和一群同学站在一起。他们中有一个人叫着说:

——狄克逊,你也过来听听。坦普尔可了不得。

坦普尔向他转过他那深黑的吉卜赛人似的眼睛。

——你是一个伪君子，奥基夫，他说。狄克逊是一个笑面人。我的天，我想这可是个带有文学意味的呱呱叫的新词儿。

他羞怯地大笑着，看着斯蒂芬的脸重复说：

——天哪，我真非常喜欢这个名字。一个笑面人。

站在他下面台阶上的一个身材魁梧的学生说：

——还回来谈那个情妇吧，坦普尔。我们愿意听你谈谈那个。

——他是有，说真的，坦普尔说。而且他是早已就结过婚的。所有的神父都常常到那里去吃晚饭。天知道，我想他们谁都沾到了点儿油水。

——我们得把这叫作，心疼自己的马租匹马去打猎，狄克逊说。

——你告诉我们，坦普尔，奥基夫说，你肚子里现在装有多少瓶葡萄酒？

——你心灵中的全部智慧一古脑儿都放在这句话里了，奥基夫，坦普尔公开表示轻蔑地说。

他迈着歪歪斜斜的步子绕着那群人走了一圈，然后对斯蒂芬说。

——你知不知道那个福斯特家族是比利时的王室？他问道。

克兰利从门厅的门口走了出来，一顶帽子戴在他的后脖儿上，他非常小心地剔着牙。

——这位古今无双的聪明人来了，坦普尔说。你知道福斯特家族的情况吗？

他停下来准备回答。克兰利从牙缝里剔出一个无花果籽，

用他那粗大的牙签举着，来回仔细研究。

——福斯特家族，坦普尔说，是从佛兰德斯的皇帝鲍德温一世传下来的。他当时的姓是福雷斯特。福雷斯特和福斯特完全是一样的。鲍德温一世的后裔，弗朗西斯·福斯特队长在爱尔兰定居下来，和克兰布拉西尔最后的一个酋长的女儿结了婚。另外还有布莱克·福斯特一家。那完全是另外一支。

——那是从佛兰德斯皇帝鲍尔德海德传下来的，克兰利重复说，再次聚精会神地剔着他的闪闪发光的外露的牙齿。

——你是从什么地方知道所有这些历史事件的？奥基夫问道。

——我还知道你们家的全部历史，坦普尔转身对斯蒂芬说。你知道吉拉尔德斯·坎布兰西斯对你们家是怎么说的吗？

——他们也是鲍德温的后裔吗？一个长着一双黑眼睛、害着肺病的高个子学生问道。

——鲍尔德海德，克兰利重复说，使劲嘬着他的牙缝。

——Pernobilis et pervetusta familia[1]，坦普尔对斯蒂芬说。

站在下面台阶上的那个身材魁伟的学生轻轻放了个屁。狄克逊向他转过身去用一种很柔和的声音说：

——刚才是有位天使讲话了吗？

克兰利也转过身来，有些激动但并没有生气，说：

——戈金斯，你真是我从没见过的一个最下流、肮脏的魔鬼，你知不知道？

——我脑子里倒是想到一句话，如鲠在喉，戈金斯坚定地回答说。这也没有跟任何人过不去的地方，不是吗？

——我们希望，狄克逊温和地说，你这并不是科学上所谓的

---

① 拉丁文：一个非常著名的古老的家族。

paulo post futurum。[1]

——我有没有对你们说过他是一个笑面人？坦普尔转头左右看看说。我不是给他取了那么个名字吗？

——一点不错。我们并不是聋子，那个身材高大的害肺病的学生说。

克兰利仍然对他下面的那个体格魁伟的学生皱着眉头。然后，他厌恶地哼了一声，使劲把他推下台阶去。

——你离开这儿吧，他粗暴地说。滚开，你这个臭东西。你就是一只臭马桶。

戈金斯在那条碎石路上跑了几步，立刻又带着笑脸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坦普尔转身看着斯蒂芬问道：

——你相信遗传规律吗？

——你是喝醉了还是怎么着？你到底想说什么？克兰利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表情转过脸来问他。

——世界上写在纸上的最有深义的一句话，坦普尔十分热情地说，是写在动物学最后的一句话。生殖是死亡的开始。

他胆怯地碰了碰斯蒂芬的胳膊，急切地说：

——你能感觉到，因为你是一个诗人，那句话有多深奥吗？

克兰利伸出一个很长的中指头指点着。

——你看看他！他对其他人轻蔑地说。你看看这个爱尔兰的希望！

他们听到他的话，看到他那样子都不禁大笑起来。坦普尔勇敢地向他转过身去说：

——克兰利，你老是在讥笑我。这我看得出来。可是不管任何时候我也并不比你差什么。你知道要是拿你和我相比，我

---

① 拉丁文：有待证实。

现在对你怎么想吗?

——我亲爱的老伙计,克兰利毫无礼貌地说,你根本没有能力,你知道吗,完全没有能力思考。

——可是你知道,坦普尔接着说,我现在把我们两人拿来比较,我对你怎么想,对我自己又怎么想吗?

——那你说出来,坦普尔! 站在台阶上的那个魁伟的学生叫喊着。一点一点地说出来!

坦普尔向右边看看又向左边看看,忽然做出一个非常无力的姿态说。

——我是一个卵蛋,他说,绝望地摇摇头。我是一个卵蛋,我知道我是。我承认我是。

狄克逊轻轻拍拍他的肩膀,温和地说:

——这称呼对你可是再合适没有了,坦普尔。

——可是他,坦普尔说,指着克兰利,他也是一个卵蛋,跟我一样。只不过他自己不知道。我能看到的他和我的差别,不过如此而已。

一阵大笑淹没了他的话。可是他又忽然转身对着斯蒂芬急促地说:

——这个词儿可是非常有趣。这是唯一的一个既做单数又做双数用的词儿①。你知道吗?

——是这样吗? 斯蒂芬不在意地说。

他这会儿正观望着克兰利轮廓分明的痛苦的脸上,露出了一种虚假的满不在乎的微笑。那个粗野的名字,仿佛泼在一尊古老石像上的脏水,从他那勉强忍受着凌辱的脸上掠过:而在他正望着他的时候,他看到他脱下帽子来向大家敬礼,露出一头从

① 此字原文以 S 结尾,故复数不变。类似情况英语中并不少。

额角直竖上去好似一顶铁制王冠的黑色的头发。

她从图书馆的廊子里走出来，越过斯蒂芬微微点头，回答克兰利的问候。还有他？克兰利的脸不是微微有点红了吗？或者，他脸红是因为坦普尔的话引起的？这时那里的光线已经很暗。他看不太清楚。

但这是否就说明，为什么他这位朋友老是心神不安，一言不发，有时尽讲些刺人的话，有时又用些粗暴的言词故意打断斯蒂芬，不让他有机会讲出他急于想表示的忏悔？斯蒂芬对谁都很容易原谅，因为他发现他自己有时候态度也很粗暴。他还记得有一天晚上，他从一辆借来的浑身嘎吱响的自行车上下来，在马拉海德附近一个树林里向上帝祷告的情景。他已经举起双臂带着狂喜的心情向阴森的树林深处开始祷告了，他知道那应该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时刻，而自己是正站在神圣的土地上。然而就在这时有两个警察从阴暗的道路拐角处走了过来，他却立即停止祷告，用口哨大声吹奏着最新的一个滑稽剧里的插曲。

他开始用他那白蜡树棍带杈儿的一端打着一个柱子的底部。克兰利没有听见他的话吗？他还可以等待。他身边的谈话声停止了一会儿，从上面的窗口又传下来比较温和的嘘叫声。但是空中再没有任何其它的声音了，他刚才睁着一双悠闲的眼睛观望的那些飞翔的燕子，现在已经都睡着了。

她朝着黑暗中走去。空气中除了从上面传下来的温和的嘘叫声之外，完全是一片寂静。在他身边的所有的嘴现在都停止叨叨了。黑暗正从上面降临。

黑暗正从天空下降①。

---

① 见下第484页注②。

一种像闪烁着的微光一样抖动着的欢乐像一群神话中的人物在他的四周跳动。可这是为什么？是由于她走进了越来越浓的黑暗，还是由于那满是黑色韵母的诗和它开头处那圆润的、有如悠扬笛声的曲调？

他慢慢朝着柱廊更阴暗的一头走去，用他的棍子轻轻敲打着地上的石块，借以扰乱他要离开的那些同学的注意，不让他们觉察到他自己的梦幻中的景象：他听任自己的思绪沉浸到多兰德、伯德和纳什① 的时代中去。

眼睛，从情欲的黑暗中睁开的眼睛，使刚刚发白的东方变成一片昏暗的眼睛。除了那床笫间的娇柔，又哪里来的什么令人惆怅的美？它们所发出的闪光，也不过是一位流着鼻涕的斯图亚特王② 宫庭里的粪坑上的浮渣所放出的光彩罢了。他在他的记忆的语言中，尝到了琥珀色的酒、在死亡中纷纷下落的甜蜜的曲调和骄傲的宫庭舞的味道，他通过他的记忆的眼睛，看到温柔的高贵的妇女们在科文特歌剧院的阳台上噘起嘴来对别人调情，并看到酒馆里出着水痘的姑娘和一些年轻媳妇，带着喜悦的心情屈服于想要玩弄她们的男人，一次再次跟他们拥抱。

他所召唤出来的这些形象并没有带给他任何欢乐。它们都神秘而热情，但她的形象并没有被它们所搅乱。这样来想她，是不对的。他自己甚至从来也没有这样想过她。难道他的思想现在已经对自己失去信心了吗？旧的一些话语，像克兰利从他闪闪发光的牙缝里剔出的无花果籽儿一样，只是依靠被发掘出的芬芳它们才有一些芳香的气息。

---

① 这里所提三人均为英国 17 世纪音乐家或作家。

② 苏格兰的斯图亚特王室自 14 世纪后曾长期统治苏格兰和英格兰。

虽然他模糊地知道，她的身影正穿过那城市向她自己的家里走去，但这既不能说是思想，也不能说是幻境。一开始很模糊，接着他明确地感到，他嗅到了她身体的气味。一种明确意识到的不安在他的血液里翻腾。是的，他嗅到的是她的身体的气味，一种野性的令人沉醉的气味，这气味来自他的充满情欲的音乐曾来回飘过的温柔的肢体，来自她的肌肤曾散发出纯净的气息和一阵清露的隐蔽而柔软的内衣。

一个虱子在他的后脖儿上爬行，他伸出大拇指和食指灵巧地从他的宽松的领子下面抓住了它。他用手捻着它的身体，感到它像一颗稻米一样既软又有些扎手，他这么两个指头搓了一会就把它扔下，心里想不知它是活着还是死了。他脑子里忽然想起了科尼利厄斯① 说过的一句很奇怪的话，那意思说由人体的汗产生的虱子不是由上帝跟别的动物一起在第六天创造出来的。可是，他脖子上皮肤的躁痒却使得他的思想变得通红和发毛了。他的身体所经历过的穿得很坏、吃得很苦、挨尽虱子咬的生活，使得他在忽然产生的一阵绝望情绪中合上了眼皮，而在那一片黑暗中他却看到许多闪光、发脆的虱子从空中降落下来，一边下落还常常一边翻滚。是的，从空中降落的不是黑暗，而是光明。

光明正从天空下降②。

他甚至并不能准确地记得纳什的那行诗了。它所唤起的形

---

① 17世纪福佛兰德耶稣会教士和神学家。

② 引自托玛斯·纳什的《死的召唤》。上文“黑暗正从天空下降”，是有意反用其意。

象全都是虚假的。他的头脑本身就孕育着种种祸害。他的思想便是由懒惰的汗水产生出来的虱子。

他很快又跑回来,沿着柱廊向那群学生跑去。算了吧,让她去,让她见鬼去吧!她可以去爱某一个胸部长着黑毛,每天早晨齐腰以上得洗一遍的干净的运动员去吧。让她去。

克兰利从口袋里又掏出一个干无花果,正慢慢地、叽叽喳喳地吃着。坦普尔坐在一根柱子的台基上,背靠着它,帽子往前拉下来盖住了他惺忪的睡眼。一个矮墩墩的年轻人从门廊里走出来,胳肢窝里夹着一个大皮包。他朝那群人走去,用靴后跟和一把沉重的雨伞的铜帽儿嘣嘣敲打着地上的石板。然后他举起雨伞来做个敬礼的姿势,对所有的人说:

——晚上好,诸位先生。

他又在石板上敲了几下,格格笑着,神经质地摇晃了一下脑袋。那个身材高大的害肺病的学生和狄克逊和奥基夫正用爱尔兰语交谈着,谁也没有理他。然后他便转向克兰利说:

——晚上好,我是特别对你说的。

他举起雨伞来指点着,又格格笑了几声。克兰利这时还正嚼着他的无花果,他使劲动了几下下巴作为回答。

——好?是的。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晚上。

那个矮墩墩的学生严肃地看着他,温和地并表示不赞成地又摇晃了几下他的雨伞。

——我可以看得出,他说,你现在正要讲一些用不着说的大实话。

——嗯,克兰利回答说,同时把他已嚼烂的那个无花果从嘴里拿出来,朝那个矮胖的学生嘴边送去,意思要让他吃掉。

那矮胖学生并没有吃,可是为了表示容忍他这种特殊的幽默,他一边仍然格格笑着,一边用他的雨伞指指点点地严肃地

说：

——你的意思是打算……

他咽下了自己的话，用伞直指着那个已被嚼成烂泥的无花果，大声说：

——我指的是那个。

——嗯，克兰利仍和刚才一样说道。

——你刚才那样做，那个矮墩墩的学生说，意思是 ipso facto①，还是比如说，不过随便说说呢②？

狄克逊对那群学生背过身去说：

——戈金斯正等着你，格林。他跑到阿德尔菲去找过你和莫伊尼汉。你这里面装的什么？他问道，拍拍格林夹在胳肢窝下面的公文包。

——都是些考卷，格林回答说。我每个月让他们进行一次考试，看看经过我的教学后他们所获得的成绩。

他也拍拍那公文包，微笑着轻轻咳嗽了几声。

——教学！克兰利粗暴地说。我想你指的是，那些让你这老猢狲教着的那群光着脚的孩子吧。求上帝保佑保佑他们吧！

他咬下剩下的半个无花果，把果蒂扔掉。

——我让小孩子们都爬到我的身上来，格林友好地说。

——一只该死的老猴头，克兰利咬牙切齿地重复说，还是一只公然亵渎上帝的老猴头！

坦普尔站起来，把克兰利推开，对格林说：

——你刚才说的这句话，他说，是从《新约》上让孩子们都来

---

① 拉丁文，原义为"以事实而论"；这里或可解释为："有所实指"。

② 英文口语 to give one fig（给人无花果）义为对某人作出表示轻蔑的姿态。此处因联想及这一成语，故有此问。

到我的身边这句话变来的。

——还去睡你的觉吧，坦普尔，奥基夫说。

——那么好，坦普尔仍冲着格林继续说，既然耶稣让孩子们都到他身边去，那教堂为什么要把没有受洗死去的孩子全送到地狱里去？那是为什么？

——你自己受过洗没有，坦普尔？那个害肺病的学生问道。

——可他们为什么要给送到地狱里去，如果耶稣说过他们都可以到他那里去？坦普尔说，两眼直盯着格林的眼睛。

格林咳嗽了几声，使劲忍着神经质的格格的笑声，每说一句话晃一下雨伞，温和地说：

——至于你的话，如果真是这样，我要非常严肃地问你，这“这样”又是从哪里来的？

——因为教堂和一切老罪犯一样地残酷，坦普尔说。

——你这说的完全是合乎正统的说法吗，坦普尔？狄克逊温和地说。

——圣奥古斯丁就说过没有受过洗的孩子将进地狱的话，坦普尔回答说，因为他也是一个残酷的老罪犯。

——我向你致敬，狄克逊说，但我有一个印象，确有一个名为林堡① 的地方是专为这类孩子预备的。

——不要和他争论了，狄克逊，克兰利恶狠狠地说。不要和他讲话，也不要看他一眼。拿一根草绳拴着他，像牵着一头咩咩叫的山羊一样把他牵回家去吧。

——林堡！坦普尔叫喊着说。那真是一个呱呱叫的发明。

---

① 原文 limbo，按西方迷信说法，在天国和地狱之间还有此一地方（米尔顿《失乐园》中即有此说），收容本人无罪而因其它种种原因不能进入天堂的灵魂，其中包括未受洗的孩子。

和地狱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并不像在地狱里那样令人难受，狄克逊说。

他微笑着转身对别的人说：

——我想我讲的这些话，可以代表这儿我们大家的意见。

——一点不错，格林用一种很坚定的声调说。在这一点上整个爱尔兰是团结的。

他用伞头上的铜帽儿敲打着柱廊上的石头地板。

——见鬼，坦普尔说。对于那位魔鬼的亲眷作出的那个发明我可以表示尊敬。地狱就是罗马，像罗马人住房的墙壁一样结实而非常难看。可林堡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还把他送回婴儿车去吧，克兰利，奥基夫叫着说。

克兰利迅速朝坦普尔迈过一步去，他停住，跺了一下脚，仿佛对一只鸟儿似地叫喊着：

——唬嘘！

坦普尔灵巧地退到一边去。

——你知道什么是林堡吗？他大声说。你知道在我们罗斯科门我们把这玩艺儿叫作什么吗？

——唬嘘！去你的吧！克兰利拍手叫着说。

——它既不是我的屁股，也不是我的胳膊肘儿①，坦普尔轻蔑地大声叫着。那就是我所知道的林堡。

——把那根棍子给我，克兰利说。

他粗野地从斯蒂芬手里夺过那根白蜡棍，几步跳下台阶去：可是坦普尔，因为听到后面有人追赶，于是像一只灵巧的长着飞毛腿的野兽一样直向黑暗中跑去。大家听到克兰利沉重的靴子跑过广场时发出的巨大的声响，接着又听到他迈着沉重的脚步

① 因原文 limbo 和 limb（义为人的肢体）字体、字音均相近，因有此戏语。

跑了回来，每跑一步都把路上的小石子踢得乱飞。

他的脚步已显出了他的忿怒，接着他更用一种忿怒的鲁莽的姿态把那棍子又塞回到斯蒂芬手里。斯蒂芬感觉到他的忿怒另有原因，可是为了装出很有耐性的样子，他轻轻碰碰他的胳膊，安详地说：

——克兰利，我刚才已经对你说过，我要跟你谈几句话。跟我来吧。

克兰利对他看了一会，问道：

——就现在？

——是的，就现在，斯蒂芬说。在这儿我们没法谈话。跟我来吧。

他们俩一同默默地走过了那个方形广场。一种从《西格弗里德》[①] 中学来的用口哨轻轻吹出的鸟叫声随着他们从门前的台阶上下来。克兰利回过头去，跟在他们后面学鸟叫的狄克逊叫着问道：

——你们两个家伙要到哪儿去？咱们那场球还打不打，克兰利？

他们越过一片宁静的空气，大声叫喊着商量要到阿德尔菲旅馆去一同打的一场台球。斯蒂芬一个人向前走着，直走到安静的基尔德尔大街对面的枫树旅馆那边，他站在那里等待着，心情又变得很平静了。那旅馆的名字，一种没有颜色的光滑的木头，和它那毫无色彩的门脸儿，仿佛对他摆出一副彬彬有礼的轻蔑的神态使他感到十分难堪。因而他也忿怒地回望着旅馆里灯光柔和的会客室，他想象着爱尔兰的显贵们一定都安静地住在

---

① 西格弗里德是日尔曼民族传说中的民族英雄。此处指19世纪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的作品。

这旅馆里，过着舒适的生活。他们整天想的是军部的委令，是土地买卖：在乡村的大路上农民见到他们都要行礼；他们还知道某些法国菜的名字，还会用一种土腔土调向当地的行政长官发布命令，他们那又尖又高的声音简直把他们原来包裹得很紧的土腔调都给刺破了。

他有什么办法可以打动他们的良心，或者在他们的女儿的想象中散布下他的那些阴暗思想，让她们在生下那样一些农村绅士之前，能够繁殖出一支不像他们自己那样下流的人种来呢？在愈来愈浓的暮色中，他感觉到自己所属的那个民族的思想和欲望，像一群群蝙蝠，飞过那黑暗的农村小道，飞到一片满是水潭的沼泽地附近一条河边的树丛中去。达文那天夜晚走过那里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曾经在门口等待着，她请他喝了一杯牛奶，差一点把他勾引到她的床上去；因为达文长着一双能够严守秘密的人的温和的眼睛。可就没有一个女人的眼睛勾引过他。

一只强有力的手抓住了他的一只胳膊，他听到克兰利的声音说：

——咱们亦走吧。

他们默默地向南走去。过了一会儿克兰利说：

——那个该死的傻瓜，坦普尔！你知道吗，我向摩西发誓，早晚我得要了那个混蛋的命。

但是他的声音里再没有任何忿怒的意思，斯蒂芬拿不准他是不是想到了在门廊上她跟他打招呼的情景。

他们向左转弯，仍和刚才一样向前走去。过了一阵之后斯蒂芬说：

——克兰利，今天晚上我赶上了一场非常不愉快的争吵。

——跟你自己家的人？克兰利问道。

——跟我妈妈。

——因为宗教问题？

——是的，斯蒂芬回答说。

过了一会儿，克兰利问道：

——你妈妈多大年岁了？

——不算老，斯蒂芬说。她要我复活节去向上帝履行我的职责。

——你去吗？

——我不去，斯蒂芬说。

——为什么不去？克兰利说。

——我不愿意担任教职，斯蒂芬回答说。

——这话你过去早说过，克兰利安静地说。

——我现在是事后再说一遍，斯蒂芬生气地说。

克兰利抓住斯蒂芬的胳膊说：

——你先不用急，我的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你这人有点他妈的太爱激动了。

他说话的时候，神经质地大笑起来，接着他用友好的充满热情的神色看着斯蒂芬的脸说：

——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非常爱激动的人？

——我敢说是这样，斯蒂芬说，也笑起来。

他们两人近来思想上很有些不和的意思，现在似乎忽然间彼此又变得非常亲近了。

——你相信关于圣餐的那一套吗？克兰利问道。

——我不相信，斯蒂芬说。

——那么你就是不相信罗？

——对这个问题，我既说不上相信，也说不上不相信，斯蒂芬回答说。

——许多人对这件事都有怀疑，甚至那些教会里面的人；可

是他们克服了那种怀疑，或者把它抛到一边去，克兰利说。你对这个问题的怀疑竟是那么难于破除吗？

——我并不想克服我的怀疑，斯蒂芬回答说。

克兰利仿佛感到有点难堪，他从口袋里又掏出一个无花果来准备放到嘴里去，这时斯蒂芬却说：

——求你别吃了。你嘴里装满一嘴嚼着的无花果，那咱们就没有办法讨论这个问题。

克兰利举着那个无花果，在他站立处头顶上的灯光下，反复端详着。然后他用两个鼻孔分别闻闻它，咬下一小块，把它吐掉，随即又使劲把那个无花果扔到阴沟里去。它现在躺在那里，你对它去讲吧，他说：

——你走开吧，该死的东西，愿你滚到永不熄灭的地狱烈火中去！

他抓住斯蒂芬的两只胳膊，又向前走着说：

——你不害怕在最后审判的那一天，有人会对你讲这种话吗？

——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又能得到什么呢？斯蒂芬问道。整天陪着那个教导主任就能得到永恒的幸福吗？

——你记住，克兰利说，他可会因此感到无比高兴。

——啊，斯蒂芬多少有些怨恨地说，他是那样地明快、活跃、无情，而最主要的是机灵。

——你知道，克兰利不带任何感情地说，奇怪的是，你脑子里完全塞满了你说你根本不相信的宗教。当年你在学校的时候相信宗教吗？我敢打赌你那会儿是相信的。

——我那会儿是相信的，斯蒂芬回答说。

——那你那会儿是不是比现在幸福一些呢？克兰利温和地问道，是不是比现在更幸福些，比方说？

——常常感到很幸福，斯蒂芬说，常常又感到很不幸福。我当时完全是另外一个人。

——怎么叫另外一个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斯蒂芬说，那时的我不是现在的我，我不能不变。

——不像现在的你，不像不能不改变的你，克兰利重复说。让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你爱你的妈妈吗？

斯蒂芬慢慢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简单地说。

——你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吗？克兰利问道。

——你是说女人？

——我不是说那个，克兰利用一种更冷淡的腔调说。我是问你从来有没有对任何人或任何东西发生过爱情？

斯蒂芬在他朋友身边走着，脸色阴沉地看着脚下的小道儿。

——我曾试着去爱上帝，他最后说。现在我感到我似乎失败了。这件事竟非常困难。我试着要把我的意志一点一点和上帝的意志联系在一起。在这方面我也并不是绝对办不到的。也许现在我还可以那样做……

克兰利打断他的话，问道：

——你妈妈曾有过幸福的生活吗？

——我怎么知道？斯蒂芬说。

——她有几个孩子？

——九个或者十个，斯蒂芬回答说。有几个死掉了。

——你父亲是……克兰利停了一会儿接着又说：我并不想探听你们家里的事。可你父亲的境遇说得上一般人所说的富裕家庭吗？我是说，在你长大成人以后？

——可以那么说，斯蒂芬说。

——他是干什么的？克兰利停了一会儿问道。

斯蒂芬开始滔滔不绝地述说他父亲过去的为人。

——学过医，驾过船，唱过男中音，当过业余演员，作过大喊大叫的政治家，当过小地主、小发明家，当过酒鬼，还是有名的好人，写过小故事，给别人当过秘书，还自己酿过酒、收过税、破过产，目前是整天吹嘘自己的过去。

克兰利大笑起来，更加使劲捏着斯蒂芬的一只胳膊说：

——做酿酒的买卖可是他妈的太棒了。

——还有什么别的你想知道的情况吗？斯蒂芬问道。

——你们现在境况还很好吗？

——你瞧我这样子像吗？斯蒂芬毫不掩饰地说。

——那么说，克兰利感到很有趣地说，你是生在一个豪华的怀抱中的。

他在使用这句成语的时候，完全像他一向使用什么技术术语似的，不着边际地大声嚷嚷着，仿佛他希望听他讲话的人明白，他虽这么说，但自己也并不相信。

——你母亲一定经历过许多苦难，接着他又说。你难道不想救救她，别让她再受更多的苦难吗？甚至在……或者说，你愿意这样做吗？

——如果我办得到，斯蒂芬说，那并不需要我付出什么重大代价的。

——那你就那么办吧，克兰利说。她希望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好了。对你来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你不相信那些东西。这只是一种形式：再没有别的什么。这样你就能让她的心情安静下来。

他停住了，因为斯蒂芬没有回答，他也就没有再说下去。接着，仿佛他要说出自己的思想过程似的，又接着说：

——在这个臭狗屎堆的世界上，你可以说任何东西都是靠

不住的，但是母亲的爱可是个例外。你母亲把你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先在她自己的身子里孕育着你。至于她怎么感觉，我们能知道什么？但不管她怎么感觉，她的感觉至少是真实的。也只能是真实的。我们的理想或者说野心都是些什么？玩儿。理想！咳，那个该死的像一只山羊整天咩咩叫的坦普尔有理想。麦卡恩也有不少理想。每一个准备上路的豺狼都想着，它有许多理想哩。

斯蒂芬一直细听着这些话后面他没有说出的意思，最后装着满不在乎地说：

——帕斯卡[①]，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因为害怕和任何女性接触，就从不肯让他妈妈吻他。

——帕斯卡是一个混蛋，克兰利说。

——阿洛伊修斯·冈萨戈我想也是这样一个人，斯蒂芬说。

——那他也是一个混蛋，克兰利说。

——可是教堂称他是圣徒，斯蒂芬不同意地说。

——别人叫他什么我他妈全管不着，克兰利粗暴、直率地说。我叫他混蛋。

斯蒂芬先在脑子里把他要说的话整理了一下，继续说：

——耶稣在公众场合，对他母亲似乎也不很礼貌，可是苏阿莱兹那个耶稣教的神学家和西班牙绅士却为他进行了一些辩解。

——你脑子里从来有没有想到过，克兰利问道，耶稣实际完全不是他假装作的那么个人？

——脑子里出现这种想法的第一个人，斯蒂芬回答说，是耶稣自己。

——我是说，克兰利声音越来越生硬地说，你从来有没有想

---

① 法国17世纪著名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和作家。

到过，他自己也感觉到他是个伪君子，或者说，像他咒骂当时的犹太人时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假善人？或者，说得更直爽一些，他不过是一个恶棍？

——我倒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斯蒂芬回答说。可我真不明白，你现在的目的是要让我相信上帝呢，还是要让你自己也不再相信上帝了？

他转身看看他朋友的脸，他在他脸上看到一丝尴尬的微笑，但那里却同时流露出要使那微笑具有某种细微含义的强大的意志力量。

克兰利忽然用一种平淡的、心平气和的声调问道：

——告诉我实话，你刚才听到我的话，感到很吃惊吗？

——是有些吃惊，斯蒂芬说。

——既然你肯定地认为，克兰利仍用原来的声调进一步追问，我们的宗教是假的，耶稣并不是什么上帝的儿子，那你为什么会吃惊呢？

——那些事我也并不能完全肯定，斯蒂芬说。他倒更像是上帝的儿子，而不像是玛利亚的儿子。

——你所以不愿意参加圣餐会，克兰利问道，就因为你对那些事也不敢肯定，因为你感到圣餐会上的面包也许真是上帝的儿子的血和肉，而不只是一块面包？因为你担心可能是那样？

——是的，斯蒂芬安静地说，我确有那种感觉，对那个我也害怕。

——我明白，克兰利说。

斯蒂芬听他那声调，仿佛是要结束这次谈话了，因而为使讨论继续下去，接着说：

——我害怕许多东西：狗、马、枪炮、大海、雷电、各种机器，还有深夜里乡村的道路。

——可是对一小片面包你有什么好怕的呢?

——我想象,斯蒂芬说,在我说我害怕的那些东西后面存在着某种真实的邪恶。

——那么你害怕,克兰利问道,如果你在圣餐会上干了什么亵渎神灵的事,罗马教堂的上帝会马上置你于死地,并把你打入地狱吗?

——那罗马天主教堂的上帝现在就可以那么做了,斯蒂芬说。比那个更使我害怕的是,如果我对某一种象征给予虚假的崇拜就可能在我的灵魂中发生的那种化学作用,因为在那个象征后面已经聚集着二十个世纪的权威和崇敬了。

——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候,克兰利问道,你也会愿意犯下刚才说的那种亵渎神灵的罪过吗?比方说,如果那会儿让你整天去悔罪?

——对过去的事我现在没法回答,斯蒂芬回答说。也许不会。

——那么,克兰利说,你是不打算变成一个新教徒了?

——我说过我已经失掉了信念,斯蒂芬回答说,但我并不是说,我失掉了对自己的尊敬。如果一个人放弃掉一种合乎逻辑的,合情合理的荒唐信念,却去抓住一个不合逻辑的和不合情理的荒唐信念,那算得是一种什么思想上的解放呢?

他们原来一直朝着彭布罗克的市镇走去,现在他们仍缓慢地走在大马路上,那里的树林和从一些别墅照出的一星一点的灯光使他们的心境更为平静多了。在他们周围出现的这种富裕和安宁的气氛似乎对他们的贫困也是一种安慰。在一排桂花树组成的树篱后面,一点灯光从一间厨房的窗口照射出来,同时他们还听到一个女佣人一边磨刀一边歌唱的声音。她断断续续地唱着:

“罗西·奥格雷迪。”

克兰利止住步仔细听着，然后说：

——Mulier cantat①。

这拉丁话语的温柔的美，用一种令人陶醉的触摸，一种比音乐或一个女人的手更为轻柔、更为触动人心的触摸，抚摸着黄昏时的夜色。他们头脑里的纷乱的思想现在已平静下来。一个从教堂圣餐室走出来的女人的身影一声不响穿过那片黑暗：那是一个穿着白衣服的身影，矮小细瘦得像一个男孩，她的腰带几乎都要掉下来了。他们听到她的像男孩子一样的又高又尖的声音领起了远处一个合唱队里由女声开头的几句唱，那声音穿透了那第一段充满热情的歌词所引起的忧闷和嘈杂：

——Et tu cum Jesu Galiloeo eras②.

所有的心都受到了触动，那声音像一颗年轻的星星闪闪发着光，它在和着先重后轻的节奏唱着的时候照得更亮，而在那节奏消逝的时候就显得更为暗淡了。

歌声停止了，他们又往前走去，克兰利用着意加强的节奏唱着那首歌的最后一节：

等到咱俩结婚以后，
  啊，我们该是何等的快活，
因为我热爱温柔的罗西·奥格雷迪，
  罗西·奥格雷迪也热爱我。

——你听听，这才真叫是诗，他说。这才是真正的爱情。

---

① 拉丁文：一个妇女在唱歌。

② 拉丁文：你和加利利的上帝同在。

他斜着眼，带着奇怪的微笑看着斯蒂芬说：

——你认为那是诗吗？再说，你懂不懂得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我得先找到一个罗西再说，斯蒂芬说。

——要找她也不难，克兰利说。

他的帽子往额头上搭了下来。他把它往后推推，在那树林的阴影下，斯蒂芬看到了衬在一片黑暗中的他的苍白的脸和一双乌黑的大眼睛。是的。他的脸很漂亮，他的身体也很强壮。他曾讲到母爱。他体会到妇女的苦难，体会到她们的身体和灵魂的虚弱；他准备用他强有力的坚定的胳膊去保护她们，他在思想上向她们致敬。

那么离开这里吧；是该走的时候了。在斯蒂芬孤独的心中有一个声音柔和地说，它要他离开，并告诉他，他的友情到此也该结束了。是的；他要走。他不能和别人进行斗争。他知道他的地位。

——也许我要离开这里，他说。

——上哪儿？克兰利问道。

——上我能去的地方，斯蒂芬说。

——那也好，克兰利说。现在你要是还住在这里，可能有些困难。可是就因为那个就要走吗？

——我不能不走，斯蒂芬回答说。

——因为，克兰利继续说，如果你并不想走，你没有必要把自己看作是被人驱逐了，或者觉得自己是一个异教徒，或者是什么不法分子。有许多很好的宗教信徒，想法也和你差不多。你听了觉得奇怪吗？组成教堂的并不只是那几间石头房子，甚至也不是那些教士和他们的教条。而是生来就和它结下不解缘的一大群人。我不知道你在一生中想干些什么。你想干的，就是

那天夜晚我们站在哈考特街外面车站上的时候，你对我说的那些吗？

——是的，斯蒂芬说，想到克兰利每一回想起过去的事，总喜欢跟事情发生的地点联系在一起，止不住违反自己的意愿笑了笑。那天晚上，你差不多费了半个小时和多尔蒂争论着，从萨利加普到拉拉斯到底走哪一条路最近。

——那个木头脑袋！克兰利带着沉静的轻蔑说。他知道什么从萨利加普到拉拉斯去的路？不管对任何事他能知道些什么？他真算得是天下最大的愚蠢的木头疙瘩脑袋！

他止不住放声大笑起来。

——啊，斯蒂芬说。后来的事你还记得吗？

——后来你讲的那些话，是吗？克兰利问道。是的，我记得的。你说你要去发现另一种生活方式或另一种艺术，依靠它你的心灵可以不受任何约束，自由地表现它自己。

斯蒂芬举举帽子表示他说得很对。

——自由！克兰利重复说。可是你并没有那么多可以亵渎神明的自由。告诉我，你会去抢劫吗？

——我先会想到乞讨，斯蒂芬说。

——如果你什么也讨不到，你会抢劫吗？

——你的意思是要我说，斯蒂芬回答说，所谓财产所有权也不过是暂时的，在某种情况下抢劫将会变成并非什么违法的事。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信念行动。我现在可不想那样回答你的问题。这个你可以去问问那位耶稣会的神学家胡安·玛丽亚娜·德塔拉贝拉[①]，他会向你解释，在什么情况下你完全可以

---

① 17世纪西班牙历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他曾大力创导不顾人民死活的暴君人人得而诛之的理论。

合法地杀死你的君王，还会告诉你，最好是用酒杯给他一杯毒药，还是把毒药抹在他的袍子上或者马鞍的扶手上。至于我，你倒不如问问，我会不会容忍别人来抢劫我，或者，如果有人抢劫了我，我会不会呼喊，要对他加以我相信是属于世俗的权力所行使的惩罚？

——你会吗？

——我想，斯蒂芬说，这让我感到的痛苦将和我遭到抢劫时完全一样。

——我明白，克兰利说。

他掏出火柴来，开始又剔着他的两颗牙齿之间的一个牙缝。然后他极不在意地说：

——告诉我，比方说，你愿意和一个处女睡觉吗？

——对不起，斯蒂芬客气地说，这难道不是大多数年轻的先生们求之不得的事吗？

——你的看法怎么样呢？克兰利问道。

他最后这句像煤烟一样发着酸臭味、并令人沮丧的话，刺激着斯蒂芬的头脑，它的烟雾似乎把他的头脑给掩盖住了。

——你听我说，克兰利，他说。你刚才已经问我，我愿意干些什么和不愿意干些什么。我不愿意去为我已经不再相信的东西卖力，不管它把自己叫作我的家、我的祖国或我的教堂都一样：我将试图在某种生活方式中，或者某种艺术形式中尽可能自由地、尽可能完整地表现我自己，并仅只使用我能容许自己使用的那些武器来保卫自己——那就是沉默、流亡和机智。

克兰利抓住他的一只胳膊，拉他转过身来，领着他向利森公园走去。他几乎显得有些狡猾地大笑着，并带着一位长辈对年轻人的关怀拍拍斯蒂芬的肩膀。

——还说什么机智哩！他说。你说的是你吗？你这个可怜

的诗人，你呀！

——你已经使我，斯蒂芬说，他的安抚使他十分感动，和过去一样向你坦白了许多事情，你说不是吗？

——是的，我的孩子，克兰利仍然很高兴地说。

——你让我向你坦白了我都害怕些什么。可是我还得要告诉你，我不害怕的又是些什么。我不怕孤独，不怕为别人的事受到难堪，也不怕丢开我必须丢开的一切。我也不怕犯错误，甚至犯极大的错误，终身无法弥补，或者也许永远无法弥补的错误。

克兰利现在又变得严肃起来，他放慢脚步说：

——孤独，十分孤独。你不害怕那个。可是你知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不仅只是和所有的人分开，而且是甚至连一个朋友也没有。

——我愿意冒这个危险，斯蒂芬说。

——甚至也不要任何一个人，克兰利说，一个比朋友更亲近，比任何人所曾有过的最高贵、最可靠的朋友还要亲近的人和你在一起。

他的话似乎拨动了埋在他自己的天性最深处的一根琴弦。他是不是在说他自己，说他自己就是那样一个人，或者希望是那样一个人？斯蒂芬一声不响注视着他的脸。在他的脸上他看到一种冷漠的悲伤。他是在谈他自己，谈着使他害怕的他自己的孤独。

——你刚才说的是谁？斯蒂芬最后问道。

克兰利没有回答。

三月二十日。和克兰利就我的反抗问题谈了很久。

他又拿出了他那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我还是那么温和，事事顺从。在一个人应该热爱自己的母亲的问题上对我进

行攻击。曾极力想象他母亲是个什么样子:想不出。有一次因为没有细想,顺口告诉我,他父亲生他的时候已经是六十一岁。常可以见到他。强壮的农民的体格。穿着芝麻点花色的衣服。方头脚。灰色的胡须从来不加修整。也许还爱参加田径赛。对拉拉斯的德怀尔神父从不亏礼,但也并非十分尊重。有时候在夜里找一些姑娘闲聊。可他的母亲怎么样?很年轻还是很老了?恐怕不会年轻了。要不,克兰利就不会那样讲了。那么一定很老。也许,又没人关心她。因此克兰利才从心眼里感到绝望:这个干瘪老头儿生下的孩子。

三月二十一日,清晨。昨天晚上睡在床上想到这些事,可是因为太懒,思想太自由没有加以补充。思想太自由,是的。以利沙伯和撒迦利亚[①] 就都是那么干瘪了。那么说他是一位先驱。还有,他主要吃猪肚肠、咸肉和干无花果。读一些关于蝗虫和野蜂蜂蜜的书。还有,每一想到他,总是看到一张严厉的没有身子的头,或者仿佛后面衬着一面灰色的幕布或红布的死人的脸。在某些宗教圈子里他们把这叫作亡头。拉丁门边的圣约翰简直有点把我弄糊涂了。我看见什么了?一个亡头的先驱正在设法掏开一把锁。

三月二十一日,夜晚。自由自在。灵魂自由自在,想象也自由自在。让死人去把死人埋掉吧。就是。让死人去和死人结婚吧。

三月二十二日。和林奇一块儿对一个身材高大的医院看护盯梢。林奇的主意。根本不感兴趣。两只干瘦的饥饿的猎狗走在一头小母牛后面。

---

① 见《圣经·路加福音》第1章第6节:大意说上帝使这一对年岁已很老的夫妇生下了儿子。

三月二十三日。从那天晚上以后，一直还没有见到过她。不舒服了？也许正坐在火边上，把妈妈的头巾披在肩上。可是已经不再那么闹脾气了。来一碗煮得很好的稀粥？你现在要吃吗？

三月二十四日。跟我妈妈开始讨论一个问题。题目是：贞女圣玛利亚。由于我的性别和年纪太轻，我难以进行讨论。尽量避免拿耶稣跟爸爸的关系去和玛利亚跟她的儿子的关系相对比。说宗教不是一个产科医院。妈妈对我很宽容。说我的思想真怪，书读得太多。这话不对。读书少，了解的东西更少。接着她说我还会再回头相信上帝的，因为我的思想总也不得安宁的。那意思是说，我从罪孽的后门离开教堂，却又要从悔罪的天窗再进入教堂了。不可能悔罪。我这样明确地对她说，又问她要六个便士。只弄到三个便士。

然后上学校去。又和那个小圆脑袋的流氓眼睛格齐争吵了一番。这回争论的是关于诺拉的布鲁诺[①] 的问题。开始用的是意大利语，最后却全说的是支离破碎的英语。他说布鲁诺是一个可怕的异教徒。我说他倒是可怕地让人给烧死了。他带着某种悲伤的情绪同意了这一点。接着他开给我一个说明，告诉我怎么做他所说的 risotto alla bergamasca [②]。他在念一个软音O的时候，把他的丰满的血红的嘴唇伸得老远，好像他要和那个母音亲吻似的。他是这样吗？他会不会忏悔？是的，他会的：他会哭出两颗圆圆的流氓的泪珠来，一个眼睛一颗。

走过斯蒂芬的，也就是我的菜园子，想起了那天夜晚克兰利所说"我们的宗教"的发明人原是他的同胞，而不是我的同胞的那番话。他们一共是四个人，都是九十七步兵旅的士兵，一起坐

---

① 16世纪意大利著名哲学家。

② 意大利语：柏加莫风味的米饭。

在那个十字架的脚下,用掷骰子来决定看谁应该得到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的外衣。

到图书馆去。尽力读了三篇评论文章。没有用。她还是没有出来。我因此感到很不安?干嘛不安?怕她永远不再出来了。

布莱克曾写道:

> 我不知道威廉·邦德是否能保住性命,
> 因为,千真万确,他实在病得不轻。

天哪,可怜的威廉!

有一次在圆形大厅我看到一张透明画。大厅的尽头,尽都是些显要人物的画像。他们中还有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他那会儿才刚刚死去。乐队演奏着《啊,威廉,我们全都想念你》。

全是一帮土包子!

三月二十五日,清晨。一夜尽做些令人讨厌的梦。希望尽可能把它们都从我心中清除掉。

一条很长的弯曲的走廊。从地面升起一条条黑色的烟柱。那里尽是些镶嵌在石头上的奇奇怪怪的帝王的形象。他们看来很疲倦,都把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他们的眼神非常阴暗,因为人的错误总是变成黑色的烟雾飘到他们的眼前来。

离奇的人影从一个山洞中走了出来。他们没有一般人那么高。每一个人似乎都和身边的人挨得很近。他们的脸上闪着磷光,还有一条条颜色很深的条纹。他们全望着我,看他们的眼神仿佛要问我什么问题。他们都不说话。

三月三十日。今天晚上在图书馆的门廊上,克兰利对狄克逊和她的哥哥提出一个问题。一个妈妈让她的孩子掉在尼罗河里了。还在谈他的关于妈妈的问题。一条鳄鱼咬住了那孩子。

妈妈要把孩子要回来。鳄鱼说，只要她告诉他，他应该怎么对待那个孩子，吃掉他还是不吃掉他，他就可以把孩子还她。

这种思想方法，莱皮德斯会说，真是靠着你自己的太阳的作用，在你自己的烂泥里孕育出来的。

我的呢？不是也一样吗？那就把它扔到尼罗河的烂泥里去吧！

四月一日。对最后那句话不很赞同。

四月二日。看到她在约翰斯顿、穆尼和奥布赖恩的店里喝茶、吃饼干。林奇的眼睛真是尖，在我们走过的时候，看见了她。他告诉我，克兰利是被他弟弟邀请到那里去的。他是否把他的鳄鱼也带去了？他现在是一只闪光的明灯吗？啊，是我发现他的。我肯定是我发现的。原来只是在威克罗谷仓一个大斗后面静静地发着光①。

四月三日。在芬勒特教堂对面的雪茄烟店里见到了达文。他穿着一件黑毛衣，拿着一根棒球棍。问我是不是真要出门去，并问我为什么。告诉他到塔拉去最近的路是从霍利赫德那边走。就在那时我父亲来了。给他们介绍介绍。我父亲很客气，也很细心。问达文他可不可以请他吃点什么。达文不能吃，要去参加一个集会。我们走开的时候，我父亲告诉我说他有一双善良而诚实的眼睛。问我为什么没有参加一个划船俱乐部。我假装说准备考虑考虑。后来还告诉我说他怎么伤了彭尼费瑟的心。要我去学法律。说我天生是学法律的料。又是些烂泥，又是些鳄鱼。

四月五日。寒冷的春天。奔驰的云彩。啊，生活！在浑浊

① 英文有一句成语：大意是“以斗掩光”，主要用以形容一个人不露锋芒，有点近似中文的成语韬光养晦。这里显然是借用其意。

的烂泥塘中黑色的水流边，苹果树抛下了它们的娇嫩的花朵。在那些树叶间可以看到许多女孩子的眼睛。一些显得很端庄的蹦蹦跳跳的女孩子。都是白皮肤的或者是琥珀色的；没有一个黑皮肤的。她们脸一红便显得更美。真叫妙！

四月六日。她肯定记得过去的事。林奇说所有的女人都记得过去的事。那么她一定记得她儿时的情景——还有我童年时候的情况，如果我也曾经有过童年的话。过去被现在吞噬了，现在所以活着是因为它会带来将来。如果林奇说得不错，所有女人的雕像都应该永远浑身都遮盖起来，女人的一只手总遗憾地摸着自己的后部。

四月六日更晚一些。迈克尔·罗巴茨记起了被他遗忘的美，当他用胳膊拥抱她的时候，他使劲搂着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早已凋谢的爱。不要这个。完全不要。我希望，我能在我的怀抱里搂抱着一种还未曾来到这世上的爱。

四月十日。这个城市，像一个十分疲惫、任何抚摸都不能使他动心的情人一样，由各种梦境进入了无梦的睡眠，就在这个阴森的夜晚，通过城市里的寂静，大路上隐隐传来了马蹄声。马蹄来到桥边，那声音显得更清晰了；不一会儿，它们从黑暗的窗口外边走过，于是那里的寂静像被一支箭穿过一样，被一阵惊愕划破了。马蹄现在又越走越远了，在阴森的黑夜中马蹄像珠宝一样闪着光，它们匆匆穿过睡眠的田野要前往何处——要进入什么人的心？——携带着什么消息？

四月十一日。重读了读昨天晚上写下的那些话。表达一种模糊感情的模糊的语言。她会喜欢它吗？我想会的。那么我也应该喜欢它。

四月十三日。“通盘”那个词儿长时期来还一直扰乱着我的思想。我查了一查，发现它原是英语，而且是规规矩矩的古老的

英语。让那个副教导主任和他的漏斗见鬼去吧！他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是教我们他自己的语言，还是跟我们学习我们的语言。不管是哪一样，都让他见鬼去吧！

四月十四日。约翰·阿方萨斯·马尔雷南刚刚从西爱尔兰回来了。欧洲和亚洲的报纸请刊登这个消息吧。他告诉我们，他在那里的一间山上的木房子里遇见了一位老人。那位老人眼睛发红，抽着一根很短的烟斗。老人讲爱尔兰语。马尔雷南也讲爱尔兰语。后来那老人和马尔雷南又一起讲英语。马尔雷南和他谈了一些关于宇宙和星体的事。老人坐着，听着，抽着烟，吐着痰。然后说：

——啊，到世界快结束的时候，准定会出现许多可怕的奇怪的人。

我怕他。我怕他那眼圈发红又发硬的眼睛。整个一夜直到天亮，我必须和他进行斗争，直到他或者我死去，我要紧抓住他的满是青筋的脖子直到……直到什么？直到他向我屈服？不。我没有意思要伤害他。

四月十五日。今天在格拉夫顿大街，我和她面对面地相遇了。是拥挤的行人把我们挤到一块儿去的。我们俩都站住了。她问我，为什么我从没有去看她，说她听到别人讲了许多关于我的传闻。这样说不过只是为了拖延时间。问我现在有没有写诗？写什么人？我也问她。这不免使她感到更有些难堪，我感到很抱歉，很不应该。马上关掉那个活门，打开了精神英雄主义的冷气设备，这东西是丹特·阿利吉雅里发明，并在全世界各国取得专利权的。连珠炮似地谈着我自己和我的各种计划。不幸在我说话中间，我忽然做了一个革命的手势。我当时的神态一定像一个抓着一把豌豆往空中乱撒的家伙。街上的人全转过头来看着我们。过了一会儿，她和我拉了拉手，在离开的时候，她

说她希望我照我说的去做。

现在我把这叫作一种友好态度，你说呢？

是的，今天我很喜欢她。有一点喜欢还是非常喜欢？说不清。我喜欢她，而这对我仿佛是一种很新的感情。那么，这么说来，其他的一切，我过去想我曾想到的一切，和我过去感到我曾感觉到的一切，从今以后其他的一切，事实上……啊，全部抛开吧，老伙计！去睡一觉，把它们全忘掉。

四月十六日。走吧！走吧！

拥抱的胳膊和那声音的迷人的符咒：大路的白色的胳膊，它们已许诺要紧紧地拥抱，映衬着月影的高大船只的黑色的胳膊，它们带来了许多远方国家的信息。它们都高高举起，仿佛在说：我们很孤单——快来吧。而那些声音也和它们一起叫喊着：我们是你的亲人。在它们向我，它们的亲人召唤的时候，空气里充满了它们的友情，我准备走了，它们正扇动着它们的得意的和可怕的青春的翅膀。

四月二十六日。妈妈为我整理我新买来的一些旧衣服。她说，她现在天天祷告，希望我能在远离家庭和朋友的时候，通过自己的生活慢慢弄清楚什么是人的心肠，它都有些什么感觉。阿门。但愿如此。欢迎，啊，生活！我准备第一百万次去接触经验的现实，并在我的心灵的作坊中铸造出我的民族的还没有被创造出来的良心。

四月二十七日。老父亲，古老的巧匠①，现在请尽量给我一切帮助吧。

都柏林，一九〇四年

的里雅斯特，一九一四年

---

① 自然仍指传说中的那个迪达勒斯，参看第403页注①。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都柏林人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作者＝（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页数＝５０９
ＳＳ号＝１０１６３４１４
出版日期＝１９９６年１１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都柏林人
姐妹俩（晓路译）
偶遇（邢平译）
阿拉伯集市（马新林译）
伊夫琳（马新林译）
赛车之后（马爱农译）
两个风浪哥儿（马爱农译）
寄宿公寓（柯茗译）
薄雾（马新林译）
如出一辙（柯茗译）
泥土（柯茗译）
一桩惨案（熊蕾译）
委员会房间的务虚日（高万隆译）
一位母亲（郭燕译）
体面（熊蕾译）
死者（文心译）
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黄雨石译）